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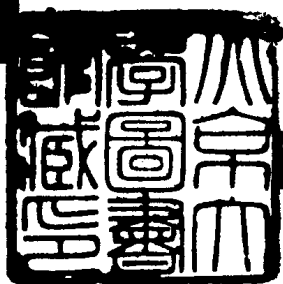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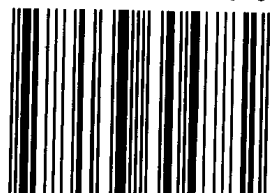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九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B70/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鴻苞四十八卷(三)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

一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卷首一卷證學論一卷策一卷

〔明〕楊起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余永寧刻本

二四七

三一子不分卷

〔明〕程德良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板橋書屋刻本

四三二

宗一聖論二卷

〔明〕吳應賓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吳樹申刻本

四五四

祈嗣真詮一卷

〔明〕袁黃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五一八

支談三卷

〔明〕焦竑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五四二

叢語十二卷

〔明〕吳炯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何汝學重刻本

五五九

祝子小言一卷

〔明〕祝世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環碧齋集本

七〇四

時習新知六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崇禎間郝洪範刻山草堂集增修本

七二五

鴻苞四十八卷(三)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鴻苞四十

八卷》提要

鴻苞 卷之三十九

明東海屠隆撰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廣陵語

有凡夫之識有達人之識凡夫之識時疊日也日疊月也月疊歲也執而有之種種皆實於是乎憂愁煩惱皆從此生以達人之識觀之則一劫乃萬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廣陵語一

劫中之剎那也千秋萬歲乃一劫中之剎那也又況生人之百年乎凡夫流浪盪於其中譬如虱之處褲蛆之在糞涸涸擾擾而不自知余嘗泊舟廣陵早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冗冗踉蹌奔迫至暮乃罷明旦復然靜而觀之竟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必何事日復日歲復歲一朝長寢盪爲飛煙化爲冷風潛消暗滅迭去迭處豈惟庸愚負販卽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蝸名蠅利所得

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彼爲陰陽之所推盪涸擾茫不自覺稍靜觀默察一覷而破此大哀亦大可笑也。卽憂勞力競規其所難圖而盈其所無益何爲哉。上焉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三界乃若寡慾清身任真推分逍遙以娛生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廣慶

三

曇師遺言

世人見人學道則曰某昔也好色某昔也好貨某昔也剛暴如道何不知有過之人回頭勇猛舊業一掃而空卽無大過而悠悠忽忽多所顧戀終身去道遠矣。蓮華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之謂也。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悔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須陀洹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曇師曰大凡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道以希夷入者正以詭秘入者邪以功行教者實以光景教者虛又曰道從精嚴以入自然敬德之至也。本撥而稱圓通非吾所謂自然也。又曰氣無時而不運何必我運息無時而不調何必我調常清常淨與天地合其氣矣。常恬常愉與四時合其息矣。世乃有閉息逆氣以自速其死死則墮餓鬼道矣。又曰目者心之宅夢者心之游君子觀心於目驗心於夢是故貴存神返視。又曰吾師所授道

乃盡在儒書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毋耳。又曰
夫道不在多言但請十二時中點檢身心過失。又
曰夫一二三五身中備具大人踐形惟肖舍而求
之男女賄道也求之藥石倖福也。又曰天堂地獄
非天造地設皆因隨氣成氣隨想結者耳。又曰壯
哉氣之爲用是司命君所不能奪予也彼不善人
而久於壽者氣王故也不善人死而復爲神者其
游氣未散也游氣一散則復入鬼錄耳夫氣不勝
鴻也

朱子

口

一百五

理乘六氣以游無窮者乘理也師之遺言居然經
也是真靈所發也

鄭子元

鹿園居士灼艾集記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
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
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
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
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
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
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
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
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
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或
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
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
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
外二慾。遺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
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

鴻也

朱子

鄭子元

五

二百九

失老僧說三時妄想亦只是因子元思想官爵功名底病用藥其實人妄想多端並須除去大慧禪師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鴻苞

卷之三十九

鄭子元

木可

釋道欽

釋道欽與劉宴譚禪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鴻苞

卷之三十九

釋道欽

七

五

太清

發光氏晚坐見纖雲斷空太清朗揭歎曰人心得如是乎何論道矣雲霧障天過而復明太清也事物經心去而不留亦太清也

鴻苞

卷之三

太清

八

好道

溟滓子好道絕嗜寡慾守戒奉齋有年或曰夫跨鶴清都騶鸞紫府齊日月而比壽凌倒影而消搖口餐太和耳聞天樂金牕繡戶珎與玉床者此得道之上樂也貴有珎組富積金錢花竹平於高臺鳬鴈滿乎曲池美酒盈觴粉黛成行歌舞如雲火炬如月者此浮生之至驪也道具往因僊有宿骨以蜉蝣之質慕龜鶴之年以穢濁之姿希沖舉之鴻苞

宋之三九 好道 九 三九三

事難矣固不如退而享有限之樂任必至之期春花未殘已問秋月夜燕甫罷蚤理晨遊古人云人生行樂耳又云今我不樂歲月其馳何苦棄爾嗜好屏爾繁華蕭然淒冷兀然孤寂草衣木食灰志枯形舍分內可致之福而求分外不可必之榮竊恐世味既捐僊都竟遠不將兩失之乎秦皇漢武作鑒甚明願吾子之無惑也溟滓子曰塵鳳龜龍虫之靈也僊佛神聖人之靈也積穢而沉溺修真

而登遐理之常也。人患無志。子安知吾之無宿緣乎。倘往因已具。則今日之圓滿現證何疑。如宿本未滅。則及今之脩持後緣已種。立志誓以必成。卽不成。亦藉以寡過。彼區區崇酒大戴蛾眉靡曼何足戀乎。昔秦漢之君以穢濁而慕清虛。今吾慕清虛而去穢濁。其所繇殆與二君遠矣。子懼兩失實竊不然。夫使不好此道。卽人世之慾樂亦不必湊嗜也。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好道

十

下五

徐長孺

雲間徐長孺。詒余書略云。公但仔細覷捕看屠長卿。畢竟在何處。祇今廁屎放溺。現宰官現居士。昭昭靈靈。喚着便應。底莫非不是屠長卿麼。莫非就是屠長卿麼。離却此數種。討屠長卿。是謂撥波求水。卽此數種。討屠長卿。是謂認賊作子。余謂長孺此等見解。正矣。第其言引而不發。藏頭尾。隱機關。明者聞言自悟。昧者相向茫然。余故略闡明之。長孺所謂屠長卿。非假屠長卿。乃真屠長卿也。上指數種。乃是識神。若認此數種。卽是屠長卿。則是以識神爲性靈。故云認賊作子。然此個識神。一回頭醒悟。便是性靈。初非二物。若離此數種。討屠長卿。何處更有屠長卿。在故云撥波求水。長孺之意。蓋提撕余轉識爲知。轉煩惱爲菩提。從假得真。真不離假。在迷悟之間耳。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徐長孺

十

下五

列子

列子曰：蠅爲鴉得水爲盜，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蟭蟊，其葉爲胡蝶，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鮒。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醢醢生乎食，醢醢生乎食，醢醢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瞽生乎腐，腐生乎肝，肝化爲地臯，馬血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列子

十三

三九

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鶴之爲鷃鷃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鶴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鴽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援也，魚卵之爲蟲，蟲之爲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鵲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夫昆蟲變化，尚有然者，何況人爲最靈，具五常，備三寶，乃不能蛻骨化形，超凡入聖耶？余謂昆蟲蠢然者

其變化無常，乃爲造物之所推盪，而不能自主，正隨業逐緣，流轉不已。人能修道，則乘理御氣，主張乎造物而不爲造物之所主張，神變化而遊無窮。豈列子之所謂哉？蓋虫以氣化，化之權在造物人，以理化，化之權在我。

列子稱榮啓期處常得終爲無憂，林類死期將至，爲可樂。又云：宰墳鬲則息矣，以死人爲歸，人生人爲行人，此可謂達生死，未可謂了生死也。悟有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列子

十三

三九

生之必有死，而樂天委命，符到卽行，固已洒然，然必盡性至命，真元不壞，而後可以握造化之樞，順去來之運，不然而資糧未備，何以自主？生固浮游，死歸輪轉，雖曰樂死，不怖，亦終屬勉強推理，自寬者耳。

按列子尹氏之役夫，晝則爲役夫，夜則夢爲國君，尹氏晝則爲富人，夜則夢爲僕，吾不知國君富人苦耶？僕役樂耶？晝夢耶？夜寐耶？其尤異者，西極之

南隅古莽之國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夫人從迷得妄從妄得生故四肢百骸者妄形也見聞想識者妄情也榮辱得失者妄緣也哀樂怨親者妄結也起伏而無常虛幻而不實百年擾擾何者非夢寧獨夜夢爲夢哉聖人以照破迷以真除妄夫是之謂大覺也

鴻苞

卷之三

四

書

讀書

裴相國休以詩贈黃蘗禪師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黃蘗不顧曰若形于紙筆何有吾宗休問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于虛空其中照耀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

鴻苞

卷之三

讀書

十五

二

境動境逐心生說時慧悟對境還迷假如解得千
經萬論又於言句上甚有所悟正是一點螢光有
多少明處若是自己本性上悟得底如百千日月
放大光明宇宙乾坤無不照徹杜鴻漸謂無住禪
師曰弟子換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
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云何是佛法
白玉蟾曰當初錯用了工須先學天後學識字嗟
嗟文人才子夙有慧業包羅萬古別挾三才而悟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讀書

十六

三十一

性了道顧不如椎魯質木終日無言之夫多記則
損智多言則損神及至無常一字都用不着南華
先生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含光守中學道者所
當猛省也

答張文學成叔書

僕始以成叔文人之雄爾頃奉手教字字喫緊成
叔蓋是嘗實畱心一段大事因緣者伏讀悚異既
承明問敢不悉心以復成叔之言曰或垂踵於萬
仞之崖下臨百丈之溪不震動不羅剎江舩風濤
傾覆不改常不戰場鬼火餓虎夜叉不恐怖不暴
疾垂絕妻子環泣不眷戀不國威嚴重身蒙大戮
不痛楚不家遭大疫骨肉俱盡不失意不大權去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十七

三十二

已客散家貧不無聊不大俠名高揮金拯溺不德
色不凡此數者撼頓急猝動心奪氣莫此爲大踴
絕英雄精神氣魄彈壓一世卒然而當此境未必
能了何況後生小夫本無識鍊徒好奇負氣平居
抵掌揚眉揮斥睥睨一旦臨變五色無主何能屹
然不動謝安石與諸公汎海風波大作諸公震駭
而謝傅談笑自若夏侯玄遇疾雷破柱作書不輟
臨刑東市顏色不變此由宿根天性非必有大涵

養足了生死觀太傳展齒之折知其此中未能纖毫動一有足動便不了事崔浩自比子房國書之變股栗聲嘶昌黎登華山而慟哭鄭公敗好水而繞牀子瞻下獄鷄鹿徬徨歐陽遷謫意態立見英雄如此不動難哉了此其惟至人乎釋迦世尊身被割裂漠然浮雲伯昏瞀人登高臨深形如飛鳥神禹視龍猶蜉蝣王長視猶家畜此真不動心心了生死者也老子曰吾之大患爲吾有身及吾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十九

三六

無身吾有何患此櫛柄也蓋人有假我有真我血肉形骸四大假合遠則百年近則旦暮暫合則形骸忽散則灰土譬之逆旅傳舍假我也一點靈光萬劫不壞此真我也維執著形骸認假我爲真我假我而外之長物悉認爲我於是愛戀恐怖生焉至人覷破假合總屬無常外百年偶聚之身而修萬劫不壞之體於是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靈光完足透徹瓊瓏形骸而在也則形

爲神宅神爲形主具一人之身形骸而散也則假我雖壞真我無恙具千百億之身靈光無形而形無體而體浸之不溺焚之不焦筆之不楚斫之不傷索之無痕搏之不得任天下事變撼頓促急其奈我何至人之所爲不動心了生歿以此雖有英雄豪傑以識勝之以力鎮之卽能不動終非了義釋迦體被割裂殆盡旋卽如故王子年身首異處條焉無恙何以故真我不壞也所謂了也今夫虎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十九

三六

狼食人不食嬰兒醉者墜於車而不傷嬰兒醉者混沌無知恐怖不入其心故物莫能害也人必心先受傷而後形從之矣嬰兒全於天醉者全於酒而況至人離垢絕塵屏識去智希夷溟滓與道合真死生利害不入其府憂樂喜懼不滑其和西昇經云神能飛形神能飛形則不知形之爲神不知神之爲形形神俱妙卽遇水火刀兵割水吹光也震撼擊撞空花泡影也心不受傷形何傷之有老

氏所謂無身非無身也形與神妙合完真我而忘假我故云無身也無身何患也壯夫烈士激於一時之意氣發乎一念之精誠便能蹈白刃而不憚赴鼎鑊而如飴而況至人之與道合真者耶何也太極爲主則陰陽不能侵刀兵水火死生利害皆屬陰陽者也壯夫烈士一念精誠一念太極也至人渾淪合道渾淪太極也卽有久暫淺深均非陰陽所能侵也從古忠孝義烈生平不聞修大道了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生死而臨難授命遂爲天神蓋卽此臨時精誠卽了也平居修道設或臨難慮怯卽此慮怯卽不了也佛氏貴臨終時之一心不亂以此也成叔高朗勁峭道門偉器也請從此校勘四大之爲假也靈明之爲真也校破此關則情塵忘情塵忘則性見性見則形骸化何事不了嗟嗟是無始以來人人本有者也本有而不還則歷劫多生之欲蓋之也徹蓋悟真成叔力諸且無問大事了不了也力徹

力悟還君了時急而求了卽此求了之心卽不了也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虞長孺

餘杭虞長孺天姿絕異朗潔澄湛德器夙成再來人也居山中調御時有殊勝光景余心慕之歲乙酉與余晤于清源舟中時余鄉余君房亦在余問長孺曰聞君山居聖賢從空中每爲指導有諸長孺曰以生平信向誠切有之不爲奇人習靜稍久滓穢漸去靈光漸現卽空中遇聖賢知千里外事皆常境不足爲怪然遽謂了道未也又問聖賢常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虞長孺

三

三

爲足下言不肖道念不精進有諸長孺未荅君房曰子自以爲邇來修持精進否余曰余烏能知日從塵囿中回光返照雖曰回光必有時不回雖曰返照必有時不照是余之大懼也然余近被非常詬辱了無瞋恚不近于超脫乎長孺曰非謂汝不超謂汝不持戒也戒乃生定定乃生慧夫超脫者慧也不戒而定徑自生慧無是理也且超脫者了道地位也不戒何能了道不了道而遇境能不動

心止名排遣不名超脫余矍然曰敬聞命昔陶通明玄理大徹猶詣阿育王受五大戒不肖行往矣君房曰今夕卽受戒何云行往長孺曰受戒有大威儀焉譚何草艸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虞長孺

三

三

荅虞長孺

虞長孺諒余書曰往從問伯所受 曇師批點淨名經其言性寂甚諦今喻君指授不爾將無謬邪行之羊角風旋而眩謂之庶氣雲雨行亦可謂之百脉鼎沸馳亦可不幸欲且置之待命庚寅年矣曇師之識曰飄舉峨眉崑名占第一班戲舞瓊瑤宮朝禮 玉帝前百年後承恩歸宗極樂天今時且不信直至庚寅年余以書偈之曰愚意金先生

鴻苞

卷之三

三

衡岳之遇其爲異人無疑所授道訣一以大忘爲主夫以我主人翁作欄柄而盡遣一切至於大忘神氣相見靈明漸開此與金仙真空之旨何異今人行之而作衡作眩此繇數照之二字失也夫數忘數照意識爲馳所行之氣乃是狂氣不是真氣從此結丹名爲幻丹不是大丹無論今日衡眩卽後來將何結局乎僕所授聶師大道實鍾呂相傳嫡派而金先生亦悉以所聞衡岳王薛兩真人口

訣相示信受奉行斷可了大事第今日僕尚在凡夫境界此未可以口舌爭也我丈再來人至心問道何慮不了所言壹意皈依 曇師待庚寅年論定而後從事良是大正知見今日且依禪定忘機息念塵淨鏡明行之自無患矣見令弟勤苦可念幸以僕此語與之相印正何如

鴻苞

卷之三

三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
不至乃赴汪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里社歸而
親友過從此譙笑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
海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饑饉此離野
人無力拯此大青徒扼掌雪涕而已玉函雲笈考
仙真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
稷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與虞長孺

三

百之識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潦山徙海溢蛟
螭爲虐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
道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走下風矣方今嫗
妍不辯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熊耳
方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獨專在蛟螭負蠓蠓之
智寶蜉蝣之期者無論卽有抗志人外棲神環中
而心非精堅道非醇白功分於築室志專於多岐
此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雄猛專一立

竿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
中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回光返照未敢暫忘人
緣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氣相見漸有交
媾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
希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印可
開之散朗道器卓然惜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少
足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
悉願言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與虞長孺

三

與趙汝師太史

隆亡所知識嘗沈吟緝閱靈人化書悉謂大道不出方寸靈明太上所云虛極靜篤盡之矣而虛極靜篤不全在掩關習靜中得來掩關習靜萬緣屏息方寸憺如便自以爲虛靜不知遇物觸景能保其不動如故不譬之操舟者必浮江海必遇風濤然後乃信其善操舟不浮江海不遇風濤卽云我習水稱舟師不足信也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太

天

境則仙不聞其畏境之殺心而盡屏之去也坐園先生掩關十年日許業空一切纔出關時爲友人所撩撥勝心旋發十年何爲禪家以事鍊心不敢禪定以此且心隨境轉了無定主者常見也盡屏一切兀坐苦空者斷見也神明內宅觸境不動境去輒空常應常靜喧寂惟一乃名如如關尹子有言不惟無思無爲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者不害其爲無我火終日躁動而未嘗有我又云古之

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今夫害我之靈明者情識也非天地也妨我之靜虛者亦情識也非境也公患不能爲人爾今公惡緣境之爲害而思逃于空谷自以爲息機養形非也則是不去識而去天地也有是理哉試觀喧寂動靜之旨則知息機蓋不在掩關也味戶樞流水之言則養形蓋不在習靜也公胡不姑以其身置之境上令煩囂溷雜鞅掌紛拏之物種種在前果能不染不又令可喜可怒可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太

天

驚可懼之事種種經心果能不動不能之又何急于離境若尚未也又何貴急于離境不如且以世間萬緣飽嘗習察磨鍊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漸輕靈光漸露大藥漸生向後掩關未晚也今天下之望歸于明公少婆婆可立致大位而爲其所欲爲三千八百古人所急在清微之上尚降而爲之公業操在手而自擲之何也古之

君子患不逢時功名不立今天下以明公爲景星
卿雲而君相虛已以求明公甚力不可謂不逢時
矣出處大節士君子所重如其秋毫有碍棄三事
直灰塵爾今公之遭秋毫無碍何急而爲掩關之
計也豈以間者細人微語芥蒂邪若然則公之方
寸若風中之燭浪中之漚雖掩關百年何益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
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
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涸
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個真我
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
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
然如何來論云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
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
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
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卽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
蓋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真靜
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
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卽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
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鬧氣此悠悠之徒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所關係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著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勛勦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鍊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卽清是僕之得力在閑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顧既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鴻苞

卷之三九

與張

三

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洛記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憇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麇興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答汪文學

廖川先生足下夫走煩囂者思空虛逃空虛者思楚然物情故爾僕涉世未久所當通都孔道簿書錢刀之事外損筋骨內耗元神計其所遭大非其平生所習譬如野鶴爲人家鷄雖羽翮摧頽風雲氣在天性寬仁不幸有羶行爲萬物所歸又以雕虫末技竊海內虛聲而伎倆眉宇不甚駭人以故遊道日廣酬應日煩無信陵之賢而有鄭莊之累

鴻苞

卷之三九

答汪

三

種種起滅種種去來野馬空花總屬幻妄當其未盡厭倦可言譬如赤日暘夫煩歎鬱攸每思陰山寒雲峨眉積雪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解煩去鬱平情散懷凡夫得之以出苦海凝神抱虛黜聰益慧至人得之以結聖果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譬如群飲於河小大充量矣下士聞道則大笑非故笑之坐於其所不知也蝶也嗜香蠅也嗜臭性之所近真不可強蛆之日處於糞也自彼視之亦何異於

梅檀蓮華者哉故處五濁之中而譚清虛之道則
蛆也鳳安雲霄蛆安厠溷習乃安焉故鳳亦笑蛆
蛆亦笑鳳其所由來久矣僕於大道未窺一斑而
稟性疎朗疎朗之與清虛頗爲近之不幸身在垢
溷解脫無由譬之糞蛆雖未離糞然已覺矣無論
迷覺矣而不力猶迷也無論穢潔矣而不盡猶穢
也宿根難拔結習難除內境難清外緣難簡鈍根
之人易行而難解利根之人易解而難行凡庸聞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三

三

茸者多爲俗所牽聰明特達者多爲智所關總之
敝形耗神都失本來面目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何
怪哉足下聰明男子博聞強記伏讀來札纏纏百
千言富矣其於此道似有解矣燭物明理我輩不
難而難於含光塞兌以還清虛自古不乏高明之
士而多以其精神見解用之功業文章而止卽功
垂天壤文挾河漢其於性命曾何損益毫毛是僕
之所大懼也足下勉之矣道戒饒舌僕已矣何言

與彭欽之徐孟孺郁孟野書

承二三知己遠抵虎林遂傾雲水之歡兼訂烟霞
之約匆匆別去惻愴何勝別時奪於他冗尚未盡
裏言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刼世
臭穢無常之物所受用者大道清虛不壞之真直
到結果時始知 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
磨我政以淘洗鎔鍊去我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
其大事因緣也成就大事因緣已了回看浮世所

鴻苞

卷之三十九

三

三

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
身被文繡口壓醞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姪
侈出嚇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筭妒人害物計彼軒
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
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徃徃如此當其氣
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
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
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夫道人患貧貧非

所患也若富貴易於成道則道宜只在五侯之家
子房海蟾將相而神仙千秋萬歲不過數人而雲
水野客單瓢隻履饑寒毒腸風霜砭骨率成大道
神超形越者何可勝紀繇斯以觀貧賤何妨成道
貧賤政所以成道也我讀 白紫清前後雲遊歌
尋真訪道奔走淒涼使人酸鼻再讀其前後快活
歌大道既成消搖掉脫使人色飛 白真人故富
貴人棄去繁華甘受苦楚乃合至真古人厲志如

鴻苞

朱子三九

三

此豈非我輩之榜樣乎願足下細察僕老嫗舌頭
語如果有志大道口體之勞瘁妻子之饑寒斷不
可動念也夫承當大道必須硬脊梁頂天立地漢
子斷非庸暗選奕之徒懷道俗心跨兩頭馬可以
容易輕率偶而得之也僕自受上真萬劫一傳心
印此身已如死一番相似從此看世緣恍然隔絕
矣故敢以身所經歷心所自得一隅之見滴血披
誠爲知己盡吐之海東苦無良友轉念二三故人

如此深至幸見采納區區寒溫常語揔不相關

鴻苞

朱子三九

三

再答馮開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靡人啜一盂而骨肉之戚罄罄相向者尚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四方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歡忻而去不飽其飯飽其意又遠近索尺蹠者索文字者踵日在戶戶限幾穿凡日夜溷漚不佞者竝是分我七箸耗我精光都無毛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再答馮開之

三十九

髮响沫道民者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上帝不許也不佞兩三年來墮坑塹更深環以棘刺守以蛇虺罵詈在前圍穢在後而道民處之恬然以閒暇對煩冗以歡喜對苦楚與境久而安之忘之每從大不堪時回光內視神氣轉暢而有少容見者驚異以此修持差有櫛柄生受地獄死後地獄故應免矣三

年杜門不越跬步袁夏甫土室王君公墻東僕頗

近之猶尚閉戶見客操比兩君微不同耳足下方却客謝方外人更嚴僕乃更薦王道人來此人有異術而樸誠非江湖孟浪人也渠亦止欲一識海內馮開之面孔而足無所希望也梁溪鄒彥吉高潔絕俗文章雄峻書來勤渠欲以煙雨樓遲道民業載慧山泉數十斛作供其意足取而道民復有故人在楚黃欲過存之蓋不佞之古柳牙也又欲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再答馮開之

三十九

一往視江上聶先生且以八月盡出門先就西湖與足下同看芙蓉幸爲道民設一榻子令海內齊著睚看吾兩人舉止吾兩人終不可落落爲俗物所窺弄其唇吻人有九十母實難足下何得無一言爲小人之母壽元美百穀竝以長歌馳青鳥之使足下交情寧在此二君後聶先生之於延年駐景實有之不誑去歲奴子走烏衣見其兒子皤然老翁乃公朱顏若桃玄髮可鑑此足徵矣人論訛

之徒以其賣藥計阿堵物上藥費本不訾彼未得超脫尚自藉以延年那得不貴重人不好道求多於方外大苛方外人無辟穀術未免以口腹累人最黠亡賴者不過計取升斗耳便譁然指以爲大盜盜亦或有之其機關手段亦何能有加于我士大夫真心學道者斷不可常作如是觀常作如是觀雖鍾呂到門亦見麾斥鶴背上人千萬不肯下來今人學道只是太聰明善趨避好分別有隄防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居庸關之

中

與方內方外人稍周旋而身常立於善巧方便地略沾染便退步蚤掉頭不犯手不受人騙瞞不落人機局政與人盟誓暗防其奸政與人圖成已伺其敗左眄而右顧口語而心維一生巧用心計討覓便宜惟至眼光落地時手脚匆忙神識昏亂任憑推盪一片徧塗要如平時聰慧伶俐了不可得平時小事何匪精明及到生死大事轉成昏憤良可哀矣古人云學道須學呆學癡癡呆以葆其光

久之暗極而明圓通照徹伶俐以耀其智久之明極而暗昏憤沉淪斯理之必然者也商丘開信僞物而遂能齊生死言專一也古之至人勤求廣訪歷拜導師所師旣多豈能一一而盡聖賢哉譬市駿骨拜贗致真終身爲僞物詒弄曾不得秋毫櫛柄朴誠之極聖賢憐之一朝而遇真師便可了手是不慧上願也用智設巧揀擇分別世人竝然僕寧以拙受訕笑哉足下累詆斥方外人不少假故

鴻苞

卷之三十九

居庸關之

中

自校勘精核然願將此意日從減少揀擇分別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道何繇了乎張府君書已爲致之取報書復足下候開府屬不佞校定補陀志成附上覽政大道場書不宜草草恨不得善知識爲之秉筆急欲借名賢爲重率爾代誤一詩自知淺薄點澆方家倘有鴻章可速寄來以入剞劂足下年來日苦貧至不能爲長郎受室乎東山棲久蒲輪不來使有道賢人間在曠野元美云 朝廷

邇來憐才之意蕭索殆盡痛哉其言太切足下雖
不少芥蒂當事者不得辭其責公亮又復棄置不
耳
如是何以漸成否運乎道民飄飄入山惟恐不深

鴻苞

卷之三十九

耳

三

鴻苞 卷之四十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與虞長孺

蕭寺山莊相距數武不日日過從此猶有太上之
風焉道民論交海內不乏乃神氣所脉脉歸往若
惟知有足下一人也者則宿緣之說信矣豈浮黎

鴻苞

卷之四十

耳

一

大赤之上秩同班居同室夙稱椒蘭氣味者耶至
今日足下靈悟聖諦弟猶滯溺凡情儻念故盟毋
悵下筏不慧慕道好修經二十載外牽世緣內縛
家累文名羶行竝作崇魔暫悟本心旋迷對境離
合出入染淨剎那地獄天堂頃刻變幻每當清夜
燕居念及無常悠游退情前途不遠究竟奈何創
艾忽來流汗被體自今春展轉沉思恍若有悟遂
能掃除一切嚴淨身心此時甫稍覺入道可幾受

教有地矣敬披露此衷仰惟鑒亮徐答足下雅意
亦似深屬念山民曩昔宿因足下故知之而弟不
悟也儻蒙不棄終惠教我導師之德如何可忘所
委藏書記業已脫草凡夫謦欬匪惟取笑有道亦
恐見呵山靈大加斧藻幸甚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與陸長儒

二

與聞仲連

無極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天地運化長
久不毀者氣爲之輪理爲之軸也陰陽五行屬氣
一屬於氣便墮方所便有成壞生滅故歸之於理
理屬太極尚有滯閼故太極歸於無極至於無極
無始無名無成壞無生滅天地混沌而開闢開闢
而混沌是天地大物耳有成壞有生滅而此無極
之天天地地者萬劫不壞何也天一物也地一物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與聞仲連

三

也無極果何物乎物則有壞不物則無壞也人頂
天立地有與天地同久者有超天地不壞者與天
地同久者仙也超天地不壞者佛也皆不外此無
極也人得無極太極之理爲神爲性得陰陽五行
之氣爲氣爲命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何也
仙調神煉氣性命雙修以求長生卒之神氣混合
性立命來而長生不死然爲其多性命二字多雙
修二字多長生二字皆未免粘帶也故止於與天

長久佛單提一性字見性明心以證真空則并性字亦空悟字亦空得字亦空空字亦空無所不空不留一物不著一相不惟陰陽五行碍他不得卽太極亦碍他不得不惟太極碍他不得卽無極亦碍他不得形物不能累氣數不能干劫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浸超天地而獨存歷萬劫而不壞以此也仙修性命亦知煉神還虛從太極以歸於無極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所以要其極至與天地同

鴻苞

卷之甲

與開悟

由

久而止佛直截超脫盡打破神氣性命烹煉修持堅固長生等字樣一絲不挂彼性何嘗不立命何嘗不還而般若之中一無安頓所以不生不滅超劫長存儒者于大地山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人民眷屬無所不黏帶所以止做得天地間一個好人而未免爲天地陰陽推蕩遷謝仙知除遣人間世萬緣而尚爲長生牽縛所以經劫長久而猶有報盡佛真空之中一無停泊所以萬劫不壞此三

教同異僕以爲的然不易足下修佛者佛必悟真空乃稱最上一乘不求了悟而徒以持齋誦經禮佛爲公案以鑽研教典提撕話頭爲解託生逞乾慧死則投胎豈惟不成大覺其去性命雙修之仙亦遠矣蓋佛子大悟禪宗立超等覺何有於仙若修佛如沒孔鐵椎增上我慢不悟不證蒲團上稍得片時靜定便自謂事理俱遣能所雙忘而不知一遇事觸物心如野馬狂象熠熠火起都無棲泊

鴻苞

卷之甲

與開悟

五

都無依據顧安能如仙家以神馭氣以性求情金木交并鉛汞相得結胎成聖了手出神工夫有櫛柄證驗有實際哉足下清貞善男子旣辦肯心區區之忠願效一得惟足下照答幸甚幸甚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劍不能斬婆娑含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脩竹下正可調神御氣密緯潛修無端詩興撩人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役萬境卽冰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蹌而趣已在西冷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太

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兌葆光長恐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凋耗明知其害莫能剷除何也嘗細察病根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寶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詰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欲無言厥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于大洞青童揚葩于玉書太上抽玄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七

於五千西池標情於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誥高華深秀韻語尤工得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游戲虛空土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卽凡陋寒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能不濡首哉然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噉大塊終日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真竅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剗心以思役智以索思而不來魂悄悄悅而遊六合索之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車輪然推而跬步推而萬里推而鴻毛推而肩膊有不受傷者豈理哉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畱承年而其身未免蚤謝坐此故耳嗟乎丈夫墮地有此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

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驟驚駕鶴何乃空以其身
爲靈魚卽三食神仙字何益矣低回自度投袂而
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宿業人生之大
魔也僕於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火熬油微波
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嗟及乎而
僕猶以此障雖重它嗜則寡得喪頗齊榮枯不問
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矣僕
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彫虫小技障我本來而瑯

鴻苞

卷之四

與劉子厚

八

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
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悶結政恐萬寶
告成時更吐華萼將如之何夫瑯琊故文士安得
不云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可慮今日不能
自割從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
以歸正根上善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
東阿昭明江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
而死最上遮須下沉冥獄冥獄因墮惡緣遮須亦

是鬼趣可哀也都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
則曰寧爲頑仙毋爲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恥與
東阿諸君伍旦暮借上清之劒矣足下清真人文
章一緣與我同病劒借乎未愿共圖之

鴻苞

卷之四

與劉子厚

九

答陸五臺司寇

往歲薄遊武原將訪先生靖廬一報謝生平國士之知且泰求出世之學聞扁舟方在蒼雪煙水微茫間無處踪跡竟爾隻履東歸僅畱一書武原之錢氏不謂逾年始達掌記猶幸終不至浮湛矣某自獻歲來杜門禁足匿迹殘光未嘗涉剡上跬步路卽海內舊所遊從亦不敢輕通一字甘心退處於蕭閒寂寞爲世之棄物畸人日向蒲團上靜討

鴻苞

卷之四

陸五臺

十

白業調御身心緣久汨沒世塵未能頓明性地然簡緣遣累此中漸覺安閒似可進道所苦海壖近無善知識訪問泰承昏沉掉舉時時有之頃有道者至自衡山以老氏玄關一竅虛靜延年之理相授某行之頗有驗効中有此櫺柄更覺蒲團趣長二六時中不生煙花昔嘗授教門下亦深知真人長生之訣與金仙無生之旨稍戾有爲之法終非無漏之因但念旣未到大悟大徹姑從凝神葆精

延此色身可以究竟大事曇鸞菩薩求金丹于陶

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大受五戒於鄆縣阿育王古

釋道高流未嘗不交修互訪政不必如今之講二

氏者水火戈矛也某年來泰同三教同處要其大

歸著爲一書成矣尚未敢以出示人者昨沈肩吾

一見印可以爲深得祖師言詮第未知先生作何

商量爾容負持虛懷以請某竊見先生真心體道

慈悲拯物弘通應世震旦國中宰官居士深入羣

鴻苞

卷之四

陸五臺

十

提三昧方今先生一人而已馮開之見處超然通偉似持論太高頗少實際高明以爲何如先生以一片菩提心普濟萬物功行充滿寰宇矣此行更可津梁此世界究人天因證聖了道與他人冠進賢徒取世資積罪業者霄壤敢敬爲先生勸駕兩沙門西還手勅此牋不覺觀縷惟先生亮在末承示讀諸經次第發施弘多佩以無斁

與虞長孺道兄

南山兩月荷道兄開示提獎玄誨拳拳甘露灑心
醍醐灌頂被我凡情肉我白骨不有此番幾至虛
生浪死苦海永沉道師之恩真同高厚矣客久思
歸匆卒東渡遂不及謝別靖廬爾日感念知己寤
寐以之四序往來萬緣起伏從往來起伏中厮捱
猛覷流光迅矣有如跳丸世味索然真同嚼蠟不
必旁搜遠採古今無常卽以吾鄉昨前近事觀之

鴻苞

卷之四

与虞長孺

主

朝拜紫閣暮揜黃泉朋家作仇諸子朝露文敏之
祀忽諸士大夫又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冤親平等
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
慨歎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卽以
回光返照何累不遣何念不灰世人作業轉深而
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
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
省過思過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檢

點稍有不愜便生八惶懼汗流浹席卽檢點都無

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徐而自解神氣乃稍

寧此似是求道太急之病蓋自某爲令時而已然

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如千濟窘急如千

活人命如千雪冤枉如千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

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

家產及罷官放逸稍遊乎酒人然每至酒闌客散

愧悔欲死一夕火坑比明旦天青日朗賓友來集

鴻苞

卷之四

与虞長孺

主

意念暫寬興趣復發至夜復愧悔如初今雖長齋
持戒盡謝此曹禮佛諷經日修淨業而怖魔入心
不能頓却此可入道亦恐障道道兄何以教之古
德云學道勿緩勿急譬之調弦以凡情論不失之
急則失之緩劑量調停亦大難矣頂門之針敬俟
明眼九月入武林必執北面禮以見蓮池大師幸
爲某致意焚香再拜發械不盡願語

與陳思進督府

高三水使去曾寓一札奉候起居春盡某入武林與沈蓮池法師虞德園居士參訂出世大道屏居南山三月遂長齋持戒條然髮僧人間世一切穢豔無常悉視作空中華第有上事老母今春秋歷九十有一女已嫁兩男未昏十月望且携長兒就室宛陵故太史沈君典季女仲子年一十六昏期不遠了此便是人間無事人矣龍蛇之歲鴻苞

卷之十

與陳思進督府

十四

同諸君子學道要東稱北面弟子諸君不精進而退墮先後物故無成惟趙汝師與道民兩人在今汝師復捨我去僅不佞巍然作魯靈光殿諸君後此身之荷擔不輕矣十年以來內困飢寒外牽人事亦復悠悠忽忽不見片段工夫民知懼矣一二年來老景促迫身心洗如稍有竿頭進步意思似是造物之不終棄余而婁東如綫之脉將有所託乎言而及此民滋懼汗蕻蕻下矣先生都將相攬

事權道既得行功可及物時事大舛民不敢言整頓臣扶賴公等在勳名既遂便可入此門中來益卿先生高臥當穩矣不知其邇來修持若何聞累有游於越禮洛伽意履綦竟未發海陵兩巨入益卿與先生竝不佞知已不佞何能剝那去懷中交廣多佳山水民深有意一褰裳往視足下幕府以母老不敢行循此而上官惟有入京朝何從南轡若以兵曹尚書開府於越則伏謁轅門有期然此鴻苞

卷之十

與陳思進督府

十五

非國家之福不敢爲先生願之德園爲貴門下士學貫天人照隣睿智道登上果名籍玉清故是再來人先生爲國家得士若此慧心天眼哉與民宿有道德今業結爲煙霞物外萬劫良友矣敢附以聞寓書者爲遂溪令袁君時選天才秀朗器骨疑峻與民稱文字交甚善出宰炎微初試吏事深以不習彼中風土是懼幸屬在幕府橐鞬下百凡望推分覆露而邪翼之卽如恩施道民顧明德大人

長者亦何所不厚哉南望龍光不任軫結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六

与懷哲 三

與張洪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彫衆形智落天地而不能自御其氣簸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榮六合死掩一丘起滅轉遷總歸流浪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何異乎斯志士之大痛故貴聞道也古來得道者或闕影空山或遁名城市或積涸穢錢而領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心有無並遣情境雙冥客有去來郵常自若謂之至人則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嘗恨笙鶴不存金仙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吾世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婁東先生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在我度攀緣造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卽省事簡緣請斷自洪陽先生始既而又念往從載籍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遙慕恨不得供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與張洪陽司成

十七

樊下掃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躕退沮自
失清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而屬趙
汝師太史居恒言先生其設亦謂如先生者不可
不早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失
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
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
腸回遂不能已某東海鮪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
自喜江鮑徐庾幾負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

鴻苞

卷之甲

與張陽明

七

人翻然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爲人不設城府
踈暢忘機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
迷本來頃從二六時中覺照磨煉亦既苦心矣而
結習難除舊根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
漚良足抱痛嘗默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
障業染深重頃思借上清慧劍力斷之未能漏泄
靈光耗損真氣害莫大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蚤
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曰文字葛藤不剪將蔓

瑯琊則曰第令敷暢剝落有時夫人命短促俟河
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沫前期既失後劫難圖能
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若濟苦海寶筏
在茲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惟鑒其虛懷
不憚鞭影請誓曠日佩以終身小詩四章仰塵聽
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此容圖
面質不盡拳拳

鴻苞

卷之甲

與張陽明

七

與龍君超

楚故多奇士不自意晚遇君超淹通鴻偉道器倬
然何復論佔俾小技哉從古英雄籠罩一世才略
聲華照映天壤貴在聞道風采橫被六合而精光
常發斂一身蓋代事業悉土直緒餘而立命歸根
恒有實際事事物物咸擔當幹濟而心常超于物
表立于事外毫不以粘帶畱滯于胸懷赴緣應會
雷動颺馳過而撒手冰消霧散隨順逆吉凶苦樂

鴻苞

卷之四

與龍君超

手

冗暇喧寂炎涼境界泡沫起伏變幻於前而齊物
一如恒自安頓於恬愉消搖之鄉主張性命提挈
造化而不爲嗜慾智慮之所薄仙陰陽神鬼之所
陶鑄此意惟軒轅神禹老子太公范蠡子房旌陽
輔漢鄴侯諸人得之此外英雄翁張篋弄其所建
堅非不偉然爲不聞道故遇物履境甘薌則易戀
苦辣則易厭榮艷則易喜穢賤則易嗔安閑則偷
惰冗急則撓亂多所粘帶多所畱滯全少灑脫自

在意思天下或蒙恩澤而自己却無受用神采爛

焉睥睨而精芒日被耗馳及其運數終窮容華銷
歇其生也經營萬國其死也踟促一棺黃土無情
螻蟻不仁寧肯念其英雄之骨而稍爲之作緣哉
無論卑卑者卽如孔明景略藥師汾陽乖崖平仲
詎非振古堂堂英雄人耶乃其於性命大道並未
得橋柄方寸馳走光靈熠燿有出無入有散無收
不斃不止世俗尊之擬於山斗若以得道了事丈

鴻苞

卷之四

與龍君超

手

夫法匪覩之亦不過朝生暮死之類耳世之英雄
建一功則彌宇宙立一節則元丘山我細校勘其
二六時中念不空寂意不端醇穢惡潛伏回邪隱
起其爲凡夫境界何限夫英雄人何可不聞道哉
道有三教並懸曜日並開通塗而擺落灑脫則二
氏爲妙英雄人得之其在顯達則可以填定頓撼
凝住靈光其在窮賤則可以恬愉淒涼修證道妙
佛氏盡掃諸緣壹尊空寂塵淨鏡明水清珠現圓

通丁悟立見如來性宗既開命帝永固一了萬了
簡要直截信稱無上矣仙家雙修性命以性立命
以命留性未免有階梯有門戶行工夫用術法於
是有天地神人鬼五品天地人三元有內外二丹
內丹專主身心神氣陰陽坎離入門下手訣稍不
同總在我身無大懸絕獨所稱外丹一事寔有徑
庭主五金八石銀鉛砂汞之說者則曰草木之藥
逢春而長望秋而零自不能壽安能壽人惟金石

鴻苞

卷之甲

與龍居

主

稟天地之精華與天地同悠久可以堅固形神延
駐光景聖人以法煉之服餌得道小則一人冲舉
大則拔宅飛昇一粒入口凡骨立換羽翼立生主
人身同類之說者則曰膠不補釜礪不塗瘡同類
易施功非種難為巧五金八石非我同類潰腸腐
胃豈可服食服而延生反致促命往往而是惟陰
陽彼我靈父聖母混元真一先天之氣與我同類
以法煉而服之結丹成聖度世寶筏升天靈梯止

此而已夫混元真一先天之氣隱於同類之彼家
採而服之立躋聖位謂之香從臭出謂之火裏栽
蓮泰同悟真了了可證自昔上真以成此道固無
容疑矣乃若金石砂汞烹煉服餌以天長地久之
物鑄吾金剛不壞之身亦理之所必有何可誣也
名山洞府古至人遺留藥爐丹井朱砂赤泉在在
有之流出人間可以驗其事之必有矣呂祖詩云
豈知還丹本無質反餌金石何太愚服金石而致

鴻苞

卷之甲

與龍居

主

害此未得真師烹煉之法而妄煉妄服渣滓之物
而傷生者也殊不知聖人烹煉金石還轉至妙至
于無中生有神化真液何有渣滓何有潰腐入腹
點化凡骨立仙呂祖之所云及餌金石蓋笑世人
未得煉法未知神化而妄服渣滓者耳或曰同類
是色金石是財財色求仙不亦遠乎嗟乎同類是
色色而不色本拔色根金石是財財而不財政絕
財源去貪去戀火宅清涼故能了道內外二丹總

不外此心也其間作手口訣須俟面商難以筆盡
南行計決請教有期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
以了事大英雄相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
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霧耳何足以入吾靈臺絳府
哉昨署中聞君超言蒲團打坐神氣相守坎離交
媾無毛髮益此語過也饒他外丹至聖至靈必須
內修有得先立基址然後可以採藥服丹點陰成
陽先了性而後了命先玉液而後金液也高明以
鴻苞

卷之四

與龍君超

五

爲何如道不在多言多言數窮余犯道家大忌請
從此杜口尊公爲吏蒲團工課時時不廢校勘磨
洗深得要領仲氏穎慧素心亦是道門利根出世
大事不出戶庭可自相參印某復何言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掣結雲霞搏弄日月以鴻濛爲
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灝漭之淵以求所謂
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鼇負之無風而
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
北斗落籍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倏忽神
遊萬里雖未卽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
拈橛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

鴻苞

卷之四

與沈純父

五

夷金木間隔寔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若
在釀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摸鼻
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我
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蜺所以忽變海鷗
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冀乃頃者屏翳
爲青竝海告饑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什
氓時挑苦蕒或斲草根而蛟螭猶然肆虐入春積
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

得高枕而臥長松大石則有攜鷄犬入山谷最深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無雙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于公願平居澄神養氣深計熟慮觀警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立非常照耀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龐公陳圖南矣僕之踪跡南不出太和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雖不知我猶當見之請以絳桃花下爲期馬師皇鴻苞

卷之甲

弟馬貞白刀圭足起人病醫家之良聞且卜居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卽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流開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否此君散朗惜少精堅元美公遂出髮短齒落臣精銷亡矣奈何舍淨業而走畏淪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華山人進退安據此八竟彼僕嘗以書力阻其出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能鄴侯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

足下儻欲聞僕所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鴻苞

卷之甲

與諸公

三

與鄧汝德少宰

先生抱道栖真浮雲三事所謂天將以爲木鐸者耶五陵八百之期至矣楚衡陽有周孝廉光岳先生授道衡岳真師修鍊成矣此公得見仙籍知先生存八百數內爲弟四人雲間陸平泉宗伯吳門管登之僉憲平湖陸五臺太宰吉水鄒爾瞻比部竝應龍沙識周君之師爲金虎中翁此老六年前民遇之武林亦蒙授玄關一竅訣故知周君道先鴻苞

卷之十

與鄧汝德少宰

六

成師不必賢于弟子也周君累寓書登之民以八月從婁江過吳門而知之爲詳特以奉報門下願言努力精進無負大事因緣民得衡岳真傳而苦婚嫁俯仰人緣未斷世念難空行持之功不能專一僅僅關竅開通升降交媾終未得打成一片欲來洪都與先生一相參印不知機緣定在何時右武賢豪人視身作吏暇日冰壺謔人罔極離此大寃民去秋在吳門聞報急下錢唐沂嚴瀨上桐廬

鴻苞

卷之十

七

將直走豫章一視右武舟抵蘭陰遇趙符卿知此君業已汎九江道皖城北去矣徘徊岐路計無復之乃往括蒼訪湯義仍義仍使至自南昌始悉右武消息尋以民挂黨籍老母憂念家奴來促歸勿東下獻歲欲西行念右武方繫長安獄不敢來省其家然何時能忘在原之義初聞報心憂氣結無可告語爲疏文一首搏額關壯穆真君求其出神力拯援請其祠下哀籲者半月今錄疏文及他爲右武作詩文數通奉上有道一覽聊以見友朋生平之義然旣不能明子公如錙向又不能赴臧洪如陳容空言何爲慙愧欲死微聞先生推轂山民若北海之薦鴈衡不肖之人大負知己奈何幼安太史竝未與民有半面而齒牙餘論謬及陳人未敢頌言爲謝右武生還民擁褐西矣

生天

生天有路人奈何不力也世間凡夫往往謂已無宿根寧望天界甘心淪墮亦可哀矣天上真官各有位次亦猶人世百司庶府上帝賴善人充大官以宣教亦猶世主賴賢才充庶位以出治人世進用之門不一廣緣之途亦廣或入苞苴或行請託故員常不缺人常多壅天上真官位缺惟有道善人可以升補既非可以苞苴買亦非可以請託得鴻苞

卷之四

三

故其位常多缺而上帝所望下土之人力行善道以升補者其心更切也或人不肯爲善或陽善而陰惡或始勤而終怠上帝亦無如之何耳人而知此可不蚤夜努力甘心而自棄哉

積善

三教聖賢皆從積善立功而成卽以道家言之調神鍊氣非積善不成燒藥服丹非積善不效倘有罪過神明不祐雖知仙方爲之無益也古之至人留訣示方何嘗不載在簡冊極其詳明按而行之宜可度世而人不能者良繇利慾迷其心昏惰奪其志善不能積而陷於有過神明不祐真師不遇也抱朴子曰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鴻苞

卷之四

三

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者三百日也算者三日也余作省過最

大者易知最細者難察二六時中密自校勘痛自懲創庶乎過日寡而善日增矣古人云尸虫以庚申日上天白人罪過必至夜伺人熟寐出而上天故學道者守庚申夜不寐使尸虫不得出余曰此說非也學道者必洗心澡行無過可白庚申之夜政不必守彼尸虫其如我何若積過不已徒守庚申防尸虫禁不得白其能常禁乎且上帝神靈何微不照縱無尸虫上白神之聽之其可逃乎人有鴻苞

卷之四

三

百六十一

戒懼而已

覽物

廣桑子園居臣坐覽物憮然而歎曰禽獸竝生於天壤間一爾乃大有不齊者何也騶虞不踐生草虎狼攫人物而充食麋鹿歷千萬歲蟻蠊朝生而暮死蛇蝎螫人則傷蜘蛛則解人惡毒牛豕擬笨無知猥獍輕捷警慧鴟梟夜出妖兇孔鸞文明瑞世蜉蝣形穢而藏糞土蟪蛄氣清而吸風露蠅蚊逐臭腐而仇芳香蜂蝶嗜芳香而畏臭腐蝦蟇盤跚於井坎鵬鷺翔翔於霄漢鷄鶩日入庖宰飮人腹腸鷗鳬放浪江湖永免禍患不齊如此雖造物者無心物類之取之亦必有故矣佛氏所謂宿根緣業豈無遽哉根善而善根惡而惡根清而清根濁而濁根愚而愚根慧而慧根壽而壽根夭而夭斷非漫無主宰偶然蒸出者矣或曰鳳凰鳥中之聖卽胡不爲聖而爲鳳凰麒麟獸中之聖卽胡不爲聖而爲麒麟曰鳳凰聖矣猶有鳥業也麒麟聖

鴻苞

卷之四

三

矣猶有猷業也

鴻苞

卷之甲

三

沾沾文字

鴻苞

卷之甲

沾沾文字

三

或問於溟滓子曰子剡子之心以道爲事知其所
遺無所不遺知其所空無所不空將以妻子爲桎
梏而形骸猶馬也顧柰何猶沾沾文字哉恐非少
林闍黎西來之意也溟滓子曰余始固沾沾者乃
今業剡心學道而猶然操筆而譚三才古不云乎
嘉穀不華美言不飾余習之難挫也雖然夫言以
明道固不可已也廣成子之居崆峒然而化冥洞
而天殽及黃帝剡行而叩之而始吐至道之論
微黃帝烏覩廣成子哉老聃爲柱下史掌周典
籍仲尼就而問禮焉後若不過關尹子以大槌發
其洪音而留五千文以明道德則安知後世耳食
之徒不以柱下翁爲一樸邀知禮老儒哉孫登栖
蘇門穴中阮籍訪之與談竟日登無一語謝會及
對嵇康則又發用才用薪之論雖數言寥寥乎藥
石千古矣王嘉隱東陽谷鑿崖穴而居栖神煉炁

返于沉昏而作拾遺記蒐括四荒剔抉靈祕葛洪
抱朴譚峭化書旌陽淨明弘景真誥大都青霞之
言乎余于道醯雞耳而偶有一得欲効芹曝於來
世雖材不逮古人乃其意則公矣雖然余且杜君
德機安能弊弊焉日闢其心而以卮鈴爲事哉

鴻苞

卷之四

拾遺記

素

妄語戒

蔡邕謂平生文章惟陳仲弓郭有道碑無媿色當
時已然況近代乎今之操不律者指擊古人吹毛
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
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
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楊
詩客則人人李杜縉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
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
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余無私未嘗以
曲筆易人寸縑尺帛獨柰何軟而熱腸加以昏鑑
居恒少浮毀而多浮譽人犯妄語之戒矣行當亦
向大士前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也

鴻苞

卷之四

妄語戒

三

文傷率易

余爲人疎淺忘機卽爲文亦傷率易不能沉思生
平作卽千萬言未嘗屬草恒念文出太易故弗工
試屬草沉思亦竟弗工與不屬草等耳始知性生
則然人乞詩文應聲許之多不越宿稍遲則三宿
脫藁矣余以出之易故不自貴人亦不貴余文然
諦視之亦實無可貴也橫見索者比於需瓦礫敗
鼓之皮而已而遺草多棄擲不收存者十不二三
鴻苞

卷之四十一

文傷率易

去

虛費精力可惜也余罷官貧不能具饘粥友人謂
余曰子生計蕭然奈何卽欲鬻辭賦以自給不能
也夫士爲文者幸鬪奇賣名每屬一篇閉戶下捷
游神入表務爲險絕數月始成人有乞詩文者多
却不許卽許之動逾歲不出夫物以難得爲貴名
與價兩高今人以信口而索子亦以矢口而成求
無不應應無不速者奈何不濫且賤乎子能自貴
而難出人卽貴子矣曰夫欲出而故難余以爲非

直道故不爲也始吾出易今不出矣今受戒於化
人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文傷率易

去

卅

大義

儒者不可不通大義宋劉義慶作世說稱王敦字處仲或稱王大將軍稱桓玄字靈寶或稱桓南郡段成式作酉陽雜俎云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史官稱賓王以反誅司馬光作史帝曹氏寇昭烈是皆不通大義之過也

鴻苞

卷之甲

大義

甲

歷代興亡

英雄豪傑鑒往懲弊立法垂防以爲萬世長久之計往往防在於此而禍發於彼天下之變果非智計之所能防古帝王所以保世滋大享國長久蓋以深仁厚澤滲漉維持不在善計巧防秦監列國分據天下土崩故罷侯置守郡縣萬國墮名城殺豪俊聚兵卒銷鋒鋌以一天下之勢弱天下之民自謂可以萬世治安然而二世無道豪傑並起雲擾鼎沸之禍乃起于斬木揭竿之徒周之封建歷以八百秦之郡縣亡以二世謂封建爲亂亡之本可乎漢則懲秦孤立而亡於是大封同姓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大牙磐石永扶國祚而尾大不掉如股如腰七國之變幾危社稷其後王莽竟以貴戚潛移漢鼎東漢監西京丞相專權釀成篡逆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桓靈不君閹宦用事公卿駢首就戮如斬孤狔而天下遂以羗解晉又懲東漢同

鴻苞

卷之甲

歷代興亡

甲

二九七

姓無權本枝衰弱以致疆吏擁兵操戈內向王侯
拱手莫敢誰何于是假宗室諸侯王以兵權親王
更進爲宰相疆宗弱末似可保以無虞而趙王倫
齊王冏成都王穎等各擁重兵互相誅夷篡弑煽
禍以致羗胡內擾中原板蕩神州陸沉唐人又監
漢晉同姓強大傾危宗國于是立府兵之制重節
鎮之權同姓宗室不復假以事任尉遲敬德得以
功臣猛將至於拳毆親王李道宗爲慮可謂深遠
鴻苞

卷之四
三十三

矣然自曠騎一變外重內輕天下大權漸移藩鎮
中葉以後諸道阻兵叛命盡若敵國唐之天下遂
以四分五裂不復可支宋又監唐五代之季藩鎮
跋扈武臣騎蹇黃屋左纛無復以天下之共主乃
盡罷諸節度兵符用儒臣以爲治及乎宣和衰亂
北兵南下急若建瓴國家曾無一障一侯枝梧勁
虜遂至奔亡文丞相陸秀夫諸公再起再蹶竟以
不救則武備太弛官兵過弱之故也嗟乎上下數

千年治亂興亡了然指掌大都監前事懲覆轍意
料隄防長慮卻顧而禍變之來悉出於意料之外
而隄防之所不及蓋自有默定之數存焉斷非可
以英雄長筭永保無虞也而古今國祚周家最號
長久則不恃智計之深遠而恃后稷公劉太王王
季文武周公累仁世德之綿長也有

其念

鴻苞

卷之四

三十三

三十三

鴻苞 卷之四十一

明東海屠

陸績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因果

夫前因後果理之所必有也語云種粟得糧種蘭得香福慧靈蠢一視其植矣詩云維獄降神生甫及申因果之說其始於儒者乎流虹夢日吞燕感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因果

龍帝王之生則然乃孔子微異於尼山棲神於廣桑不可謂誣明矣道家謂老子歷代顯化玄中大法師如鬱華九靈廣壽廣成赤精祿圖務成尹壽真行錫則文邑竝是一老子文昌帝君自孝友張仲七十二化闡教柄文累世不替漢東方朔為歲星精唐房琯為永禪師後身有人航海為風波漂至海山見僊都宮殿獨一院扁鎖云是樂天院乃白太傅往生人間人以聞之樂天樂天乃作詩曰

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邢和璞一日

有異客至其長五尺濶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

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弟子崔

晤欲見不自止遂趨而過客熟視曰此非泰山老

師乎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弄臣也晤乃

泰山老師後身和璞言之晤亦恍惚遂能自憶宋

陳堯咨登第謁陳圖南坐中有道人髻髻氣象軒

敖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堯咨異之問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因果

曰向來何人圖南曰鍾離雪房也堯咨惘然欲追之圖南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堯咨曰南菴何謂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堯咨由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堯咨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入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堯咨前生也黃魯直與蘇子瞻同見清老清老語子瞻前生為五祖戒和尚謂魯直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

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魯直後坐黨人遷涪陵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卽某墓學士能啓之為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修掩既畢而腋氣遂除或云女子棺為巨樹根穿其腋故魯直患腋氣除之而愈輪迴因果之說余業已大闡明其理根清則清

鴻布
卷之四十一
四果
甲

根濁則濁根善則善根惡則惡未有種糧莠而得嘉禾種芝蘭而得荆棘者也或曰入亦有前身為虫蛆而轉世乃得王公士夫富貴賢良者有現在為王公士夫而死後乃墮入業趣者因果之說奈何曰人經累世善惡緣業並有於身前身之虫蛆以前世之惡因為惡果轉世之富貴賢良以前世之善因為善果也承前世之善因現在得為王公士夫而或作惡造業死後墮入業趣現在之為王

公士夫以前世之善因為善果死後之墮入業趣以現在之惡因為惡果也輪迴因果凡夫昧焉惟得道之人知之所謂宿命通也其事理有據鑒鑒如此人貴蕩滓穢來清虛積福德消罪業以無自隕不然蕭統庾信尚不免淪落況俗物乎

紫陽真人張平叔訪黃冕仲尚書黃傳容成之術兼嗜爐火年且耄矣語不契而去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大略云平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

鴻布
卷之四十一
四果
甲

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平叔與冕仲洎維揚于先生也平叔曰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平叔又證仙品獨冕仲沉淪於宦海凡當為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則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故敘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惜哉余因是而悟世之賢士大夫多高僧仙官

轉世惟一墮塵劫情識易迷不可不早自省悟也
謝靈運云得道須慧業文人生天定在靈運前成
佛定在靈運後其言良是有根因之人宿植種智
悟則易人撒則易捨若人成道譬之築基於地臺
因以累譬之投種於土物因以生以菜作葢以黍
作飯事逸功倍矣昏濁頑愚之徒累劫沉淪於異
趣乍得人身向無窮理之功無淨定之學慧性不
熟道緣不深驟而欲入道如水投石如砂作糧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四果

五

不難乎曰得道須慧業是矣然古得道者恒多惟
撲昏沉寥拙遲鈍而聰明伶俐者反往往失之又
何也曰夫外示拙鈍內含靈明埋照發光去識存
智斯之謂大慧所以得道也神采外馳心靈內耗
騁乃辯察炫乃才能斯之謂小慧所以不得道也
靈運之言慧業是而所以爲慧業非也彼蓋昧其
內舍而取其外馳者也卒至狂悖作逆而隕身滅
家卽其所謂慧業豈至人之所謂慧業乎老子曰

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嗚呼其昭昭也察察也所以昏也其若
昏也悶悶也所以慧也今人一見而光采流動精
神閃爍便以爲任道之器嗟乎遠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四果

木

發蒙

或問曰人間善惡報應神理昭彰毫髮不爽是矣然神州赤縣人物如沙人之一生善惡鉅細纖悉不漏神不勝察簿不勝紀上帝無乃煩瑣過勞乎

鴻苞

卷之甲

七

為照燭故無遺疎神之卑者日有奏聞神之尊者時有采聽分屬各理白黑二簿詳記善惡上善者北斗落籍南宮書名班於列仙昇於天界中善者擢為地司命為冥官或在神道或生人間業重者墮于地獄流入旁生或得人身貧愚天札萬神各主之夫上帝何勞之有或曰善惡報應為報其現在乎為報其過去乎曰現在亦報過去亦報也積善如丘山和氣醞釀帝眷神祐福祉在躬積惡如

鴻苞

卷之甲

八

丘山沴氣醞釀帝怒神譴凶禍集身此現在之報也宿世忠孝廉貞寬和豈弟而此生富貴壽考子孫繁昌宿世不忠不孝淫穢凶殘而此生貧賤短折後嗣零替此過去之報也夫此生受報則在宿世之報可知現在受報則在來世之報又可知矣此餘慶餘殃之說也或曰人有貧賤而為善貧賤而為惡有富貴而為善有富貴而為惡者何也曰富貴而為善者根善也貧賤而為惡者根惡也富貴而為惡者有禍而無慧迷也貧賤而為善者無福而有慧悟也富貴而為善者錦上增綵也富貴而為惡者售下易瓦也貧賤而為善者以水滌垢也貧賤而為惡者抱石沉淵也或曰積福而受享受享故無過與曰享福猶收債假債而不取償息將無窮收債而并取息後何望焉人享福澤安佚驕奢固知節縮取盈造物福盡業積淪墮何疑悟達國師以十代之戒行而一登寶座福消禍來有

鴻苞

卷之四

九

福之不宜過享明矣或曰梁武帝爲帝前身乃爲
蜎葛僊翁爲仙前身乃爲李家墜井兒夫帝也何
蜎也蜎也何帝也墜井兒也何仙也仙也何墜井
兒也曰人身墜劫福與業俱積積福則福報積業
則業報或先論福而後業或先論業而後福兩不
相掩也福業相尋劫世之所以循環也故人在累
劫自國王以至糞蛆無不爲已武帝先有蜎業而
後有帝福蜎業盡而帝福來也葛孝仙歷世修仙
常證大道而偶帶一墜井之業業盡乃仙也嗚呼
證道則了不了則福福業業寧有窮時仙則了帝
不了也或曰人之一身或蜎或帝蜎不以帝消帝
不以蜎滅何也曰夫人作一大善事則帝福成矣
作一大不善事則蜎業成矣五濁凡夫善惡竝作
故福業兩存也有志者令福完而業盡則度世矣
度世則福業不論矣所謂了也或曰仙有宿骨非
學所能成王子晉棄太子修真馬鳴生由小吏得

鴻苞

卷之四

十

度宿骨具也問成子爲山神所試費長房爲鬼物
所傷宿骨不具也曰亦由宿骨亦由學耳夫骨以
學成也累世修持今生常證是有宿骨也以累世
之學也累世不修持今生無證是無宿骨也以累
世之不學也累世修持則今生之宿骨也今生修
持從此以後修持不倦則來生之宿骨也許太史
道成上帝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應脫于前世
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錄于今生咒水行符治病
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
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修持功至則前罪赦除
何煩宿骨也唐李林甫盧杞竝以仙官謫降罪重
業深自致隕落宿骨何用也嗟乎吾生以前吾不
得而知吾生以後吾不得而知吾之所知現在今
生而已前生之修持與否吾既不能復憶後生之
修持與否吾又不能豫謀及今生而苦志力行卽
現在之果不成而未來之根已植矣若恐前世無

根今修不效悠悠忽忽復虛此生將來何恃一墮
旁趣累劫難超縱得人身不聞道法可哀已或曰
亂臣賊子元惡巨凶身殞滅族痛快人心爲世大
戒多矣獨曹阿瞞秦繆醜之凶惡特甚而延祚考
終不聞顯報忠臣孝子如岳武穆文丞相身被慘
禍後裔凋殘人情耿塞千古扼掌何也曰操僧宿
有濁福加之凶姦戾氣方盛當其身不衰天恣其
其凶寔厚其毒揚眉得意能有幾何累劫塵輪地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獄之苦雷斧之災牛馬之胎蛇虺之腹業報不知
何時而滿武穆文山冤抑痛楚直須更耳天帝賜
丹上清書名霓旌絳衣位列真官尊榮華顯與天
亡極夫帝亦何貸亂賊何負忠孝哉此貞良之所
以日有孳孳也或曰亂賊暴淫身享福澤後受業
報忠孝苦節生前慘毒死後榮華前之不平人則
憤懣後之報應誰當知者冥冥漠漠惡不惡而善
不勸以此曰夫關木讐鐵螻蟻不驚飲刃橫尸蠅

蚊不懼縱金附石遊魚不聞玉食錦衣野鳥不見
人亦何嘗強驚懼於蠅蟻假間見於魚鳥乎上帝
馭世考治善惡其道公其神察其量大其體尊于
人間之善惡詳核總記細大靡遺福善禍淫遲速
必報亂賊漏網畧刻惡業無窮忠孝冤苦須臾榮
華罔極凡此下界悉皆見聞卽有一二不及見聞
者此螻蟻之識自障豈天帝之理有舛乎所謂見
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則無爲貴觀天矣或曰凡
人作業有可悔悟作善而折補者有不可悔悟作
善而折補者何也無心小過不定業也十惡大罪
定業也可以折補者不定業也不可以折補者定
業也輔漢殺鬼之罪以醺謝而得免旌揚不祀祖
先之罪以功高而赦除此不定業也師子尊者已
證道果而猶斷頭屠賓王子年已成上仙而猶償
債姚萇河間王之癰疽乃六世之餘殃悟達師之
膝瘍乃十代之冤業此定業也然人患不得道耳

得道則雖定猶不定也師子揮刀涌高白乳子年
被戮僅畱空棺悟達業報終遇諾迦河間受殃卒
逢玄俗譬之利刀割波清風過耳何定業之有或
曰人之受罰墮爲旁生旁生之畜種種不同何也
豈雜然蒸出或各有根因乎曰各有根因一視其
業也龍麟性靈者靈業也羊豕性蠢者蠢業也孔
鸞有文者文業也蛆蟻受穢者穢業也牛象形巨
者巨業也蚊蠅質細者細業也鸚鵡近慧者慧業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也螺蚌近昏者昏業也蜘蛛近巧者巧業也虫蛾
近拙者拙業也神羊近直者直業也猿狐近姦者
姦業也騶虞仁慈者慈業也虎狼凶暴者凶業也
猫狗狎馴者馴業也蛇虺螫毒者毒業也螻蛄好
清者清業也石挿好淫者淫業也鷄犬必殺者殺
業也鶴鹿長壽者壽業也此本於首楞嚴合諸類
如來寔闡明之矣或曰種種惡業無疑矣乃至靈
也文也慧也直也慈也清也壽也何以爲業乎曰

惡業業也善業亦業也靈而自神光耀太露非業
乎文而浮藻虛華損真非業乎慧而馳騁飾行綺
語非業乎直而剛愎過訐少度非業乎慈而小仁
以賊大德非業乎清而孤刻任已損物非業乎壽
而導引不明性地非業乎總衆善而歸乎大道則
是福而非業矣或曰人之所以輪迴累劫永無超
昇者何也曰業太多也人生五濁數十年一日十
二時萬事紛紜萬念起伏吾徐而察之一念一想
鴻苞
卷之四十二
業也一言一動業也作惡造業剎那之間不知凡
幾經數十年罪累於層臺而不覺惡積於丘山而
不知大約一生之中貽數世之業劫愈轉則業愈
多業愈多則劫愈深歷萬生而不脫遭累劫而莫
超以此也余見世人以淫殺爲分內以作過爲得
意告以報應則疑爲荒唐語以仙佛則笑爲迂怪
肉食机上之活魚快釜中之生吾適目前胡知身
後可爲流涕太息者此也有大英雄瞥爾翻身飄

焉回首蚤超劫數跳出陰陽則北斗不得而稽查東嶽不得而管轄後果一證前業永消名爲了手不然卽生爲王公死爲明神福盡業來尚有淪墮衆生諸趣皆不可知也或口富貴秉權當路生殺在手予奪惟心故積業最多貧賤之夫都無權力業不應少乎曰有其事而有其意業也無其事而有其意亦業也有其事而無其意無業也卽業亦輕也故莊子云兵莫慘於志而鎔鄒爲下富貴有鴻苞

不悟也萬類之生性有靈蠢形有巨細大化輪轉生命則同物轉爲人人化爲物或寓形大畜或託質肖翹一耳詎以塊然巨者爲生命眇然細者非生命乎詎以殺大畜者爲殺生殺肖翹者非殺生乎凡夫愚蒙見大畜則難傷見肖翹則易害此無明中妄生分別以上帝好生之心觀之果何有二乎卽如人形有頭觸不周者有身橫九畝者有肢體不全者有不滿三尺者豈亦以其形體之巨細而論殺罪之重輕耶夫蛤能升天鵠能聽法何嘗以微質而遺善果哉禪僧撲虱菩薩以爲撲殺佛子陶貞白以醫藥殺水蛭蚊虫上帝錄其殺業夫渡蟻爲德則殺虫爲業也明矣世人之殺蠅蚊虫蛆者動經千萬恬不知怪不知殺虫千萬與殺牛羊千萬等耳可哀也哉或曰肖翹生命不可妄殺宜矣蚤虱蚊蚋嚙人之膚嗜人之血有傷於人殺之何害乎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言相報

鴻苞

卷之四十一

發微

十七

之過也蚊虱嗜吾之血幾何而殺之殺之不爲罪乎卽哥利割肉廟實斷首何尚不報也或曰仙家拔宅飛昇鷄犬亦昇杵竈亦昇夫清微太虛之表安所置之曰清微太虛之表獨著一點靈光耳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卽四大皮囊無用而況鷄犬杵竈之物乎昔人所謂當棄在名山洞府是也人見其昇舉而不見其別置名山洞府故遂以爲并入清微界耳或曰仙佛出有人無神靈肅爽宜常在鴻苞

鴻苞

卷之四十一

發微

十八

眞佛不在土木眞佛亦何處不在人拜土木借土木以見如來如來應感憑土木以現眞佛古語敬幻僧致眞僧說法拜泥龍感眞龍行雨此之謂也人必不信眞佛而後毀土木毀土木毀眞佛也佛之弘忍慈悲雖不嗔較而身業已成神必不赦此地獄之所以不免也若已悟而得道卽古七佛皆與我無與而況土木形骸乎或曰仙家謂陽神萬變隱顯有無陰神一靈不能出現鬼至陰也而亦有能白日現形者何也曰鬼非憑精靈則或乘冤氣爲妖爲厲暫能顯現一時終當銷滅豈神仙出有人無條忽萬里乘龍駕雲上天下地以遊無窮者耶或曰水旱凶荒干戈兵燹瘡痍疫癘天札死亾世謂陽九百六良由下民樸散澆滋不忠不孝敗倫滅紀凶毒姦淫嫉妬忮害作過多端薰釀沴氣上帝降罰災禍攸生然則沴氣乃上天所降耶曰非然也人間惡業旣積感召妖眚六天魔鬼敗

軍死將乘五行敗氣興孽致災下民之罪惡寔自取之上帝愍之民自不能逃也有能清虛恬澹正一慈悲以道術而救苦難者上帝所亟與也夫天地間有陽則有陰有正則有邪人身之中陽魂清虛好長生陰魄穢濁好夭死不能相無也故人清淨柔和生道也仙道也穢惡狠戾死道也鬼道也修道者修其陰盡陽純魄滅魂昌則敗氣不干劫運不及救民扶世恒必賴之矣或曰先生之剖析鴻苞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九

以管

三才精理哉破迷發矇功在兆庶曰余之窺天也

冥報

郝超嘗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昇躋神明超由是修道彌篤嗚呼余嘗著論明有君相百司以三尺誅賞萬姓幽有冥官地府以業鏡考校衆生其並有也必矣政爲天道高遐神理茫昧證道而昇清虛者既不肯顯化負業而受苦趣者又無暇回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九

十

頭此匹夫匹婦所以終於蓄疑不信而悔罪修德怠而不力也余發願他日必欲身告多人顯然昭灼卽犯科禁所不辭焉世人誠因此警悟懼而修德余則大幸矣嘉賓翼佐桓溫交深入幕凡溫所以馮陵晉室脅迫君父者逆謀盡出超手其父爲晉忠臣超病臨死戒家人取私書一篋皆與溫往返謀逆者若父哭過尊便須呈進父後覽而大怒輟哭曰犬子死已晚超之行事如此無論不忠卽

其陰謀詭計膠擾方寸去佛理之空寂遠矣死而受罪冥府孰大焉而支道林每謂超造微之功足奉正始嗟乎佛理造微矣何黨逆也豈黨逆固無妨於佛之微旨也晉人譚理多在口吻間支公蓋亦醉嘉賓之口吻而不考其實際者耶夫郝愔忠於晉室桓溫不臣之迹章章矣超與周旋胡不禁也乃必待覽其身後之私書而後覺而惡之乎愔雖忠難以語智

鴻苞

卷之甲

主

冥事

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字無功豫章人爲諸生時授徒休寧富民程翁之次子學聖從之講業學聖故冥府判官也慕陽世繁華力請于閻羅天子往生焉同曹官權判本司事學聖雖託胎程氏不迷往因及長授書仍兼冥府判事無間晝夜時一往則昏然如死如睡夢良久而甦父母始殊憂駭久之習以爲常不甚驚怪每從冥回往往談人世未來事及人生死禍福家人初謂荒唐謬悠不之信後言無不驗乃信其非妄大都言陰間帝主諸神尊卑貴賤遞相統轄稽察人間善惡析於秋毫密于目網衆神所日夜經營勞苦無非爲考核一事或問科目答冥神三歲考核此事最嚴諸生之應中第者由城隍社令諸神及其祖宗薦舉以祖考累世修德與其身之學業德行薦多者上第額數既定復有隨時稽察申報緣功罪而黜陟焉臨

鴻苞

卷之甲

主

放榜時尚有數名更易諸神云某人向登榜籍今其祖考及其身作某某惡事應黜落某人向未登籍今其祖考及其身作某某善事應升舉臨時尚有更易以此又云某嘗奉冥王命申牒天曹見空中真官仙人有乘龍虎者有乘鸞鳳者有乘鶴鵠者宮闕衣冠幢蓋導從之盛使人目炫神驚噴噴豔之又嘗奉使蓬萊閭苑仙都見男仙女真霞衣星冠珠宮貝闕琪花瑤草珍禽異獸別是一世界

鴻苞

卷之甲上

冥事

三

三十三

又嘗奉使佛國見佛樓香閣闌楯寶樹如來聖衆天冠瓔珞未嘗不歎真境之清涼而濁土之熱惱也程翁饒于貲伯子學賢收債遠方一日學聖私謂祝師曰吾兄不免矣昨見有鳳陽人訟吾兄陰府索命牒已行矣弟子不敢言師幸轉聞之家君無功以語程翁翁忽驚戰曰是矣是矣長兄嘗收債鳳陽有一人負二十金逃匿他所偶道逢而執以歸將以詰朝理於官其人夜逸急迹之則溺歿

門外溪水矣長兒促裝五鼓發南還人無知者其事得寢歸而與我密言之獨吾父子兩人知卽老妻與長兒婦不與聞也今其人訟陰府事不誣也三日而學賢死一日程翁謂學聖曰汝言科目隸籍冥司汝悉能知之祝師春秋富矣久困場屋汝何不爲一查之學聖曰師籍隸豫章別有主者寬我三日當轉屬他人查以報三日而來復命曰師中第必矣良足賀翁曰汝言中者隨時有更易師

鴻苞

卷之甲上

冥事

四

三十三

中恐不穩答曰穩也舉薦者多而且實保無他虞因歎曰父無憂祝師祝師從此以後日光明一日吾家從此日昏一日有汪生者作翁家童子師貧而性侃直學聖從冥司還忽曰頃者冥王以汪師侃直命牒追充判官缺某以六家貧八口仰食筆耕一日追之八口且立稿請王不許爲之叩頭流血乃免汪生怒曰汝何以爲我告免爲吾處此世旣貧且賤未嘗得一日揚眉吐氣且爲冥官而掌

生殺予奪以明得意于地下不猶賢于坎壈瑣尾
地上乎汝爲冥府尊官亦大榮貴何故戀戀于此
學聖曰人世意味只如此矣吾今觀破人緣妻子
都無復戀所不能割者衰曰二親耳師言實啓予
願受教是夕遂卒無功登鄉薦已丑成進士爲休
寧令擢南京給事功名浸浸顯而程氏自翁媼下
世遂衰落如學聖言歲庚子余游白門無功邀余
晚飯署中譚其事甚悉此無功耳目睹記嗚呼神
鴻苞

卷之甲

譯

五

理昭明燦赫如此可畏哉人之造惡負心者多不
信有此事可哀也

冥報

通州顧少司馬養謙字益卿爲人高才儻好義
夫人先卒延沙門修經懺作種種功德數年後顧
公一妾暴亡經宿而甦若夢魘哭不止公問之答
曰妾頃入冥府見夫人閉一暗室以帛蒙面呼
妾曰爲我寄聲相公我在此苦不可言急作功德
事救我妾曰夫人亡後曾大作諸功德度之都無
益耶夫人曰作佛事在主者齋戒至誠乃能滅罪
鴻苞

卷之甲

冥報

未

增福向者佛事沙門持誦堂上相公與客飲弈室
中何益之有妾曰夫人既令妾傳語相公何不見
妾一而而重自障蔽爲夫人泣曰吾今面敗不復
可見人試捫吾足妾以手摸之則壞如枯木矣顧
公聞之大哭尋聞之諸子諸婦無不哭者家婦哭
獨哀竟日不止人問其故曰夫人有相公在三子
三婦遶膝下且無爲超度淪于苦趣如此吾年半
百尚未有子女一旦徂謝誰與拯之吾是以悲顧

公乃擇聘戒德名僧清淨嚴肅大作佛事三晝夜
嗚呼冥司因果水陸度亡載在佛典最章明較著
矣余讀太平廣記幽怪夷堅等書不盡出內典而
其言冥報鑿鑿大率與佛氏合以今觀顧夫人事
豈不信而有徵哉嗚呼與其濟度於死後不如修
省於生前與其死而求救於家人不如生而懺悔
於自己入其深念之哉梁武帝后郗氏以姪妬爲
蟒能現形於殿庭顧夫人以罪業召災能寄聲於
鴻苞

卷之甲

冥報

七

婢子故竝得修經懺而度脫憑佛力而超昇以兩
人現罪應墮宿福未捐也其永沉苦趣無從號救
者多矣向使人人能通消息于陽世求救援於六
親則佛法平等何業不消因果大明何人不懼而
障重罪深者必不能然也亦可悲矣夫佛家專明
因果專言天堂地獄迷人不信謂其虛張僞設以
恐嚇世人使之信從不知罪人之寄聲不悉由于
佛說他書之雜現不盡出於貝經者誰復爲之虛

張僞設耶且佛不過拳拳欲人種德修善耳何爲
而誘人嚇人耶陽世有安車蒲輪以榮賢良有犴
狴桁楊以懲凶惡陰世有寶蓋幢幡以迓善信有
鐵牀銅柱以處罪人如日之有月晝之有夜理之
必然者也奈何疑佛妄語而自取大罪哉顧司馬
與余善夫人之事余所目擊耳聞也豈亦佛妄作
者哉

鴻苞

卷之甲

冥報

六

冤對

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的然而不爽一定而不可逃世之迷人謂天地間無鬼神無仙釋因果報應盡屬渺茫所以敢於作惡而無忌誠一省悟必有惕然悚懼而不敢肆者自古元克大惡縱情恣慾草菅人命賊害忠良威權氣獸震赫一時富貴繁華馳騁當世第知取快於目前不復顧慮於身後計其得意肆志遠不過數十年近不保其

鴻苞

卷之甲一

冤對

元

三

旦夕一朝時去運衰惡積罪大報應期至冤對在前或禍敗相踵或疾痛臨身展轉呼號匍匐祈哀平時怱然競猛雄豪飄忽之氣消沮殆盡一受誅夷永沉苦趣回視須臾得志快心之事光景幾何可謂至愚矣余搜從古鬼神報應之最奇而章章顯著者以徹悟愚俗考之史傳晉獻公寵驪姬生奚齊驪姬譖殺太子申生立奚齊爲太子狐突適下國遇申生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帝許我

罰有罪矣敵于韓註言晉惠公夷吾忌克多怨終

于失國雖改葬加謚中生猶忿也晉侯有疾卜人

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閼伯季曰實沈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爲玄冥師生允臺駘臺駘汾神也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

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或者未之祀乎鄭駟帶助

鴻苞

卷之甲一

冤對

三

十

子晳殺伯有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伯有之子良止爲大夫使奉宗廟崇乃止西漢袁盎譖殺鼂錯盎家多怪爲梁王刺客刺殺于安陵郭門外至唐懿宗時錯之魂猶報仇不已語詳悟達國師傳中丞相田蚡殺魏其侯及灌夫後蚡疾一身盡痛若有鞭者諄服謝罪上使

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蚡竟死魏司馬懿殺軍騎將軍王凌凌將死行過項城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八月懿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死吳孫策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創裂須臾而死陸機誅步闡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後機雲之誅三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冤對

圭

三十一

族無遺孫峻害諸葛恪後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程普領江夏太守濫寇將軍嘗殺叛者數人皆使投火卽日普病熱百餘日而死呂蒙圖取關雲長未及受封而斃晉賈充伐吳時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有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

之間慙此皆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簾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其後賈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晉廬江太守羊聃山太妃之舅也剛暴好殺睚眦之嫌輒加刑戮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爲征西大將軍庾亮司徒王導所奏應棄市顯宗以山太妃故特命原聃生命除名爲民少時聃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桓溫廢帝奔爲海西公專制朝權屠毒忠良入朝赴山陵人云殺王謝遂移晉祚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冤對

圭

三十一

頗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云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爲温廢死弟涓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温恨怒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因而遇疾不起姚萇初殺苻堅及稱帝後如長安至新支堡疾篤與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爲語曰正中死處拔不出血石餘瘡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

鴻苞

卷之二十一

冤對

三

子

而有知當訴將軍于黃泉及染冠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且將攻城中弩而死宋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爲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當殺發揚都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遣人征之毅敗後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果有靈驗云

鴻苞

卷之二十一

冤對

三

子

兵襲江漢虜係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悉被
殘害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問阿那瓌女爲
后瓌爲齊國所敗率餘衆數千奔魏突厥舊與茹
茹怨讐遣餉泰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許諾伏突
厥兵馬與瓌燕會醉便縛之卽日殺郁久問姓五
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于隴右
得病見孝元及阿那瓌爲祟命索酒食與之兩月
泰卒唐洛州都督寶軌太穆皇后從兄剛嚴好殺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冤對

三

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
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
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邪旣而驚視
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
書言畢而卒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于京城竊一
軍使女以逃軍使以狀上聞有詔遣制使追捕武
懼不免乃醉女以酒中夜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
河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一道士云從峨眉山來

至門見階前冤死者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
得請矣武不測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
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首曰
天師誠聖人矣爲之柰何道士曰他卽欲而見公
公自求之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
于嚙下塞簾而入向武拜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
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卽
可何忍見殺武驚慚悔謝良久欲以佛經紙繒祈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冤對

三

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
訴圖之三十年今不可復免期在明日武急處置
家事明日黃昏而卒郭弘霸武后朝爲左臺監察
御史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累見
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
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剖腹死頃而蛆
腐崔器受安祿山僞署爲奉先守軍敗走靈武因
所善呂諲得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二京平爲三

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舍元廷中器
幾忍希帝旨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
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上元元
年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
我三日卒則天武后與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爭寵
更相毀短後宰相李義府等陰佐則天以偏言怒
帝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
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
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
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
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
釭壚中曰令二姬骨醉而死分其尸改后姓爲蟒
良娣爲梟後武氏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
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唐
明皇以武惠妃譖殺三子瑛瑒瑤後惠妃頻見三

子爲祟大病使人祈謝及殺行刑者終不解惠妃
死祟卽滅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
西原山賊反詔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
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樂生儒者有氣
誼賊帥大喜畱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
然念欲招懷之不欲拂其意遂解以贈賊帥以小
婢二人酬其直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
實告賊帥故贈以女口裴郎中大怒生具言本末
鴻苞
卷之四十一
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厚誣之式方心知樂
生冤陰勸之逸生以無罪不肯遁式方畏郎中灑
泣厚致酒饌竟寘于法將刑召妻子與別問曰買
得棺木可併置紼筆棺中吾死當訴于帝問監刑
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便往
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見
執刀者謂曰我死爾慎勿折我頭若折之卽殺爾
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蹶仆地死數

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
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敕
使忽語曰樂某如今可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
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之亦我之罪遂瘞
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死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
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五代桑維翰為宰相以
場屋舊恨給羗帖秀才至誣以謀叛處死帖大呼
曰我可罪而死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

鴻苞

卷之甲一

先對

表

坐小軒見帖來曰吾上訴于天帝帝憫其無辜授
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堦下有半醉而跛者
桑曰此誰也帖曰此是唐贊向為衛吏曾辱公公
命府尹置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齊僧千人
誦佛書千卷帖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帖與
贊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翰不久死手懸臂有
傷處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秣陵令陶繼
之捕獲龍等詞連一樂伎都無干涉陶知枉濫但

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矛盾遂併諸刦十人斬之
於郡門外此伎辨慧將死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
陶令枉見殺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
數曲而死後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
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
腹中陶即驚悞忽倒絕經四日死宋趙普病亟命
上清官道士禱祠道士曰趙公久病不愈為有冤
對故也盖指德昭廷美云明錦慶曆中自京尹入

鴻苞

卷之甲一

先對

甲

三

參大政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
者馳至嶽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
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乃
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遂奔騎而歸明已沉
困召同年一郎官曰曾見無頭鬼否郎駭曰斯言
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向者妖賊據甘
陵奉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
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

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宋慶曆間歐希範在廣南哨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待制杜杞討之僞爲招降希範挾酋領數十人來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于座下盡磔于市皆剖腹剗其腎腸繪以爲五臟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臥于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竟卒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依韶求鴻苞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道矣柰債主不相放耶韶快然不樂晚卽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牒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卽死季子宋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宋袁州黃司理者後爲新昌令向待制子長與鄭判官同如袁州邀黃偕往黃不可鄭強之黃不得已同途意殊不樂及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黃卽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向鄭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困憊如此之狀黃開目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白守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殺三人賊畱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人耕于野貌蠢甚尉使吏持錢二萬給之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
四人詐爲盜以應命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
十數卽釋汝無性命之憂而各得五千錢以與妻
孥四人許之是時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
憲臺得報皆斬吾視四人者皆無克狀意其有冤
屏獄吏以情語之並曰不冤吾又曰果爾汝等明
日當斬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卽相顧泣下曰初
以爲不死歸家待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

鴻苞

卷之甲

冤對

甲

吾大驚悉解其縛尉伺已知之密白守謂吾受囚
賂導之上變守大怒執成案如初吾引義固爭累
十數日不得直臨欲行刑守計曰若黃司理不書
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強吾書名牘尾吾
勉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人持挺押二縣
吏來追縣中二吏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
用他賞改秩甫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吾一
日退食見四囚拜於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

請矣勅旨逮公某等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
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帝竟
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于
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
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
今者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伺候已久吾所以
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竟卒宋政和初宗
室郇王仲御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

鴻苞

卷之甲

冤對

甲

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
門戶不得志張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
時節會須改變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轉聞
于蔡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府獄坐誹謗
乘輿凌遲處死蔡京後感疾命道士上章道士神
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
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
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刑來訴於

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
宰相之命豈敢拒之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
遣京潭州安置死矣後果死於長沙宋昇爲京西
轉運專修西內殿宇延袤十六里冀速成以邀賞
釀丹漆趣辦需牛馬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
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運
判孫貺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
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卽死韓容亦死昇妻子盡

鴻苞

卷之甲上

冤對

聖

三十

歿有朝士亦以是役遷疽發于臂中有骨不可坐
醫以藥取之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
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
曰發洛陽塚以倖恩賞乃汝也孫請與一時同官
對理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
時時揮之扇上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昇也孫
歷具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宋羅汝楫官監察
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

何鑄交章論岳武穆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
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武
穆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
卒於前其從者咸見武穆左右擊之而斃我朝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
陳言語多侵王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忤上
下獄王振喉錦衣指揮馬順榜笞璘使引球爲具
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吏振殺我我死卽訴上帝

鴻苞

卷之甲上

冤對

果

元

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居久困牀第歛起持順髮
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
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振被給事中王竑等
擊死于朝班血肉俱盡或問余曰子所纂集但言
惡報而不及善報何也惡可以懲善可以勸子無
乃偏乎曰善惡各有報應前人徃徃言之甚詳余
之錄惡報而不及善報抑亦有說爲惡必報則爲
善必報不待言矣明明上天豈止有罰而無賞乎

爲惡之必有報也誠欲人之懼而省也爲善不必求報也余故略之也懼而省而不爲惡不爲惡則善也爲惡報應古今章章顯著者多矣余不及悉載獨載殺人害物冤對現前報應之尤切者以省惕人心也余所載多見正史初非稗官小說所紀事皆有據理蓋不誣矣明明人王以賞罰行於人之生前明明上帝以賞罰行於人之死後死後賞罰形骸雖壞而神識不亡故賞罰行也冤鬼之神識不亡故能作對凶人之神識不亡故卒受報償豈惟史傳載之余耳目睹記近事之甚顯者亦不少矣不敢盡述姑記一二一大師在嶺南平蠻多殺不辜歸家病作鬼物滿室人皆見之遍體潰爛痛癢作楚至不可忍以小刀割體稱快而死一撫臣希江陵旨政務嚴酷小民逋糧卽錙銖親行撻楚數十聲產乃已奏議侵漁四百金以上者斬無赦繼之者請遂行刑先奏者夫婦六日內相繼暴

鴻苞

卷之甲

冤對

甲

鴻苞

卷之甲

冤對

甲

疾而死一御史監決兩囚非其罪卽時天氣晦慘御史是夕嘔血暴亡如此類者甚多不敢具其姓名善哉嚴延年之母有言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世人觀此亦可以猛省矣王韶奉佛不救多殺之災悟達持戒難免鼂錯之報卽師子尊者已證菩薩道果而猶償爛賔冤債焉殺人之罪若斯之重也所謂定業也必不可作也

圓照

王伯安征南蠻至南安憇一佛寺一靖室乃老僧示寂處臨化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見而固強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明公若問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是歲伯安卒年五十七矣伯安聰慧絕倫文章氣節經濟道德超卓如此其爲得道高僧轉世無疑也由此推之葛玄牟祜裴休房琯蘇子瞻黃魯直諸公鴻苞

之事信不誣矣釋氏輪迴之說烏得爲誕謾乎老僧臨化而豫知再世者之爲王守仁壽止五十七而啓鑰拂塵卽其人也圓明湛寂之中何所不照哉

卷之四十一

圓照

兜

周時化

周時化者徐相公母弟家人以相公勢橫甚睚眦殺人無算姦姪良家婦女亦無算積貲系鉅萬爲仇家所訟溟滓子按得實狀坐死入獄中夜鬼物百數羣譟索命達旦死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周時化

五并

回頭和尚

雲間一僧衣藍縷行乞於市遇人輒稱回頭回頭無他語人問之不答亦稱回頭群兒隨之投以瓦礫推之糞土中或扼之於水了無嗔意起則笑而復稱回頭人呼之曰回頭和尚日至一屠兒門稱回頭其人忽悟而已屠業一日謂人曰吾負人債明當償人聞者不省其意明日爲盜殺之城下蓋乞而積鏹數銖盜生心焉數月後雲間人燒香武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回頭和尚

五

常山遇回頭道上問之不答哂笑而去佛家言人有定業卽道成亦必償償之而死神明無恙忍辱仙人之割截於歌利王也師子尊者之捨頭於罽賓國王也阿禿師之見戮於齊神武帝也檻頭師之誤殺於梁武帝也王子年之被害於姚萇也郭景純之受誅於王敦也皆定業也皆償人夙債者也子年與釋道安善道安疾亟謂子年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子年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

去得古至人蓋知之矣負債於人償之則遂了手不償則未了得道之人不辭不怖形忘神存世人無知乃以爲死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回頭和尚

五

子五

天然和尚

天然和尚者虎林人母事佛和尚幼時母攜之朝普陀遂令出家焉長而博通經教爲講師多所開化和尚顧不持戒行數盜檀越布施財物飲酒食肉母募裝大士像以金珠納像腹中而洩之和尚遂密召一匠人鑿而出之匠俄瘍發於背死母從虎林涉海來謁大士和尚忽發狂疾大詬其母持刀將行其兇逆母懼而逸遂以刀自斷其喉語從

鴻苞

卷之甲

五

喉出呼僧衆揚言曰吾本羅漢尊者發願下世化度衆生不幸迷昧本來墮落至此吾今去當受地獄之苦業盡再來尚期不負度世之願我今受此苦趣畱榜樣以示若曹若曹毀戒律行貪淫者不少當以我爲監言訖端坐而化嗟乎菩薩有出胎之昧羅漢有隔陰之迷故非大乘漏盡不敢輕來度世五濁世塵易於淪溺如此雖然人而證果雖經淪墮業趣既盡不失本來譬之黃金累世陷於

泥沙滌而出之金質尚在是故人患不能證道耳而果位中人猶不免墮落何況凡夫哉有志者可以惕然畏懼矣

鴻苞

卷之甲

五

李含之

錢塘李時英字含之有文藻聲爲南海欽州守與同官校士將入棘闈熱病大作遂至委頓寃遊冥府見滿世界皆大火身在烈焰中又忽墮大水灝漾彌漫無邊際又忽爲巨風所吹如是數日二金甲神以巨銀鑰欲鎖含之去云見泰山府君時境內城隍土地皆在側城隍肅立土地跪金甲神執禮甚恭金甲神叱土地書押土地不肯神震怒取長火釘從土地頂門釘入數尺土地堅不肯押金甲神曰旦日疏奏泰山汝尚能不書押發人乎土地曰明日吾亦有疏奏泰山奏不允任汝執去未晚也城隍亦再三虔請金甲神遂去越日復有卒來貌甚獍惡竟繫含之去至一處宮殿嵯峨高數級有神冕旒如王者居最高處云是九幽大帝卒牽含之入見地皆昏黑如漆獨大帝所居高頂放明大帝令考含之罪業甚多俱眇茫杳忽似治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五

鴻苞

卷之四十一

五

其宿世然含之亦極力自辯往往見雪大帝忽怒曰汝前爲九江守以賊殺人多矣含之實未嘗爲九江守此必是治其宿生而含之亦置辯不已大帝命且持去又明日有神如將軍者欲執含之往含之政惶迫中忽見一真官冠九陽巾衣黃衫執拂負劍從空中冉冉而至自稱呂祖將軍見真官輒遁去而含之身已臥地上呂公遂臥含之旁謂含之曰業重業重墮落甚矣胡不還我老君丹含之從口遍體索丹無有也呂公曰丹已盡此生欲求爲蛆得乎將去曰明日與諸來至明日羣真畢集有男真有女真或冠或巾九氣或挽三角或作雙髻或披霞帔或衣木葉或秀面丹脣或環目紫鬚或持如意或操玉琯或執寶劍或敲漁簡悉如人間圖畫仙靈之像雜坐繡書云共作今歲諸道制科程文一仙人曰山東文先成矣良久散去少選一女官自空至稱玉女長一丈許

衣素練宣大赦書王女一一口誦凡人間所犯輕重罪業悉赦除之獨無一字及含之含之益大窘少選一僧至曰我六祖也旁將卒見六祖咸作禮手拽六祖袈裟片片俱發金光也六祖向含之亦曰業重含之乞哀曰菩薩抹我六祖曰救汝尚須與五祖商量去輒復來以楊枝水灑含之頂輒覺透體涼沁遂蘇矣絕而復蘇在冥路凡十三日含之親爲余言其事甚詳余爲之悚然久之世謂人鴻苞

卷之四十一

五

可先

死無知可以縱情快意視此亦可以少省矣六祖嶺南人也

定命

齊庾黔婁父易病危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盡命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此出正史由斯以言人命修短一定不易孝子仁人至誠祈禱亦既冥感天神灼然響應而定數終不可改人尚不可知命哉無益祈禳故可廢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定命

五

陰陽

彭城大風溽沱冰合天祚明德固爾乃魏爾朱兆跋扈不臣稱兵犯闕敬宗以大河深廣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揚塵漲天兆騎叩宮門侍衛乃覺魏主竟死兆手元人以胡騎侵宋北軍屯錢唐宋方幸其潮來盡沒乃海潮三日不至竟以亡宋主中國天意亦胡爲而助逆賊醜虜哉是可知陰陽否泰屯亨之運造物爲之雖造物亦不

鴻苞

卷之四十一

陰陽

五

得而自主矣



鴻苞 卷之四十二

明東海屠 隆慶 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符泠玄校

十迷

人之所以爲惡者雖多端大要喜怒哀樂酒色財氣貪嗔疾妒好名好勝陷人殺人數事展轉牽惹展轉纏縛日就沉淪巨石投海余將一一破之以

鴻苞

卷之四十二

十迷

上

曉悟衆人亦因以自警夫人之爲惡謂之迷轉頭爲善謂之悟正以爲惡無利益爲善有利益爲惡而有益尚不可爲何況本無一毫受用而徒生被惡名死受惡報如此一向不改所以爲迷爲善無利益尚當努力何況本分受用無窮而身爲人譽名書帝錄如此撥轉機關所以爲悟人之七情生於無始儒者教其中和道家欲其銷滅觸情縱慾所以喪真人之好酒本以取樂每見沉湎之人

昏沉瞋亂嘔喀暴下委頓欲死樂乎苦乎以苦爲樂迷而不悟一也或曰醉者墜車而不傷爲得全於酒醒則百慮紛紜醉時萬憂頓失遺世遺累則酒貴矣嗣宗無功含光葆和以此或者非惡邪余曰誤矣忘憂遣累酒有微功迷性昏神實有大害以酒忘憂酒去憂在以酒遣累酒過累存消搖自在法斷不從麴蘖中來阮藉王績諸人高曠灑落乃其天性縱酒荒蕪亦其有託而逃不聞王阮遂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迷

三

三十四

從酒中得道僅成一放浪之人而止外覺蕭曠內多沉昏何由得見自性王阮如此又況市人之飲乎人之好色非心謂美麗姘好使人情蕩意飛乎不知窈窕連娟實相何有鬢髮朱顏皆是假設鬼狐惑人亦必借粉黛香澤迷人見是粉黛旁人見是狐狸迷人見是嬌娃旁人見是枯骨西施王嬙何以異此髮愛其黑肉何以不愛其黑乎肉愛其白髮何以不愛其白乎美者顰笑則愛之爲愛其

美乎爲愛其顰笑乎爲愛其美則美亦假也爲愛其顰笑則醜人亦有顰笑也亦太惑矣西施王嬙而在則寃爲凝絕一旦色變形壞尸虫出尸將尚愛之乎遂忘其美而惡之乎一旦變壞愛易爲惡可見色假也愛亦假也何待死後卽論其生前美者一身俱是膿血臭穢獨其香澤又從外假設而終身愛戀以假合之皮囊而耗我自有之精髓如羽苞畜火金棺葬狗自取壞滅迷而不悟一也或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迷

三

曰我之好色正以實有是色是以好之何得言假謂好色損精傷命理則誠然如云色假則吾不信曰夫好色謂肉可愛則醜者亦有肉謂髮可愛則醜者亦有髮謂黑白可愛則肉黑髮白何以不愛謂肉愛其白白與肉宜髮愛其黑黑與髮宜則羊脂不白乎豕毛不黑乎人何以不愛且實有是色何以變壞變壞則無常無常則非實有也人之好財以財足養生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

衣則寒苟免饑寒而外於我毛髮何加余嘗著論
厦屋千間容鄰止於丈室山田萬頃埋骨無過一
丘歌聲初罷則樂極而悲來飲食過多則膨脹而
饜苦貨物充盈總屬身外繁華鼎盛何益性靈一
旦大連行盡黃金難買無常悉取珠玉爲殉白骨
茫然不覺而竭精殫力設計造業以求之家貲已
充尚憂貧乏死期將至方切經營骨肉未寒子孫
驕汰如火燎毛如湯沃雪一生經營之力祇足貽

鴻苞

卷之四十二

十迷

四

後人談笑之資迷而不悟三也人生有身卽有氣
二氣陰陽善惡雜揉其間故有道氣有客氣智者
善養之道氣充盛徹地通天愚者不善養之客氣
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
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噴目無
非是市井之心范睢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
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
項羽虜吾以爲總是一場閑氣也吾與人競而勝

之於我何益競而不勝所傷已多世間之所謂英
雄大丈夫名流天壤光垂史冊者豈好鬪善競之
人乎發怒則氣外揚而精不固畜怒則脉上攻而
神愈昏一旦無常四肢百骸且化爲冷風蕩爲飛
煙誰爲氣主乎生平英雄勝心安在迷而不悟四
也貪財貪色貪也一切有所愛戀皆貪也凡着貪
則欲心起欲心起則精血浮薄蝕靈光耗損真炁
大丈夫偶然寓形世間止有性靈一點是真我下
鴻苞

卷之四十三

十迷

五

三十三

此則七尺亦屬於我自此而外無非身外長物生
暫相隨死將不去論其大者大地山河生不能取
而盡傳形骸死不能捲而盡貯棺槨非我所有亦
已明甚不得則以竭力求之唯恐不來既得則以
身命留之惟恐去已及其究竟萬物俱空罪業獨
在故宜鑒分於苟完覽幾於知足天壤間何物着
我直是赤洒洒光潔潔作一無累之人豈不快哉
而慳貪不已何爲者邪迷而不悟五也人而負我

欺我謗我害我吾試尋其端或者吾於彼有宿債乎吾自有以取之乎生殺予奪之權在我而遂快於逞天怒人怨我其薄夫福士非福也生殺予奪之權不在我無以取快而徒畜忿結怨自傷其性靈非計也大功德人不除嗔心尚有龍神修羅之灾苦修行僧不除瞋心亦有虎狼蛇鱗之報而況下此者乎迷而不悟六也人與我共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體何人非我何我非人縱不能然亦當

鴻苞

卷之四十二

十迷

六

三十三

各安其所而何以嫉妬爲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我固可以相安人而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卽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人有稱楚子蘭周崇侯虎吳伯詡漢絳灌李邑唐盧杞宋秦檜諸人誰不知唾罵而身自爲之毀人之功滅人之名敗人之成讎人之行舉世薄其反覆造物惡其

傾險於人有尋丈之損於已無秋毫之益迷而不悟七也名者美器造物所靳名實相符固無大害名過其實有道深羞果有其實管寧袁閎孫登韓康身不出環堵而名聞四裔果無其實郭象盜向秀以成名宋齊丘殺譚景升以標譽人猶將發其陰謀察其虛僞而嗤鄙憤疾之夫豈人眩智鬻才飾奇釣詭所可掩有虛名乎好名而不得徒費精神卽使好名而名隨何補性命文如班馬詩如李

鴻苞

卷之四十三

十迷

七

三十三

杜巧如班倂智如樗里功如韓白辯如隨陸名有千秋之期身同朝露之速後世萬口噴噴同聲而贊不審白骨亦尚知之否乎不向自家身上做生活而僕僕焉銜玉而沽挈鈴而走養成勝心自墮靈根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迷而不悟八也路粹擠孔文舉曹操阱禰正平盧杞陷顏魯公孟玖害陸平原文舉諸公不過受禍害一時而路粹諸人却乃被惡名萬世不知其當時所得幾何今夫人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述

人

三十三

在水中而下筏與人在水中而下石善惡相去奚止萬里拯人者人德之衆人愛之而有善報擠人者人恨之衆人惡之而又有不善報此其得失相去亦何止萬里乃不爲彼而爲此迷而不悟九也天地造物好生爲先昆蟲草木莫非生命不踐生草不食生物獸亦有之人胡不然今夫螻蛄蠅蚋蠅蝗蟻娘至微眦矣鷄鶩狸狴狴羊狐狴至愚矣矣而貪生畏死無不知者何况同類而爲人乎佛

子云兵莫憖於志而鎡鉞爲下此之謂也君不聞高僧一蚘之微雖誤殺而亦償龜錯諸殺之仇雖十世而必報乎迷而不悟十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願我同志猛省也

遷善去惡儒者教人大法乃釋氏則云不思善不思惡何也蓋儒者思善乃天理之公而力爲之思惡乃人欲之私而力去之所以審善惡之介釋氏純是萬善與善混化善尚不知猶魚之忘水何况思惡所以融善惡之相審善惡之介所以有善而無惡融善惡之相所以萬善之同歸有善無惡所以盡人道萬善同歸所以超三界

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身上要添肥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述

九

三十三

楊萬春

虎林楊萬春爲上杭令神爽有異政縣有民人曾元曾安兄弟商於外境元以十三金令弟安還家安與一人及一老者同行其人竊見安及老者俱有貲乃謂安謀曰此翁單行而有重貲吾與汝可圖也安諾行至曠野其人令安持梃踣老者道上而自以刃從後斫安殺之盡得兩人貲去居半歲其兄元還家始知安久不歸訟之縣縣官窮治同

鴻苞

卷之四十二

十一

行了不可得成疑獄矣萬春至監司督促結案萬春計無可如何乃詣城隍神告曰民令轄鬼神轄也部民曾安爲賊所謀罪人久不得神當致安鬼而使令聽之不然者神則無靈矣請以三日爲期三日率曾元復詣城隍盡遣羣從而獨與元居祠中至夜二鼓惟風忽起冷氣侵人鬼啾啾有聲從西北來少頃曾元作大怖呼曰余弟曾安至矣萬春徐謂之曰成案有名者若干人誰爲殺汝者汝

試言之鬼但低聲號泣而不能言萬春曰吾一

唱名唱名無干汝則無應至殺汝者則速應聲連唱數人鬼皆寂然至一人鬼忽號叫萬春曰是矣歸而執其人一考而服萬春曰汝既謀殺曾安殺老翁者亦汝也其人不語曰我謀曾安良是何知老翁萬春考之又不語曰須再詣城隍老鬼至而執我我何辭矣萬春又與偕詣城隍夜一陰風復起若有人繫數鬼至其人震恐急呼曰老鬼今

鴻苞

卷之四十三

又十

在殺老翁者亦我也一鬼作老人聲甚慘苦萬春曰汝何以一謀而殺兩人曰我見曾安與此翁俱有貲給安殺翁我併殺安耳嗟乎楊君之爲令神矣神之於赫顯灼亦大奇矣哉人惟不常見神之於赫顯灼如此是以一切付之眇茫而敢於恣惡誠知神之一夕能如此也可無凜凜悚懼乎雲間媿大叅體信爲萬春監司親見此事爲余言之而信然楊君之神爽若此而官止一令是又世道之

一慨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十一

陸金

清浦民顧文老而頗饒於貲貯八十金小瓦甌中
坎地而藏之婢洩之家人婦婦言之夫陸金而盜
之乃從文贖夫婦身出僦屋買田文念金貧人何
得驟爾爾疑而視其坎金失去矣卽追金不服訟
之溟滓子金黠而有口辯曰秋雨墻壞文命金改
築掘地得金文知而欲分之不與乃詐爲埋金狀
而魚肉金耳問婢婢卽承曰文埋金時妾適見而
洩之金妻金曰婢文婢也安得不云然溟滓子疑
焉而文居距縣不數十家乃自起往視埋金所從
後門入門以外卽官途門以裏卽埋金處坎淺不
能掩瓶口瓶又新未嘗黏土溟滓子曰汝埋金不
於稍深室而埋官路旁者何也且坎不掩瓶口瓶
又殊新未嘗黏土汝卽老悖不至是此必詐也明
日再訊之稍加刑焉久遂承服又曰文與金牒城
隍與王靈官金頗懼而認還其半矣溟滓子私念

鴻苞

卷之四十一

陸金

文十一

鴻苞

卷之甲

陸金

前廿

百四十

愚民所畏神明牒城隍與王靈官者恐不盡虛乃問金曰文適所言有之乎曰有之滇津子謂文曰汝埋金非故處也文不言第叩頭曰應死固問之乃曰埋金實非復故處瓶亦非故物往使君審盜戶文以貧辭而文前門居貨處頗饒懼使君見而給從後門故埋金處實在前房後門新坎倉卒爲之埋金時妻不聞怒而手碎瓶於地今之新瓶實非故物滇津子曰是矣汝真老悖以偽喪真官幾

此哉

天道

鴻苞

卷之甲

天道

上

二十九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理數之常也羿之篡太康以淫于原獸泯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暮亦通丘嫂女岐秦以六十萬衆滅楚楚以三戶亡秦始皇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

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死郭后嫌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塗其口朱溫令蔣暉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延諤弑溫溫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安祿山以臣而叛其居安慶緒亦以子而弑其父宋太祖之得天下于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鴻苞

卷之甲

天道

三

潛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太上感應篇序

夫太極純和有善無惡五行雜揉有陰有陽純駁和盤善惡生焉而禍福刑賞上帝實主之于是有檢察之吏有司過之神黑白之簿掌於真官劫運之書校于九皇壹隨人善惡之輕重而爲之低昂賞罰或報其身或報其子孫或報其現生或報以宿世平如張弓密如置網如影之隨形如谷之傳響錙銖毛髮曾不少爽焉奈何愚憒凶狡之徒但快目前不顧後報嗜世味爲實饗置神理爲渺茫當其逞旬臆任血氣設機穽崇嗜慾如蠅之撲窓蛾之赴火何暇顧天心之照鑒神靈之殛誅卽明知之亦曰吾第且快吾今日將來之罰報吾聽之而已而方揚揚焉自明爲得意殊不知今日之利益固吾身終之將來之罰報亦吾自當之無與代者貪斯須之膏薌而貽無窮之禍毒譬之飲鴆服砒非不暫醉飽爛腸潰胃亦立隨之良可哀矣小

鴻苞

卷之甲

太上感應篇序

三

者無論論其大者崔杼陳恒商臣宋督王莽董卓
桓溫王敦劉聰石勒高權楊廣朱泚全忠之流並
以奸雄梟獍戕殺無辜多行不義盜竊神器僭逾
僞號而皆下身覆宗作鑒萬古生爲奸人死爲凶
鬼歷劫淪墮莫可解脫其間最惡而最少克禍莫
如曹操古今惡人以爲藉口然余觀操生不狠鷺
異常逆其嫡母剪其同氣若鉏瓜斬菜父之諸姬
淫蒸殆盡無一得免者不可謂非顯報也余又觀

鴻苞

卷之甲

本集卷一

十五

三十四

古今惡人迹其受報之果多與其作孽之因往往
合若符契此又足觀天道之巧若此神理昭灼往
鑒炯如而後來者猶作過不悛沉舟之波累沉其
舟覆車之塗逆覆其車恒物之情易迷難悟可復
柰何是太上感應篇之所爲作也讀是篇者當洗
然而信悚然而畏伐毛滌髓回心易慮夫厦屋萬
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
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之所藉于

此世界幾何而孽孽汲汲過累于丘山罪深于溟
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
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
身蒙不韙之名種無窮之禍也若夫圓通大道妙
悟性靈善惡俱融感應雙遣以立于陰陽之外超
于無上之尊者是尤善之善者也太上之篇故可
得略矣

鴻苞

卷之甲

本集卷一

十六

三十五

帝命

大藏一覽載有一郡鼓樓每三更時卽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戍卒屢以失更受責乃往見一禪師求禳之師曰汝候其來則遽執之卒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卒如所諭夜果得鬼天色將曙鬼哀告求去且曰吾於太守暨諸僚屬竝無所畏惟畏二人一某寺禪師一某處黃二叔禪師卽卒所訪者夙有道行黃二叔乃一老圃鬻菜爲業凡三十年菜之老嫩束之大小持心不二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糴爲業人來糴穀者授以升斗惟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徙其父曰同業者率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

鴻苞

卷之五

帝命

七

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歎令訪求得其人迎至靜室以夢告之問其平生所修何術珣言愚民不知所修因具販糴以對珣咨嗟良久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珣後百餘歲卒相傳爲尸解云厚德錄張忠定公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接禮頗隆盡揖張鴻苞

卷之五

帝命

八

三人所爲者幾何劉寬郗鑒韓琦蘇軾吾聞其竝列仙籍隸天都盧杞林甫之徒累劫淪墮業報無窮矣帝命有赫鬼神無私人奈何不凜凜懼哉

鴻苞

卷之五

七

魚言

溟滓子不食大生所不禁者海錯既而念海中蜃蛤之屬皆生物忽一日斷不復食是夜夢家僮張網海中水面忽浮一巨魚魚身人首喙長數尺衆人競以鎗飛刺之取搭鈎鈎而上將殺之魚忽人言曰可憐貸我一死則作甬東人方言溟滓子急呼曰勿殺是魚價幾何衆人曰三錢溟滓子曰余身未持錢來願解衣以贖魚命衆咸曰可于是開門將放魚于海而溟滓子母太夫人及其婦皆在門內溟滓子曰魚解作人語余請與之語而太夫人聽之夫爾魚也魚何以能人言魚曰公何人溟滓子曰余四明人嘗忝進士爲儀曹郎魚曰不知四明溟滓子曰四明並海郡並海而東登萊諸郡爲山東爾知山東乎魚曰微聞何謂山東矣溟滓子曰爾爲水旋居水中寧知陸處者有所謂人乎魚曰知之知之寧羨之邪魚曰羨甚不幸墮落水

鴻苞

卷之五

魚言

七

三九五

族直無可奈何曰水居安乎曰業居之亦差相安
曰吾聞水族有變化神怪有諸魚曰誠有之曰水
族能言如爾者尚有幾種魚曰它種有迷裏迷及
某種亦能言頗如鳥語不甚了了語粗畢掉尾而
去噫嘻日發一念夕見于夢魚而人語邪彼大瀛
海中變幻無不有矣墮落二字有言哉趙婕妤合
德淫妒專殺死而爲北海巨龜頭上玉釵猶隱隱
梁武前身之爲蜎也庾信之爲鱉也自古記之夫
鴻苞

卷之甲二

魚言

王

天

迷裏迷名亦奇矣

定數

天生太公則遇一文王天生管仲則遇一齊桓天
生范蠡則遇一句踐天生張良則遇一漢高天生
諸葛則遇一先主天生王猛則遇一符堅天生張
賓則遇一石勒天生李靖則遇一唐文皇天生劉
基則遇一我太祖有淝水一節則有謝安有侯
景一節則有陸法和有安祿山一節則有李泌郭
子儀有朱泚一節則有李晟有淮蔡一節則有裴
鴻苞

卷之甲二

定數

王

三

度有金人一節則有岳飛韓世忠有土木一節則
有于謙有宸濠一節則有王守仁如形影相隨官
商相和蜀山西崩靈鐘東應造物定之數矣西京
龍爭安期乃仙東都雲擾子陵獨臥伏龍驤首鳳
雛垂翅王謝滾滾深源淹淹州將經營洪客高逝
陳橋勃興華山遠引是雖抗志自高或材力有限
要亦有數焉豪傑審此蓬蒿可安想望可息矣此
物若至豈納足能逃如其不來豈伸手可攫

世人豔雲臺爲炎熱厭岩穴爲淒涼所以慷慨悲歌有不遇之歎不知炎熱而無成一時泡影淒涼而有得萬劫靈光岩穴至人下視雲臺豪傑豈直糠粃土直之而已必也雲臺而兼岩穴若子房長源爲得全數然至人政無用此爲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定數

圭

劫數

帝王之興皆受天命聖詰真人臣世拯物上天命之宜也乃有奸雄凶逆乘時竊據或止于其身或傳祚數代若亦是天命之者秦始皇入海海神效命孔明焚司馬懿天雨救之石勒畊田作勞耳中常聞笙樂之聲劉裕射蛇王邪不敢報云王者不灰天祚真人爲世道民物計彼濁亂世界荼毒生靈者上天亦胡爲而默祐之耶受天明命真主之後或及奸雄奸雄之後甚或及於女主若則天武后之篡唐是也中國之後甚或及於夷狄若元世祖之入主中國是也則天在太宗宮中雖以至人前知終不能除元兵屯錢唐江上海潮乃三日不至天之祚奸雄祚女主祚夷狄爲者哉嗟乎此所謂陽九百六劫數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定數所在主張者天天亦不得而自主數值亨嘉則天祚真人以布福澤數值災劫則天祚凶德以播殃禍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劫數

圭

天祚奸雄以世界宜有奸雄之凶災也天祚女主以世界宜有女主之淫毒也天祚夷狄以世界宜有夷狄之羶穢也所以然者由下民造惡積孽沴氣薰蒸感召災禍下民受之皆下民自取之天曷故焉惟其爲下民之自取而於天無與故天雖主張天亦不得而自主也譬如殺人者死國有律法國君行法國君亦不得而自主擅出入于其間也或曰是奸雄也是女主也是夷狄也天命善人乎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勸教

五

天命惡人乎謂天命善人則善人豈肯以稔是凶毒謂天命惡人則惡人豈得以攬是威權曰亦命惡人耳劫運之世沴氣流行惡人者適乘是氣以肆志一時流毒四海其始也流毒四海其究也積孽一身如豺狼食人終爲人食故惡人之得志非幸也繪網彌天鳳鶴不絀數畧布海蛟龍不入至人累劫修德清虛高朗雖丁陽九百六之數倏然風疎超然霞舉災禍何由而及哉或曰王敦作逆

郭璞被戮祿山倡亂張許嬰禍秦檜專橫武穆殺身土木興變少保蒙辜彼皆善人非與胡爲而皆不免劫數也曰有宿業積愆遭劫數而報償者有積行累善假災禍而成就者也詎云罹劫哉流芳史書香火千禩登名帝錄昇濟神靈彼其成就如此者貴在一歟耳其時若不死則草木腐朽之人而已是烏可以劫數中人論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勸教

五

余往往見人有急難神明下而救之者關壯穆岳武穆于忠肅諸公一死至今三尺童子猶憐之神明不救何也諸公成就全在一死一不死則索然矣神明不救成就之也神明豈以倖保首領于旦暮爲福哉

天命

建文時有程濟者朝邑人爲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有大兵將起當預爲之備 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逮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 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戮臣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敗 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鴻苞

卷之四十一
天命
二十七
三十一

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碎一碑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姓名來旣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辯曩者之祭蓋禳之也濟蓋神人出有人無知來藏往言則驗戰則克禍則免以此圖事何事不濟以此立功何功不成然而 文皇受天明命矣濟何能爲哉護軍大捷見才略也真人臨江不戰亡去知

天命也以是知神智至人必不能違天數矣子房椎秦至大索十日不得不免其身并免壯士亦神矣然不免誤中副車何也始皇數應死沙丘不應死壯士之手也孔明追曹操於華容乃使雲長卒爲若德孔明得無少疎乎孔明或知操命未終而令髯翁得以報德耳由此觀之范增之必欲殺沛公以興楚豈得爲人傑哉子房之興漢高孔明之佐先主陸法和之滅侯景李鄴侯之誅祿山皆鴻苞

卷之四十一
天命
二十八
三十二

神人皆識天命其成功也必矣徐洪客去李密周顓識陳友諒其知天命之不在乎人曰識時務者在俊傑余曰知天命者在俊傑

秘受

劉青田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迴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

鴻苞

卷之五

七

七

老道士馮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教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竝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

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舌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于黄石公其事大著餘多秘不聞夫豈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世固不乏異人也又聞靖難姚少師亦有所遇姚視諸公瞠乎後矣

鴻苞

卷之五

七

七

朱汝虞

溟滓子既成進士偶與同年秀水朱廷益汝虞遇於京師旅舍汝虞不覺錯愕溟滓子心頗恠之明日馮開之謂溟滓子曰夜來朱汝虞爲不佞言曩十年前夢天門忽開五色照耀翠蓋寶幢鼓樂喧闐而迎一文昌星下世界將刑於市余竊問文昌何神則今年屠某姓名也時城中聚觀者萬人既寤不省所謂亦不聞有此人姓名藏之三年而溟

于四明制義中見此人姓名私心異焉再訪之則人言此東海諸生有才而任俠者又益異之至去歲而此人魁省試今年不謂遂同榜也然既言文昌當大魁天下僅成進士爾乃夢中又有東市之慘夫文昌化身必非凡品余所以見而駭愕也嗚呼傳說箕尾鄭侯昂宿東方歲星青蓮長庚此一代異人杰士顧余何人才疎行劣奈何敢望上應星精哉然諸君與余雅不相識而見夢於十年之

前事涉茫昧亦恠矣哉

溟

卷之五

朱汝虞

圭

十六

李觀察

李觀察餘千人嘗爲余言無欲之人鬼神畏之吾鄉有一道友其先三代皆不壽其人爲文學諸生有聲顧念吾先三代皆不壽吾年已近四十前途幾何乃棄諸生學道絕慾二十年頤長壽毫長三四寸雙眸炯然余年二十餘成進士初授中書舍人而病病魔夢一大神赤面紅鬚冠金冠緋袍玉帶冉冉至前覺而遂病見鬼物以暴橫見楚百端

鴻苞

卷之四

李觀察

李

下

矢射之刃屠之劍斫之鎗刺之挺撻之火烙之其最可怖者一鼎高丈許貯膏油其中其下藝大火沸甚約百餘人悉力驅余入鼎烹之余思生平無大過何爲受此極也力拒得免蓋無間晝夜楚毒備嘗當是時視一死真甘如飴如是一年忽見初夢大神復來謂余曰今已矣姑舍汝去而疾遂平竟莫知何怪也方病中嘗致道友來同坐是日魔即不至此友去魔輒至如初道者絕慾爲魔神所

畏如此余觀李公神采英毅正人也後病甫愈卽改授侍御史觀風大國風裁廩然陞二千石湖州之政稱神明由二千石擢觀察三吳恩信益著其福德如此而魔敢嬈之何也吾聞魔最妒有道者故曰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李公故清真其後乃讀二氏書恬憺好道其魔所妒邪不然世之闢草者貪姪者豈少哉然魔既好嬈有道者而又避李公之友此則不可曉矣

鴻苞

卷之四

李觀察

李

下

御史舸

治河御史某公乘維揚巨舸抵青浦冬月水淺水合舟澁不行御史傳令夜浚河卒下水輒凍僵五鼓聚衆千人挽之從旦至暮舟屹不稍動溟滓子進曰河小水淺舟巨加以冰凍卒下水輒僵審非人力所運千夫畢力從旦至暮官與民力竭憊矣請易官艦差小者以行而雷巨艦以待春水固請之御史持不可溟滓子呼曰河神効力乃拜頭未

鴻苞

卷之四十二

御史舸

三

五聖神

溟滓子居武林逆旅前有大樹高數十丈大可蔭一畝樹下有叢祠事五通聖王者溟滓子晨起盥櫛有人來言夜來有人從蕭山渡江來訪親三鼓起裸形望神祠遺溺卽如有人縛而考之頓首流血請罪又爲神語汝小人何敢裸形穢我吾輩猶可恕汝夫人不爾貸也匍匐哀號且冒且哭達曙今將死矣溟滓子曰此姦人詐爲神異有所希望

鴻苞

卷之四十二

五聖神

三

而又諱之乎夫是淫祠也殺人可毀不殺人亦可毀及暮禮而祀之者千人矣是夜溟滓子夢五丈夫負之牀第下溟滓子曰天道方熟汝負我于牀下吾卽牀下取涼汝送吾上吾復就牀上臥如我何遂無他異嗟乎以殺人故而謂事之者遂千人其易惑而難悟也哉夫邪能殺人然有不能殺者何也則因而事之者誠大惑矣

鴻苞

卷之五

五

三

三

鬼神

天壤之間無往非神無往非鬼充塞宇宙耳目之前縱橫紛雜隱微必咎暗室甚明特以陰陽間隔人莫見聞然亦往往有昭灼顯現者察行冥冥謂鬼神不覲不知從傍掩口而胡盧者多矣鬼不畏州官而畏賣菜之傭獄神置黃承事之位乃在張忠定之上鬼神之所服者德義也余每念及此心懍懍矣

鴻苞

卷之五

三

言鬼神者莫備於華嚴釋氏戒妄語知必不誣也余考之他書風雲雷雨星辰日月山嶽土地江河城社水火花木屋宅門戶井竈厠溷街衢鬼神皆有名姓豈盡庸人鑒空杜撰者哉有道之士洞幽徹微知而存之以曉愚蒙也

余在青浦時以公事入郡寓郡城隍祠五月望夜閒居無事令童子執燭散步祠前月色甚朗少選就榻甫解衣卽仆於牀程魂離殼而出顧見其形

骸心念不貪生不怖死吾挾所學今符到卽行何
負怖之有一官浮雲四大幻泡卽眷屬八口緣合
則聚緣盡則散戀戀何益忽目光中見一大神金
冠絳袍赤須赭面身長丈許立余前余作念我之
所以死者此物爲之也以我之爲人與作官而賊
殺之是非正神必邪鬼也邪鬼又何懼焉神忽生
風雷穿屋而去良久乃甦頭岑岑然神氣憤懣不
能起內以定力持之已稍熟寐天明侍兒排闥入

鴻苞

卷之五

鬼神

五

余時氣息尚微徐問夜來頗覺有異乎侍者云昏
時三人宿房前纔就枕忽聽屋上有風雷聲穿雷
而過甚厲三人者怖欲死脅息不敢動余始驚咤
是厲聲者不惟余聞之他人咸聞非復夢境明矣
此鬼神之事余所目擊身經最章明較著者也然
神既能仆余而終不見殺余能持其心神至生歿
之際不亂而又不能免於立仆以斯知四大脆弱
無常不足恃如此神之播弄殆以余爲戲耶抑道

家之所謂魔事也余生平所經歷神怪實不止此
豈好然犀志惟哉要以天壤間必有之阮生持無
鬼論乃爲鬼所殺然則鬼亦不欲人之無之也

釋氏言佛有六通鬼亦有五通鬼趣幽暗乃能通
靈何也人有形骸障蔽情慾昏迷故不靈有蓋也
鬼脫去此二者故靈蓋已徹也佛具六通而超生
死悟也鬼具五通而不超生死未悟也迷根尚在
也當其爲鬼則靈一入人胞胎則復迷形骸又障
之也故云菩薩有出胎之昧羅漢有隔陰之迷非
大乘上智不敢再來懼迷也世人或從天界中來
或從禪乘中來一染清塵一入五濁迷其真性忘
其本來以至于墮落者多矣吁可畏哉

人死有爲鬼有不爲鬼者何也曰人死必爲鬼鬼
有隱顯耳人陽鬼陰本自間隔所以顯者或冤氣
通天得請于帝如申生之類是也或染結情愛繫
戀人緣死而不超如昔人化爲其妻鼻中之虫者

鴻苞

卷之五

鬼神

五

是也或神氣衰耗鬼得侮之如阮生遇鬼一夕而斃是也或心志正勁或道力精堅鬼來試之屹不爲動如郭元振范希文之遇鬼是也過此則冥冥漠漠耳今夫人各分一國各居一村尚不相往來豈有人與鬼終日聚首都無分別者耶

子不語怪敬而遠之又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必曰有鬼何也曰是又一說也人之所以敢于爲惡者由執以爲無鬼無鬼則無天神無仙佛無報應無因果生快目前死聽冥漠而已若有鬼則有天神有仙佛有報應有因果是則可懼也有則一切有無則一切無且敬而遠之敬何物乎焉能事鬼事何物乎子之不言重人道也余之言鬼道也亦助人道也

鴻苞

卷之四

四

奇術

人術有絕奇者唐宰相賈耽直道事君洞曉陰陽象緯有村人失牛詣桑道茂卜之卦成桑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置於巾帽箆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村叟乃如其言向賈公索牛具述卜者語公于馬上笑爲發巾箆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處但可于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稍鵲巢採取之村叟逕詣三門上見槐樹稍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食草草次是盜牛者家許州杜生善卜筮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馬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斯二術亦奇矣

鴻苞

卷之四

奇術

四

余觀古術士司馬季主鬼谷子嚴君平管輅郭璞
王嘉幸靈麻襦李淳風桑道茂胡蘆生諸人之術
通玄徹微雖必有傳授要訣然皆本于清心寡欲
靈明乃通郭景純以赤豆幻術而劫隣女子則中
心有欲矣宜其不獲令終也神龍之所以卒爲人
豢且醢者亦因有慾耳

鴻苞

卷之四十一

奇術

聖

鬼侮

沈君典爲余言年十八時隨其父古林先生叅楚
藩一日升堂書史白夜間厨中蘆葍忽繫繫走地
上驚而以食鏑擊之破曉起無以備晨炊乞取之
縣官古林不信怒詈書史以爲謾妄退食衙舍蠟
燭無故自插壁間盡燃作飯飯蛆作羹羹亦蛆蛆
大白如芋虫是後變怪百出家人慄懼請法師治
之延一遠方有道術者至云妖氣頗盛而強力難

鴻苞

卷之四十二

鬼侮

四

三九七

制宜選壯士二十人與角助以金鼓如其言道士
作法二十人持挺刃與妖戰互有勝負二十人者
勇捷倍常能飛越梁棟良久戰勝擒獲怪物皆奇
形詭狀人身而獸面者獸身而人面者鳥而赤睛
者魚而紅舌者狸而赭毛長喙者戰二月始息今
順天巡撫中丞李公願爲余言初成進士拜中翰
歸省病魔刀斧挺棒鼎鑊楚毒萬狀求死不得如
是一年乃愈今大司馬石公星爲中丞常公居敬

言在諫垣言事

廷杖放歸家有數婢妾盡被魅

惑公怒率群婢操刀擊之魅以掌撻婢面痛甚所不敢掌加者公一人而已公取鬼臉令婢人各帶一於面一日間魅不敢撻明日撻如故公偶手刃得一物乃狐也亦鬪兩月無事矣虞吏部淳熙爲余言諸生時讀書吳興潘司寇莊與友人許光祚夜飲忽見鬼物雜沓而至有黑面而巨眼者赤面而于思者白面而兼纖者冠幘頭者冠進賢者如

鴻苞

卷之五

聖

大將軍者作布衣處士相者紛紜萬狀往來颯颯有聲而無言几上燭光忽作碧綠色久之鬼直前撲滅燭光遂無所見吾鄉余知州志道爲余言授徒一村中距淨土寺里許舍館舊一大樹相傳有物馮之里人伐而築館一夕鬼來擾亂余公率諸生及臧獲四十餘人與之戰鬼飛砂石如雨不能中人以挺擊之中則啞然有聲或禽獲一物捉髮毆之則以兩手捧面頓足叫嘯不能還擊委頓

髮脫而去視其髮如牛馬綜尾每夕必大至余公

與諸生晝臥夜起格鬪頗苦鬼形長不滿三尺衣紅綠皂白自以短小不能勝人共昇身長身若羅漢者十數從門隙入衆擊之傷走明日踪跡至淨土寺羅漢傷痕在焉亦角兩月竟不能勝散去余諸生時夜宿柴生應聰大樓樓弘敞甲一郡相傳有怪是夜雪後雲月微明纔及登榻樓中如人馬聲馳逐或遠或近余披衣起坐程几厲聲每至近卽

鴻苞

卷之五

聖

滅卒無他越數日與葉生太叔復詣柴氏夜語至三鼓余與葉生同榻甫就枕有物登梯履聲析析至半梯而止余方詰問葉生忽大叫有巨手冷如冰鐵搥吾面震怖欲歾余急起以一手障其目一手按其胸戲笑云何物亡賴敢爾相溷果靈異者掌及我不然非俊物也掌竟不及余與葉生談至天曙神氣乃稍定又與一友人訪沈山人夜宿青崇館臥定而槌門豁然盡開屋宇震動几席悉刺

刺有聲良久始帖然平明視之門鍵如故嘗授徒開化假館胡氏殯宮城北丘墓纍纍相望數里無人煙諸生抵暮多散去余或獨宿齋中一燈自照頗心動如是數月無他或謂余曰胡氏殯宮萬鬼窟宅往胡氏子嘗率妻孥婢僕居之變怪百端幾被鬼殺亟徙他所余聞而心益疑然不可如何至九月夜坐樓上有兩生爲侶風雨蕭蕭譚至半夜起如廁兩生隨焉余立樓牕下望墓道四周煙霧鴻苞

卷之五十一

聖

冥濛草深數尺與兩生戲曰人言此處鬼窟今居半歲寂然不聞風雨淒涼無如是夕脫有鬼者願一得當今夕無之何時復有祇渺茫耳言訖四牕飛沙拋石如雨一生護余下樓一生疾走回房沙石輒隨之余笑曰止余知之矣遂又應聲而止嗟乎世恒言福德之人鬼神畏憚君典大魁石公大司馬握兵柄李公今爲中丞官未艾而鬼敢侮之何也

鬼神

人得道則爲仙爲佛不得道則爲神爲鬼悟無生則爲佛修不死則爲仙凡人之中有正直而稍積功行者則爲神偏曲而無功行者則爲鬼神中又有邪正正氣盛者爲正神邪氣盛者爲邪神鬼中又業有輕重業重者受重報業輕者受輕報而仙佛中又有鬼道陰靈善爽之輩是也神中又有仙佛道大忠大孝之人是也有仙佛則有鬼神阮宣

鴻苞

卷之五十一

鬼神一

宋

子修以爲無鬼神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王克論衡曰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阮瞻亦持論無鬼一書生來訪與瞻談名理甚有才辨次及神鬼瞻力辨其無書生作色曰鬼神者聖賢皆說有之子何得獨言其無必言無者僕卽鬼也言訖忽不見瞻意色慘喪因病而殂夫阮生膽智如此何輕持論孔子

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思曰故至誠如神是言有神矣伯有之爲厲子產曰鬼有所依則不復爲厲是言有鬼矣莊公時有神降於莘夏之衰也褒人之神降化爲二龍趙襄子爲智伯敗走晉陽至玉澤見霍太山之神伍子胥之爲錢塘神也屈原之爲汨羅神也曹子建之爲遮須國王也賈逵之爲項城神也蔣子文之爲鍾山神也柳柳州之爲羅池神

鴻苞

卷之四

鬼神

鬼

三十一

也石曼卿之爲芙蓉城主也斯章章較著者也漢范陽盧克入崔少府墓與少府女婚生鬼子溫休溫休生植晉于寶之父瑩有嬖人寶母至妒父死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猶生說寶父嘗致飲食恩寢如生寶因感起作搜神記抱朴子曰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孤子杜伯報恨於成周彭生托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蘭

卽稚川仙翁亦言有鬼也陶通明都水作真誥云周武王季札俱爲冥官又記鄴都六宮名人有能知其名則百鬼不敢爲害鬼神之必有審矣夫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子產賢人葛稚川陶通明有道真仙並已云然二阮王克鄙儒乃欲以臆見稱其無有乎人修道而證仙佛則免三官之考不能修道而入鬼趣則有冥業之憂是余之所以日夜祇懼而不能已者也

鴻苞

卷之四

鬼神

卒

生人形也有也明也世界之物事事皆實死人鬼也無也幽也冥途之物事事皆虛事事皆實故築而後宮造而後器糧而後食絲而後衣事事皆虛故不築而宮不造而器不糧而食不絲而衣冥途之不通於世界猶世界之不通於冥途人生前爲實有之形則有實有之衣死後爲虛無之鬼則有虛無之衣何必生前之衣服有精神而後鬼有衣服哉若無冥府則已若有冥府則有冥官有冥官

則有冥衆有冥官 則有宮室飲食器皿衣服
通不聞有待於人世而謂鬼之有衣必待衣之有
鬼亦固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一

鬼神問

五十一

世一四八

獄鬼

青浦獄中驟有鬼物燒亂獄囚因有因而斃者獄
吏以聞溟滓子爲文以諭獄神曰神在鬼安得爾
獄有冤死者其官之罪其囚何尤乃焚燎火庭內
密焚金剛經一部而身坐獄至夜分明夜問獄吏
卒鬼杳然遂絕

鴻苞

卷之四十一

獄鬼

五十一

關真君

滇洋子罷官出阻凍通州。州民劉某家貧無妻。傭於富民。依其第居。其第有室。某傭半歲。富民不與傭錢。第得米二斗。而某頗好酒。復取米數升去。易酒而飲。歸而其第謂之曰。兄傭於人半歲。歲云暮矣。無一錢抵家。僅得米二斗。而又取以易酒。半歲皆食於弟也。於是兄弟相詬罷。某乘酒往富民家索傭錢。富民不與。反罵之。某忿甚。出縊河邊樹上。

鴻苞

卷之聖二

關真君

聖

三

劉之四隣弟知某兄弟相詬耳。遂以聞於州。州守遂坐其弟死。其妻臘月單衣破盡。行乞於市。且哭且乞。哀動一州。見者無不爲酸鼻。時有黃生者。餘姚人。與滇洋子邂逅相善。一日黃生過。謂滇洋子曰。適州有冤民苦狀云云。絕可愍。公天性慈愛。盍拯諸滇洋子領之。而疑黃生。或有它。乃微行市中。密訪其事。過關真君祠。乃卜之曰。某天性好急人。難今新得罪當事。埋光塞兌。時而驟聞貧民冤苦。

情不能忍。冤乎否乎。惟真君命探卜。語其略云。崔嵬崔嵬。履險如夷。如菩提鏡。一道春回。見義當勇。慎勿狐疑。滇洋子得之。悚然復訪之市人。果冤悉如黃生言。遂貽書州守。曰。物外閒人。不宜與公府事。頃聞劉某罪狀實冤。兄死於縊。弟死於冤。一家無噍類矣。民間公論洵洵小民之枉。亦不利於公守立出之。及滇洋子還里。之明年奉化。暫民丁子和者。哭於郡城南郊。衆聚而問故。丁訢曰。某從閩

鴻苞

卷之聖二

關真君

聖

三

開府塗公行間始平海寇。曾一本後平倭夷。累經血戰。頗立微功。蒙主上賞白金。子孫世襲官一級。不幸雙目爲賊火藥傷。瞽免官。東歸道遇父所善僉照者。以縣吏爲倉官。向某借白金謀遷某。以歷年所得。欽賞軍糧。貲罄借之前。後借照金二伯九十兩。某瞽還家。後遂一貧如洗。而照三歷宦途。積產千金。始罷官。回某往索宿逋。照欺某雙瞽子才四歲。累索不還。

訟之郡事下邑令反坐某虛某念捐軀報國不幸病廢年老食貧子女復幼而積苦之貲又爲人所負既不見天日安用生爲歸家就縊其妻救之平生奉關將軍甚謹臨敵對壘多得其佑是日哭將軍像前曰以某平生奉將軍謹每當矢石率蒙垂佑今某貧苦受冤日暮死矣何不救我是夜卽夢關將軍大刀白馬挈某以行某哭訴之故將軍曰汝不必死郡庠前屠君者能救汝某覺卽與妻鴻苞

卷之聖一

閔真君

五

言之遂將入郡訪求屠君爾是時溟滓子親陳生適在聞其言明日以告會溟滓子過延慶寺寺東偏有關真君祠卽卜之得繇曰事又奇哉吉事其諧聲馳四海丕極泰來急使人物色丁子和得之小神祠中寄食道人數日矣乃延歸將聞之當事而難於啟口復遲數日溟滓子早起再卜真君具得免狀如初遂以聞之郡守蔡公公遽動色曰神理不妄君亮勿欺卽許白之嗚呼真君累世揚靈

救災卹苦是真君之所以生爲人傑死爲天神也神理章章如此而人猶莽不知畏背德負心何哉

鴻苞

卷之聖一

閔真君

五

生爲人傑死爲天神

告關真君疏

東海賤士屠某敬告漢關真君切念某生而體骨
孱懦神氣萎蕸稟小人麼魔之質乏壯士磊落勁
正之風顧影自照于真君甚無當而生平亦雅慕
真君每遐想英風則悚然而神悚顧瞻廟貌則肅
然而敬恭蓋一心皈命五體投地非一日矣今者
友人大難大冤通天沉痛刺骨輒敢以下情披瀝
於明神之前某伏見 明州巡海使者南昌丁此

鴻卷

卷之望

署

呂天性剛正志慮純白忠信然諾仁誠篤厚居家
孝友立朝忠諤視身廉潔拯物弘慈理人冤滯赴
人急難隆謂此人有豪傑之品國士之風起家漳
州司理獎廉懲墨送死哀窮譚笑指顧剪除禍亂
才諳卓越風采赫然擢居臺端心存射墉志勵拔
薤拾遺補闕正色抗章不愛七尺罔顧八口謫官
路上漂轉南北備兵秦隴誓欲犁庭滅虜力破款
議當路不合謝事南歸再起巡海時夷牒騷擾物

鴻卷

卷之望

署

夫

情恟懼此君靜以鎮之講海防討兵政訪山川守
要害選豪傑練將士修戰艦調兵食諸所區畫安
詳整暇儻深沉吟黔首以含飴禮賢士以吐哺
撫三軍以挾纊理芟劇以解繩凜節操以懷冰披
肝腸以曝日大海以東雖村氓婦豎咸感其德意
而頌為賢使君至謂自有明州以來所未睹見比
擢秦楚藩萬姓奔走遮留哭聲震天扶老攜幼呼
號而向兩臺借冠兩臺為飛章叩關奏留俞旨甫
下尋遭母喪此君夫婦擗踊柴毀水漿不入日者
七日維時霜霰交集猿鳥哀鳴江風助悲行人落
淚諸屬吏士民莫賻一無所受扶柩還豫章營葬
至今野宿廬居不入閨闥嗟嗟其為人與為吏若
此祇以心情過慈意氣太直遇事慷慨恒觸忌諱
見所不平則忤當路而罔顧勇於赴義則犯利害
而直前忌嫉遂起萋菲朋興薦剡雖騰謗書亦入
衆口鑠金三至投杼主者未必有作惡勢則宜然

當此呂被察時在廷二三豪俊素高丁君之品同抱不平之氣持論過激愛而害之蔣選部因彼論而訐辯孫太宰封謗書於御前皇上披覽震怒逮捕小臣聖意謂臣此呂奉職無狀貪婪罔極大討有罪以警官邪是也嗟嗟豈知名曰謗書撫拾文致何所不至而可盡據以爲實乎降詔旨於墓所執罪人於田間妻子驚惶親知泣別天日慘澹行路嗟傷聞此呂憂中用度不給時時告貸鴻苞

卷之四十二

論

五

條罹大難將何以支隕越震蕩神氣憤亂斧鉞在前性命莫保生平磊落砥礪之士一旦蒙以貪墨污穢之名身可殺也此名不可出也夫當官而婦豎頌德遷去而萬姓遮留此其被察也在廷貞良之臣咸願爲擊登聞鼓草野士庶無問識不識惋歎稱屈遠近同聲凡此人心公論悉擁闕不得上聞而獨讒人謗書得達也冤氣不上通九天下徹九地耶隆與此呂義忝友朋情兼昆弟一聞此事

動魄驚魂傷心搯掣將上而訟冤天子則草野賤臣九閭莫叩將下而遍告縉紳則謗議方沸百口難明生不能雪陳湯於朝端死不能從臧洪於地下情極氣結無所控訴于是不得已而俯披情素仰干真君伏惟真君生爲烈士歿爲天神正氣彌六合英風播千古任西臺朗陵之職秉神霄監察之權彰善殛惡明于觀火蕩魔馘邪疾於激矢此呂平日之存心制行固自難逃明神洞鑒若此事鴻苞

卷之四十二

本

果冤隆言不謬伏乞真君大顯威靈速加救護使聖怒潛回無辜昭雪以彰神理以快公論其撫造謗言誣傷善類者亦望顯行罪罰警戒讒人如此呂果係貪邪罪狀其實隆徇私阿黨妄竇神明則此呂法在必誅隆願與同罪干冒威嚴不任隕越惶恐待命之至

鴻苞 卷之四十三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世界

世界本大人自小之耳人處九州之中遂以爲世界止此而不知九州之外其爲世界者何限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鴻苞

卷之四十三

世界

乙

不議六合之外聖人特不論耳未嘗不存存則必有可知也然所謂聖人存而不論亦止就南華生之所見言之南華生以後西方聖人者出亦既存而論之詳矣桃虫處桃核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於桃核也壤虫處寸壤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寸壤也井蛙處井坎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井坎也凡人之情據所處所見遂以爲有所不處不見遂以爲無三家之村竹籬茅舍又安知有高門

鴻苞

卷之四十三

世界

士

三十六

華屋之家十室之邑環堵頽牆又安知有都會京師之地秦人不游楚郊必無楚國燕人不踐粵土焉有粵邦身生中國中國而外別有世界一切皆疑無有又焉知窮荒絕域之人徒聞中國之名不涉中國之地亦疑我中國爲荒唐恍惚而未必有乎夫我九州之地非九州之人能自設而有之也造化之所陶冶耳造化亦大矣能設九州之地生九州之人而此外遂一無所設一無所生不亦狹陋乎故道家之所謂海外十洲三島五山也崑崙瑤池閭風縣圖五城十二樓也佛家之所謂四大部洲也二十八天也天堂地獄也須彌山鐵圍城西方淨土也華藏世界香水海也其爲咸有無疑矣一切世界皆從人心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精神所召罪福所感此必然之理也九州閭浮五濁惡世五濁之人所居也地獄鐵圍五濁之人之罪業所感也瑤池蓬島清淨仙人所居也二十八天

鴻苞

卷之五

世界

三

清淨仙人所居也蓮臺極樂華藏世界清淨化人所居也五濁之人若立臻清淨則立生淨土五濁之人若盡臻清淨則盡化濁界爲華藏界苦海爲香水海也今夫五濁之人亦稍分清濁有髮鬚面垢體帶腥羶有濯水薰香身佩蘭茝有阿堵繞牀牙籌在手有明窓淨几左圖右書有沉酒酒色恣意荒蕪有託興山水以爲消搖咸其神情所屬宿根所招也均一飛類也或好依籬落或好翔雲霄均一走類也或好食草木或好啗血肉均一虫類也或好嗜糞壤或好采華香則宿根之說明矣古之得道至人脩真證道皆從不妄語始其所稱說種種清淨種種莊嚴種種國土種種世界豈悉妄語而不實乎造化之大神聖之妙乃止能造其穢濁者而不造其清淨者九州之外世界一無所有矣何其陋哉又安知窮荒絕域之人聞人稱說中國九州亦以爲妄語也余嘗謂北土人言江南清

鴻苞

卷之五

世界

四

泉碧石名山洞府嘉花秀木樓觀亭榭清齋淨室茶鑪酒鐺長笛短簫画船蘭漿北方田野之夫皆笑而不信以余言爲欺罔又何怪五濁凡人不信有仙都佛國勝妙莊嚴境界哉惟其不信有勝妙莊嚴之境故亦不信有圓明照了之人以天堂地獄爲妄作以罪福因果爲虛幻而甘心穢濁日就淪墜亦可哀矣余嘗聞人言當吾之世恣情快意且娛目前身歿之後耿耿無知地獄苦趣吾聽之而已嗟呼人而能知天堂地獄罪福報應之必無也亦無論矣如其有之豈不可懼哉今日之飽不復顧明旦之饑至明旦而饑也則回想昨日之飽何可得矣此處之樂不復顧他處之苦至他處而苦也則回想此處之樂不可得矣况飽不崇朝饑且無窮樂纔剎那苦且億劫迷人不寤此所爲可哀也釋迦世尊謂文殊師利等曰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

何無明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空實無華病者妄執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于醒了無所得如衆空華滅于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

轉

卷之聖

世界

五

轉生死如來因地脩圓覺者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由如來空華妄執之喻而言則九州也四大也六根六塵也萬緣諸有也皆妄也皆妄則皆所當遣也云胡而又有西方淨土華藏世界哉是不知九州四大乃衆生迷執妄心之所結也着故也是以有輪轉生死淨土華藏乃如來妙明真心之所化也不着故也是以超知見生滅衆生之於九州四大當其

迷執實認爲有當其壞滅實墮於無有無雙着也如來之於淨土華藏若云無者實脩實證安得謂無若云有者無住無着安得謂有有無雙遣也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人修成佛道則西方淨土華藏世界立地現前若因淨土華藏而脩佛道則亦妄心也故淨土華藏余始欲人之信之繼欲人之遣之信之則脩佛也遣之則不住相脩佛也古德云西方淨土生則必定生往則實不往生則必定生不可謂無往則實不往不可謂有於此有悟則無而不空有而不住于道也圓通矣

轉

卷之聖

世界

六

天地大劫

萬物皆有成壞以其滯於形氣也維理爲無敝天地大物也故亦有成壞人生百年生歿成壞之最小小者也愚人執著自生憂勞不亦惑乎愚按佛書天地一大劫劫終則壞壞而復起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四大駛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煙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劫壞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

鴻苞

卷之四十三

七

大劫一

鴻苞

卷之四十三

七

大劫二

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歛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上深厚周濶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闇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炙退水濕又大風吹掘大地漸深入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地界堅實當天地劫盡人物毀滅時佛氏何從而知見蓋佛氏修空盡除一切諸妄盡真存天地有壞而佛理無壞故也是佛氏曰空曰真卽吾儒所謂太極天地有壞太極之理長存所以幹旋天地成而壞壞而復成成壞輪轡者胥是物也不然天地混沌矣天地間萬物無不銷滅矣孰從而爲之成造風吹雨注水湧沫結而復起世界耶

心義

有觸其情之所欲者有犯其事之所非者有徇其名之所出者有行其心之所安者有合其義之所宜者夫情之所欲事弗論矣事之所非名弗論矣名之所出雖義猶假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真也心安而義合吾無間矣夫名之所出雖義猶假齊桓晉文之事是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真貫高蔡邕之事是也心安而義合龍比之忠申生之孝滅

鴻苞

卷之四

心義

十一

洪田疇之義令女淑英之烈是也

金方

流沙弱水以西有崑崙山西王母居之爲群仙領袖西通天竺佛國號曰西天佛號大覺金仙佛教謂之西教西王母曰金母仙丹曰金丹蓋西金方也金德純而質剛萬劫不壞西方爲秋物之所告成也於四德爲利遂萬物之府也故仙佛咸產於此方也

鴻苞

卷之四

金方

十一

藏拙

惠施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
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此
爲萬古庸人駕奇藏拙之端鹽語以魚爲鴈隅胡
語以天子爲撐犁孤塗夷語以傘爲隅落隅曉不
通其語驚咤奇險夫苟通之一時意義都盡楊雄
尚然况後世乎

鴻苞

朱之甲主

藏拙

主

子

古今風俗

昔東漢井丹見大將軍陰就肩輿歎曰此所謂桀
紂以人爲車者也夫古者大將軍與天子猶諱以
人爲車等于大惡而今冗散卑吏以至閭巷編氓
且恬然安之矣古無道若桀紂乃以人爲車作鑒
萬古而今賢哲君子且恬然安之矣卽此一端推
之古朴而今華古儉而今汰古簡而今
今僭風俗之流世道交喪良可慨矣

鴻苞

卷之四

古今風俗

主

子

錢神

五嶽山人曰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市猾之子遽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指之令舉之清途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嗟乎貪夫以狡猾助貪婪以狐媚濟錢賊身有三事之榮家累鉅萬之富多畜妾媵廣營臺池臧獲奔走賓客豔慕以爲得

鴻苞

卷之五

五

志而清士廉吏抱朴用拙面目清臞門庭蕭條妻孥飢寒鄉里姍笑自非百鍊之剛歟不悔改雖然吾有以識之滋味濃則腹病聲色盛則神疲田宅多則形勞貪淫久則名穢傷生敗名受享安在清士茅茨土階布衣糲食精神清泰體氣和平吾聞石崇王愷之凶終不聞於陵原憲之戎晉也達者當不以此易彼而太史公傳貨殖猶然津津乎烏保巴寡婦諸素封之家則利慾之溺人深矣

帝均

溟滓子居鄉見市人之枵腹終日皇皇求一飽而不可得也冬月單袂之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不能給其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一日僅得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朴而囊括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統褲子弟厭薄常味而廣求珍羞異品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妾恥服常衣而盛購新錦奇繡以誇美

鴻苞

卷之五

五

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寒天擁重裘坐暖室公子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暑月揮羽扇臨水亭貴介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肩背嗟嗟夫孰非屬毛離裏者邪乃胡其榮瘁苦樂霄壤也溟滓子惻然傷之欲請於上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而溟滓子不忍見也

四大洲

佛家四大洲南閻浮提洲東拂于逮洲西瞿耶尼洲北鬱單越洲四大洲地中心乃須彌山卽大鐵圍山鐵圍山而外有三千大千世界由此觀之天地間世界亦多矣卽此南瞻部洲何啻大海中一粟乎而世人據尺地寸壤血爭不已何其陋哉儒者達觀遠覽不可無此胸次識見慎勿以爲荒唐恠迂昆明劫灰西域至人卽能辯之夫人僻處一隅四方道里山川尚不能盡識何況赤縣神州之外乎世無至人宜其駭而不信也

鴻苞
卷之四

七

三道

凡人之深情多慾牽溺沉迷者鬼道也剛正無私偏急瞋恚者神道也醇和明粹消搖平坦者天道也

鴻苞

卷之四

七

七

包荒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黑白太別疾惡太嚴物不能堪必有乘之者大事何從而辦故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諺曰宰相鼻吸三斗醋中間進賢退不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内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余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鴻禧

宋之聖

太

劉文饒

史稱劉文饒寬寬洪有大度常行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牛而送還慙懼文饒謝遣之爲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爲太尉夫人欲試公量五鼓入朝令婢以羹汚公朝衣公都無恙意但徐曰羹爛汝手耶有客來詰寬寬遣奴市菜醉還又不得菜公乃罵之爲畜產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曰此是人而罵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余每覽公長者狀自顧猶存褊心慙愧欲死以爲公真天人也及讀真誥始知文饒受度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洞作童初府上帥主始學道者爲之一快剛褊燥急害道不淺戒之慎之

人有氣質褊急而心無伎刻有外貌和雅而中實險傾外和中險狐蜮等耳此豈可亦謂之長者乎器度寬舒心術仁厚其爲君子何疑觀文饒寬中

鴻禧

宋之聖

劉文饒

太

卒證大道魏陽元稱天下長者遂生南真領衡嶽
三教中斷無褊急之聖賢明矣寬窄恕刻俱得之
稟氣然亦可以矯揉陶鎔安于佩弦西門佩韋古
人知此矣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鷄子事
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
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戒板擊人褊
心難除如此哉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
鴻苞
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
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
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夢境

人心常宅乎太空而無諸妄之散亂則心清心清
則夢清如此常惺惺漸至乎去來無碍而了生死
二六時中方寸常爲物欲所據或理慾天人出入
交戰則夢必不清一旦命盡魂魄相離神氣牽於
業識迫於苦趣其淪墮也必矣故曰夜卜諸夢寐
余平居坦易少所管慮而夢境尚苦不清是余學
道不得力之明驗也嗟乎嗟乎夢時尚不能自主
鴻苞

何況四大分離之頃哉清心之藥在龐居士不云
乎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余細咎病根余天性澹逸萬事不挂於心而夢境
猶然不清者有故蓋從幼研窮詩文方寸之受傷
以此今猛欲焚其筆研而結習未能頓除嗟乎嗟
乎江鮑徐庾白骨朽矣空畱雕蟲遺言鼓吹後代
何益人毛髮事

教子

富貴純禪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中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調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大則爲夏桀商辛隋煬叔寶小則爲智伯慶忌敬業王虜覆國傾家喪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而口無所不擊上下千古自三教聖人而下竝不能免其椎置而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志盈氣銳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

鴻苞

卷之四

三

亢蕩其麤鄙而後課以稅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慎無輕獎一語之俊慎無妄誇是乃真能愛其子弟者也

鴻苞

卷之四

三

多岐

古稱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張安世能補亡書二篋
劉向博學太乙下觀楊雄識奇字侯芭就問張華
志博物任昉作述異記虞世南號行秘書王起辯
乃方齋裔陶弘景曰寧爲才鬼母爲頑僊一物不
知以爲深恥古人好學如此近代學者志分於嬉
遊精耗於博弈體疲於聲色枵腹而操觚或臨文
而檢閱寧無疎矣古人無不精之業故雖守一硯
而成名今人執多岐之心故雖獵衆長而亡當雖
然苟悟靈明卽一物不絀可也

鴻卷

卷之三

三

綺語

詩云巧言如簧佛氏戒綺語障余好與友朋清夜
篝燈劇談閒話滔滔宏遠娓娓有致以爲勝數部
鼓吹也談話既多未免傷巧傷綺欲戒未能姑記
生平巧言偃釘以識余過殷無美授夷陵州州近
巫峽以書戲之曰使君治巫山使陽臺之神通刺
典謁稱部下女子快甚田叔自京師數貽書來不
報其奴入京索余賤甚力以五語畲之曰桂冠以
鴻卷
卷之三
三
來有身之累都盡樓前種桃一株柳五株已成行
矣余偶製一衣頗華沈君典曰吾濫狀頭未嘗製
華衣卿何爲爾余戲之曰有婦人夜私一僧其夫
適歸叩門甚急婦僧俱窘計無所出僧勅婦以囊
囊已而結其口立之門邊夫問則答以苧麻婦如
僧計夫人見之果問何物婦未及對僧急不覺從
囊中應聲曰苧麻其夫從容熟視曰是則是苧麻
亦不合爾自言君誠狀頭乃自言乎座客大笑遂

鴻苞

卷之四十五

詩

上

呼君典爲苧麻有宴余酒酸而善勸曰李白斗酒
詩百篇卿非青蓮後身耶余揚杯笑曰令我能吸
三斗它日可爲宰相其人悟而易酒李秀才惠凌
霄花長一小指答賤曰承君惠凌霄大於芥菜何
年望其凌霄乎張公子惠水仙答曰如漢女江妃
羅襪來辱夜靜恐當發寶瑟聲田叔與友人在姑
蘇聽歌姬唱竹枝詒之書曰田叔裹青布巾亦復
強風流爾爾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地與友人
宿潮音閣夜半海風大作佛閣震撼同宿者蹴余
起余披衣大叫曰美哉海風捲佛閣與余去將余
身上掠扶桑千仞枝下撞龍子珊瑚宮龍君畱余
說二部大藏謬東海若賦龍女贈明月大珠盈
吾懷歸而施海東門邊丐者居蘭省嬾不閱朝報
係友問之曰夜來青綃人報易遷宮考校學道者
補仙官一百六十人其人不懼而去罷蘭省出都
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

鴻苞

卷之四十五

詩

上

馬屎行行漸遠青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
不樂之有或以余貧爲憂曰閻王殿前病鬼多餓
鬼少有人不讀書而狂余規之其人曰禰正平亦
狂余曰渠胸中有一篇鸚鵡賦有人好談道而肥
嘲余清臞余戲之曰公事事俱佳第他日不便於
乘鸞跨鶴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
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會
不得縣尉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
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忒甚故人遽問
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腳跟
轉上帝那得不忙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
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
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
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余在青浦建二陸公祠一
郡丞過而問曰陸公何人曰晉陸機雲也郡丞曰
得非陸宣公乎余曰非也退而告人曰昔聞伍子

胥化爲五髭須今者二陸化爲宣公聞者絕倒一富翁嘲余曰子輩文士何用持十首詩向屠肆易猪肉一片不可得余曰狗馬有用麒麟無用不聞狗馬貴於麒麟人飲啖余一無所食或問子何食曰我腹大如瓠子安用種種物品第食松脂桂膏欲令五臟皆香耳大水後答友人書曰夜來張公九子倒翻滄浪洪波直至我家牀竈下芟蘆菱芡蒲稗之屬從牀上伸手可拾蹋斷搓出門前呼海

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其人曰何事不好曰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何時有此大波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無九衢二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有友人好佛詆仙曰饒他大羅天上仙人亦是衆生余曰向有人自稱百歲翁有道術我見汝便低頭下拜稱弟子談何容易某人稱某

拙有火厨中有蹲鴟麥飯濁酒新熟園梅乍開足
下披鶴擎騎蹇驢攜逋仙詩興過我邀人飲小園
曰山桃大放花辛夷蓓蕾芳藥芽出土嫩紫不盈
寸楊柳曳萬黃金絲拂檻垂地微風吹池面作皺
縠紋五色異鳥不知何方日日來鳴樹間如此好
景道人不欲自消受請與足下共之宿山中貽書
與人曰夜來宿山樓偶忘閉樓牕嵐氣飛入曉起
衣被盡濕方知一夕眠白雲中余生平疎而忘機

鴻苞

卷之聖

天

人以爲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
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顧何如海鷗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
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
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塋何言棄去也有一名
士體中不快則將一金玩弄其病輒愈余曰異哉
錢神乃斯人之和扁令人人若是餓殺却馬師皇
一官人燕客以幕圍歌童坐而開幕出之有一老

門者在官怒命杖之戲令余爲詩免杖余應聲曰
只道嬌鶯藏柳絮誰知浪蝶入花房好語使君休
打鴨也應打鴨恐鴛鴦客盡笑賞之遂免老門者
杖客有好酒每飲必頽然一日醉甚奄奄委頓若
逝者戲爲生祭曰名挂醉鄉魂遊鬼市舩內拍浮
儘極持螯之樂道旁枕籍終酬荷鍾之心送浮生
於麴蘖天地何知付世事於酩酊古今稱達三萬
六千場未盡生前之醉一百五日節誰澆身後之

鴻苞

卷之聖

元

墳余不能飲有人令余自嘲曰金縷空歌知竹葉
之無分瓊漿信美奈桃花之笑人羞采石舟中之
綺豈是詩豪負漢陽頭上之巾終成俗物坐嘯林
中何緣與晉七賢共醉行吟澤畔徒自苦楚三閭
獨醒居長安與江上故人書曰燕市帶面衣騎黃
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
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
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汲

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
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
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
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歸
田後與人書曰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
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
植小竹樹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
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

鴻苞

卷之四

三

三

地中仙都

世所傳洞天福地登其山大都荒丘蔓草耳拘方
之士遂疑仙府勾妄宵茫未必實有不知仙靈之
都所謂金堂玉室雕牕繡戶斑駁紫磨藥爐丹竈
盡在地下蓋地下自有虛空處諸洞天福地鉤絡
相連孔穴相通觀晉張華時採藥民墮井至仙都
飲玉漿餐石髓居然可知矣按真誥稽神樞論句
曲華陽洞天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脉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
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牕林
屋之隔霄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
達眞洞仙館也又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
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
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河虛四郭上下皆石也其內
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其內有陰驪
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竝日月矣陰驪主夜

鴻苞

卷之五

三

目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又曰句
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
皆大道也漢建安中左元放聞江東有此神山故
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
陰官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觀此知仙都洞府不
在地上明矣

不見不聞

大禹鑄惟於九鼎使民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故語惟非所以長惟也所以銷惟也知有天地
百神又知有妖惟明善惡之報辯邪正之幾而遷
善去惡紂邪崇正虛明以養神正大以養氣卽一
旦卒然遇非常變怪而吾見明養定處之恬然怪
其如我何不然平居未嘗畱心而偶遇猝起鮮不
驚怖失主者矣古德云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
不見不聞無窮吁至矣

地水

納穢物浮腐尸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鴻苞

卷之四十五

毒

易理

戰兢憂惕聖賢之所以進修德業祈天永命免患綏福者也下上古今聖君賢相有不以憂勤惕厲興者乎昏主邪臣有不以驕奢佚樂敗者乎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丁紂之昏暴比于剖九侯醢鄂侯殺文王橫被幽囚不絕如髮而小心翼翼德義無缺競惕不已皇天眷佑卒免大禍開祚昌曆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文王之於易理也深矣後人吉凶禍福往往卜易吾以爲吉與无咎卜之憂惕凶害悔吝卜之佚樂正不在陳著布策也魏管輅之告何晏鄧颺其亦深于易者哉君子之學順理而已順理則得福吉得禍亦吉逆理則得禍凶得福亦凶審此則易可無卜矣郭璞欲爲顏含卜謝曰

鴻苞

卷之四十五

易理

毒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若舍之於易也。亦深哉。

鴻苞

卷之四十三

易理

前事

廿三

盜言

求盜得一盜官訊之曰爾盜也試自言盜狀此盜
鉅猾也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
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卽如公言余何
爲盜若官人眞盜也當爲儒生吾伊經史誦帖括
曾不考古今究天人窮治亂思經濟皇輿惠澤黔
首日夜望一旦事權入手借以行姦而攫取大利
父師之所以教友朋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

鴻苞

卷之四十三

盜言

蓋

公車隣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
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
閃爍如雷電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上豪白晝
殺人都市虓暴宣淫罪害盈車苞苴一入三尺安
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間
左賤氓罰贖貧苦征徭窮迫荷校關木被髮創體
伍伯包然囹圄幽黑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莫之省
憂赴海填壑不知紀極神怒人怨乳虎鵠鷗錢神

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
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甕竊人
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
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
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
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
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有云竊鉤者誅竊國者戾
非止一日矣

鴻苞

卷之四十三

盜

未

省悟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
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晏然妻
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
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
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
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
丘流血千里宗廟荆棘邑里墟莽余每披閱至此
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離其時艱
哉夫大化運轉陰陽鹿盧必有劫數劫數之來雖
上帝不得而自主雖神智不得而挽回則其故何
也五濁之民爲情慾薰染業識播弄作過積累多
於丘山沴氣上千天道厭惡夫是以降之災青誅
夷慘酷以爲積過之報是生靈之過惡自取災青
醞釀結果遂不能逃夫是劫數乃生民自作自結
上帝雖愛人豈能解免自古劫數之來必先生姦

鴻苞

卷之四十三

盜

未

雄之人在事敗壞極之後亂賊生心鼎沸雲擾而元元塗炭矣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眄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如列國商臣潘崇宋督崔杼陽虎乳牛漢王莽董卓六朝王敦蘇峻孫恩盧循侯景唐安祿山朱泚吳元濟劉闢黃巢宋王則儂智高輩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

鴻苞

卷之五

省

表

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亦可哀矣胡不思之人生一世進則竭忠宣力身名俱完退則鑿井耕田室家無恙何乃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凶取慘禍於生前受業報於末劫哉蜂目豺聲之徒覽余此言痛自省悟無爲厲階

大利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無責也唐文皇戡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昏之也莊公克段孔子惡之書法隱若敵國此兩主庸免麟經之討乎聖人天下不與黃屋非心雖捐一物而收四海不肯爲而况以人主之富貴賊同氣乎

鴻苞

卷之五

表

刺荒

夫道慾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弗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矣夫古者今鏡也我將悉取而鋪之多則厭厭則味盡是止荒之道也商紂嬖有蘇之美女姐已使師涓作新淫之聲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爲長夜之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和服以戲於朝

鴻苞

卷之五

中

三

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曰亦如公吳王夫差起姑蘇臺受越王句踐所獻美女夷光鄭旦造響廳廊以居西施日與美人據鞍蕩槳關雞走馬於銷夏灣百花洲上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美人當軒竝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覓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與嬖人日爲姪樂燕昭王受廣延國獻善舞二人旋娟提謨並玉質

鴻苞

卷之五

中

三

凝膚體輕氣馥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趙魏齊楚四公子各治邸第營臺池飾歌舞招賓客富貴聲華聞於天下秦始皇帝併吞六國聚天下金帛子女帷帳狗馬於咸陽又巡行東南以快其侈心二世爲阿房宮以極其姪樂漢高帝嬖戚夫人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人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漢武帝起建章宮栢梁臺鑿昆明池寵李夫人及其兄李延年韓嫣董偃又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花皆落漢成帝寵陽阿主家養女趙飛燕及其女弟合德立飛燕爲皇后後又幸合德冊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帝常以三秋間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

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於鸛首以紫桂爲柂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又爲宵遊宮秉燭燕幸靈帝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游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者茵墀香以爲湯宮人浴浣餘汁入渠名曰流香

鴻苞

卷之四

聖

渠魏文帝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御百子鈴道側燒石葉之香吳孫亮作琉璃屏風使愛姬四人朝姝麗居洛珍潔華皆絕色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晉武帝旣平吳頗事遊宴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純繡珥金翠絲竹

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以蠟代薪作錦步障五十里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以三斛真珠易白州美女綠珠婢美豔者千餘人刻玉爲蛟龍佩紫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檻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名姓惟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聲豔者居後晉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儼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王能反腰

鴻苞

卷之四

聖

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初赴衡州於兩廂解起三間通梁水氍毹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嗔咽晉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珮風至鏗鏘鳴軋樓下開馬埽射塲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埽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幙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樓上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吹散之名

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黏雨臺用以洒塵又爲四時浴室用鑰石珉珠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瓶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燠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紫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嬖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

鴻苞

卷之四

出

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齊東昏侯爲潘貴妃起神仙永壽三殿鑿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陳后主叔寶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悉以沉檀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徹風颭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張貴妃容色端麗瞻視盼眄光彩溢目照暎左右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隋煬帝廣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治十六院鑿池爲五湖四海又爲樓閣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人誤入者終日不能出名曰迷樓後宮萬數雖國色之女亦多不得進御又爲龍舟以幸江都每舟擇妙麗長

鴻苞

卷之四

出

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機號爲殿脚女何妥進御女車恣爲淫嬖宮人袁寶兒韓俊娥杏娘殿脚女吳絳仙最見寵嬖唐明皇寵楊貴妃及韓國泰國虢國三夫人及兄楊國忠擅權用事貴震天下帝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燦翠爛芳馥於路俯仰千古驕奢淫蕩莫可殫數快意娛心須臾耳轉盼之間家亡國破宮

殿灰燼踰爲瓦礫歌舞零落狐兔來遊此不足論
卽以見在論之沉湎麴蘖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
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慾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
舒神徵而志朗豈不美哉余慨漢高唐文號大英
雄王業旣成志意驕汰皆不免溺於聲色繁華並
未知清虛冷寂之趣此余之所以獨醉心於梁武
也帝王一染情慾世世目爲昏庸何況措大文士
而情於玄風清德聲色是耽乎作刺荒

鴻苞

卷之四

果

鴻苞

卷之四

明海屠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聘之校

領略山水

天地間名山勝水古今無恙各自以上身
趣而領略焉富貴遊閒之子以畱連靜伎怡
情助懽文章風韻之士借之以吟賞煙霞

鴻苞

卷之四

領略山水

藻獨行高介之賢借之以栖托身家避世滅跡慕
道好修之客借之以培養靈寶尋師采真怡情助
懽者娛樂矣然荒穢而不清也抒才發華者近清
矣然浮華而亡益也避世滅跡者尚行矣然枯槁
而不實也尋師采真者志遠矣然虛而未得也
夫大道在吾方寸寧在山水間乎如六一悟家寶
乃在目前如其不悟踏破鐵鞋無覓道山居
十載無益此道反養成勝心者以此然則

山達摩少室非邪曰聞道之人心境
歷則須深山大靜一番以待其道之
槩柄奔走紅塵寂寞空山都無是處

鴻苞

卷之四

頤峰山水

二

愚公谷

溟滓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
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
笑溟滓子疎或狎侮之溟滓子怡然昔齊桓公逐
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
畜犗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
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滓子豈其人
和世不乏河曲智叟

鴻苞

卷之四

愚公谷

三

論法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應禁與之以禁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去來是爲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禁我不禁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爲以道法治身不出世

鴻苞

卷之四

論法

五

冕不避

法而得道法卽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

炎涼

物態炎涼自古而然余嘗戲著論仲尼侃侃聞亦似較量名位雷霆轟轟不聞擊冠裳富貴往往擇田夫負販之子而焚鏹焉市井椎埋謀劫一財戕殺一命鬼神每偵而隨之必得罪人乃已阿瞞寄奴之輩陰賊剛悍生平殺戮無辜傷害物命不知其數而曾不聞神明之較算取償也豈造物亦勢利耶余方以虛名處官交遊往來殆遍海內

鴻苞

卷之四

炎涼

七

青松皦日動引古賢一旦淒涼收聲匿影平時管鮑盡化路人歲寒之盟不變而彌篤者得十數公焉不可不標而出之以敦古誼以告後來吳門王司馬元美巴陵張司馬肖甫平湖陸司寇與繩楚國劉衛尉子大豫章鄒給事爾瞻丁憲使右武李參知惟貞海陵顧中丞益卿廬江朱員外文臣天台王給事恒叔梁溪鄒督學彥吉秦舍人君陽雲夢鄒主事孚如武陵龍民部伯貞伯貞子祠部君

雲中萬兵使伯修麻城周司農元孚夫也者空
谷竟然幽崖暖律金石可泐此義不磨斯馮驩翟
公之所不能訾議也卽世又不可謂無人矣

鴻苞

卷之四

八

辨狂

善狂者心狂而形不狂不善狂者形狂而心不狂
何以明之寄情於寥廓之上放意於萬物之外揮
斥八極傲睨侯王是心狂也內存宏偉外示清冲
氣和貌莊非禮不動是形不狂也毀滅禮法脫去
繩檢呼盧轟飲以爲達散髮箕踞以爲高是形狂
也迹類玄超中嬰塵務遇利欲則氣昏遭禍變則
神怖是心不狂也畫虎之誚其來久矣

鴻苞

卷之四

九

要言

富貴人好爲矜莊之色雖一口說盡小品吾不信其胸中超然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挂笏西山人

晉人最善清言娓娓有致陸士龍與荀鳴鶴會於張茂先所張曰今日才子相見可勿作常語及兩人敘荅令人塞耳始知驪龍之珠故非力索可得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

三十一

富貴人位置山水園林亦是誇詡榮華都不知濠濮間趣

士大夫山居貴荒野陰森不在華整

世人所造萬惡總是無明無明破則萬惡破

林道人詣謝公謝朗時方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余

嘗宿王辰玉樓中時徐孟孺彭欽之郁孟野皆在

辰玉爲人清淑有名理如衛洗馬而體弱亦如之是夜與余談二氏學至三鼓一童子來與辰玉耳語者再余問故孟孺曰王母夫人憂兒劇談致罷爾余曰昔叔實以與謝幼與一女譚遂致委頓余不任此長恨固遣辰玉還不肯去乃給之出棧戶辰玉叩曰吾體未罷請得與公卒談吾所聞於曩師秘語且願以告第入我余辭曰不願聞也此事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一

三十二

與謝朗甚類往居吳中所交知不乏清通名理士今索一解人了不可得

晉時或勸謝安搜索逐客謝安不許云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都余則不然余見當事者往往好斥逐山人遊客以立風裁一貴人謂余曰士大夫失以謝絕山人爲第一事今號稱山人者橫甚矣口如蜂腹如虺余正色曰以下官鄙見不然人故自有好惡口如蜂腹如虺何必山人戰國時處士橫議

朝秦暮楚，卑安危於掌握，搖興亡於舌端，所至國君分庭，擁尊斯之爲甚。今所貴制科布衣，賤矣內向朝士，投刺外爲諸侯，掃門俯仰，求一飽不可得，何橫之有天下大矣。寧能人人閉門待盡，娘袁安逐客安歸，殊非大體。且國家可憂者多，獨二三布衣能壞乃公事耶。今時有贗山人行，非巢許文非秦孟以罵座善，謗恫赫在位，而因以爲利，是其所以取疾當世也。

鴻苞

卷之甲中

要言

十一

三

古今人有幸而成名，不幸而蒙枉者，君子貴虛心以觀人。殷深源中軍壽陽之役，爲姚襄所敗，桓溫乘機奏黜，徙東陽。世說新語記其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又謂恨簡文帝云：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將去，余每心薄中軍名理。玄請奈何，以得失動心形之筆札，索矣。旣而細考中軍深於佛理，雖遭廢絀，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此乃得深源本懷，新語不知何有。標書空去梯

語使深源千古作淺中之士，可慨已。余蓋以身知之，余天性好道，嘗仰觀青天，或讀仙佛傳記，感流光之石火，恨大道之無成，輒痛哭不止。一日於春官署中讀韓清夫傳，至清大歷歲，誠不動心，如堅石處，遂伏地大慟。半日聲徹於外，旣罷，官出阻凍，潞河一日與二三友人宿逆旅，五鼓睡覺，忽念汨沒半生，無所證悟，將終以淪墮業趣乎不覺失聲哭。友人驚問，故余以實對。數日後，友人王恒叔書來

鴻苞

卷之甲中

要言

十一

三

云：足下曠士，覩破浮雲幻化久矣。眼前墮甌徑去，不顧乃聞出都後，頗有動心，何也。余不復置對，因而省及殷生書空之語，安知不類此也。耶吳季子通人，猶然皮相披裘，公知人固不易矣。一先輩謂余曰：子雖睢盱，宜其敗也。子清真寡欲，人奈何以羶行招物門，常如市。又天性太寬，舒殆爲老莊之學所誤。生平多客多事，名高迹奇，以致仇口污穢，身名兩敗，亦甚矣。而猶聞寄意消搖

恬不爲戚余恐子後憂未已也今布衣山人橫甚
子歸而閉門滅迹則東隅雖失桑榆可收余應曰
余則疎矣先生見勅洵苦口之藥第橫被無辜風
波撼頓前有失馬之恨後有釜魚之憂當此者鈔
不動心而僕能處之晏如方自以爲一得如先生
言僕都失之遠矣且老莊之道何能誤人若是曰
凡子之所以失者大都從寬舒中來如僕自知則
復覺褊心而常多戚嗟乎先生之教我良是其所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四

三

以自處則未爲盡得也天之生人多矣福德如乃
公而猶抱戚不自舒爲造物者不亦難乎夫落穆
者患不嚴密勁正者或少舒徐水火宜濟五味在
調悞當時不與公盡言以相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令
胸懷蕭條

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頃卽平
境臨念起卽便照破譬如邪魅集暗室中火炬一

至邪魅銷散隨起隨照久之照無所用

栽花種竹大是清緣酷好之亦障

太原公最清真無慾頗好看花嘗語人曰此吾嗜
慾也

仙家四季長如夏天清曉每余夏日蚤起卽如在
十洲三島間

人入溟滓子家曰何故令蒿草蒙茸胡不剪去溟
滓子曰趣在阿堵上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五

知見從博聞中來者如螢火之光從性真中出者
如日月之光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而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
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
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
必如此乃可言道

家人製一幙於門頗華鄒爾瞻人覓而非之溟滓
子曰子謂李白之紫綺裘富於公孫丞相之布被

耶

鄒爾瞻丁右武趙汝師王恒叔沈純父俱禪春梁人鄒貞而素丁直而峭趙勁而爽王栗而溫沈英而邁馮開之趣高管登之識高陸與繩行高

趙汝師嘗與余談及張洪陽趙曰以余觀于張君仙佛業在其掌握余以其言質之沈肩吾肩吾曰玄珠未入手然距之故自不遠

張司成較大鄧太史意更專

鴻苞

卷之甲四

要言

十六

三

虞長孺道器卓然風神亦峻瞿太虛亞之

達觀似支道林蓮池似宣律師

溟滓子未學道其門如市既學道可羅鳥雀人之

不好道也如是天隱子云跡彌遠俗心彌近道

人之道心常保持於艱難困苦之日喪失於順境

得意之時

朱門一夕之宴白屋千日之糧微聲色則坐揮千

萬助貧乏則愛惜鎔銖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有千里命駕同巷不親銅山西傾靈鐘東響君子所以貴氣類

清風朗月山水間放櫂行杯者多知趣者少

山溜冷然絲竹相荅賓朋酣暢此意易領若知一

人披衲獨坐風味乃足預於玄超

定心亦在養氣養氣莫如遣思

人能從愆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鴻苞

卷之甲四

要言

十七

三

富貴人難死貧賤人易死富貴多戀也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

年坐來底如此劉喪盡了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償

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

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念佛者假以攝心不亂口念千佛心想萬端何功

之有

寒士茅屋短檐一鑪一几消受清閒之福勝富家翁百倍

每間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溟滓子觀蠅觸紙窓愈觸愈碍迷途之人何以異此令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竄去爾

若糞蛆以糞爲臭何可一朝居

人舟在風濤中不知岸上人危之司空平原所以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六

三

卒與禍會

有人夜坐見一人道上過其後夜叉猛獬之物隨之無算少頃復還香花善人隨之亦無算夜坐者異而出問其人其人吐實曰吾與某有惡始往將焚其廬尋悔而返夜坐者告以所見乃相與歎息而別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信哉種蘭得香種粟得糧勿問宿根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

常仰視太清久之飄然欲往

沈君典逝後都覺山河淒冷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得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有片雲卽點太清有微塵卽點明鏡有纖慾卽點性靈

念念在般若中

以萬絲縣物斬斷九千九百九十九絲一絲不斷

鴻苞

卷之四

要言

十七

三

物未脫落

不聞於陵仲子溪刻自處罵盡天下俱沔池人此人非惟狹宇宙亦自狹

後進修文不務讀書造理直以錐擊先輩立名自

是鬼家生活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

四天王經云六齋日太子及天王自下觀察衆生

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少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帝

釋諸天心皆不悅說言修羅種多諸天種少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歡喜說言天衆增益

修羅減損天界好人修行若此奈何不努力

生禪儀云定水澄清心珠自現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

商丘開信范氏之誑已遂能入水火而無碍老比丘信少比丘之弄語遂得四果夫彼以妄言此以真聽猶足入道况信聖人之真言而勇猛精專何

鴻苞

卷之甲

要言

主

三

所不得哉

機險託之深沉軟滑託之忠厚以曲謹掩其多慾以簡默掩其空疎此輩之人無時不得志中材安得不趨乎

外以圓巧媚人而免於悔吝內以纖細自殖而陰取豐贏末法號以爲通人耿介者不齒

張洪陽學士曰昏昧放逸却似靜也而心反爲馳把捉矜持却似功也而念反爲縛非昏非縛明覺

自然斯學之驗也又曰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瞋癡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莫生煙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莫生構憾念否捉衿肘見莫生遮蓋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懷堅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鴻苞

卷之甲

要言

主

三

士大夫間有道念者多爲功名所誤既爲道辦肯心功名脫手解縛省擾正可自幸又安能復顧戀之乎

高潔清嚴之人出當大事任做不得十分完美故是才不足以運之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檢養聲望修廣庭避瓜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已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

迹已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近有一士人持準提咒甚嚴所至神靈呵護後因有桑中之約卽覺千軍萬馬瞥然而散

何時死却水銀

身履剛勁世法不能推移心握靈真陰陽不能陶鑄

司馬子微曰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

鳥道

卷之四

三

三

三

勿以多知而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

馬丹陽云心定念止念是業根

心不起烝不散

無心者非同猶狗蠢然無心也務在存心於清淨之域而無邪心也

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日閑處做更好

長春日真道養神偽道養形

郝太玄云靜處煉烝閑處煉神

尹真人云但舉一念處爲生絕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工夫人心中千頭萬緒便是求生萬死也

如人毀斥打罵盡是送福

劉赤脚云須是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

把自己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心殺境則仙境殺心則凡

鴻苞

卷之四

三

三

三

俗念起以道念對

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爲情塵相隔不得相見去了一分情塵著一分升降神得氣而靈氣得神而清

王棲雲云心要死機要活

集要篇曰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

有佛而稱菩薩者觀世音菩薩是也有菩薩而稱佛者辟支佛是也

古常人之行有今賢豪不能爲者魏齊以窮投虞卿虞卿棄相印與俱下今人肯以朋友急難捐一令一尉乎范睢因蔡澤緩頰數語輒讓相位而去今人篋中緡錢束帛肯爲說者之口而捨之乎虞卿范睢古庸衆人耳而其卓魂之行今之號賢聖豪傑者不能爲亦不肯爲也古今人不可謂不相鴻苞

卷之四

要言

三

馬

遠矣

成敗

曹操破袁氏首取袁熙妻甄氏已爲子丕所得桓溫破蜀私李勢女爲妾使當時將士離心豪傑解體因致債事不知儒者之議論當何如若天命不佑只此一事儘足以敗矣又不知此時英雄之名仍歸之否也以是知古號稱英雄者多本于氣數僥倖成事而儒者往往以英雄之成敗低昂人也溫操無足論宋藝祖得蜀亦納蜀王建之妃花葉

卷之四

成敗

三

馬

鴻苞

夫人入宮極其嬖幸何哉

與伍使君

伏承明諭去俊像并去檜妻謂古罪人不孥卽謀逆大戮婦人不陳尸於市檜妻裸形暴罪不可令衆庶見用心厚明法當持論正民輩復何言第反覆細思之事尚有未大妥者不敢不冒死以聞忠武功略在社稷精忠貫日月賊檜身歸南朝心乎北虜陽則股肱宋室陰寔腹心金人非主和無以報虜非殺岳無以成和大獄一興忠臣烈士百口

鴻苞

宋之忠臣

未

俱死斯其時黃沙四塞白日陡昏士庶悲號天地慘愴衝冠益腕憤懣至今西湖之上王爵冕旒廟貌隆赫三罪人累囚反接暴罪階庭雪忠義之冤視姦凶之魄解神人之怒吐士庶之氣凡瞻拜岳祠而來者無論賢愚貴賤上而宰相縉紳下而匹夫匹婦以至商估負販輿臺廝養念及岳氏百口之冤無不撫膺雪涕酹以壺漿譚及檜夫婦之奸惡無弗切齒唾罵繼以箠楚彼纍纍者裸露摧辱

士民方用稱快凡罵檜必及檜妻而一旦去之民必駭愕莫測其故此其不可去者一也古今大逆大惡犯國家三尺甚重而所關匹夫匹婦之憤或不甚深千古而下獨岳氏之冤與檜夫婦之惡爲士民所痛心切齒從古未有民心倘天意乎此其不可去者二也閭閻密謀外人何由得聞有無不可知顧王氏與檜生同其榮死同其辱亦何負此媼忠武子女悉以忠武冤同日併命而王氏媼與

鴻苞

宋之忠臣

未

檜敵體坐檜罪同暴階下要非爲過此其不可去者三也古來中冓之事牀第之言往往伏於隱微昭於白日天理章焉鬼神發之以傳千百世無窮王氏凶狡助夫爲惡擒虎縱虎之語昭昭耳目豈得盡虛老檜不肯以莫須有原忠武而明公乃欲以莫須有原王氏耶此其不可去者四也俊罪可誅民等謂暴形階下可得免以俊而上猶有與焉同事羅織若羅汝楫等在而王氏則無上矣俊有

生平忠義功略可準而贖而王氏則無可贖矣又豈得以俊爲例也故愚切以爲王氏像不可去也明公謂裸形非體則請更作而與之相服謂男女無別則請更置而陳之銀瓶烈女之前斯於罪人無赦而事體亦妥矣以始議起兩生故不得不冒死白之明公伏惟虛懷采納幸甚

鴻苞

卷之四

與伍使君

六

與劉中丞

民淳熙民隆散步湖上偶入拜宋忠武岳王祠見祠前鑄鐵像反接長跽階下者新增故循王張俊某等始而恨之旣而憐之言念忠武王功蓋河山忠貫日月賊檜力主和議謀殺忠良千秋而下無論匹夫匹婦縉紳士夫凡痛忠武之冤者莫不欲啗賊臣之肉賊檜夫婦密議閹閹力主凶謀万侯島阿附權奸羅織大獄反接長跽暴罪階庭過者

鴻苞

卷之四

與劉中丞

无

搥捶行道切齒誠當公法而快人心矣獨張俊與此三人同科定罪殊覺未安俊與忠武同受命北伐疑忠武漏洩斂兵還朝反倡逗遛之說檜旣力主和議恨忠武爲梗必剪所忌而後快欲甘心忠武正苦無名一聞此言遂令奸黨攬撫俊語文致其罪是忠武之死俊實爲戎首罪何所逖第考之史傳顛末俊與忠武同起行間始而推轂公之忠勇可大用者俊也旣而忠武功略日盛于俊俊遂

不無忌心復疑忠武持其陰事乃遽倡爲逗遛邪說自謂先發制人冀脫已禍未必便有殺忠武心卽使禍實由俊責固難逃然比之檜尙二賊亦有間矣夫始而相薦終而相傾自非大聖賢豪傑在中人時有之俊昭昭之表見誅史書冥冥之中必受陰譴此則當其辜矣而必勒令與檜尙同科暴罪階下不太甚乎夫開闢以來忠臣烈士以冤死者必有奸人爲之陷害不聞盡取而范形暴罪獨

鴻苞

卷之四

易知錄

三

檜尙爲然則亦以忠武之忠冤爲最烈而二賊之奸惡爲最凶也至如俊者豈得而槩以此法加之哉如以始而薦揚終而忌害者必反接無赦則蕭何亦當反接於韓淮陰之前如以身雖不殺禍由之啓者必長跽無赦則王導亦當長跽於周伯仁之前古今若此輩者豈少哉不獨此也俊起行伍佐高宗于流離顛沛間百戰無前討平群寇首決大計力贊中興大敵奄至則扈法駕以幸臨安廟

簾雖遷鑾與無恙頗有茂弘之才苗劉作逆則矢忠義以拒僞命外獎三軍內安宮壺庶幾西平之烈且俊在浙一爲制置使一爲宣撫使蕩寇盜以安黔首斬草萊以立朝廷功在我浙章章甚明生平義氣功略以一告盡掩悉棄不錄而令與賊臣檜尙同受僇辱不亦過乎夫俊始能知忠武而推轂之不可謂非明力贊纂統扶翼乘輿蕩平群寇牧寧東南不可謂非功力拒僞命倡義討賊泣告

鴻苞

卷之四

三

諸臣獎激中外不可謂非忠凡此數美獨不可與害忠武稍相準乎不獨此也俊旣兩建節旄於我浙有功德及我當時之父老子弟今日士民皆其子孫也祖宗受其功德而爲子孫者得以僇辱捶楚其遺像此亦豈可令衆庶見也自建岳祠以來鑄像者止三人不及俊近始增之增之者止知傷岳之冤疾檜之黨而未酌乎功罪之權衡也又未深察乎俊之顛末也且某輩亦非謂俊罪可原特

以俊與檜高同鑄像僂辱則宜可得免耳必欲有所增置則羅汝楫等其人乎蓋與高同事羅織者也舍彼而取此何哉斯不獨某等心之所不忍恐亦忠武在天之靈之所不安也日者民某與某作數紙九搏額王祠而探之得兆云功大罪小法應未減再探之再然兩人驚汗蔽蔽歎王之靈心公氣平偉哉千古英雄度量其欲寬俊而釋之也明矣以故民兩人不避斧鉞之誅敬以此情達之臺

鴻苞

卷之甲四

三

下以斟酌功罪予奪之權惟臺下主之伏惟高明

鴻裁不任殞越聽命之至

與丁右武

嗟嗟仁兄橫被此冤也九流混濁二曜無光六合同嗟普天搃拏無論公道如神理何某以吊婁江王太夫人過吳門尋聞仁兄難氣結情極無可叩顙爲疏文千言日夕向關壯穆眞君搏額求其出神力相援乞哀半月姑發金昌嗟嗟右武竟不免耶是不肖隆之精誠未至而仁兄之宿業難消也右武豫章好男子令名盈世功德彌天今世毫髮

鴻苞

卷之中四

与丁右武

三

無以取此當是宿生冤業爾雖然金鍊彌堅鏡磨愈瑩於右武無幾微損聞仁兄對簿時情詞慷慨神氣不撓終不失爲千秋豪傑舉止弟爲之破涕揚眉矣去秋發吳門急走錢塘沂嚴瀨將直抵洪都與仁兄一握手泣別行至蘭陰晤趙符卿年兄知右武業汎九江道皖城而北矣慟哭岐路踟躕何之乃訪湯義仍遂昌問兄消息義仍方遣使候唁畱旬日使者從南昌來始稱得仁兄平安狀比

歸冬月矣春來無刻不念仁兄久不得長安信欲躬走貴鄉計吾兄不在公子又從行不敢奉造將遣一使未得近耗復不敢發諸公書一一緘題至二月二十日晤李都護始知吾兄有嶺表之行交廣距貴鄉不遠想得便道歸省墳墓弟當急來尚未知行止的信乃先遣一介奉候起居無恙大丈夫青天白日浮雲陰翳亦時有之皮毛雖傷性靈何損千萬凝神定氣益歸安和生平學問得力處鴻苞

卷之四

七

政須在此鄧劉兩公有道君子當必能以道力匡扶某亦何事饒舌老母家荆自聞難以來爲兄日夜愁歎臨書屬弟一問訊尊嫂夫人千萬自寬勿生煩惱西向再拜發書可勝懸結

韓崇

余自丁丑登第出爲潁上青浦令幾六年廉而好施婦楊柔卿賢而克成余志歲所得俸錢盡以散給親故及投効去而篋甚婦拮据良苦了無怨色因讀陶都水真誥韓崇爲宛陵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受享重官而妻自紡織陛下子產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泣無衣嗟乎古之仕宦者每患室人交謫崇妻哭泣崇怡然不問卒遂清德世人牽於衽席之愛不勝內顧之私喪廉滅德贖貨營家皆起於畏妻女之哭泣也余廉不及韓汝南遠甚而婦賢亦大過崇妻是余之一幸也夫崇清真好道受度林屋仙人王緯玄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度世余亦好道不幸少有文字一障至今猶未能擺落長恐終歸流浪石火

鴻苞

卷之四

韓崇

七

之光言之痛心

鴻苞

卷之四

韓

三

六

湖歎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臚而歎左右問曰何歎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鵝鵲鴻鵠上下而飛鳴士女戒沙棠理蘭楫乘風日而嬉遊激素波而唱謳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靈靄長風下擊波淘淘湧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

鴻苞

卷之四

湖

三

悟其歡當其歡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燕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知分

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顛躓傾危
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
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
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
足强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
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天上矣故安分知足者
昌貪求無已者殃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

鴻苞

卷之四

三

三

自在法門也

杯有杯分匱有匱分甕有甕分分不足則可加分
足則不可加杯欲容匱則溢匱欲容甕則傾何晏
鄧颺既貴猶恨不爲三公陶侃爲三公猶恨不爲
天子是皆求加於分外也幾何而不爲造物嗤

夢醒

行歌可適吾無取於負薪粗糲可求吾無取於立
槁身誠安逸矣而必求駟馬高蓋以爲榮家誠饒
足矣而必求萬間千頃以爲富是庸氓賤隸之識
也身都將相去位而攢眉敵國素封執籌而營利
賢人名士且不免嗟嗟夢也久矣余提鈴而醒之
其夢者多邪其醒者多邪

鴻苞

卷之四

三

止足

溟滓子爲政廉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鷄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溟滓子訪知之召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迺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費二十八金溟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溟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于盜也舊有權稅錢幾千金溟滓子下令蠲之吏曰明府將行苦費用乏絕何不急徵之溟滓子曰權商賈非制也王者譏而不征富商大賈此猶可者賣菜傭日操一錢爲活而亦權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余竊觀海上漁稅苛急民至雞犬不寧心竊非之故不取也訟者罹重典卽治之其瑣細不足問者舍之有法應杖者杖之事有不明者爲處分而遣之無罰贖金者治工鑄官錢先是

鴻苞

卷之甲

止足

甲

三九二

以其多寡入金溟滓子却之曰奈何與治爭秋毫官錢諸不在歲額者悉蠲之而又悉窮好施溟滓子貧甚爲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亦無負郭田一畝尚僦屋而居一日謂婦曰某居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時不餓死今作官人有俸錢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而進太夫人楊揚稱富矣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方布衣以教授自給卽數金坐冷

鴻苞

卷之甲

止足

甲

三十九

皆空室也左秦娥右越姬連娟靡曼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通且病痿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止于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以爲舍也夫富可免死則季倫君夫至今存貴可長生則秦始皇漢武白日而飛昇矣何爲卒與閭閻之士同沒蒿藜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暖而嬉從貴介食醢鮮聽笙竽歸則腹膨膨終夜而不寧夫家有一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亦豪奢之極也

鴻苞

卷之甲

止足

聖

三

客退而焚香晏坐垂簾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亦清貴之至也夫阿堵銅臭朱輪華轂何足慕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千萬而愛惜一錢顛毛種種而經營不已以遺子孫令子孫汰而不檢則平生之所朝夕營營者不一再傳而湯沃雪矣如子孫世世賢而師吾儉子傳于孫孫傳于曾玄卽此田廬金帛將竟屬之誰氏哉

堪輿家言

堪輿家言起自郭璞後世士大夫不勝其富貴福利之念雖高朗有識者亦惑焉往往竭精以卜吉破產以買山甚則陰圖顯奪至尋干戈吾將有以論之夫人之生爲受命於天乎爲受命於地乎禍福因乎善惡貴賤命於真宰若命應富貴而不得善地則轉福爲禍命應貧賤而得善地則轉禍爲福卽上帝不自主宰而僕僕焉逐地理而趨是爲

鴻苞

卷之甲

堪輿家言

聖

三

無帝人亦何庸聽天命修德義宜淫肆惡無所不至第擇得善地而葬其親則終身富貴慶流子孫此豈可以訓也若云地之善否未必能轉移禍福但命應得福者自與吉地會命應得禍者自與凶地會則是一稟天命而地理無權擇地又何爲哉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之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嘗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平生之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

肖子孫驕奢淫佚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余友
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
久不得至晚年憤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奈何
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鳥諸書曰千萬卷挾
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
金得一地而余今者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
君典未幾下世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
則胡不取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且狀頭而死

鴻苞

卷之甲四

堪輿家言

聖

寧若巧而生矣余鄉余丙仲相公用楊日東者擇
地深見信愛禮爲上客臥起與俱至進之
主上爲擇壽宮一椎布衣名聞御前士大夫競
趨之若流水不可謂不幸未幾而相公物故矣日
東以善地酬相知寧當如是耶近聞楚名士大夫
某公者以與其姻家爭地故至聚衆百千人大開
好事者戲書曰文公二年耿人及周人太戰於楚
丘耿師敗績執耿叔子以歸南國盛傳其事以爲

笑談夫老拳毒手市上兒態世之溺青鳥子無他
心爲利欲障耳某公者號理學賢人其舉動若此
則說之惑人深矣宋楊萬里云郭璞精于風水宜
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
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于身矣
而後世方且尊信其遺書不亦惑乎羅大經云蓋
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矣古人
持論其見處亦已如此

鴻苞

卷之甲四

堪輿家言

聖

人我

冥寥子甦寓一宅餉楮加聖飾之甚精或曰甦寓者傳舍也傳舍何以飾也無乃爲人飾乎冥寥子曰亦飾亦寓也何人之有

鴻苞

卷之四

人我

四

豔歌

發光氏偶爲豔歌戚子規之曰豔歌道乎發光氏曰是所謂遊戲三昧者也豔歌非道豔歌不害道亦去豔情而已去其情終日豔歌終日是道不去其情終日不豔歌終日非道

鴻苞

卷之四

中七

五

鴻苞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上

或謂余言某公亦建言者不登大位如公論何余言朱槐里折檻後不聞作何大官

或謂余云子雅士獨少博物鑒古余曰我妙明心中無此物

吳興公曰當大任如登高竿膽欲大心欲細膽不大亦墜心不細亦墜

陸宗伯跋鄧牧伯牙琴云錢唐鄧牧所著詩文凡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一

六十餘篇曰伯牙琴者傷世無鍾子期也復自謂我其存此以俟三千年後楊子雲噫使後世而有楊子雲去三千年其知不知已何預焉則與當其身不遇子期何異也牧同時有葉林者字子文與牧俱隱大滌山分地而居或竟日不食或一食兼人夜游山巖間不避豺虎晝則危坐所著詩文皆世外語大德丙午貽書別牧一日坐化牧知葉已化去曰葉君與我同出處葉去我亦長往矣爲志

葉墓而銘之取其文讀畢而逝世有此兩人風條然清遠哉後知者少宗伯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矣宗伯公云坡老平生喜譚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拈成無非勝妙參寥亦謂坡老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煅鍊佛祖縱橫自在具世智辯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復自謂無始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語文字障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老自料他人豈易承當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二

三

又宗伯題馬嶠榮上人哀輓詩卷云三十年前馬嶠當中衰榮上人者褻壤衲撥瓦礫以事興修工甫半而上人入寂暇日覽觀上人哀輓諸作爲之悵然雖然學佛者等觀生死以寂滅爲樂如上人者已安坐那伽定中而吾輩執世相鍾情去留不幾于顛倒見耶會其徒源禪者持卷索余序余病未能第書此以誌之源禪起謝曰是爲先師作序已竟

又云王輔嗣注道德經言簡而意深得老氏清淨之旨獨所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似有待乎除境制心而董思靖解以爲事物之來我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似合釋氏除心不除境之旨大都諸家注老者隨所見箋釋而理解則一如衆指標月各得所見總一光影之中

又云戴安道云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余夏日過靈谷入門松陰幕徑午憩方丈主僧淪茗供具蒲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三

三八

團晏坐冥心數息時涼飈散林濤聲泛戶煙嵐雲氣往來翕忽心境兩逸悠悠岩阿終古如一世無孔稚圭誰與同賞

又云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爲沃業火之具東坡云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于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冥識想于兩忘

祝無功曰謬見流傳心在身中元來身在心中身

中直肉團心耳天包地外身地心大海起浮漚身漚心海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死莊生標薪盡而火傳

又曰禪教才下一語便恐一語爲塵連忙下一語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爲塵連忙又下一語掃掃塵語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爲掃塵語亦不少旣已

曰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旣已曰再思曰三思曰百慮曰千慮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知乎哉無知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四

三八

也應口卽掃何其迅捷自訓詁之學與豈獨不能作掃塵語而塵之上復加塵焉起人種種知解而聖人當下指趣翻爲晦蝕

又曰無心而心安外身而身存游乎物初而物轉不有其官者能其官有天下而不與而天下治又曰無聲無臭是秘密藏察乎天地是大光明藏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密藏卽大光明藏

又曰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又曰饒君林守終身必不損吾命之所有即馳營狗苟亦必不能益吾命之所無

又曰回也悟而修參乎修而悟點也悟至而修不至

澹思子曰茅焦生于積尸之後而闢其思戮于受言之時孔光以愼密貴而賀邵以風清誅此或吉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鈞夏言

五

三

或凶糾纏異同吾安適從要曰君子擇善而從之禍福則聽其自至

又曰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爲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爲福也世有榮啓期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爲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爲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又曰或謂不落頑空曰靈臺中本無一物妄念汨之則亂習靜日久萬念自寂然而真念未嘗息也

以其不置一念故謂之空以其真念常在故不謂之頑空

又曰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要使生時胸中空濶洒落去日分曉自在

又曰以疾病之心修身則寡累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又曰一念展轉相續卽生輪迴輪迴中積善念卽生天堂輪迴中積惡念則生地獄天堂固勝地獄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鈞夏言

六

三

然不能免輪迴則此善念亦是惡根故須以無念爲宗念念俱絕輪迴永滅

又曰太虛本是至理却認爲假四大原是幻成却認爲真鼎鼎百年誰人獨悟悠悠一夢何時得醒又曰學人未能卽造無念當從善念始何者惡念長善念短惡念繁善念簡簡短者無之漸也凡念頭繁多扯長是好名念非真善念也

又曰聖人之心澄然無我近言之則血肉妻子漠

若與我無關遠言之則昆蟲草木無一不相貫浹夫必妻子而後相關者情也無間于昆蟲草木者性也

又曰情生于戀身身死于生情故能以性滅情者外其身者也若以情滅性則爲內其身矣內其身者不獨滅身兼能滅身內之身外其身者不獨生身兼能生身外之身

又曰自無生有乃生人之本來空有還無實無生

鴻苞

卷之四十五

第五言

七

三五

之正學然究竟妙理有無元不相分了悟大乘有無俱不可着

發光氏曰遇佳山佳水勝地仙都卽作清虛想遇穢濁則作穢濁想遇喧囂則作喧囂想遇華豔則作華豔想遇淒涼則作淒涼想真宅無主逐境而遷性靈何由湛一

以物鎮心物過而心移以酒消愁酒去而愁在損菴居士曰世之從事乎道者爲生死耳其苦昏

沉散亂者則爲生死之心不切故也博者倫者徹夕而不交睫未聞昏散蓋其精神有專注焉爲生死者乃患昏散乎哉

著書立言畢竟是名根管登之云俟名根已盡然後著書其意蓋以砭余也然管君方著書不知其名根已盡否

都穆輯清事名其書曰玉壺冰愚意紙上玉壺冰不如心中玉壺冰心中有玉壺冰不如心中無玉

鴻苞

卷之四十五

第五言

八

三五

壺冰

善念是陽惡念是陰掃惡念全善念惡掃善全陰盡陽純故不思善不思惡善且不思惡于何有超出陰陽故

孔明起隆中驅馳漢事身任勞劇卒以身殉似未知收神回光道理或云孔明人中龍安知其不知曰以梁父吟知之彼高臥抱膝時所適性吟嘯乃託意于二桃三士純是古豪傑伎倆都不講性命

清虛爲何物

市人愛喧譁不知寂寞之趣仕人愛官爵不知布衣之趣酒人愛沉湎不知惺靈之趣不善酒人愛惺靈不知酩酊之趣俗人愛米鹽錢刀不知茗盃香爐之趣愛醞鮮不知淡食之趣愛談世務俗情不知物外煙霞之趣當其不知投之不入挽之不利故裴頠掉臂於竹林泉明攢眉于蓮社

世人吹笙張樂猿鳥不知清士覽勝賦詩輿臺不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九

二六五

解故地祇不知天神天人不知佛氏聲聞不知大乘等覺不知妙覺

龍畏金翅鳥虎畏獅孫行者畏灌口二郎鬼神畏

白日天亦有畏乎曰有天畏人心之專

割水不傷斬風不入吹光不滅燒空不著虛也至

人不畏金刃不受寒暑亦虛也

修真要語四句曰氣歸臍爲息神入炁爲胎又曰

氣出息以歸臍神逐息以入炁

娑羅園有飛仙閣人曰子飛仙乎曰吾非飛仙吾閣可致飛仙耳

魚川泳鳥雲翔見其似亦樂甚而釋氏以爲苦報何也曰迷者以苦爲樂

旁生之最苦者不得聞道曰人亦豈能盡聞道人不聞道人而旁生也

人能作業異類不能作人業異類勝人乎曰人作業者也異類受業報者也人作業而受報報盡而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十

二六六

迷還復作業譬人飲酒而醉醉過不戒還復飲酒哀哉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願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兩

今生不知前世現在不知後來造物何故不令人

知知之則不敢爲惡曰是衆生之障重也知則不

敢爲惡此大福也衆生業重福輕何由得知人盡

知則人盡不敢爲惡衆生累劫之業在何由得此

倖福也人亦偶有入地獄而再生轉今世而宿悟
力修正果遂脫沉淪者此則宿植善根業盡福至
也

向重蟻而歌舞重蟻不聞對大豕而揖讓大豕不
荅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季弟於商臣宋劭譚恬
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譚清淨於叔
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施捨於石崇王戎
亦何以異此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土

三才五

山間一翁溪上一叟白石清泉釣竿樵擔居然嚴
陵谷口風致比其一官津津一錢動色標格蔑如
五月披裘道上開口罵延陵先生眼空六幕人信
不可以皮相

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食之以奔月宮
蟠桃三千年一開花結子東方朔三過偷之天上
有偷兒仙人天孫嫁黃姑遂耽娛樂爲上帝怒黃
姑是晉文公太白竊梁玉清以逃太白爲申公巫

臣司馬相如白玉蟾從天門回頭看仙女紫清是
宋督天台仙女與劉阮偶天台仙爲鄭衛桑中姝
是皆理之所不可信而其言皆至今傳何也

漢高祖作帝霍光作顧命大臣盧能作佛故知上
帝不重識字人

有人解罪僧僧醉之酒髡其首而遁其人醒自摸
其首驚曰僧卽無恙我安在世人逐功名營家園
理文字而忘却自己靈明方寸者何以異此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十二

三才五

霍光小心謹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及秉國政專權怙寵子弟
親戚根據朝廷分執兵柄宣帝立五年尚不肯歸
政天子陰妻邪謀與聞絀后乃知人之謹厚不在
進退容貌間故知武帝不得收知人之明遲鈍木
訥者當知臨事而敢爲遇事風生者要須慮患而
詳審

用兵要術趙充國有二語曰行必爲戰備止必堅

營壁伏者兵家之神奇自古名將率以奇取勝曰伏

王賀爲繡衣使者縱捨羣盜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二公陰德故自盛德望報何其陋也于公之有定國報自善王賀之後遂醞釀賊莽未爲編報賀縱捨盜賊萬餘中間殺略不知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十三

三

幾何而悉縱捨之恐德不勝罪宜有莽之報也郁離子曰堯舜之于民猶以漆搏沙三代之于民猶以膠搏沙霸者之于民猶以水搏沙後世之于民猶以手搏沙此語甚妙

得道者自然長生不可爲長生而修道汲汲求長生此心著于長生不得清虛一無意于長生又恐修道不力

學佛者日日修佛不可有心作佛悟道者日日參

悟不可將心待悟

學道者理會清虛可以悉掃名相古至人不欲秘其道又不敢泄其道種種名相皆是啞謎令人自猜後人拘泥執着纏擾葛藤元來萬戶千門只有一條正路

學道且無尋求方法只要心專昔人拜河水十年而得仙拘締羅觀鼻端白而得佛便是樣子

德園居士謂余言子學仙根深故忘情我學佛做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十四

三

慈悲道場故不能忘情余不以爲然學仙學忘情是也佛之慈悲所謂無緣之慈因衆生之可悲佛何心於悲豈同凡夫之情愛枷鎖乎

佛家有輕垢罪有波羅夷罪輕垢罪是不定業波羅夷罪是定業罪業足空當是不定業至于定業恐未易空故金鎗馬麥釋迦不能逃學道者戒作業也

桓溫作吏寬仁王莽持身恭儉人何可輕信

美人死而朽骨名花落而塵土神奇化爲臭腐腐
草爲螢而生光采蟄蛰爲蟬而吸清露臭腐化爲
神奇

天之元氣升降斡旋以北斗爲斗柄人身元氣升
降斡旋以心爲斗柄

火屬離離者心也以火煉藥而成丹卽以神馭炁
而成道也念頭起則火太熱念頭散則火太寒不
起不散不熱不寒卽調停火候也用正念而行氣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五

是進火念頭放散是退火孟子勿忘勿助老氏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俱是火候人自不知耳

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慈柔不欲脂韋以無慾爲主

以有容爲大

劉青田品局與子房較遠子房英雄有道氣青田
止是英雄郁離子不惟無至人口吻亦無英雄氣
色僞書則可

或問老子注誰家最好曰是老子方許注老子老

子諸家注譬如射覆或射作珠玉或射作瓦礫或
云虫魚或云花草或云器皿或云食物比及發之
都未必是

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無有二
字爲讀如諸家注聖人豈訓人有欲無以觀妙從
神上說有以觀竅從氣上說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見如不見非避之不敢見
也若云不見而心不亂見則必亂矣豈聖人除心

鴻苞

卷之甲五

銷夏言

五

二百七十

不除境之旨關尹子云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

虛其心是靈臺湛然一絲不挂卽無以觀妙實其
腹是真氣充足丹田有寶卽有以觀竅

大抵道德一書包治心養性理天下國家經世出
世皆在後人只各見得一邊如佳兵者不祥之器
認以爲用兵亦可認以爲作舟須防危慮險命實
不宜輕弄亦可治大國若烹小鮮謂是治國亦可
謂是養生亦可

宋儒謂莊子雄辯不知莊子者也此老揮斥八極至人其言詭誕謬悠者是所謂游戲三昧試問世間凡夫胸中有此一副鑪錘否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世人道妙義至理往往從游戲口吻中溢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此老便是

足敵莊子而猶或勝之惟有釋典若論義理釋之于莊何翅滄海之包百谷

莊子語有偶合佛理處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七

三百六十五

客坐新聞言王文成疏劉瑾被謫龍場驛丞至杭州瑾遣人縛而沉之江神人救之送至廣信王元美據其門人錢德洪所撰年譜謂文成知瑾遣人隨偵託言投江附商船至閩界謂無神人救送事文成一代異人以忠蒙禍爲神明陰佑理亦有之文成門人並腐儒拘子不語怪二節如南安遇入寂僧開門見詩事甚卓卓年譜亦削而不書不知穀城黃石事豈不大怪史何嘗諱之夏虫篤時曲

士束教可笑也

元美駁史爲伯安洗雪洪都之功事核而章語嚴而正大足爲豪傑吐氣

歷觀古今人享大位福履者都不必其人之才與德合當其處或機會偶逢需次而倖得或造物佑助委曲而成全人生直是有命

軒轅夢風后力牧高宗夢傅說賢相佐治卒與夢符大是不偶穆叔豎牛文帝鄧通皆以夢兆卒成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六

厲階此殆不可曉穆叔應破身家文帝應損盛德要亦有數

余自知胸中萬事都不置念一上蒲團空空蕩蕩了無雜想止是愛看書史撰文字答翰札入夜輒苦夢魂顛倒三日不讀書夜夢便清何由取金剛斧斷却此事作三家村中一無事漢

讀書作文雖是清緣一入胷中卽是障礙心胷只要空虛入心卽障何分俗事清緣入眼卽翳何分

泥沙金屑

羅什能吞針方可畜妻能吞針能不染故他人不能吞針不許畜妻不能吞針不能不染故

丹霞燒佛以心有真佛有真佛則無事假佛他人不許燒佛以心無真佛無真佛則須存假佛以見真佛

人至心則木佛是真不至心則木佛是假今人見父母繪象敢以其非真父母而侮之乎故木佛亦

鴻苞

卷之五

銷夏言

十九

三五四

須禮拜人無從見佛假木佛以表至心亦丁蘭刻木之義且佛之神靈何處不在如來授記栴檀令後世普度則木佛何嘗非真佛乎

或問萬物皆有壞佛何以獨能萬劫不壞曰誰能

毀却虚空

頑民無禮于上官上官不校而左右代爲呵治凡夫得罪于仙佛仙佛不校而神明代爲譴罰

大臣口不譚事權尊而體厚小官好自言威福淺

而氣揚故尊高之聖常似渺茫廟社之神每多靈異

佛氏有三門行門宗門教門行門者持律守戒積德崇功修福滅罪以昇濟神明宗門者掃空一切悟明心地合下卽了見性成佛教門者講經說法研究佛理從諸佛經論悟入正知正見單修行而心地不明止是積福難入正果單參宗而不守戒行德寡福薄心地難明單講教而不守戒行恐只

鴻苞

卷之五

銷夏言

二十

三六六

是口頭禪鸚鵡舌

行宗教三門俱是入佛門正路若兼而舉之吾必曰法中大總持如來立沙門律法是行如來說法靈山是教如來拈花示衆是宗元是作佛一事後世分門耳

王元美云焦芳見劉瑾佞辭泉湧尚書李遜學作焦志銘仇浪若前後輩然諛墓之人不學無術而敢爲矯妄嗟乎安得悉取此等文字火之無誤正

史

逆瑾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爲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緣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枷號文臣崔璿等御道上遺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諸司官三百餘員連送鎮撫司究問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焰力烈若挺身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與婉於中調停裨益不淺即狄仁傑之于武氏溫嶠之于

鴻苞

卷之四十五

續夏言

三十一

二六

王敦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卻頗極攻詆殊非大臣休休之度

李文正之比瑾也以濟國事康德涵之見瑾也以救獻吉並以長者之道蒙不韙之名余恐後世不察故爲表而出之

李獻吉是負氣節人薛應旂乃詆其勢利殊非公

論

余嘗問明成先生于趙汝師汝師曰此老仙則仙

佛則佛業在其掌中今始聊以混世者又舉以問肩吾肩吾曰此老故自不凡趙君得無弘獎太過德園居士悟道卓然志輕三事而入誣其以賄得吏部昔許由讓天下而逃至于逆旅逆旅主人疑其竊屨人之不相知一至於此以鴟鴞之心度鵲雛亦可笑矣

鴻苞

卷之四十五

續夏言

三十一

二六

爲

古人作好事只顧道義與其心之所欲爲今人作好事必念其有益于己之名節或無關於身之利害而後爲之其事善其名趨爲之而無害則亟爲之其事善其名不趨爲之而無害則亦爲之其事善其名不趨爲之而有害雖道之亦弗爲也田疇臧洪正不如此

康海爲救李夢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

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游乎酒人一當塗貴人弟
過之海親爲彈琵琶佐觴其人從容言曰入都與
家兄言而起于海卽大怒舉琵琶擲之幾死康君
意氣磊落九原可作願爲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慕
海數謁之不與見祇以急人于難濡迹理門後人
不察其所由來橫加訕詆令義士負屈良爲搯擊
宋儒謂坐忘是坐馳是未知坐忘之妙者道人內
閉六門外屏萬事形神混合靈臺湛然不知我之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鍾夏言

二五

二十九

爲虛空不知虛空之爲我如此境界人豈易到人
豈易知坐馳之人宜其不解坐忘之境也
心齋坐忘齋者純一純一則不雜不雜則心清心
清則大忘忘而不忘炯然常照照而不雜還歸于
忘

元美伯玉病痛只是名根太重余嘗見伯玉門下
人謂某人是奉正朔者某人自作夜郎王不奉正
朔者伯玉亦遂云然門下人從諛此老此老亦不

自知其所以物忌其滿道集于虛新都未免局于
文士伎倆

余十五年來裁翰札撰文字無論長篇短章多卽
至累百千萬言者率信筆一揮未嘗思索屬草所
著鴻苞將藏之名山傳之不朽亦大都信筆而成
者自知才性疎率名心頗輕矣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
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鍾夏言

二四

二十九

所以埋照

四方士之以噉名來以窮困急難來者余雖苦于
應接亦必收之虛心自察半是惻隱半是名根
陳圖南謂种放子名將起必有物忌之後果如其
言然圖南之名滿天下獨不虞物忌乎盖名副其
實而又虛懷不居固物情之所安名過其實而又
居以自滿亦造物之所不喜

此時三尺頗嚴清議最重大是昇平景象然物巧

于掩飾則率真者失時矯詐者得利調拘于庸常則卑瑣者易達寥廓者難容

以迂濶而目豪傑則孔文舉范希文廢矣以詭詖而目有道則張文成李鄴侯廢矣以浮華而目文士則張茂先徐孝穆廢矣以輕躁而目英俊則賈長沙周公瑾廢矣以遲鈍而目老成則廉將軍趙充國廢矣以風流而目達士則白香山蘇端明廢矣以強梁而目氣節則申屠嘉李元禮廢矣必也

鴻苞

卷之甲五

鈞夏言

一五

三十七

圓巧軟滑矯飾彌縫審擇利害計先妻卒者然後指摘不加悔吝不及此方今之大弊也

閒暇出于精勤寬悅出于恒懼無思出于能慮大膽出于小心

季札索致吳國必讓以見先君程嬰已立趙孤必死以報杵臼是君子之所難也

無極卽是太極太極本來無極周子而字似尚未穩陰陽五行是車輪無極太極是車軸

天地者生萬物無極太極者生天地天地萬物有壞無極太極無恙人死而性不滅以此

陰陽五行運而爲氣見而爲象凝而爲形寒暑晝夜所爲運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所爲見也山川土石人物花木所爲凝也人身之呼吸運動所爲運也妍媸修短形色象貌所爲見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所爲凝也

鴻苞

卷之甲五

鈞夏言

一六

三十八

焉者修命而留性以性立命者性靈既徹命蒂自牢修命留性者命根既堅性靈長往

喜怒哀樂未發爲性發而中節爲情養性而理情是儒者事亦無喜怒哀樂去情而存性是仙佛事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關鍵守以大忘靜極而動真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雖心爲斗柄斡旋其間其寔無所造作一涉造作便非大道此是性命雙修總之一性主宰始終不出虛無自然非性而何性自立命也若着在命上失之遠矣

人稟無極太極之理成性而爲人當初何嘗有一物是原帶來的蓋人生以後漸染着事物而有塵勞耳一悟而空之頓還當初無物之體名爲一了百了此六祖之所以駁神秀也一悟卽空若云時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二十七

二六四

勤拂拭便不能了

人但知雲雷過時虛空無恙不知正當雲興雷震時彼自馳騫于虛空何礙事物過時方寸靈明無恙卽應事接物時不過以事處事因物付物于方寸靈明何礙如此名爲至人

當事物紛擾時亦可回光返照照管方寸不可令靈臺逐了事物去

以無應有以簡應繁以靜應動以暇應劇此便是

回光返照

如怒物物有應怒怒加之怒以物不以我人見怒狀我無怒心一過卽空未過時亦空如罰物物有應罰罰行之罰以物不以我人見罰事我無罰心一過卽空未過時亦空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二十八

銷夏言下

形骸是幻靈明是真善養靈明者不顧皮囊然受痛癢是形覺痛癢是心覺卽是受安能超脫所以形在神存形壞神散如蛩距虛不可相離安能幻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元

之蓋人生時一點靈明落在幻形裏被他黏帶住痛癢相關存亡相倚至人輕彼幻殼實我靈光靈光漸大出入自在有時借假栖泊有時離假全真借假則色身尚存離假則法身自在痛癢欲相關則相關欲不相關則不相關形存則神與俱存形壞則神不與俱散

曰幻形曰皮囊曰假我得道人不復黏帶說得此話未得道人方在黏帶強作此解殊不濟事然亦

須見得如此方可修煉

未得道人靈光被形骸黏帶若既得道不惟不被形骸黏帶亦可照管形骸所以仙佛四大往往不壞司馬子微曰虛無之道力有淺深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于心是也

草木春夏發生秋冬凋落虫蠖春夏起蟄秋冬蟄藏人物生長老死惟順陰陽順陰陽者爲陰陽牢籠故至人雪中出汗冬月造雷返老還童長生不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

二五五

死能反陰陽反陰陽者跳出陰陽故

長生猶在陰陽裏無生跳出陰陽外

天地萬物無非陰陽人妙識陰陽以爲奇特誰知

又有超出陰陽一段

醬瓿死醬醢虫死醢陰陽人死陰陽京房郭璞所以不免

若覩彼美色亦不必作美好觀亦不必作臭穢觀只是尋常一箇形象人釋氏不淨觀爲下根人設

法

祝光祿置酒南屏寺用伎樂余謂伯玉何故穢如
來道場伯玉曰道元無淨穢子自分別耳曰此自
得道人作如是觀我輩未許

花木枝葉凋落本根不死何也曰天地間元氣生
花木枝葉是元氣散見處本根是元氣歸着處散
見者有盡歸着者不死然根亦有死時何也曰此
是元氣有時而離却本根非元氣會死人亦有命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

三

根肢體受病命根未絕病雖委頓不死肢體無恙
命根已傷則一病而不救或問命根在何處曰道
家所謂白如綿連如環此處是也然則人守此一
處不可長生不死乎曰道在虛無守而不守着意
死守鮮不爲患

張光氏見百花開放百鳥喧鳴歎曰是被氣化差
遣的見市人嚷鬧朝官紛紜歎曰是被識神差遣
的花鳥被氣化差遣花鳥不知世人被識神差遣

人不覺覺之便可不被差遣

問鬼靈于人乎昏于人乎曰亦靈于人亦昏于人
今夫鬼視之不見呼之不應故曰昏于人不能
至而鬼至人不能知而鬼知故曰靈于人昏于人
者以無形骸栖泊故靈于人者以無形骸障礙故
問弱鬼不靈而強鬼靈善鬼不靈而惡鬼靈病鬼
不靈而冤鬼靈何也曰風箏不墜乘風力也水舟
迅疾乘水力也強鬼之所以靈者乘強力也惡鬼
之所以靈者乘惡力也冤鬼之所以靈者乘冤力
也當其力盡則弗靈矣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

三

人以昭昭者爲陽冥冥者爲陰非也人昭昭而陽
鬼冥冥而陰是矣女婦亦昭昭豈亦陽乎天與仙
佛亦冥冥豈亦陰乎人與造化仙佛隔絕便疑以
爲冥冥而不知造化仙佛昭昭也非冥冥也以造
化仙佛爲冥冥是以造化仙佛爲鬼也今夫酆都
鬼國謂之幽都謂之陰界不聞天界謂之陰界如

來西方謂之陰方仙境謂之陰境也今夫震旦人王統治陽世者也鄴都冥王統治陰界者也皇皇上帝則總陽世陰界而主治者也敢曰上帝冥冥乎顧鬼神無形骸之隔與天差近人有形骸之障與天差遠人自與天遠而非天之冥冥也雨潤日暄雷動風散生人生物賞善罰惡敢曰上帝冥冥乎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三

三八十

人之形骸不得至陰都仙人得道冲舉者形神俱妙而至天界謂幻形不得升清虛之天而疑冲舉爲無有是者是以天界爲陰都也誣天甚矣六祖謂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本來面目是父母未生前此時混然一箇太虛至理何處得有善惡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此語非也清對濁而言有濁始有清水未出山本無濁何得有清善對惡而言有惡始有善人性本來本無惡何得有善

修道者不可着有不可着空不可着有有爲障礙不可着空空亦障礙乎曰人性中萬緣皆假何得認有靈明湛然何得認空着有則淪于凡夫入于地獄雖上而大堂亦無非是有着空則滯于頑空化爲木石雖極而非想非非想無非是空空而何嘗不有名爲真空有而當下即空名爲妙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四

三八十一

有道家有云恐着于有掃有字歸無又恐着于無掃無字歸空又恐着于空掃空字歸于不空道理當下即空何須費許多氣力

夏月盛陽上行伏陰在下故萬物皆熱而井水獨寒冬月盛陰上行伏陽在下故萬物皆寒而井水獨暖

日本熱而陽氣又助之故夏日愈暖日本熱而陰氣稍解之故冬日微溫

日外明而內暗月外暗而內明男陽而中有陰女

陰而中有陽陰陽之互藏也陰氣蕭朔風烈而冰
合陽和動條風發而冰泮陰陽之代謝也夏物盡
燠而水性自寒冬物盡寒而火性自熱陰陽之定
位也

陽生氣也是萬物之所以生也陰死氣也是萬物
之所以死也天地好生則有陽無陰不亦可乎萬
物不死則不生故有陽不可以無陰也人一毫陽
氣不盡則不死一毫陰氣不盡則不仙故仙號純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五

三五五

陽也

妙哉譚景升之言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
侮象不知爲象所侮又妙哉蘇端明之言子不磨
墨墨將磨于世之人有不爲影所弄象所侮墨所
磨者幾何

犀望月而所紋豹隱霧而毛斑猿凝神而升天女
久思而化石言專也况人以專堅之心修出世之
道有不臻神妙躋聖地者乎

雜念頓消大道立悟凡情不盡聖果難圓古人云
大道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但覺已非便
是進道

古人一言了道今人千萬言校戔似破而不了道
何也曰古人一言是從裏面發出來的今人千萬
言是從外面看進去的古人如日月包于雲霧一
放則皓大光明今人如燭火遍于山林一散而乍
明乍滅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六

三五五

吾有二事爲古人惜石崇如此家資極好賑濟蘇
武十九年海上極好打坐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
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天祐淵老而失節人
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司馬君實德性醇篤不可謂非古人無奈其慧地
不甚朗朗纔一開口便被胡明仲頂門一鍼一鍼
着此老痛處

高允之事魏太武狄仁傑之事武曌直是降龍伏虎手段

大臣做重大事故是要才識宏遠還須要硬脊梁纔得萊公澶淵之役魏公定策之勲此時若回頭一顧身家便做不得矣

李東陽是風雅醞藉人頗少矯矯氣節當劉健謝遷爲瑾逐去時東陽畏禍緘默不與二公同逐人遂疑其黨瑾後周旋其間調護甚救事蹟實多至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七

三十一

云泄韓文王岳之語于瑾令得爲之備貽禍無窮此事曖昧難以遽坐良由劉謝二公去國時恨東陽不力諍同去臨發有言王鏊與東陽共事有隙多所排詆倘泄語之言出自二公口人誰不信者千載而後若令東陽與焦芳同科寔冤也

當劉謝二公持瑾惡時瑾等願自寬南都逮行其議疾雷不及掩耳狐鼠之輩一離城社枕上肉耳徐而除之未晚遲疑不決必誅而後快緩則變生

反噬之計遂得聘諸大臣逐而縉紳之禍成矣此雖由天數亦諸公之失筭也吁可惜哉蕭望之誅弘恭石顯陳蕃竇武誅曹節王甫王涯賈餗誅仇士良皆以幾事不密猶豫不斷謀計失策布置無方以致僨事載之史策較鑒昭然後之任此事者尚多失計信乎觀變決機之難也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由幾露于不密事敗于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著患生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八

三十二

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爲之備我計未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事機然後謀不輕發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乘機遣會反掌禍福呼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提防一舉事濟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威行鉏奸恩覃解網斯事體妥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草

雖禽蒐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鬪天下之變徃徃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可使我不能先據其處反爲敵人得而用之而我乃束手待斃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爲也而高枕肆志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喪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慎之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三

三六

哉
古之忠良君子謀事多疎奸雄小人計畫反妙如曹操司馬懿桓溫宇文泰高歡之流百發百中舉無遺策天之賦才如此何爲哉要亦有大數焉不偶矣

荆卿一片氣可畏耳蓋疎鹵莽人都無英雄手段旣已得近始皇何止五步之內交臂而失之擲匕首又不中若果血濡縷死人微中事濟矣才力

如此何輕試虎狼之穴爲如真有許聽琴聲一節又何疎也當時史書荆軻西入秦白虹貫日始皇雖無道一代共主匕首犯之安得不動天文動天文者恐是始皇非軻也當時卽殺始皇何撼于燕拙哉太子丹徒敗乃公事

陽明與友人書曰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紘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四十

三三

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陽明此論似好實未聞道者一聞道要下手速修何待三十年然後言此宅心清虛遊神事外居塵出塵山林故佳朝市亦可至信廣成伯陽爲必有疑冲舉拔宅爲謫怪知其一不知其二夫此二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陽明之見何偏也此公少慕神仙後譚道學遂置

此事不講矣

玄同子者采葆真子之說極詆彼家不遺餘力不知軒轅容成彭祖伯陽原有此一派學問各爲火裏結冰泥中產蓮未可以不淨目之假如畏忌此境閉目不觀深避以求清淨清淨之力猶淺一朝遇境寧保不迷對境忘情履穢濁而不失清淨清淨之力更深心死神全方爲魔煉藥自此得丹自此成亦有不得不爾者不知此道而妄詆力攻要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雜言

四

亦無怪也

閉目持戒十人之中便可求一二人對境忘情千百人中未可覓得一個何以輕相詆毀爲清虛獨修悟性大徹可徑超生死自有此一条大路佛氏以此證道若必謂佛氏亦由彼家而成其爲謗佛何疑此則玄門人之過也

有官爵而無事權宦途謂之散官有神通而無果位佛門謂之散聖

鬼有感人爲卜葬者死猶顧其皮囊祇爲生前我相太重如行人戀戀傳舍總屬迷情

先天一氣謂造物以虛無之氣生人人未受形之先在胎中先受此氣而後次第成形故謂之先天及後情實既開嗜慾已動此氣便屬後天人斷除情慾屏去念頭而返于虛無之初卽是先天一氣矣夫人四大皆陰惟先天一氣是陽

人之死也莊子以爲南面王樂而釋氏以爲大苦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雜言

四二

何也莊子之以爲樂慨生人之勞而釋氏之以爲苦知死人之報也迷塗之人從迷逐妄逐妄成業生積其愆死受其報形亡業在展轉無窮亦有苦耳惟有道者亦無生亦無死亦無樂亦無苦

漢高祖至咸陽縱觀秦皇帝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間光武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光武

曰何由知非僥耶昭烈少時亦指門前大桑戲以爲作帝王時羽葆真主受命其微時精神意氣不自覺其注向如此非其人而陰蓄異志祇取滅亡呂蒙圖取雲長未及受封而死鄧艾鍾會滅漢師未旋而皆戮天道之念劉氏至矣

莊子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深合佛氏不住相之旨

世人言求道者必于清淨道場不知喧囂煩雜苦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鈞夏言

四三

惱穢濁處更可修鍊莊子曰道在屎溺

光武以赤伏符授命酷信圖讖桓君山非之後胡明仲亦非之蓋因莽信尚奇怪謂真主不當惑溺不知莽讖皆其偽設故不足憑至如壓弧箕服亡秦者胡帝出五將李花結果傳記所載亡不應者或天幾泄于童穉或先兆著于異人不可謂盡誣也

豪傑才氣英爽而貴特身戰兢宅心沉密忌輕俠

之風老成意度寬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選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爲世英雄乃其訓敕子弟拳拳以輕俠爲戒孔光張禹謹畏老成稱國家黃髮而柔滑諂媚風節喪如君子奚取焉

楊震稱四知却王密胡寅謂天無血氣心思不可以知論是以天爲杳冥昏默無知之物也古聖賢曰上帝臨汝是以杳冥昏默而臨人乎曰天命有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鈞夏言

四四

德是以杳冥昏默而命人乎曰簡在帝心是簡在于杳冥昏默者乎曰昭事上帝是事此杳冥昏默者乎曰畏天命是畏此杳冥昏默者乎曰天道惡盈而好謙無知而有好惡乎即孔子亦云知我者其天乎能知孔子而不能知楊震何也所謂天何言哉云無言不云無知也且天生胡寅有知而天必無知何其敢于誣天也寅云天無血氣心思何以明有知之必假血肉也如寅之論人何事不可

爲哉

人恒言名節節而近名節不大醇如東漢黨錮諸賢殉節之意十三殉名之意十七

徐穉超然物外不染黨禍故宜郭泰周旋京師與黨錮諸賢甚密禍發燎原玉石俱盡而泰獨不及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泰近之矣

郭泰似大菩薩作用

吳王伐齊越王乘其虛渡兵三江之口遂以破吳

鴻苞

卷之甲五

鈞夏言

四五

三五

曹操與玄德連兵田豐勸袁紹乘虛襲許紹不能從若紹用豐之計直抵許昌破其巢穴使操進退失據紹攻其內備攻其外背腹受敵操覆亡之不免矣吳伐齊而越乘之當時伍員太子友皆嘗慮及此吳王不用以至于敗操號爲智略謀士如雲並不聞慮及紹之乘其後也田豐之計若行操其殆矣然則吳王不幸而敗操幸而無虞要各有命矣

道云得其一萬事畢釋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卽道家之靈光釋氏之般若儒者之明德也此處豈可草草看過

千里趣利必蹶上將兵家之忌以逸待勞氣定謀完衆寡弗論周瑜以三萬人破曹操兵八十萬于赤壁謝玄以八萬人破苻堅兵百萬于淝水陸遜亦以數萬人破玄德連營七百里之衆于夷陵秦王翦以六十萬人從關中遠涉江漢伐楚亦可謂

鴻苞

卷之甲五

鈞夏言

四六

三六

氣盡兵疲強弩之末矣使楚有英主謀臣悉全楚之甲定犄角之謀乘其遠來邀之江上勝負未可知也楚之君臣懼秦威聲束手待斃則亦無如之何矣

曹操自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恐妄相付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又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人爲其欺便謂操無篡漢意不知操之初起一

得荀彧輒曰吾之子房一得許楮則曰吾之樊噲其初已蓄異志所以晚年不遂篡位者操之中年羣雄犄角無暇及此逮晚而四方粗定自計衰暮不久卒以漢相終而以位號留其子其言曰吾爲周文王志可知也或者因其言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便舉以爲操之功當時亦不可無操不知操之初起便阮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進攻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鮑夏言

吧

墟邑無人其後戕殺國母迫脅君父流毒縉紳誅鉏忠良播惡四海斬芟萬姓當時何賴焉古今叔季末運不無草竊之雄稱王稱帝皆未必如操之懷奸流毒如操之言備帝于蜀權帝于吳操亦何能剪而去之乎甚矣操之狡譎無耻也荀彧初說操卽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河濟天下之要地保之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又勸操奉迎天子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

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或未嘗不以篡漢望操其後乃爭九錫而託名爲漢或之奸其亦猶操之奸與

玄德取劉璋畢竟未爲不義玄德興復漢室爲漢之子孫除漢之竊據興漢之宗社則操與權之土地皆義所當取特力不能耳力可取璋而又不取王業將何由興乎旣大義所當取則匹夫小諒不足論矣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鮑夏言

吧

事機之會豪傑真不可不知也方曹操與玄德相持于徐沛田豐說袁紹襲取許昌此千載一時也紹辭以子疾及操破玄德下邳還軍官渡未可犯矣紹乃議攻許以至喪敗何其舛謬也玄德初得蜀蜀人未附司馬懿劉曄並勸操乘克漢中兵威進攻益州人心震恐勢必瓦解操不能從及人心已定操始欲擊劉曄阻之乃還紹與操同失事機不可言智紹旣失機會乃始與師操知蜀人稍安

遂舍弗擊本同末異成敗亦殊紹不足論操亦失之豈非漢祚當延天奪操之魄耶

崔亮年資用人沮抑豪傑貽害萬世

雲長鎮江陵北拒曹操東抗孫權譬如一木支兩大厦當時孔明都不思爲輔車翊援之計何其疎也余所未解當時雲長前與操持當深慮權乘其後乃又罵權使者絕其求昏是自求禍也雲長忠義勇烈直氣剛腸疎莽乃爾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鍾夏言

四

字

人非至人德義必有所缺人非神聖智計必有所失

長空一碧飛鳥徑度澄波若鏡游魚行空深契吾

身中事

陰魄滅陽魂昌凡心死元神活

菩提化爲煩惱如水結爲冰煩惱卽是菩提如水

泮爲水是有二是無二

明從悟出日月之光明從講入燭火之光余有詩

寄開之云饒他片片天花落還問西來碧眼僧好把攸籬揮白象不須喉舌吐青蓮亦頂門針也

首楞之義只是明一切着處都是妄妄情一盡眞卽在其中心經明空相金剛明不住皆是此意維摩詰最辨才無礙而深入不二法門是不住于辨才無礙

華嚴雖極言華藏世界香水海廣大無邊勝妙而如來句中一毫不著今人若以染着之心而看華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鍾夏言

五

嚴便增重重障礙

佛理貴悟又不可將心待悟然頓悟未能直須逐日參究庶幾一朝透露豈可坐待自悟悠悠忽忽虛度時光

不可將心待悟怪一將字一待字

凡夫纏縛于有故須掃有歸空一得空界又恐沉空滯寂深避塵勞與世界一切毫不相干枯心自了不肯度世故須知靈明之中一物不着而萬象

森羅入大乘了義如來爲凡夫說空爲二乘人說有是對病之藥也

有而歸空有已不着空而含有空不落亡

愚人昏迷于利慾有極可笑者董卓積財寶于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自老曹爽爲司馬懿所圖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嗟乎卓懿遷天子流毒宮闈魚肉縉紳殘虐黔首已負大惡之名于天下事成或可苟旦夕之命豈有不戒而猶得

鴻苞

卷之甲五

鍾夏言

五十一

守此阿堵以自老者懿之圖爽業成騎虎之勢若力能制懿可幸無事如其一敗懿寧能容我作富家翁乎昏愚一至於此其可哀也夫其可笑也夫凶愚得志一時敢于無忌者大都智不顧後僥倖苟全也如慮後禍之必不能自應稍戢矣

陳宮有智與呂布同誅桓範有智與曹爽共敗君子之智貴在集事尤貴全身
司馬懿智計通神王陵賈達有靈溢而隕滅桓溫

勢焰薰天海西殷涓作祟死不旋踵饒他通神薰天畢竟爭造物不過奸雄念此可以灰心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房杜實進密謀高宗廢皇后徐世勣贊成之其後武氏殺太宗子孫幾盡房玄齡于遺愛謀反滅其族如晦子弟亦蕩覆門戶世勣子敬業亦亡徐宗天報不爽如此

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于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公

鴻苞

卷之甲五

鍾夏言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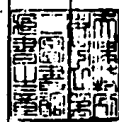
孫以邊幅失士光武以豁達得人是故度量不可不寬來歎以疎率取災費祿以泛愛被盜是故隄防不可不密唐李元平豪傑風生傾動關播甫行軍視事李希烈細作一起而縛之麾蓋之下以去何其疎也

傅嘏評何晏言遠而情近士大夫有高志者當深味此言

千古肯用人大有爲只有一個宋神宗千古得君

只有一個王安石却又大做不好可恨

王安石行新法天下人不合力排羣議做只虧他一味倔強好勝硬脊梁其始起于偏執後却似騎虎之勢下不來認不是不得不知天下若被我不壞我畢竟安歸或煞愚了



鴻苞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

五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明東海屠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紀夢

樂今言夢者想因也想因所作即夢與神明交接未必真是神明來格而吾心之神明不可欺也余生平多奇夢聊筆記之以發明樂今所謂想因之

鴻苞

卷之四十六

紀夢

五

旨余初向慕 曇陽大師之道夢與王元美論及曇師見庭中有三四人論訛而笑者余曰師道昭明如日中天而愚夫猶訕笑而不信若此元美不食第云吾且行而追及我師於路遂飄然出門去余心度師何在元美行追之余獨不可迹其後乎急趨曠野路忽化爲大水浩浩森森都無涯涘余歎曰吾行而路忽化爲大水師絕我也我復何用生爲遂投身行水中行甚踉蹌迷悶良久從水中

出甫欲舉步前路又忽化爲大水如是者三最後投身則水淺才沒脛及郛又行良久前路始坦平遙望重門茂樹則師所居舍宇在焉至則急扣門一童子從門中出問師所在童子引入一堂頗宏敞堂中坐三大佛余禮佛罷肅立庭中少選曇師素衣鬢髮飄飄若步虛而出余望而搏顙師以手摩頂喜曰子能如此向道可謂堅誠矣我當度汝汝世緣未了今且去遂覺未幾而南北言官交章

鴻苞

卷之四

紀

二

三十四

論師則疑夢中所見論訛庭中者也又一夕夢謁師求度師忽作色曰始吾以汝爲善人故許度汝今不可度也生平多過余不服曰弟子生平好善頗無大過有人爲弟子謾年譜生平履歷盡在是可考覈也師許之則一巨帙在前師一一爲覈之曰事親孝交友信臨財廉連稱好好忽於帙中見數婦人師又作色曰何爲有此余是時頗惶遽細視皆有一乳字余曰此皆弟子兒女乳母弟子都

不及於亂奈何以爲罪乎師笑曰是也汝果無罪今者再考覈汝生平竟無他可度也吾當度汝第汝世緣尚未了了而後來未晚語頃忽見一貴人

若從旁非笑師者則空中下一飛豕騎貴人項去余旣別師出門作念曰余得見師良苦卽云世緣未了奈何不求教敕一二語而虛此良晤邪急返而尋師不見矣四顧物色之一人謂余曰汝師業已入深山中汝循山路而入可見也余從小徑幾

鴻苞

卷之四

紀

三

三十四

踰行見高門大第庭列武士侍衛幢蓋戈戟甚嚴門扃不啓余遂叩之不已聞師從內大怒曰已遣去而復來叩門不已何倨傲不恭若爾顧我神劍安在余了不怖畏私計曰師呼神劍其斬我也邪吾爲求道來何懼一死劍忽從空中飛出斫吾首墜地仰見星月爛然雲霞作五色余復念吾目歷於首首旣墜地安復見星月是吾之心神不死也吾首可斫而心不可回叩門如故於是師又大喜

曰壯哉之子精堅若是亟命開門延入遂醒歲辛卯余吊元美發虎林取道吳門舟中夢迷失道至一所室戶下歲庭鑰有人啓之云是王新建公掩關處遂之帝居天人以余學道者遣雷神恐我疾風迅霆轟轟然遶余左右余了不爲動頃之鳩槃羅刹奇形瑰狀以千百數向余搜搜又不動武夫壯士持兵器截余如麻又不動忽躍出猛虎咆哮無算一虎抱余欲噬余念學道若無成死固不免

鴻苞

卷之甲木

紀夢

四

三十六

死疾病與豺虎牙等耳吾何懼焉有人引余往一處則余妻在焉妻向余號泣不已余撫之曰子事吾半生意亦良劬可念今吾以學道去子休矣勿復戀戀遂飄然別去嗚呼人遭震撼當其覺也尚可以識力強制勝之至若夢寐則不可強矣而余定力屹然不動顧似有覺時或不能者何哉夜卜諸夢寐意者余向道頗切而致是邪然其夢也得勝定力而無所恐怖其覺也反或爲事物所勝而

搖其心神夕賢而晝不肖是則余之大懼也

余往爲仇口謠詠落藉抵潞河之夕夢禮科給事王士性爲余上冤疏於上帝帝大怒命風雲雷雨山川岳瀆五丁六甲諸佛悉下而勘其事余與王給事跪一所仇人又自跪一所並在天日之下雷鼓轟轟滿空下擊余心計隱微之事人不能知寧有天神而臨照或謬者余其無恐神氣凝定少頃二青衣馳報曰百神臨勘事已大明列侯之燕

鴻苞

卷之甲木

紀夢

五

三十二

止觴咏驩謔無他也無何諸臣並至追攝西寧第中所傳玩衣服器具纖悉畢集余嘆曰神理嚴哉報命上帝大有處分余至一所見白頭叟跪而迂余於路自稱曰土地余復念土地正神見而執禮甚恭若此余其無大過乎逾時又夢天亭午白日無光人情大駭忽有二人馳至云高皇帝召余急趨命見高皇帝寢廟行禮畢帝無他言第敕二人送余出關門下余揖二人見其戴方幘

服素衣問其何人一人云我劉基一人云我宋濂
余竦然曰今日幸晤兩開國元勳大老敢問二公
其朝夕在帝左右乎曰然余曰高皇帝與
上帝近二公與高皇帝近茲者日亭午無光舉
國震駭此非常災異二公當知之何故二公曰知
之凡所以感此災異者有二其一爲子近者受譴
而非其罪冤氣上通於天其一頗秘不可言於是
別去夫公庸小子卽受冤亦小小者豈遂足感天
鴻苞

卷之甲木

紀夢

本

升而反墜目睫一交識神霄亂蕩蕩悠悠惟其所
之而莫能主持由此推之形神旣離四大無主迷
途俛俛隨其業力又何能自主乎此人所以貴靜
定而養虛明也欲求死後不昏亂先自夢寐不昏
亂始死後之能作主張與否驗之夢寐斷可知矣
禪家止觀乃治心之要領永嘉又拈出惺惺寂寂
惺惺治昏亂之謂也寂寂治亂止之謂也止觀成
則得定慧止觀因也定慧果也夢之因本乎心
鴻苞

卷之甲木

紀夢

七

字一障受損爲深也知而不戒戒而不堅良足媿矣良足媿矣

人之夢寐虛幻不實固也覺時之窮通得喪是非毀譽一切身外之長物無常之幻景孰非夢乎邯鄲黃梁之喻有言哉人知夢之爲夢而不知覺之爲夢於是計校營謀爭奪伎害日以紛紛然則人一生之夢未嘗醒也夫夢中之生死利害哀樂喜懼並非實事故謂之夢至覺時萬景無一不實謂之夢可乎曰清歌艷曲過耳卽空妖麗靡曼過目卽空甘薌鮮旨一飽卽空功名富貴一死卽空與夢中之得重寶何異乎仲尼歎爲浮雲如來等之謁電無覺夢故無夢夢超夢寐卽超生死矣

鴻苞

卷之甲木

紀夢

人

三十二

溟滓子論不動心

溟滓子爲儀曹郎居長安以文學有聲名士大夫爭趨之卽山人布衣星術方技無不延頸願一識溟滓子趾錯於戶溟滓子業學剏心好道而不能省事簡緣亦自計了俗混世取事煉心然喧囂麗雜庸得無損矣西寧侯宋世恩者年少好交聞溟滓子名而慕之託友人介紹請以北面之禮事溟滓子溟滓子謝曰西寧國之大臣以此禮來不

鴻苞

卷之甲木

溟滓子論

九

三十一

可則願事以兄禮講業譚祧千秋相砥西寧置酒張樂燕溟滓子大召史館曹郎及金吾文學山人酣飲盡驪漏下三鼓始罷杯酒詩文凡往來甫一月而比部郎俞顯卿自溟滓子爲青浦令時嘗有宿憾又心害溟滓子名乃擗據惡語誣奏天子令核其事持議者論顯卿挾仇傾誣而坐溟滓子詩酒放曠兩議罷溟滓子初聞謗舉國震駭薦紳諸公聯轡接踵日過唁溟滓子填巷塞塗蓋人人

爭託於扼腕衝冠之義而溟滓子但漠然而已諸公力勸溟滓子疏辯溟滓子謝曰人實造謗上有國法下有清議奈何嗷嗷與仇人分黑白倪瓚所謂出聲便俗也諸公固強之不已草一疏語寥寥若無足采者或曰子生平文筆如電光今橫被不根疇不爲憤懣髮上指冠子乃置辯而語嚶嚶若無足采者何以驚動四海吐氣伸眉也溟滓子曰夫辯非余意也今卽有電光之筆留以俟他日總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溟滓子論

十

領山林時品咏風月發舒性靈爾顧安能戀戀敝帚而極力置辯哉夫事之有無寧俟辯矣疏上客集日以如雲溟滓子烹茶治酒款客一如平居談笑不減一友人問曰子之處此其真不動心邪抑尚矯情鎮物若謝太傅也溟滓子笑曰余乃矯情展齒何勝折矣夫一瓢一笠爲逍遙遊余志也余見士大夫是非外擾得喪內煎白首去都猶抱憎戚嘗心薄而口非之豈以今日身臨此境遂蹈往

轍我之笑人人還而笑我天下寧必無真輕富貴之士哉溟滓子遊今日始爲實際矣顏舍人素問曰子于失頭上冠不生眷戀心是矣抑俞君能不作瞋恚想不溟滓子曰夫眷戀瞋恚一心也有眷戀是有瞋恚無眷戀是無瞋恚然則將德之邪曰亦不瞋恚爾何德之有蚤脫苦海返於空虛亦伊人之患卽以爲德亦可舍人曰俞君之疏凡愛子者無不爲子扼腕子獨何見而了不瞋恚也曰夫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溟滓子論

十一

曖昧之語安知無構之者人構之而俞君或誤聽之舉事卽輕則公忿也不然而俞君自以報仇故而撫之報仇亦人情也又不然則宿生之業也昔鼂錯爲袁盎所譖給載東市錯懷必報而盎之後十世皆爲高僧戒律精嚴錯莫能報至梁天監中盎爲悟達國師武帝賜以沉香寶座消其福德錯乃得報瘍發于鄰如人面卒賴迦諾迦尊者之清凉水而兩解武帝當召一禪師甫入宮門帝方與

人奔而云殺却侍者誤以爲殺師也遂押赴于市
行刑者問曰以師苦行修道何罪而有今日師曰
貧道固欠帝一死帝之前身蚘也老僧鉏地誤斫
其頭今之誤殺所以報也夫余之宿生安知不重
負余君哉負而償之則固其所又何悲焉且此君
傾危下地獄種子余而仇之是分其罪也余安能
與伊人連械交臂同入泥犁哉舍人曰子仇伊人
伊人則罪業矣子不仇伊人罪業則空矣又何地
鴻苞

卷之甲六 溟滓子論 圭 五三

獄之有是子之不仇非惟不報亦以超度伊人也
溟滓子乃大喜曰深哉舍人之談理也余如飲清
凉水矣 命下之日溟滓子去衣冠青衫袍帽入
辭主上屬朝會諸公鮮衣怒馬溟滓子獨作支離
顛頽狀策蹇躓躓出都門時溟滓子心已馳江
南清溪碧石間了不相關罷官去國已而私念沾
沾自喜也一曹郎無故橫被口語褫其衣冠蒼皇
去都動心失意當在此時此時漠然嗣後冀可免

矣嘗憶殷深源名理精詣爲當世所推至信安之
廢書空咄咄一何窮愁夫人處境實難余幸不至
爲殷中軍足矣

鴻苞

卷之甲六

溟滓子論

圭

五三

爲善不徹

今之人無輕訾古人中庸人行事有今之賢達所不能爲者魏齊以窮急投虞卿虞卿相印與之俱亡蔡澤以功成身退說范雎范雎立辭相位薦澤二人者品卑卑無奇乃脫屣大位有巨人風義今人視一命如膏血平居與朋好握手津津金石一遇小利害得失掉頭不顧嗟乎虞范二人今天壤間有之不故余嘗曰古之人爲善徹今之人爲

鴻苞

卷之四十六

爲善不徹

十四

七十八

善不徹

死節

人主殺死節之臣豈惡其忠義哉爲人主莫不欲人臣之忠於我彼各爲其主忠於所事猶夫忠於我也必殺之而後快無他不過慮其爲我之患耳不知吾事已大定天下之勢在我卽容之聽其自便一溪一壑彼何能爲人主旣受天命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如其命不我屬四海之夫九州之廣匹夫匹婦誰非戎首獨一二忠義之士也乎哉殺其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死節

十五

三十九

身可也又戮辱其妻孥過矣過矣損國家之元氣多矣忠義之士慷慨激烈既鴻毛其七尺而如歸又幻泡其妻孥而不顧赴大義割情戀卽了道度世矣而何有于天壤之名聲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此知烈士淺者也

誠僞

詐於爲善不如誠於爲惡也爲惡而無機心不肖之行有耳共聞有目共見身被醜聲爲世大詬或致窮威懼而悔改猶爲厚幸私利之念存於胸中閨室悵淫無所不至而掩飾於大庭廣衆之間盜蹠之行駕道學之名口談清虛而身染垢穢真情敗露人且姍笑之若城府既深形迹復密卒以欺世盜賢者聲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姦人之尤

鴻苞

卷之四

誠僞

七

二九三

也其爲過惡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而表裏洞達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有過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後漸合至真矣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皆自攘奪賄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其經營畜聚勞精費

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如是而尚得謂之清虛乎

夫所謂清虛者心也由前而觀清虛之心且何利于阿堵由後而觀滓穢之物又何助于清虛外爲溷溷內日冷冷理則有此非所望於斯輩也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不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見錢闌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若夷甫近清虛矣

鴻苞

卷之四

誠僞

七

二九三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纖膏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于仕進頗澹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臂于嘻笑伏戈甲于尊疊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智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在宥

莊子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後世劫下坊
姦綱至密矣斬命破膚刑至酷矣鈎距摘發計至
察矣而姦兇愈滋喬結轉盛於是始知南華先生
之言有旨哉溟滓子爲吏措刑解網一以仁誠拊
黔首三年而下化之幾于上古之風疇謂世變之
降果不可返哉

鴻苞

卷之四

在宥

六

下十

祝史

人有疾病固緣七情內傷六氣外侵亦有鬼神爲
之祟焉狡頑之人淫酗邪僻多行不義乖沴之氣
上干天和鬼神惡之是用降乃災眚乘其人之虛
勞損傷疾疢時作淹延歲月因而天札蓋上天有
司過之神有奪筭之律也積善之家孝弟忠信恭
慈惠和之氣薰蒸神理佑助既無咎災之端而善
人內境清虛體氣和平風寒暑濕莫得侵擾疾病

鴻苞

卷之四

祝史

九

二十九

何由而作乎然則疾病果有鬼神祭禱固非無益
矣曰禱曷爲而無益也爲其人之積德累善行合
神明不幸偶嬰疾疢復以明信告祝神必佑之故
曰丘之禱久矣若平日凶殘淫慝獲罪神理及其
疾病徒費金錢刲羊豕或延僧道上醮章而欲僥
倖無事神其誰聽之齊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公
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今寡人疾病是祝史
之罪也吾欲殺祝史以悅於上帝其可乎梁丘據

曰可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荐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堂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略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

鴻苞

卷之四

祝史

三

三十一

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夫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束姑尤以西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祝史雖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抱朴子曰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佚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

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祟最爾之體自貽之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產何所補焉天神絕邈清高蓋非臭鼠之酒脩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祝史妄談禍福以恫嚇愚民耗財罄產蠹俗亂政是不可不禁也西門投巫之政偉矣

鴻苞

卷之四

祝史

三

三十一

海覽

放舟桃花津順流東下登侯濤山踞鼇柱峯捫潮
音洞乘流送目陡覺東南天地大荒膠靄開朗喬
然灝漾金雞虎蹲兩山對峙奔騰峽口蛟門峽束
谿研鼓怒巨濤摧礮六合撼頓夜宿佛閣上通宵
聞大風雷聲或如萬面戰鼓訇訇而來疑遂捲此
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擲於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
與陽烏親乎其下撞蛟宮水府與龍子友乎聽其

鴻苞

卷之甲下

海覽

三

所之靡弗愉快心寬悅蕩數驚數喜雙曉不復交
五鼓起觀朝旭初黑氣罩幕宵宵莽莽有若混沌
未闢莫辨四方上下忽風起波湧赤光迸出橫射
萬道須臾大火輪吐海底海峯如赭雲霞紫翠儼
忽變幻使人神悸精眩散髮狂叫壯哉咄咄天地
亦復好怪乃爾頃之闔戶跣趺半瞑冥寂默朝觀
音大士則目不復有日輪耳不復有海濤聲出乎
形觀入乎禪定無所不空無所不喪已遂乘孤航

浮渺茫絕東行鳥迅矢疾瞬息千里蟾蜍鯨鯢衝
波而跋浪鵝鵝海鳬翔風而鳴雨蛭蛤螺蚌依沙
而禿穴天吳川后按節而揚旂舟在大波中蓬蓬
天上無處可著瀕洞砰湃邈隔神州遠近諸島歷
歷來獻大者如拳小者如粟日本三韓琉球只尺
矣遙睇梅岑想梅子真煉藥石室蔥蒨哉再眺馬
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脫玉鳥還棲隱處飄然欲
往黑巖既過赤橋來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爲

鴻苞

卷之甲下

海覽

三

流血事太荒唐始皇雖無道亦一時共主故海岳
諸神靈所宗容有之矣再望東霍山徐市樓船去
而不返童男女三千安在昔人所傳蓬萊三山非
近非遠近則几席遠則萬里風有仙骨呼吸可至
金堂玉室靈藥瑤草斑麟紫麋實有非幻所以天
風吹之而去爲夫凡胎穢器耳舟抵洛伽又名普
陀又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道場在焉山西折有
觀音洞洞深黑窈窕中空擘開怒濤日夜縱擊龍

嘯虎吼又西有善財洞石鋒峭嶇足似斷而懸北折有盤陀石歟空刻露軒翥坐其上可望島夷諸國崇刹高棟兀立波中撞鐘考鼓與海濤响會棲真學道者面壁其間永與人世隔絕哉余讀莊子東海若篇洸洋可賦每謂寓言耳乃今信之謝靈運云溟漲無端倪韓退之云有海無天地非身涉其處誰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跡山則有三山跡佛則有洛伽此尤爲冥棲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海覽

二

三十九

證道

梁劉虬精信釋氏永廬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後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徐陵弟孝克性至孝遭侯景喪亂鬻妻養母荆髮爲沙門改名法整與諸僧講論釋典遂通三論除官不就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都官省多鬼怪孝克居之妖變皆息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

鴻苞

卷之四十六

證道

三

三十九

書法

晉靈公無道趙盾彊諫靈公欲殺之趙盾出奔趙穿弑靈公於桃園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世稱良史余竊以爲不然太史之所以坐盾者爲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有弑君之意若與弑者然愚謂盾不忘恭敬爲民之主君違不忘苦諫可謂愛君殺之而逃亦大杖則走之義豈有意乎弑其君其身既逃而望後之人爲之哉在穿不過素畜無君之鴻苞

卷之四十六 書法 三

心於時乘機而發耳若曰史法誅意盾不行而有意穿豈行而無意者耶無論無之卽令盾有意未行方之穿行而有意者亦大有間今乃舉弑逆大惡舍彼凶人而加諸忠義亦太苛而過刻矣夫亡不越境返不討賊罪也卽以此罪罪之盾則何辭何必取凶人大逆轉而加諸盾也必也書曰趙穿弑其君趙盾返如是則弑君之罪亡不越境之罪返不討賊之罪並昭昭乎如日月中天各無所逃

太史之書法嚴而君臣之大義正矣

霍光妻顯弑許后光聞而隱忍不發且以女爲后則光與聞乎弑矣宜書光而猶曰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以謀實出顯也王導恨周顗不救王敦問殺顗于導導不荅而遂殺之殺顗者實導也書導殺顗宜不爲過猶曰敦殺以敦實行凶虐也由霍光王導二事觀之則趙盾書法亦可推矣若如狐書則凶逆之事凡有因者有意者皆當舍正鴻苞

卷之四十六 書法 三

犯而罪他人矣此萬古相因不決之獄余表而出之嗟乎余知後世未必以爲然余姑以明余心之所不安也

或云趙盾爲法受惡法若斯之嚴也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而不敢肆也不知于穿正其弑君之罪于盾正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之罪各坐無赦于理更順于法更嚴何必舍元凶而坐旁人以爲法嚴而使人懼乎當時盾聞而受罪不敢辭亦爲斧鉞

所加倉卒無以自明含冤地下久矣

鴻苞

卷之四

書法

六

廿

經傳

王元美云老氏說理則傳其文則經釋典說理則經其文則傳言妙矣然老氏之譚道德豈傳乎要之聖經以論理為主政不在文即如六經中之禮記其文不亦類傳乎其後百家衆藝亦有名爲經者如水經山經茶經碁經神異經按摩經相鶴經之類皆以經名各極其至亦猶盧扁爲醫聖弈秋爲弈聖魯般爲工師聖是也陰符經言簡理妙昇鴻苞

濟靈梯非玄聖至人不能作而元美乃以爲秦漢人僞書其謬誤甚矣

卷之四

經傳

元

心行

齊大夫陳氏厚施於民齊民歸之如流水王莽行
事事法帝王周公桓溫欲以德懷江漢行杖上
梢雲根下拂地足若不見陳氏之篡齊則陳氏一
鄭僑叔向也不見王莽之篡漢則王莽一周公也
不見桓溫之廢海西則桓溫一龔黃卓魯也是以
論人者當觀其定按事者當察其心

鴻苞

卷之四十六

心行

三

二十九

書紳

王元馭先生嘗謂余曰子抗隨夷之操而有平原
之累者何故賓客龐雜酬應紛擾外招悔吝內耗
元神道家大忌也卽詩文之技于性命何關焉子
名太高遊太廣不戒將有後憂余頌其言竟不能
戒居京師歲餘果爲仇人所傷後遇先生先生感
額曰子唯唯盱眙以才名自喜以羶行招物宜其
敗也爾忘余疇昔之所以告爾者乎東隅旣失桑
榆猶可收盍歸而閉關余再拜書紳嗟乎孫登戒
嵇康圖南規神放其言亦若此而二子卒不能戒
可無大懼哉

鴻苞

卷之四十六

書紳

三

六十四

著龜

人心之靈能覃思千古研窮萬物而目不能見乎
垣外知不能通于來朝枯著敗龜以卜未來占吉
凶何也人心以靈而不靈著龜以不靈而靈也人
心靈散故不靈也著龜不靈故聚聚故靈也至人
心靈而又凝聚不散何所不照哉

鴻苞

卷之四十六

著龜

圭

生

孟氏

夫物應以無心則順有心則逆逆則安排中有餘
則氣王不足則怯怯則勉奮說大人則貌之則者
安排也貌者勉奮也此非孟氏之語也王侯廝養
朱門蓬累浮雲接之爾而何則而何詔而何貌

鴻苞

卷之四十六

孟氏

圭

金

應劭

應劭作風俗通悉取古今神明奇偉閭廓玄怪之事推破之而一切歸之平實自以爲精理破的矣不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事稍涉玄怪便駭而不信何小宇宙也上帝握其玄宰萬靈宣其教令人曷餘耳目之耳目之最大而顯者日月星宿晝夜馳走孰爲之縣而不墜草木百卉春榮秋瘁孰爲之裁剪而常新萬物擾擾乃有身具五常道通三

鴻苞

卷之甲木

應劭

三

三

才腹胃千秋口吐霏屑者孰爲之注納而輟出不窮孰爲之關捩而運化若鬼亦大怪矣此之不怪而獨彼是駭劭亦陋儒也哉古今所傳咸出明聖豪傑之手劭欲盡推破之而獨信已說蚍蜉撼大樹爾且盡去神明奇偉閭廓玄怪之事而獨存世俗啖飮遺矢之常以託于子不語怪不幾于癡人說夢乎好奇釣詭之夫杜撰迂怪以眩瞽愚俗間亦有之乃謂古今宇宙盡無是事識亦隘矣

柄文

曰屋寒峻種學績文三歲兀兀苟無根抵之容棄如土苴貴介富兒口尚乳臭目不識丁馮藉父兄之力乃先宿儒清議所非神理所惡也余嘗柄文念及於此輒爲竦然若天地神明惝怳左右竭精殫力務得真才余見世之柄文者先門第而後文執檢關節而略真才愛少髮而賤老成使懷玉握瑾之士垂首喪氣浩歎蓬蒿之下亦可恨矣嗟乎

鴻苞

卷之甲木

雙

三

三

作吏者事關民瘼何者可苟而神之聰明無微不至能逃於昭昭不能逃於冥冥當事者所宜深念也

芝草醴泉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崛起之英政不在門第晉人
盛稱王謝子弟以爲秀美以今觀之琅邪奕奕真
無媿門風者義獻而外亦不多得古今景星卿雲
之士豈必皆鳳毛龍種哉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
子弟亟還蔥肆可謂千古賢達宋王安石以其子
雋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
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
鴻苞

卷之甲木

芝草醴泉

三

五十五

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託
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
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
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辨神滅

天下之可欺者姦雄之心而不可鉗者匹夫匹婦
之口天下之可要者鄉曲之譽而不可倖者後世
之名天下之有形有器者皆有敝壞惟精神不可
磨滅也龐涓智矣而困於孫子仲達狡矣而挫於
孔明是姦雄之心可欺也周厲王以煩刑防人之
口而怨言蜂起秦始皇以鼎鑊止人之謗而偶語
叢生是匹夫匹婦之口不可鉗也殷浩以清談養
鴻苞

卷之甲木

辨神滅

三

元

其虛聲揚炎以牽廉博其浮譽始爲名士終以沉
淪是鄉曲之譽可要也王平子清辨有致石季倫
淹通起名一跌不捄萬古淒涼是後世之名不可
倖也二儀也而混沌山岳也而崩圯金石也而盡
軒轅仲尼也而死古之神人仙釋存其神而脫其
形是形器皆有敝也德尊如孔顏行潔如曾史文
精如班馬忠如比干勇如壯繆萬歲之後雖婦人
女子亦能舉其姓名談其歷履豈惟是哉愚公移

山之意專則上帝爲懼荆卿報秦之意專則白虹爲貫日燕太子求歸之意專則天爲雨粟是精神不可磨滅也昔人云不聞刀滅而利存寧有形亡而神在謬矣

鴻苞

卷之四十六

辨說

三

耳

相知

許由讓天下而逃而逆旅主人疑其竊屨漁父不受楚執珪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實劍披裘公五月披裘負薪而季札教其取遺金人之不相知如此哉漆身沈族隕涕嘔心古人所以重知已也

鴻苞

卷之四十六

相知

三

耳

愆怒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夫一灼之火能燒萬仞之山人心之愆怒者火也古之人愆火一然至傷敗倫理破滅身家怒火一然至積屍如山流血千里可畏哉夏姬者陳大夫微舒之母而御叔之妻也列女傳謂其狀美好鷄皮三少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焉以其袒服戲於朝激怒微舒

鴻苞

卷之四

愆怒

四

三

靈公被弑二子奔楚楚莊王伐陳誅微舒欲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當巫臣諫莊王子反審尤物之移人鑒女妖之速禍可謂神智炯然而不知其乃自取之巫臣不足論卽如齊桓晉文漢高唐宗千古英雄之君胥

此迷惑昏昏與庸人等秦始皇怒盧生一言盡取天下逢掖之士付之坑灰以至項羽曹操劉聰石虎之徒但以睚眦小忿動殺人無筭不知其氣稍平之後亦嘗追悔否乎夫陰賊狡狠若此曹者無怪矣張忠定在蜀吏盜一錢怒其發言不遜仗劍自起斬之因而自劾議者曲爲庇護云是以嚴治蜀忠定終自以盛怒妄殺失政刑矣何也夫盜一錢罪不至死發言不遜罪亦不至死罪必不至死

鴻苞

卷之四

愆怒

四

三

而卒起殺之以怒殺也若云蜀方驕橫宜以嚴治則一時之怒而殺罪不至死者豈嚴之謂哉後如張魏公亦以恃功驕倨怒殺曲端自壞萬里長城富平之役乃詐張端旗以懼虜人虜知端已死至爲撫掌我師遂敗亦拙矣二公皆老成賢者尚爲怒所使如此故曰愆怒火也當其火發沃以清涼水則止夫回光返照者清涼水也火發卽照照之卽止不發復發則復照久而熟焉無所事照矣

交態

劉孝標廣絕交書曲盡世情交態余始以爲蒐剔描寫頗傷厚道乃今身經目擊閱盡風波然後知孝標之言有味哉杜甫詩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張謂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淡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余生平把臂談心者半天下指青松示皎日爭欲自附於金鴻苞

卷之四

交態

四

三

酒德

古來清人寂士目空九州神遊八極曠然寡營脩然無累而往往沉湎於酒阮嗣宗一醉六十日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劉伯倫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畢茂世曰右手持酒杯

鴻苞

卷之四

酒德

四

三

左手持螯拍浮酒舷中便足了一生矣陶元亮曰但恨在世間飲酒不得足人問王績待詔何樂曰美醞可戀耳侍中日給酒一斗人號斗酒學士著五斗先生傳又自署爲醉鄉侯李太白曰古來賢聖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白樂天自號爲醉吟先生曰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歷觀賢達流連酒德雖曰有託而逃亦實由其性好之要之一癖也清虛恬澹自有深

趣何必轟飲淋漓頽然酣醉然後爲暢適乎佛氏
酒戒甚嚴以爲易致昏亂比之色慾爲害更深淵
明入白蓮社與慧遠談無生之理樂天亦與嵩山
僧如滿修上座之業而皆以麵藥嬰心何也當是
其嗜好所在不能剷除耳余不善酒不知酒趣亦
都無別好頗喜友朋三五清夜然燈劇談閒話近
且捐去獨處蕭然往者風雨岑寂星月散朗便思
有客談對今不復興懷第願與煙霞物外人商量
鴻苞

卷之甲

酒德

品

七三

生死大事又了不可得則有塊獨而已

卜筮

大易性命之書兼乎卜筮蓋以理之順逆爲事之
吉凶悔吝此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而非挾數用術者比也嚴君平司馬季主管公明
之卜推本忠孝人倫猶不失大易之旨至京房專
談讖緯小術穿鑿附會故其師焦贛曰得我道以
殺其身者京生也夫京生能以易談禍福毫髮不
爽而乃不能自卜其殺身之禍邪管輅之言曰善
易者不言易其旨遠矣楚人鬼而越人機故屈原
范蠡有筮蓍卜法大都出於太乙六壬玄女遁甲
風鳥雲氣遺法而漢代又有天文讖緯九宮八卦
占候諸書多言未來休咎蓋亦有奇中者而終不
足以盡天地陰陽之變有中有不中其爲數也小
其爲術也淺有道君子所不貴蓋君子心存正理
身行正事吉凶禍福一聽其自來何以卜爲順理
則吉雖凶亦吉逆理則凶雖吉亦凶吾卜諸吾心

卷之甲

卜筮

聖

二八九

朽枝枯甲何爲哉



鴻苞

卷之四十七

果

十三

鴻苞 卷之四十七

明東海屠

隆慶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符泠玄校

范孝子傳

范孝子名應龍蘭溪人流寓青浦爲人淳樸有至性事父母極孝嘗刲股以已父疾故邑人稱爲范孝子家貧賣卜人所卜善必力德憑之所卜不善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乙

十三

卽得吉繇亦委曲言其不利有君平之風日卜得鎡米若干苟取足供昕夕餘盡以賑給邑中窘者長齋奉道卜罷閉簾日跏佛前經聲明朗出戶外邑人無問老稚女子咸知范孝子善士也溟滓子令青浦聞其爲人而好之會其歸葬父蘭溪以白金壹兩米一石助喪孝子受而不報謝後嘗召之卜溟滓子畧去部民分殊禮遇之以果饋遺其母而手書爲善最樂四大字顏其卜肆對邑人士民

每舉孝子爲勸爲人得如范孝子可矣一日孝子走南海謁大士普陀渡甬江道經溟滓子家逕入中庭望空搏頰罷而趨出不自通應門者言之家兄急物色之不得後溟滓子將上計先以家還孝子送之日則同舟人挽舟夜則託宿鷓首隨路行乞業已數百里老母聞而將出金錢勞之輒遁去及溟滓子入朝孝子又送之北溟滓子如婁東謁辭 臺陽大師恬憺觀夜跏趺 師龕前至三鼓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三十一

時吏民俱散境賴閒然溟滓子起步中庭見月下微有一人影跡之則孝子也溟滓子賦曰夜深矣汝不就邸舍而猶裴徊於此者何孝子曰親至雪山見如來道場此千載一時而奈何卽邸舍爲溟滓子鑒其意誠呼入與同宿元馭先生室中明發吏民先後遣歸孝子獨遠送臨江而別後溟滓子入爲儀曹郎居歲餘爲怨家所讒投劾去孝子自青浦聞而大哭曰傷哉賢令橫被仇口毋春秋高

而歸貧無以爲家也急北走視溟滓子身無塗費且行乞至高郵絕食而病委頓還數日差可復奮起謀北行僅有小敝廬一間將賣以給餼糧邑中賢士聞而助之數金孝子日夜行四千里抵漁陽時溟滓子已出居潞河之上一日忽報青浦民范孝子至亟逐之入拜而伏地哭盡哀溟滓子扶之良久乃起曰天乎賢如使君而令讒人得行其蜂蠆那青浦之政其獨知之陰德在人莫可縷指而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三十一

有今日是亡神理矣溟滓子笑曰汝精誠足貫金石顧何用衝冠扼腕泣不自休寧傷不肖區區失一頭上冠哉孝子曰寧有是余傷天道之不明又念使君母老歸而無以爲家袖出白金二兩界溟滓子曰是余口吻中節縮所餘以少助使君歸計溟滓子曰其雖貧何至爲汝憂若此當某居長安時誠無以給餼粥今一旦罷官爲諸公所憐競捐金助裝幸不至餒于道路無煩賢者然不敢不受

其金也孝子就坐無一語第孺子泣雨涕不止時
宋西寧世恩余大令翔黃孝廉之璧金文學學孟
適在感孝子誠無不爲淒然泣數行下知黃生高
才能文章日長踞其前乞黃生代草一疏且擊登
聞鼓叩閭闔屢爲溟滓子所捍而止諸君咸愛孝
子爲人挈之入燕京數日孝子旣不能草疏則日
叩長安貴人馬控冤又長號於闕門之下幾爲
縋卒所得知者扶之而去溟滓子始與約同舟南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四

三十六

下臨發求之則不可得蓋不欲以口腹累食吏而
偷安其身復以行乞扶伏歸矣及溟滓子舟抵廣
陵則孝子業行還家復自其家北迎溟滓子廣陵
舟中一見卽又告去苦留之不可得前後贈之橐
金固辭不受途中有知孝子故憐而賑之者一無
所受廣陵船頭伏而泣別感慟百千人云蓋竊計
孝子往返徒步萬餘里方絕食高郵病還可以已
數日卽奮而北走北走數千里甫抵家可以已氣

息未定復自其家北迎溟滓子廣陵此時卽留舟
中同渡楊子而南亦何不可而復固請徒步去士
堅心苦行一至是哉雖古至人之蹈呂梁穿巨石
何以加焉嗟乎士大夫慕義無窮名垂史冊者何
限然或有所爲孝子奚爲焉是上帝所賔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五

十五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序

吾母太夫人今年春秋九十高矣世稱身都將相家累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在在不乏而詰其堂上有九十壽母乎未必有也卽某雖布衣窮巷負米滌澣於人子心有大愉快焉且也某之母侃母也陶侃少孤貧賓客過之母截髮爲具剉薦以秣馬士行賴以延譽功伐茂明令千秋而下爲母子者悽惻感動某髫髻時授書歸自塾舍太夫人親

鴻苞

卷之七

壽母太夫人

六

剪葵莧作糜飼某及某起家爲令廉而勤每退食朝太夫人必問曰兒子今日所平反冤獄幾何所賑恤無告幾何所爲黔首興利剔蠹幾何有之則色喜加餐不則愀然不懌當在由奉某好道稟教曇陽僊師南北論論大禍巨測太夫人爲弗聞也者官成敗有數世之足以敗官者寧獨耽玄好道邪誠以此絹吏議去所欣欣焉比某入爲蘭省郎郎俸薄貧甚腰下僅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某遊

鴻苞

卷之七

壽母太夫人

七

道日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拮居爲供帳意良渠時時不給則歎曰吾兒爲吏廉貧貧以廉故夫復何憂後某爲怨家謠誣事起誣罔縉紳交言檻擊攘臂車塞巷履盈戶而太夫人第嘻笑自若及削籍去國交遊祖道風雪黯澹僕馬顛顛太夫人則曰兒子無以去國芥蒂哉若負此官雖榮猶覩如其無罪卽去何傷吾老矣行辭朔野冰雹鞭豚而就江以南風日駘宕竹坪桃塢瓜畦豆棚

少選家設齋醮太祝口累禱華蓋星君某心異之而太夫人病遂起強飯矣嘉平月三日爲太夫人人生朝諸子姓聚族而謀稱觴堂下而以某忝竊能言之科屬某爲一言奉以上壽某惟仙言長生佛言無生夫長生猶有生無生則無滅均之跳出陰陽不受陶鑄者矣太夫人數十年來念珠不去手菩提不去心清淨蓮臺近在眉睫而某則雅慕玄修皈心禪悅泥洹羽化咸所服膺誠使摩尼現

鴻苞

卷之四

八

光黃輿結鼎如來聖師愍吾母子之久在淪轉而下筏引手焉昔爲侃母其究也爲蘇耽之母何幸如之某蹇拙不能諧俗取世資所謂身都將相家纍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者上報母恩而第令他日得采雲霞爲母裳擷沆瀣爲母糧飾勝鬘爲母妝爲母御飈輪駟鶴乘禮釋迦拜大士朝金母謁元君逍遙玉京遊戲珠林誠若是卽今日雖布衣窮巷負米滂澹何恨於是諸子姓躍然起曰大

哉吾子之壽其母也人徒欲得世間之花萼紫泥光榮其親而子乃欲得龍藏金言太霄琅書以爲親壽也雖其語闕廓迂誕亦有致哉卽未至之聆其言蕭蕭冷冷排空騎氣固似與人世凡母子自有別矣

鴻苞

卷之四

九

與陸與繩司空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侃侃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
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
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
當之注厝擘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原固非常人所
辯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三大事
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
者矯張虛僞而踐履疎脫販西教者馳騁乾慧而
鴻奄

卷之二十七

三

性地轉迷在世出世茫無指歸世歟真儒亦罕真
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了義不徹學人
憤憤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既
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苑之精旨傳曹溪
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
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如
衆流之歸鉅海縉紳後學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
躁競者望間而銷鎔調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

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 高皇帝蕩羯胡之羶
穢廓寓縣之氛靈拓土開基填安黔首豐功偉德
滂瀉龐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
生靈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邳隆蓋未有盛
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以泰人徂治安道民竊觀
闡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軟
庸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
小民日崇姪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
鴻奄

卷之二十七

三

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
絕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
爲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
忠秉直諤諤蹇蹇始而袁州父子顯恣則每事裁
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事
人人斂迹以退避而明公獨挺身以當之國有大
寃人人箝口以自保而明公獨奮臂以拯之進人
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解人之難而其人莫知

所從解藉令當今之世微明公其誰爲大臣奉公
憂國之楷模乎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天
下承平久矣乃頃年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南
北歲事不登飢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爲青入春
淫雨連綿三月米穀湧貴菜麥萎死四野斲草而
爲糧良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填乎溝壑強梁習
爲椎埋今甫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當不
知更作何狀矣道民聞之吳越無不被災之國豈

鴻苞

卷之五

十一

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有事矣當
今所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益以菩提心作豪
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宗社者不可不
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束髮以雕虫一技成虛名於
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豎儒目之又見
古來文士多坐疎狂輕俠遠聽遙度意道民故當
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究心當世
之務往兩爲令揮汗駁圻勞費不辭砥行澡身茲

飾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厝畫庶幾
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顧爲仇家
訖齒放廢于時乃便絕念破甌揮手掛冠研討無
生之理兼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度世道民
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掛諸胸懷矣孔子云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道民旣
以遯身物外卽攬結雲霞采擷芝朮調心鍊法匿
景歟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嗷嗷焉以尸祝代

鴻苞

卷之五

十一

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室女子猶
然憂魯葵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衰道民雖不肖
嘗食君祿則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升髦當世
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高枕坦腹
胡可得而個翔審嘗當今少可與語求其闕鉅碩
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己無如明公
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胸中憂慙少自見其感慨急
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得爲畱侯

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在道民何
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瓶公來問知明
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焚調之學以延社稷
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靈請命者
幸事事畱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者明公之
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埃嘉譽蒙委作阿育王舍
利殿檀越窶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勸善緣少
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審其於淨
鴻苞

卷之四十七

古陸縣司馬

十四

業無妨否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累召遂出矣昔異人懶錢相李鄴侯於嵩山
預知其十年宰相張乖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
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
而經營四方究所未竟卽取巨石以塞門結煙霞
以封戶猶將爲人弋出崑栖未穩有道者故自己
弄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
九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與王元美

十五

道方且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
覺皇焚筆研於大士紫綬去身黃冠在普伊蒲作
供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氣中黃幻迹泡空世情
灰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
累加涸我煙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
常抗表力辭鑒坯掩戶道民亦詒書力沮先生無
出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
圖詔旨累下強繫幽人熏穴搜山迫而令出昔梁

武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水草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馭之武帝見而笑曰此人欲殺拽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作徵命遂停谷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屢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彌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尚未冥耶嗟嗟道人卽煉性死心禰柄在手猶須鴻苞

卷之四十七

與陸侯

十七

積三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累行積功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垢濁政大修行人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策歸根大道占籍列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願先生此去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澹寂宅心

計安社稷牧寧黔首推轂賢才滄雪冤滯獎恬抑躁崇正紂邪摧折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人情時回靈光念在殷若卽蒞事服官顧或反賢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背南北洊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靈雨三月米穀踊貴杆柚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藉而填渠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鴻苞

卷之四十七

與陸侯

十七

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民至性胞切先生須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墨小生往兩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皸皺髮眉不愛悲飾周防嚙笑不苟此先生所耳所目之而仇家擣撫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冥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得餌先天上藥行之頗有效又遇衡岳金仙翁授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喻君所聞殊草草而因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走宛陵哭沈君典墓罷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仕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此縷縷遙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沙大鴻苞

卷之四十七

與王元美

十八

五九

司馬季子孺愿灑落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與馮開之

馮苞

卷之四十七

與馮開之

十九

去年大潦歲饑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踴貴並海民人十室九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間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鷄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滌藏日增索高價風景慘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鐘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

眇之間濫焉銷滅墮爲烟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飢餓奈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墮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輓
轡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既隱矣遊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呈諸胸懷

鴻苞

卷之四

與馮開之

三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漆室憂魯葵不恤緯足下得
無笑其私憂過計耶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卽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
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此離板蕩道人雖攜妻
孥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熏而出之寧得晏然偃
臥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
見圖裹糧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年聶
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饑殍滿路道里

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
通者起居何似六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虞
長孺醇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繆仲仁辯才無碍
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固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鴻苞

卷之四

與馮開之

三

輕得失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患得失則躁以躁心臨民民弗堪命患得失則妬毀人之成幸人之敗落井而下之石患得失則賊顧己之小利害而罔恤百姓之大痛甚則以人之生命而立己之功名患得失則怵怯事勢之來畏首畏尾下何賴乎朝夕之所營營者徒爲一身一家之圖而不爲宗社生靈千百年之計故曰鴻苞

卷之甲七

輕得失

三

五

不可與事君若其更甚焉者余尚不暇論也故事君人者得失苟輕雖有過亦小矣

上城隍疏

疏上城隍之神爲乞轉達天曹誅奸殫惡以彰神理以警人心事隆竊見雲陽仙師秉貞守節學道修真獲濟度于聖師蚤修成乎大道丹霄紫氣列真導以上昇白日青天萬姓瞻其冲舉可謂證聖超凡朗徹心行蹈道乘理明白去來者矣是以聞風而輩食者清齋慕道而穢行者持戒崇奉已盈震且投誠無間賢愚隆最冥祐亦知信向當其作鴻苞

卷之甲七

上城隍疏

三

五

吏吳會時好道甚誠慕師甚切無朝無暮無寒無暑雖政事倥偬簿書鞅掌而心目在茲羹牆如見者常若一日也緣以積久精誠果蒙師真垂愍自奉訓敕之旨益切皈依之志逮煩言之朋典慮大禍之叵測誠得從師與黨雖具五刑亦何辭爲道受災卽瀕九死以無恐以求道而夢蹈大川之險累至滅頂甘心因叩師而夢干神劍之誅亦嘗引頸就戮蓋螻蟻微誠懇切若此此神明所照知也

通年以來心不無離合行不無醇疵時時敬畏而神情稍怠出入乎仙凡之間事事操持而檢點或疎交戰於天人之介幽獨知慎衆善雖力奉行結習難除罪過尚或不免然信仙佛之必有念神理之難通行一善則歡欣安泰儼然香花幢蓋已現其前犯一罪則戰汗驚慙凜若雷斧刀兵立隨其後此反之自心而甚明質之神天而可鑒者奈何濁世之衆生多愆末劫之迷人難悟往往不信仙

鴻苞

卷之二十七

上城廬疏

三

師不敬神明以善惡報應爲謬言以天堂地獄爲妄作縱情觸慾逞凶行奸乃有搬造惡語污穢曇師若明州妖民樓熄者公然肆謗而不休敢爲謗張而無忌流播遠近煽惑庸愚闡提之惡不悛波旬之勢日盛使善根不固者無主而易於戾心惡習久深者有託而愈以肆志是隆之所爲衝冠搥擊而不平者也夫孔子大聖人也有武叔之毀釋伽大如來也有調達之謗造物量大至人德宏觀

讚毀于無心忘冤親於平等以故惡人之造謗衆生之作業每受報於死後而逃罪於生前衆生之業乃其自取之而至人固不急急於報復爲也然隆竊以爲此時末世之人心極矣樓人之謗穢師真又極矣此而不顯行誅討明章報應惡人何懲善類何勸而仙道神理不幾於泯滅乎奸民自作大業何損曇師曇師泡影空花眇人一笑于雲霄之上而已豈不屑屑與衆生校計乃神明之奉天

鴻苞

卷之二十七

上城廬疏

三

行法者不可不亟誅顯罰也何以故世人方以仙佛爲必無以修行爲可笑惟知逞凶臆快心意崇嗜慾作奸慝多生結習歷劫迷情徃而不返牢莫可破千百年以來乃有空谷跏音若曇師之證道成果者方作世界津梁人天眼目皈依興起於是焉賴而橫被妖民惡人妄肆口語而遠近縉紳布衣靡然響應而和之如此而不亟誅顯罰是尚有神理乎後來者誰復敢談修行學道乎何以故世

道衰微人心多詐卽如談修行學道往往欺人誑世贗而不眞爲衆人藉口至使人以修行學道爲諱近日有一曇師教本人倫功先實行去來明白心行儼然業爲世人信向皈依而妖民一旦造問極之謗衆人遂同附和之聲曇師不眞天下豈復有眞仙佛哉大道奈何不爲天下裂也故隆愚無識竊以爲此必當急誅顯罰也誠非獨爲惡此一奸民也亦非急急欲爲化人辯雪也蓋大道之興鴻苞

卷之四
上城隍疏
未

廢人心之迷悟所關係於此世界不淺小耳夫造物量大至人德宏隆不肖亦知之顧今此世與往昔不同今奸民之污穢有道與往時之謗道者不同敢於污曇師是敢於蟻神理誠不可不討也神理之賞罰勸懲有死後果報有現前花報果報者多花報者少死後之報茫昧而難明現前之報顯赫而可畏世人之所以敢於造惡而無忌者正以古來窮凶極惡之人多不蒙亟誅顯罰耳以樓人

之敢於污蟻曇師至此之極隨聲而和者不足復論少有良心善根者無不日夜望神理立誅之以爲快此寧獨隆一人之心哉誠得大彰天討之威速示謗道之報使天下人曉然知仙佛之果有曇師之果真神理之昭明報應之如響卽此一事推之何善弗賞何惡弗罰何事無報何物能免從此而洗心滌慮改行從善其有裒於世道又豈小也夫饑寒疾疫刀兵水火降災世人不乏雷霆霹靂鴻苞

卷之四
上城隍疏
未

誅亟罪惡亦恒有何惜此一奸民而不以勸懲震且人心乎雷霆轟轟常下擊人往往加於田野愚夫而未盡及於猥偷構杌今世之田野愚夫或前世之猥偷構杌雷霆擊人多治大宿生之罪然罪關再世人迷陰隔其理甚神其理稍晦不惟旁人不知之卽彼人亦不自知也故現世顯報不可無也蠢茲妖民天日之下公然開口污蟻師真毀謗大道長惡人之膽喪善類之氣塞修行之路滋萬

世之惑此神人之所共忿天律之所不赦也此而不殛更殛何人乎則上天亦何用此雷霆爲也且隆與此人非有仇也年來蓋持戒不殺生蟲肖翹之屬而故必欲殺此人乎隆誠不肖素行誠有過然何嘗敢有一時刻不敬神理不信報應乎如其不敬不信則願與此人同殛也且隆秉性最疎宅心甚平於人間世可憂可喜可怒可忿之事不甚著於胷中常以恩待仇以怨報德人之謗讟不肖

鴻苞

卷之四十七

上城隍疏

三十一

者浮雲處之未嘗芥蒂獨于曇師一節關係不淺義激於衷誓不與奸人同戴履切念賞善罰惡神明實司之則於此一節似不容付之罔聞當今賞罰之大孰有過於此一事者臣意天曹雷部之神聞之必且投袂而起迅不及掩耳大彰天討大快人心人之望也亦神之職也有此下情自分塵土庸劣小臣不敢竟干天聽特起虔誠草具奏疏伏乞本府城隍大神鑒隆愚悃爲隆轉達天曹速將

妖民樓總或分雷部或死惡疾大彰天討顯示神威以爲作奸謗道者之戒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省惕然知畏去惡遷善修行持戒惟恐後時萬民幸甚小臣幸甚此事甚大神慎毋格不以聞退縮隱蔽責有所歸干冒威嚴不勝戰栗隕越之至爲此具疏請乞轉達天曹施行謹疏

鴻苞

卷之四十七

上城隍疏

三十一

守藏吏

守藏吏錢光煥者愚朴無識溟滓子初至光煥與故守藏吏交盤錢糧故吏狡欺之光煥茫然溟滓子駭曰汝守藏吏事于官錢身家所係不小今爲故吏所賣而茫然不知何以自免汝蠢愚若是而敢爲守藏吏者何也曰某實不慧家有薄產官繫而令承是役爾明日溟滓子使人往淮問河凍否光煥進曰不凍某嘗涉之問汝涉河時幾月曰八月鴻苞

卷之四十七

守藏吏

三

五

月溟滓子大笑曰以若人而守藏邪自是每事必指示之如童子師之訓童子焉光煥亦兢兢奉法惟謹其母病將死光煥以守藏故不得歸問疾不敢告日夜私泣目盡溟滓子問知之私召之曰汝所以不得雙歸者以官錢故也錢實對識吾爲汝藏之臥內而汝雙歸問母疾來吾且一一稱驗付汝汝無所慮疎虞而又得歸一伸至情溟滓子之委曲惻疑類如此迄溟滓子去賴光煥不損一

錢無累害愁苦孰謂愚非福乎

鴻苞

卷之四十七

守藏吏二

三

九

上官對

溟滓子知盡職事守官以自媚于民而不能事上官急簿書期會仰體德意奉三尺惟謹如是而已至左右將迎非強項不屑益精神意向有所不到若竭民力以克供應阿上意飭已闕以買聲名尤不忍焉上官有親厚溟滓子者諭之曰夫奉公滅私其勤惠和下所賢奔走精神先意承志上所賢上之所否即下賢不得聞非所以謀身而榮名也

鴻苞

卷之四十七

上官對

三

溟滓子謝曰謹受教

辭諸生

溟滓子居青浦青浦士民相率詣中丞臺御史臺訴曰邑累歲災疲積苦苛政幸屠令來活我民屬當大水後民窮盜且起而上計期逼屠令去民不復可聊生願從使君留屠令無入覲幸得以水災爲解時華亭宋侍御致政家居乃督府公之座主先生也邑士民又詣宋侍御乞書於督府侍御未識溟滓子而業以士民請爲貽書焉諸生持侍御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辭諸生

三

及督府公報音來曰青浦士民有天幸得請於上官微諷溟滓子曰修辭于侍御稱謝溟滓子曰三載上計臣之職也某知奉職而已士民以爲某無罪議留字我民此民之情某何敢與知而謝侍御爲卒不謝侍御使者請見辭之曰見而不勞非人情勞之傷爲令體無相見也

青浦風俗

青浦者故松江西鄙土瘠民貧多四方無賴居其間俗囂甚故令以墨敗民益偷令之敗也百姓什百羣聚謀訐而奪其橐裝胥隸白日攫錢閭閻畏如蛇虎除目到親識咸貽書相唁也曰青浦非人所居逋逃之藪奈何令爲滇滓子自賴行至滁陽報青浦吏卒來迎則數十人皆鮮衣文履傲然行步舒徐羅列馬首明日自逆族發僅可數人日中鴻苞

卷之四十七

青浦風俗

青

三十九

皆不見賴上故吏卒負擔涉冰雪困甚青浦吏卒睨之掉臂去不顧及入境蕭然篝火不具詰朝坐堂上譚然蟻擁每差一卒各自以親識呼其名稍有利則延頸爭得之其小勞苦不便者連呼不應或指其人則怒視而去滇滓子方夜燕客報某監司且至差一卒往偵辭曰夜行無火不可以出座客聞之無不大笑異命往偵監司者率不往偵卽其家高臥而出門探監司至則卒入白監司至矣

羣吏人人持牒候縣官意嘗之內賣令而外以啗民民亦黠而善駕空健訟風俗如此可畏哉滇滓子秉至公絕不以私利干其下亦不以權譎相尚有欺罔則察之而尤務寬仁持大體居半歲吏民之黠者盡逃出境滇滓子甫抵官邑里蕭條今稱稍殷茂矣彭欽之曰吾望氣而知青浦之治也往舟泊河下不移時而羣鬪者四起今經歲無之明府甫至禁吏卒不得攫百姓錢今雖導之百姓不

鴻苞

卷之四十七

青浦風俗

三

五

與矣夫百姓以錢爲命而顧樂與吏卒哉

元夕記遊

青浦僻陋民纖裔故不識歲時元夕舊無張燈百姓爲滇滓子張燈十五夜滇滓子承道袍冠毳冠以二童子自隨出遊甫出縣門父老子弟擁千數追隨華燈簇簇爛於星月童子傳呼除道滇滓子止之曰無呼童穉多倚門伐鼓吹簫爲驪滇滓子至門輒止滇滓子謂童子第鼓吹勿爲止百姓乃不復知爲縣官時鄉先生錢太守以赴縣鄉飲人

鴻苞

卷之甲七

元夕記遊

三

三十九

城滇滓子信步訪之旅舍錢公留小酌出蔬核楚楚滇滓子問曰先生今年壽幾何太守曰八十有四滇滓子曰先生年高而形彊神王如此者何術而得之公曰老夫何術之有老夫以一貧字易得寧馨年紀平生祇是無悶蔬食飲水久而安之時或不繼亦怡然滇滓子歎曰是乃先生之所以壽也夫無悶之義至矣此義苟得何所不可爲錢公曰老夫八十年來未嘗見此地有此風景花燈接

天老幼塞塗老夫晚歲之幸也適明府且至老夫口占得一詩云一入花封地珠燈燦玉樓偶逢仙令座疑宿古揚州酒數行又呈一詩其略云衆人酒人俱倚戶墜下聚視吾父母兒童竹馬導前行一任吹笙并擊鼓曾聞仙令能飛鳥余幸暮年來作客太史占星云浦城化作丹砂勾漏國酒罷起同行街衢錢公步履如飛良久別去滇滓子曰邑不幸去年被災而民得不流離歲時風景猶如此

鴻苞

卷之甲七

元夕記遊

三

三十九

聊書之以識喜

張元弼

龔士鳳者上海人妻金氏肥而醜有婢頗媚好士鳳私焉金氏妬悍反目如仇士鳳他出金氏賣其婢士鳳歸求之不得益仇金氏矣温州張元弼者士鳳父贅婿也父死元弼與士鳳議歛具不合言語相抵親族勸解是夜與金氏復構臥內從昏至暮夜士鳳持斧金氏持刀相殺金氏不勝傷而奔入姑室元弼起講解士鳳誤斫元弼一斧傷額乃鴻苞

卷之四

張元弼

三

入房自縊死金氏聞變惶遽則思士鳳先嘗與元弼有言遂大喊元弼殺夫及士鳳僵尸房中金氏恨未已以刀割其陰而翌日告元弼殺夫主者誤聽金氏之言又以元弼額有傷也遂坐元弼而釋金氏不問獄成上臺使者駁行溟滓子覆按之溟滓子訊金氏曰元弼與爾夫平生有宿仇乎曰無之翁死之日元弼與吾夫取一法書夫已與之矣是夜元弼使酒而復罵吾夫以成此大禍溟

滓子曰元弼與士鳳既素無大仇止以取法書一節業已與之矣元弼何所深望而復罵以至於此丈夫相殺斷無割陰之理割陰者婦人則爲之丈夫不爲也元弼與士鳳日中解散則亦已矣汝在臥內元弼安得黃昏入汝之房與汝夫罵至五更而後操刀也殺汝夫者汝也非元弼也訊金氏之伯乘雲及婢僕親屬俱吐實金氏遂伏法而元弼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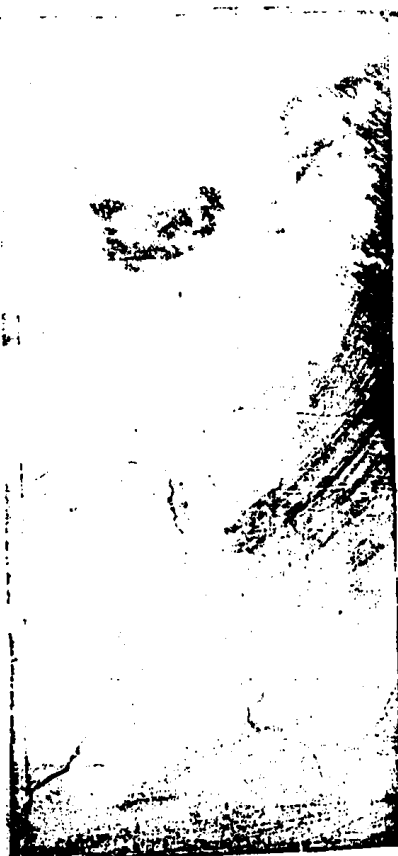
鴻苞

卷之四

張元弼

元

三



拙宦

溱子初釋褐居京師杜門不出未嘗懷一刺造人亦不作詩文自銜鬻同年伍君惟忠客死溱子憐而爲文哭之爲諸公見有物色溱子者馮開之一日見訪溱子時小恙臥不起開之直入臥內溱子臥而與之言開之殊博雅造次語合溱子起坐榻上瞿然曰卿可人博雅哉其言清正有致始僕與足下數遇對面而失之開之見溱

鴻苞

卷之四十七

拙宦

甲

溱子之意向亦喜談至夜分乃別去曰吾且去詰朝復來自茲無日不見過入門下馬輒脫衣解帶飯脫粟竟日夕晤對而友人沈箕仲周元孚于子冲徐茂吳沈君典李惟寅王恒叔孫以德丁右武甘應浦沈少卿陸敬承陳伯符亦時時來京師逆旅中有小軒種茂樹一章溱子與四三君偃息其下或相與論詩文或訂玄理不及世務或竟日無言而相對嗒然溱子傾囊市酒脯佐驪不給

數君卽遞相助之自以爲適不復問門外事初第

時與諸同年庭謁冢宰方庭謁而心猶構思一文至步履顛錯舊制吏部堂上之規矩最嚴衆咸駭之及館選同諸君赴內閣庭謁相公亦以構思文義稍失禮同年又笑焉將赴考之先一日友人或謂溱子曰夫物未有無因而至者以子之才稍自降抑附人何所不至旣幸登一第順風而呼此丈夫取功名之會也前事不必復言今就館選足

鴻苞

卷之四十七

拙宦

甲

下之才自是玉堂品格然不可無所結託矣溱子謝曰某惟無所託是以至此平居旣不善納交及當功名之會而後執虎子親人不亦左乎我生不有命何爲自苦及就試果見遺溱子怡然安焉友人又有謂溱子者曰子今又不得與茲選且爲令矣令將奈何溱子曰某不才不堪爲令然吉士亦豈不才所堪第安之耳一日晤一貴公子張君亦同年進士君典言溱子于君曰此卽

所謂屠長卿氏也君與揖殷勤見顧良厚謂溱
子曰足下文名滿長安諸君以得足下單言片紙
爲榮獨第不得良媿溱子曰敬請教退而繕寫
詩若文數首使蒼頭奴遺之閱數日會於座主先
生所君復謂曰日見示佳篇佳甚弟恨其少可得
稍請益乎溱子曰且復謀所以就教矣退而復
繕寫數首使前蒼頭奴遺焉君謂奴曰語爾主我
且過訪無勞爾主見過恐不便少選君至溱溱子
鴻苞

卷之四

拙

三

五

辨劫盜
有朱某者訟於監司行縣詞云有子載米經某村
爲村民張正張環等所掠而繫之崇遠寺寺僧走
報得釋溱溱子曰汝何以釋其人荅曰央隣人具
狀領回溱溱子曰凡盜行劫必去其閭里而掠於
他所以滅迹也焉有父子親戚同處間巷伺過客
而顯掠之而又械繫之乎大盜掠汝子汝且呼衆
人執盜不然鳴於官焉事具領問寺僧何以走報
鴻苞

卷之四

辨劫盜

三

五

僧曰是夜渠舟過某村盜拔張氏田苗張氏執而
繫之寺某與朱故親識故報之其人口僧爲張氏
地故云耳溱溱子曰僧爲張氏地何爲報爾其人
爭不已溱溱子獨訊其子曰汝米何自得之曰載
猪而貨之易米爾猪幾何重如干解易米如干遂
問其父錯愕不知所出諸言狀與子詞抵牾不合
遂伏其辜

謝巨室

邑有巨室某子甲者使人私說溟滓子曰某雖家
食遇執國柄能造明府命者某也幸與交驩明府
曲培巨室體貌某能為明府進取地溟滓子曰某
不肖濫竽民社寄競競奉三尺惟謹寧敢交驩巨
室植私黨而蔑公法進取有數託巨室以徼幸某
不願也數以非法相干拒之頗嚴某遂大憾所以
中之監司者不遺餘力一中丞一御史欲剗薦溟
鴻苞

卷之四十七

謝巨室

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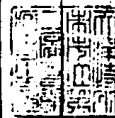
下七

滓子屢為所捍而止溟滓子受巨室陵轢者四年

甘心不悔云

凍卒

有監司過潁時天寒大雪數卒饑凍將絕溟滓子
聞之馳騎送絮衣燎火活之監司以卒路旁奔走
不力明日下檄命盡解諸役溟滓子俱放免焉而
獨徃待罪監司特原之



鴻苞

卷之四十七

凍卒

品

上十五

鴻苞卷之四十八

明東海署

徐真著

西其茅元長公選訂

從孫屠充持冷玄校

恤囚

頴上故令祝君失獄重囚陳遵王盤以無辜係累親黨交遊數十人溟滓子至而盡釋之吏請曰本以此曹致遵而釋之無乃不可乎溟滓子曰彼不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恤囚

一

顧妻子又何顧焉此曹卽盡老死獄中遵必不來枉殺無辜吏曰是皆遵平日踪跡厚密者故繫之曰昔厚今不厚矣平時握手一去掉臂彼囚寧復念故人哉曰此曹知遵踪跡溟滓子曰昔知遵踪跡今不知矣彼得漏網此被拘囚猛獸率彼曠野能復回盼檻猿自通消息哉吾心以他法擒遵不賴此曹矣

汪璠

求盜許曰朱臣趙巖等得劫賊十數人邑承考之成獄矣以上溟滓子溟滓子獄之中有汪璠吳應元稱冤視其人頗閑雅其二婦亦楚楚良家子也溟滓子訊汪璠曰爾何許人作何生計璠曰某句餘人遊吳會二十年于茲始作冶工家積微貲廼棄業冶業販繒絮二十年勤苦累幾千金訊吳應元曰某上海書吏也女弟卽嫁汪璠溟滓子曰凡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汪璠

二

三九二

盜必家貧下賴汪璠吳應元皆有生業積厚產不當爲盜許曰朱臣輩色殊倉皇前曰此兩人不爲盜安得賊狼籍如此者且吾輩寧敢濡染無辜以干明府法此兩人實盜明府義不得活爭之若仇讐庭陳賊仗衣飾五色爛然召失者識之他盜賊俱有識獨無識汪璠吳應元者溟滓子曰盜賊寧無一識者乎求盜復前曰當時未到爾溟滓子愈疑之曰汝輩不過求盜爾何與讞獄且此兩人非

與爾有讐出入在我爾何知焉而固爭之者何也
曰明府平反此兩人吾輩慮後有言不得不爭知
明府不以法假盜溟滓子問盜首李桂曰爾爲盜
死則其分也而又令良民與爾同死冤氣不通于
天乎九京有知爾將奈何桂色動叩頭曰中實有
冤吾旣死盜而又令無辜與某同死罪大惡極地
下將何歸然則冤爲誰桂又叩頭曰汪璠吳應元
實冤也然則爾何以染之桂曰始以讐故爾求盜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汪璠

三

三十

盜諸家衣寧能一一中體即一一中體兩家婦寧
皆然是自置非盜也璠前曰某衣裳某縫人所置
也某簪珥步搖諸金器某工所置也某故物某人
所質錢也一一可覆安得盜乎溟滓子立命釋三
水下外牢退而疑之此兩人當夜死獄中矣急詣
獄取問之汪璠叩頭流血曰某實有千金求盜利
吾財且貪某婦色喉李桂攀而陷之私具某五刑
質盡入許曰諸人橐中家人饋饘路截之今餓數
日矣璠且死獄中即婦其婦也溟滓子夜令人密
擒諸求盜少選卒縛許曰諸人來不考而伏即盡
得其贓是夜曰等見事急謀殺璠應元挈二婦而
逃未行就擒稍遲則此兩人作犴狴冤鬼矣吁嗟
乎傷哉求盜如此讞獄者奈何不敬慎哉

卷之四十八

汪璠

四

三十四

王錦

陳天表無子養張學子爲子卽冒陳姓名繼良天表死妻金氏寡居復養姚氏女嫁之矣有王錦者家貧無行賣與天表家爲奴好飲博使氣爲金氏所逐一日誘繼良于路曰主死老寡婦、無能爲令汝爲吾子姚氏爲汝婦告天表與金氏奪吾子而賣其婦吾必厚給汝汝且有婦繼良不從曰吾安能妄父他人而得妻且義不肯主母錦曰若主鴻苞

卷之四十八

王錦

五

三九五

與若父諸識者皆不在矣吾告汝汝且奈何遂訟于官錦撫繼良泣曰吾止生爾一人爲陳氏橫奪繼良曰小人父張學非錦也姚氏者小人義姊非妻也錦曰孺子爲金氏甘言所誘不認其父是獲天理也溟滓子曰誠非子也安可妄認誠子也安得不認其父此必有一詐大非人情矣錦曰孺子悖逆不仁某坐虛分死繼良曰某誠錦子而不認父者願縣首稟街顧錦實主母逐奴素習才無行

安得父問故知識無一在者溟滓子曰吾必辨此

命歷血不合錦猶辭不伏迺呼繼良屏風後問曰汝體寧有殘疾瘡癥乎曰都無溟滓子出笑曰辨此甚易適勘繼良下體可志者多矣旣爲爾子爾寧能不知乎錦卽對曰識之孺子股有大瘡癥可正也溟滓子命去衣無瘡癥溟滓子曰爾今伏乎錦猶辭不伏溟滓子曰是旣爾子爾娶誰氏女生此曰娶劉氏生之子死矣爾子年今幾何曰十九鴻苞

卷之四十八

王錦

六

三九七

歲爾今年幾何曰四十一爾婦幾何曰四十爾幾歲生是子錦窮急籌不得漫曰某年三十生是子溟滓子以指數之大笑曰爾子年十九爾年四十有一爾三十一生是子然則是子才十歲邪迺叩頭伏罪

書記欺詐

溟滓子初到官書記宋謙一日令守門者傳一帖人固封上書封還文彙啓械則自陳催徵法語也溟滓子疑之不發數日吏民投牒百數人踞庭下謙忽前低語曰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者守門諫庭折之曰夫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者守門諫事也汝何與焉往汝未嘗有此請今當吏民投牒而故請者招權也低語者惑眾也立命出之後訪鴻苞

卷之四十八

書記欺詐

七

百五

辨姦

華亭民楊慶與楊雲俱爲楊勲家奴慶與妻高氏同居高氏歸寧慶夜往迎之行至曠野爲賊所殺勲訟之官問高氏與雲有姦爲慶所知積成仇恨高氏謀欲殺慶以快所私雲因而乘夜殺慶後覆審者駁之曰高氏委與雲姦日久慶在日安得不言楊勲家衆亦多何無一人知者事向未露而一旦欲以雲言論姦謀安知非雲之妄攀乎旣殺其夫又陷其婦不大冤枉乎改議謀財自是獄積十六年不決府檄溟滓子鞠之問楊雲雲曰雲含冤十六年矣今始見天日雲與慶同爲楊勲家奴同居相善也非有深讐宿恨何爲擅興此心且昏夜殺人誰則知之雲之死皆楊勲爲之也雲妻王氏有美色勲私焉乘慶之死陷雲于法而奪雲妻所謂高氏之姦謀財之事皆勲言之卽滿冠雲輩皆勲家物也奴安得有此不然獄成之後高氏何不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辨姦

八

二百

領此二物而勲領之也告人衛淳楊勲及雲妻王氏死且骨朽木拱矣而雲獨存宜見今日也問同傭楊名及高氏王氏果美乎皆對曰頗美問王氏與楊勲私乎曰雲獄成後王氏向居勲室中私安能知之溟滓子疑焉又問高氏滿冠雲簾汝家物乎曰夫夜懷而迎妾爲賊所得妾不知也溟滓子曰汝家有此二首飾汝嘗用此何爲不知曰原係妾家物其夜夫携來不知也溟滓子駁之曰汝有

鴻苞

卷之甲八

辨奸

九

三十

此二首飾何不戴而歸寧光彩母家何爲置之于夫家而令夫夜携取禍也曰此二物實借家主楊勲者言語前後頗支離翼日復取高氏訊之曰殺汝夫者竟誰也高氏曰楊雲利夫財謀于曠野當復何言命取雲來再問之高氏見雲乃不敢堅執曰昏夜殺人于曠野妾安能知之也溟滓子投筆曰高氏昨言語支離色動神怖已屬可疑今自言則擠雲以殺夫見雲則不復堅執高氏委與雲私

楊慶之死以姦謀非以財謀也考雲雲遂承曰雲果與高氏姦雲死高氏安得獨生高氏極稱冤不服溟滓子密令置几後堂幕一童子于几下而召雲高氏居其中溟滓子謬稱曰汝兩人第居此吾且詣城隍廟而問之神語畢命鎖尸而出高氏遂牽雲衣曰楊二郎何無情若是汝每送監司鞠吾未嘗不痛汝哭也雖汝孺子亦時時思念汝不休二郎可憐脫我向者爲我忍苦刑數四今更爲我

鴻苞

卷之甲八

辨奸

十

三十三

忍其一我卽脫死而終身顧養汝雲曰吾爲汝受人間之苦刑極矣今安能復忍此哉且乃公難欺曩可脫今不可脫也高氏連牽雲衣枕之股乞哀雲恨曰吾往爲汝忍苦刑汝許終身守我顧我今汝負心而改嫁他人矣尚復何言溟滓子四呼几下童子几下童子一出而二犯心灰垂頭不語獄成矣

匿名帖子

青浦俗囂民好投匿名帖子告人過惡溟滓子患之一日有匿名告袁鏡過惡者後書受害人性名十餘人而不自言其姓名溟滓子得之秘不言明日密使人逮袁鏡到卽命收下獄不告以故而下令曰凡受袁鏡害者速赴告密呼先逮鏡卒問之曰爾逮鏡來下獄外人有向爾問故者乎卒思良久曰他無人獨有馬二者問屠公何以逮袁鏡汝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匿名帖子

十一

元

寧知其故否某應之曰第奉命往逮不知其故雖鏡亦不自知也日下春又問之卒曰馬二者復來問如初溟滓子曰馬二者何人曰卽邑吏馬文駮之父也溟滓子曰今安在曰召之當至乃命取鏡會有一人入告者問之則告袁鏡者也召鏡問曰馬二者與汝寧有舊乎鏡良久曰有之往年與鏡相計二坐贓四十金溟滓子命呼馬文駮而令逮馬二二卽在縣門之外逮者出門卽繫二入溟

滓子責之曰汝何以教兒子告袁鏡而匿名二曰

無之命父子相對作手書文駮手戰落筆閱其書良是蓋先帖乃工書而僞爲拙筆者問鏡曰此入告者何人曰此卽馬二之妻兄也問文駮不承命刑之乃曰舅氏遠者溟滓子曰二與鏡怨家教其子投帖告其罪來問故者喜其計之得行也已則不出而別令所親赴告以實其謀也臨書而手戰落筆者事敗而懼也此帖馬二父子審矣鞠之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匿名帖子

十一

三

不服溟滓子謂文駮曰聖人戒不教而殺爾年尚少干法當死吾寧肯以此遂殺爾耶第承之且待爾以不死爾知吾故不失信文駮遂承之溟滓子曰卽如是無以取信于衆爾且出而展辯謂不得已誣服爾第舉帖中句所以識也文駮曰已忘之矣曰汝第舉後書人姓名又不肯命刑之馬二急曰某某再刑之曰某某連稱五人皆帖中姓名也溟滓子舉吏卒曰如何吾初無心殺爾所以必

欲致爾者明吾之能得人隱情借爾以警戒來者
後犯必死吾不失信扑責而遣之兩家皆叩頭泣
謝去明日闔室焚香于頂當門羅拜自是此風遂
絕矣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匿名帖子

主

子

白冤卒

穎上先是有鉅盜陳遵逸獄縣遣三卒往河南追
捕有周萬良者故鉅盜窩主也遵弟陳遠及其親
屬俱稱遵窩萬良家三卒往新蔡投牒楊令令爲
遣追萬良未發而逃乃駕告汝寧府謂卒妄指萬
良窩盜詐財汝寧府差人至縣提三卒不發文移
往來數四竟不發乃移書穎州道穎州道者汝寧
守同年進士也下檄縣發三卒往汝寧聽勘萬良
大家廣賄必殺三卒以滅口朝往夕死矣哭訴于
溟泮子溟泮子曰以官爭之必得請而後已自爲
文千言白監司 監司命發卒而悉以溟泮子之
文轉白于汝寧守去卒還第知復遣不知其白也
而哭訴溟泮子又爲文千言白之不及報明日監
司出經穎溟泮子進曰日奉明公檄發卒往汝
寧周萬良鉅盜實窩陳遵則有遵弟及親屬之口
供在明公所知也今萬良必欲殺三卒以杜後來

鴻苞

卷之四十八

白冤卒

十

明公若遣此卒去就死爾是內折士氣而外爲鉅盜報讐也請以官爭之監司曰爾不知邪吾卽發卒而悉以爾言自汝寧守卒去何傷溟滓子乃謝曰某實不知如此則賊謀必敗而三人者生還矣三卒去果得生還萬良顧反得罪

鴻苞

卷之甲八

白寃卒

十五

本四

對部使者

部使者行縣謂溟滓子曰吾聞五月淫雨時子親走泥淖中率百姓築圩而拯之青浦以故獨不災以今觀于阡陌禾黍油油然秀也人言良不誣矣溟滓子對曰明公所見者負郭田爾近大道而地形稍高人力又易到故得而拯之其腹裡田地淹沒者多矣然圩岍之不可無良信同官謂溟滓子曰部使者歸功于君君何自晦也曰吾奉職無狀以爲民災又何敢隱百姓之疾苦而掩有其功

鴻苞

卷之甲八

對部使者

十六

五七

辭窖錢

滇洋子視河工河上有村民持窖錢數瓶曰某剗土而得此下有巨甕焉金錢第不知幾某恐有後悔敬聞之滇洋子曰第掩之剗土得錢而官取之是以賄示百姓也誨闢而長貪風或曰此天賜也明府不取公用之他人將取之曰他人亡不可吾弗敢問故終滇洋子之治穎亡盜劫賊過境上不掠去而掠他郡邑云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辭窖錢

十七

一五卅四

賑災傷

萬曆六年夏四月大雨雹傷麥滇洋子捐金易麥以賑被災者吏告滇洋子曰本爲易麥以賑被災今民多富饒不被災而給取公麥願明公察之滇洋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告急于我我一一察之無乃細乎均吾赤子吾又何擇焉吏請明年責償滇洋子曰貸而責償不如無貸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賑災傷

十八

一五卅五

視河工

溟滓子視河工終工成未嘗鞭箠一卒紛垢百集
不作怒罵語千夫長械一戕卒于河上溟滓子密
諭之曰夫大工秋毫民力爾當勸以德義風以至
情今工甫興而輒械卒衆將解體君械之而某釋
之是某樹德而令君任怨也君其舍之

鴻苞

卷之甲八

視河工

九

一五〇三

辭父老請修縣治

溟滓子始議築河堤苦無石盡發縣治之石以佐
大工工成矣木石乃有餘父老請曰明府發縣治
以佐百姓今工成矣而有餘石請更修縣明府車
馬所往來道也溟滓子曰吾豈不知有餘石哉方
發縣治以倡百姓工成而輒修之是失信于吾民
也吾所以不修者爲信義爾夫泥淖亦可車馬父
老休矣

鴻苞

卷之甲八

辭父老修縣

十

一五〇四

張萬良告殺胎

張萬良者陰賊多方與陳萬良有隙召里中少年
誘陳萬良於家執之會其婦孕傷胎卽誣萬良率
家衆執已而榜之其婦出被掠殺胎賄隣證保
長及穩母衆證皆曰然溟滓子將信之萬良稱冤
不已最後穩母出片紙曰張萬良告急于妾有此
公如不信請以此爲正溟滓子讀之云東村張萬
良有婦某氏孕七月爲陳萬良所陵婦出被擊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張萬良告胎
主
胎傷若能活婦與錢百枚溟滓子大笑曰吾幾爲
點奴所賣此告急于汝適訟萬良辭也婦胎實自
傷將陷萬良於法預爲此贈汝以爲今日地設此
謀耳脫婦誠被擗傷胎危急寧暇及此哉一訊而
伏

王強

王強者與兄王現有讐誣現兄姦弟婦教其婦承
之溟滓子問婦婦殊無慙色應聲曰然溟滓子曰
情果真彼婦宜羞澁卽不畏人寧不少慙其夫耶
今慨然面承是不慙其夫也此必有詐問婦汝夫
與伯寧有讐乎婦曰有之以爭產故相怨深矣溟
滓子遂考之曰汝未嘗與現姦何得妄承誰教爾
爲之婦吐實曰吾夫實對妾言我告現姦汝請公
鴻苞
卷之四十八
王強
主
府第承之良人有命妾安敢不從不知其他強姦
罪



卜寡女

寡婦卜氏無子以伯子陳用賢爲嗣用賢娶婦蕩
卜氏產且盡其父復誘用賢挈室歸卜氏訟之則
姑汪氏來告寡婦不孝溟滓子謂卜氏曰用賢父
誰出曰姑出汝夫誰出曰側室出溟滓子曰然遂
遣汪氏而罪用賢父子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卜寡女

三

金

王大京

王大京者徽民巨富以財調陳伯萬妻不從訟之
差隸卒荆栢同保長提兩家大京賄保長鄉老荆
栢稱伯萬毆拒勾攝荆栢塗血散髮而來保長鄉
老證之溟滓子察其有冤兩家爭不決溟滓子曰
王大京調姦不成陳伯萬毆卒未實兩不問逐出
而使入尾之大京與衆人至一空室中納賂荆栢
得白金二十銖保長鄉老各十銖保長曰爾以富
調良家婦得不坐賴我證也當倍酬尾者就擒之

鴻苞

卷之四十八

王大京

二

金

辨黠囚

滇滓子嚴戢隸卒侵害民人有告者必重治又時
導人使告之滇滓子自壽春回宿逆旅晨起有一
囚皓首被髮大噪稱冤而入問之則解部使者錄
囚也問何冤囚曰某詣按臺署倉押行詐某財百
貫不滿夜縛某手足將某死客舍故號掠爾 滇
滓子曰卒押汝非與汝有讐亦無所利于汝也何
謀之有夫縛囚不得不急汝一夕野逸卒且代死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辨黠囚

五

五

庸得汝寬乎謂詐汝錢百寧有見者乎囚曰彼不
欲人見令某密與之滇滓子曰汝老奸若爾有錢
與卒寧肯不令人見杖之而令他卒代焉蓋囚惟
卒拘繫稍嚴怒而誣之謂滇滓子性惡卒賄故耳
人情之不可偏也如是

辨偽券

富人有令其子爲偽券告某捕負者其人不伏富
人爭辨甚力其人曰是渠子偽爲其手書可辨也
追其子試之其子實善書而詐稱左手習書滇滓
子急取筆投地令取之其子不覺以右手取之滇
滓子大笑曰豈有左手作書而右手取筆者哉械
其左手令右手作書初偽戰落筆潦草滇滓子起
立視不得已作楷書甚整則前偽券手筆也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辨偽券

五

五



辨錢亨謀

錢亨與李倫交惡謀殺義兒得富以誣倫陸松者
干証也亨密使心腹蔣忠以白金二兩詐爲倫使
與松曰李倫以得富事累足下敬效區區松受之
以爲真倫也亨即揚言曰陸松受李倫賄囑欲誣
証人命松懼以錢首發溟滓子遍訊衆人曰蔣忠
者何人心腹也僉曰與錢亨密問蔣忠曰若與孰
親曰錢亨溟滓子判曰錢亨始則詐爲李倫行財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辨錢亨謀

三七

三百六

潘麟

潘麟父鶴坐姜棟人命干証被前令繫獄死麟告
姜滔謀鶴姜棟爲錢英所殺鶴繫實病死獄卒有
病呈醫生有結狀吏作驗屍麟虛當反坐溟滓子
斷曰潘鶴非重犯祇因干證被繫死獄中子麟抱
痛與詞情亦可憫即告不實法當坐宜以情免以
爲人子勸上監司可之溟滓子斷獄止繫重犯其
餘輕犯干証無問數十人一訊罷輒放免或召保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潘麟

三

三百六

乎徃牢之中而不用情者烏乎用其情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潘麟

二十九
世

禁大稱

頓俗稱大白金一銖止稱半銖民甚苦之不能禁
滇洋子下令禁之民遵否相半不能禁滇洋子檄
吏胥人等密持往市肆貿易遇大稱輒收之民見
吏胥人等至卽匿不出於是滇洋子坐堂上令卒
徃門外呼行人至滇洋子界以白金密囑之曰汝
第持吾金往市肆貿易遇平稱置之遇大稱卽
取以來汝前徃而吾密令人覘汝後汝無賣吾法
其人如法徃得大稱輒重治之明日開門復然民
大驚不知所備足持金錢來易貨者謂縣中使來
又或非是謂其非是又或實係縣使大稱終不敢
出一時遂禁絕

鴻苞

卷之四十八

禁大稱

三十
三六

朱家仕

溟滓子于元旦出候客有童子攀輿泣訴問之曰
小人朱家仕也李羽吉者某丈人也父母在日羽
吉以女許某父母亡某孤貧丈人見嫌負盟今日
元旦往賀歲以杖扑而見逐故懇冤爾召羽吉問
之曰此兒父在日實與某有交未嘗許婚也家仕
曰故父以金錢行聘有媒氏溟滓子曰媒氏安在
家仕曰亦故有兩家親隣知可証也羽吉固辭曰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朱家仕

三

三九六

伊父在與某周旋今不幸故此兒不肖日逐市井
無賴唱歌爲遊蕩溟滓子笑曰兒汝婿也若非汝
婿則路人也夫路人卽逐人唱歌爲遊蕩汝何問
焉今爲此言是憎其不肖也不肖所以負也言心
之聲矣爾將就刑乎將不刑而自承乎羽吉曰何
以欺大人爲誠吾婿也吾不敢嫌其孤貧吾婦不
肯爾溟滓子曰爲我謝而婦此子卽孤貧不肖爾
安能負之也爾其收而教之能折節改行且卜日

成禮如其不改爾白于我我且爲爾治之兩人拜
謝去

鴻苞

卷之四十八

朱家仕

三

才與誠合

郡守曾公雅知溟滓子一日從容問曰子昔治潁所肇畫動中肯綮當以何道而致之溟滓子讓不敢曾公問再三溟滓子起對曰古人有言曰才與誠合如某私見竊以爲古人集事不出此兩人者有才善辦者徒以機權御下卽行利物之政而中實無愛人之心人且謂此公欺我不信也人不見信其何事之能爲忠誠懇惻可謂不欺矣而謀之

鴻苞

卷之四八

才與誠合

三

二五

太拙無機權以運之君子亮焉小人玩焉其又何能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夫仁不可無術也仁而無術仁不行矣忠誠懇惻而以機權行之機權所以行吾之忠誠懇惻也孔明與曹孟德同一機權一以行其忠誠一以行其姦利心不同其才一也令尾生存已爲孔明之爲鮮以濟矣

催科

溟滓子不善催科往居潁上潁上糧輕民易辦溟滓子直勸令里正來未嘗敲扑及移青浦青浦隸松江稅糧之重甲天下而青浦者松之西鄙地形低窪潦無所洩而旱無所畜歲常多饑故一唐行鎮民鮮土著多外境流移小民雜居無蓋藏土雜而俗囂民貧而糧重力既不堪因滋奸僞新邑草創又遭匪人壞亂議者甚畏居其地至比之鬼方

鴻苞

卷之四八

催科

三

二九四

溟滓子聞命之後親識書移相勞苦者不絕于道溟滓子到官一意振刷久之事稍就緒而歲適被水災民益饑傷租糧不給溟滓子不忍以鞭撻使其民直寬之完額頗少督府聞中胡公數移文切責溟滓子不爲動且具陳小民災傷痛苦狀甚力雖不見省咨溟滓子亦安之而識者謂溟滓子曰朝廷歲額不可不完卽年饑民貧勢豈容已古言催科無害善政子其孰思之溟滓子以爲然稍行

督責每見百姓受刑之狀幾欲棄去印綬矣有司多以完逋受賞而百姓且體無完膚可慨也哉陽城倪寬今竟不可行又足爲世道一歎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催科

五

六十

臺使者

臺使者田公行部至縣時縣中方被水災津吏迓使者河濱取茜細布稍結綵仗而鋪罽泥淖上溟滓子曰下邑荒鄙成其爲簡樸可也結綵而陳罽不成其爲文物也不成其爲文物焉川之命去之一切供應與他客等溟滓子謂同列曰邑貧而鄙而又加以災青民不堪命其何能盛供帳爲上官驩誠詘於力非敢爲慢也而臺使者殊無芥蒂第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臺使者

三

二百九十七

云縣官操輕舸小候至十里許命縣官登舟溟滓子登舟田公與溟滓子登艦而望四郊云人言汝徒事行大雨中親操舂舂而與民挾田禾今觀汝四郊禾黍油然綠也果信溟滓子舍曰以公所見皆負郭田臨大河而地形稍高人力易施故有挾其四鄉竄逋而僻在腹裡者低窪瘠薄業化爲川原不能挾也田公曰汝知蘇松之爲害以水利之不興乎講水利者無慮數十家經營非一朝而

無補吳中者何也汝歸訪實條上狀吾且裁焉溱
溱子退而條上狀稱善者久之嗟乎今之奉臺使
者何狀而田公不以爲罪且辭氣溫厚從容下問
也古言休休大臣田公有焉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臺使者

三

主夫

辨婦謀殺親夫冤狀

上海民周槐年有少妾王氏而貧王氏與鉄冶
王應龍姦槐不能禁遂立券招之利其資給久之
應龍益習不復資給槐槐忿挈王氏背應龍去應
龍覺而追之相毆槐遂不得行越一宿槐欲去則
制于龍欲畱則迫于饑寒遂憂憤自盡王氏改適
後槐姪訟之應龍恨王氏不從已而改適也繆承
王氏謀殺槐以繩勒之僞爲自盡狀縣坐王氏凌
遲應龍亦坐同謀論死上監司轉屬溱溱子獻之
溱溱子訊而疑之曰夫姦婦謀本夫者必夫禁制
不得逞然後殺之以便所私槐貧老以王氏屬應
龍卽槐雖在如亡有矣安所不便而殺之再覈遂
得其情

鴻苞

卷之四十八

辨婦謀殺夫

三

三

張龍公

溟滓子禱雨張龍公祠下父老請隨俗以巫十數人隨村民極言其靈異也已而遷神露坐羣巫承畫衣設符水經呪伐鼓坎坎舞刀噐自屠跳躍婆娑久之溟滓子察其有詐謂同官曰天降災大矣吾黨以至誠禱天尚懼不格而使妖人竊弄戲侮于明神之前將若之何命左右縛之左右環視不敢動溟滓子自起手縛一巫巫卽長跼乞哀左右鴻苞

卷之四十八 張龍公 三九 三子

廼盡縛羣巫溟滓子曰夫明神誕德山川揚靈今古旣不能及時降雨蘇我下民而又從妖人假托玩侮茫然無知夫我我金碧焉用神爲溟滓子歸質明而雨三日詣神祠告謝往稍霽歸途大雨羣龍夾舟溟滓子偕同官坐樓船中如漏屋水高起數丈左右及篙師三老盡哭溟滓子曰無恐龍君如以某無他翼而送吾舟爾不然使君自當之衆宜無恙舟顛退數里大雨如倒而不作惡風是以

得濟溟滓子曰異哉吾聞張龍公九子盡龍也其以此一答疇昔語邪

鴻苞

卷之四十八

張龍公

甲

三子

高義

廣桑子投劾出阻凍潞河時張肖甫大司馬鎮薊
遠心傷廣桑子以無罪去而母老家貧也數遣健
兒來視所餉金錢薪米酒脯使者絡繹於道三折
東招廣桑子謝不赴則命薊州顧使君以車徒來
迎又不赴獻歲臨發如檀州謝別司馬延之衙齋
相與浮白轟飲酒酣慷慨髮上指冠欲遣廣桑子
出遊邊關廣桑子以老母在舟中辭固遣之曰長

鴻苞

卷之四八

四

卿歸矣漁釣東海作老布衣顧何年一觀塞上風
景乎今距古北口一帶咫尺而逡巡不往非壯夫
也明日具人騎促行以幕中二客從座上忤狂生
乘舟入薊廣桑子殊不聞而狂生顧反笑
非之司馬不聽亦不罪狂生也留三日別去厚爲
解裝作長歌贈行義形於色而少宰平湖陸公慙
廣桑子遭讒持公論甚力爲遍號於公卿間以百
口保曾參不殺人大金吾麻城劉公日奔走長安

諸縉紳夜則攜酒餉廣桑子廣桑子曰當路方有
甘心於不佞者得無爲公累乎劉公慨然以手摸
其腰間玉帶曰一介武夫爲天子執金吾得此
足矣余復何憂時廣桑子將出國門而二子適
發痘疾痘不可以風又勢不可待劉公曰君第單
騎出門而留眷屬京邸吾當一日三朝太夫人醫
藥薪水且時時使人至邸中廣桑子遂單騎飄然
出門劉公悉如約不卒負而又時時使人抵潞上

鴻苞

卷之四八

四

存廣桑子先是廣桑子自青浦觀還里中而饒曹
之報至居里中半歲不能治北行裝貸於句吳故
人秦公子君陽得白金一百五十兩始成行及是
君陽適在長安命下之夕二鼓君陽叩門哭而
入曰嗟乎長卿無罪奈何處長卿太重廣桑子曰
重者何曰報罷矣廣桑子笑曰罷爾何云重也又
何哭爲君陽無乃非夫邪公子曰吾非哀長卿哀
長卿母老而貧無以爲家廣桑子乃謝公子曰不

佞爲吏貧而貸於君陽今罷又何能爲償負公子
矣君陽正色曰嗟乎君陋矣何償之稱數千里歸
安得索中裝余猶助君更餉廣桑子百金受其半
而去而又念廣桑子故家海上無負郭田急爲治
田廬梁溪勸移居焉業以成約以母老尚未往青
浦民范孝子應龍聞廣桑子被讒蒲服數千里丐
而赴闕求爲廣桑子擊登聞鼓聲冤語在孝子傳
中嗟乎廣桑子之去國長安縉紳諸公爲高義者

鴻苞

卷八

三

如雲莫可僂皆乃司馬公而下數公卓犖奇偉矣
不可使此事湮沒無聞故記之千秋而下慕義寒
朗高節孔融者使知今代非無古人也

按雲溪友議鄭太穆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
司空頗鄭書傲倪姝無郡吏之禮其略曰閣下天
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
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虞須至
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

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十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
于公覽書都無怪詫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
半以戎旅之際不能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
戟山人遣三尺童子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
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與姑婢通
婢端麗精音律姑貧鬻婢於于公于公嬖之郊思
慕無已謀報 署願一見焉婢因寒食詣從事家
路遇郊柳陰下而再泣郊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
塵綠珠垂 羅中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或有 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促召崔
生崔生慙不知所出及見公握郊手曰蕭郎路人
便是公作乎何斬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與崔同
歸仍爲厚其奩送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
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命作詩送
歌妓行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
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三兩聲及至令唱歌乃

鴻苞

卷八

四

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娛樂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入之地遂多以繒帛贐行手書遜謝戎使君由數事言于公豁達大度英雄之器偉矣自古都將相立立名者必非偶然今人儼觀瑣細何足與辯天下事若張肖甫司馬方今鉅人其庶幾有襄陽之風

陽春

上入

名義

呈

鴻苞四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屠隆撰隆字長卿鄞縣人萬厯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載徐渭傳中此書乃隆晚年所著其言放誕而駁雜又併所爲雜文案牘同編入之體例尤爲餽飣大旨耽於二氏之學引而駕於儒者之上謂周公孔子大而化之之謂聖老子釋迦聖不可知之謂神儒者言道之當然佛氏言道之所以然蓋李贄之流亞也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
卷首一卷證學論一卷策
一卷

〔明〕楊起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余永

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證學編四

卷附證學論策一卷》提要

楊先生證學編序

道在言乎子欲無言在無言乎子與回言
終日是故以言卽道則無言時離矣無言
卽道言時離矣是故必以其言通其無言
以其無言默契其言是故終日言未嘗言
終日無言未嘗無言而庶幾乎會道之全
達此可以知子楊子之言已子楊子學於
證學編
近溪羅子者也羅子之學學之於天地萬
物者也而其言最能喚人以惺如赤子墮
地啞啼一聲恍然而聞劃然而驚自此以
往其大難名何世儒之拘方往往承之以
駭駭之而後解解之而後快而無駭亦無
快則鄭邦福是已鄭邦福則嘗思之矣天
地萬物總備於人顧人各異體體各異用

安能合而爲一獨不見夫可喜之事至而天下之口畢開乎可憂之事臨而天下之眉胥蹙乎則信乎無異體矣而惟有我則不然我所便眉始掀人或反其唇我所不便顏遂促人或捧其腹一膜之外胡越攸界我之爲害大矣何謂無我今有見孺子於百步之外將入井者已不及援他人援

證學編

一序

二

之已必喜以彼之手卽我手也有不援焉者衆其怒之惡其手之不能爲我手也卽是以推上古聖人言言道矣而言之不盡者中古聖人言之中古有不盡者百世以後無窮而言之此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口聖人者必不以出自我口者爲道其非我口出者與我無預也以至耳聞目視百

骸運動無往不合道亦無往非聖人耳目百骸之所在卽一人以例千萬人卽一世以例千萬世道在卽體在乃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體也彼以聖人爲有灰者不知聖人之生者也聖人之生全身是道而道有灰也乎哉聖人朝聞夕可非樂灰也道可以不灰也若衆人之於道時合時悖合

證學編

一序

三

則聖人之身不合則不仁之體爲痿痺爲潰爛而已矣以故聖人者孜孜汲汲以勞來匡直於當時刪述垂憲於後世何其爲人之切亦甚無樂乎其痿痺潰爛之在吾體也痿痺潰爛之不治將使全體不支慧命幾絕則聖人之大懼已然則聖人之心必天下後世人皆合道而後其體全乃人

類絕而道復歸於天地天地開而道復屬於人身經于萬劫總之不離此體也善乎子楊子之論視聽言動而歸之於無耳無目云云論萬物一體而歸之於一理云云蓋惟無身然後能通古今爲一身若執身爲有則彼手安能爲我手惟一理然後能合古今爲全體若以理爲二則一口安能傳衆口是故理一而後可以無身無身而後可以耳視目聽而六用通六用通而後可以無古今無人物天地與我混而爲一彼欲讀子楊子與羅子之言者舍鄭邦福之言無從入矣雖然邦福亦湯言之耳其未嘗言者不知安在

萬曆甲午秋書於羅浮道中

證學編

八序

四

證學編自序

不敏年三十始知學每有解悟輒筆記之亦有答友人論學書筆記出以就正本省守道公祖鄭蓮國公公不叱其非也爲予序而刻之論學書則予友順德曾明吾中翰刻之京師題曰正學編云昨待

命中都舉會龍興寺者再答問之語數條則鳳陽高判刻之至是悉出以示司屬楊君駱君等咸謂鄙說亦同志商學之一助也矧其中不無一二語獨詣者不可私且棄請登之木母以抄寫疲書史予曰諾既

證學編

八序

五

而有述

先師近溪羅先生言有志二字大非容易者予爲之惕然自省曰予日者之諾諸君也母乃無志墮落科臼中矣乎旣而復自奮曰吾苟安於所未至然後謂之無志今此皆非吾駐足地也第存往蹟以自考驗且便於同志共規吾過也吾矢吾志自今以至于後日不留一言因自題曰證學之編而序之時

萬曆丙申仲夏旣望羅浮楊起元貞復甫書

刻證學編叙

我師楊復所先生論學諸錄業已布于域中自己亥
沒後江南遂無繕本寧竊慨之歲丁巳捧誦遺書深
歎哲人云亡誰尋斯緒適與曹甥樞敦校證學諸編
而以六論翼弁之于首對

高皇三問勸 聖學兩疏繼之蓋我師之學寔得之

明德羅子羅子祖述宜尼憲章

高帝師承其脉日與友生講究無非明德真宗證學
一書則其所肇始也可令湮沒無傳哉因是併發笥

證學編

序

六

稿中最有關於學問者錄載于內而幾希穀種數論
試闢孝弟數策溫陵李卓老嚮所傾心隨續入焉若
迂語若仁學解若論試掾文尤其憫世之極無論賢
智觀之而感發即愚不肖者讀之未有不悚惕者也
高皇益世無窮之語殆爲我師道乎噫堯舜千五百
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

高皇其間治亂相尋道統相繼曆數有在匪偶然者
而幹旋宇宙之命脉果繫六論之天言非得羅子揭
之揚師宜之寥寥數百載孰有以窺其微哉

高皇聞知羅子見知師言信不虛矣寧不肖生逢斯
世何幸與吾曹甥共聞焉工既告成敬申鄙言於右
簡

皆

萬曆丁巳冬仲望日新安門人余永寧百拜手書

證學編

序

七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一

卷首

六諭翼

對聖學問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對獨善問

初補經筵恭勸聖學疏

勸講聖學疏

論學校

證學編目錄一

論佛仙

論祀典

卷一

筆記

尺牘節文

序中都會語

龍興寺會記

大學首章舉要

誠意一章舉要

中庸首章舉要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龍興答問二條

爲懷遠楊孝廉書二條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是故君子有諸已四句語錄

附復葉綱齋書

學而時習章

其爲人也孝弟章

證學編目錄一

曹交章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二

卷二

周柳翁座主書 四首

復耿侗老

復吳悟老

東張陽老

楊晉菴給諫

送壇經與友人

李斗野丈

證學編目錄 二

孟我疆先生

周山泉先生

高上海

黃二瞻丈

王介石

吳矩之

李卓吾先生

沈介菴書

葉龍老

蔣蘭居年丈 二首

鄒南阜年丈 三首

許甸南給諫

周謙山先生 二首

焦漪園會長

蕭豐源

趙虛白

趙燁文學

何九叙秀才

證學編目錄 二

朱紫垣文學

答曹州貢士郝珩

書李明仰冊

答友人不死死說

羅鵬雲文宗書

蘇紫溪同年書

劉承所

沈孝廉

寄李卓老

俞定所年丈

蔡體國

劉子誠

王時揚

楊湛如 三首

劉肖一

管東溟公祖

周謙山先生

孫區吾公祖

談學編目錄 卷二

梁拙一司訓

鳳陽高別駕泰崑

許甸南給諫

馬杞縣

龐丹徒

劉淳寰年丈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三

卷三

冬日記

論學書

泗州會記

奉 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恩功德恭賦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別蕭生

談學編目錄 卷三

別泗州王守

別盱眙丁令

別天長徐令

世篤孝誠述

茶池亭記

許學貞權閩帥序

送譚見日山人序

易原易說題辭

南都答問題辭

知儒編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三經序

重刻法寶壇經序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明逸儒黃峯杜先生墓誌銘

羅近溪先生講堂記

明德羅子祠堂記

造受說

證學編目錄

論試掾文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牛山之木章

道院會記

神樂觀會謹贅述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四

卷四

孝經序

誦孝經觀

書孝經宗旨

識仁編序

仁孝訓序

近溪子集序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證學編目錄四

又擬作答問集序

盱壇直詮序

石鼓山堂劄記序

粵遊紀序

四古心易序

宏山先生語錄序

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法海紀聞序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陳居士茹素序

誓戒編序

太上感應篇序

寶坻勸農序

送劉布衣序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楊湛如二尊人壽言

告二子述

勗程兩生

證學編目錄

二

題丁茂才尺牘

學說

讀楊子法言說

讀文中子中說

跋朱子摘編

仕學稿序

迂語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策目錄

論

心如穀種

志伊學顏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幾希

權論

行夏之時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證學編目錄

策

策

孝弟

道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首

新安門人余永寧校閱

六論翼

高皇以六諭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
曰毋作非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述師羅汝芳言曰孔
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

高皇聖諭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

證學編

八首

一

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
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
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
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
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
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
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
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

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
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箇但我
大明今日又更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
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
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以我所
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

證學編

八首

二

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
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
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
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
充塞乎天地如此光景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
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或問保太之急既
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曰天下
太平者非他卽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

非他卽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平平而徧滿寰穹常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皇降衷民有恒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卽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卽是念及兄弟不

證學編

一首

三

是念其兄弟卽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下也故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薶禽糜無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反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脉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積核之未真而不患其枝

柯花菓之不結蓋種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未如之何惟一入我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掩雖保泰極機亦運掌而無難矣又曰大易之乾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

證學編

一首

四

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蓋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謂皇極之世惟我

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宜諸立極神語卽天地幽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芳共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

證學編

八首

五

揚厲

聖謨者卽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何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錄之

對聖學問

高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卽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

更名而已理者何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卽使六經之外別有典籍不在此是

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仲尼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爲教民之式明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仲尼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理者何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卽使六經之外別有典籍不在此是

證學編

八首

六

大哉

高皇之問洋洋乎臣楊起元敢對曰人無古今也理無古今也古之學者用於世則有用臣主俱榮而名後世今之學者用於世則無用臣主俱辱而身不保則所學異也自有文字以來而有書矣書者理之載籍也古人之讀書也必窮其理窮之云者

沿口耳之所入以探於身心性命之源而又有明師端其趨而示之途掃除其枝葉溉灌其根本而時其化資之下者引掖之使百倍其功而不倦以故發微而中通神清而氣爽其仕也信而後出其得君也量而後入其臨民也猶一體而安全之皆窮理之効也今人所讀者何嘗非古之書哉奈何儒術中絕聖學不傳不知理何如而後窮而但以口耳記誦當之是故忠孝之格言仁義之名目前人之孰得孰失時務之孰利孰害種種熟識于胸中而條陳於紙上非不可觀也而其中發錮日甚生意槁然如無根之樹木徒以他樹之花實綴之一當烈日飄風萎且零矣以之事君安能引君當道以之臨民安能不致謬爲最下則以賄亾其身斯已矣則不窮理之効也而理豈有古今人亦豈有古今哉恭惟

皇上汎掃夷風肇脩人紀明孔子之道先彛倫之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作資世通訓之書而叙之深言後儒解注失聖經之意愈愚後

學此皆舉千百年學者之所未聞良由

天縱聖神作民君師開斯世之聾聵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洗心滌慮瞻仰聖化雖發錮之有年敢不憤排於今日昔人有言曰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上作而下不應首前而足不隨天下無是理也抑臣又聞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帝不變世而治上不借才于異代而成功恭惟位建極綏綏欲握樞運化卽今可以成古卽布列有位者可以爲皐陶周召卽待澤于閭閻畎畝者可

以爲康衢擊壤也蓋堯舜以性成其化故其化速湯武以反爲其治故其治遲世道本自性成無事於反也臣愚昧顧平生所學盡在是矣敢以爲今日獻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爲善所以爲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爲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者也昔子貢疑博施濟衆未足以盡仁而孔子稱其不止於仁必也聖乎及子路疑管仲之不死爲未仁

則又盛稱其一區九合之功以爲執如其仁則利濟天下民物誠孔子之本心也觀孔子可以知孟子矣然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不過導人爲善耳善者人所自有而迷不知其路故藉先覺引導之使彼自知善之所在而爲之自不容已也保其家而全身命者善之應也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或問如此則固寵竊位便其身圖者善乎曰不然竊之便之者作僞也心勞而日拙保之全之者作德也心逸而日休

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游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

孟子言孔
獨以善導當時之人又以善導列國之君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則指廷臣而言也

證學編

二首

九

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難易乎請爲之論臣楊起元對曰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爲臣者學未充道未至卽欲有言而不可得也明善誠身之道孔子惟陳於魯哀保民而王之說孟子惟陳於齊宣則二君有其機也雖然向非孔孟之學一聖一賢則二君之機何由而動或其機已動而又何以應之是故孔孟而後學術不明格君無術使聰明睿智

之主不能自舉於三五之隆而終與凡庸之君同類者恒坐於有君而無臣非無臣也臣無致君之學也且夫有財者不難於行德有力者不難於拯溺有孔孟之學者不難於利濟也責行德於擔石之儲則苦矣求拯溺於雞肋之手則卻矣上爲德下爲民此何任也而於章句末學焉求之是求魚於木求馬於唐肆也必不可得之道也

陛下夙寤晨興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初殄聖道初布誦法者尚淺而自得者尚稀也孔

證學編

八首

十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亦漸觀其效矣需之以歲月益之以漸磨誦誠明而陳王道者不難致也

對獨善問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

智之至者知至至之者也務志卽尚志也崇身不傲卑其身也能利濟以名世則身榮矣卽孔子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也獨善其身則卑其身矣安得智而獨善其身者非榮貴之謂欲明明德于天下

而為大人也世有以親事勢向背為知時之智者
豈知所向不通向吉所背不通背凶吉凶不通一
身所繫及天下俱凶一身何能獨
吉是猶未足以言于吉凶之實也

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患

犯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

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

大至智者其智大而又至也

也夫者天道也至者地道也出類拔萃有若贊孔

子之言即所謂崇身也善平忠難者不動聲色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待勞形苦心然後平即不

為善矣懷大本者其性定也亦天道也范厚德者

其心仁也亦地道也有此大本則其出不窮自此

厚德則不忌斯世故曰羣君民之患難有不能恬

然自安者

若必以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援攘之

秋大背於彝倫之叙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

其何心請為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有此身未有離乎人者也以身

庇人則首出庶物而身崇以身庇於人則消沮閉

藏而身卑夫身者受之天地受之父母而顧卑之

則虧體辱親愧怍天地然而士甘之者智不足也

彼見此耳目手足心志百骸之為我遂欲有之以

為利則其智小而不大又見夫閉門塞竇可以免

患而不知天地崩墜不待杞人而後憂雖欲免之

有不可得者則其智浮而不至天下之身與天下

共之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信非大至智者不能

也智大則大本立矣智至則厚德全矣天下之大

其猶巨海乎波濤之洶湧魚龍之變現固不免也

所恃者萬斛之舟與長年之柁耳大智者萬斛之

舟至智者長年之柁也彼無是二者宜其相顧錯

愕惶怖卻步而反走也故以孔子之門人如漆雕

開閔子騫之賢皆甘貧賤而終身不仕於諸侯之

證學編

國由求好仕而功名不終其他可知矣惟孔孟轍

環列國栖栖然而不敢自暇逸孔子曰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夫

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一聖一賢豈非其智之

大且至乃能若是哉夫智不可襲取也必由學以

成之人之智本無不大也本無不至也學也者求

其本大本至之體而默識之也即大學八條目之

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知至則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臣楊起元謹 奏爲
敬據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以隆
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
業陞臣洗馬兼脩撰充 玉牒纂脩官隨於今月
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自
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
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
證學編 一

報稱爲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
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
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
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
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於中
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備之口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講於學術卽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
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於
不倦邇年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爲
慮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
也志所不在而強爲之卽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證學編 一

首

一四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
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朝羣
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爲勞而且有心廣體胖
晬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此臣倦倦
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
者蓋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
是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於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

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今進
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待而陳
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究極易簡
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
芻豢之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
素聞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
之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謹學編

一首

十五

天聽 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勸講 聖學疏 萬曆二十五年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

奏為敬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
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
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
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
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惟
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
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備實之道人人言之矣
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咸不可弛
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
路當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
以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

謹學編

一首

十六

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
不祗肅承歡 聖母罔不齋慄恤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聖德雖使堯舜
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
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
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有百姓
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

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儻以此聰明而求識聖心是以無窮求

證學編

一

十七

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廷臣皆蒙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化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於學三十而後立迺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親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

證學編

一

十八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倦倦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實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爲之乃其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爲真實而世上有形之寶乃屬寶也堯舜得真實而棄屬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明主恐懼於上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天而臣獨以學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唐輩仲舒告其君以天

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爲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故應 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遞晉卿貳則其分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傅惟此學問易知簡能證學編 一之首 一十

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 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意幸甚

論學校

此惠國志也行闕者大故併錄之

楊子曰人才者治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學校者教化之地也

高皇帝統一聖真脩道立教莫大乎 卧碑故首述焉教宗孔子而 先師之號定自

肅皇則萬世之大宗明矣故次之而以郡邑學宮規制廢興繼焉又繼之以射儀鄉飲酒禮所以尚賢尚齒者備矣又繼之以社學書院所以推廣建學之意而輔學校之所不及者益備矣乃若所以爲

證學編

一之首

一十

學之道則存乎其人焉作學校志

論曰古者國有學

高皇帝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待士何其隆哉王祀孔子以其經術取士統又何一哉習之射以尚賢行之鄉飲酒禮以尚齒嚴之卧碑以範其趨教又何備哉士生斯世也不學焉往顧其所以學者未易言耳吾惠僻處海濱外希先生轍跡之臨內無陳良豪傑之舉十室必有忠信今萬家之邑以十數豈乏人哉而實玉璫於土石櫬梓天於斧斤可

惜矣古人之學上有師範下有良友知性知天以爲的而經訓惟以發其疑切磋琢磨以爲功而規儀惟以肅其序疑則思問而無序則亂之於師友之間也循是規儀質是經訓將以致其知耳豈以經訓卽道而規儀卽學哉所學者止於經訓規儀已失古人之意矣矧又委而棄之乎餽羊非告朔而存告朔者餽羊不蹄非魚兔而致魚兔者不蹄安可棄也異時當事者憤士弗檢而汰弟子員惡學者馳辭騁說而厚禁游學厭貢士遲暮衰頽而選以不次德造無教周士所以譽髦也而汰則遺賢於野矣木鐸周流孔聖所以覺人也而禁則塗民耳目矣國用老成所以存典刑也而不次則少得陵長矣居豐之世固宜有日中之憂而保泰之時不可無包荒之度

皇上聰明天縱獨灼化原蕩蕩平平無好無惡皇極造就之法可謂得矣師弟子不於此時盡心竭力導
高皇之謨訓尋孔聖之墜緒通性理明王道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寧不負時余志學校首述 制典或者以爲此天下事而施之郡志不亦侈乎嗚呼天子之法非列國守之其誰守之今之郡古之國也志之所以使吾郡師弟子易見聞也而列郡聞之有興焉當不獨使周禮在魯是予之願也夫社學亦 制典也良有司行之無難書院久廢非其人弗復書之亦以待也

論佛仙

楊子曰三教皆務爲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操舵

理楫於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彼中有神通變化光景動人者乃其脩福所致而真常之道不以爲貴亦猶吾儒登巍科躋顯仕與馬赫奕聲譽籍籍亦可謂之福而於道無加也世人不能參理因艷奇特而或誕之故神通著而真教詭名爵盛而上品消可以例觀故仙釋之可傳者皆非其至者也論曰予少讀韓子原道卽知佛老之書妄火也及讀 國史伏覩

高皇功高萬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治之隙無不塞之而未嘗及於二氏且嘗有訓曰仲尼之道刪書制典爲萬世師其佛仙之幽靈暗理王綱益世無窮治天下之道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如此則宜崇奉之矣及 諭靈谷寺僧則謂人主之財皆爲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曰存二氏者有

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所能測然聞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論學編

下首

二十三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門自顏曾之外無聞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爲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母令斷絕及至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脉以迄于茲此其暗理者一也由周而來僭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獨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祿莫不盡然後亡儻有一焉爲天所祿猶足以相

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爲其享之過也佛之教

首檀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

鉢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

庶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之福厚則人

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戮之事而運

祚長永此其暗理者二也自人之福不齊多寡寡

孤獨之民而親戚隣里莫之相卹也生於鰥寡孤

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

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衆施捨者博

論學編

下首

二十四

既足以卹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卹也爲人主而卹收也爲人主而以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此佛教之大凡也至於仙持世尤苦自兩曜三光風雨露雷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爲而仙之所脩也人孰知之者謂之暗理亦宜矣由此觀之

高皇暗理王綱之訓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夫求仙

如秦皇佞佛如梁武不以其有益王綱重也直求一己之福田利益耳此所謂愚也至於世俗之氓孽孽爲利不與事父母厚同氣敬師長赴公義而相率費於寺觀彼爲崇正闢邪之說者又攘僧道之利爲已有此二者其愚正等嗚呼可勝道哉

論祀典

楊子曰孔子之祀已著之學校矣此則自社稷山川而下凡載在祀典者及民之所賴以禦災捍患與夫出於崇德報功之不容已者書之作祀典志

論學編

一八首

十五

論曰章縫之倫率言無鬼神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祭祀惟以盡吾心之誠焉耳其說自相矛盾深淵有負人不憚沒匿而取之者誠也惟知其有故也今明知鬼神之無矣誰復致其誠者誠者天之道不待人爲明知其無而猶盡誠焉適流於人爲之僞而已矣故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惟其不失赤子之心也儒者自生意見而曰誦法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敬鬼神而遠之曷嘗言無鬼神哉循儒者之見將至於謂

祭無益而後已吾惠自某氏大毀淫祠載祀典者僅此然民間有灾思禦有患思捍不容不奉事祈禱者則亦以漸脩復至常熟黃公來守郡大興文昌關公兩祠寔某氏鄉人也豈非乘除之理哉兩祠稽之會典乃京都所崇奉而領於祠官者則何以淫祀也又有天妃五顯天下在在事之亦載會典某氏一切毀之自淫矣何以責鬼是後貪饕者藉口崇正闢邪奪僧道之膏腴爭廟祀之犧牲矯誣放僻無復顧忌嗟嗟豈知商俗尚鬼亦聖人

論學編

一八首

十五

之教哉

高皇帝重神而敬祭設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論之曰勿謂無神而不信勿以佞神而祈福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又著鬼神有無論曰鬼神之事甚顯而甚寂古昔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今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洋洋乎聖謨定萬世之趨矣人非賢智不能無祈福之心人有祈福之心是誚事鬼神之本也致中和臻位育使時和而年豐官無濫刑善善

而惡惡人之求得欲從如操器以酌水於江河無
不飽滿然後無求福於鬼神而淫祀自絕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而曰我能正人心非虛則誣耳豈不
可愧矣哉

證學編首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一

新安學人曹樞校閱

筆記

友人責予以不記會中語者子曰子寧有不記耶友
人曰數日後子則忘之曰子見子之未嘗忘也子
夙則興與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
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
然子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是則安能忘所忘
者會中語耳曰是不忘斯可矣又惡事夫會中語

證學編

哉

有友曰茲會也講所以學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而
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人將奚以學之應者曰堯
舜之道易簡人皆可爲而孔子賢之遠必其道視
堯舜尤爲至易至簡而人尤皆可爲也友曰若是
則爲孔子者何千載而不一見哉應者曰無志於
爲者以不爲失之而有志於爲者又以爲失之是
以難也某曰昔者愚蒙之師人皆可以爲堯舜堯
舜卽人也人卽堯舜之說得此人斯可以爲堯舜

矣諸友曰然

發者發聖人之蘊或曰私云獨處又將誰發曰私非獨處之謂也師不在則弟子爲私如一貫傳而子出是曾子之私也門人問而曉以忠恕是曾子之發也或曰然則顏子所發明者不少槩見何也曰豈惟顏子雖孔子終日言者今亦不可見矣孔門紀述意不止論語一書或者秦火之罪也夫

友問斯道參前倚衡無之而非是矣奚以云道前定則不窮也應之者曰參前倚衡正道之不窮也然

證學編

一

二

必先之明善以誠身是謂前定彼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豈其能離道哉而不能有乎道謂之窮可也

有謂申枨屈於慾而不得爲剛者非惟不識剛亦不識申枨也蓋申枨爲剛者也有意於剛雖剛寔慾人雖謂之剛夫子不謂之剛也然則夫子之所謂剛者奈何愚聞之師若顏子於復禮而請事斯語曾子於一貫而應速無疑庶幾乎所謂剛者已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蓋忠信廉潔者流俗污世所尊

尚彼特爲此行以同之合之若曰爲忠信廉潔以

媚君子又毀忠信廉潔以媚小人雖鄉愿不能也友曰大學之脩齊治平也則猶有序也其格致誠正則一以貫之耳豈可以先後泥哉曰知所先後大學固有明訓矣正恐學者之忽之也一一以言其所先又一一以言其所後欲人反復諷詠而深惟之也今日脩齊治平則有序而格致誠正則不必泥也則聖人之言皆不信可也又何事乎疑彼而信此哉

證學編

一

三

或曰有物必有則物至則知知而自中其則此非大學之旨也大學一書以學爲宗若論物至知知則孩提初生與一切含識莫不皆然則由生而有非待學而有者也此所謂致知者由學而有非生而有者也夫惟由學而有則其傳必有所自而其功必有所歸故學者言必稱師必稱先王言非師所授非先王所傳則我本不有也而學者以無師自悟爲高亦失古人之意矣

誠者天之道也惡惡臭好好色俱出自然而明明德

於天下之意能如之斯可謂誠其意矣人本無心
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
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
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
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
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
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
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
之謂真脩

論學編

一

四

或曰古人最初一念卽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大
學者大人之學也其起願也不大則其究竟也亦
不大矣上古神聖洞徹性體知此學必由此起願
而後成故定爲教人之成法遞相流傳而古人以
爲是學之固然也

或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
知覺之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
覺之先及其事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
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

何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
非他卽予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性而顯露
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分
一身於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於一身則伊
尹卽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
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卽以斯道覺之非
益彼所無也

論學編

一

五

曰抑亦先覺何義也曰此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
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
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
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
每事問乃先覺也

論學於今之世且以作人之志爲急如治陰證之病
急與回陽而後可爲也若拘格套泥體面必不濟
矣雖然寧獨今日然哉庸詎知古之人心不若是
哉庸詎知古者教人之法不出於是哉作新之訓
見於康誥振德之命發於放勳曰作曰振皆有出
於格套體面之外者矣此古之道也而又奚疑於

今日哉

道不與世爲偶者也天之生人必有身寄斯道者如黃帝之有廣成堯之有務成子附舜之有尹壽皆抱道自尊人主北面而師之得其緒餘足以治天下而名後世而彼肯規規然爲世用哉乾上九亢龍惟抱德自尊者足以當之

富之爲言福也福可求而不可求者也可求者如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而不可求者得必隨之以失樂必隨之以憂造物者之于人也何異慈母之

證學編

一

六

于嬰兒乎嬰兒之求乳於母母未嘗不與也及其傷飽之病則嬰兒受之母末如之何矣是故乳不可過求也况天地之福羣生之共享非一兒之自食者哉是以聖人辭之而不處也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謙者福之所集執鞭賤者之役謙之至也以謙獲福世之所謂賢也惟聖人然後知其不可夫聖人豈不謙哉不以求福謙也如海之受川谷亦性之而已故雖諸福攢於其躬而不有也

或問欽時五福曰是在建其有極耳極者盡也窮也

無所有也若有福之可欽及有欽福之心安得謂之極是故皇極之極與六極之極同一極也但其機有自有應之異耳身處衆有而能不有其有是謂皇極過享其有而所有去之是爲六極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其身則有天下也其心則無立錫也此建其有極者也若桀紂有有天下之心窮奢極欲而天下去之卒自授於六極而後已矣觀孟子天降大任之論亦可以明福極之理而窺古人命

證學編

六

七

字之微意矣

又曰皇極曰極六極亦曰極故古者以囹圄爲福堂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亦無色無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既立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卽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所以屢空也

滌除玄覽苟有滌除之心與玄覽亦奚以異哉惟知

夫玄覽之未始有玄覽也命之曰滌除可也

知言孟子不得已也大舜隱惡揚善則知言不足道矣吾人之聽言也須存大舜之度不然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而自托於孟氏之知言曷若不知之爲愈也

日用動靜無非死生人鬼之理知生者豈必求之生身受氣之初而事人者豈必求之事君事長之際哉洋洋乎滿目前矣此天壽之不貳也

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

證學編

八

八

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

隱惡而揚善不見其惡而惟見其善也人之言本無不善特有意見之不同耳而聽者分別善惡亦意見也惟聖人然後能忘其意見何惡之有意見不除又奚怪其善惡之分別哉

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覆是我覆載是我載生是我

生成是我成飛是我飛潛是我潛動是我動植是

我植噫有能知一切皆我者是真能見獨者也能

見獨斯能慎獨

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二子之行即聖人之行也但聖人能與二子而二子不能與聖人二子不能與聖人而聖人常受二子故以啟助之益歸之聖人與二子

證學編

八

九

而二子不能受聖人故毋疑其有隱也

學必生機動然後其本立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是生機動之驗也吾學者貴自得其機而善教人者亦貴引其機是機一動必有狂微焉有狂微然後可得而裁也此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深繫聖人之思學無狂微而循循然蹈守繩墨難矣故曰不成章不達

狂則必簡知自裁則敬以行簡矣

盈宇宙一簞也尊而名之曰天親而名之曰心如以

心爲肉團之位也則天亦豈形體之蒼蒼者哉
道無異端共戴天而履地共是知能不可得而異也
其有異焉者起于意見之私也道本無異吾見其
異已離道矣又從而攻之豈不害道哉然亦自其
人言之耳道竟無害也

視是我視無別能視色亦我色無別色者是曰禮視
聽是我聽無別能聽聲亦我聲無別聲者是曰禮
聽推之言動亦復如是禮卽天也天卽我也離我
無天離天無禮是故克己復禮非克去己私之謂

證學編

一

十

也能自復於禮而已通已皆禮也通禮皆已也故

曰會萬物以成己者其惟聖人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與道爲體也一有所知卽爲仁智
之見矣此見還息然後復於日用不知然後合於
君子之道

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
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聖人不然當
下便知非所以能泛應無可無不可也

聞義不能徙聞卽是義也不善不能改善卽不善也
若於所聞者分別義乎不義乎其機卽滯安能徙
哉於所善者自以爲善其執必固安能改哉然徙
與改非難而以能徙能改爲難能與不能自其心
之虛不虛觀之亦有不徙不改者而其心本虛不
害其爲能徙能改也

詩言賓筵之飲酒者其初秩秩然有序也逸逸然有
儀也溫溫然其恭也反及然自顧也抑抑然自慎
也及其既醉漸幡幡其輕數矣漸僣僣其軒舉矣

證學編

一

十一

漸怲怲其媒嬖矣又漸僣僣其傾側僣僣其無所
止矣治亂始卒相去之遠如此究其爲之者酒耳
夫酒麴蘖之所成原與吾身不相涉而賓筵者出
於吾人斯須之敬非日用所常行也因筵而至於
飲酒因酒而至於亂其血氣伐其令德可以觀矣
之所成矣夫何自性之有凡人家之禍福國之廢
興存亡與夫學術之大小邪正皆可以此類推之
大抵皆妄也聖人知妄故獲福而亦不有焉愚人
以身殉妄隣於禍而不解

民之爲道也飽食煖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鄰里相保如鳥之安于林魚之安于淵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司牧者保其如是而勿擾之誠有道之世也上欲廣而求多民貧而詐出如一鳥受驚而羣林皆擾一魚被駭而舉淵悉動投羅觸網勢所必至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情而喜何異漁獵其民哉是故有諸已而後求諸民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乃設以身處其地而自見夫已之未必有且無也未必有故不敢過求未必無故不敢過非恕之

論學編

八

七

道蓋如此若不設身處地而據已之所見有者求人已之所見無者非人是猶以已之餘粟餘帛而責人之胡饑胡寒也惡在其爲恕哉爲民上者思及于此安得不泣罪安得不引爲已辜

學者因儒先闢佛老遂不敢顯言之而私窺其書焉陰用而陽拒是竊也焉有竊心不除而可以入道者哉且天下既有其書矣橫目之人孰不見之而能使之蔽其目乎其書皆盡性至命之理也有識者孰不悅之而能使之剝其心乎必不能矣而卒

歸于竊取噫古道豈其然哉

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

聖人之有言有爲莫非權也而有真常不變者存焉則其所以權也真變不常者非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謂也審乎權之所自起斯得之矣知權之所自起謂權卽是經可也

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

論學編

本

七

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

壇經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又曰惟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至哉言乎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能見其過非知道者不能也求之孔門惟顏子一人耳故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自顏子之外未足與幾也已矣之嘆豈虛也哉佛學知過之極者也後世學佛者張皇太甚予嘗覽諸師之言皆莫若壇經之簡而切者予嘗三復之唐曙臺丈亦以爲然

葉公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蓋畫龍有文彩而真龍之形醜拙也學道而至於躬行者爲真龍躬行未至猶可知也躬行而至則不可知矣孔子曰向見老子其猶龍乎至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證學編

卷一

十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德也知至至之然後合德于地物至則知知然而至之者難矣非厚德載物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歸藏首坤有以哉

未嘗知學者未嘗有我有我之病必生於知學之人然亦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未至故有我之病生焉病在有我而不自覺則其所知止於是而不復進矣聖人六十耳順七十從心皆無我日進之功也或謂夫子惜未見顏子之止然則聖人嘗止哉諸生有進說明德者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予曰朱

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衆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贊而非明德之訓也遂執以爲實然謬矣猶言鏡之具衆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衆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一理可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稟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拘之有卽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

證學編

卷一

十一

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爲不聞不見爲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稟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生曰然則奚事于明明德哉予曰卽子向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而未知其一理之不有也向以爲有拘蔽且昏也而未知其無拘蔽且昏也而今始知之是爲明明德也已若猶未明則當已百已千以求其明也烏可已哉

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求其明此不亦有拘蔽而昏者耶予曰善哉子之問也二明異致學者混而觀之以故不得分曉也久矣吾爲子言之子其審聽之曷言乎二明異致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于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

證學編

一

一六

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

明德旣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脩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混沌沌沌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于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啟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於是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道又非刑政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若堯典所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也明明德之教行於天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

證學編

一

一七

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

問明德在人聖不增凡不減而明明德者乃有難易蚤暮何也此亦非係二氣稟物欲而然耶曰不然

則習使之然也。習有輕重，故其開發有難易耳。卽如今日諸友同於業舉，然其平日家庭師友之間，曾及學問事者來此一聞，其意思與平日絕無所聞者不同。又有一種其平日希慕聖賢，然泯然未有下手，未曾理會得許多道理在胸中。今來聽講，其所得與平日有許多道理成了意見者，又自不同。然此四項人，其明德不可謂不同也。氣稟物欲亦不可謂不同也。習之重者，其求明也難；似於氣稟之不善，物欲之深，錮其實非也。習之輕者，其求

證學編

卷一

七

明也。易似於氣稟之美，物欲之鮮，其實非也。皆習爲之耳。便至上智下愚，亦習之所極也。然是習也能難其求明之明，豈能難其本明之明哉？本明之明固無害，故夫婦之愚，不肖一切皆天聰明而聖人所以無棄物也。

氣稟卽明德之寄，寓物欲卽明德之流行。離氣稟物欲亦無從而見。所謂明德矣。明德無聖凡，則氣稟物欲豈復有聖凡？一切含靈無非天體，盡是聖胎。惟其不幸而壞於習，又不幸不得出頭以從事於

學，故至寶沉埋，妄從淪墮。此聖賢所以惜之哀之，而不容已於教也。

問：子言禍福無幸不幸，而又言人有幸不幸，何也？曰：禍福不可以幸不幸言。吾先師嘗言：人幸而爲善，不幸而爲不善，耳。人同是性所生者，得其地所與者，得其人，遂不覺入于善，是其爲善者幸也。所生者不得其地，所與者不得其人，遂不覺入于不善，是其爲不善者不幸也。若禍福者，善惡之所成而天命之有定矣。敢以幸不幸言哉？是天命僥矣。曰：

證學編

卷一

七

然有君子而得禍，小人而得福者，何也？曰：子果於圖度天命哉？非予所敢知也。

小人之爲不善，彼未嘗以爲不善也。以如是之爲善耳。故大學有爲善之小人也。

人之所以周身者，飲食衣服室廬舟車之類，不可勝紀。無不合衆技而後足。而學以事心，乃欲以一家之說限之陋矣。夫吾儒之學，必宗孔子。亦知孔子之無常師否也？孔子猶良農也。人知其爲嘉穀之所自出，不知其器械之屬全資百工。今之學孔子

者猶徒取嘉穀而捐器械也欲爲良農不可得已
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衆形耳目之視聽莫
非心也而以爲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爲未能先
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
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
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爲大者不
立自淪于小耳立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
善自識取如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
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且如聖

證學編

卷一

三

人與衆人共飲食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
衆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識取其大
而大者先立也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
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爲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爲
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
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如此孔子在齊聞韶則
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
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如孔子得於韶必不得於肉味
只爲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
事在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
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爲事心之功者不知
學問之道者也

問心非肉團之心今病者爲痰所蔽則昏迷何也曰
昏其所當昏迷其所當迷者心也當昏而昏當迷
而迷又何昏迷之有故病目者目不見而常明病
耳者耳不聞而常聰聰明天德也耳目何與焉察

證學編

卷一

三

此可以識心矣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由其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吾
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吾人自
以爲不善者却恐是顏子之所謂善而自以爲善
者却恐又是顏子之所謂不善也如瞽者之行路
險夷濶穢意之而已焉能辨其實然哉

言游譏子夏門人無本是以灑掃應對之外別有本
也子夏言本末一也不由人分析得豈有先傳後
倦之理今譬之草木可知矣草木雖有本末然豈

有本外之末亦豈有末外之本哉岐本末而二之則誣矣但在學者見之不徹自流于末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無始而非卒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學者雖流末而昧本然竟不能使之舍末而求本也末卽是本故也

或曰羅子之學其佛學也歟曰吾師乎仁孝之訓其在也子嘗見之否也曰見之曰見之也果事之說乎抑亦孔孟之說乎曰孔孟之說也曰子嘗聞之孔孟之說而又疑其佛學何也曰吾聞之人言羅

證學編

一八一

三三

子嘗稱夫佛也曰孟子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然後可以論其世也今子之於吾師也不信其遺訓而疑之人言而欲以論其世不亦難乎曰羅子常稱夫佛也有諸曰有之曰有之而非佛學何哉曰孔子常稱夫老子矣亦將以孔子之學爲老子之學與

或曰羅子之學大矣苟毋信佛也後世孰病諸曰吾子聞人善言亦信之否乎曰信之曰然則佛之言亦善矣又奚怪乎吾師之信之也曰先儒所闢也

即可信乎曰吾子聞人之善言旣信之矣又因人之毀之也而輟信焉可乎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未見江河已决而有能禦之者也且吾師寧獨佛之信哉苟有一善之接于前無不信也此羅子之所以大也而不信佛何以爲羅子後世有樂取善者吾知其必以羅子爲法也而又奚病焉

證學編

一八一

三三

或譏羅子官尊祿厚而不立產以遺子孫黎子曰世人之遺子孫也以產吾師之遺子孫也以善產有時而盡善無時而窮且彼勤一生之精力爲子孫損智益過豈計之得哉稍有識者不爲而況於學聖人之學者乎

嘉善袁生曰吾傳之長者之說經也大學以學爲宗中庸以性爲宗性宗本天學宗本古子聞斯言也益信先師之大學爲有傳也

古人之學有主知者伊尹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也有主身者伯夷之若將免焉柳下惠之焉能免我是也身一也而二聖之見異焉一則見其

不可免而脩之以清一則見其不能免而脩之以
和清則隘和則不恭不爲君子所由而伊尹之出
處且幾於時中矣所以然者知屬乎乾本輕而圓
身屬乎坤本重而方故主知者多得之而變通主
身者多得之而執着至孔子所以妙乎時者知不
徒知而身以妙乎其知身不徒身而知以妙乎其
身此所以乾坤合德而巧力兼全也

操一行持一說而自見其醜醜焉安也自見其穩安
焉病也何者道非一行一說所能該也

證學編

卷十

幸甫

或問羅子答之曰羅子好學問何如其好學也曰遷
善改過曰如斯而已乎曰舍遷善改過無學舍學
亦無羅子

吾嘗問於羅子矣學無所執而曰擇善而固執之何
也羅子曰蓋謂執乎其善夫善何執之有是執乎
其無所執者也

羅子講學恒稱 聖諭六言或譏曰此木鐸老人語
也羅子聞之曰學盡此矣雖欲不爲木鐸老人其
可得乎

羅子曰會古今民物之精神立聖賢經訓之樞要其
惟 聖諭六言乎六言之間善治真儒咸於是乎
出非天下之大聖其孰能爲之

聖人性體通明故不爲形骸所閼然形骸固在也能
免於強恕而行乎天下有薰然慈仁無所事強者
然非所論於聖人孝有王祥忠有比干信有尾生
智有樗里恭有石奮蓋皆有其至者兼天下之至
者其不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能恭者多責人不恭能儉者多責人不儉自有其能

證學編

卷十

幸甫

者多責人不能此皆未嘗反觀故也聖人切於反
觀故常自見其不能而不敢苛責於人故能恕

高皇至聖哉以孔孟之學治世而不廢二氏也二氏
在往代則爲異端在我明則爲正道彼其齋居素
食習威儀閑音樂以交於神明上爲朝廷祝釐下
爲兆姓禱禱孰非忠敬孝慈之用哉至若釋典闡
性玄文闡命有足爲儒教羽翼發明者守於其徒
以待豪傑之士之默識焉補益非細矣昔儒咸云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今雖不使並進而未嘗絕其道然孔子之術益尊而統紀益一此真無偏陂好惡而爲王道之蕩平正直者也今以名崇正遂欲斥而絕之是作惡也而肯於其味至毀形變服以事之又作好也非蕩平正直之道矣雖然世界之大也安能無好之者而未必盡好也安能無惡之者而未必盡惡也未必盡好而有好之未必盡惡而有惡之此所以爲世界之大也亦安在非蕩平正直哉大抵一統持於上而皇極建矣雖有好惡而

證學編

卷一

七

不能害此天縱 高皇爲萬古綱常教化之首君也

唐虞之時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文明之氣盡洩允極盛而難繼是以三王之世更不能如唐虞之所爲只以法度禮制維持之而已唐虞有后夔以教胄子於上有契以敷五教於下有皋陶以弼教於中斯民之耳目一時新美心志一時興起遂至兒童謠帝則老人歌帝力此宇宙間何等氣象然亦惟堯舜心量廣大足以長養成就之耳三王以下固

是人心漸漓亦由禹湯武之心量不及堯舜之廣大也惟是文王心量不減於舜而二南之化亦遂不減於唐虞然其四友之臣未知於夔契皋陶何如也以孔子所稱五臣十亂推之周臣之二尚耒及唐虞之一世運升降之大機此足以觀矣自秦而後復於渾沌池何者斯民耳無聞目無見又惡知唐虞之世所享用者爲何物哉則至今日經生學士稍稍復尋其緒矣絕學之後固幸歷代儒先漸次發明亦幸釋典西來默相啟助端緒已露會有

證學編

卷一

七

大盛之日蓋上下一德僚寮一心孜孜爲此一大事而唐虞不再睹焉吾弗信已

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大曰天地君親師師友以道合者也尊則師親則友道無形故師友之功隱五常五大之有友與師也猶五行之有土也孔子曰生則出焉歿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名德者土也其惟師友乎父母之服身喪三年師之服心喪三年身顯而心隱故也古者道明故重道重道故雖天子必有師與友而道之不明久矣人

皆舍隱以之顯顯則勢位重矣又何師友之有然德之足師友者或者亦難之也孔子言取人以身而脩身又先於尊賢此其遇合相成或關氣運至於韋布學者尊師親友宜得自由而千古亦寥然何哉

尺牘節文

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證學編

卷一

三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在君子自觀固不謂性而以之觀人則知其皆性而不可拂仁義禮智天道之德在君子自觀固不謂命而以之觀人則信其皆命而不敢強以名理言道者至不識一字之凡夫則窮以昭靈言性者至百歲之髑髏則窮以不學不慮言性與天道者至偃師之木偶師曠之清微則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

其幾

純乎陽則無陰也純乎仁則無惡也非但天下無惡人自己亦無惡念融融乎保合於太和仁矣哉但能無惡尚未至於無善過此以往大而化之則惡無善亦無而仁不足言矣

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皆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

證學編

卷一

三

惟命不干常故聖人以時幾勸之恐一念之差感乖召逆如水旱疾疫其小者也甚或移眷改顧生革命之人伏其變於二三十年之後更無可爲者矣聖人洞燭無常之理念念好生以自結于天而勸之于時幾者畏之至也

心之爲心自古聖人原無定論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舜也孔子直取一人字孟子直取人心二字取人字則心字贅矣取人心字則道心字贅矣要之無不可也但貴言下相應擬議着便不是冊已

驚而猶劍之求兎已竄而猶株之守奚其心

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真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行四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證學編

卷一

孝

子路行行如也朱註去聲訓作剛強之貌吾友黎文塘云當平聲讀蓋不安之貌也因其心不安止故其氣象常如欲奔走道路者曰行行如是不吉之相也故夫子憂之生色者生生之色也道生者生生之道也說皆出於文塘吾輩所當服膺者也

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者真聖人之道也然而不爲愚夫愚婦者以其能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耳若自離愚夫愚婦之知能何以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非使天下萬世

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則聖人者亦世之附贅懸疣也已

賢者多則天下治不肖者多則天下亂賢不肖非一日而致然也皆由停涵煦育而致觀之人家積德或數十年百年而後生才子孫則可知矣故能明聖人之學以漸被天下之人其效雖不見於一時而見於異日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隱德陰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天地之道無疆也故君子以悠久成物無欲速

證學編

卷一

孝

今日之治宋儒之賜也學者不可不知其功至於學力則存乎人未嘗限人之必以宋儒爲極也如人家子孫之才者能擴充其先世之業則當儘力爲之豈曰先業止是第守勿失然後爲孝哉世道至於唐虞亦未爲極由唐虞而上還有好世界存焉此堯舜之所求而未至者也故曰其猶病諸

古者學術無異同其槩有二一者德厚信仁是非不萌于心二者達性命之所以然而不落于是非之見也若夫辨是非若持衡錙銖不爽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噫！是衰世之救而非古也。學以復初爲的。世以復古爲極。孟子之事自孟子視之已自謂不得已矣。後之儒者盡取其不得已者學之。雖使能如孟子之錙銖不異。猶未爲善學孟子也。矧倚之爲拒善之柄藉之爲護名之藩小見縱橫而大道榛塞矣。嗟夫！人心世道之復于古也奚由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之欲復古也必學舜而後可。夫舜豈漫然而爲之者哉？蓋達於性命之所以然矣。故曰：

證學編

卷一

三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性者無是非至命者無異同也。今人之所疑者古聖之所師也，古聖之所宗者今人之所攻也。此無他，古今之學異也。學異故見異，見異故作異。由是觀之，古今又曷嘗異哉？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只到得聖人地位，方了結這場事。人生出世，恁地百回脩証，千劫苦行，只到得成聖果，後方了結這一生。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

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于今，不向這一步畢竟少這一步，不得第遲了可惜也。孟子一生志願只學孔子，除却孔子第二個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却堯舜第二個渠便不會說。

承諭云：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脩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先生曰：不

證學編

卷一

三

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且亦無事于陽明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出何者爲工夫。在本體時何者是工夫？爲有工夫爲無工夫？在工夫時何者是本體？爲有本體爲無本體？本體中無工夫，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即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所不能哉既不能則不當妄加以以靈之名既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教詔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况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

證學編

一八一

三

聚即謂之作用即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即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于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謬亦甚矣

蓋所謂弄精魂而不自知也悲夫夫所謂性體者何也終日喫飯不飽終日不喫飯不饑終日間不喚作靜終日忙不喚作動應得停當不名爲得應得不休當不名爲失倏忽變化不知其變化蕩無所歸亦不求其所歸如此又奚事乎繩紲然隨時翕聚之哉

證學編

一八一

三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明德之發用不假人爲最真最切者無如孩提之愛父母稍長之愛兄弟慈母之保赤子藹然於一家之中而吾身耳目之所加手足之所措何親如之故身字下提一家字尤爲喫緊若治國平天下者舍孝弟慈而求之安在爲明明德於天下哉故曰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家者國天下之則也朱子曰本謂身所厚謂家似爲得之

序中都會語

中都濠梁地昔莊惠譚道之所於古爲塗山國禹所娶塗山及會諸侯者也神聖所游靈氣攸萃發我

高皇益邁古始然二百年來獨鮮文學之士蓋其氣厚而人淳根幹朴茂英華未易發也然自昔以來人文隨風氣而著由忠質而至於文亦時使然哉予待

命於此旬有五日其大夫以問學爲事其師長以考藝爲意其弟子以就正術業爲急於是請會龍興

證學編

本一

卷一

者再其進見而訪問者殆無數也予自宦游所至嫻於文學之鄉多矣求若是殷殷者無幾也將非人文欲著之兆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其有以也惜予力微不足以振發之使得如前輩陽明諸公處此當途風動而神化矣然學問之事亦有未易言者人性本善世道本平混沌無竅本不可鑿故論學之士未期其成先防其壞是故莊惠荒唐悠謬之譚當時亦自可害至晉室而後受其敝可不慎歟治如唐虞而堯舜

猶病化如江漢而文王猶傷益慎之也予力不足以振發中都人士之幸也士其務率性脩道毋失故吾毋艷口吻之餘以怠躬行之實則又予之幸也予言之留於中都者何足重哉是爲序

萬曆丙申嶺南楊起元譔

龍興寺會記

萬曆丙申春司成赴

關中道聞

命止濠梁次中都謁

證學編

本一

卷一

皇陵於慶山瞻舊京之宏制徘徊容與而不能去於是郡視篆別駕高君薦郡文學梁君兆明請游龍興寺恭覲

御書第一山則兩庠文學施君一臯毛君九洲王君道盛柴君櫛王君一麟等率弟子員數十人從臨淮尹薛君芳懷遠孝廉楊生嘉猷路生冲霄亦至僧人捧

御容寶軸以上各降階序拜舞成禮乃敢仰瞻罔不祇肅既而展讀欽錄妙義無量非小臣末學可測

識也嘆美而退就席而坐乃舉

高皇建國號曰大明而商之一生云昔者元政不綱

天下倫理綱常紀綱法度俱淪敗壞

高皇神聖開闢人心復明是謂大明予喟然嘆曰善

哉生之對也得其槩矣然而未精也綱常卽倫理

中事而紀綱法度特維持是倫理者也然則大明

之義明倫焉盡之矣然非止於明其實欲明其

義也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又曰庠序之教

申孝弟之義諸生首肯歌鹿鳴三章蓋適道如也

證學編

本十

卷一

序屬中春日方亭午氣暄風暖倉庚和鳴景物熙

妍媚茲良會雅歌倡和氣志逸發致可樂也別駕

高君謂吾儕一堂已作義皇上人矣梁君乃爲諸

生請學問之要予謝不敏安敢言學問而又焉知

要雖然試言之吾儕今者忘形骸略勢分相親相

愛於一堂之上從千萬世下而立躋義皇上人此

不爲學問之要而更何要哉蓋學雖極於神聖而

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

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

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

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庸有謂已

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

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

而序行矣在妻子則以可欲施於妻子而慈行矣

在朋友在君臣莫不以可欲施之而忠信行矣至

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是

謂充實而美光輝而大也聖神者亦可欲之至於

化而不可知也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證學編

本十

卷一

非其證歟然則可欲之真機實吾人作聖之根本

抑非獨吾人也天以可欲而運地以可欲而處日

月以可欲而爭於所山以可欲而峙川以可欲而

流鳥以可欲而鳴花以可欲而發舉凡有生之類

同一可欲之機洋洋乎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

欲違之其可得耶予說此時意氣暢發視前有加

諸生聞之不覺欣欣欲形舞蹈予因復申言曰夫

學有宗猶人之有宗也人之有宗雖子孫千百其

衆無不曰某公吾祖也若甲可而乙否彼是而此

非不可言宗矣以可欲爲學真萬世之大宗也目視耳聽以至心於理義咸有同然推之東海西南北海無不同者推之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無不同者惟學自己可欲始故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能所欲與聚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故能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莫之能違也舍此而別求制心之術操行之方卽爲別籍異財開爐作竈非不有成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不可以爲小宗而難以語大宗矣鳳陽固萬世根本地也諸生當有萬世根本之學以稱之然後無負於生

聖人之世近

聖人之居耳於是諸生無不稱善復歌良知之詩油然而退高別駕請登瞻斗之臺臺在山脊其高可望

陵寢薛令二孝廉從下憩孔固堂四君謂子論文有似匡鼎之說詩也而可欲之說尤足以對可欲之景而大啓諸生同欲之衷宜有記是以濡毫而爲

之記

大學首章舉要

大學之道學之爲大人者也明德與物爲體至大也明之而親民是古人至善之則也止之而大學成矣然必先求知此止而後其志定而後其心靜然後其身安然後其慮審然後其止得是故物有本末而事此物則有終始大學之道惟知所先後者近之不觀之古人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意也而先之治國先之齊家則不容不先之脩身又不容不先之正心又不容不先之誠意又不容不先之致知致知則在乎格物而窮其本也格物而窮其本則知本知本則知止知止之謂知至知既至矣然後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可誠所謂定也然後合天下爲一心而心可正所謂靜也然後通天下爲一身而身可脩所謂安也然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所謂慮而得也是故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厚者既薄而所薄者反厚豈有是理哉此

古人之學必汲汲於格物以知本也而至善之則盡在是矣入大學者止諸

誠意一章舉要

此章之旨在乎慎獨獨者知也意殊而知獨意如卒徒知如將帥故誠意之功致知而已矣但大學之意非泛言自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之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後爲大人爲善之當好反是則爲小人爲不善之當惡所謂誠其意者意苟未誠毋自欺以爲誠也蓋必好此之善如好好色惡此之

證學編

卷一

四三

惡如惡惡臭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真如性命之不可易乃爲自快足於已不然卽是知尚未徹獨體有障故君子慎之常親君子以切磋其學以致其知也小人不能親君子以明善而好閒居故所爲者率自私自利之事彼亦自以爲善也及見君子然後自知不善而拚著之間肺腑畢露可見誠則必形有不可欺者君子必慎獨以致其知良有以也不然則意不可得而誠而無以當指視之嚴矣若果知至意誠則德之潤身如富之潤屋心

廣體胖真自慊也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而明德親民之學竟能止於至善而無愧大人也歟嘗聞儒先以誠意爲人鬼關誠嚴之矣獨體未露總屬幽陰不離鬼趣世云不須講學只要老實做好人者豈亦未著於慎獨之旨歟

中庸首章舉要

性者天命而已矣道者率性而已矣教者脩道而已矣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道惡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又豈道之謂哉蓋可離者必可睹可聞

證學編

卷一

四三

之物而此道之根於天命乃其不可睹不可聞者也君子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人以爲隱且微而忽之君子以爲天監以爲明命至見至顯莫有過於此者而必戒懼以慎其獨天常照察乎我我常奉順乎天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若此者豈但事天而已哉將見命自我立而天地萬物莫之能違矣試以人情之喜怒哀樂言之其未發渾然中也其發之而中節謫然和也顧中非一人之中實天下之大本而無

一物不中和非一人之和實天下之達道而無一物不和人特患無以致之耳誠慎獨以致吾之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一體惟吾命之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矣則以我始能事天而終焉立命故也中庸其至矣乎非君子其孰能之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夫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何居蓋誠者物之所自成而不相假借故命之曰誠道者物之所自行而不待

證學編

下十

聖

人爲故曰天之道也可見物之終始一誠也不誠豈復有物哉顧又謂誠之者人之道何居居天地之性最貴者人也物皆有以自誠而不能成之則亦一物而已君子惟能誠之然後盡人之道而可貴也其所以可貴者何也蓋使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亦不足貴耳顧誠者非自成已而止所以成物也豈有意于物之成哉皆性體之自然耳其成已仁也一團生意渾然全具如樹果結實其中含藏種子爲仁是已其成物智也萌芽發動巧妙莫實

如果實之仁更復成果生子生孫巧相似是已此皆性之德仁中自有是智所以合外於內之道也所以因物付物以人治人善迎其機善薦其材而措無不宜者也苟無是智亦無貴仁矣仁不足貴而又奚貴誠哉然則求誠者當驗之成物而後可不能成物猶爲未誠未誠卽未仁未仁卽未人也可不畏哉

龍興答問二條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大乎曰身爲大身者天

證學編

下十

聖

下之大本也不知本者見物而不見身知本者見身而不見物見身者見其大見物者見其小暮春者吾身之時也春服者吾身之物也童冠者吾身之侶也沂水舞雩者吾身之地也舍此何以安吾身不能安吾身卽不能有吾身大本已失而未治者否矣點之見大見身故也開所云斯者亦指此身所乘所遇而言也開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其曰未能信者爲未信者警也二子之學同歸於知本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惟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一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爲懷遠楊孝廉書二條

論學編

一

四六

吾人一身皆天主宰於視聽之中渾融於耳目之外是曰天君學者要識得白不滯形骸不礙應感不驚虛高混迹人寰而游真天載

吾心與物爲體識得自能一體萬物保任長養見善則遷不執己是有過則改不護己非蕩蕩乾坤平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可欲之謂善有是善於己之謂信信而充實之謂美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是聖學以此欲而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聖學以此欲而終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君子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己爲己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己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壞爲己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謝爲己

論學編

一

四七

無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每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自己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既不無我何得獨無此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己者

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
怨之外君子見得在已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
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怨之內橫目之民
仰瞻于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箇藹然仁厚豈
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
得已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已未嘗無
惡而引咎歸己似那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
王之境望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
所謂喻也大抵事理不出感應如形之有影聲之
有響未有形邪而影正聲細而響巨者居民上者
無善而求有惡而非固不足言卽有善而求無惡
而非足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天下之
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之人
亦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
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
於人心之不古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聲求巨
響哉故曰藏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
人讀誦此書須反身審察我果有善否果無惡否

若果有善便須很究我此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
聖賢之書莫是得之父兄之教莫是得之師友之
夾持風俗之漸染方得有是善如此看來我何嘗
有善既未嘗有善如何敢求諸人那百姓家多因
他未曾讀聖賢之書無賢父兄之教又無良師友
之夾持好風俗之漸染如何惟得他無是善又如
果無惡亦須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莫是我所居
之地既高頓藉之資又厚內無仰事俯育之累外
無一切引誘之徒方得無是惡如此看來我何嘗
無惡如何敢非諸人那百姓家多因他所居之地
既卑賴藉之資又薄內有仰事俯育之累而外又
有一切引誘之徒如何惟得他有是惡凡屬於已
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
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看之久久
忽然自悟便能全身藏在怨中而能喻人矣大凡
臨民之初此段工夫未熟但見百姓有過急提起
恠不得三字在口頭卽時可免暴怒殘刑之患又
之無善無惡境界亦由此而入只要恠不得三字

口頭提熟大有益也

先師羅近溪先生平日見人有過便此惟不得三字出口黎文塘常爲予誦之予因觸類得此章之旨而平生粗暴之氣十亦消其五六敢附野鹿呼朋之義與同志共之

附復葉綱齋書

道駕發時生在病中不能與於祖送之列盛使西還後領札教因聞動履萬福世道幸甚承裁正鄙記甚大惠也哀毀荒迷中如守長夜因之復睹天地

證學編

卷一

五

日月感激何言第生之說乃生自反身體驗而爲之說非敢以爲聖賢之說也聖賢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矣生自反未有諸已也而因不敢求諸人聖賢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生自反未嘗無諸已也而因不敢非諸人而遂竊意聖賢之爲心亦未必自謂其有諸已無諸已而遂求人非人也是以爲之說如此蓋失在於以已之分量測度聖賢也今老先生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則立人欲達則達人矣善已所欲故求人不善已所不

欲故非人是姑就所欲所不欲者言之而未及其

實有諸已實無諸已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

已之謂信由此觀之可欲之與有諸已必有分矣

彼曰有善於已而後可以求人之善今日善已所

欲故求之彼曰無惡於已而後可以非人之惡今

曰不善已所不欲故非之似於本文無乃少異矣

乎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凡責人已甚強人太難而

出於人情所不堪者人之所不欲即已之所不欲

也竊以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本乎人情而已

證學編

卷一

五

至於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乃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未嘗一息少間者其未嘗求人非人而惟以脩身爲本乃其妙於立人達人而爲大學至善之則非謂不求不非便爲不立人不達人也大學孔門求仁之書也聖賢亦恐後世仁者徒有立達人之心而無其術故極言齊治均平之道不出於反身自治守之約而施之博是仁術而已矣人之智如目能見外而不能見內一言齊治均平便思于人乎求且非之故聖賢使之回光返照已果有

善無惡矣乎然後可求人非人而安能有善無惡也非必如何而後未能也謂已有善即不善矣謂已無惡即惡矣是故終其身無求人非人之期而不求人則已善日長不非人則已惡日遠善日長而人皆善矣惡日遠而人皆遠矣此不亦近於大學之道而鄙說之所爲臆度者亦其崖略矣乎乃若藏身之說非收爲巧易之言退藏於密也藏之易也禮之言藏身之固也藏之禮也因是以知人學言藏身不怨者欲人藏之怨而已矣龍亦曾無

證學集

一

卷二

首也而乾爻見羣龍無首則吉蓋亦有所藏也藏之易則人見易而不見身矣藏之禮則人見禮而不見身矣藏之怨則人見怨而不見身矣亦羣龍無首之義也且大乎之藏對暴而言暴者露其善之謂也出乎暴即入乎藏出乎藏即入乎暴間不容髮鄙說非敢爲巧聖賢之立言自巧也而尊教云守先賢緒言不能別爲新說亦第就此章言之耳老先生平日言論風旨後學竊得聽睹者多矣豈區區守先賢緒言者哉且理者天下萬世之公

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何所云守何所云新也長者至教本當受而不拒然理宜諤諤者而第付之唯唯而已是以唯唯拒也唯唯亦拒也諤諤豈不爲受哉與其唯唯而拒也寧諤諤而受唯長者命之

學而時習章

此一章書以時字爲宗吾夫子見得世間人不知從事于學者既以心爲形役沉溺于愁苦之中即從事于學者復厭棄平常而希慕高遠則亦不能環

證學集

一

卷三

於自得之趣也故憫焉而以君子悅樂之學藏之說道吾人爲學若言去時上習之不亦悅乎何謂時上去習如時一事親便去事親上習時乎事君便去事君上習時乎應酬便去應酬上習時乎燕息便去燕息上習凡吾身是在是即事在是即心在是蓋無時而非習無時而非學也如此去學工夫何等易簡易簡便輕快活潑非悅而何學既時習便是通天下之志之學而非孤高之學凡德之不孤者必有類應遠至之朋乃其所自有者吾既悅

時習之學亦欲推此與人共悅之今既得朋與之共學與之共悅彼此交暢鼓舞不倦實天地間之至樂也然此學既是時習便平平常常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非但世俗之人不得知雖在同類之朋見道未徹者亦或不能無疑於此而稍動一念便謂之慍便為學不得力何以爲君子不知而不慍則所學日確乎其不可拔矣君子之學於此乎有成而其爲君子之人可知矣君子者冒天下之道者也道無定在隨時而在故時習之

證學編

五

所以冒斯道之全而爲君子之學也吾夫了

爲時中之聖者實以此學而成觀其學不厭何慍也教不倦何多也莫我知而不怨不尤奚慍也夫子以其身所有者教人至切矣吾黨今日商量學問只在此時上理會舍此時不理會便是爲道而違人便是須臾離道人而離道如魚失水安有悅樂之期而成其爲君子哉

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書却重看一生字有子見得當時犯亂之徒

罔生幸免皆由於不孝不弟以自撥其本也故特以生道緊繫示人說道世間人做人若能孝弟遇親便愛遇長便敬如此之人必不爲犯上作亂之事矣何也犯上作亂之人其心剛強剛強者疾之道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和順者生之道也蓋仁道譬之樹木其生心都含在根本之內樹木離了根本便槁然矣人做人亦然所以君子惟務其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曰云樂則生則惡可已是也生生不已所謂仁也美哉孝弟之德乎其

證學編

六

之本與和順之心皆生於孝弟而孝弟之

於孩提正似樹木之生意含於萌芽便是合抱連雲花蔭數畝之本也可不務哉爲仁二字與上爲人二字相照仁言人也若不能仁其身便不得爲人有子示人用意深切如此然曰鮮曰未之有曰與詞氣謙和略無迫切之態卽此便是和順之所發孝弟之所生也吾人諷詠涵濡足以變化氣質矣友問孝弟之大如此至夫子論士却次之何也曰聖人之孝弟由學以知本土人之孝弟不知

學以流末知本之孝弟則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自有許多生意彼流末者但足稱於宗族鄉黨而已無許多生意故有辨也又問此與時習之旨同否曰務本正是時習本立而生即時習而悅也公此時問我的就是遇親知孝遇長知弟的物事就是爲人的根本更無他物根本在生機不在時生處便是本也人無時而不生卽當時時務其生時待務其生卽無時而不生時習而悅生則惡可已已坐中聞說皆爲躍然

證學編

十一

五

曹交章

這一章書是孟夫丁見曹交求道之切爲之指點當下便是以人起也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及見其論在形體上是謂聖人係天生成的不是人做得的看得聖人太重太難孟子便與他說聖人却是人做得的不是天生成的說得聖人極簡極易所以歆動振發之也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卽此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不

必他有作爲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爲之矣雖欲不爲堯舜不可得矣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一身輕快所以傾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孟子却欲乘機以速其悟說道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但反求諸身無不得也自身便是師適問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舍却自身之師而求業哉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捷易簡有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子每誦此章精神便爲躍然

證學編

十一

五

平生說書惟此下得不異以聖學大宗旨友聞之感喜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二

周柳翁座主書

丁卯鄉場座主
麻城人諱思久

起自受知門下幸蒙提誨卽志學未嘗少懈惴惴然畏負知教賴天之靈求之十年所矣中雖惘然而竟不能有所發揮每以資稟推弱自病頃造建昌虛心就正遂脫然無繫耳口鼻手足輕旋活潑乃知向日之炯炯于中而不能發者非天資之推弱乃一絲之猶縛也黃梅奉晤道範喜極言忘中惘未罄日者朱君至得接翰教誨讀之下仰見師門垂念深矣卽

證學編

卷二

十一

顧復之愛奚異哉承諭學須自足方能不足又曰不足者足矣足者不足矣起安所托業以及此言哉竊揣吾人之心本於太虛太虛何足之有識此太虛無足之體謂之自足而并果有一物以充足於其中也此太虛無足之體人人有之日日用之物物同之未嘗有一物一人一時間耿耿然第驗之於赤子驗之於夫婦之愚不肖則洞然明白而仁智之見不與焉締觀聖人所學無非舍己從人惟其虛體復也今夫人之視也未有不舍目以從色者也人之聽也未有不

舍耳以從聲者也食則舍舌以從味嗅則舍鼻以從香捉則舍手以從物行則舍足以從路至於心獨不能舍且從乎非心也落於知識淪於念慮而妄認之爲心而彼亦妄爲我主宰而莫之辨也誠能一旦之間泯其知識歇其念慮而惟心是從如鼓答桴如聲應響如水行地如鏡現形安得而不舍安得而不從亦安知其所舍安知其所從夫舍與從有二境焉不可不辨也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其次也卽舍卽從爲究竟者其上也何者是非得失俱起

證學編

卷二

十二

於知識念慮如人有潔病者其視聽嗅味皆與人殊亦是其所是而得其所得而不知其大非大失也聖人則不然知大是而不知小是知大得而不知小得皆觀堯舜禹之際而竊窺其槩也洪水之患亟矣鯀之方命圯族堯所知也四岳強舉而堯遂聽之者何也禹受征苗之命苗逆而益以謙贊此於兵事何當哉禹遂聽益而帝亦遂聽禹者又何也無非學也蓋不聽卽不虛不虛卽其本已撥天下之治忽豈知識念慮所能及哉嗟夫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

也起幸不自棄年至強立始克奉師門之教中所稱述無非卽教言而鋪敘之如所謂不以一知半解爲足不以拾唾飴爲不足者起悉能領略而具發其所未盡者云耳吾師試觀其中亦有可教者否乎此中甚蒙耿老先生教愛附聞

又

承示性念之說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雖有念而其
中有一種靈覺能主宰不亂者是也敬聞命矣至謂人之所以多念者欲與見之爲累而吾性靈覺之體

證學編

二

三

失矣若不誘於欲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起則尚有疑焉蓋旣曰不動不亂卽無失無得旣曰有失有得則所謂不動者非真不動者也所謂不亂者非真不亂者也夫性本未嘗有失得也其失也者言乎其迷也其得也者言乎其悟也悟也者悟其不動不亂者也悟其無失無得者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夫知之則動無非天何欲與見之有夫不誘於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

也旣知絕情斬念之非而又切切焉於欲與見求之其相去豈能以寸乎且欲是誰欲不誘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而此性靈覺之體果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而後得否乎大抵孔門性學一而不二必知一而後可以言知性而苟二焉卽知解而非實悟也此起近日之所得者不敢隱也請以就正幸終教之羣生之性一也而人物異趣皆念爲之也物之念重而堅難於宛轉人之念輕而圓難於直達故物中有轉念之物比於人中有達性之人人性之達

證學編

二

四

必其有夙根而又遇夫先覺物念之轉亦必其有夙根而又遇佛故鸚鵡鵲之能念佛雞之能聽法華牛之能觀金容無足怪者至於舍利金蓮之類皆其念之專確使之雖未達性而德本植矣此理之常也吾儒所稱九成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者非耶今誦經者冥鸚鵡鵲於其側未必能念也奏韶者驅百獸於其間未必能舞也蓋有說矣上古神聖性體通明天地人物古今往來合而爲一而其志願弘大每欲盡有生之類以皆明其性故其精神默運於六

合之內含靈之類亦默應之若子之趨父然是以發
謀動慮莫不丕應後志後世性學失傳儒者但拘拘
檢束於形骸聲色之末而兢兢然惟恐失之其於天
地萬物一體處茫然未之知也人且未如之何而矧
於物乎故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爲先虛而信
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
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
也此須胸中炯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至若小
小閉藏終成弄假此起之所參以復於師者幸參教
之

又

二十年弟子始得登師之堂師更命令長公呼我爲
師此宇宙間一團太和元氣豈可多得湖上有徹夜
之坐浮光有三日之行合食連床長笑浪語師也既
忘形骸弟子亦安知名分之拘束哉此一團太和元
氣尤將包裹宇宙而充塞不足言也別後每與文塘
丈談及則神爽飛越歲杪抵京至今適匝一月忽承
寄到瑤琴重以鼎翰龍唇鳳采光景燁燁此身又若

在天台間矣喜甚感甚承示知性一關尚未合併嗟
夫此際豈容不合併哉夫謂不思不勉之爲性也非
謂思勉之非性也蓋亦曰不思者能思不勉者能勉
而已矣思勉迹也可觀可聞不思不勉者神也不可
說不可聞擇善者擇其不思不勉者也明善者明其
不思不勉者也然非實有不思不勉者存也思者卽
不思者也勉者卽不勉者也而執思者勉者以爲性
則其去性遠矣其在知性者無不是也焉得有所分
辨於其間哉起也嘗面呈於師曰思亦是性語出於
卓吾先生之口卽是出於他人之口卽不是此猶生
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言之卽是告子言之卽非也
此可以意會難以言求也師云無假於思者凡與聖
同而聖之所以異於人者全在思而以書之思曰睿
爲證苟若是則孔子曷爲以不思而得屬之聖人也
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竟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
與我同類者非虛語也蓋聖人不思而得不能有加
於凡凡人亦不思而得不能有減於聖而其幾特分
於迷悟之間迷之則凡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減也

悟之則聖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增也不思者思思而不思不思者思無所來而來也思而不思無所往而往也是之謂睿思思而睿者聖也凡則思而不能睿矣睿者其體也而不能睿者迷之所自取也嗟難言哉師云惟是合當思慮却多放過故於事物之來以習心漫然應之而非率性之真所以不能中道此似未然也世豈有合當思慮放過者哉大抵人之應事患在於自私而用智其不肯放過處常多而肯放過處常少其肯放過處多是率性多是中道而不肯

證學編

八二

七

放過處多是計較億度之私生於習者耳此君子所以貴順萬事而無情也雖然此非可以勉而能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難言哉吾師所教以此救其之失可也若欲求徹性關則有卓吾先生在不敢贅

又

前月蒙手教賜答言虛之義又示以性念說并幾希所訊起伏讀已隨述愚見欲以請正因乏便未寄茲再奉教札兼示大雅之章起又伏讀洋洋乎金石音也灝氣靈襟朗若可挹蓋道脉無疆之徵乎起無任

佩服無任忻忭前奉書有耳順之間一時妄見深違禮則師不督過而復賜答蓋中也養不中之義正師之耳順處起當領略於言外者也大抵此事只一唯便了更着一字不得一字可着便掛葛藤而起於師旨前後悉費分疏俱不了之故真未夢見顏曾在不過泥言詮而生疑慮然繼自今亦知過矣惟師終教之幸甚承示三耻起急自反思惴惴然足誰既而以事理推之天下有好古而忘反求者乎有知道而不能下人者乎有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乎嗟哉

證學編

八二

八

我得其說矣好古而忘反求者必非好古者也執道而不能下人者必非執道者也以膏粱食人而自厭糟糠者必非以膏粱食人者也夫既非然矣而師復被之以如是之美名則有道者之言而詞不迫切故也不然而果其人好古者乎執道者乎以膏粱食人者乎則無乃其未嘗不反求不下人亦未嘗自厭糟糠或其迹近之而其實不然或不能無過而不爲彌縫而人皆見之者乎此皆未敢知然師既耻之起敢不耻也若是云云又泥言詮而生疑慮之過也然嘗

記昔人有言若於師全肯卽負於師且文義之疑聊可爲質至於師所實得處起雖不敏亦不能置疑也伏惟台慈垂亮

復耿侗老

不佞向未知學近蒙羅周二師提誨稍有醒覺入京以來又幸老先生惓惓接引及陽和先生聯屬同志輒不自揣欲罄所有以就正有道之門顧貧子悅金自覺羞澁者屢矣徒念四十浮生一向頓寄籬根今日始知出頭豈可更自退轉然亦幸列位老先生暨

證學編

卷二

九

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日昇天苟於此不能靈識而徒名理上辨析格式上檢點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耳如此大段已了矣更何言哉詳札教之意蓋爲不佞復周柳師書有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辨恐後學因此遂任其邪欲偏見爲性則其害大矣故不惜諄復批示甚盛心也但不佞原書之意未嘗謂欲與見爲可任而不除蓋因柳師書云卑者誘欲高者滯見如此則動於念而吾性靈覺之體失若不誘於欲

證學編

卷二

十

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是以性之失得繫於欲與見而性體果若是哉若老先生云孔孟之道所以不明者則固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此則無可疑者蓋謂孔孟之道不明猶云性之體不明也夫靈覺性者也明夫性者性之者也性者天之道也性之者人之道也誘于欲滯于見則不足以明乎性人道之不脩也若夫靈覺之體豈因有欲與見而遂失又豈因無欲與見而後得哉何者天之所以與我者分定故也學在知性而已不佞謂欲是誰欲不誘

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八誰爲之意欲于是體察以知性也夫欲與見人之所不能無也惟知性之人應時銷落否則層層是欲層層是見不佞故曰不誘于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也此其辨之甚微而功之極細者也謂不佞任其欲與見而不除可乎但除之有其要耳程伯子不云乎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先儒公案豈容抹撥而無稽之言則起亦烏乎敢哉夫念之生於欲也有邪有正是邪正者

證學編

一八二

十二

是偏全者亦念也而性則知偏知全者也邪者誘於欲矣而知誘於欲爲邪者不邪也偏者滯於見矣而知滯於見爲偏者不偏也欲與見皆念也念則無有不動之時而知欲與見者性也不隨念而動者也念常生者也而性則生生者也生者常動而生生者未嘗動易繫云生生之謂易指性而言也而告子生之謂性惡足以及此自念之生于欲也起至惡足以及此正是某四十時所見至四十四遇人指點方知此處尚若不佞前書言虛

之義有云視則舍目以從色聽則舍耳以從聲之類蓋卽耳目口鼻之虛以驗人心之虛老先生已洞燭鄙衷矣不佞決不以物交物則引之者爲性可不復自解也至謂近世譚道者或以一見爲自了或以篤倫盡分爲情緣或以踰閑蕩矩爲超脫或以遷改慾室爲鈍下如此橫議反而求之不得于心矣是雖住世眞仙出世活佛豈能舍已從之哉嗟夫如此等人不佞實未嘗見之雖聞耳聞原本目擊故不敢信然若果有之必其所學者影響之見而非實有所得者

證學編

一八二

十二

也夫能自了者必有不了之功性體莫大乎孝弟而推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和位育皆性體之自然知性者必知乎此故足貴也而如札教所稱則世之罪人也哀之可也漸而化之可也其在親故善養而曲成之可也孰能舍己以從之哉昔宰我問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此吾性之良知自有權度存焉不可得而罔也吾輩今日之學當以孔子爲依歸豈懲彼噎因廢此食天不爲惡寒而輟霜雪地不爲惡險而輟陵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吾道固然柰之何其有
二言也起與同志時時提掇當下誠有之誠有之然
聞老先生與人言亦時時提掇當下何也蓋吾人此
學舍當下更何處尋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
乎當下之學時習也孔子所以成聖之時者也苟舍
當下而別處尋討正所謂誘於欲而滯於見也欲豈
必聲色而見豈必虛高哉凡所稱引諒皆老先生所
欲言而未及者至於程伯子云聖賢立言不令知德
者厭不知德者惑起則誠愧之然惟其所學者未至

證學編

八二

十三

於聖賢之域安乎百孔千瘡不可得而掩也然不敢
不勉若老先生所云願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
濟濟師師野之民萌無胥戕無胥霄親親長長必從
明孔孟之道始大哉言乎願老先生肆力於作先起
也不佞亦不敢不思強勉以隨其後也

復吳悟老

起晚末無識素讀吾鄉白沙先生書而不達致虛立
本之說因見近溪先生後稍有所見而敝座主柳塘
先生書來云云勿以一知半解爲足不足則足矣足

則不足矣起讀之適與心會因陳所見而極言虛之
義在於舍已從人然不覺其引喻援證之遂至於支
且蔓也忽辱老先生撫發數條訊鞠勘詰令末學凜
然幾不容喙雖然向徹支蔓之說得徹於尊前何由
發長者之德音乎所教云云悉當默會顧必摠思奉
答者仰知老先生愛人無已故更藉是以終領大教
耳而實無所異同也謹依來款條復于後

其一

老先生曰知識念慮能斬然一泯卽不起一歇卽不

證學編

八二

十四

動乎知識念慮誰爲之泯與歇誰爲之一舍一從又
誰爲之愚曰誰字甚妙識得誰字則知識念慮雖未
能不起然可得而泯也雖未能不動然可得而歇也
不然卽泯亦知識也卽歇亦念慮也豈易言哉鄙說
所謂卽舍卽從爲究竟者正指此誰而言而謂以所
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則指知識念慮而言
蓋知識念慮雖出於心而不可遂以爲心且孔子亦
云知之次矣則其上者安在然則奚嫌於二境也老
先生曰堯聽四岳而用鯀能從四岳也而方命圯族

不幾失之前迷乎征苗之役禹聽益帝聽禹善從也而益未謨之先奚舍而奚從乎將三軍冒不測之險當其時其心能廓然大虛絕無一絲分別知識念慮掛繫乎將惘然者一照而徹乎愚曰書稱堯舍己從人孟子稱舜亦舍己從人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有允執厥中之學故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用蘇班師權度出於二聖之心而後世之所見者迹也鄙說引此以言虛亦欲以善體其心而仰稽其學耳若其述與其時而俱運矣似難論也如云無一絲分別與一證學編 本二 十一

照而徹起亦不敢生此妄見也

其二

此條老先生一句一詰而總之曰夫靈覺之體委非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者而後得而吾人之欲得靈覺之體也舍不誘於欲不滯於見更何路以入乎將孔門四勿之指異於不誘不滯云乎妙哉何其了然也程子曰苟規規於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此正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斷案也然則有其本矣本者何知

是也止老先生所謂欲得此靈覺之體是也得豈易言哉一絲一塵便隔萬里何欲與見之敢留此正克復之真機四勿之要訣與言至此髮竦毛豎直欲按劍尚何一之可言

其三

鄙說所云虛而信所云一了百當不掛一絲所云俱立俱達隨感隨應偶分三段成文承詰曰三面目三階級有此三則奚云一誠然起前自愧支蔓者此類是也敢不受責老先生又曰太虛中無天地人物古證學編 本二 十二

今若有個天地人物古今的志願繫在區內安得謂之虛此志願與念慮何以擇也愚曰天地人物古今皆太虛中所現之相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虛體復虛體復則天地人物古今一齊穿紐一齊呈露目前其一體之志願自然發動非有意繫此於胸中也志願與念慮似同而異從虛中天地人物古今起者謂之志願從軀殼上起者謂之念慮人心不能不起而聖賢所以無念慮者正以志願勝耳老先生曰彼拘束形體聲色之末者固未可共此學而

從事於此學者止說得與人好聽寫出與人好看其實不曾實下苦工又曰足下所云胸中炯如白日不知於此白日果從天降乎抑塗間拾得乎居常此白日長炯如乎能不離乎欲與見不我涉乎抑皆天乎倘念起時何以應乎此段一句一鞭一字一策起讀此自知痛自知省此即起胸中炯然之白日也若長者常不棄而肯時時鞭策之起常能不自棄而時時痛時時省又何患乎白日不長炯如何患乎欲與見之涉何患乎不皆天而念起無以應哉若夫弘大志

證學編

卷二

七

願誠一驗之便能發謀動慮使含靈不應此聖神之極太古之化遐哉邈乎尚已豈區區者所敢云也老先生又曰不佞何能於此白日上加一語正欲向此白日奉持之長保勿失也幸甚幸甚又曰知足下虛體能聽不索罵我也吁是何言歟世之不講於曲禮久矣幼者聽而弗問不躡等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悌事長則順古人有言曰不斑白語道失老先生長者也起雖愚亦嘗講於禮豈敢云虛藉使不虛猶將執幼者之禮以聽於老先生今者老先生瀝心髓以教

起也謂何爲天下萬世學術計也奚有一顧外書生哉起不能聽是爲負老先生之盛心夫不循幼者之禮與負君子之盛心其得罪於天也大矣而尚何學之足言蓋世有足已而自是執迷而不顧者而起不願學也起今縷縷奉答者或可或否要之皆妄見也而所恃以爲炯然白日者獨有領略老先生之教之一點靈明足以當之耳否則舍受教之真心而執知見之謬論是買櫃還珠之譬也伏惟老先生弘與人之量肩不倦之仁察其可教而終教之不勝至望

證學編

卷二

七

東張陽老

伏承手教垂答言言皆實際語領益多矣承諭吾輩立言不欲使人駭聽誠然誠然但此體原有天然之矩非意見所得而增損也言本體而熟工夫起則安敢然哉但謂吾人識得此體便隨時隨處都是工夫工夫雖做得萬分細密依舊還他一箇本體而我並不會做着他一毫耳即如程子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豈仁體之外別有誠敬乎孔子又曰仁能守之翻說覆說只是這個更無餘法若工夫可熟便不識

本體而起亦不敢也人物之靈蠢貴賤迥然不同幾希二字亦孟子不得已之言起因拾而著論偶一漫呈非古人庸言而起亦不敢執也大要真知性善說仁即若邵堯夫先生以人而當億兆之物奚幾幾君夫不學而甘爲人下即不如物者尚多聖賢每發言之吾輩不能爭也陽明先生四句宗旨萬世不易知善知惡總是一知即此是本體即此是工夫但從本體透過來方能如此說若初學不指示他本體合下只教知善知惡畢竟成個執着生大分別障也門下

幸審之尚容面布求正

楊晉菴給諫

人有恒言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此似非知道者之言也人之求道惟其不自足也故其心常虛好問好察見一善行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大舜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焉不學而常師者孔子也此古之大聖人也豈嘗曰吾道自足哉吾人之心本無不虛惟執已見則有我而不能虛故爲吾道自足之說者出於有我者

之口聖人所不取也今之盡心於聖人之道者未有過於足下者也而於此似尚有未察者第不敢不執其愚

送壇經與友人

秦火之後古書之存於世者無幾佛周初人也從西方入中國其言與六經相發明者多矣文中子曰質樸幾禮揭竿幾樂吾其求諸野乎夫野尚可求也矧聖人之典哉其辭而闕之者心不虛而好名之爲累也非及本復始好古君子不足以語此矣壇經出六祖六祖元不識字何故能說經讀者誠知其所以然其庶幾乎

李斗野丈

國家煮海之利居田賦之半商灶之苦甚於民而及其不逞也此之田野揭竿者亦甚焉其所天者在都運必得君子主之然後能恤灶通商百姓勸而財用足足下能其任滿三載良可賀也卽此便是道學豈外此而別有道又豈外此而他有學哉第向田姜有所陳勸者誠見足下資性操履都與道合至道甚易

大方曰都與道合矣易又云至道甚易此却別有說也雖云有說實亦無多說大抵第不欲足下以司馬溫公輩人自限耳今足下云使人人而皆可語道學則白沙之門亦不足重第雖未測此意然就二語思之似謂未必人人皆可語道學也又似謂惟非人所易然後見道學之難也顧以弟之所聞於古訓其實不然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實以人人皆可爲堯舜也堯舜之時非獨堯舜爲然其時在庭者皆聖賢也又非獨在庭者爲然在野者比屋皆可封也是證學編

後聖貴重聖賢之重也是世道之衰也雖然其責固在人苟有能明此學者必將引同志以共明之由寡及衆由近及遠由一時及後世但得其機不息其種不絕雖回世道於淳古無難也吾鄉白沙先生亦不過繼續先聖先賢之脉耳白沙出則先聖賢不灰矣吾人今日奮然有立亦所以繼續白沙先生之脉使白沙不死也白沙不死先聖賢不死總是人心之不死也人心不死猶火種之藏於鄧林也會有燎原之日敢云世道遂衰不復見唐虞之盛哉足下謂當時及門之徒猶有未得其傳者而有待於不肖顧第何人敢遂謂得其傳哉未之逮也特有志焉而自畏其綿力之不勝故不避狂妄而輒有所勸於足下幸足下之留意也夫足下之人品高矣第所素仰也然謂足下卽聖賢乎是謾也謂聖賢不過如此而遂可以不學乎又誣也要之聖賢決有聖賢之學而足下實可以爲聖賢之人足下必不肯自謂已至聖賢無所事學也特未曾動念耳卽足下不動念爲聖賢然亦何嘗不作聖賢事但以是而自安則司馬溫公人品

亦未爲不可也第何敢固以爲勸哉

孟我疆先生

定性一書程子因張子有是內非外之病而發故極言性之無內外而攻是內尤切如所謂自私用智皆由於是內也繼之曰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其旨明矣終以怒之一端專破是內之見人當怒時多認以爲內因又認以爲是不知此怒原因物起還因物除若肯卽時放下一觀則方以爲是者又未必是矣可見怒不在內而是內者妄也然此

證學編

卷二

三

衆人易感之怒耳若聖人怒得其正豈有是哉此與孟子辨告子義外之說同告子見外則當言內張子見內則當言外總來性無內外也見得無內外合下都是工夫若遽忘其怒觀理是非云云不過教人如此識取性體耳非真工夫也

周山泉先生

門下未出京時曾見教一言佩服無數茲辱教札捧誦再四於波興水止之喻尤有以仰見門下以自家珍分惠不佞何幸幸夫海之爲海也風起波生則

不見夫平淨之景及其風恬浪靜又奚有夫洶湧之形波與不波皆非我體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學者惟知此之爲惑也故真中無適無莫無作好無作惡泛兮若無所涉蕩兮若無所止卽波卽不波不取波不取不波夫然後大定雖然非持之以弘大之願凝之以精專之向練之以拂逆之境而輔之以強仁之友吾見其難也門下從事於此久矣庶幾其能之若僕方在創艾之間惟能

證學編

卷二

三

痛日者鞭不離當下耳恭惟門下以大學磨大任設磨注必越尋常不言可知第竊述時事良亦有慨於中者夫位撫臺者孰不云辨吏治哉然資格不決吏治不可得而辨也名實不核吏治不可得而辨也能是二者而又主之以省事之心使上易知而下易達則亦庶乎其可歟然此乃淵泉之流而大海之潤也於門下何有哉

高上海

向蕭介揚楚間其民剝悍而朴魯且僻易展布也上

海異是多貴勢而其民輕微是非毀譽出於巨室而膠庠士亦參焉雖然豈可違道以干其譽耶令職在養民而已吾誠於爲民未有不動者也且邑士大夫有賢者縣令當父兄之而稟政焉此子賤所以化單父也自矯意立名之徒務與邑士夫爲水火而仁澤壅此夫不善操舟而嫌溪之曲也吾不爲執事願也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易曰顯比之吉願執事詢上海有道士夫與其耆老參焉顯問以治道而明用其言洞開重門與一邑之賢者共治一邑而以其

證學編

一八二

三五

暇與膠庠之士講學論道申孝弟之義而相期於遠大之域圖之在始幸勿緩舍此而挾數用術非卑陋之規卽曖昧之態而不足進於光明惟執事度之便卽寄音勿以常套相加爲愛

黃二瞻丈

承札諭云萬物一體沮溺輩未嘗不知惟其見天下非一人精力可挽遂退然自安孔孟則不然肩挑天下背負萬世精神氣鬼充塞無間此論大槩亦得之矣大抵孔孟能合天下萬世以成其仁者以能盡其

性也而沮溺之退然自安者以不能盡其性也此其分別在學不在事在心不在迹假如顏子只居陋巷不改其樂此其迹與沮溺輩何異却又得了得天下萬世以其學其心與孔子同與沮溺輩殊也然則謂沮溺輩未嘗知萬物之一體可也舉火照身不若以身爲火一譬尤妙仰見足下切實貼體之志僕謂足下方擬議作此語時渾身是火誰爲舉者誰爲照者卽此更無他身他火但願足下繼續其光明而已第膚淺之識全藉列丈教誨三月間張陽和先生長逝

證學編

一八二

七

豈勝悲咽天意竟何如哉附聞不盡

王介石

承翰教遇事動氣自咎學問之未得力今以文會多士爲檢束身心陶融氣質之助幸甚幸甚然此乃相濡以濕相煦以沫耳非所以相忘於江湖也吾人之學有大小學其大者爲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太和元氣盎然兩間豈物所能動哉此直其所學者大而非務爲融通者之所能也足下旣能求助於多士矣更能以大學相切磋則不事於檢束而自檢束

無意於陶融而自陶融鼓鬣揚髻於大江大湖之間而尚奚屑屑然以啍濡爲哉苟有見於人與已爲對理與事爲偶內與外爲敵雖十分調劑百千萬分停當皆啍濡之類也惟足下慎思而敏求之尤爲幸甚不宣

吳矩之

諸公出都門俱缺餞送亦不遣人送於足下亦然使翰至始知尚在潞河喜慰慰足下云少負嚶嚶豈非欲爲古之人乎欲爲古之人而不求古之學吾未見

謹學編

卷二

七

其能古也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其爲學之節著之經傳尚可攷而知也古者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志視友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夫古者道術純備生而耳目濡染焉其於二十三十之時豈謀慮昏塞不達今人哉然曰不教也曰遜志也誠以謙德虛其心歛其氣使可以入道蓋必於斯道洞然無疑矣然後天下之事迎刃而自解滌雕開未信孔子雖使之仕而不敢卽孔子亦曰我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也此古人爲學之節也至於其所學者尚未易言也今之人欲爲古人曾有古人之學否乎學且未論曾有古人爲學之心否乎是未可知也雖然無惑也何也未有以古人爲學之道告之故也今之人豈與古人遠哉若乃足下年甚少志甚銳本希聖之資而不佞忝一日之知不能有所發明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不佞之過也又何言哉足下勉矣不佞非以足下前日之舉爲非是也雖使可以並伊傳之訓方禹臯之謨吾猶以爲當盪之以長風洗之以大波以求

謹學編

卷二

七

李卓吾先生

近得先生與焦漪園丈書又得我柳師教札知我柳師之於先生有相信相愛之深者蓋其合也遲則其交也固不圖古人友義復見於今日世道一大變也生於先生大教私淑有年向過湖上一宿雖未敢實問一談一笑一指一顧皆足以銷銘頑鈍生雖饒學眼中頗能識寶每入寶山必不空過昔之事我近師也亦然初未嘗質疑辨難於近師之前也率違以來

罕嘗申問蓋相見且無所問矣相關復何問哉此生之所以自附於忘言之交以其中實有不言之信存焉耳雖然我近師逝矣今之能教某者莫如我柳師既先生於先生而不通問又將誰問哉繼自今當罄所欲言以質於先生願先生之無棄之也讀祭近老文不覺淚下長嘆蓋自以世不復有知我師者奈何茫茫宇宙之中又有先生在焉然亦僅僅一先生已也猶不失爲知我者希也昔洙泗之間三千七十自以爲知孔子者亦衆矣至於三年治任之際欲事有證學編 八二

沈介庵書

仲冬朔熊堪輿將鼎翰至開絨盥讀若奉顏色乃知

不孝孤之所以繫念於賢人之門者以此學也又乃知門下任仁之切未嘗遐遺海內同志也又乃知門下欲同志偕之正道意向或偏世道隨壞而憂之隱慮之遠也則豈但孤感而已實千萬世吾道之幸夫學之爲言學也人之性至虛至靈原無定體惟隨其所聞見者而學焉故陳俎豆設禮容椎埋賈術之時而學已行矣是人性之真體也是赤子之心也此心能不失焉於人爲大人於學爲大學故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以止於至善焉見俎豆而俎豆見椎埋而椎埋見賈術而賈術者明德也見俎豆而後俎豆見椎埋而後椎埋見賈術而後賈術者親民也以椎埋爲不可也而遷之賈術以賈術爲不可也而遷之俎豆然後安焉是止於至善也此孟母善教爲萬世儀也止之於其所止者謂之善隨其所見而能遷者謂之良使無能遷之性雖百遷其能如之何哉故有良而不善者矣未有不良而善者也大學明親之教喫緊求良也故學以無所執爲上無所執然後爲明德無所執而後能親民無

所執然後能止於至善蓋不孝之從事此學有年矣
恒自驗之每當離羣索居之際亦有一種道義可以
安頓身心者自以爲無限穩妥也至欲自盟終身持
守不易及其一見高賢大良則向之所執若長風大
波爲之洗蕩無復影響又嘗驗之每順應一事應之
時自覺無所失也及其靜居之中或中夜寤省多不
自安甚至愧汗浹背不勝追悔已少焉接良朋舒志
意又覺夫初應之爲是而後悔之爲非也然後知道
無定在友可輔仁過必不能免也惟友是箴善必不

證學編

卷二

孝

能據也惟友是長古之人未嘗一日而離友此其學
之所以易成也不孝延禍先人天地間罪子也自京
師已得奇病加之哀毀幾無生理三年之中幸無他
過惟朋來商學正復不免夫朋友在後世爲贅疣而
古人所謂五倫也友之於五倫猶土之於四時無可
缺者居喪而不接朋友是友之倫因喪而廢又不知
孟子使充虞敦匠事虞其友乎否也吾安敢因象山
而疵伯恭仲淹哉但如歌詩鼓琴赴席行慶之類乃
爲禮樂自不能與誠所謂人子至情非作而致之者

遂以此並絕朋友恐無是理矣門下謂論學亦立身
行道中一大件似不可以苦塊廢似之爲言就論學
言之耳舍曰論而直曰學焉則真不可以苦塊廢又
真不可以頃刻廢非惟不可廢又且不能廢何者寢
苦學苦枕塊學塊蓋無之而非學矣孰能廢之故論
則有時而廢而學則無時而廢君子蓋有時而不論
實無時而不學也門下謂聖門與諸子論學不外孝
弟忠信卽顏子最聰敏其所請事者亦在視聽言動
間非有高深之談誠然哉此所謂名教也名非實不

證學編

卷二

孝

生得其實斯得其名矣名有萬殊實惟一致聖人之
學以一御萬不以萬蔽一門下舉河東餘干江門餘
姚四先生之學脩悟交致誠確論也愚謂悟之一字
乃入道之門大學始教必先格物以致其知然後及
於誠正蓋有格致而不及誠正者矣未有不格致而
能誠正者也格致而不及誠正者亦其未之格致也
彼之舍躬行而譚超悟者非能超悟者也安得藉口
于姚江樂曠蕩而忘拘檢尤不足論矣安得自比于
江門哉要之學以格致爲急亦以格致爲難惟其難

故始因其性之所近者脩焉雖未足以躋聖域而亦不失爲聖人之徒此爲中人設耳若夫豪傑之士自當勉其所難而安可少諉哉以當下爲入道蹊徑此自有說當下者時也時者天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當下也離當下無天離當下無命離當下無性則離當下豈復有學耶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而夫子之成聖亦聖於時也學而流於清談廢事者由其舍當下之職業而虛騁其意見立好名目以夸示特輩競習成風安得不廢事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證學編

卷二

學

我則不暇學者終日茫茫蕩蕩不知自己性命落在何處命根已斷尚不自卹此子貢所以致夫子之一鞭而尚未知痛也夫子之一鞭正鞭當下而子貢之未知痛者當下離也不孝十餘年來正學得當下二字而自覺其出入之多也今門下訊及又安敢舍平生所學而二其辭哉是故悟當下者謂之真悟脩當下者謂之真脩頓於當下之謂頓漸於當下之謂漸一切聖神俱於當下化一切衆庶俱於當下日用而不知得此當下者聰明睿知而達天失此當下者

昏昧放逸將迎意必而化物當下明通公溥則開萬世之治當下邪暗閉塞則基萬世之亂慎哉其惟當下乎恭惟門下舉動光明心事磊落爲烈烈大丈夫爲犖犖奇男子皆此當下之力也而自以當下爲未足得無望道而未之見耶抑亦聊以試疎淺之夫於荒迷之後也不然則病夫敢比之於千里之鷲毛廢幾萬分之一乎而未審有當於門下否也天台耿先生顏泉鄒先生皆近溪先生執友不孝雖未執業實心師焉其所著論自欲相輔而行古人所以貴有友

證學編

卷二

詩

者正爲此也若諾諾附和則豈上天生吾人意哉古之學者亦不肯學一先生之言一先生固不能盡言也故夫子焉不學若以彼廢此則於道悖矣僻處海濱同聲希闊幸乘鴻翼輒吐肺肝惟門下裁正之

葉龍老

辛卯歲因龍老索奇書以表太史海蠶編寄覽書來云云因復

伏承札教云此書稍雜禪家見解豈不誠然乎哉卽謂之全禪可也老丈以奇書索生不敢不以奇應雖然老丈豈逃禪者哉君子之學務其實而已矣實苟同也雖禪其名復何害焉實苟異也雖儒其名復何

不害焉昔之儒者常關佛矣取其書讀之其不爲更號以逃禪者蓋無幾也陰用之而陽闢之豈堯舜之道哉夫儒之學以經世也而苟不能知出世法則亦不足以經世古之真儒必明於出世之法吾儒出世之法何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心如鐘焉一扣一鳴百扣百鳴不扣則寂然而已矣故聖人於物也無畔援有天下而不與也佛之學吾不知其詳也然攷西方之典載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蓋佛出世法大略盡是矣而此諾此持豈出世事哉然則出世者佛學之名也盡其所以出世之實恰與經世法類焉經世者亦儒學之名也盡其所以經世之實亦恰與出世法通矣天地間寧有二道乎哉然今之爲吾儒之學者淺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吾儒之過去七佛也而今之儒者曾依其儀式否也若果曾依其儀式焉則上下有經百司奉職百姓安其田里而四夷爲之守

論學編

卷二

七

證學編

卷二

七

庸言信庸行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邪自閑而誠自存矣奚事乎馳見而騁辭爲哉今之儒者不能也而徒持其空名以攻佛及其攻之不勝也曰吾謹避之耳亦可笑矣而反笑彼之不避者是何異以五十步笑百步哉且夫中國之待夷狄也其策不出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則雖如周宣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皆不足以爲策之上也况乎忍巾幘之辱而猶恬然以爲得策哉今儒者之逃禪何異于此且非徒忍巾幘之辱已也將并自立之中土而與之如趙宋矣猶號於海上曰吾中國也豈不可哀矣哉蓋我太祖高皇帝所以爲天挺聖神也其論三教曰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入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皇言聰明睿智達天德矣故能驅逐胡元大闢乾坤而肇脩人紀不亦宜哉今之儒者於仲尼之道所以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者果能默契洞曉了了無疑乎

則雖時引一二禪語以明之何害譬之聖天子端拱明堂冠裳萬國之中雜以四夷君長不惟不足爲朝廷之羞而益足以明大一統之盛蓋中國尊則四夷自効其貢獻儒道盛則異教自助其文詞理有固然者然中國不可以四夷飾尊儒道不可以異教飾說實之所在不可得而欺也且儒者之欲開佛豈易言哉佛可開則儒亦可開也何者皆古之所無有也未有文字之前天下之民惟知鑿飲耕食之事而已有文字而後有義理義理之流也而後爲儒此主儒矣

證學編

卷二

七

彼土安得不佛哉中國之儒息矣彼佛安得不入哉井田之廢久矣游食之民衆矣民之福不齊而鰥寡孤獨者衆矣取士之途狹而慧辯高亢之士無所容矣不佛之歸而誰歸哉故後世之有佛也亦天道人事之會也今欲闢之必大整頓吾儒之學如古者禮樂射御之教六德六行之教井田取士之法一切俱復然後可然今之爲吾儒者未嘗深求所以整頓之故如白沙陽明諸君子所孜孜汲汲者誠其人也後之學者不能深惟其意以繼其力之所不及反從而

非詆之整頓於久壞之後非并力相繼百餘年未易言也今千百年中僅出一二人而後死者遂非詆之使其一生辛勤刻苦之力盡廢而又欲遂臻於古者道術純一之盛豈不難哉且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

證學編

卷二

七

以爲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爲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葉化甫與王先生語善學者亦觀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教不倦孔孟一生之真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何如哉似亦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已之說亦將爲後人之所勝也苟有其真精神也猶將有類我者勝我也若乃無其真精神乎不待類我者亦勝

我矣如曰吾不計乎後之勝我也則亦奚以求勝乎
前人爲哉凡人心之愈趨而愈下也皆本於求勝商
欲求勝乎夏也故不足其忠周欲求勝乎商也故不
足其質其所求勝者乃其所愈下者也嗟夫難言之
矣如不佞者蓋亦墮於中而不自覺者也惟口起羞
亦可以止止勿說矣惟老丈一笑

蔣蘭居年丈

春初承翰示云悟後不妨做工夫今見此語何如果
極則之談否老丈若執此語爲是則工夫且置請問

證學編

八二

老

事何如所謂理以頓悟習以漸除者不過權宜之
說豈可執以爲實乎若見有習安得不除若待除習
安得不漸原來本色中求習了不可得豈惟求習了
不可得就求理亦了不可得二俱了不可得又欲求
除求悟豈可得哉此最切近千聖萬賢與愚夫愚婦
以及一切有情無情同在此中過活天下本無事也
鄙見如斯惟老丈裁教之幸甚

又

臘初敝鄉韓雲麓兄南行曾附短札此時想達記室

矣乃者獲奉手教所以督誨弟者甚切何幸如之祇
領感謝固不待言已獨所云不必與弟論種子且欲
與弟論工夫者反之愚衷未甚了了又云未悟之人
言工夫則盡葛藤既悟之人言工夫則盡眞實亦未
審何者爲未悟何者爲既悟也又云佛設金剛之象
爲護法王無量妙義即易天行健自強不息之謂亦
所未解不知金剛天行係人力做成否若果人力做
成不當言自金剛自強也又云吾輩既自許見性直
須打辦精神純然於穆不已之命此佳語也然弟亦

證學編

八二

早

不敢以見性自許又云不必言同之一字以分別天
人名相此即工夫欲求工夫實義即起意即動念早
已離却百千萬里此段尤弟所未解凡弟所云未解
者皆實未解不敢臆對亦不敢粧村也此事自須奉
面求正來人南去甚速姑述鄙疑如此不敢蕪蔓惟
門下亮察

鄒南阜年丈

滿擬去冬得告而歸握手江頭傾聆至論不謂茲懷
未能遽遂復移之夏秋之交矣敝鄉韓雲麓兄曾

小札想已微覽黃吉水至都下示以老丈所序孝經洋洋乎大篇世教賴矣此學會有日新之益天地萬物也我也念念不停新新不住舊所知見舊所蘊蓄當無停泊處始得稍有繫戀稍有安頓謂之受用則可謂之學則不可此諒老丈所熟知者然第亦一言之以就正也周海門年兄於學問甚切望大家共證之不備

又

辱札教者三矣第居憂三年亦與病俱未能覓便奉

論學編

二

學

答然詩有之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第之謂也得吾丈至敝舍獲聞動履萬福爲慰寄示雅什誦之風颯乎有金石聲其中任師道成人材可謂大勇力振古道於今日者也第向以病未堪此今始平復亦欲學邯鄲步耳過建昌營先師之葬此念耿耿然以老母多病難出門既不能至建昌卽虔中亦難如約已然第可行卽行不待約也攻無備出不意丈其堅壁以待之何如答問集一部奉覽外雜記一冊求正

又

承鼎翰惓惓以學道爲言實驚駕之策鑲也幸甚幸甚謂譚道者多悟道者少豈不然哉悟之一字本出禪宗然究其實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孟子之所謂著察也乃吾人入門之必不可少者足下言及此則既悟可知矣承訊真悟真脩者有幾此又第之所難言也何者第尚未悟也彼真悟者非未悟者所得知也第尚未脩也彼真脩者又非未脩者所得知也既不得而知之又惡得而爲足下言之哉乃若聳肩樹肩爲當代開法眼足下之言益大矣願足下勉之同年

證學編

二

學

中或尚有人焉非第綿力所敢任也然則第於尊教不重負矣乎非然也庸詎知第之敢任者之非負乎庸詎知第之不敢任者之非不負乎足下又將何以教之

許甸南給諫

道莫大於仁學莫先於識仁心莫先於好仁經綸天下莫要於學仁故仁識而不仁者自不能混也仁好而不仁者自不能加也仁舉而不仁者自遠去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識仁好仁舉仁是出

乎仁之道也由乎仁之道而不仁之道自與我不相涉也非但不與我涉亦且皆化而爲仁也非但皆化爲仁亦且原無不仁也此聖人中和位育之要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者也不善學者概置區於不仁之校夫區區於不仁之校非但天下之勢有所不能卽一身之小其理亦有所不可凡心有所向便是欲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故克伐怨欲不行孔子難之是所謂一身之小而理有所不可者也而矧天下之大其勢又安能哉然則世之學者不亦徒勞而鮮功矣乎善學者則不然反求諸身自識其一身皆仁也由是博觀于天下又識乎天下之皆仁也於是乎仁其身以仁天下其制欲於一身而錯在於天下者雖不盡廢而要之以仁爲主則彼亦若飲食之有取舍起居之有向背自然輕妙而不犯手段變詳而不動聲色矣嗟夫天下有至易之事而人自難之有至簡之事而人自煩之皆始於學之不講而不求先於識仁焉故也

周謙山先生

生與門下同郡不知門下之學乃爾承示論學書幸值暇隙把玩不釋手遂卒業焉始心醉也生幼服庭訓卽志斯學壯而求友始開一隙之明強而得師方醒百年之夢豈期先覺近在吾土何其知之晚也深自咎也然尚及知也深自幸也凡論學諸書犁然有當於鄙心焉至與弼唐先生第八書及寄郭平川太守書往復千言如字紙脫印板當與西銘定性並行萬古蓋見理透徹固不待言卽脩辭處亦足以令知德者不厭不知德者不惑也仰見門下所造多所度越然鄙心亦尚欲有所請正者而未卜其會晤之期也是以輒貢其狂語如左蓋聖人之學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何也愚夫愚婦通體悉是聖人無二無別聖人者若與之有一異焉則是爲之妖怪爲之贅疣而可無有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何知哉聖人若異乎民是異乎天也天胡可得而異也吾人之學夫何爲哉蓋因平日不肯照常有一點希慕聖人之心生長許多意見于今曉得此等意見不是便漸漸與他消去漸到那典

愚夫愚婦一樣時方始與天合德似世人希慕長生而求之服食一旦知得服食之害旋將毒藥消去消到腹中無毒時恰與那不曾服藥的人一般何異之有若此者亦生一時妄見也謹就門下正之幸金玉之固遐比面談於萬里

又

伏承翰教有契悟超越之許生得之且愧且懼夫道一而已矣古之人如此而格物致知即如此而誠意如此而正心如此而脩身如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證學編

卷一

學

蓋如此而悟者即如此而脩若不可以如此而脩者即不如此而悟也尊教曰天地之間混然一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自古及今未之有易故不獨夫婦與其知能雖鳶魚草木以及頑然無知之物亦此知能也但聖人有此學故聰明睿知與天合一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衆人則日用而不知耳今學者不勤學路故終身無成又曰況人日間百感紛紜情欲交熾省察少懈則種種念慮盡爲道障反復尊教是兩義語也伏惟老丈德盛心廣不却衆庶生請畢其愚夫聖

人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豈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哉而鳶魚草木之知能又何嘗不聰明睿智與天合一哉若鳶魚草木不聰明睿智不與天合一即不成其爲鳶魚草木若聖人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又安在其爲聰明睿智與天合一也蓋鳶魚草木渾然一天也聖人惟與鳶魚草木一是以合一也宛聖人之成也如此而成則知聖人之學也如此而學學以成聖也此理固不增不學而爲衆人也此理亦不減學而得其路也不得不同學而不得其路也不

證學編

卷一

學

得自異吾與天地間愚夫愚婦有情無情萬感萬應真如魚之在大江大湖渾身皆水何者爲紛紜交熾何者爲念慮道障從何處省察從何事省察哉今夫鳶之飛也氣至則飛矣何嘗省察而後飛魚之躍也氣至則躍矣何嘗省察而後躍草木之發生也氣至則發生矣何嘗省察而後發生舉天地間萬萬其物無一物不任其天無一物待於省察何獨於人而異之如謂物無待於省察人有百感紛紜始待於省察物不能省察人有心思念慮始能省察是二之

也二之是妄見也如謂悟處當見其同脩處當見其異是亦二之也二之亦妄見也天必不二道必不二聖人必不二故其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不二故也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者不測故也其爲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也二則可測矣可測何二如之故凡待省察而後合於道者以人測天以粗測微去不二之體遠矣此毫釐而千里者也如此而學必不能盡神恭惟老夫竭力此學一生視聖人不踰矩之年已過之矣省察之言諒爲後學慮耳生則念會晤之期難不證學編

焦漪園會長

承辱臨況使得傾領大教幸甚幸甚竊聆餘論

事舉心動念恐是活機啓口容聲皆爲妙語生也受益弘矣而爲吾道慶幸大矣顧惟克已二字與師門宗旨稍殊執事與生同師猶同氣也安敢不相正哉執事曰吾人與天下本一體也惟其有已是以不免間隔能克已復禮則天下同歸於仁則下文四勿皆克已之功也是克已猶言舍已也執事所謂已所謂非禮本看得精微活潑與宋儒及一切時說異生可以不言而會矣但我師曰克能也已卽由已之已克已復禮乃能自復禮也此豈強爲之說哉蓋以顏子所問問爲仁也孔子之答答爲仁也仁是何物渾然太和元氣也太和元氣之中雖纖芥微物猶不傷殘況天下之大乎又況自己之親乎欲不傷殘天下先不傷殘自己清老復我六前且無已何處傷殘則克之一字決非克治克勝克去之謂矣如顏子問爲勇而孔子以勇答則如此訓克字可矣針芥相投之義斷斷乎不爽也我師常言此章須詳復之一字易曰雷在地中復又曰復以自知此大地陽回百嘉暢遂之際故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象之見不得輕動一毫也而敢云

九乎蓋漏地皆春渾身是寶者復之象也而去其間
隔者則噬嗑象也顏子之學由復入乾故他卦皆不
足以當之我師平日看孔子話頭及看易十分細膩
十分親切而其看仁之一字復之一卦尤爲細膩尤
爲親切至於主張克己二字尤極力隄防盡命爭辯
惟恐少涉傷殘失却伏羲孔子一生精神命脉耳昨
執事亦云復卦原屬顏子是矣是矣而不能不動於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旨竊常聞之師
矣此四句非克己之功乃孔子贊復之妙也猶之今
證學編 卷二

萬幸

蕭豐源

向年以友孟我疆先生常誦執事高說生胸中雖惜
與執事對然獨謂行誼節槩有以異於人耳迨讀
同年曾金簡公乃又知執事不自以行誼節槩爲足
而直欲主靜以求至於聖人之道生始信執事之具
爲豪傑之士蓋人之度量固相懸絕世蓋有簞食豆
羹繼絕而不舍者有萬金之富公卿之貴脫然舍之
如棄敝屣者夫敝屣萬金之富公卿之貴則世所絕
無而僅有者也至於行誼高出於古人節槩大異乎
證學編 卷二

執事神交久矣偶有鱗鴻之便中情勃不可遏因其狂言如此惟執事錄而教之幸甚先師近溪釋先生集一部奉求覽正

趙虛白

足下於此事參學已久一旦豁然自信宜乎有無量快活作縣事務儘爲繁劇然自不覺其勞譬如馬良車快而過大行雖有險阻容易過之矣至若不動心之說非心全不動也如見入井則怵惕見殺賊則不恐見瘠蹠則不受見去齊則不豫總是不動如目見

證學編

卷一

三

黑則黑白則白目何嘗動哉耳聽官則官商則商耳何嘗動哉物皆然心爲甚其動也正其不動者也識得此體以當大利害太得失何動之有若只以不動爲不動則及其不能不動時便生疑悔豈知不能不動者之卽爲未嘗動彼苟動也奚以能不能不動如是哉承云有疑不能決卽無疑亦莫與印正誰知汝誰知汝無疑有無皆由汝儘有決擇儘有印正奈何云無令第年甚妙性甚敏寄來人莫不飲食人

願足下亦以此意示之

趙燁

足下年甚少志甚篤資性甚敏吾道中一巨寶也云獨處無可語易於放下又云疑思盈胸無人印正不其然乎蓋此學一遇同志便分外生發越加快活至於離羣索居亦不過隨衆作務而已雖放下亦不妨也此是須更離不得者豈因放下而遂無哉至於有疑料只言語文字之間不能無疑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已是全體真知何疑之有細觀足下

證學編

卷一

三

作此事已甚了了決不致大疑也但有一事相勸第一要早以自牧慮以下人爲急不然從前所得悉是妄見不可不珍重耳若夫放下處正是照常知疑處正是真知生不以此爲足下慮也

又

承問見過自訟之旨愚以爲有若無實若虛方能見其過不怨天不尤人謂之內自訟吾人念頭上但有絲牽掛俱是過不必逆施諸人然後爲過也我賢有體至此且須一切放下屏息諸緣勿論見過自

訟且用已矣乎三字更爲喫緊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明了一一切妙亦此意之略說但信吾言千萬珍重外過箴一章請每日諷誦數遍或令童子朗誦而聽之足以清神爽氣百病自去

箴曰我本無過 過本無我 我本無過 過本無過 皆我無我 皆過無過 無我皆我 無過皆過 噫一切放下 無可不可

何九叙秀才

韓雲麓丈人京會接翰教仰見理會此學之切時欲

論學編

木土

華

作答不知有何事兜絆遂忘之矣今海羅丈人京又接尊翰始憶前書徧處搜尋不得無所據以答足下雖然就使據問以答要亦解釋文義增益知見耳多一字卽爲道障夫子所以欲無言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爲不了語也此道當下何物可濯何物可暴濯暴且不可又豈可得而汗染哉足下與劉省一讀書羅浮甚佳但所寄示皆不了中之不了者當日別曲江尚有灑然自得處想忘之矣又未知肯一知如也不佞歸省老親已有日會當領諸君觀磨

之益茲不悉

朱紫垣秀才

徐貢士首夏入京得接翰教喜慰無量以足下不怠學也學業之溺人也久矣足下之困於是也可謂甚矣人或改繩墨以追時好乃猶以迂闊之談爲念此足下所以爲異於人也雖然道如大路足下信之矣奈何又有邪岐曲徑之疑乎豈以道本大路而我則未免於邪曲乎是道自道而我自我也豈知我卽是道道卽是我我若邪曲則道亦邪曲不得獨言道正直也道若正直則我亦正直不得反言我邪曲也若云道本正直我尚未免邪曲須變我邪曲以體道之正直又不知吾人自少至壯自朝至暮所幹何事爲飛魚躍草木之不若何也吾人若于此處不甚着力勘破未免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發之于文未能直捷文與道一也豈文自文而道自道哉生於此處亦全未之有得但願與足下共求之耳追惟往日聚樂劇恰是十年事矣何日再得晤而申之懇切懇切

答曹州貢士郝珩

讀來翰訊生以百姓日用不知之說足下自許明易者也豈有疑於是哉生知足下必無疑也無疑必非以爲問也非問而生強答是謂狂瞽生亦述生之疑以謝厚愛而已蓋昔者孔子之學易也韋編三絕鑽簡三折漆書三滅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近世吾師羅先生學易於其門人胡生三問而不肯告三呈而不見許夫自學者其久若彼學於人者其難若此今也不需歲月不借指授而輒能通其證學編 八上

書李明仰冊

李子游學於京師而歸請言於楊子楊子曰子於此理其有不信矣乎曰信之曰信之而欲有言何也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曰非謂信之可以無言也謂夫此理非言之所能盡也何者六經四子以及諸儒之訓詁語錄非不備也而學之者尚未能有得于其言固有所不能盡也言固有所不能盡而惟信者

能盡之有人不自辨其面者或告以闊狹之度或告以青赤之色或告以眉目頤頤之狀而至於引物以擬之徵人以方之雖更千百人之言而其中猶恍惚無所準及夫明鏡在前一攬以自照則向之言者皆是也彼亦有所不盡者而吾亦無事乎彼言自足以盡之也學之道亦若是而已是故學貴乎自信自信者誠之謂也今夫天之大生也是以誠大也地之廣生也是以誠廣也自其廣大者言之則累千萬言而不足自其所以廣大者言之則一言而有餘故學而至於誠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自信之謂也自信者無所事于言子非不信也而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是猶未免于有言也意者子信於言而未及乎自信也子其慎求之矣苟有所未信雖求之言何害子猶懼子以信自安也抑子猶爲子懼也安敢遽以懼子願與子共勉之而已李子再拜曰謹受教

答友人不死說

傳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死者人人所共怕也聖人亦人耳謂其不怕死可乎佛學

有脫離生死之說卽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天下人之浮於
大江大海而不懼何也恃此以不死也凡聖人所以
濟世之具皆起於怕死而爲之圖此之謂不遠人以
爲道也而聞道以離生死尤其濟世之大而舟楫之
堅者惟怕死之極然後有之後世儒者諱言怕死二
字故其始也姑以不怕死爲名而昧其中情其旣也
遂以不怕死爲實而去道益遠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矣曾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證學編 卷二 五

恤是忠勝死也戰士之赴大敵也矢石不避是勇勝
死也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是諒勝死也苟其無
以勝之未有不怕死者而論天下之全勝則無如聞
道者矣世之談不怕死者旣遠於道道何由而聞未
聞道也而又不加數者之有以勝之輒曰不怕死吾
誰欺

蔡選部來書云閱李卓老別刻有論佛學初以怕
死爲跟脚則必以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
無有不證涅槃致彼岸者又云聖人惟萬分怕死
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李姚安於佛
乘不淺審爾則世儒所詬誶佛家本怕死故云脫
離生死不爲不深中其病而此等脚跟恐未可謂
之真脚跟亦未可便當上乘也蔡君此問可謂切
問者乎吾不可以虛負之故著此說

羅鵬雲文宗書

褻辱垂教是時荒迷特甚不知言談何以抵對去冬先塋喪事今春祥肉已頒衰疾漸平稍省人間事入夏文塘丈復抵舍獲奉翰教多所稱許竊謂其可教而進之于共學之列者自惟何以得此於老公祖門下哉意者褻所就正有一二語近似者乎即有一二語近似要不出吾師之緒餘也亦不出老公祖之舊聞也而迄今猶着于懷仰見好學樂取之誠矣承云先師近翁直指人心先登道岸復赤子天性之真擴證學編

下二

五十九

萬物一體之度主盟千古直接孔顏此實天下萬世公論也門下以家承稱美豈阿私哉今試與門下傾論之夫先師以仁成其學即以學成其仁以道弘其身即以身弘其道其羣同志而商之學也乃其所以學於同志者其忘畛域而同乎人也乃其所以嚴於自治者其誦赤子之心十不及二三而觀其所行則赤子之狀盡見矣其言一體之義十不及四五而求其所爲則一體之實悉著矣是之謂以身爲量則無覆也以身爲基則無不載也以身爲時則無不令

古也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惟先師爲然他人之學也猶一家也而他家爲鄰家矣猶一國也而他國爲鄰國矣先師皆家之皆國之是故其平生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若江漢濟淮一入于海皆海也誰復論其源之長短流之清濁哉而非窮大失其居也其兼覆載也取之一身其貫古今也取之一息至易至簡而已矣求之於古若舜之聞善若决江河文王之無欲美畔援孔子之無意必固我近之矣是故天下之真大人必爲天下之真赤子天下之知赤子者亦罕矣證學編

下二

六十一

又奚怪其不知我近師也昔葉公之好龍也左右屏垣無不畫龍者一日真龍垂頭于牖舒尾于庭葉公走而避之人咸笑其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今談赤子之心孰不艷慕一有真能赤子者出焉又莫之與也是葉公之類也門下近於此事究竟甚深故鄙說敢及於此承教正心誠意有心正之有意誠之恐猶落第二義不若心無其心不正而正意無其意不誠而誠此見門下理會到甚深處然尚非大學之旨大教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舍格致而

遽擬誠正卽與大學相反不可不察也蓋必於物之本末焉格之洞然知吾身爲天下之大本則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不得不誠誠之至矣則其以天下爲度之心自無不正是心與意正與誠皆自明明德於天下言之非泛泛然言心意者比也其說則答問集詳之矣黎文老具道門下求道甚銳聯學甚切夫求在我者求卽得之矣道在邇而事在易幸毋爲其遠且難者區區之獻止此伏惟鑒亮不悉

蘇紫溪同年書

論學編

六十二

卷七

首夏末旬得接來翰及所刻易說粹誦之乃知門下於此事造詣甚深較勘甚破殊自覺愚第之見猶糠粃也伏惟門下以生之謂性一句是言性之最妙者此豈私告子哉實大易之宗旨孔子之微言也門下又云孟子之言非關告子而別有旨也嗚呼安得有大識見大力量者如門下者當宋儒之時而與之一決不致誤數百年間人才哉又曰人知生之謂性則當盡其性以不虛此生故舉犬牛與人之性并言之猶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一失其生則違禽獸不

遠此數語尤佳然第未悉所謂盡性者如何而盡所謂幾希者果何所指聖學毫釐千里正在於此故未敢輕諾也翰教首稱聖人欲人循循於堯倫日用之中而自得其所爲性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尊見蓋謂性命可以不談但能循日用堯倫之理而性自得矣則所謂盡性幾希當不出此夫人不先明性命之根原而能循日用堯倫之理是大學不先格物致知而遽欲正心脩身也得乎夫知堯倫日用之卽性非學有所悟者不能也人物幾希之辨正在於此今欲

論學編

六十二

卷七

人不言而躬行則終於行之不著而已終於習之不察而已欲盡性以不虛此生奚由哉古者聖人之立教也慮人之近於禽獸立之司徒使之明孝弟之義以誼橋之民非教民孝弟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旣已行矣聖人特爲之中其義耳豺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鴻鴈有兄弟睢鳩有夫婦倉庚有朋友性之也而不能自知惟人也可以使之知其在凡民亦尚知之難惟人之秀者知之易也此聖人所以養之校登之俊造以輔翼世教於無疆也是故不通其

義者不能申其義一人能申其義則百千人明其義
百千人能申其義則萬億人明其義明明無盡遂徧
寰宇故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至於擊壤老人亦知帝
力之何有康衢兒童亦知帝則之默順皆由此而成
也其機括具存于大學一書如次第之少差竟徒勞
而無益耳第敢謂仁兄之論性甚確甚精而至論盡
性則未詳未悉無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耶易說洋
洋纒纒皆至理之言古人未發之旨每當生生處發
揮暢快信非苟作獨於復卦未盡其蘊易之有復如

論學編

卷上

李

人之有眼一身光明盡在惜末由縮地傾領緒論也
承云周李毀方踰閑此傳者妄也周公乃鄉場敝座
主與李爲友而跡若氷炭其爲人也壁立萬仞非義
不錯寸趾實古之狷者也李則一大豪傑其進道也
若櫟矢之發於機若飛泉之下壑赤日之轉空也二
公皆可敬可畏而局面不同而肩肩若弟者又何足
以師之哉承云吾輩用工只要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是矣是矣又曰黑白亦不可不明弟以爲目之於黑
也巳稔然矣豈以爲不可不明而故明之耶以爲

不可不明而明之是有意於明也有意於明則適增
目中一障而黑白或有時而淆之矣聖人於觀人一
事蓋三致意焉卒以好惡歸之仁者有以也仁兄學
契生生之旨與仁者同途矣第不勝區區之願但願
仁兄生而又生則志仁無惡夫無惡矣又何攻焉無
惡之可攻乃真攻惡者也將舉天下皆無惡之可攻
也太和之氣豈不充然在今日宇宙間哉伏惟不彼
而終教之幸甚

劉承所

證學編

卷上

李

闊別久矣獲奉教札有如饑渴之於食飲也承云無
等待無造作此千聖法門足下直信本心豈取迂生
口吻哉至於天空海闊何處非我固不必株守匏繫
爲是然豈離所守所繫別尋天海舍眼前空闊而別
求空闊哉是又有等待有造作矣與不二之法背馳
矣知足下必不然也不佞近來亦不濟事衰病侵尋
談說漸廢久知此事開口不得但不能頓閉耳謗法
侮聖罪之大者因病而省談雖一失亦一得也足下
以爲何如索新記卽無尚有舊說一紙封往一覽教

沈孝廉

承諭教且悉年來精進於斯道良足喜慰所云心一天天一虛虛則活虛則久俱是反身體驗有得之言非對塔說相輪者比也又云據見在時做見在事此正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極則也若果到此地位尚何道之不可幾又何過之不可改乎聖人未嘗無過只是過停不住耳故曰安安而能遷曰徙義曰勿憚改惟能改過然後爲真虛也執虛而自是卽不虛矣

證學編

入二

卷五

故自知過而自改之虛也或人告而後改亦虛也或雖不改而人言不逆亦虛也何者蓋事亦有已應而不及改者或我原未爲過而人見吾有過者或述雖若過而事理必不可不然者此皆在不改之類然人言未必無見而執已見以逆之卽吾中不虛矣要之事上難以執着聖人學問只要頭腦是當虛者學問之頭腦也事有過而虛無過也過可改而虛不可改也此處見得親切方進於不貳過之域惟足下勉之生歸且有日寄面求正不一

寄李卓老

湖山佳偶足下又喪之其造化之畸人矣生想人翻形天地間若與遇而俱適則千態萬狀何可勝紀惟不求其同而求其適乃所以爲百慮而一致也苟不求其適而求其同則躍冶之金也是故達理者無是非契真者無同異人之見於大同中而強見其異於本異中而強見其同大同中強見其異者如百姓家謂做官人喫得一斗米飯本異中強見其同者如病人寒發時見人皆寒發熱時見人皆熱也此皆屬見

證學編

下二

卷五

耳理中所無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無故而見其異矣又從而攻之則吾之見益堅豈不爲道之害哉見去則無異無異則道存此殆孔子之意與友山丈入京適生負病不得細領教益今南還因托以就正於有道門下者如此幸隨便惠教之感荷不淺矣

俞定所年丈

老丈在京邱時一付虛懷引得小第多招口業自出京後不惟杜口兼以杜門蓋一病幾於不起矣新歲

宋趙應人事始得與栢原先生相接又領得老丈
于教喜慰喜慰承教云彼百姓日用矣患在不知今
知之又患不能忘之道不遠人有以爲之即遠之矣
今未得放下一知是有以爲之也是於此道猶成二
也不識何脩而可第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何足
以奉太問雖然既辱問矣安敢弗答試以妄意奉復
老丈湯聽焉上而天下而地靈而人蠢而物一切皆
在日用不知之中而老丈自以爲知之請問所知者
何也老丈試自審之蚤作暮寢饑食渴飲一切云爲
證學編 卷二 本七

酬應有少分用着此知否耶苟無少分用着則老丈
見今無知而妄自以爲有知也以爲有知既妄矣又
欲妄而忘之欲忘之既妄矣又妄以爲不能忘妄上
加妄終無已也豈知日本無花何花之可滅心本無
知何知之可忘妄復無妄義盡於此而弟之此言亦
妄也惟老丈一掃浮華直證真實幸甚

蔡體國

承華翰疊疊以學爲問非世俗寒暄語也足下品格
凡此足以觀矣學者多稱一悟而天下無餘事是

聞之不能無疑而以爲孔子好古敏求子臣弟友
自謂未能終身循循不知老之將至未有簡徑直捷
之方也此足下意思自佳然不過臆度之說耳試謂
孔子好古敏求者求何物乎果止於禮樂名物而已
乎倘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也又何以云君子不多也
吾一以貫之乎由此觀之則其所求者必不止於禮
樂名物不止於禮樂名物則其所求者何也不可不
深思而求其故矣子臣弟友自謂未能豈聖人實能
之而姑謙爲之辭哉蓋道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而
證學編 卷二 本七
人則不可以爲道矣故聖人之所能者皆衆人之
所不能而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也惟衆人
所不能而衆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人不敢過
求諸已故言常顧其行不敢過求諸人故行常顧其
言此君子所以慥慥有誠而天下亦遂平平無事也
彼遠人以爲道者則不然不知己之實不能也而索
隱然自以爲能不知人之不能猶夫我也而無益然
貴人以必能是以人已之間俱無休息之期尚可以

道哉若是者何也聖人止於性分之極而世之爲道者馳求於性分之外也其所以馳求於性分之外者何也不知性也不知人也不知天也是故學以知性爲先孔門之所謂知近世之所謂悟也其名異其實一也所謂悟後無事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乃行其所無事耳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弟朋友恭目視耳聽手恭足重天高地下時行物生何事之有哉今之學者第恐其不能真悟也第恐其不能真無事也若其悟焉真無事焉馴致於篤恭不顯無聲無臭之域

證學編

二

卷八

難矣此足下當深求而篤信之者不必疑也簡徑直捷之方安可謂無但存乎其人耳顏子之在聖門其年最少而能見道於卓爾曾子聞言卽唯謂非簡徑直捷哉若子貢方信而忽疑冉求自以爲已力之不足雖求其簡徑直捷不可得也今畏簡徑直捷而舍之不求則將求之煩迂曲緩者然後可哉足下其深思之母諱禪說而棄道真苟不離倫物而於心性有所發明卽孔子所不惡也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又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證學編

二

七

成名今釋典發闡性靈千古未有之籍也假令孔子見必在敏求之列否則烏在其博學哉不佞素情於道術而闢佛之事壯年之前亦隨衆而振臂焉其後稍有所窺漸好其說然未究竟也近年以來博綜而潛玩始得其所以然乃嘆聖人爲羣生開迷道覺其苦心竭力如此又於是始識吾孔子之說與孔子之所用心又如此是不佞因佛然後知孔子之不敢諱也南中良友千載一時足下自去年以迄於今未有所得於友之分毫而第以意見臆度斯意者心未虛也足下第虛其心而於道思過半矣幸勿以予言爲贅

劉子誠春元

自足下西還以來忽忽半載適奉德音曷任欣慰首叙闊學之幾墜繼陳始見之未真終言今信之已篤不其然乎吾道幸甚橫渠先生豪傑之士也西銘極其大矣正蒙極其精矣彼何以大且精哉知人之眞天知衆人之卽聖人故也其言曰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絀也橫

渠之學至此則其立言安得不大且精也且人何嘗
非天衆人何嘗非聖人哉特未有以告之或有以告
之而不之信故皆以同天同聖人之身處夢寐中虛
生虛死焉耳學何事學以醒其夢也欲醒其夢必醒
者處乎其側然後可也嗟夫以孔子之門僅顏曾二
子至於孟子僅一樂正子而猶在疑信之間大夢之
醒若此其難也今足下以爲自信如此其誠自信乎
哉願足下厚自愛矣承云此理本不暇辭說第告以
晦蝕者多且久非然也非然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證學編 本二

王時揚

承示苦塊讀禮此古道也慰慰內有神攝航渡驅策
飛騰等論讀之恍然接足下於哀苦中矣生蓋憑朴
之夫年來種種技倆方自厭棄安能有所稱說作賢
者航筏而飛騰之哉獨念肝上先師從游於壯年而

篤信於強邁今其逝矣寧忍負之是以每對友朋輒
欲舉揚宗教而不容自己也且此事寧俟神攝寧俟
策驅吾人一身自頂至踵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通體
是聖徹骨是天爲之他不增不爲之他亦不失只有
些些機括在人一靈識之耳要靈識之亦不爲難只
在親近賢友而聽信之今之人卽古之人也足下博
學多識古人之事而親賢取友以成其德古人第一
美事也足下能之則亦古之人矣豈古有賢友而今
獨無哉顧人取之何如耳惟足下自成自道自明自
證學編 本二

楊湛如

古人云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此語大
有警於學者學者常誦此語必不陷于足已自是之
失矣然又當自審所見何如倘於日用平常處了無
可疑而輒自生疑是乃退而非進也古人有言曰所
生不疑惟德之基足下歸且半載矣日就月將此一
段信機諒已能確然不退轉此道洋洋優優滿前俱
是幸勿遠求也貴鄉楊晉庵先生請告回蓋孜孜汲

沒於學問者也足下過從之便千萬虛心商證共成
此一大事使貴郡淵源光于伊洛豈不美哉

又

予既作前書封識訖將送楊晉老處不意一旱胡貢
元杜願得接來翰開緘讀之不勝喜慰乃之前書不
發更以此札附入奉覽來翰引大疑大進小疑小進
之說生前書已悉其義茲無容贅足下獨與人講說
處不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自疑參悟未徹故不足
以發此自省之道固不可無也然亦不可助長孟子

證學編

卷二

七十三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曰日至之時皆熟矣然
熟非難也真種爲難足下之種誠真而何不熟之患
惟因不熟而疑其種則不可也夫仁者學問之真種
也而仁者人也足下曰道不遠人合內外貫隱顯無
靜而無不靜無動而不動者是也足下得此謂之真
種雖真而方且耕之種之耨之之時也若夫與人
講說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則是刈是穫矣安得不
待其日之至哉然欲待其日之至非勤勤懇懇聯同
而切曉之亦惡在其能待日至也凡足下與人講

說非必求通人也求自通而已至於人之通否繫其
機之遇不遇也吾焉得而強之哉足下藉此以求熟
可也生數年前大約亦困於此賴師友勉以勿厭勿
倦始漸漸得力今觀顏卓北日與海內羣英商榷大
抵尚求熟而或乃擬我於教人亦過矣生豈能教人
者哉足下其諒之否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凡與友處欲自伸已說而不能盡彼之長自見已是
而見他人之非皆好爲人師之病不可不察也此言
出於孟子而孟子或不免焉其闢楊墨是也好辯之
證學編 卷二 七十四

譏雖力於自解而卒亦自覺其不必然觀其言曰君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夫辯將以息邪慝也今反經而邪慝自無此非所謂
自覺其不必然者歟孟子誠不得已也今之時非孟
子不得已之時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之學今之時惟然而生與足下輩所當汲汲而圖者
也承諭家庭之間孚信和樂孟子反經之道大易關
之旨孰大於此

又

貴鄉楊貢士至得接尊翰一通外有與王秀才論學語十三紙晉菴語四紙答晉菴書三首時義五首誦之下具悉進學脩業乾乾不息之力吾道幸甚教中所致疑者皆切問也道畏多言然既辱問不暇不答願吾子善聽之于於道之洋洋優優云無疑矣又曰反之於身天濤地寧爲飛魚躍之時固不少而情識意念習染既久乘間爲崇尚馳逐而纏縛則于之所謂洋洋優優者何也不幾於道自違而身自辱

證學編

卷二

七

乎豈知情識意念即是清寧飛躍更無二體惟不二故不測也善學者一之而洋洋優優不善學者二之而輻輳擾擾善學者卽習化性而妙入太虛不善學者卽性化習而滯成物欲大抵學者只患不識心體既識心體便合平常既合平常便知千古聖賢與衆人心一樣吾人未嘗馳逐聖人未嘗靜定吾人未嘗纏縛聖人未嘗解脫吾人未嘗非天理聖人未嘗非人欲不須疑貳一任平鋪未應不執既應不追過困自知眠着蹶自知起飲水自知冷暖不用遮護不用

計較善與天下共爲之失與天下共改之如泛葉舟於巨海四無倚傍而聽其所之此謂小心翼翼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此謂戒慎恐懼而畏天命也此際若有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心腸卽是名根作祟久之易入鄉愿不可不畏也承諭及周程朱陸楊游諸儒之同異此固尚友論世之一端也然苟默會其同卽不必復見其異從古聖賢無盡同之見而亦不必盡同也不必盡同所以爲大同也夫學以明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何謂空成一番虛說無實際得力處哉獨

證學編

卷二

七

謂吾人自有生之初以至今日後日無一人不實際得力無一日不實際得力只是不自知耳由此求知謂之明善誠身以此形之言謂之脩辭立誠離之是虛說也說果虛矣又何實際之可冀乎末段所云似于愛我而實非夫不追不拒爲學者設哉吾人心體自是如此而以爲專爲學者設此雪官館人之見也子不可以是望我而我亦不敢以是願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正在於此舍此便無學矣據吾子見處不爲不高而於此置疑則猶未免虛見也可不懼哉

請子實之離一切言說時事事念念無不與道應
魂魄二字與子何干而欲求解乎書至幸善理會勿
泥勿疑珍重珍重

劉肖一

承喻別後携令郎入羅浮遠城市絕塵緣此是知
息學者無出塵之志終難語道但凝滯於此亦溺而
已矣足下他年自有見處今日任之不妨也條然而
往條然而來乃莊子語吾嘗引之以證良知之易直
處原非持循工夫若以條然往來作工夫反不條然
證學編 卷二

矣末及世上作爲不近人情一段誠有感慨然吾人
之學以反身自治爲第一義假如見他作爲便反身
要不作爲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我不作
爲矣猶見得人有作爲處非人作爲也乃我尚未免
於作爲也我近人情矣猶見得人不近情非人不近
情也乃我尚未免於不近情也刻刻反觀鞭鞭着肉
所學方到實際不然雖識得妙論得精祇增知見耳
奚益之有

管東溟公祖

魯川丈至再奉教札通前所寄示者誦誦益見雅愛
所謂以吾之不可學先師之可者謹領畧而服膺矣
洪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錯之以四時明之以日月
吾先師之學近之游于其門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則
各自謂已經印正不能相下相取以會其全卽如不
佞未聞札教之前未嘗不自以爲是也而今而後知
所見之未盡是也知未盡是乃所以學吾先師也而
以所是學者吾見其失之遠矣蓋孔子之道至大也
傳之曾子則守之以戰兢又傳之子思則守之以卻
證學編 卷二

魄至孟子稍遠矣猶賤霸闢邪以守之也此其所以
自任於見知也聞知者主創故規模必大不六其規
模無以收攝宇宙之精神見知者主守故防範必嚴
不嚴其防範無以厭伏同類之意氣此孟子末篇之
旨乃萬世聖學之律令也不佞講之素也門下之學
不出於吾師則似乎無所事守伏願游心廣莫與
玄同卽妄皆具無魔不佛嬰兒萬類觸堅無碍皆不
快哉無寧使百世後喟然興嘆於聖人之才也何如
如魯川丈此來益不佞者多多在吾師之門此道

龍象之一也得見歡幸大矣謹此附聞有懷不盡

周謙山先生

天有意斯文於吾惠乃默佑老先生之精神以主盟之去秋札教惓惓獎引惟恐後學之願息如子貢也至云聖賢垂世自有見在典章而彼非的路則閑雅之意至矣敢不仰體至懷第此典章經漢唐宋及我朝諸大儒先講明解說者多矣而來教曰前賢各持一說而律之以聖人之矩尚隔一塵然則見在典章難言之矣吾孰從而求之乎來教曰道如日大明而

證學編

八二

七十九

私意障蔽則在見不在日誠至論已然則前賢蔽於見後學安得獨不蔽於見乎竊恐前賢固蔽之於前後學亦蔽之後如口之道體未得遂明而見在之典章亦同岐路而又何病夫異說之紛紛也不佞以爲人當做大人學當做大學見一善言聞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人之大者也合天下之人以明其明德學之大者也然非可以硬塞做去也必由格物致知而得之其格物致知之法必從大處格大處致然後始終之條理不錯昔子貢之學起於方人故終不

聞性與天道也故辨前賢之是非折異說之紛拏世自有其人在而不佞有所不敢何也畏其始之以小而終於不大也不佞固踵老先生之後塵者也不敢不盡其懷惟亮登

孫區吾公祖

五年前嘗奉德音白不肖惟先君大變不比爲人與老公祖若隔世不意忽承翰貺真如夢寐憶昔都門相遇十年事矣昔同壯夫也今同白首也吁嗟可不念哉伏讀手教勉以格君之事仰見明公之學識其

證學編

八二

八十

大矣雖然有本何者欲格君先自格也詠折柳枝在伊川以爲格君矣而子瞻迂之者以其不合于孟子也夫好勇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爲非而惟引之與民同者豈逢君耶理有固然耳當人君戲折柳枝之時豈無可以引之于道者蓋卽此戲便是生機戲者天下至神之理也詩詠武公善戲謔兮孔子亦曰前言戲之耳成王以桐葉戲弟周公因之以成唐叔之封夫君臣至嚴之際得此一戲之機何其神也嚴則肅戲則和肅者閉塞之端和者交泰之兆也爲人臣者

管仲廣此戲以成樂體卽此樂體以成生德而天下之治由此成矣而奈何其失之也其言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是徒知柳枝之不可摧折而不知
吾君之生意之尤不可摧折也重柳枝而輕拂君心
之生意是尚爲能善格君也乎蘇子瞻迂之甚亦迂
之明公以何如古之君子其自治也嚴其望人也恒
恕而況于君乎今人之責難于君也不遺餘力及考
其所自治者十不得一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
自治不能十一而欲望君于千百母乃欺乎明公又
證學編 八二

以其言爲何如也不肖非知道者也何足以當明公
之旨粗述所聞以答厚愛而已

梁拙一司訓

天地萬物也我也皆真實而無妄也但須識得此真
實方能不着於妄若未識得徒自起見卽成妄是因
之動念亦成妄念百劫千生妄根不斷充塞兩儀銷
蝕三光何可勝病佛云無始見病卽此之謂學人執
妄爲真認賊作子故大慈垂憫方便破除若能獎會
元真卽此皆成戲論不增不減義亦盡此

鳳陽高通判太崑

鍾離半月多得同心之助別來每切懷想承寄會語
具悉加意斯文去俗吏具霄壤一序推本先師羅子
尤鄙私銘感無極者也人生本親學脉本師古之道
也自儒先侈言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一倡百和而背
師者紛如其受一言之益終身不忘者不亦難哉不
佞平生極拙惟不至損德如此耳且夫有自強不息
之乾而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入聖域者也若足下
所稱述可謂近之矣願益加珍重道妙只在平常聖
證學編 八二

功不離易簡造詣視厥志成就視厥器及其成功一
也惟足下圖之不終

許甸南給諫

周海門公祖之學古捷易簡今入吾省老丈不可不
與相聞共印證也未見其止是孔顏樂處若如良止
止至善之止則顏子得之久矣孔子何未見之有動
靜惟時亦無自考之理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正當是
時何暇自考此時既去自考何爲若以此爲功課恐
墮入俗儒拘檢不是聖學惟高明圖之

馬杞縣

不佞嶺表迂生壯年得師江右羅近溪先生講聖賢之學切於求友年來憂病離索學植久落竊秩陪京朋簪再合已爲幸厚高賢中州名宰亦惠德音實出望外恭惟門下奇命百里爲民父母學道以養其愛人之德百姓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聞今春部諫楊晉庵公過貴治門下謁館宇以居停集章縫而延論部民劉生亦列其間大會無遮傾論連日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矣而且曉揮於游談委心于寡

證學編

卷二

公

陋結神交之契吐如故之詞托迂生之舊交通千里之遐想甚矣門下之好學也桴大而鼓小挺重而鍾輕獨且奈何雖然亦可竟負請以所聞夫學者當先發大願次明大本大願不發則其求大本也不切大本不明則其持大願也不堅願何大願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本何大先自明其明德是也蓋有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饑求水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下也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也寧有不了之願哉此

吾儒大學之道也聖賢文殊智普賢行亦不出此高明必有得於此矣不佞請因而實之可乎若來教所以爲近世學人憂者皆由其智願之不實夫既無實願又無實智則其學必出好名而流於自欺無足怪者千態萬狀何可言盡哉誠可憐憫然不佞不爲此等慮惟于門下致無疆之祝耳布衣善士雖機緣有待而卽今亦民之志也其見優禮不亦宜乎因併及之不盡

龐丹徒

證學編

卷二

公

錢上舍抵白下得接翰言云因鄧說有所印正精神踴躍如有所得又引拙論心如穀種有擇種問老農之語且述舊布新纒千言不倦足下向往真誠具見於此吾道幸甚吾人爲學將以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者將以學爲人也人者何仁而已矣能生生之謂仁如桃仁能生桃李杏仁能生杏桃杏之生彌宇宙而不息者始於其一粒之仁也故學也者所以求此一粒之仁於吾身也一粒之仁本具而不識惟其不識故意見得以戕之雖爲賢人君子皦然皦然可

法可敬亦不過如桃杏之鑽其核其可口者味之甘
美而已欲求其種不可得已凡不佞平日之所望於
高賢者皆此意然未及深言之也今足下懇懇若是
不佞尚何愛於言然此中所不能形容者竟亦不能
也惟足下深思而自得之足下事親卽爲孝子牧民
卽爲仁上蓋莫不待且乎則天稟之厚使然加以
學蔑不詣矣冗次無復不悉乞亮錢生佳士醇樸有
氣骨誠如尊論是以益友賜我也感禱感謝

劉淳寰丈

證學編

卷一

本

證誦來教不吝家珍如云人必忘其有識有知之心
而後能全吾不學不慮之良夫有大忘而後得吾
不可忘者此之謂性性存存不言而信赤子之真心
也自非退藏於密首之有得凡六十一言言言是金
玉矣雖然道陽也言陰也陽得其全陰得其半孔子
嘗欲無言正謂此也夫不學不慮之良自受形之始
以至於一息尚存無一人不全無一刻不全也何必
忘其有識有知之心而後能全乎此不學不慮卽
吾之不可忘者也何必有大忘而後得乎成性既存

存矣不言既信矣又何必退藏于密然後有得乎據
門下之言未爲不是然謂之得其全則未耳雖金玉
屑眼中卻着不得還闔之人促筆不能備謹此謝惠
謝教乞亮

證學編二終

人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三

冬日記

心天君也。學人識心。猶仕人覲君。日近清光。人爵最貴。識心親切。天爵斯隆。古人學問。百倍其功。皆爲求識其心而設。識心之後。雖有工夫。然大段不費力矣。後儒識心尚疎。事心徒密。所事之心。乃意念耳。豈真心哉。若是真心。卽天也。君我者也。天則無聲無臭。至神至明。君則至尊無對。豈由爾操持而後存耶。意念旣妄。操持亦妄。以妄事妄。而不覺也。悲夫。

證學編

心最難識。從古大聖人並無明訓。虛靈二字。

之亦不過文義耳。而心豈虛靈二字哉。易曰。洗心以藏於密。壇經曰。與法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學者翫味二經之言。自當有得。

赤子下胎。便知愛身。人之性靈。悉從愛身始。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爲百行之原。觀孝自不敢毀傷始。則百行皆從不敢毀傷始。可知矣。以此持身。何所不謹。以此量人。何所不恕。君子之三畏。卽孔子之所畏也。君子之三戒。卽孔子

之所戒也。君子之九思。卽孔子之所思也。三樂之益。三友之益。卽孔子之所樂。所友也。皆自言其日用行持之事。匪爲教人而設。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所見也。好仁惡不仁。孔子之所未見也。仁者善之長。徒善不足以盡之。誠於好善惡惡者。未足以盡仁。而其流或至於不仁。如卓漢諸賢。以善惡太明。卒亡其國。謂之非不仁。吾不信也。好仁惡不仁。則天下同歸於大化之中。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至聖之德也。此孔子所未見也。

證學編

高皇爲生民以來首君。匪特開闢治統也。道統亦爲開闢矣。二百年來。學者始稍尋真緒。繼此尚有大明之日。困運長久。確然可徵矣。學不足以知聖達天。決不能窺。

高皇之藩籬。談經濟者。徒醉心其制度文爲耳。所謂識其小也。

固實也。篤敦厚也。固執者。從實處執。篤篤行者。敦厚其所行。固篤二字。卽人之真性。不容僞者。如孩提便知。

愛親少長便知敬兄見孺子入井便休惕惻隱見牛之穀觶便不忍殺見嘽蹠便不肯食何等固何等篤依着此處執而行之是謂率性此性雖云固篤亦云虛靈如牛不忍殺便知易之以羊欲救人於井未嘗從人於井司馬溫公兒童時便解破甕救溺之類又如其嗟也可去其蝕也可食之類俱是性量中自然有此變通乃所以忠其固與篤也從固執便到固聰明聖智達天德從篤行便到篤恭而天下平

證學編

三

至孔門作中庸用此字於末章作大學又用此字於首章信乎大學繼中庸而作也先師嘗云無聲無臭至矣中庸末句大學接過云在止於至善兩至字正相應愚因解類得而平字亦然大抵至處便平平者必至從知識才能求之便智愚賢不肖相什百千萬而無算殊不知知識才能皆非其至如人在路途有許多馳驟顛頓者未至家也至家便貼貼然欲求馳驟顛頓而不可得也君子學到至處一切休歇一毫知識才能俱泯乃能至天之一思夫愚婦問其日用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人人具足個個完成何其平也天下本常平而好智者擾之天下所以常平者以其愚也而好智者得以擾之亦以其愚也不有君子達天之學何以定民命而立人極哉

友人問予曰吾嘗有私矣勝之然後從於道今必言克己非勝私何也予曰子時時有私乎抑有無私之時乎曰私亦一時偶有之耳無私之時固多也曰然則有私之時吾子勝之可矣無私之時又且奈何是則有私之時吾子勝之可矣無私之時又且奈何是克己之功間斷多矣何以爲仁曰不然仁者純乎天理間斷之者人欲也一克之卽天理復矣曰孰知已私而克之曰吾心本然之明也曰然則吾子何不認取本然之明爲仁而必待勝私乎哉

王汝止見王文成公於賴衣斑斕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公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通乎夜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旣不在衣則何必異其服汝止避席曰敬受教

友人席間謂羅子曰克己之訓吾從勝私格物之訓
吾從窮理子惟不勝私窮理是以學無依據也子能
從吾即吾拜子不能從吾即吾晉語畢泪忽承睫子
默然良久曰俟賢再思之友人竟不憚而退

孔聖疾固曰學則不固至於告君擇善則曰固執之
何也蓋有意於固者私也可得而執者物也善者性
命之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也雖未之擇何嘗不與
身相渾融哉又矧於擇而知之乎是以不求固而自
固不待執而自執雖欲不固執而不可得已老子曰

證學編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之謂也

子適粵二子軒輅卒於端州視其令歛周其棺具遣
之歸門人曰子不爲羸博之禮乎子曰安知吳季子
非力不能而不得已也我則賴諸大夫之力也遂東
適閩數月而後返

子返自閩粵門人多疑之謂其不篤於父子之愛也
黎允儒曰子惟篤於愛是以不偕返也古者父母之
喪六十不毀七十衰麻在身而已教民無以歿傷生
而夫子年已七十矣偕返則哀傷以爲不達於道不

不可訓也且子夏與季札孰賢於是疑者頓釋

軒寢疾執子之手曰有終窮者年也無終窮者學也
軒也願返而更進亦願大人之學與年而俱進子惕
然曰請因吾子之言而勉之

宗門之學針芥相投即古人目擊道存之義其弊也
棒喝掌摑則幾於戲矣則亾禮於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盡蔑喪矣學者不知其非而競相效尤亦佛法之
一厄也真得悟者何必然吾曾子以魯得之如一貫
之唯何等領悟及門人有問亦舉忠恕二字答之即

證學編

卷三

此便是大器若如宗門只消一喝或是嘿然不肯如

此平常矣大抵不平常只是名心所使耳昔先師還
一方僧問以已事僧便喝先師良久又問僧又喝先
師曰喝則由爾喝終底要道一句其僧竟嘿然而去
此所謂弄虛頭漢也佛法豈其然哉

六祖初到黃梅道佛性無南北五祖訝其根性太利
着槽廠去遂一意舂米供給僧衆至於腰石石爲之
凹卒至書偈得法而去則六祖天資忠厚信實可見
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見孔子

亦只一箇忠信人耳。惟其忠信所以聰明歸在一處而機械之巧不生。趨避之計不作。故其境多困而困者亨之基。其心多危而危者安之自道之所必載也。若夫善取方便。工爲閃倏口給。足以禦人意氣。足以凌駕似乎根性之利。而實邪詖之徒也。不可不辨。黎允儒在師門。儘有所悟。每見先師稱之曰老實老實者。忠信之別名也。予初疑先師未許黎丈久之。乃會此旨。然則唯患老實之未至也。焉有老實而不合道者乎。

證學編

八三

孔子告君曰。博學之。教顏子亦博之。以文其刪述止於六經。亦晚年事耳。未刪述之前。載籍尚繁。百家之說不一。博之一字。所以兼收之也。及其禮以約之。則自歸於中正而兼收不爲病矣。故三乘十二分教。吾以吾孔子博學二字收之。秦火之後。惟老子之學盛行。劉漢賴之。致平其後。六經頗出。儒者亦以老子之說詮之。非真孔子之學也。佛經入中國。惟因果輪迴人趨之耳。達磨五傳而至曹溪。然後其宗熾盛。性宗之明實自此始。流入宋朝。吾儒得之以明孔子之學。

而未竟也。嗟夫。禮失而求之野官。失而求之夷。非有識量者惡足以語此。

學者不可不發弘大志願。願之一字。自虞廷散脩其可願。始至佛教尤重願力。後儒開佛。遂并虞廷開心學之原者。亦不究竟。於是學者不知願力之重。雖學有所得。卻被願力不大。成就亦不大矣。豈知萬物萬事。無非願力之所成。如兒童讀書。便以登科爲願。長而娶妻。便以生子爲願。耕田者便以得穀爲願。經商者便以殖利爲願。其究也。卒如所願而成。今講聖賢

證學編

八三

之學。而不以度盡衆生爲願。將何以爲哉。度衆生有二。先度自己衆生。心後度天下衆生。如自己衆生未度。而言度衆生者。萬無是事。學者要如此發願。儒者之學。出於古太傅之官。全資講明以輔德義。老氏之學。出於古太保之官。善調榮衛以保身體。佛氏之學。出於古太師之官。不事言說。太傅奉世子以觀其德行而已。三公失職而後分。而爲三誠。有會通其道者。並用之。而三公之職。復古矣。或謂佛至漢乃入中國。愚以爲不然。入中國者。佛之名迹耳。其道則中

國固有之也

高皇之制使孤老爲木鐸以宣聖諭卽佛以出家人說法之意使鄰里共瞻養之亦佛使出家人乞化爲生意也佛出世法也

高皇子用之以經世可見大聖用中之妙矣今其法雖存而有司視爲文具木鐸之職輕者未知

高皇之精意故也

楊子與門人渡河中流風作有懼色門人曰吾聞君子不懼子懼何也楊子曰子不聞乎如臨深淵今臨

證學編

卷五

九

深且不懼況如臨哉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父母亦不足敬乎

鄉飲酒者國之賓禮也而有司失之慢況出門乎丁

祀先師國之大祭也而有司失之略況使民乎周雙

溪先生爲靜海司訓爭之上官可謂知本

先人之終也整衣冠就枕而逝以先人不厚於爲生

無餘念也故知生則知死矣曾元養口體不如曾參

之養志養志者養其陽養口體者養其陰也故能事

人則能事鬼矣

心明則百事皆明心闇則百事皆闇今之學者不求明心而求明事適足以求其闇而已矣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聽天所命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不睹不聞安在卽睹卽聞是也故至隱至微而實見實顯此之謂獨而必戒懼以慎之也而有怠於戒慎恐懼者其爲不戒慎恐懼也大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其本無有也發者皆因物感而然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則無矣佛氏云一人發真歸元則十方空虛卽時消陰豈不信哉

證學編

卷五

十

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見天地之心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吾覆也地吾載也君吾治也親吾嗣也大賢吾師也小賢吾友也農吾耕也商吾懋遷也工吾利用也不善人吾砥礪也五穀瓜果吾養也衆毒吾藥也舉天地間種種色色吾之所不及聞不及見者無非與天下之人相關則無非與我相關皆吾身之肌膚毛髮孔竅固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作當然而不可棄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一復之際便能見之彼不復者以私意較量其間如入海較砂祇自

困而已矣聖人所以全其才者豈能以一人兼衆人之技哉如目以耳聽耳以目視手以足行足以手持各付之所能以求濟萬物莫不然惟聖人知其然此聖人所以能爲天地之心也

先儒謂聖人無復此殊不然自古聖人莫不有師孔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適周見老子而後道益進安可謂聖人無復也惟善人乃無復耳善人所爲皆與道合而覺性不開聖人如日善人如月月雖光明終不脫陰體也人有形質乾已過巽漸入陰體聖人猶

證學編

三

十一

夫人也不一復則真陽不得地不逢雷終於陰而已故謂聖人無復者不知復者也世多以失而知改爲復其知復也淺矣

復是超凡入聖轉陰爲陽至妙消息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片晌間一齊脫換此消息到時難與人說只是自知而已此際方信得自己是一箇人又且與千聖萬賢不隔一毫初陽來復極是猛烈而聖人戒其勿用者以防危也昔人所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時也而遽施用奚可哉迺此以往方得見山是山見

水是水復而泰矣用則無害

先師平生將有所適則同志預戒以待及其至也輒數十人在同食寢矣次日多至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再過一二日則二三百人此其常也其去也相信者依依不忍別常送至二三百里而後返

諸友坐次先師至常嘆曰都是聖人蓋欲以發商量之端亦其恭之至也二子長軒次輅氣志高明不爲塵凡羈縻參學遠遊時人多不滿而先師獨喜竟成就其所學先師時引以爲弗及也其視子姓童僕皆

證學編

三

三

謂弗如故言教鮮若先師者可謂身教之至矣以人所知者爲學學成而人知之矣人知之必喜及其不知未有不愠者也以人所不知者爲學學成而人不知之矣人知之且自懼及其不知未有愠者也人所不知者非不知其異人者也乃不知其同人者也同人者非同其賢智者也同乎衆人也同乎衆人則人不得而知之矣何也世之所期於聖賢者異乎衆人也今同之則非世所期也又烏得而知之哉人情之最戚者莫若人攻其短也故雖敵以下猶以

進規爲難況上而至於窮貴乎學者不能受人一言而立朝卽欲盡言於主上已不怨矣吾不知其忠也古人謂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吾亦謂能受言之臣而後可以言事君顧受言難不難於猥瑣之人而難於高明之士其護名也太重其檢身也太潔祗樂稱譽盈耳一言犯之如割肌螫手不可堪忍若是者不必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也人自知其不可犯矣然天下之大壅蔽寔基於此大人之學卽不然虛心以自治不作善想不作惡想因應循物時示過以

證學編

本

北

論學書

斯道以聞知者爲主見知者爲輔蓋聖遠而道分道

分而人心以喪必有聖人者然後復合猶分爭而混一之也見知者特奉順宣揚之而已其力易爲也古之見知者皆當其一時而孟子獨後豈天於斯文之運漸薄而漸疎使然哉由孔子而來千有餘歲然後我

高皇帝聞而知之

高皇帝之學直接夫堯舜湯文孔子之統者也惜六合之內徒仰其成功之巍文章之煥而其則天難名之蘊尚鬱而未宣其間二百餘年眞儒輩出而莫知

證學編

本

北

其統是以欲起帷牆之見馳域外之觀而終有所拘牽而莫之敢也文武造周至孔子且六百年矣其道猶未墜地而在人而

高皇啟運至今二百餘年識其大者誰乎然觀孟子之見知已後孔子數十年則見知我

高皇者何必當其時哉予之學蓋師盱江近溪羅子羅子之學實祖述孔子而憲章

高皇蓋自江門洗著述之陋姚江揭人心之良暗合于

高皇而未嘗推明其所自則予所謂莫知其統者也
姚江一脉枝葉扶疎布散寰宇羅子集其成焉至于
釋老之徒岩居川觀浮游雲水有一得之長者亦順
風請益聞一言之教若饑而得太牢也其延接後學
有所敷演必以

高皇六論爲稱首夫天地之神靈萃於人無終無窮
其與日而俱新與月而俱盛焉固也由孔子至

高皇千餘年之間諸子百家紛紛藉藉如雲間之星
或隱或見無大警動人者惟釋道二氏其教雖異其

證學編

本主

卷

道實同惟其教之異也儒者旣攘臂而闢之又惟其
道之同也儒者又竊取而學之者本心之良而
闢之者名義之束也夫旣束於名義又焉有夫本心
是故二氏未嘗喪人而世人心之因闢二氏而喪已
多矣而莫之覺也迨

高皇出而爲之訓曰仲尼之道刪詩制典萬世永賴
而老子亦與之齊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
世無窮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
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洋洋乎大哉夫如是則二氏者可以明
用其道而無事夫竊取亦可以明舍其教而無事夫
攘臂矣故

高皇之學如天地之覆載舉羣生之奇形異狀無不
並育而各有所歸無相害之患而千餘年間人之所
得於天地之神靈以日新月盛者咸於

高皇成就而歸藏此其所以得統於堯舜湯文孔子
而無歉於聞知也若羅子則所謂見而知之者非耶
蓋二百年間學者未嘗亟稱

證學編

本主

卷

高皇而羅子亟稱之子謂後此者必由羅子以上邇
於

高皇然後統紀可一經常可正而無邪慝奸其間也
予之夢寐此學壯且衰矣乃確然有見其然而未嘗
輕與人言之新安余常吉師事予而受學叩其所得
誠卓然不惑者縱談而及於世儒聞見之外亦莫之
逆顧嘗有得於

高皇之道否也常吉昔從魯川曹先生私淑羅子一
聞予說頓興憲章之思則予所謂由羅子以上邇者

其在斯乎予向以此說贈孫先生今嘉常吉之志復書以授焉

泗州會記

泗上脩 陵工完予奉 命祭告 皇祖報 后土及司工之神實虔禮也是用夙夜罔不祗肅因思一人之敬有限當合衆人之敬以爲敬於時守土之官若知泗州王陞知盱眙縣丁汝彥各率其屬待事惟謹而潁州兵憲詹君在泮鳳陽守李君元實亦相繼至庶乎得萃之道矣予又思之兩庠師生皆 祖宗

隆學編

卷三

七

臣庶安可不一聯屬哉乃詣學謁 聖進諸生於明倫之堂聽能稱書者自前進講於是有講中庸天命之謂性章者講畢而止兵憲公請予爲諸生重發其義予則安能哉顧予微忱本欲合諸生以致其敬也此章之中若戒慎若恐懼若慎獨正敬之義也敢忘同陋爲諸生一言之益諸生所講者非不靡然可聽然書自書而我自我不知聖賢之訓皆就吾人日用玩前之事言之如畫工肖像像在本人非有取於外也假如說戒懼諸公果曾戒懼否說慎獨諸公又曾

慎獨否若說我不曾如此但聖人教我如此卻是畫工先畫一像使人面目效之也豈理也哉且今諸生踴拱而前肅次而揖欽客而講攝念而聽卽此便是戒懼亦便是慎獨此處俱出自然原無一毫安排在也便謂之不親不聞便謂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者由此推之未進講之前與旣散講之後何時不是此個體段但諸生未免於不著不察耳于今會講于一堂之上以指點箇著察之方便是脩道之教然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與天下之

隆學編

卷三

九

大本達道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俱不離此時此地而可也吾一堂之中人人有分一人之身時時可能如此則我卽孔氏之書而孔氏之書且爲我註脚矣是日兵憲公首肯太守公亦謬許也諸生聞難亦多可取而予不能悉記予之意蓋主於聚精會神以輔我交 神之敬且孝經有言天子之孝當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今奉我皇上命安敢不爾哉嶺表賤士驟而使之對越皇祖承事 后土尊神此中不勝齋慄惓惓然惟不

稱任使是懼幸而萃諸司之散而聯庶士之懼查其
其可少釋矣是以書其自幸之懷而爲之記

奉 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恩

高皇功德之大恭賦

明明我 祖邁義軒 聖德神功豈有前天地不知
高厚極圖昔重與洛河詮 顯謨已入諸司掌精蘊
還須識大賢典禮微臣何以頌惟勤稽首祝 堯年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千年在豐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花雨

證學編

入主

七

讚何能不愧雪深門 辰居北望真無極泗水東流
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離當處覓乾坤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與子平分粵詞場屬兩雄嶽臯真子厚謙易愧純公
泗水淮原會江流漢亦宗他鄉正春色不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地不英才岳瀆分羣望貞元作合來
萬金非貴重一諾絕安排老我思狂簡焉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黃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悃悃何可論黃驪
會見文翁化寧專子產慈請看移俗日全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雞犬識新豐
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向眼前慵

別天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闊五陵通
入境聞絃誦何年可卽戎因君問子靜如會測之東

世篤孝誠述

證學編

入主

七

子奉 命以脩 陵工完告報 皇祖及后土于泗
上自聞 命之日卽潔已靈無敢不肅忽念南中達
帝鄉必經四邑一州然後至煩百姓供饋予安得
節義孝順之事而表之爲吾民勸亦消受之一端乎
正月十五日啓行十六日次六合夙興忽若有動者
行三十里而食於四合墩之民舍方其姓名其家老
而問焉若之鄉有行孝者乎對曰平常問豈無可稱
者乎曰若求可稱則吾以第割股以療吾母問孰
證之曰鄉老知之則召之問之鄉老對曰是

也然小人之鄉割股以療父母者多矣或曰或在不可以枚舉也予動色而歎曰善哉請舉其在者曰彭英在請見之則先出而之田矣約歸日見鄉老許諾及予之將事而歸也鄉老率彭英候諸途予之行速不及交一語讀其謁曰三世割股蓋英之父洪也母張病瘵危矣洪焚香叩天割其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五英之母王患蠱病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其左臂之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八英前年患心氣病呼聲徹宵晝且殆矣英之子繼榮仰天泣拜亦割其左臂之肉以進英服之隨愈予然後心語鄉老之對誠哉一家三世一鄉可知歸以示儀司韓君白大京兆張公行縣覈實來聞於是厥里厥鄉厥鄰羣詣縣而實之且曰民等以為是細事常行耳不知上人之欲聞也嗚呼割股之孝難矣矧三世乎一世行之不求聞於時難矣矧三世而不聞乎以彭氏之孝而論之可以言誠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無心然至於三世而不聞亦不能不為之動不然則予何知彭而心若有動也此其理亦微

矣予表彭氏曰世篤孝誠未知果有合於天乎否也何則其民方且以為細事常行而不知上人之欲聞也而予竊竊然喜予方之斯民其能以無媿乎哉雖然孝考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是德之本而教之所由生也是故高皇六諭以孝順為先若四合一鄉何多孝子也乃國家道化之極徵為太和此鄉鍾其盛而彭氏其最盛者也匪偶然矣聖人教孝未嘗以割股廬墓為法然有行之三世不求聞於人如彭氏者則不當問其道之中不中而皆合於天者也予故述表孝之始末而為之說

茶池亭記

周衰王者不作天下儒生學士各著書敷陳王道迨至後世惟孟氏之說與孔子並宗師之其實王賤霸備矣至云王者之民皞皞霸者之民騷虞則世有持一切以齊民而民苦甚或恣睢暴戾以適已而民怨戚借不使民騷虞以自解其有擴如保之誠推顧復之愛視民真如赤子而民亦愛戴之如父母者淺見之徒以騷虞之政以繩之於是不持衡者眩賢否之致

當官者失從違之準匪獨遠於王道程功計效且不逮伯豈孟氏之說謬戾至此哉乃後世學之者之誤也孟氏嘗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以鄭國之政在子產也故小惠不可行若凡長民者自當以惠愛爲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奚暇計大小哉而驩虞皞皞之辨蓋亦自王者言之耳郡守縣令私土子民說以怠勞說以怠死道固然也如必以不令人喜者施之是亦將責人之爲父母者無求中其子之欲而後可也豈事之理哉葉公問政孔子告以近者說遠者

論學編

卷三

三

來此可以爲牧準矣吾師盱江羅近溪先生以嘉靖癸丑進士筮仕太湖令其學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式脩孝弟慈於家而卽以施於政子視其民先德後刑上下一體深山窮谷巡行勸課閭巷之間絃誦相聞幽隱之情無不畢達逋負而流移者數百里外徭負而復業嘯聚負固不逞之徒取而正之以法其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有如此者其後先生徵入爲秋官郎又出守寧國東昌二郡副雲南臬至叅藩以資捧太湖距作縣二十餘年矣縣民聞之携幼

扶老自郊郭達山谷莫不畢迎道擁不可行各獻壺漿先以茗飲先生頓轡小池謝壺漿不及御第受茗飲口沾而返之民跪受盞傾故注新更進悉効先生不忍却也傾茗之處立洼成池薄暮升車而去父老子弟攀望弗及反顧斯池而異之咸嗟嘆曰是不可不存其迹以求我公之德乃相率而爲之亭名之曰茶池之亭由此觀之先生之政可知矣當時也民之趨先生若赤子之趨父母先生之見其民亦若父母之歡然見其子也驩虞耶非驩虞耶尚何容擬議

論學編

卷三

三

哉大學曰在親民貴而有民者未有若守令之親者也然而自處於疏者不少矣去邑之後見邑民無愧容者有幾人性不甚懸殊惟其未嘗從事大學之道以涵養其愛人之德故也觀於先生亦可以有興矣乎或謂民雖德先生而不再覲則瞻依之迹不彰太湖令前後多賢而罕斯遇則茲亭之美不傳今先生與太湖之民未有辭也蓋其遇哉此亦近之要未爲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平日嗜與人相親若性命之不可易其家居也未嘗一日而離友其居官也與其縉

紳先生章縫子弟遊處無間下至輿臺胥吏不隔也故其徒足所至常聚千數百人亦不下數十人固其孚佑之誠亦感召之機有至者予聞鳳凰之爲瑞也所止之國羽族集焉是孰爲之哉哉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鳳爲文明之祥王者不得不興其先生之謂與昔在己丑之歲黃岡王君令茲邑觀在京邸爲予述茶亭之事請爲之記予諾焉而未及爲迄於茲蓋八年所矣趨命過此詢之邑人無不喜談樂道之者予之記其可緩也遂忘跋涉委頓命頽書

證學編

卷三

七

好德之公歟

許學貞擢閩帥序

許子之好學也蓋稱弟子於子有年矣別來學益進而謙益至擢閩帥帥求予一言予惟許子以武科名士始而興繼而什什而復興而其德以固始而北繼而南南而復北而其望以孚推轂在旦夕而不以爲心衣繡還故鄉而不以爲華而惟歉然道之不充學之不至是急得謙之道矣夫謙利用侵伐行師周易

重與之滿損謙益舜禹用焉雖然非其至也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予讀易至此而見師義之大也師衆也貞正也衆本自正能以衆正而不以己正之大人之德也故謂之丈人彼汲汲乎以己正物者長子之道而已長子之道狹小故不能無疑而弟子得以與尸若丈人之道大焉往而不吉哉是謙之至也子望實並隆師政將及予不敢以長子之道爲子願也子其遂進於丈人乎予敢屈子弟子列許子瞿然起謝曰大哉先生之言

證學編

卷三

七

某所及也請學焉願竟爲弟子

送譚見日山人序

孔子贊乾曰剛健中正論仁曰剛毅木訥皆以剛爲首而他日又歎曰吾未見剛者孔子何取於剛哉剛陽德也非陽剛不足以入道凡人自挾其所有而不能下人者皆陰柔勝也陽剛勝則能下人而不挾其所有能下人然後可以有道不挾其所有則必虛而道入之剛之德大矣哉吾嘗畏吾鄉方文襄公嚴賢與王文成公伯安同官方郎中也王主事也聞其

講學服之遂執贊爲弟子其後忠結主知位極人臣而終身弟子列則可謂不挾而能下矣哉吾鄉之足以言剛者方文襄公而已矣恨生也晚不及見其人乃不意見吾譚見日山人者山人年六十有六矣平生負異無所屈下乃聞予與黎文塘談學而追拜予先師羅近溪先生爲弟子蓋山人壯年讀書萬卷下筆萬言嘗兩上封事於

世穆二廟其書皆當世名人巨公所題也既而遷跡山林名履屢埒縉紳而上之通達時務盡邊事如指

諸學編

卷三

三

掌曾欲獻策收寧夏聞葉司馬在事而止及聞東夷跳梁喈曰何物倭子敢爾吾將取之其平生所自許如此藉令山人挾之以自貴重誰能摧其鋒夷其壘者山人之言曰吾向以講學爲迂闊吾嘗見近溪先生不肯一問今聞吾子之言乃知近溪先生至人也乃知吾平生種種伎倆種種嗜好皆出於好名好勝之私而去道遠也吾不屑之若山人者真能不挾其所有也可不謂剛乎夫剛者孔子所未見也而予獲見之予何幸焉山人歸矣山人平日所見重於諸公

者皆山人今所不屑者也山人一切舍去而諸公尚未之知也予故爲此言以諭之使毋以不屑者求山人而求其今所得者然山人以其剛而遷於仁遷於乾則在山人深思而自得之無難也嗣而相見當有大快於此者矣

易原易說題辭

八卦首乾乾六爻首潛元也者始而亨者也其潛之謂乎乾之初九卽復之一陽其德在亥子之間過此以往卽子矣於卦爲坎復者德之本也坎者復之危

諸學編

卷三

三

也復未幾而遽危何也陰之乘陽也無時或息陽稍升而一陰已在其下矣君子觀於此而危之坎之爲言陷也陷安得而不危危之然後能出坎安其危者終於陷而已矣故知一陽之復而熙然亨之者不如知一陽之陷而瞿然惕之爲真亨也易之爲書也其詞危是有憂患之聖人所爲作也非操危慮深者不足以明易萬古無不憂患之聖人其有不憂患者憂患之大者也憂患大則聖矣而不知其所以憂患則

予讀思默萬先生易說二書蓋欲與天下

萬世同其憂患者也。古有慈母熊丸以資子之讀者，是書之爲熊丸也大，而思翁之爲慈母也勞矣。或甘其言而茹之，與苦其言而吐之者，不無辜負予書於此，以俟夫不茹不吐者。

南都答問題詞

予自以卿貳入南都，日得會

羅先師及門之友，歲丁酉中，吳曹汝爲丈以師事再至丈固師門，大心首座也，故其通人處，每以大學提之一日，徵丈所得，士丈以歛西余永寧常吉氏爲對。

論學編

卷三

三

謂其人心直而有硬師門終有賴者，乃命其及予之門而問學焉。予始獲見常吉與之語，輒解與之語，大入之學，輒信予。蓋信丈之果得士也，越十日，常吉別予歸矣。丈持常吉所紀南都答問者過予，予閱過喟然歎曰：是答問也，雖曹丈一時之偶言實師門不易之至論，丈之聞道也何其大而常吉之信學也何其篤歟！夫此道學兩字，自漢唐宋以來，諸先儒率多虛虛看過，獨吾

先師子羅子揭出大學之道實之何等昌明，丈提此

足以喚千古之夢，而常吉篇中所載無非是者。予於是而益信丈之果得士也。噫！予又安得信心之士，盡如吾常吉者而盡與之識其大哉！

知儒編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後世此學失傳，獨其文在耳，而莫知所用力，則妄爲而妄說之，偏滯膚淺，智者舍而歸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哉！今考佛之爲說，

論學編

卷三

三

雖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逾河漢之無極，而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不外乎一誠。誠則無事矣。然其學人有拚一生經萬死殘形墮體，悲淚哀懇，休糧長坐，不覺其苦者，其在教者慈悲方便，變化萬狀，或隨或逆，或棒或喝，或置之若棄，或摧之若斥，宗門公案於是乎立，求之吾儒正所謂學問思辨行之已百已千者也。正所謂切而復磋，琢而復磨，以使之瑟調赫誼者也。孔孟以前學者皆如是也，吾不得而見之矣。此事步步逼真，古人則必如公案所載諸君子。

求大善知識投誠參學抑其盛氣捨其業識忘年忘義務在了徹而後已如相國裴公休簽判劉公經臣丞相張公商英者皆其範也顧吾輩通患在於心高而氣浮心高則難於下善氣浮則難於着已卽如張商英公遇悅禪師悅有意困而亨之首座諫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惡惡發別生事也吾輩試省此語中吾膏益否嗟夫此儒者所以鮮聞道卽有聞亦得少爲足卒至於欺人且自欺而不悟者也彼之宗徒直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併其一生全力萃於

證學編

卷一

一

此道而吾儕少有所得輒誇名矜譽作偽而日拙自畏爲其所困則先闢其說而不與之往來古之聖人莫大於堯而尚友巢許於箕山不見其爲異也豈不爲此道計耶吾儕直自豐其部耳大學著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殆謂是歟惟其厭然於君子之見勢必至不見君子而後已又必至誣君子以容與其心而後已此吾儕隱微深錮不可起之病大學預言之矣予蓋灼知病根而亦自不能免也予年友海門周先生彙輯是編號曰知儒取

張子韶公學佛然後知儒之語予讀之尚未足以知儒謹足以益知予之病耳竊謂儒學雖失其傳然有宗門之學則吾儒之傳爲不失學者雖不求宗門之學第能真實參究儒者之學至於無絲毫疑慮未有不默合於宗門者也其不默合於宗門其於儒猶未也若夫陰用之而陽闢之或稍賴其益卽棄其言或掇拾餘唾徒資口給且將使此編又與吾儒之書同成文具也吾不知之矣謹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證學編

卷一

一

或問於先師羅子曰孔子何爲而作大學也羅子曰是古聖神所以盡人道之書也孔子蓋十五而志學焉以立其矩七十乃不踰也而述是書欲與諸弟子究人道之大全立人極於萬世也人者仁也故必仁而後人能知身爲家國天下之大本則家國天下皆附離此身而枝葉矣故一念而含裹宇宙羣生而互相融攝夫是之謂仁而人道於是乎成焉曰曾子何爲而傳之也羅子曰否否是書也無所謂經無所謂傳蓋萃古人明親至善之則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非孔子從心不踰之後亦難着筆也其謂傳於曾子者曾子守身事親人也或孔子作以授之若孝經也乎雖不可知而可信者信是書之爲仁矩而已矣信是書不可析以經傳而已矣問者唯唯未幾而先師歿又數年楚侗耿先生取鄭端簡公所存石經大學而表章之曙臺唐子上於朝其本與漢鄭玄古本不同然亦自爲一篇不以經傳析也予謂文至大學極矣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故可分可合可前可後隨其人之所見而未嘗不圓也其神矣哉予友魯川曹

證學編

卷三

三

丈篤信師傳恪遵遺訓乃網羅緒論依石經次序注之意在宣闡師言維持人道非徒辨同異爭是非者也其以葑菲採艾謬說一二則予重愧之予嘗謂聖經至近世講說可謂一厄蓋所謂講說者今更分漏徒資舉業不特不顧聖門宗旨亦且不察儒先用心而學者淪浹膚髓白首沒溺不復求師問難以反諸身心其間有志之士亦無從求訪良可浩歎曹丈此編倘出以公之人人庶足以滌其舊見引其深思故雖繁複鄭重而不厭也有志於聖人大學之道者得

此其一助哉是爲序

三經序

三經者孝經道德經圖覺經也

有生之類無不愛其身然物之智不如人之智不如聖人者人之至者也使不愛其身則聖奚以人也使不善愛其身則人奚以聖也惟其愛身又善於愛身是以能立人極於不窮吾觀古聖立教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孔子言孝自不敢毀傷始而推極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妻子何也蓋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故聞

證學編

卷三

三

孔子之教者愛其身必自愛人始雖然惟無所加於已也苟有加於已所傷僅如毛髮卽拂然怒填乎膺而殘賊應之矧惡慢遺失之小乎則其視體膚重矣於是有老子者出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無私也故能成其私不自生也故能生故能柔弱處下而虎兇兵刃莫之傷若此則可謂真不敢毀傷者矣雖然吾之身見在也而安能外之而安能無之於是有釋氏者出曰髮毛爪齒皆歸於地唾涕津液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名爲心身心皆幻也離幻卽覺得無憎愛人之所以
堅執憎愛牢不可破者由其認妄緣爲真心耳誠知
身且假合何有於心心且妄緣何有憎愛夫既無憎
愛卽能平等行慈不受死不敢毀傷之至也由此觀
之三聖人之愛身一而已矣譬之操舟於江湖持舵
拏楫固舟所由運也乃有挾其舵者又有轉帆於空
中者均之欲舟之濟而已是故人誠離幻卽能外身
人誠外身卽能愛人三教相爲用者也直其言之有

證學編

卷三

三

淺深詳畧耳蓋佛在當時專以說法利生其弟子皆
智慧超絕相與辨難宣揚不遺餘力故三乘十二分
教汪洋浩大卽如圓覺會上文殊普賢等十有二人
皆大菩薩悲哀頂禮週環請問其問每深故其答自
不容淺老子道德五千言因關尹強之著筆原無問
答故其寂寥簡奧與其會稱若孔子之孝經特因曾
子行孝而說曾子之在聖門亦善問者若禮記諸變
禮皆出於曾子問篇至說孝經更端不過二三而已
便當是時有如文殊普賢諸人直窮到底孔子豈容

終默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
等語發之繫詞蓋可見矣大抵言必應時法不孤起
聖人之學也是故誦古聖之書而不論其時世與其
地其人未足以得聖人之心昔韓昌黎氏闢佛老以
自附於孟子及其讀墨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何輒與孟子相謬戾
也蓋亦心見其然而不敢欺也予嘗讀三經眞見三
聖人者皆以善愛其身爲教其言有淺深詳畧而實
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三聖

證學編

卷三

三六

重刻法寶壇經序

儒者類以了生死觀佛而詆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夫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以視
耳明而不可以聽豈事之理哉愚謂佛學經世之極
者也而不與世爲偶夫身在堂上然後能辨人於堂
下身在井上然後能救人於井中若混於堂下則俱
迷從於井中則俱溺此其故子難言之矣要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悉予不佞無默識之才有途說之病
而六祖大鑒禪師子東魯人也得法黃梅弘法曹溪

是有法寶壇經之籍東南人士家傳人誦咸曰此佛而儒者也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吾孟氏道性善而克齊同功則不以異端擯棄有自來矣而予隨衆謂說乃自謂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何絕望至此乎蓋過不在於過而在於善凡吾人自以爲善而帖然安之者卽過也何者是皆識爲之也識生於習孔子之所謂習卽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智者過而不留而愚夫執以爲是以至認賊爲子喪失眞常蓋證學編 卷三

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遊僅與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鳴亦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卽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至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過者是見性之實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知痛知痒謂活人不知痛痒無是理矣問人之活否曰知痛痒矣問人見性否曰知過矣此孔子之旨也亦佛之體也六祖壇經屢發之矣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

而責其負此事業全不知過他日又語神會曰吾嘗見自心過憊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蓋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知眞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卽以爲賢此有爲之法有漏之因宜其麻木不知痛痒也老子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故壇經之旨使人自知自勝自兢業自篤恭其脩身治世之益有非言說所能盡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之謂也此證學編 卷三

予之所自謂有得於壇經者也雖然安知予之自謂有得者之非失耶偃鼠飲河僅足自充其腹耳然一滴之水卽全河之水見少見多與水無與後之誦經者得無以予言增業哉此經南中無善板故重刻而有之如此蓋欲吾人由是經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忘之域安而能遷淨而能洗共證本來淨諸業障而已矣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天不私以壽予人君子亦不私以壽受諸天子也必

有取也受也必有報也取而後予者人人之所同受而能報者君子之所獨是故問巷之叟龐浩而優游者皆其有以取之然增一齡不見其多減一齡不見其少惟夫君子蹈義履仁則人之表儀也論道脩詞則人之倡導也君子固樂得斯人以同歸於善斯人亦樂得君子以與之爲善如此則壽一齡有一齡之益壽百齡有百齡之益在天爲不虛予在君子爲不虛受也已池陽松坡畢先生士之君子者也嘉靖甲辰以春秋魁天下官至四部尚書清名儉德爲人倫

證學編

卷三

七

楷範七十而懸車徜徉林下十有一年而視聽不衰其配邵夫人結髮偕老嗣昆皆賢蓋備諸福而壽如此說者曰先生爲人平易而謙恪恬淡而慈祥不問家人生產作業然又好行其德見失所者輒賜給之平生不畜姬侍年僅逾強卽絕慾事蓋古人所以益生者先生皆有之而世人所以損生者先生無一焉此先生之所以壽也則予所謂天不私以壽予人其子也必有取也於是乎有驗矣則又有告予者曰先生嘗讀長傳以爲三才之長矣仲子官京師聞聖

之於人歸而稱說之先生躍然曰吾平生以聖學惟躬行實踐足矣世人類怠於躬脩事空言無益由今觀之世人無有不躬行實踐者人人皆聖賢而惟其不自知吾兒所聞良是吾兒當公之一鄉毋使儉及吾之存而見康衢擊壤之風也於是命二子捐資開陵陽館於邑城之中四方聞風而來會者日衆至數百人猶未已也先生乃大悅曰不意斯文之精闡於今日吾幸猶及見之信乎人不可以無年由此觀之則予謂君子不私以壽受諸天其受也必

證學編

卷三

七

有報也先生得之矣人何物可以報天爲天成就斯人乃所以報也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八子初入仕途先生巍然大司徒矣予望見先生光儀於螭坳之前而未之謁也茲承乏貳南容臺友人方繼誠率陵陽諸友求言以壽夫言豈所以事君子哉然求之不巳則先生有以感之也夫既有以感之諒先生不厭言也蓋不佞從事此學廿年矣近日得高皇之文讀之然後知斯道之統自堯舜湯文孔子而來千餘年始集於高皇三子者尚未之知予師盱江

近溪羅子嘗言及此而予時寡昧亦莫之考信蓋懼
憊而至於今也予方自恨知 高皇之晚而又思孟
子稱孔子得統於文王其間賴見知如望散之屬然
後孔子得聞之今爲 高皇之望散者誰乎今先生
八十而好學距先生嶽降之辰去 高皇未百年竊
比先生於周之之畢公爲 高皇之見知何不可者
先生能慨然自任則予言爲不徒矣

明逸儒黃峰杜先生墓誌銘

予游學宛陵邂逅先生卽以季子時立從予游後二
十年予貳南禮則先生逝五年矣時立求予銘未有

以應而時立卒孫其瑞固請嗚呼如先生者古純德
君子也予安可不銘按狀先生姓杜氏來自杜陵世
居太平涇陽里族大以蕃世有積德先生父諱春字
克仁有德而隱年幾六十母黃氏亦年幾五十矣夜
夢異人至其家次日而先生生形偉而聲宏克仁公
曰兒其蕃吾宗乎名蕃少長類不慧言笑動作象蒙
如也更名蒙八歲善屬對人更以神童稱之年十五
學詩於吳江弱冠學禮於汪禔先生志益立一言一

動取則朱晦翁有過自罰晚不少恕汪禔祁門人也
先生居祁門四載一日心動告歸歸入夜而克仁公
卒時以爲孝感居喪用晦翁家禮既葬而廬墓三年
服闋然後歸年三十四而從湛甘泉先生講學於南
都絕意仕進以母黃孺人命就試補邑弟子員督學
午山馮公歲考首廩之先生曰吾東西南北人也若
廩則不能遍游四方親師友以求益也辭之至再不
獲允乃已後竟辭貢以成其志及旴江羅近溪先生
來守寧國則先生年六十矣近溪先生大開講席以
先生爲宛陵會長四方來學者皆先生領袖之而門
人日親近溪先生喜大書黃峰高仰四字以贈先生
退焉不敢當也受而藏之近溪先生以憂歸先生往
弔留旴江者半載及歸近溪先生贈言曰學問端的
只認此體原無動搖一切念頭如浮雲之過太虛太
虛之中不拘不留真是主張據縱更無執滯也先生
於是有吟風弄月以歸之意歸而仍主宛陵之會好
學不倦蓋至於耄而益進與學者言曰吾學從汪先
生而力於操持猶有闕漏也從湛先生而密於體認

牛牽強也從羅先生而後見天機之自然吾無所
庸吾力矣而猶隱若有所疑今八十有八矣因時立
還自燕京得楊公手書而後所信於羅先生者洞然
無疑也此老夫晚年最幸事也向使八十有七而去
世豈不閔過一生但聞道既晚來日無多不得大同
於人爲歉耳於是來學者日益進先生隨問隨答無
不虛往實歸學者勸皆述先生曰子見燈籠乎其中
光明雖藉竹絲遮衛然添一絲卽碍一光聖賢著述
足矣無庸添也辛卯歲十二月偕石埭畢子心坡與
證學編 下三
九龍大會多士雲集連會三日夜時天氣寒肅遂感
病而歸次年正月十四日作書以別同志盥沐更衣
以待門人謂時立曰今日午未二時不利先生盍少
留時立言之先生笑曰我命在我欲留卽留耳因與
曾子有疾一章反復講論逾時命取水以飲曰吾數
日不穀食矣祇飲水所以潔吾神也飲畢奄然而逝
左右舉哀復張目止之乃瞑先生狀貌朴茂爲人質
誠謙恭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尤樂施予明人之急
始聞言大饑族不能自活者數十人先生謀之內

人王悉出簪餌不足賣畜彘佐之易粟二十餘石王
親負舂治米先生率諸子沿門給散人大者一升小
者半升日以爲常至秋成族賴以活及萬曆戊子巳
丑二歲又饑先生命諸子以此法救之邑嘗大旱官
民禱雨不應先生亦聚衆立壇以禱亦不應先生自
責曰天豈不愛民哉吾民多過致是耳卽毀形跪足
作悔過表千餘言焚之須臾大雨遠近沾足其精誠
如此郡有官民稅大爲民累郡守劉初泉公議丈量
爲一折以便民或齟齬之公欲罷先生聞之喟然曰
證學編 下三
焉有君子思利民而中止者乎上書力贊其決公改
容謝先生竟行之而民德焉若先生者可謂中行獨
復強立不返者矣享壽九十銘曰生斯世遊黃虞卒
斯世返大虛遇至人授心樞藉末年成眞儒秘高原
太史書
近溪先生講堂記
此吾師近溪羅先生講學之堂也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夫徙義改過以脩其德亦學者所共期也
而竟苦於不能徙不能改者非其力之不足乃其學

之不明學不明故義不能徒過不能改而德奚由修
講學者所以明此學也明此學所以明吾之明德也
明明德必親民必止至善大學之道也此孔子之所
以羣三千七十之徒於洙泗杏壇之間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孔子沒唯曾子子思孟子先後推明而羽翼
之其他若子貢子夏之徒不能盡明其旨依稀卜度
而已魯論所記往往存其微言而諸子之意見亦間
附會其中以故聖學淆紊難尋其端載經秦火又附
會於漢儒流唐極宋雖云理學盛行然求其心體洞
然無疑直與天地合德聖神同歸則吾未之敢知也
惟我國朝撥亂反正當一元文明之會白沙陳先生
靜悟自然致虛立本而學者多疑其爲禪蓋訓詁詞
章之習千餘年深且錮矣雖語之不能盡信卽信亦
不能無疑無足怪也陽明王先生繼之而良知之教
風動四方然禪之疑亦十而七八其間豪傑之士直
信直從確乎不拔者亦復數人盛矣盛矣自是而後
天下學者始知孔子之學不若訓詁詞章之所云云
而稍知求之本心吾師近溪先生生平白沙陽明二

先生之後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虛心遜志好問好學
信古而不敢自信是人而不敢自是德無常師善無
常主辛苦拮据老而不倦覺吾心體本自廣大而精
微本自高明而中庸而吾之明德一明欲不親民不
可得也欲不止至善亦不可得也見古今學術本無
異同皆明德之流行而惟當歸宗於孔子孔子之學
至易至簡人人可爲物物具足無欠無餘而惜其不
能自知也故先生之學之教不立宗旨不執一方導
迷化執而已矣而不敢少有加也先生自壯歲知學
以至於今春秋七十有三矣未嘗一日而離友守寧
國守東昌參藩滇南化於時雨者幾千人謝綬綬歸
盱江而弟子之速肖者甚盛蓋先生之學脉既真而
學者際大明全盛之時本無陷溺之患又當二先生
鼓動之後其執迷之障輕嗟夫豈非萬世一時哉起
自歲丙子得交文塘黎子於白門起之不敢自棄而
幸信此學者黎子力也黎子爲先生高弟而起因得
以及先生之門而受業焉今歲以使還便道入盱江
就正此學益渙然無復可疑者見諸友於先生閭闔

如也而聚樂無常所或於宮觀或於祠宇雖屋從姑而出郭稍遠於四方來學者不便因謀諸黎子暨諸同志卽鳳凰山之麓而構茲堂爲先生講所浚池黃子任其事捐其山之材直六十金凡棟柱楹桶取足於是其他費則皆同門稱力爲之其地則先生舊所買於民間者枕山面池環雉若帶納薰迎流風氣聞爽不寂不閑宜眺宜俯造物其有待歟堂成先生偕諸友相與落之坐中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如此堂矣方欲爲此堂也吾儕相與議地合衆議而後其地定

證學編

卷一

學

又相與議費合衆力而後其費具又相與議式合衆智而後其式當至於木也石也瓦甍也填也塗也又合衆工而後其事完而當其事者蚤夜勞其心而勤其身弗若是則堂安得成夫此其小小者耳若吾先生之學直從千載之後而興數仞之宮牆而復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今日吾儕徒知先生之學之大而不知先生之心之苦也蓋昔者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好古敏求不知老之將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先生之學亦若是辛勤

刻厲僅而有之其艱難甚矣而吾儕一蒙指授遂安然居之夫子孫享見成之富貴而安可不知祖父之勤勞哉於是相與言曰書不云乎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夫堂構則吾儕責也棄基則吾儕過也其機亦存乎肯不肯而已先生笑曰此堂若所自有豈待吾而後有哉汝知吾之勤勞而不知吾之暢快也吾不憂汝之不肯堂構而憂汝之不肯享用也是日諸友皆豁然有省而以書來京師日子當記之遂記

證學編

卷一

學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蓋吾師之學隨其宦轍所至莫不行焉而尤盛行於金陵吾師未嘗宦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督學南畿卽清涼梵剎爲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於多士雖不以師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

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普其後二十年當
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而尤不厭不
倦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欲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
狎長江之巨浪偕二三之良友憇白門而盤桓於時
則今政府趙澱老爲大司成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
虛閣數日旣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朝夕商訂刮洗
舊金之在鎔色未足則火力不佐如玉之在雕
理未磨工不欺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
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爲

證學編

卷三

三

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
會則姑蘇曹汝爲丈慨然興嘆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三十年學脉蔚爲儒學之
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翅豆吾師使問學者罔所
舉止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
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庵董公公曰吾師德在人心
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興亦不可沮已而驟買一
居爲祠在闔閭中不稱瞻仰又數月學者日衆宇湫
隘不能容則友人陸欽甫氏爲得可祠之屋於旗手

證學編

卷三

三

御後所卜之曰吉輿情胥悅買其宅一百四十八楹
有奇會曹丈再至遂留傍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
門於異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爲二門入而西
折有耳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爲寢堂主所奠也寢
堂後及左右皆有室堂之右有軒其左尚虛則爲屋
四楹以居來學者諸所修建黝堊丹漆塗墍垣墉共
費百餘緡皆出同人之助不動於公府而神靈有寢
會講有堂棲息有廬庖廡有所諸所經畫咸出曹丈
心計於是至者瞻願徘徊嘆息曰此歸然祠也豈其
留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慨惟吾師之學其率履平
常而敬畏天命者中庸之脉也其身任世道而痛癢
相關者大學之矩也而究其歸宿則惟於我
高皇而憲章焉孝順父母之六言自學未嘗離諸身
而誨人未嘗離諸口金陵固

高皇定鼎地我

明諸大儒先前後宦游於此以誕登道岸者不可勝
數矧吾師一生精神獨至故其生也於是乎卒其友
其歿也於是乎莫其靈師祠之興誠有非偶然者夫

祠以人興人以學聚學以大學之矩而大以中庸之脉而久以不悖

高皇之極而保則吾黨之游息講習於斯也可不慎歟此我師門諸大長者之同情非予不敏所能杜讓者因推言之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

造受說 有小序

有造福者有受福者造而不受如日之升造與受等如日之中受而不造如日之沒余翁造福弘矣余爲此說贈其孫永寧併以論世之能受而不能

證學編

入

造者

楊子曰以余觀人之貧富饒乏卽毫釐圭撮皆出前定哉雖極拙耗不能損分內雖極貪狡不能益分外知其不可損不可益而營營之心擗取競奪之計可以寢矣乃有智者知其不可益也而受之以損約已裕人捐貲市義以爲損也卒不至損其不可損而隨以基益然則報施反覆固在所自處哉余所聞有欽西文義余翁者與長子訓起寔人而豐饒其里之東谿水漲溢爲涉者病里人議募橋以濟匠計四千緡

衆請余翁翁心許焉召子商之曰我故約幸積七千緡以其四濟涉如何子承翁意慨然對曰苟利於人卽傾囊不惜矧餘其三哉翁喜諾請者是歲子出一懸遷卽得四千緡厥後橋成雖費過當卒未嘗動母錢也翁自是好義益堅歲止存其母九獲息悉待義舉不言居積矣余又聞某氏者寔時夢爲公吏所逮曰汝連稅二百七十斗驚而覺喜曰豈我後當有此糧數哉已而果富大市田宅至糧二百五十餘斗乃止憶夢中數不敢盈也忽有諸某獻產者其處膏腴其素垂涎不能得大喜酬價夜計之恰符所夢數而某踰數日斃矣嗟夫余翁七千緡某氏糧二百七十斗豈非前定哉使某而效余翁之義雖極不貲所應得糧數自在也使余翁而仍某氏之怪卽無造橋之費豈遽贏四千緡哉觀此達人可以知所處矣然吾聞余翁非獨造橋一事也平生構義屋置義田具什器衣絮以給族之窮者而代營其婚嫁且立義塾以教之于俾疾鰥寡者振之如族人棺槨殍者度地二

證學編

入

不受濟翁與樗蒲賭墅伴輸數百文予之度費且盡
又與決賭而又輸以予之翁之委曲濟人皆此類也
所稱隱德非耶翁後以遐齡終子孫未有顯者翁之
玄孫求寧常吉氏受學於予得聞大學之旨以明明
德於天下爲已任孟孫云有德者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其在斯與余惟人生有志造福者百不得一有
志向學者百千萬億中不得一以志學者報造福者
何啻寵之以華廬也常占勉旃任重道遠爲往聖繼
絕學以顯厥祖所謂事脩厥德孝思維則是在常吉
證學編

哉文義翁實啟之矣復說偈曰

誰造福者 誰受福者 能知其誰 絕學無爲
福本無福 造本無造 以是造福 是曰大造
大造無心 常與善人 人性皆善 豈翁獨存
事亾如存 在於錫類 孫子諦思 大孝不匱

諭試掾文

予署南吏部篆而有事於試掾謂考功吳君曰何其
慎也吳君曰此朝廷用人一途也其高等將爲州縣
佐次亦不失簿尉最下乃委吏抱關耳予嘆曰慎矣

既退而思之古人有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物於人必有濟此屬登途而生將不啻一命之受矣
然以吾耳目所睹記求其有濟於人者何寥寥也當
其蠅營於末利雖一身不自愛何暇及物此豈其性
與人殊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母乃其平日
所習者皆刑名法律之言而未聞爲人之說也予何
愛於齒頰不爲此屬言之凡君子所以愛物者何也
所以愛吾身也吾人一身原與物不相離者也如行
則不離乎地坐則不離乎椅食則不離乎飯飲則不
證學編
離乎水卧則不離乎席如魚之於水如鳥之於林依
之則得生離之則失所也是故在家則不離乎父母
兄弟妻子吾必愛父母愛兄弟妻子然後爲愛吾身
在鄉則不離乎宗黨親友吾必愛宗黨親友然後爲
愛吾身又况於受君之命而居民上其有事而求直
於我有苦而求脫於我有情而求白於我有屈而求
伸於我其目之所盼望耳之所傾聽心之所懇祈無
異赤子之於父母其形狀之可憐籲訴之可哀感動
乎吾中者亦何異父母之見其子也則吾此身之不

能離物者於此觀之益真且切矣而吾不以愛物之心行於其間不彼之卹而惟利是視於是乎求直者反曲求脫者反縛求白者反黑求伸者反屈皆其所必至矣然此豈獨不愛物哉乃其所以不愛身者也何者愛者害之對也親者寃之反也既不愛之卽是害之既不親之卽是寃之其始之戴目以盼望我者今轉而疾視矣其始之側耳以傾聽我者今轉而詛矣其始之委心以懇祈我者今轉而怨憾矣吾一身耳而當其疾視詛怨憾之衆其何以戡是尚爲

論學編

下

卷

愛其身乎又且吾目見其可憐之狀而絕無憐之心則吾此目是生育也吾耳聞其可哀之聲而絕無可哀之之意則吾此耳是生聾也目既生盲耳又生聾是又得爲愛其身乎由此百姓流其怨謗上官廉其不肖形責加焉而覆命黜罰及焉而無歸非不幸也由吾久棄此身而無愛護之念其報必至於此也譬之魚棄水而上岸雖尚跳躍而其勢必枯鳥棄林而投羅雖尚翩翩而其勢必絕夫人之爲智靈於萬物豈不魚鳥若哉其設心以爲吾半生刻苦而得一

官者不早爲身家子孫計者愚又吾此官安能遠到苟可以盈吾橐朝夕以之今不亟圖阿堵物而希慕虛名者又愚嗚呼此屬知此之爲愚而不知已爲愚之大也彼安知夫子孫之成立與否在賢不肖而不在于藏蓄之多寡田產之腴瘠古人云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定理也古人又有言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吾誠思吾半生刻苦而得一官也何不藉之爲積德之地乎又誠思吾此官未必遠到也何不乘之立長久之計乎蓋天下有行之不待久遠而可以定計於百千年者陰德是也畎畝之夫單門之士無一命之藉其德不出於隣里宗族然能行之不懈其子孫必有富貴之報矧若乘命爵之貴以行其利濟之德者乎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夫臯陶之所以邁種德者惟其念念在種德而不舍也今有人若臯陶念念種德而不舍未有不獲報於天以昌厥後者也夫人之用智出此乃爲智之大者矣願舍大智而出於大

論學編

下

卷

愚者滔滔皆是則因其迷而困覺如睡酣之人莫有喚醒之者耳不然縱無愛物之心亦當有愛身之心而何其顛倒若此哉夫不愛物者不愛身者也知愛身則自然愛物矣不愛身者不愛子孫者也知愛子孫則知愛身矣吾言若此至易至簡可知可行所謂爲人之說也能由吾言則身受賢人之名而子孫受陰德之報矣不能由吾言則身受不肖之名而子孫受多財之累矣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智人擇之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論學編

卷三

七

臣死主之辱辱且死之矧於亡乎宋亡矣文信國之死宜也且死於未亡之前者趙鼎發李芾諸人是也死於既亡之後者羅開禮謝枋得諸人是也等死耳而信國之名獨盛於寰宇何也蓋公之忠不在於一死而在於匡扶社稷之志百折而不同而公之名則以其志折氣鬱愈鬱積則愈磅礴而五行之精感焉人稟五行而精藏其心故聞公之名如父母而莫知其所由然矣當是時淮南江東閩廣尚爲宋地其勢可以復興公以勤王入畫分境爲四鎮以廣西益湖

南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閩隆興以福建益江東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閩揚州貴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京揚州取兩淮使我地大力衆彼備多方分此轉弱爲強之策也朝議迂之出之平江迨元兵逼臨安始召入是時張世傑兵留臨安者尚五萬四方勤王兵尚三四十萬公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敵深入無固志鼓衆血戰必退退則淮師倚之閩廣角之國可爲也此又因敗爲功之策也而沮於宜中既而中遁而帝面縛矣及脫伯顏軍入真州與

論學編

卷三

七

守將苗再成計策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於是指揮東諸將以通秦攻潯頭以高郵寶應淮安攻楊子橋以揚州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瓜步既舉此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計矣公慨然定約亡何李庭芝入聞者之言疑公爲元賊再成殺公不忍殺而出之城外矣由是關百險求二王立景炎開府南劍義兵景附入衛不果而敗於空阬於是帝昺立矣上疏自劾且求入衛而張世傑忌之徙游詞相拒天下事

至是遂不可爲此長恨歌所以志也凡公之所以謀國者皆生歿存亡之至計而竟不得一效豈非天哉
亡宋者天也而存宋者公也天之所廢公顧支之天之權雖不爲公移而公之誠亦不爲天制天豈不動哉數之所囿天固有所不能也公不顧夫數而惟理之盡其視君臣之義直超於天地形器之外不待國而存不隨國而亡不恃身而生不隨身而歿夫數不勝理久矣理者人之性也公之所以後天地凋三光而巍然獨以其名立者此也是天之所不能者公固

論學編

卷三

七

能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以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公其聖之忠者歟吾邑賴侯結髮好讀公傳而病其紀載之未詳及覽他書率多異辭乃旁羅而薈粹之間以註釋論贊上下二卷名曰忠義傳侯曰一鯉傳忠義也歲一易稿前後十載十易稿始克成之然猶以不博自病也侯作傳時尚爲博士弟子及貳敝邑則五坡祠當邑之東百里而遙侯以事過祠下拜謁訪遺老磨碑愒徵故志增前所未備以付剞劂公訖志吾惠精爽

存焉侯夙慕公而筮仕至此殆不偶然侯爲政恤備惠愛用治行擢宰陽山因徐生時可以請序於予予惠人也讀傳至惠循之間蓋不覺廢書而歎嗟夫趙佗以龍川王南越惠亦用武之國也而不足爲公之一成一旅何哉予生也後不及仗劍從公也

論學編

卷三

七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全章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養心者而發蓋惟識心然後能養心不識心而養心則養之者正所以害之也孟子深哀之故發此論其中幾希二字是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來得其養失其養二句是從善養浩然之氣章來其文雖異其義實互相發此章以山木喻人心人本無心因物而有心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心此章括以好惡二字蓋七情不出於好惡也自其好惡之惻然萌動者謂之仁自其好惡之截然合

證學編

本三

本三

宜者謂之義仁義自然不由造作謂之良人心本良猶山木之本美這個良處純是天機更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世間人百般斷喪此心不止爲利爲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真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本良者失其良本美者失其美矣及至日夜之所息無所作爲而良心復露似那山木萌蘖復生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人情便是天理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豈容人作僞乎吾人之心必合於人之好惡始真如桃木必生出桃葉始爲桃之萌蘖李木必生出

李葉始爲李之萌蘖也幾希者微少之名正所謂道心惟微又所謂德輿如毛也此是良心最輕妙處越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與人與他喚醒不是輕忽了這幾字便是反疑這幾希輕忽者照前縛於情欲疑者隨後加以意識是以將此幾希之良桎梏使不得活動以至於亡其好惡遂與人遠矣既與人相遠謂非禽獸而何而豈人性固然哉大抵皆不得其養故也非獨舍之而不求者不得其養雖有欲養之心者不知所以養亦同歸於不得也故得其養則無物不

證學編

本三

本三

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也況人心乎然人多不得其養者何也由於不識心也心者神明不測者也觀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庶乎識心之不測矣卽此不測之體何但世上一切名利重濁之物不可溷汚卽世上一切玄妙意識亦何得點着一毫哉識此不測之體者是謂識心依此不測之體者是謂得養伐乎此者謂之斧斤梏乎此者謂之牛羊學者觀此可以知養心得失之故矣嘗觀人之異於禽獸一章取宗於大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蓋由仁義行則得其養行仁義則失其養也養氣一章取戒於告子之外義求人之助長蓋集義則得其養外義助長則失其養也學者合而觀之庶乎得養心之道矣大抵人心本良便從良處養幾希本與人相近便從相近處養即無不得者良易直也吾人應感之間不着思量率性而出何等易直即此便推之四海而皆準施之後世無朝夕又何近也近者必良良者必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王道本乎人情而遠人以爲道者害矣

論學編

卷五

孟子

或問放其良心猶斧斤之於木先生云不止爲利爲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何也曰伐心之道多端非一言所能盡有庸衆人之斧斤有士君子之斧斤庸衆人之斧斤則名利是已士君子之斧斤則意見知識是已名利之斧斤粗而易見意見知識之斧斤細而難知名之斧斤比利已細比意見知識尚其粗者也粗而易見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爲月旦之所非足以害已而不至害人惟其細而難知者如楊墨之義告子之外義其斧斤雖細而其害則大矣故墨

氏之兼愛至於無父楊氏之爲我至於無君告子之外義至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此等斧斤雖猶林木之木且盡爲所伐而無遺種孟子所以深慮而力防之也觀其以楊墨爲禽獸則此章違禽獸不遠正指楊墨輩而言楊墨之伐心正在意見知識而不在名利而利名兩斧正學者所當屏棄者即此屏棄亦當屏棄何也人心之良最爲輕妙一着便是伐故粗斧斤方離細斧斤又入我輩自當明眼慎之慎之問者釋然

論學編

卷五

孟子

道院會記

歲在丁酉八月十有八日敬菴許公祖與予會同志於神樂道院時在位者十有餘人衣冠之士百有餘人布衣之士數十人童蒙之士亦且十人羽士下逮輿臺俱各圍繞聽說諸有問者隨各酬答已最後有舉人心道心問者敬菴公祖慨世俗昏迷名利之場罔識身心之實情同亞聖指雞犬以興衰意如陸丈援義利以發論乃言曰嗚呼今日之會何爲也哉爲諸

公應舉而來行且顧列賢書有國家生民之責故爲此一日之會以定百年之志夫生民之理亂繫人才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志念之邪正世俗之人紛紛擾擾無非爲聲色貨利爭榮競顯以供其所欲以遺其子孫然以予目中所見如此而喪名檢敗其身而累其後人者不可勝數矣諸公寧不見乎是皆始於辦之不早也願諸公從今日猛然立志毋與俗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口誦聖人之言反觀身之所行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發於形氣之私

證學編

八三

道心是原於性命之正便當反而求之吾之此舉是從形氣發念乎卽人心也而烏可聽其發以入於危是從性命發念乎卽道心也又烏可不擴充之以使之著如此之類事事反觀乃爲身心之實學不然只管辨析名義如何爲人心如何爲道心雖說得玄妙清新可聽可喜於其人竟何分毫受用哉願諸公從此立志一時之顯晦不可期終身之趨向不可不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公說此時忠誠之心達於面辭氣充裕精采煥發同志之士無不踈聽予不佞

對之餘嘆服自深恨是時不遂札而記也夜歸筆燈欲書上不得一然大指如此矣嘗讀白鹿洞書院志有陸象山先生講君子喻義章云人之所喻由其所以習所習由其所志時聽之有泣下者朱晦菴先生稱爲初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今上下幾五百年矣乃復見我敬菴公祖發之此豈偶然先是予不佞因鄉試命題孟子苟得其養四句有感而著此章全說內云世人百般斷喪此心不止爲利爲名亦有著於意見知識者蓋爲利爲名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

證學編

八三

本末

爲月旦之所非其害猶細惟著於意見知識者如楊墨之仁義遂至無父無君而禽獸矣則不佞所以待名利之徒者薄矣而語氣若寬之者故我公祖特爲提醒更加剴切其憂深其思密其用心也仁其引我以所不及也微實我諸同志之幸也又予不佞之大幸也不可以不記也故書

後附會講述評

德清許孚遠述

歸善楊起元評

神樂觀會講贅述

萬曆丁酉秋八月十八日余與楊復所少宗伯大會諸同志於神樂觀之會食堂宗伯公出牛山之木譚義一篇見示大要在識心而後能養心余誦之起謝有友因究操存舍亡之說宗伯云某於此尚不能無疑以爲人心有存亡出入乎則反之似不合體以爲無操舍存亡乎則聖訓何故云然視石林掌科云某意操則存四句總是形容心之神明而不測所謂學須識心者是也余曰往見王龍

諸學編

卷三

三

溪先生論操心如操舟相似左右順逆旋轉如意方名操舟可謂善喻元來操非硬定把執然須舵柄常在於手舟不可以無舵心不可以無主畢竟是操之而存舍之而已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數語最盡程子亦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此聖學真正血脉也吾儕學者多患此心茫蕩未知收拾須言操存若已知操存則勿正勿忘勿助又在自家消息處心在此養心在此宗伯稱善一友問陳白沙先生有云人心卽是人欲道

心卽是天理王文成先生云此語雖未瑩而意却是好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其究如何一友應之曰人無二心人心之安處便是道心道心之危處便是人心余曰此語似矣而未精也人有形氣便含虛靈而爲心其動於形氣而危者是人其反於虛靈而微者是道危微之際天人分焉若謂道心有危處道心無危也聖賢之學要在人心上復其所爲道心而已危微之幾毫髮不爽斯謂精常復於微而不淪於危斯謂一存天理而遏人欲卽本虞

諸學編

卷三

三

廷危微精一之旨而來何同異分疏耶語問宗伯四子從其塾師甯生與甯生之子至會宗伯命諸子揖卽命前立歌鹿鳴之詩長者唱少者和天真融融不知其爲貴介公子也又不知諸子之中有寒生也座中諸友亦歌詩和之於是宗伯命飮飯已復坐有友起而問曰某志學有日矣而未得真種子請問余曰適間所謂道心與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者非真種子耶無良心則非人誰無真種子子在所患於旦旦之伐且晝之咎亡耳或蔽於聲

色或沒於貨利或馳逐於功名種種不同喪心則一然而真種子未嘗不存且看日夜之所息一語塵緣息處卽是良心生機保養擴充存乎其人而已此友又問某於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自謂一打得過但有情欲未斷奈何余曰此亦學者通病孟子充類之說最好人於情欲固未易斷絕若充得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潔潔淨淨豈容情欲得肆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只是不愧於屋漏方得各各反思非言說所及也宗伯韙之

證學編

卷三

李九

諸友復賡歌默坐余申之曰今日宗伯與不肖洎諸公大會諸友於此爲何諸友爲大比而來者要取科名却又來聽講學何故先儒不云乎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_{此下誤說}以累其心其實富貴無常有利亦有害且看世間拖金曳紫高爵厚祿之人一念不謹而喪身敗名貽笑天下者不可勝數也舜與跖之分只在利善之間惠迪則吉從逆則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天道人事應若形響吾儕可不慎乎功名雖非富

貴之比然但有喜功立名之心便爲造物所忌便有禍機所伏此學者立志必以道德爲歸非仁無居非義無由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意以此刑家以此善俗以此致君澤民法天下而傳後世

朝廷得此爲真正人才士大夫得此爲真正朋友吾儕所以相求相勉者實唯在是若此志不定而徒談玄說微名爲講學吾不知之矣如宗伯講義要人識心非但欲拔於利欲之途直欲脫於意見

證學編

卷三

七

之障令人當下卽識本體其意至深諸友未易以口耳承接且看宗伯公倡爲此會何等真切何等廣大諸郎來會使執童子之禮甯生寒儒子也與諸公子齒列而無少崖異絕無彼此人我形迹教行於家庭朋友之間此是真能識心養心徵驗諸友能得之言意之表乎衆咸起而謝曰唯唯是日欣欣一堂有論無辨精神悚惕意氣融和誠百年嘉會也夜歸宗伯公卽紀其大旨以示同志其未詳者余復爲贅述如此云

證學編三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

孝經序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也萬善未易全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

證學編

四

躋渾噩調雨暘而集靈既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蓋言孝也孝順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周之衰也下陵上替害禮傷尊僭上犯分罪不容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亾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亾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

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詔萬世以常春秋者防萬世於變也常者固聖人之行而變者乃聖人之志何也志復常也夫惟失常然後變有變然後復本自無失何復之有要之變者一時之偶失而常者萬世之不易者也是故君子身任德教之責貴以萬世之不易者先焉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孝經生道也其德爲陽春秋刑書也其德爲陰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洪惟我

證學編

下

二

高皇之德其至孝矣乎

皇陵有碑

思親有歌

教民揭六言之榜

續諸著明孝之篇所以開一代孝治之隆也二百年餘造士興賢必科六藝而孝經不與焉蓋尊之至也何者士所窮經率沿襲世儒之說而飾以藻績文繁而實寡而經反以晦惟是經也不列於學官不離於章句如玉就山如珠藏淵其質完也此非我

焉祖所以致尊之意歟天下學者惟在熟誦心惟踐諸躬而成德推諸人而成教則是經常行於天下天下多仁人孝子而刑厝之休致之不難矣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殖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寧蠻夷卽敘惟

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雖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是至德無賢愚要道無貴賤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士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

卷學編

八四

五

自古及今孝感之事史不勝書武林虞淳熙氏獨採其持經者爲集靈已至數百事矣孰謂是經文句不多而可忽哉竺乾之典玄元之篇世咸知尊重之者以其靈於感應也不知孝之爲德一切天地山川鬼神萬靈莫不率由故是經所在必皆擁護誦之出口必皆欣悅持之在身必皆瞻仰何則生生之大本在是也噫使世人咸知生生之大本自知是經感應尤甚於竺典玄篇而其尊重之情亦豈有異哉予是以取集靈諸節之附者是經之後至於孔曾言孝見之

他書及他聖哲之訓足以與是經相發明者採之編引證若吾羅子所說孝道直究根原本之不學不慮則包裹六極兼總萬法深乎深乎未可以尋常測矣蓋是經所謂孝者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引而不發以待後世之知德者其在羅子乎是故羅子之說孝經之宗旨也附著引證之後聯綴成編自便持誦云爾及讀經文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羅子亦曰天下皆孝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予爲之惕然予其敢不敬天下之爲人父者而自陷於不孝乎則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爲然不敢不出以示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南城聶鉉氏暨新安吳際可氏光先氏黃與氏聞予之有是編也請而梓之故爲序

誦孝經觀

每日清晨盥櫛盛服上香北向禮拜畢面北默坐閉目觀想從自身見今年歲逆觀想回孩提愛慕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

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即便將身觀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在

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然後開目舉手稱讚

曰

曾子行孝

孔聖說經 經於何在 在吾此身 首圓足方

耳聰目明 人人具足 物物完成 離身無孝

離孝無身 立身行道 身立道行 光於四海

通於神明 至德要道 地義天經 我今持誦

論學編 八四

不得循聲 願明實義 廣育羣英 上尊

生德 下庇斯民 庶幾夙夜 無忝所生

孝經宗旨

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
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為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
不仁則不成其為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
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置而其養曾替也
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
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置哉孝

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
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畧之又或得其詞
而忽其理遂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

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
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切意欲明孝
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徇像執迹之見求之
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
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識仁編序

論學編 八四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全付於人故真愛凝焉人之初生也一無所知而愛
由身始膚髮之間少有不遂則啞然而啼是真愛之
所形也由是而漸知此身之所根連者而愛親愛兄
漸知此身之所覆冒者而愛君愛長漸知此身之所
貽衍成就者而愛妻子愛師友由是而凡所附麗此
身感觸此身者無所不用愛焉愛若此其周也皆所
以自愛其身也始於愛身終於愛盡萬物此人之生
德所以為全而與天地一故命之曰人而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也此見愛之爲至重而身之爲至貴矣均此人也則均此身也均此身也則均此愛也然而有善有不善焉善愛身者非獨愛其身爲一己之身已也又將俾其身爲天下之身爲萬世之身焉其不善愛身者隨物着念隨念忘身愚者忘於利智者忘於名所忘雖異其不能有其身一也等身耳或能爲天下萬世之身或不能有其身善否若此曷故焉則學與不學異也學者何也學以求識夫仁也識夫仁者所以識夫人也夫負首方趾戴皇天而履后土目視

證學編

八

七

耳聽而心辯智皆人也孰不識之而實不足以言識人以其未達乎生德也蓋生德之在人猶根本之在樹木也樹木之根本稟之自天而養之自人夫人之生德凝之自性而達之自學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達生德之謂也生德不達雖爲人與焦芽敗種奚異矣焦芽敗種惡能華實生德不顯惡能用愛甚哉用愛之難也昔子貢以博施濟衆爲足以言仁矣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堯

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故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教人以善者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乃謂之仁也夫博施濟衆與分人以財教人以善其用愛非不切也而孔子以爲不如立人達人孟子以爲不如爲天下得人則愛之道不亦難言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記曰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此之謂也是故學者所以學能愛以成其身也而魯論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見識仁之

證學編

八

八

爲至要而學之爲至急矣此學也孔子之學也蓋洙泗之言仁備矣至宋程子獨會其旨而云學者須先識仁實大宗傳也而繼之者誰歟吾師近溪羅子結髮希聖以至艾耄不倦足跡幾遍天下惟以參學爲事初由制欲體仁一辯恍然有悟其後參尋既久體驗深而踐履篤乃極力主張生德以盡仁蓋嘗曰乾大生坤廣生而人獨可以自了爲仁哉必也大人乎合天下國家以成其身其視此心少有所抵滯卽以爲不仁少有所空缺卽以爲不仁少有所分別卽以

爲不仁少有所繫戀卽以爲不仁或有病其博大者應之曰某病不博大耳若博大非某病也測吾師之學似將於土無所不安也於天無所不樂也似將於人無所不能愛也於身無所不能有也又欲將有以立達人也有以得人也直繼夫識仁之宗傳者矣赤子者人之本也赤子夫何知哉知且無矣夫何言哉故夫羅子未嘗有言也而學者恒求之言若不敏者其門士之最下者也旣摘其言孝者爲孝經宗旨矣茲又類其言之近仁者爲識仁編予之識陋矣予之識陋矣雖然天下之生也繩繩乎相續而不已也人道其有息乎人道其無所息也奚忍其生德之昧而爲焦芽敗種耶其必有以俾之自昭明德保合太和而後吾心之仁始盡且後乎吾生者必有求識乎仁者也苟有求識乎仁者則是編也又或其萬一之助也向之梓孝經宗旨者同門士宿遷尹聶君鉉也今復請此編而梓之庶幾學道愛人之遺意歟遂序而與之

仁孝訓序

識學編

本四

九

起元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爲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爲人者爲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卽可以爲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能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孝者也得於孝者天資之近可能得於仁者非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爲孝子爲仁人而無忝所生矣起不敏自壯歲讀中秘書時會近溪羅先生入都因得請爲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生旣歿而遺言在起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燦乎若日月之明也起謹集之爲孝經宗旨

識學編

本四

十

爲識仁編梓之燕邸又數年家居讀先生之言益熟而自覺夫向之所集者尚未善也乃手自抄錄補其遺漏芟其重複所存者蓋萬餘言分爲兩卷上卷曰孝訓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公聲氣之同會切

新命貳南秩宗出以商於祠部王君膳部楊君儀部駱君章咸曰孝者仁之本也仁與方感德氣也其常爲春是書也梓於春淵之署以安之改容謝曰然哉遂命削副氏

讀書編

卷四

近溪子集序

起生嶺東幼奉庭訓卽慕白沙先生之學年三十訪道金陵邂逅文塘黎子一語豁然徵其所自則師近溪羅先生次年起第翰林而先生以齋捧入京乃脩贊門下時屢常滿戶外起惟注耳目於先生而不敢有所問焉竊自謂向所得於黎子者至矣先生歸于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訪起于羅浮携集數卷以示展卷竟讀乃忽覺超然脫繫翩然出樊走於莽蒼廣莫之墟而搏飛於九萬里之上然後嘆曰道其至矣

乎而爲之頌曰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紙毫費力尚隔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益知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罔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亦隨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也學其大者爲大人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地必無所悖考諸三王必無所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

讀書編

卷四

十二

以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見赤子之心者爲能一以貫之若日觀白黑而耳接聲音舌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憫也蓋不得不憫也吾師乎吾師乎竭辱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手識所說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証之

於亦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粹者也
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兮三主而俟後聖學大人之
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璽耿楚翁爲之標識而建
昌郡守李公捐俸鉅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
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學心一
也而有大人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內必
有大人焉具其大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旦
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證學編

卷四

七

近溪羅先生天性孝友自少銳志希聖弱冠以後至
於強仕中間二十年皆其從師求友參學問道之日
而猶不自以爲足也四十以後歟歷仕途隨其輟跡
所至皆學也隨其善言善行所接皆師也耆年致政
弟子來學者衆先生隨所啓問而指示之其大教不
出於性善孝弟之旨顧聽之者目加明耳加聰欣旅
皆有生意夫性善孝弟具在四書而先儒之傳註近
時之講義發揮詳矣學者誦而習之竟無所得而乃
得之先生以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賦性極純雖嘗師事先生而踪跡疎闊覽先生會語
初不甚解因丙戌奉使還取道時上登先生之堂見
其家子姓雍雍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先生之弟子未
嘗離于側閭閭如也既而會其同門之士進退揖讓
藹藹如也序坐之友動輒百餘其間有六七老人焉
聽而不辯有十數童子焉聽而不問彬彬如也少焉
酒行少者酌長者少焉歌發長者和少者秩秩如也
洋洋如也某乃默而悟曰三代禮樂其在茲乎孔子
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先生仁者禮樂其有本乎
證學編 卷四 七
自此以後再讀先生會語輒若迎刃解矣自此以後
無月不誦之一過塞誦之則通念誦之則平鄙吝誦
之則融傲狠誦之則恭誦其言想其事行則其氣象
思其容聲真欲步步而趨趨而不知絕塵之難及也
因取四書次其篇章梓之以共諸同志或曰此豈先
生意乎其曰否雖然先生亦嘗言之矣曰子願吾
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果見
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間涵泳周
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

愛己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己自將勃然而不容已
然則以四書次會語庸詎非先生意哉乃若徹底掀
翻實俟能者

又擬作答問集序

或問子曰子師子羅子也子羅子亦何言歟子曰羅
子何言哉微獨羅子而已雖古聖人亦何言哉或曰
古聖人無言也今之四子獨非歟曰四子非言也古
之有也四子者因而述之而已且夫聖人未嘗有知
也安得而有言子不云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證學編

太南

卷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由此觀之
古聖何言哉或曰聖人豈誠無知乎子嘗告我曰同
乎愚夫愚婦者爲聖人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而謂聖人無知也是與愚夫愚婦異也曰子未聞子
張子之言乎子張子曰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
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再是無
知之體聖人與天下同之者也而子以爲異耶或曰
子之說則辨矣子惜於是也而子獨能言之謂子非
有知可乎曰予安足以言知予亦述羅子之言而已

證學編

太南

卷

然則羅子又惡乎知之曰羅子之求知也博矣非學
一先生之言已也羅子之學始而求之孝弟遇一先
生問之曰孝弟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然
而子之心未定靜也羅子瞿然退而學定靜又遇一
先生問之曰定靜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
然而子之心強制也非自然之靈明也羅子瞿然退
而任靈明又遇一先生問之曰靈明可以作聖乎先
生曰汝以何者爲靈明羅子曰先生有問而某答者
非耶先生曰此豈汝所有哉羅子曰此某所有也先
生曰汝不可教也遂去不顧羅子端拱凝目汗流至
踵再拜曰某自知某所得猶糠粃也先生何不哀憫
某乎終去不返羅子於是發憤參學于四方窮髮鳥
言無不歷也草門圭竇無不窺也深山邃谷無不造
也露肘夾踵無不問也緇流衲子無不禮也乞兒馬
醫析楊接招無不聽也已窮矣已極矣無所往矣無
所進矣然後乃知夫肝膽耳目非吾有也歸之於父
母知覺運動非吾有也歸之於天地宮室衣服飲食
非吾有也歸之於爲之者酬酢百爲非吾有也歸之

於物感學非吾有也歸之於古人夫惟歸之於父母也敢不孝乎夫惟歸之於天地也敢不仁乎夫惟歸之於爲之者也敢不公乎夫惟歸之物感也敢不順乎夫惟歸之於古人也敢不信乎而亦無所歸也而亦無所不敢也是故羅子者大孝也大仁也大公也大順也大信也而未始有乎羅子者也未始有羅子也非自不有也蓋有使之不有者矣故不有亦非羅子所有也而況於知乎而況於言乎曰羅子無言也而奚以答問爲哉曰此所以奉天職也雷之於春也

論學編

八

卷

木

六

出之於秋也是天職也孰知其所以然耶子知雷不得不鳴於春出不得不鳴於秋也則知羅子之不得不言矣或乃鼓掌而興曰吾乃今知羅子之果未嘗有言也答問而已矣夫答問而已也羅子何言哉

盱壇直詮序

不佞起遇吾師近溪先生也晚蓋師倡學於海內有年矣起有所聞寔得之文塘黎丈起之晤黎丈如獲拱璧也既而面證於師所謂魚水所謂時雨真沛乎其縱大壑而冷然其御長風矣時卽知有吳郡魯川

曹丈爲同門上首而未之覲嗣於師榮哀錄中見丈之所稱述意其蘊籍之深也萬曆丙申起以貳客臺至留都師門諸友前後來會魯川丈亦假然臨之語數日夕殊悅我心嗣後時相促膝聲言之所傳者爲起道之起益若泛巨溟而遊清都誠有所聞所未聞者焉蓋文塘丈之所得邇易而直截魯川丈之所得宏深而瑩徹雖均之飲河均之出藍而魯川丈之於吾師若有所默授而別傳也者不佞亦何幸向未得之於師者今得之於曹丈也邇起卧疴羅浮有友自吳中來出魯川丈所彙師門直詮一編不佞盥而卒業輒舉手而加額焉蓋丈以時之爲師學者多影響於學樂而黏着夫當下未有以觀其全而闢其奧且有疑信吾師而未知所適從焉者故揭此以爲指南丈之爲意誠溥而爲心亦苦矣起非淺何足以知師敢因丈之所詮者告諸同志庶幾乎有如挹吾師之音容而聆吾師之聲咳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新安余生永寧周生之訓輩私淑吾師一見是編服膺不

亟請付梓不佞爰書數語弁之俾吾師之道如日

之中而爲有目者所共瞻云

石鼓山堂劄記序

萬曆戊戌予扶先太夫人櫬道吳門以歸予同門友
魯川曹丈追而予因請曰予先大人金谿府君之兆
實宅石鼓之山予誅茅而堂於其麓以守視松楸暇
乃讀先師遺文旁及諸家有會於心輒劄而記之日
久且多不忍其浥於風雨遂哀而爲之集從游之士
又爲壽之梓願子一言弁之予惟石之有聲者古以
爲磬而猶以爲難和惟夔能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
爲樂

卷之四

人壽

七

其感召至此後世之石見之文人學士之紀載者有
石鐘石琴石鼓夫鐘其聲則石化而金琴其聲則石
化而絲鼓其聲則石化而革又何難和之病哉學之
不明於後世千餘年矣其難明也何嘗難和如石然
道未嘗不明且行也亦任先覺之責者未得其所以
通天下之志者耳及餘姚良知之說出而途人皆堯
舜又至盱江孝弟慈之說出而赤子皆大人雖欲求
道之不明不行於斯世不可得也此殆亦石之能鐘
不止能鐘而又能琴不止能琴而又能鼓者耶鼓

所以作衆氣也論學至於石之鼓則四方風動又何
難焉魯川丈記此於石鼓之山其殆天啟其衷乎予
執親之喪言不文惟直述其旨如此

文塘子粵遊紀序

學之不明也則明德之不明使之也於是乎昧乎人
道而妄施功力以鑿其天明德者天之道也而明明
德者人之道也古人之學盡人之道而已豈能於天
道致纖毫之力哉譬之寐者呼而寤之人也寤而自
動自作天也呼者爲教寤者爲學一呼一寤而人道

卷之四

人壽

七

盡矣四子六經大抵皆呼寤之語也而儒者妄認以
爲功如言孝弟本是指人知能之良儒者輒云教人
孝弟夫孝弟苟待教而能則孩提孰教之且太古未
立文字之前又孰教之蓋聖人非能教人孝弟不過
卽人是在孝弟而呼之使人自明其知能之良云耳
故今窮鄉下里日不知書者反真能孝弟而能學問
有希冀而爲之者孝弟之真顧不逮焉彼純任其天
而此天者鑿也嗟夫

明之世宇宙之廣蓋必有明此學者矣予未學則

久寐之人也十年之前幸文塘子一呼寤已旋寐去年文塘子入吾粵再呼復偕入軒

近師翁復大呼雖欲不寤不可得已然後知我師門之教直接孔子之傳而文塘子其入室弟子文塘子在吾粵兩月耳諸友翕然親就問難無虛日夜立寤者輒五六人一何善呼也文塘子嘗語予曰言者不離于宗則聽者直達天德稍不潔淨益起疑情予每會聽文塘子之論當紛然之辯徐而攝之便歸于一言言從天而下予以冗沓又苦乏記性徒惜寶珠隨

講學編

八

卷

風輒散乃請文塘子盍撿括之俾有所留文塘子頷之茲紀亦其十之一也文塘子年已六十在師門寤後垂三十年未嘗立一字而特徇予請蓋虛而無所執也如此嗟夫鈞天廣樂屬耳暢神不必知音乃賞然世未嘗無天聰倘遇之直神解矣予何足以知之

四古心易序

有象有數非古也無象無數者爲古故六經之古莫如易易之古莫如心河圖未出義畫未形而人心之神已與陰陽同其消息故曰神無方易無體天以之

以之闢人物以之生成語古者孰有古於此哉一經義畫卽不爲古矣矧若文王演之周公繫之孔子贊之愈傳愈近而尚得以古言耶曰所畫所繫所贊非古也而皆出於四聖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豈惟四聖卽使萬世而下有聖人出焉其心亦卽四聖之心亦卽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而敢謂其非古哉然是心也人人有之而謂人人皆古也可乎曰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知之不能自知之故因亦不能有之惟聖人然後能有之所以能有之者

講學編

八

卷

惟其能復以自知而有以見天地之心也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不外乎乾坤而見易者復也而或云聖人無復者非惟不知聖亦不知復之義耳羲皇一畫爲復而設故不明乎復之義而言易譬之管蠡之於天海其不足以窺測其大全也明矣友人金谿徐德吾子夙抱瑰琦中歲受學於吾師近溪羅先生之門潛心易學恍然有得於不遠而復之旨乃嘆曰吾今乃知心之妙也吾心卽四聖之心四聖之心卽開闢生成以來之心

而今天下之民之物之心與夫萬世而下聖人之心
及其民物之心亦即吾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以
來之心也乃取乾坤與復之卦而著其說及上下經
卦爻之序象而明其奇偶陰陽之所以然皆出於自
然有非人之私智所能爲者九數帙而以四古心易
名其卷蓋以見易之所以古者以心而不以象數也
嗟夫莫非心也學者苟有得於心由是居則觀其象
以玩其辭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無不可也德吾子
可以學易矣

證學編

卷四

書

宏山先生語錄序

學必有師知師而後可與言學古之聖人蓋莫不有
師而孔子之師益廣是以其道益大自孟子而後邪
說盛行道脉中絕漢唐之際雖有訓詁文詞之師不
足以言師也惟河汾氏知求師而師道亦在迨宋
儒歷歷各有師承其云不由師而默契者非公輪也
蓋天道法乎自然而人道必有所本是故得友者半
得師者全疑師者惑信師者得此古今學者之大較
也

本朝理學白沙陽明爲至人徒知陽春之靜坐龍場
之處因爲二先生入處而不知二先生之師資者蓋
廣特不名一師耳陽明之學妙於作人及門之徒一
經指授如寐獲覺當是時不落擬議直信直從莫有
王心齋先生者心齋一傳爲徐波石先生波石一傳
爲張宏山先生今觀宏山先生之學專提一良字更
不容夾雜至爲潔淨至爲精微可謂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者也嘗觀孟子一生惟道性善故知曰良知能
曰良能皆指人現在平鋪於日用之間者言之無古

證學編

卷四

書

今無聖愚人原是天目原天明耳原天聰一切動作
原是天運現無欠缺現無矯揉此其說實得之子思
子思中庸言夫婦之知能推至於鳶魚之飛躍更不
容纖毫人力所謂良也孟子蓋本諸此陽明先生致
良知之教乃所以直接孟氏之傳學者習聞之不知
性善亦知知能本良然語之以現在皆善現在皆良
輒疑而不肯信其或信矣猶不能不參之以人爲卒
未免於執柯伐柯以人助天之病求其直取當下不
生二見者惟先生耳非經真師煅鍊澄汰剪除傍藥

位路岐安能有此蓋聖學與俗學不同俗學可以
聰明求勝可以聞見補湊可以才氣凌駕至入聖人
之門一毫皆不干涉須是浣洗腸胃漱滌精神一真
一切斬釘截鐵作工夫始得此非愚之私言也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傳言武公年九十
猶不忘卿士之交微室其有此哉宏山先生之學蓋
切磋琢磨至矣觀其言曰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
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
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嗚呼盡之矣愚末學幸於

證學編

卷一

學

先生門人孟我疆所得觀先生緒論傾心佩服第淺
陋不足以發其蘊僅能推先生之學之決由師授以
俟夫後之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之務求師云

刻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後世談學者各有一時之說宋人多言天理人欲其
在近世則多言本體工夫要之皆屬支離而非孔孟
宗旨也此理在人無方無體自感自通平鋪於日用
之間學則聖不學則凡豈能加減於毫末哉孰獨
孰爲人欲孰爲本體孰爲工夫種種色色皆由見

生復以我見而破彼見此言所以轉多也雖然佳斯
道之責者固不得而辭也亦各云救而已矣蓋青主
文成公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則本
體工夫原無二項明矣陽和先生最尊信文成公者
顧於此獨不甚肯其說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
皆工夫也先生之論主於救世人之不用工夫者故
不嫌於分析歟後之學者果能由工夫以達本體則
始雖分而竟必合否則徒守文成公之緒論雖說到
淪合無縫罅處亦對塔相輪去此尚遠也起陋

證學編

卷一

學

賴先生提醒今先生已逝痛何可言曾金簡氏刻先
生書稿以公同志爰矢數語於簡端志不忘也

法海紀聞序

昔者諸大聖人以仁慈度世因時闡教語語歸宗無
異心故無異論雖先後西東之地異而其揆一也奈
何不見諒于拘拘者之衆耶惟我明德羅夫子承
往聖之後憲章

高帝私淑 文成一其心而不二尊其教而不他
英賢俊傑受其薰陶者難以更僕數而中吳曹

川建昌黎文塘則尤稱入室弟子焉黎文襄來粵矣其與都人士相答問者予既紀之而曹丈南都之客問則僅見於余常吉之筆受向爲題入玉華哀語中嗣後未有以見也歲已亥予會友于天泉有來自蜀安者出常吉法海秣陵兩紀聞就予正之予方思前曹丈暨常吉諸友不獲見今見紀聞秣陵一會在目前矣載觀法海之紀更自醒人蓋人之不能解脫生死者爲不知此人生一大事而自小其身也小則圓形宇內滅東生西出此入彼輪迴生死何日盡乎可

證學編

本圖

卷

哀孰甚儻有大心之士不牽纏不委靡一如曹丈云云當下真能欲明明德於天下當下生死可了何以故欲大心大心大身大了得身心寧有生死經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一時消殞此之謂也學人於此勘破庶幾不負曹丈苦心設猶未也更請觀末後一段能知自在神通要歸於大身之識雖欲不明明德於天下不可得也雖欲不以是書爲符券焉不可得也何也舍是則無以長別苦輪海而直超聖境也即予秣陵所言亦不過於此相發明耳總之皆往聖

其宗明德先師遺教也友人歸爲序法海紀聞以授常吉併請質于我魯川曹丈云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學者不克虛心而妄意于聖人之道爲之不已自以爲真脩實踐而不知其日入于僞甚矣學之難也爲其似是而非也鄉原之忠信廉潔豈不隱顯身心終始如一哉然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今使堯舜與鄉原共游於斯世世之人必鄉原之信而堯舜之疑也然於彼信之而日以疎於此疑之而日以親何也堯

證學編

本圖

卷

舜之道與百姓同其日用不忍以其身爲讎讎之行而鄉原反是均斯世也自鄉原觀之則爲流俗汚世而吾得以攘臂攫美名於其間自堯舜觀之則比天聰明天明威而不敢不敬不敢違道以干其譽若是者又何也蓋德有本而病有原堯舜終身不萌一自是之念而鄉原以自是成也如忠信以居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忠信也堯舜則曰吾何忠信之有如廉潔以行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廉潔也堯舜則曰吾何廉潔之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中庸曰誠者

天之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自以爲是則不虛不虛則不合于天載不合于天載則入于人爲人爲則僞故堯舜鄉原之辨誠僞之分也而世之學者莫克虛其心妄意聖人之道爲之不已自以爲眞脩實踐者雖未必卽入於鄉原然已與鄉原同病不可不自畏也然予亦惡敢咎世之學者哉予嘗親罹此病矣近日方稍覺而瘳而尚畏將來之復發也麻城陳子道中結髮志學迄今二十餘年矣飭躬勵行有一念之失紀之簿昔人所謂晝有所爲夜必焚香證學編 六四 元

以告于帝者陳子能之游京師聞予之說於其友李子明仰欣然以爲然因李子就予而問學翻然以已之舊見爲非夫使陳子之舊見果非也而能自以爲非猶足以入堯舜之道矧陳子之素卓卓若此其未嘗非也明矣而翻然以爲非此豈予所及哉夫陳子旣自非矣而予其又敢自是耶然予畏舊病之復發而得陳子以爲終身之鍼艾是予幸也陳子其亦藉予以終身不自以爲是可也尚何以請益爲哉然其行序而送之

陳居士茹素序

佛之教所以不廢於後世者何也人之初生無求而自足惟無求故無順逆無順逆故無愛憎無愛憎故無治亂無治亂故無貴賤無貴賤故無賢愚其後不能無求矣求則順逆生焉愛憎形焉而治亂出矣于是以賢治不肖而貴賤賢愚所以分也貴賤生乎福賢愚生乎智福知生乎業業者順逆愛憎之所造也申古之世民之造業未甚也故爵祿足以處賢而田議足以處不肖聖人之禮樂刑政猶足以維持其間比其衰也貴者不必賢而賤者益以不肖貴不必賢故爵祿不足以終其身而賤者益以不肖故百畝不能有益至於秦而世祿井田絕矣非秦能絕之乃衆生之福不足以持之也自是以後人無定分而造業益甚其趨利如兒童之甘蜜雖在鋒刃之間而不覺其割舌之患夫天下所有者衆生耳今衆生悉陷流機則天下鮮安平之福聖人之禮樂刑政旣失其傳徒有文具莊子所謂并與斗斛權衡而竊之而重割盜臨者是也於是時也佛教未入中國而吾中國家

佛賢智之士亦已觀世審變深思極慮而與佛之意
默相會矣是以一聞其教而靡然從之若草之從風
也凡人之所以造業者貪爲之也人之所以貪者愛
身太重也匪徒重愛其身已也又重愛其子孫人之
情至於謀及子孫則其貪終無已時而造業愈重遇
業已重卽已身不能有又焉能庇其子孫然而競趨
之不返也此衆生之所以爲愚痴也佛之說曰吾此
身四大假合如夢幻泡影山河大地皆妄念所結無
常迅速本非實有其萬億劫不壞者法身也法身可

論學編

六四

卷

求而色身可厭也佛非徒以此言教而已棄淨飯之
嗣而苦行於雪山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身示人之
毋蓄藏也所以覺衆生之愚痴而化其貪滯之念者
可謂懇切而深到矣又順衆生畏慕之情而不廢因
果之說因其根器之不齊而攝之以三乘及最上一
乘之法蓋至於最上一乘則一切鬼神靈蠢有情無
情無不該括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
謂也晉宋齊梁陳隋唐及五季皆嘗奉佛矣然而

國滅身禍不旋踵者貪之害也衆生之貪一也其
所爲貪佛者與貪利奚擇此其法當禍也如宋襄之
貪仁義果仁義禍之哉宋人不原其故而徒欲闢佛
不知後世之必有佛乃天爲之而非人之所能爲也
其教人出家也其人固無妻子之緣者也使其不出
家亦當以孤鰥獨而終也使其猶有妻子之緣必
不出家也人之性在家固非減出家亦非增也然而
貪着之累非見性不脫見性之地非出家不詣吾中
國之聖人雖無出家之名而有出家之實堯舜之有

論學編

六四

卷

天下也其心不與焉傳授之際不私其子孔孟終身
席不暇煖則其名在家其實出家也豈若後世貪戀
情愛纏綿不解而藉口于倫理者哉佛之徒簞食助
命補破遮寒乞化于人曰吾以減衆生貪慳之業說
法度生曰吾以報衆生供養之德其上者由是超出
三界而普度無邊而下者亦由此福利人天而陰贊
王教蓋自秦壞先王之法戕生民之性而迄于後世
非佛法不足以維持之此上天所以爲至仁也吾嘗
之人生之初無求而自足無順逆無愛憎無造業

猶嬰兒之在乳哺也及其有求也不能無仰治於君長猶嬰兒稍長始就口食賴父母之教也既而分田制祿則猶冠昏之後割產而立之家也既而福業懸殊則猶割產之後有才不才其才者勤儉自立以恢拓其先業而不才者奢蕩不振至於無立錫之地以自存而佛者則猶人家之祖父不忍子孫不均之至此極也出而多方化誘之使有者不得自恃其有而無者不畢竟無復望也是皆衆生時節因緣所至而佛乘之出耳假使人家子孫在未割產之前則祖父之多方化誘何所用之未割產之前且無用矣又况口食之前乳哺之際乎歐陽子作本論知中國井田學校廢然後佛乘之而入是絕識也而不知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也佛法亦未可遽廢則是其猶有所蔽也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何也衆生之福不等也其福不等之智不等也其智不等何也業不等也業等然後智等智等然後福等福等然後所受等所受等然後先王之法復今試欲取天下之田而均之即人情恟恟不願矣此非智不等之明驗歟佛之教

所以等天下之業與智也然而未能遽等者聖人之化必漸積而後成也及其成也而天下平平矣是以末世而頓復于生人之初也雖有大聖大智亦若祖父然惟日抱弄其子孫與之孩笑嬉嬉足矣化誘之言何施如是而佛自屏跡矣焉用闢而今猶未也嘗欲與所知者約凡吾黨有倫屬之緣非若無緣者之能出家亦不必棄緣以出家然後可以學道也第吾人心性根原落着則不可以不求欲求之則釋典宗教不可以不博遇善知識不可以不敬而訪之如佛所戒律儀雖不能盡遵然殺盜淫其大者不可以不戒壯強之前嗣續爲重職業爲急不免于混俗至於衰白之後宦名可休而婚嫁已畢亦須發遠離之志尋逐高明托處精舍研究一乘大足以了死生而次足以不犯在得之戒如此則世法出世法兩不相妨礙矣福之大也麻城陳後山居士年七十有六蓋素業儒至晚年而奉佛布服蔬食持誦金剛般若諸經泊然無營精神益以強健其子道中以春秋爲人師所燕趙間有行而文一日就予而商學既而述乃翁

事告子且曰予不忍吾親高年而茹素也若何予遽改容賀之曰古人之養親也養其志也而口體不與焉口體者世俗之養也今子不以世俗養可也道中憮然因請予說遂說之如此

誓戒編序

誓戒編者遽然子所作也遽然子筮仕祕省無何傷嚴慈之繼殂悲風木之不逮適有示以好生戒殺書者遽然有覺以爲悔罪惜福無以踰茲遂作八戒以誓夫戒殺即戒殺耳藥取人哉吾儒之教爲養與祭

證學編

本朝

五

必以牲牢不能不殺惟浮圖氏能斷殺然乃異教也遽然子志在崇儒開異故觀其會通參之典禮禮之所不廢者舍意以從禮禮之所可已者違俗以從心如是而定其戒故得八焉是八者遽然子以爲斷斷乎可以終身持之者也遂書爲一編自命曰遽然子誓戒編楊子曰遽然子之戒生於孝也因求慕故極思焉因極思故及始焉何也吾人自母胎分形而下有所饑寒痛苦即啞然而啼蓋有此身即有此知有此知即有以自愛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始也顧豈獨人爲然哉推之物類莫不盡然惟一切含靈無不自重其生此民所以爲胞物所以爲與天地所以爲大父母而孝之德所以爲通視明而光四海也是故物之生未嘗賤人之生未嘗貴也而有貴焉者以人能克之以育物而物徒知重生耳不足以自保此其所以懸殊也若夫人含其所以能育物者則與物正等耳何貴之有然則人之所以貴者以能育物也人之所以能育物者以有孝思也孝思之極是以能明乎孝之所自始明乎孝之所自終則能明乎物之所爲同明乎物之所爲同則不忍以嗜慾殘物命不以嗜慾殘物命則能不傷天地之和而無忤所生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遽然子之戒自孝生也與世之以福田利益爲事者殊矣遽然子今爲侍御史或曰御史法官也而慈愛若是其何以執法楊子曰此遽然子所以能執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苟有豺狼當道吾知遽然子必擊之苟有封豕長蛇殘吾民者吾知遽然子必除之遽然子不自殺物而肯縱殺物者哉以

是執法其執也公矣若夫內鮮慈愛之心而外據搏擊之法或不能勝其私也如法何或曰燔炙者古人之遺教釣弋者宜聖之遺事亦奚以戒焉也曰俗之茹毛飲血也久矣不可以遽革也姑教之燔炙使無傷人焉爾也釣與弋外示與民同事也而不網不射宿則亦無得之之心矣湯之解網易之三驅意亦若是也人抵生物者聖人之本心而用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嗟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聖人慈愛之誠潛孚而默感之也其理微矣肉

證學編

本傳

卷

食者萬無藉口於聖人遽然子名卷姓黃浙之永康人楊子名起元廣之歸善人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者三才之至理禍福者羣生之定業後世學者諦言卽言之止歸之幸不幸而已然質之古先聖人之說多不合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耳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至於洪範一篇專言感應之理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若時暘若若時寒若聖時風若狂恒雨若俗恒暘若豫恒燠若急

恒寒若蒙恒風若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自古聖人言禍福之繫于感召斷斷不虛如此至坤象餘慶餘殃推之漸積孺歌濯纓濯足本之自取此則孔子之說也而後世學者反是予難言之矣今夫田夫野婦目不知書然一聞禍福報應之際卽凜然畏憚者其真性未漓也而聰明識道理者反指之爲庸愚嗟夫彼又焉知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哉然則聖人怖禍福歟曰否聖人者立命者也易又不云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證學編

本傳

卷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衆人者困於大業之內者也故得而禍福之聖人太極而已矣儀象之所不能拘卦爻之所不能攝故禍莫干焉福亦莫之與也然而未嘗無禍福者是其所與民同患者也嗟夫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其孰能與於此張子思明讀太上感應篇而問曰是果太上所說否乎予曰子試言其範九疇是天錫否張子默然予又曰子疑乎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張子悅歸與乃翁言之乃翁某號欣然謀諸梓以廣其傳可謂仁人也

已予因徵其理之不悖於吾儒俾讀者信受奉行同歸皇極之中並受嚮用之福則法施功德豈有量哉是爲序

寶坻勸農序

吾師近溪羅先生常言天下有至易爲之事而人莫之肯爲者二焉爲學而至聖人爲治而致太平是也二者曷爲其易先生曰聖人之學只在愚夫愚婦身上太平之治只在耕夫織婦身上不亦易乎斯言也聞之者其能信乎不能信則且笑之矣孟子

論學編

本四

卷

之學傳於孔子吾人所尊信也至觀其陳王道於齊梁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以時等事曾有不疑其迂者乎曾有不擬其得志行道必有出此數語之外者乎嗟乎疑其迂猶可也擬其必有出此數語之外是以孟子爲誑當時之主也君子誑乎哉不誑也蓋其說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民求之而不與強則奪弱則怨不與者不仁

奪且怨亦不仁天下至於仁則治矣始於求之而與也求之而肯與始於至足也然則治天下之大本真在於使天下菽粟如水火而已豈有異術哉予賦性極拙一無所長至於強仕之年始聞師說證之孟子夫子而確守之雖守史局不治民不獲自試然傾耳以聽四方賢者倘有一焉留心於此者喜動顏色至忘寢食且欲挈身家而從之處也今而見寶坻勸農書快哉吾非寶坻之與而誰與人生宇宙之間何事多求但得居樂土飽食煖衣優游百年之內亦足矣

論學編

本四

卷

送劉布衣序

三代以上道術能出于一者何哉一其心而不一其迹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而同之奚但國與天下雖一家不能又奚但一家雖一身不能故耳目手足

不相能而不失爲一體者其心一也格致誠正脩以
及於齊治平古之教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焉
而各隨其時位以盡其心出則爲臯夔不出則爲巢
許均之足以明明德於天下周末文勝道術始離而
孔子述古先之教不敢執一說以格後世孔子沒而
異端出楊墨子莫爭馳孟子開之其說曰所惡執一
者謂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由此觀之凡執一者
然後謂之異端不執一則道矣道可闢乎孟子沒而
聖學失傳漢興董仲舒彊勉學問遂成大儒慨然歎
罷黜百家而宗孔子至唐韓愈原道敘堯舜之傳至
於孔孟而欲廬佛老之居以火其書其辭甚偉然二
儒者實開後世執一之端迨於宋儒追尋孔孟之微
言究極儒宗之體用表章闡明不遺餘力匪獨漢唐
訓詁之儒所不敢望雖董韓其傑然者亦當退舍蓋
真有所自得者獨惜其我見之膠固而名心之莫覺
攻佛甚矣而考其學之所由入不自佛者無幾也夫
受一言之益終身不敢忘古之道也宋儒於佛奚啻
一言之益不勝區區名心而忍攻之衛道愈嚴而執

一愈甚於孔子何有哉宋儒之學蓋出於濂溪而濂
溪未嘗攻佛愚以爲宋儒深得孔子之傳者惟濂溪
而諸儒皆未足以盡濂溪之道也凡諸儒所爲闢佛
者蓋等佛於楊墨而以孟子自況也然佛與楊墨異
楊墨各執其一而佛未嘗有一說焉故楊墨之說橫
行於天下孟子以一人闢之廓如也諸儒闢佛其力
豈下於孟子而又不止於一人顧未睹廓如之效此
其故可思已我朝儒者推薛陳胡王而四子復以
陳王爲最陳王之書具存也謂其不由佛而入庸可
掩哉自宋而迄於今稱爲眞儒者無有不由佛以入
則千百世而下可知也又奚必陰取之而陽棄之徒
使心術有盜竊之隱罪哉蓋佛之說汪洋闊鉅而其
要在於使人之明其心心者無大而不包無細而不
入苟能明之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可以通徹而無
所闕然人之根器不同機緣亦異故其所以使人之
明其心者未嘗有一說也雖未嘗有一說然其要在
於使人之明其心者固卽大學之教也所異者文字
耳而或病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夫人患心未明耳

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視耳明
而不可聽無是理也或又以其出家爲廢人倫緣業
爲誘惑惑不知此非佛之定說彼域之人蓋有出家
者矣蓋有信緣業者矣佛因之以爲教使佛之教專
在於是卽一小見丈夫能辨其非豈有千百年間何
許高明之士寧舍大儒之說而奔趨之者詩曰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此豈私意小智所能爲哉且吾儒之
學不極深研幾則已矣如欲極深而研幾則必如大
學之格物以致其知如欲格物以致其知則必如佛
之明其心蓋佛之學已握吾儒之關而據其要雖欲
却避不可得也大學之教絕於秦漢至佛入中國而
始續爲之徒者類能苦行專志守其真脉非若儒者
意見影響遂傲然而自足今欲使儒者如佛之徒苦
行專志以求明其心其勢固有所不能然誠知彼能
爲宇宙守道脉常存恭敬之心而無輕忽之意而有
志於古人之學者時咨而訪焉則佛之徒未必不爲
唐虞之巢許也而又奚患乎道術之不出于一哉
邕劉布衣悟性幼而失怙遂入緇流者十餘年至金

陵遇今殷元焦先生誨之以學言下有悟焦先生因
子可以歸矣養母娶婦治生何妨作佛布衣亦自足
爲無礙束髮從焦先生之教又二年而焦先生及第
布衣已有子徒步至京師見焦先生子因與布衣有
一臂交焉嗟夫使布衣初不入緇流奚由至金陵遇
焦先生不遇焦先生不明其心布衣一杞縣百姓耳
日用不知已矣今布衣通達若是出家之力也衆生
之根器機緣固有以出家而後明者矣佛安得廢此
教哉布衣旣明之後復信住家爲無礙夫住家之無
礙固也然布衣初有所悟且能自信而謂佛必人於
出家曾謂佛不如布衣乎布衣將辭焦先生歸予慮
世之疑布衣者無以解也爲之推本古今道術之際
以廣之嗟夫世之學佛者具若布衣又奚病於佛學
哉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上饒鄭公風雅擅一時予在京師嘗介紹而求教焉
居無何公以比部郎出副閩臬越三年予遭先君之
變又逾年公來祭我粵藩分鎮嶺東予遂幸爲治下
雖公署私廬勢若懸隔而惠城廣縱不過二里許同
處於此自覺意氣有孚通然者又一年公知予讀禮
之將終也出其所爲詩四卷示予初以是慕公自
獲荆識以迄于茲凡五載然後得之吾人之遇高人
妙製也猶其得游於名山大川非其緣之相合雖勞
力不至矣公曰子其爲我序之予閱是刻蓋予畏友
匡嶽徐君序於前矣古詩三百篇其序自子夏而外
亦復數家豈詩人寓意深遠非一家之說所能盡哉
予讀徐君之序於采真游之義詳矣獨畧蓮華國不
言而公顧以蓮華國自號得無意乎按內典觀無量壽
佛經說九品蓮臺以爲脩淨土者繫心注念卽得往
生由此言之蓮華國者佛之真境也公儒者也而又
深於道吾道無畔援無欣羨無等待無方所公知之
素矣豈誠有願於西方而以往生爲樂哉蓋天下之

世真者衆矣非其能離真也以其皆真而自迷也夫
惟其不能離真也則孰非生於蓮華之國哉夫惟其
皆真而自迷也則又孰非望蓮華之國於西方者哉
公惟不迷真也故無往而非真矣惟無往而非真也
故亦無往而非蓮華之國矣佛設九品原爲權說公
稱蓮華國亦屬寓言有能知其解者曰暮遇之又何權
之非實何寓之非家哉公之詩若出別才似由夙學
童年日課一二詩遇景輒就今是集所載清新流麗
恍惚天仙之詞夫詩本性情者也性情孰能無之至
於詩則工拙異焉意所得於天之分者不可誣歟抑
其所養亦有不同者三百篇尚已漢唐以來工於詩
者未必深於道惟陶淵明王摩詰白樂天三君子有
所窺矣白不及王王不及陶然其旨歸未免膏肓泉
石沉酣退寂之意大抵道力有限而其見之聲詩者
自不可掩焉耳公則不然方其養真衡茅也其詩曰
人生雖一氣賦才各有長百畝非堯憂九州乃舜場
若欲強治細安能牽一羊意已遠矣及登第之後數
卜外入則羽儀天朝爲清暑倚重出則福星一路

爲生愛戴而有識者望其光輝知公非塵世中人而公之胸襟真於世有若不相涉然者將謂公以心冥道以身應世通隱顯齊死生非耶故其詩曰天上著我何爲焉不如山根結茅屋又曰恍然身世遊空界百寶光中擁法蓮無二相矣即公由是大普願樹躋世大猷乎不過其肯寸之雲游揚於太虛之表又由是而功成身退返於故吾而天下之疾痛疴癘恒相關也决不墮下乘爲自了漢明矣然則公之詩天耶人耶予得交於公有年茲益密爾固願以此學求諸學編

楊湛如二尊人壽言

楊湛如游太學而歸辭楊子而問曰古之君子之欲壽其親也有道乎楊子曰善哉問也壽親有三道焉古之君子必出乎其上者蓋有以祿壽者康康平雅恐其親之不逮也幸而逮焉廣厥厦美厥衣豐厥膳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下也蓋有以名壽者汲汲爭恐功名之不立而親無聞也親存而名立國人稱願焉

爲之發幽光微積慶以娛心而悅耳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中也蓋有以道壽者兢兢乎恐學之不至而無以及親之存而論之於道也于是乎以惜陰之誠親之日以慎獨之功承親之志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致吾親亦自願其年之末而忘其老之至也此壽之上也夫厚其親而無名焉雖壽不亦辱乎名其親而不聞道焉雖壽不亦虛乎惟夫論親於道則不藉祿而自厚不賴名而自榮矣故曰壽之上也古之君子之壽其親也必出乎其上者矣湛如曰敢問以惜陰之誠愛親之日何謂也楊子曰君子之惜陰也畏時過而學不成也未聞以聖賢待其身而肯以衆人待其親者也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豈謂以口體之養爲喜懼哉湛如曰愛親之日則聞命矣敢問何謂以慎獨之功承親之志楊子曰幾發而後制不亦晚乎意動而後遏不亦反乎故君子之慎獨也隱而不可見也微而不可聞也以此事親恒先意以承志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其親日中於道而不自知也湛如曰承親之

志則聞命矣敢問何謂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楊子曰君子欲已之立也必從立人欲已之達也必從達人然後能有其身然後能安其土而樂乎其天而不以此事其親可謂孝乎是故曾子之養其親也每食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夫酒食其有之小者也而況大有乎故能悉衆善以歸於親可謂大有矣隨親之所與而不置可謂錫類矣湛如曰錫親之類則聞命矣而致吾親自願其年之未而忘其老之至也敢問何謂乎楊子曰澗爾知壽考之可願也而不

論學編

本四

卷

下

太牢遜世不見知而若令聞廣譽之施也是故雖願其年之未繼而忘其老之至也惟君子之親養如避席稽首曰澗也二親逾艾澗也不及夫子之門幾以名祿爲至矣今幸聞古君子壽親之道雖不敏敢不服膺以爲吾親壽萬曆己丑菊月之吉

告二子述

郭得吾之二子維屏維寧顧予而問爲政以德之說予曰請誦子之所聞二子曰近之論德者涉於玄虛不能以無疑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然哉夫德惡可以玄虛求也大學不曰在明明德乎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者也於此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夫得於天也實有得於天得於心也實有得於心惡可以玄虛求也然則爲政以德也若之何曰明明德以親民是已人之所得於天者非他人之所共明者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斯三者人所共明也然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曰得於天也而何哉格致誠正而脩之於身所以明明德也由是親愛賤惡畏

鬱哀矜傲惰之不僻而孝弟慈藹於一家是謂一家之政由是孝弟慈足法於一國是謂一國之政由是興孝與弟不倍於天下是謂天下之政蓋惟是德爲天下所同得爲天下所同明而人君天下之極又天下所同也而執天下所同得同明者於上天下之人各得其得各明其明各得其得是天下同得其得也各明其明是天下同明其明也各得各明是衆星之各成其象也同得同明是衆星之同共乎辰也是謂親親長長子子而天下平二子曰然則謂無爲而民證學編 八四 五十一

勗程兩生

公明儀無畏乎聖賢顏淵欲齊乎大舜而人莫之信者學不講也休寧程渾之與其弟叔兩同講聖學而德稍殊渾之汎愛容衆雖是是非非而執情竟輕

叔兩不然時有所不可邈乎若不相接雖詞色不露而執情竟重然則昔人稱程伯子溫而而叔子剛毅大略相似使二子未知學吾猶道兩程以相勵矧已同學聖人者哉顧無退讓古人而增脩所未至可也雖使齊德古人猶自進往也矧吾人方且爲山於平地者哉二子勉矣予蓋近而稍知進往者因書之以共勗

題丁茂才尺牘

道在當人之身一身能生萬法然循其身自頂至踵

證學編 八四 五十二
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惟其不可得故千變萬化而不窮而有少法可得卽住於一法惡能爲萬法主耶如口之於味自少至老經嘗何啻萬萬其味以無味故彼自生而苦於牙舌間者其臟腑必有受病之處而亦不能言飲食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士君子學未聞道類於彼衆不能不艷慕李唐以前率稱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宋以來乃稱士品有三曰道德功名富貴也人皆以是爲不易之論矣惡知反求身都無是事而一有所着總如口之自生酸苦耶

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出作而入息時至而事起物感而聲生非徒無意於立言與功也於立德亦然非徒無意於富貴功名也於道德亦然脩然一身挺樹於兩間枝枝自相扶葉葉自相覆種種奇花美果如綴琉如貝錦俱出自然夫何爲哉海陽丁以舒以其尺牘示予展而讀之而知其爲學道之士也不止於欲以文名家而已如其首篇云睨人間富貴如夢幻泡影而後乃今直於做人上發心者嗟夫安得此過量證學編 下四 幸

學說

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靈萬物者其必由學乎天開地闢神聖生焉羣生之類咸資其覺雖學之字未制學之名未立而有學則已久矣迨夫羲皇因河圖而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爻之名立焉爻之爲言效也本則人也感於物而動則人變而又此又方感彼又應之則爲爻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不慮而知所以效乾之易也不學而能所以效坤之簡也人證學編 下四 幸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莫允於愛其親故爻下着子謂之孝堯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言舜之愛親如孩笑提抱時也親悅而子悅子悅而親益悅人道之常也是爻之義也而舜處其變故進進自又以悅其親止於孝者也及殷高宗傳說之間學之名始見學之音與孝類而其形亦取孝而加羽其上傍以象習着字於下以象養字從孚變鳥之抱子爲孚移一點於上則爲字孚抱字乳也乳燕將飛其母引之而子從之謂之習故習與字咸取義於鳥禽鳥得氣之先而

靈故多孝而能學而學之一字取義焉有以也能學者人之本性也何以見之若生子初生彌月之後父母以指孩之卽開口而笑此卽學之根也其後漸漸學言學行又漸漸學揖學拜又過事遇物漸漸學之如孔子之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孟子之堉鬻皆人之本性虛靈自如此也故習不可不慎也所惡於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率性之謂道能學之謂性能學之性謂之虛虛謂之一聖人與衆人同之衆人與萬物同之者也能了此一然後謂之子孟子曰不順乎親

證學編

一四

五十五

不可以爲子中庸曰反諸才不誠不順乎親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以誠身誠身以順親然後謂之子故子也者了此一之謂也孝者學之根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孝學者孝之實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學故又曰學者覺也覺卽了一之義也既能覺了於已自能推致於人而文生焉凡行之可法言之可則皆文也孝而文之則爲教學而文之則爲教中庸曰脩道之謂教傳說曰教學半其義一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可以稱子矣

孔門未嘗輕以子與人孔子未嘗輕以學與人曾子未嘗輕以孝自與蓋此三字乃天地人之至理千聖之所難也而後之學者率以易視之予故特著其說且以明學之不外乎孝而孝之不出於學者非孝也而可以觀子道之大矣

讀楊子法言說

孔子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若鄉愿則德之賊也後世學術不明昧中行之致類以循循然有規矩者當之夫以循循然有規矩爲中行此鄉愿得竊其似以

證學編

一四

五十六

爲亂也復之六四不云乎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四居羣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爲應有中立不倚之操其復也獨其從也道此其剛毅奮迅宜何如者豈循循然有規矩之謂哉彼鄉愿者以忠信廉絜媚於鄉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流俗共以爲賢而鄙儒亦遂中行之率羣盲而歸譽焉蓋至是然後鄉愿得成其賊以亂天下則楊雄之於王莽是也雄病莊列之徒詆訾聖人而作法言以推尊孔子不知其所見者正孔子所謂德之賊拒之惟恐其入室者也

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莊子所以爲此賊發憤也由此觀之莊列之徒能爲孔子祛賊而雄反引賊以入我室也莊列於孔子猶藥石也而雄之推尊反爲恙疾其毒滋多莊列卽不得爲中行猶不失爲狂而雄則愚而入於鄉愿之黨遂至以莽之德勝於伊周雄漢儒之望也而歸與如此莽之能移漢祚雄有力焉人謂劇秦美新之文非雄所爲吾徵之於法言矣其孝至篇曰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

證學編

八四

五

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據雄之意以前所答者合於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之說以後所答者合於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說而不知其乃所以似是而非也故莽假周公而不輟雄則問公之假阿衡而不輟雄亦阿衡之彼不輟者乃有大輟存焉而雄不知也美新之文非雄之作而誰之作蓋人終身趣操定於學術之際猶適燕越者自

發足始故大學之教必先於致知知之不審而遂欲求其善有不爲亂賊之徒者鮮矣予讀雄書凜凜乎爲學術畏故著之使後世學者毋以循循然有規矩求中行而以可非可刺者棄狂狷是吾道之幸也

讀文中子中說

文中子之於道可謂大矣其尊孔子曰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一矣或問何謂

證學編

八四

五

也曰使民不倦又曰安得至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夫濬水之沼鯨鱓不並畜羊腸之道負戴不並馳其狹小使然也試之大海與通衢而觀之則萬怪出沒而車轂擊人肩摩則大之故也又況天地之大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奚怪焉若文中子者可謂幾之矣彼其於孔子之家法步步而趨趨六經之讀與當世人物之評其思之至精而言之允當其自叙銅川六世未嘗不篤於斯也信哉非世業安能若此其

至乎吾道之傳卽以文中子繼孟子之後無愧也唐韓昌黎氏謂軻死不得其傳意者未見文中子之遺書耶抑亦智不足以知文中子也吾嘗謂孟子之後若文中子周元公二君子其齒也次之則程純公又次之則陸象山耳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若文中子者化則未知何如謂之大則斷斷乎非過也周元公則幾化矣程純公其美矣哉象山信人也邵堯夫自別傳而聖者也後之君子必有信吾言者

證學編

本四

子九

跋朱子摘編

是編載答梁文叔書云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若於此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引成甌頽淵公明儀之言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此殆晦翁一生爲學履歷公案哉觀其平日研六籍綜百氏強踐履勇擔荷便是何畏之覲有爲之淵不欺之儀胡以遠過迨其晚年翻然有覺恍然自失而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知此則知仁矣

證學編

本四

子十

又其詩曰惟應醺醺處特達見本根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所謂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耶然則後世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有始有卒者朱子其人也可爲百世學者師矣張陽和先生月聯都下同志論學每會歌半畝勝日等什無不興起者先生曰詩至於可興惟其言之達諸天也非朱子悟後何以有是然其篇什應不止是也遂發其全集得若干首曰是不亦與陽明先生所輯晚年定論互相發明乎乃合爲一編題曰朱子摘編先生門人曾舜徵氏請公諸同志乃捐已俸壽梓焉蓋自定論出而朱子之學不湮於傳註自摘編出而陽明之輯果得其精華陽明有功於朱子是編復有功於陽明而爲同志之助多矣吾輩觀是編固可以無疑於傳註之說然所謂信得性善及爲第一義者則不可不以自考所謂引三子之言爲第二節工夫者則不可不如此發憤向前曰知此則知仁特達見本根曰識得東風面亦不可不如此知如此見如此識也蓋象山先生有言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洪惟理學入我昭代本當

大明之運而向者苦於章句之支離今朱學歸一則已有大段光明之機而任其責者獨在吾人而已吾人更不擔當則亦無可推諉者矣起元資稟推鈍誠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惟幸同志不棄而教之

仕學稿序

聖人之學時而已矣時視視學時聽聽學時言動言動學時而仕也獨非學立顧知學者即仕是學不知

證學編

下四

七

學者在學而非學矣聖人憂于羔之賊憂其未知學也惡子路之佞惡其不知而飭說也以子路之賢可以爲不知學乎吾不觀之他觀其言學止于讀書則見之矣子夏之見猶之夫子路也彼其親承聖教而且作此見也又何惑乎去聖千百年後也夫苟學止于咕嚕文藝之爲則仕者固有所不必急于其所不急而能乘其暇以兼之其爲志必有高出乎流俗者矣以彼其高出流俗之志而一求于聖人時習之歸趣吾又知其不難也晉陵蔡體國氏妙年建捷上第

其文奇崛犀利已而服官留都七載之中請告居讀書東山白雲諸境所得益充實其華益歛而體化于文藝則向之奇崛者化爲典雅矣向之犀利者化爲莊重矣文質彬彬蔚有君子之度信非仕之未暇及此也然非體國有高出流俗之志則將他經營他有嗜好耳亦安能及此流俗之論未有不爲狗制義者愚謂吾人自兒童時父師所祝天而教勸色而喜以至長成則有司接其文而登進之

證學編

下四

七

軒而策之皆是物也基命于吾父定命于吾君而不足重則待何者而後重而以爲芻狗是謂遁天背情忘其所受吾見天下之哲士福人皆不作此見也非獨體國然體國獨能增脩于前倍臻其妙者亦其夙習之深而獨詣之致也顧卽以是名體國之學可乎學必以聖人爲歸而學聖人之學未論其學先論其志如體國之志是不以他經營嗜好壞其素質者也卒是以究竟聖人之學吾知其必有成也不佞贊以子寔奉

天子命使七閭之士而言詩者首體國當

是時亦有所以知體國者而不徒以其文藝之工已也今讀體國近製喜體國不爲流俗之見嘉其趨而期之以大成也於是乎書

語

人道至貴以其不爵而尊世之達官貴仕未有不受命於天子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之號亦隆矣何所受命哉實天倫也嚴君直稟天倫而不介於人蓋有身斯有家身也者家之身也豈

證學編

不四

待予之而後不離家也者身之家也豈待命之而後不解其間情足以相親禮足以相接義足以相成有磐石之安無累卵之危是其自然之貴也特人不自知而自輕忽之是以不能盡其道而亦不能享其貴耳一家之中有夫婦焉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朋友焉特無臣耳而臧獲其役也特不得君而事耳然有事之道焉由賦稅以給公上是也古者八家同井以耕公田是民之八夫共事君之百畝其急君之義卽寄於先公後私之間後世井田之法雖廢而有田

則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乃莫知先公後私之義待縣官催科逼迫之尚不可將簪楚及焉公人差徭晉罵而需索之妻孥爲之勤動雞犬爲之不寧當此之時始自覺其賤且辱矣又莫知自反其取之之由今歲如此明歲復然彼人如此餘人亦然夫賤者貴之反也辱者榮之對也不賤則貴不辱則榮知賤辱之所由來則知所以遠賤與辱賤與辱旣遠則吾身本榮本貴而何歉乎哉如此而又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以和其家睦鄰敦好毋傷和氣以勤助

證學編

不四

書

施以儉任貧以平止爭以長息訟則可以終身不見官府自禮拜神明祖宗外不屈一膝豈有非法及之此皆自貴之道也民之所共貴者有官之人也然有官之人苟不就業自慎一罹於法與罪人無別是故貴不在位而在乎就業之心是心不失雖匹夫未嘗不貴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其命於天也惜乎人莫知所以自貴也惜乎莫有君子長者教之以自貴之道者也夫父子兄弟夫婦之道非有難盡者而民恒悖之何也其見倒也倒者不順之名也順見則

其理曉然倒見則其事盡悖顧見之所以倒者又何也見生乎智智生乎福其福消故其智奪其智奪故其見倒至於福之所以消則其由來者漸矣難以悉舉而大畧蔽於一言曰忘本何謂本穩安之親生之是也人之爲親也薄而爲妻子則厚歲時接物率與族者肥鮮甘脆惟恐或後而父母曾不啻其寸衛盛裝濃餅朝成夕毀以悅妻意而父母曾不廢其一錢置艷衣買好婢則數十金百金不辭父母欲得些須以違所公則如出身血而計阻免而後已父母生其

讀書編

下四

本

身如樹六之根也妻子其枝葉也根培而枝葉自茂今撥其根而徒厚其枝葉吾未見其能久也人之所以得安其生者以有官府之法也不則強凌弱衆暴寡稍有蓋藏盜期奪之矣奈何憇福之人罔識君恩之大本等賦役謂爲厲已詭寄飛走無所不至寧費財以賂書筭而不肯輸之朝廷至於城池橋梁之類皆爲其身家之藩衛攸往之通利官府主持於上小民利賴於下隨時脩補衆力易舉而故不願出一錢及至自起庄房造花園於平原曠野中連牆數十丈

不知其札之虞却甘心爲之不計其費何其不知類也如此之人實繁于有徒皆將自己現成之福日消月削以及於危亡危亡之候將至則本來之良知奪而倒見生悖其百爲而罹於五罰官府日見其多事而民生日見其窮蹙矣莫知反本而歸咎於命於是競談禍福爭許鬼神命肆多於工商穀祠劇於屠市無益於事徒悞悞終耳吾以爲蚩蚩之氓各有昭昭之性第酣睡之久不覺不知今當喚醒使皆明君親之心而無從忘本之智一念反本則福漸生而

讀書編

下四

本

智漸開矣自能順帝則於不知忘帝力於何有猶反掌也更得長民一政一令務以明民而勿以愚之爭端勿啟訟竇勿開一意與民休息而專以教化爲事擇儒生之醇謹有行義者使往各社而爲之師遂充約鄰月約一再舉則講

聖諭六言以誘化之夫鄉約今已行矣獨窮鄉下里猶難徧及社師行則無患其不徧不必長民身親臨之實便計也往時督學行部必試社師此舉久廢然道府州縣皆可行也何待煩督學哉今各鄉社皆有

異邑人不知其行誼端否其間未嘗無賢者然不肖者亦有之合令報名出試觀其所作而因以察其爲人可者留不可者斥以選於鄉而城郭者補充之人給一帖開其合行事宜以往而時稽其勤惰使草取有苟且之意庠士固隸學官不可以勞而近郊社學各取使宜不必更設或謂遠社出試似亦可罷不知此師多爲鄉民作狀壞人心術莫此爲甚試之而斥其不肖留者籍記之彼有憚而不敢爲亦清訟之一端也董子曰明於入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

龍學編

不附

李七

於物然後安處善樂循理而爲君子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此迂夫今日之說也

學編卷四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

心如穀種

先儒以物之有生意者狀心可謂識心者矣夫心無形也不可以物狀也自人之有所生生而不息者因而名之曰心則心之在人惟此生生之機而已故物不_レ以狀心而物之有生意者則足以狀心穀種者物之有生意者也程子以之狀心其取義至精矣請中論之蓋世之人皆知人之有心也而不知人之_レ心也皆_レ以心之有仁也而不知心之_レ即仁也皆知仁之在人_レ而不知仁之_レ即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合而言之蓋出於孔子孔子曰仁者人也舍言心而單言人矣參是則人_レ即心心_レ即仁仁_レ即人隨義立名通一無二也明矣程子於此默識夫聖賢之旨皆_レ吾人生生不息之機而言之也故取譬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於是仁人心之理足以俟之百世而不惑且夫人之智能知物而不足以自知其心執途之人而告之曰子知穀種乎夫謂穀種者非穀之外別有種也穀_レ即種而已矣其人必應曰然于是告之

曰子知人心乎夫謂人心者非人之外別有心也人即心而已矣其人必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謂人有心則可孰是人而即心乎又執而告之曰穀未嘗有種也即穀之能生者名之爲種而已其人必應曰然於是告之曰人未嘗有心也即人之能生者名之爲心而已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人實有心而後能生耳孰是因能生而名心乎則又執而告之曰是能生之得名爲種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曰穀也其人又必應曰然于是又告之曰是

論學編

論

二

能生之行名爲心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即人也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又必計曰謂能生之理具於人則可孰是能生之者即人乎嗟夫世之迷惑於妄見也久矣非大聖大賢不能明也心之難言也甚矣非大聖大賢不可信也蓋程子嘗言之矣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夫心曷以真言則以其有假也心之假者則其識之也易心之真者則其識之也難人皆知夫思慮之爲心而不知夫不思不慮之爲心也何則思慮之心易識而不思不慮之心難識也夫人

盡亦反而揆之凡吾之所思所慮者有出於吾平日之所見平日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者乎如不出於吾平日之所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也則是心果因人爲而後有也而奚以稱天君乎且吾之所見聞所經歷者吾不得而思慮之彼不與吾同所見聞同所經歷者吾不得而思慮之是千萬其人亦千萬其思慮也天君果若是之散而無統乎且思慮而及則皆覺其精明思慮而不及則旋覺其昏昧天君又果若是之不一而有去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今往來之憧憧若是也果上天之載乎揆是則心之所認者無乃不真而涉於假乎可以察矣是故必知人之即心也而後可以識心必知心之即仁也而後可以識心又必知仁之即人也而後可以識心何以言人之即心也外有耳目口鼻手足髮膚內有五臟六腑而爲人無一而非心也耳能聽耳即心目能視目即心口能味口即心鼻能嗅鼻即心手能持手即心足能行足即心髮膚能痛癢髮膚即心臟腑能喜怒哀樂臟腑即心舍是無專爲心者如穀之外有糙稃糠

論學編

論

三

稗卽種內有精粒精粒卽種故曰人之卽心也猶穀之卽種也豈別有種藏於穀之內哉何以言心之卽仁也目惟心能生萬色耳惟心能生萬聲口惟心能生萬味鼻惟心能生萬氣手惟心能生萬持足惟心能生萬行髮膚惟心能生萬感臟腑惟心能生萬情如穀以能芽而名種以能苗而名種以能秀而名種以能實而名種故曰心之卽仁也猶種之卽生也豈別有生寄於種之內哉又何以言仁之卽人也生萬色者卽目是也無爲目者生萬聲者卽耳是也無爲

諸學編

論

四

耳者生萬味者卽口是也無爲口者生萬氣者卽鼻是也無爲鼻者生萬持者卽手是也無爲手者生萬行者卽足是也無爲足者生萬感者卽髮膚是也無爲髮膚者生萬情者卽臟腑是也無爲臟腑者如穀之能芽能苗能秀能實皆穀爲之無別能芽苗秀實者故曰仁之卽人也猶生之卽穀也離穀豈有所謂生哉卽是以論心然後知吾人一身循頂至踵由外探內舉近暨遠通今及古盎然皆生生之理渾然皆主宰之心無一髮之不靈無一瞬之不妙如穀種然

循其糙稗及其精粒皆生意之所貫徹不可減不可折豈惟其糙稗精粒哉天時也水土也人力也械器也無一可缺者也蓋盈宇宙間生生之妙類如此以是觀心不以思慮觀者也以一感一應觀者也蓋以思慮觀則出於聞見經歷之後以感應觀則超於聞見經歷之先以思慮觀則千萬人各異心以感應觀則千萬人共一心以思慮觀則有精明有昏昧以感應觀則無精明無昏昧以思慮觀則有聲有臭以感應觀則無聲無臭以思慮觀則滯其心於方寸謂方

諸學編

論

四

寸爲靈臺爲神明之舍以感應觀則廓其心於天地萬物由吾身以至於天地萬物共成其靈臺而靈無盡也共成其神明之舍而神明不測也以思慮觀則有操持有把捉而其機日以窒以感應觀則無操持無把捉而其機日以活以思慮觀則識之甚易可以一己之智力守也而其爲之也則難且其成也假以感應觀則識之甚難非得明師良友而虛心以求之不可得也而其爲之也則易且其成也眞譬之穀種其生生之機本無待於作爲乃若擇其種而生之則

非問於老農未有不誤者也是故不識心而求事心者其害有二非助長以樞苗則誤種於稊稗孔子以人言仁孟子以人心言仁皆辨種之說也

周海門先生評

胸次無礙筆端有神推窮搗弄妙絕古今卽坡仙極稱妙悟能言恐見此亦將避舍

證學編

論

五

志伊學顏

儒者所爲稱古人之志之學非於其志與學焉求之也蓋必有其本矣開闢以來數大聖人尚已下此聰明靈秀者當無限也而獨伊尹顏淵出乎其類二賢而後其仰慕而希冀者又當無限然能爲伊爲顏者何寥寥也無乃伊之志顏之學皆有本而然而學者未契其本則雖志伊而非伊學顏而非顏哉宋儒周子得其本者也故發此論以詔後學欲學者因志而求其所以志因學而求其所以學也請申論之愚嘗

觀於射矣夫射莫不志於中也而不知射者雖不中不耻也試使羿持弓而不中羿則耻之以其知射也今夫造父之御一日千里識其途也試使不識途者馬雖良行雖力而其所適者愈遠而終不至是故耻厥后不爲堯舜伊尹之志如彼其專也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如彼其純也今有人於此我告之曰子當志伊尹之所志彼曰然吾志也於是亦以君不堯舜爲耻焉是果伊尹之志已乎彼必反而思之吾未能堯舜吾君乎吾曰願君爲堯君曰若之何堯也吾曰如是則堯矣君能如是矣乎吾曰願君爲舜君曰若之何舜也吾曰如是則舜矣君又能如是矣乎吾君未必能如是也果君之不能乎無乃吾之所誦於堯舜之道者尚未至也然則其志雖銳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足歉然有所不足而伊尹之志荒矣我又告之曰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彼曰然吾學也于是亦於怒不遷於過不貳於仁不違焉是果顏子之學已乎嘗試反而思之吾之怒果能不遷乎吾之過果能不貳乎其無乃所謂不遷者真遷所謂

證學編

論

六

不貳者真貳乎吾之於仁也果能不違矣乎其無乃所謂不違者適所以真違乎彼爲之易而我爲之難也果難矣乎其無乃吾之所講於事心之學者尚未是也然則其學雖敏而其中實赧然有所不敢信赧然有所不敢信而顏子之學息矣何也伊尹乃善射之羿而志伊尹者乃未必知射而求中者也顏子乃熟路之造父而學顏子者乃未必識路而求至者也盍亦反其本而求之反其本而求之者是射者不求其如羿而求自知射也御者不求其如造父而求自證學編 八論 七

能遷而非不移於甲乙之謂也不能無過而過亦仁也吾之仁非過所能貳而非不復於前後之謂也如此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三月何違之有然非復以自知洞見仁體則雖極力澄清極意防檢終不可得而不遷不貳借能不遷不貳又仍不謂之仁由此觀之伊尹非奮而爲志也知堯舜之道而志自生也顏子非勉而爲學也知復禮爲仁而學自成也今吾求志其志學其學而不求其志與學之本則志竟少成而學竟無益無成猶可也若責志之甚而必於有成則反以禍天下無益猶可也若自信之過而立爲門戶則反以誤後世蓋非謂伊尹之志不可志顏子之學不可學也以不能知堯舜之道而徒有伊尹之志卽非伊尹之志也不能知復禮之仁而徒慕顏子之學卽非顏子之學也是未知射而求羿之的雖愚者知其非羿也是未知御而求造父之行雖不肖者知其非造父也夫志非伊尹之志而學非顏子之學乃托伊顏以自信吾安得而知其所終哉然則所謂聖賢與令名者何也蓋周子之意謂夫知本者也周子

默契道體而長於易故其言宏爾也學者不信周子之言則已如欲信乎周子之言也則愚知本之說又烏可不諱哉

此學問頂針也可謂發千古所未發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學貞夫一故不可得而遷且貳其可得而遷且貳者學之未得一者也學而得一則觸處洞然舉心動念無非此心之照察怒烏得而遷過烏得而貳哉不遷不貳斯純乎學至此顏子所以爲好學也先

證學編

論

九

儒之說曰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也貳復也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也愚未敢以爲然愚曰不遷非謂怒也謂夫學之不遷於怒而已矣不貳非謂過也謂夫學之不貳於過而已矣且顏子之所學者果何學哉學爲仁也而夫子告之以復禮仁人心也禮則此心之靈知自然條理而不亂者也人人具足豈容人力參其間然而不能自知則主立其施於四體發於七情動於衆念將四分五裂碎千斷而不相攝入是謂不仁故復禮所以爲仁也以自知復以見

天地之心也此顏子之學也學之如是故目視而耳聽非我也禮爲之視聽也非禮吾目何以視耳何以聽乎則吾之學不遷於視聽矣口言而體動非我也禮之爲言動也非禮吾口何以言體何以動乎則吾之學不貳於言動矣由是而怒焉怒非我怒一禮爲之怒匪禮也吾何以知怒哉怒之時與無怒之時若異而既自知怒又自知止仰其無怒之知也學豈遷哉蓋誠有不可得而遷者矣由是而過焉過非我過一禮爲之過匪禮也吾何以知過哉過之時與無過之時若殊而既自知過又自知改卽其無過之知也學豈貳哉蓋誠有不可得而貳者矣天上地下古往今來魚沉鳥飛草木喬充塞宇宙之間無非此禮之察此禮一復宇宙之間更有何事如此而動如此而止如此而常如此而變如此而灰如此而生有何可遷有何可貳故天動星迴而辰極恒居其所車旋輪轉而衡軸常執其中昔大舜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弗迷者舜之常也至烈風雷雨而始見其然太虛之體不爲風雷而動其一毫聖人之靈知不爲

證學編

論

十

風雷而搖其一念夫怒也過也亦顏子之風雷也風雷變於外而怒過變於內變者自變吾有不變者存顏子之不遷不貳亦顏子之常也夫子蓋借怒與過以形容之亦猶夫以風雷紀舜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亦借天道小變之節以形容其不變之心而讀者不解遂云顏子之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仁何物也三月之後可得而違哉於是妄意以怒與過爲違仁之驗而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復于仁之驗使天下學者不尋其本而日逐逐然於性情念慮

證學編

六論

十一

動作間求之不勝其檢點不勝其防閑檢點熟則善於彌縫防閑熟則善於固執溫溫然務爲深厚之器觸之不發感之不動以爲顏子之不遷怒若是也沾沾然不苟於一言一動之間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以爲顏子之不貳過若是也嗟乎顏子而若是也則夫子所謂今也則以爲小同好學尤夫子之過矣大抵此學之在後世未儒者博極羣書禮爲何物復禮

一一明也聖遠言湮心傳奚自
實聖非不可敬可畏然實不知
事追尋影響便妄解說率天下

而從之循其言僅足爲鄉愿之指南五伯之藩籬於孔顏奚有哉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蓋五十而後知天命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終日若愚僅乃得之而後之儒者未得謂得少得爲足無怪乎此學之難明也嗟夫後之學者其母以不遷不貳求顏子而務講明於顏子之所學焉其庶幾乎

愚聞之師云顏子心常一故不貳常定故不遷學問根源一通則見無不合蓋于聖不易之旨

幾希

證學編

六論

十二

君子欲揭人道於天下則亦難乎其爲名矣大言之則不足以盡小言之復無所可取夫不足以盡而復無所可取則不言可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物異者實自有在得之則與物異失之則與物同吾而未之得焉斯已也吾得之而忍視夫人者之皆失以淪胥於禽獸乎于是不得已而言之然其實乃無可言者於是乎借微少之名以狀之欲天下萬世聞其名而惕然以求其實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幾之爲言微也希之爲言少也是果何物耶

謂之有物不可謂之無物亦不可蓋亦強爲之名矣
嘗稽古訓其尊人者何其隆也書曰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言靈見萬物之蠢也記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言貴見萬物之賤也禮運之言曰人者天地
之心又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
行之秀氣其尊人也益隆夫人道如此其尊也而吾
乃引禽獸以與人論異同於至微至少之間無乃大
非其倫矣乎嗟夫有說矣蓋此至微至少之間正人
道之所以尊而欲張之以尊人顧不如較異同於至
證學編 下論 十三

女而後有夫婦而雖雄牝壯即夫婦也有夫婦而後
有父子而生育乳哺即父子也同生者其兄弟相制
者其君臣類聚而並遊者其朋友此固未嘗異也無
已則仁義禮智信之粹然者乎然人非實有此五者
皆性之所出而亦非有實性不過以安身利用而已
安身利用即性也由是名之曰仁名之曰義名之曰
禮智信而凡有血氣者皆知所以安身而利用亦皆
可以隨事而得名吾惻隱也彼亦有其惻隱吾羞惡
也彼亦有其羞惡吾辭讓是非也彼亦有其辭讓是
證學編 下論 十四

微至少之間者之尤得甘尊之之實也自今觀之人
之與禽獸果何以異哉謂形體異耶倮也羽也毛也
鱗也甲也謂之五蟲謂倮異則羽亦異也毛與鱗甲
亦各異也奚獨倮哉謂飲食衣服宮室異耶而彼之
饑渴有以養也膚革有以蔽也風雨暑露有以藏也
無異也謂知識言語異耶而鵲知風蟻知雨燕知戊
巳見害則知避其幾有先於人者矣鹿之呦呦鳩之
關關蚊之翺翺牛以鼻蟻以額各有以號召而告戒
非言語耶若是則求之五倫而人居其全矣顧有男

非又非獨吾人得而有之也蓋人與禽獸同得天地
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率天地之性
以有其生莫不自靈而相養莫不自貴而相賤而人
自以爲靈且貴者生於有我之見正與物同而奈何
以爲異哉及復徵詰及復思惟舉無以異也誠無以
異也蓋從古以來所稱大聖至神發育萬物峻極於
天者必出於人類之中而物不與焉而諦觀夫大聖
至神者耳目人也手足人也心思人也果人之類也
而有若是焉則人之道竟有異於禽獸而必非禽獸

所能同者矣而安可不求其故耶嗟夫人道多乎哉
幾希焉而已矣記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夫誠者人與物之
所同願物不能誠之而人道則能誠之此其所以異
歟學者牽於文義謂誠者爲聖誠之者爲賢不知聖
賢皆出於誠之而有分量之不同若一任其誠而不
能誠之則衆人所以自同於萬物而與禽獸無異者
也夫誠者如此而知如此而能誠之者亦如此而知
如此而能然所以異者盡於此矣又多乎哉幾希焉

證學編

論

十五

而已矣故衆人者介夫聖賢禽獸之間者也幾希而
得卽聖賢也謂之人可也幾希而失卽禽獸也謂之
非人可也未有不聖賢不禽獸介於其間而稱人者
夫介於其間不得以爲人然人猶然自謂人也惟聖
人知之知之故惻然哀之哀之故實言以告之庶使
非人者從而爲人若曰汝反而爲人者非有多也又
難乎哉蓋幾希之際一反掌而可得耳孔子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
孟子他日亦曰行之而不察焉終日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言日用行習成天道之自
然無餘無欠而惜其不能自知而失乎人道之當然
也夫既日用矣既行習矣而聖凡人物之分特存乎
一知之間豈不亦幾希而易簡也哉嗟夫此堯舜所
以開道學之源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所以
見知聞知相傳以覺世也後世聖遠言湮有志之士
各以其意見揣摩聖學不能虛心信古喜於著述而
其學遂繁以難韓愈原道盛稱人倫五品飲食衣服
以爲道盡是矣不知民咸用之而不著不察者此也

證學編

論

十六

隋王仲淹氏近之矣宋儒獨周茂叔程伯淳陸子靜
邵堯夫而學者或不能信其說然要之亦皆未造於
孔子之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學幾
希而止矣欲少於幾希焉非也卽欲多於幾希焉亦
非也學者能因幾希之說而求其所以爲幾希者質
之經訓正之先覺近思以研之反身以驗之而一旦
有得焉然後知孟子之言之有功於萬世也

觀理靈明廓徹而下筆變幻縱橫此文之妙有不
勝其贊嘆者若宗旨或以近禪而疑之則請質諸

明道之言明道云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只此可以了然

權論

京兆李公以可與共學章課士且論之曰母得以圓通之說言權予聞之有契於中因具論其義甚哉權之難言也此大化之真機聖神之至德惟學幾無我者稍窺其端倪奈何以一切圓通之說當之哉以圓通言權是未見夫權之具體徒以權衡推移之迹妄想而揣摩之也權之一字固起於權衡之權而權之

證學編

下論

七

爲義豈權衡之權所能盡哉何者權衡之權不能以自用必有待於衡然後用而是權也無所待而獨用者也蓋不過借權之名以顯其不執之體而學者遂以妄想揣摩之此何異執指爲月認盤爲日其轉遠者哉蓋嘗觀權之爲體非獨聖人有之衆人莫不有也出入之作息冬夏之裘葛孰非權哉又非獨衆人有之萬物莫不有也魚鳥之飛躍草木之枯榮孰非權哉蓋大化之流行已司其大權故有生之類無一物而無權無一息而不用權而獨歸之聖人者何

也衆人於無我之中妄見其有我惟聖人能盡夫無我之實此其所以爲權也如目之視也非權勿視然衆人以目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目也如耳之聽也非權勿聽然衆人以耳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耳也如口之言身之動非權勿言勿動然衆人以口與身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口與身也夫已者物之對也內既無已外亦無物無已無物則今之視聽言動也就主之求之而不可得故舉而歸之於權而昧者以爲是權也惟聖人能用之也

證學編

下論

七

不知由衆人以至於萬物日變化於權之中而不覺聖人之用固卽衆人之用卽萬物之用而未嘗分毫增且異也是故物之所同出者聖人亦出物之所同入者聖人亦入物之所同福者聖人亦福物之所同禍者聖人亦禍物之所同是者聖人亦是物之所同非者聖人亦非豈有所選擇於其間而爲圓以自避爲通以自亨哉嘗觀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然愚夫愚婦或憤激於其所爲輒一歎而不顧此士君子所引義以繩之而謂之微者也然至於義

所當歟即士君子難之而多方以自解免耳自勝於
聖人之權矣乃所以爲俯仰趨避之巧也視愚夫愚婦
婦殺活自由者奚啻天淵哉聖人者固與愚夫愚婦
同其知能者也何巧之有然惟其無我故其生也爲
權生其歿也爲權歿由生歿而推之萬事萬化無不
爲權權者假名而當生則生當歿則歿者其實也昧
者趨假而棄實是以妄意於圓通而謬趨於僞也學
至適道而立其地位亦已峻矣聖人不與之權者不
可得而與也何者彼猶見有已也即立之時何嘗非

證學編

本論

上卷

權然惟其見有已則示之以權而不信此顏子初學
於夫子時事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蓋是時已見此理皆我矣
而未能離我見我者離我之漸也然其機一息未融
即一息不可強其後心齋矣坐忘矣未始有回矣然
後夫子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故顏子之學始於卓立而終於無我此可與立未
可與權之說也此豈務爲圓通者之所能哉圓通非
權也而世之惡圓通者弁權而避之自處於壅塞滯

礙之途以伐其虛通靈妙之性而謂之守經不知所
謂經者亦不如此世蓋有以經而比衡者矣豈知權
衡兩物而經權乃一理哉經者常行於宇宙而不息
者也即虛通靈妙之性是也性一而已自其變易也
而謂之權自其不易也而謂之經其不易者即其所
變易者也其變易者即其所不易者也故曰權即是
經者其義確矣而惜乎世之儒者不能明其義以圓
通爲權以執泥爲經貿貿然而莫知所適也

行夏之時論

證學編

八論

華

聖人酌純王之道必求端於天天時有序而先時以
迎之聖人以爲是欲速之心也一有欲速之心則純
王之道無乃亦有所病乎是故欲行純王之道必先
純其心欲純其心必法天之時序此聖人意也三代
之道若循環然子丑建正豈非殷周盛王之制哉奚
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也嗟夫是蓋有說焉
而後世學者未能深明其故也建寅之正豈自夏始
耶堯舜以前皆然矣及桀之害其民也湯急於救之
故以丑建焉欲寬政之速布也及紂之害其民甚也

武王尤急於救之故以子建焉欲仁政之速行也蓋
曰救焚拯溺而解倒懸吾懼其不亟也先時仲雍爲
此二后之心也遇其時然也孔子以爲是未免傷於
速非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以生爲德胡不於嚴冬
大雪之際令萬品欣然而榮哉然而不能也一陽初
動於子二陽浸長於丑其冬令且盛行焉苟霜不殺
草梅李有實則妖矣惟至於寅陽氣滿盈協風始至
土膏其動然後芽萌甲折百嘉鬯遂而生生之德顯
焉時之所在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吾今建正於子

證學編

人論

十一

丑雖非能使子丑而爲春也又非能以冬行春令也
第吾心則已傷於速矣欲速之心微動於中則其推
之政事之間亦不能無過譬之理家者日出而作人
之常也欲速焉則鷄鳴起矣又甚者中夜興矣究其
作也亦必待乎日出而惟其心之急則詰責之嚴董
治之勤子弟戚獲容有受其病者故不若安心而待
夫日出之無弊也建寅之道何以異此蓋嘗觀於堯
舜之治矣鯀共工驩兜凶人也堯弗之去也及舜而
去之三苗之害命禹徂征乃弗竟征也以子羽格

焉何其從容不迫若是也嗟夫此所以爲帝治之隆
也使以湯武處此必不然矣蓋堯舜之天討未嘗必
加於其臣而湯武之放伐遂至必施於其君況其他
乎此孔子之所深探其微而畏夫心之欲速也兩觀
之誅附會者張之非聖人之政也焉有立朝未久遽
取一聞人誅之而不少假借此與申韓何殊哉吾意
孔子得政所謂朞月而可三年而成必世而後仁蓋
有漸矣行夏之時致思堯舜也孔子之門惟顏淵可
以語此故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其旨微矣吾怪夫學

證學編

人論

十一

者不求諸孔顏之心而區區於斗柄因革之說也故
具論之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論曰性之體至大而無外而聖賢爲能盡之者以能
知其性而已矣其矣性之難盡也然謂之性則人人
所同具也人人具之而人人不能盡之盡之者必歸
於聖賢焉何也則以聖賢能知之也不知則性皆欲
也而其用惟局於一身知之則欲皆性也而其機自
通於天下夫惟有自然通天下之機而性不難盡矣

非聖賢其孰能與於此嘗觀孟子告齊君也於其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未嘗遏而止之但導其公諸民而已宋儒朱子說之曰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斯言也非朱子之言也孟子嘗言之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孰不有形色夫孰形色不爲天性而語踐形必曰惟聖人然後可吁亦嚴矣此朱子得之而以盡性歸聖賢也聖賢者聖人之通稱而聖之爲言通明之謂也性本無所不通無所不明而聖

證學編

論

十三

人則通之明之者也嗟夫吾人之性體非通明之極而欲求以盡之吾見其難矣何則理欲之辨疑於中而公私之介戰於外也今夫耳悅鍾鼓目悅美色體悅游盤于是乎需貨利以濟之賴勇毅以將之此數者果理乎欲乎以爲理也則實出於耳目四體之欲而何理之可言以爲欲也則其間昭昭不昧井井有條莫非天則之所寓而舍此之外豈復有所謂理哉但欲則顯而易見理則隱而難知故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賢愚同知此數者之爲欲同思以爲必遏去此

欲然後理可存而又計以爲吾之欲之不能遽遏而輒去也且遂安頓此身於人欲之中而不敢言理是理欲之辨既疑於中故其智識思慮惟存於耳目口體之近而不能超越於天下民物之遠聞百姓疾苦呻吟之聲而見其顛沛流離勤動奔走之狀亦有惻然其不忍慘然其不樂而焦然其不能以自寧者非不思以爲之所也而既自計以爲吾之欲不能遏而去非取之民而將誰取焉奈何以身徇百姓而自桎梏爲是公私之介又從而戰於外也易曰陰疑於陽

證學編

論

十四

也必戰理欲疑矣能無戰乎戰則私必勝而公必滅自然之勢也戰生於疑欲其無戰也必先無疑欲其無疑也必在乎知其性知其性者何也知吾之耳悅鍾鼓非耳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聰也而又非獨吾之耳爲然天下之人之耳莫不有同聽焉而皆出於天之聰也知吾之目悅美色非目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明也而又非獨吾之目爲然天下之人之目莫不有同視焉而皆出於天之明也又知吾之體悅游盤非體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便也而又非

獨吾之體爲然天下之人之體莫不有同安焉而皆出於天之便也夫天者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吾有聰吾有天明吾有天使吾其能自違之乎不能也而天下之人同有是天聰同有是天明同有是天使天下之人各能自違之乎其不能猶夫我也我不能違天我之力可以自致及天下之人皆不能自違其天而我獨受天之命而爲之主而使天下之人各以其天而仰給我則我之身不止於我之耳目四體而合天下之耳目四體以成其身者也我之性不止於我之聲色安佚而合天下之聲色安佚以成其性者也今夫匹夫布衣之士身不出戶牖足不越閭閻俯仰不過父母妻子然一旦知其性亦且能翻然自覺其精其神橫亘四海貫徹萬世而不自安於一身耳目四體之奉以爲天之所與我者若此其大也而况爲天下之主者乎故天下之主誠知已之性本合天下爲一而常相流通則其所以奉順乎天者亦必有其道矣是故耳本天聰非必解鍾鼓於懸然後可也而彼之疾苦呻吟之聲屬於吾耳又徹於閭巷之人之

證學編

入論

下

耳使吾與斯民惻然其不忍者吾何以和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聰不幾於塞乎非所以盡耳之性也目本天明非必疎美色於御然後可也而彼之顛沛流離之狀屬於吾目又徹於閭巷之人之目使吾與斯民慘然其不樂者吾何以解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明不幾於蔽乎非所以盡目之性也體本天便又非必絕苑囿游觀之娛然後可也而彼終歲勤動道路奔走不得休息感於吾之心又傷於閭巷之人之心使吾與斯民焦然其不寧者吾又何以安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便不幾於窒乎非所以盡四體之性也知吾與天下之民物所同欲者皆謂之性又知天下有一民一物之不得遂其所欲卽吾所欲有纖毫不滿之處而不得謂之盡性是故其本不離於耳目四體而其神常周乎萬物其用不出於聲色游盤而其精常給乎兆庶一貨利之入必曰吾賴是以濟吾欲而天下之人亦各賴是以濟其欲也吾可以盡其財乎于是爲之薄征爲之緩征甚者盡蠲之而不征又甚者發倉廩府庫以給之助之損上供服御

證學編

入論

下

之物以繼之皆其所自然而不容已也一勇力之萌
必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而天下之人亦各賴是以求
其欲也吾可以盡其力乎于是爲之生聚爲之教訓
爲之誨信脩睦爲之搜苗獮狩無事則無務黠武以
戕之有事則無致玩寇以危之亦皆其所自然而不
容已也上重民之財則爲上牧民者化之亦皆重民
之財而民亦自重其財上重民之力則爲上牧民者
感之亦皆重民之力而民亦自重其力上下俱欲歡
欣交通由是耳不廢聲而天下疾苦呻吟之聲轉而

證學編

下論

三七

爲謳歌擊壤之聲吾之耳合天下之耳皆和聲所感
而天聰不墜矣由是目不廢色而天下流離顛沛之
狀轉而爲室家胥慶之狀吾之目合天下之目皆順
氣成象而天明不蔽矣由是四體不廢游盤而天下
之勤動奔走者轉而出作入息吾之體合天下之體
皆逸豫所休而天便不窒矣豈惟民哉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鱉草木昆虫咸若其性雨暘以時
五穀乃登賢俊乃生荒服來庭龜鳳來遊麟龍叶瑞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大順之極

也而盡性之徵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
之化育此之謂也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勝
至有開必先言天地人物原渾淪融液於嗜慾之中
而無少差別故機動於此則神應於彼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皆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噫非天下之至聖
其孰能與於此蓋其心無疑於理欲之交而能自決
於公私之介故其推行者甚易而其感通者甚神也
世之儒者第聞聖人無欲又聞聖人無私而不得其

證學編

下論

三七

旨安以耳目四體之性輒指爲欲輒指爲私必禁絕
之而後爲理與公也自爲之不能又勸人主爲之及
其既也人主自以爲不能而儒者亦逡巡却避以爲
吾君果不能也嗟夫孟子蓋言之矣曰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而儒者竟習
而不察何也孟子言鍾鼓則曰與衆樂言苑囿則曰
與民共言游觀則曰與民同言好貨好色則曰與百
姓同言好勇則曰一怒安天下之民蓋所謂無欲無
私者若此而已矣已之所能爲亦吾君之所能爲也

而儒者之論必出於已與君之所不能此聖賢盡性之學所以不見於後世也噫學之不講而性之不明也久矣明主將以興致太平必求知乎性而後可欲求知性必與天下之仁人君子明聖賢之學術者以講明斯學而後可謹論

孝弟策

問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今學者誦孔孟六經之言皆能爲之說若已明晰矣然愚嘗反而求之尚未得於心也不敢遽引卽如孝弟二字論語中開卷便見然參互於聖賢之說不能無疑仁道至大而有子以孝弟爲之本尊孝弟何至哉使孝弟果若是尊也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宜不愧上士乃僅士之次何也或曰此本立而才不足

證學編

策

耳則又曷云立而道生歟或又曰道可生而才不可強則曾閔二子同以孝名一則能傳聖道而一則不能也何居且傳道如曾子亦可言才不也又曾子不肯隨門人以推尊有若其故安在禮經又言孝有五非弟有五達果盡此而已歟至孟子之言孝弟也益尊仁義智禮樂皆歸之孝弟堯舜之道亦盡於孝弟已之所以守先王待後學者亦以孝弟當之無亦有子之意歟後世孝弟之士未嘗乏人如晉之王祥行孝以

爲帝師宋之徐積學足以爲士楷而儒者不
之曾孟之列抑以何也經曰孝弟之至通乎
明愚不敢以鹵莽滅裂耕且耘也今願與多士
切磋究之

執事慨學者循誦孔孟之訓不能深惟其理不免乎
鹵莽滅裂之弊乃舉孝弟二字反復徵詰以觀諸生
之所解諸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不自覺其鹵莽滅
裂也久矣一旦奉明問乃始瞿然覺也願將何以置
對乎愚也嘗聞之師矣孝弟之義淺言之則人人皆

證學編

本策

三

可與知若求其至則非盡性至命之士不敢言也然
則微獨鹵莽滅裂如諸生卽鉅儒宿師猶將語塞也
雖然明問惡可以虛辱試推測其近似而執事教焉
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者爲仁之本也甚矣有子
之言似夫子也夫子告哀公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非卽其旨耶顧下文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蓋知天則難言之矣是故孝弟有
二有由知天來者其爲孝弟也達諸天有不由知天
來者其爲孝弟也滯於迹達諸天則仁道自此而生

滯於迹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一篤行之士而已非
本立而才不足乃所立者非生生不息之本也愚請
明天之說然後終執事之問夫所謂天者非蒼蒼之
謂也又非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謂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人之性卽天之命非有兩也是故莫之爲而
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在於人則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罔
有所學且慮哉然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是
乃所謂出於天而不繫於人者也知此之謂知天能
證學編

本策

三

知天然後能事天能事天然後能事親自善事天而
言謂之仁人自善事親而言謂之孝子然則仁也孝
也一也孝豈特爲仁之本而已哉是故見親而後孝
則其孝匱也見長而後弟則其弟窮也惟其學不足
以知天而孝弟滯於迹也知天者未見吾親而知能
之良在焉則孝常在也未見吾長而知能之良在焉
則弟常在也蓋無適而非天亦無適而非性無適而
非性亦無適而非孝弟以道而言卽此謂之道以才
而言卽此謂之才孔門曾問二子同以之然曾能

傳聖人之道而閤不與焉其分實在於此而才又惡足以論曾子哉乃若有子之論雖似聖人然詳本立道生之云尚有等待之意豈知天無一息之不運仁無一息之不生孝弟亦無一息之能離卽孝弟卽天卽天卽仁孝弟非粗仁非精孝弟非先仁非後若今日孝弟而明日仁也非知天之學矣聖人者純乎天者也惟曾子知之故其稱孔子以黜有若惟以江漢秋陽爲喻意可想也若夫記稱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之五者皆非孝也發

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狻猊脩乎軍旅之五者皆弟達也得此意而引伸之孝弟可勝窮哉孟子惟見乎此故以此道性善而稱堯舜如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非以孝弟道性善乎如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非以孝弟稱堯舜乎至於守先王待後學亦以入孝出弟當之不寧惟是其言王道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道路不負戴謹庠序申孝弟是王道以孝弟尊也其黜桓文也老老

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霸功以孝弟黜也其闢楊墨也爲我謂之無君兼愛謂之無父無父無君謂之禽獸是異端以孝弟闢也其輕功利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之一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是功利以孝弟而輕也其論治平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治平亦以孝弟而致也然其學曰知性則知天嗟夫此其所以見孝弟之全而擴充之大也此堯舜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非可以影響卜度而得者也孟子而後其學遂以失傳今所存於孔孟之書者徒有孝弟之名學者亦徒知善事父母之爲孝善事兄長之爲弟而已是故篤行之士由之以敦倫名教之儒率之以化俗然皆操末以爲本迷天而執人而猶足以存太朴之淳風佐昇平之善治胡可少也若卧冰之祥使人主袒割北面而受教其德非細也不踐石之積使學者環侍聽誨而感奮其學非淺也然止於是而已豈能堯舜其君而傳學者以道脉哉愚非故爲苛刻之論以求備於後世之士也吾人之學以孔孟

為宗而彼實不足以窺其門牆也孝經曰孝弟之至
通乎神明神明者何天之謂也良知良能之謂也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睹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此所以為孝弟之至也論
而至是耳目心思皆不得而及焉然則奚由而至之
記有之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孝弟誠
者也求明乎孝弟誠之者也是故有人道之當盡不
遇其人不得其宗也則親師取友為急不盡其心不
造其微也則學問思辨為要人過矣心盡矣然後能
證學編 六 策

證學編

六 策

六

知性知天知天則神明通神明通則孝弟至蓋孝弟
之至如此其難也而世之言孝弟者真鹵莽也真滅
裂也宐有以厘執事者之憂也

道學策

問孔稱不變塞孟云不離道士誦法有年矣試自
審由今以往效用於斯果能不變不離否耶僊
之家壤之廷昔人痛之或曰僊而可壞非僊僊
者也然歟夫士也一涉宦途外有得失毀譽之
境而內有是非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
如流果何僊而能不壞歟且孔門羣賢言志而
夫子獨與曾點夫亦曰與之云耳宋儒遂以堯
舜氣象許之其說何也毋士之所僊必若點之

證學編

六 策

七

自樂其樂而置兵食禮樂等事於度外然後可
歟然宅心事外晉人所以不競也又惡可歟乃
伊尹初鬻鬻然無志於天下及幡然又改遂以
堯舜君民自任若兩截人然何也點之志亦此
類歟至謂漆雕開與點皆見大意所謂大意者
何也且既與點悅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許顏
子又何歟古者以六禮七教八政為學取之於
鄉四十而後仕故能方物出謀道合則從不合
則去今士習文以祈舉仕者類不待其壯且強

也乃欲卓然爲不壞之脩非豪傑其誰與望爾
多士平日所自待者古人耶今人耶孔孟及諸
賢耶幸直言之以占他日致用之略

吾儒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故體用一致出處
一轍甚不可以苟然爲也貞夫一者存乎道造於道
者存乎學學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一亦至焉
然後能卽體以爲用而用亦體也卽處以爲出而出
亦處也遷世不見是而不以爲悶道濟天下功覆生
民而不以爲得蕭然環堵之中而其具不媿大人
藎學編 下策 九

然繫天下之望而意氣不加匹夫何則彼其造於至
一之境雖欲二焉而不可得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
塞焉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此豈有意於
不變不離哉學之所成若火熱而水寒鶴白而鳥黑
無所容其變且離也苟有意於不變未必不變矣有
意於不離未必不離矣何者無得於道則其中之所
具者乃可變可離之質雖強之以意終不可得而強
也故脩之家壞之廷往往而是前者可痛後者復然
不知咎其所脩者未真而徒咎其所壞者非是豈不

惑哉執事謂夫士也一涉宦庭外有得失毀譽之境
而內有好惡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如流嗟
夫是蓋有說矣夫得失毀譽固外之所不能無也顧
見夫外之有得失毀譽者則實生於吾心使在我者
本無好譽惡毀之心則外之毀譽本不有也在我者
本無背失向得之心則外之失得亦本不有也非不
有也不足爲吾累也惟吾心不能無好惡不能無向
背則外之毀譽未至而吾心之毀譽已先擾矣況真
有毀譽乎外之失得未來而吾心之失得已先挽矣
藎學編 下策 九

況真有失得乎是故知道者不除外而除內不與外
境爲關而使內境常融常融則常虛常虛則我心匪
石而未常不介然也常融則常定常定則我心匪流
而亦未始不泛應也若尚如石之操以峻如流之坊
亦士君子之槩而猶未免於有意也是故學在開道
而已道者何吾性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大行不
加如窮居不得而損者也其體達諸天而其幾存乎
感應之際其量包乎天下萬世而其真惟在乎目前
可悟而不可強可得而不可質非天下之好學者不

能至也學先識識至而學未至者曾點漆雕開是也
識至而學至者伊尹是也學至而加之以好者顏子
是也請因明問而究言之昔者羣賢言志由之兵求
之食赤之禮樂真用世之略已曾點獨以春風沂水
自適若無志於當世者而夫子與之何也記曰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性無加損道無大小彼
三千者見夫兵食之爲加禮樂之爲大則目前所缺
不既多乎點也隨時隨地皆爲吾適時乎浴則浴矣
時乎咏則咏矣又時乎足兵食則足兵食矣時乎興

證學編

一策

禮樂則興禮樂矣果何小大之分加損之異哉此堯
舜氣象也故爲唐侯爲匹夫於堯舜未嘗損萬邦協
和四方風動於堯舜未嘗加曾點之見足以及之矣
豈謂其能置兵食禮樂於度外若晉人之玄虛哉漆
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味斯之一言亦取足於目前
而與春風沂水同適者也故曰二子皆見大意其視
唐虞事業若日用飲食之常也然識則至矣而學尚
未也何以知之春風沂水亦有所待也卽鏗然而作
便是活機且云異乎三千是見其異也又欲質三

子之優劣是自珍其見也是不學之微也曰未能信
是猶影響也若一切皆真則無此言矣是故聖人於
點則與之於開則悅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與顏子
而二子不與焉誠以此道須真脩實詣而未易以虛
見承當也吾又觀於伊尹矣其始也囂囂然曰我何
以湯之幣聘爲哉若無志於天下也及幡然一改遂
以堯舜君民自任者世所以擬尹兩截人也其實不
然蓋尹平日所學者皆堯舜之道其不取不予之操
弗顧弗視之節在耕莘而非損在相湯而非加故始

證學編

一策

之囂然者此道也繼之幡然者亦此道也尹以一道
貫其出處而非兩也故曰伊尹出處合於聖人然不
得爲聖之時者以其尚有任之意也孔子則無意矣
顏子學孔子之無意者也簞瓢陋巷卽四代之禮樂
非禮勿視聽言動卽鄭聲佞人之放遠若無若虛而
不校萬物吾體矣子在回何敢死命自我立矣是何
也無適而非學也常學則常無我常無我故陰陽自
我消長造化自我盈縮用則行舍則藏惟其有是也
此孔子以與顏子而他日惟曰有顏回者好學未聞

好學者也愚故曰曾點漆雕開之識不如伊尹之學
伊尹之學不如顏子之好學也嗟夫士有志於古人
之出處也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古人之道也不可
不求諸學今之學者多矣然非古人所謂學也古人
之學何學也大學之道也合天地萬物爲一身而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也一出處無非爲天地立心爲
萬民立命一去一就無非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居室之木可以用可以舍不可以斷而小也馳
驅之範可以得可以失不可以詭而遇也致君必爲
證學編 下兼 廿三

堯舜之君而撻市之恥不少自貸也澤民必爲唐虞
之民而內溝之責不少自恕也不以一身之利害易
天下之治亂不以天下之治亂易萬世之是非不以
萬世之是非易吾本心之趣舍致中和於幾微隱約
之際成位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端者本原而不暇
救其末也所急者遠大而不屑治其細也三月而可
暮年而成必世而仁鑿鑿乎其不虛也以數則過以
時則可舍我其誰確乎其自信也嗟夫此學之極其
至也學者必求至於是而後可以言學也執事謂古

人以六禮七教八政爲學舉之於鄉四十而後仕今
士習文以祈舉而仕者不待其壯且強也執事謂
深矣顧今學者之失不在於習文而在於不肯求其
道夫苟不肯求道雖六禮七教八政亦習而不爲無
益也雖舉之於鄉四十而仕不過敦朴獨行之賢非
名世之資也古人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實自學道中
來其學道也又自親師取友中來今載在學記可考
也今吾輩之能親師取友者幾何人哉無惑乎道之
不明而學之難成也執事首以不變不離之自審

證學編 下兼 廿三
諸生末以古人今人之自待者開之甚盛心也顧在
愚生亦不過習文以祈舉者耳惟其志不敢自後於
古人未敢謂能不變塞然不變之質不敢不學也未
敢謂能不離道然不離之具不敢不求也識雖陋於
開點而不敢自安於三子也學雖劣於伊尹而不敢
不希顏氏也取孟子願學之標準而以孔子爲依歸
雖不能至而此心不敢不向往也此愚生所自審也
亦愚生所自待也執事以爲何如

證學編四卷附證學論策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楊起元撰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萬厯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懿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其清修矯節而其學不諱禪是編載尺牘語錄及雜文附論策數首大抵講學之語故以證學爲名觀其論佛仙云秦漢以還不復知道爲何物而佛之教能守其心性之法及至達摩西來單傳直指儒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脈云云其援儒入墨誣誕實甚艾南英嘗作文待序曰蓋自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然則誰爲之始歟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俑者自斯人始云云顧炎武日知錄嘗考南英所乙注者卽起元文也然則起元變亂先儒其流毒且及於經義矣

三一子不分卷

〔明〕程德良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板橋書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一子無

卷數》提要

序

雲夢程凝之先生三一子書一冊白蓮沂文集一冊玉農廉使先世之遺書也玉農與余同官江右時間述其先世撫州之政而蒐討文獻無可徵丙申歲余自江右移撫鄂中則玉農先引疾歸居會城相距不里許閉門養病謝絕塵鞅逾年不一再見方意其幅巾初服坐九桂軒有蕭然自得於事物之表者豈知躬親鉛槧網羅散失日以闕揚先德爲務而汲汲有文字之役哉一日者以書抵余謂訪求先世遺書歷有年所今始得鈔本顧多殘缺懼其益久而無存謀亟付梓人

推序

且問序於余余不佞曷敢以不文之言汚簡端雖然玉農余石交不可辭因受而讀之喟然曰嗚乎是真不朽之業也其言皆按切時務貫澈古今談理而不墮於空虛警世而不流於忿激問以禪悟妙解儒宗智慧所通不主故常說者願欲以是少之未足爲病也先生當萬曆朝三爲司理未竟其用卒爲崇信縣令其宦蹟僅邑乘有傳略而弗詳省志竟不載苟非讀先生之書以論世知人則其所爲功與德者迄無可考嗚乎立言顧不重哉先生有言今世所爲致身青雲者其先世必有奇節隱行閭沕弗彰而及其子孫或再傳或三五

傳用彰其幽懿若蟠根然植彌深者與彌勃益天道翕散之
指人事盈虛之義有成式可覆而考也茲數言者先生其自
道乎先生昔爲理撫州而玉農亦秉臬江右前後治蹟若相
繼先生之書湮沒已久玉農求之數十年而竟得之所謂天
道人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著書既成而不敢自居
不朽嗚乎若先生者尙得不謂之不朽乎哉玉農以賢子孫
繼承先緒世德日滋不朽之名亦於是乎在余又將以先生
之言徵之也爰拜手而爲之序

昔

卷序

二

道光有七年歲次丁酉仲秋中州周之琦撰



庫全書提要

明程德良撰德良字凝之號雲連雲夢人萬曆癸未進士官
崇信縣知縣雲夢志載所著有不波館正續集白蓮沂代豆
日鈔明文覽諸書今皆不傳傳者惟此書前有自序謂是書
作於辛崇信時若三才一人焉則吾豈敢若三不朽而居一
焉則亦不敢第次三篇而名曰三一子三篇以立德立功立
言爲序其大旨亦欲合儒釋而一之

四庫全書提要

三



自序

三子子之埠編也穆叔有言曰夫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夫德者得也得諸心而發於事業爲功扞於文章爲言是一得永得之繁聚也三者一也德良愛歲及聞行素先生之學已對公車更聞直卿先生之學而微軀鄴國凡幾春秋矣佩所風聞時有應語意得間將操簡識之奈何初試爲理則觀兵松藩時與大將軍往復籌蕩平之策已綜驛傳再覈積藏環全蜀簿遞可充數棟一一而強以身裁之徹丙夜不少休泊役中原則地方缺官猥縮一

自序

四

那符又諸廳事又一縣符辰起而投牒者幾千人暮出而受成者不下千人且去住之使冠蓋望於道路而潞藩之國供億半於河南亦強以身應之亦丙夜不少休已役西吳則八郡不靖之贖與數十年不決之訟上大夫下諒其愚而概檄以從事亦強以身應之亦丙夜不少休無何則落拓東歸而病矣病且理參朮安問筆硯盡迄於今而有崇信之役也崇爲秦下邑斗城而外四望風沙無復官室樹木僅於剝庵中得數土穴是其民居也相去夢澤遠而妻孥不能備孤燈永夜寒風怒號擁衾淒其強半不寐而

僮僕又不可親一二殘篋圖書數事別無舊家可往借書

而簡編又不及攷邑務無大小雖與更始朝而據案可了退食則掃舛室陳闕几以坐因憶永叔之遷夷陵無書可覽間取爰書覽之而自謂足以學文子瞻在儋耳從田夫野老游令爲新奇怪幻之譚以消孤悶德良不敏何能方於古人而安置寒苦則何後於古人際茲仕餘旦書數語若爰書幻譚然卽往所欲識者而率爾識之作者什九述者什一或微言理突根諸體驗或漫譚時務多所涉歷愧博洽莫闕瑣典之藏而麗藻毋當含咀之末又何能成一

自序

五

家言以示不朽然意有獨匠語亦伐山要諸三者一而已矣凡若干以眎仁兒謂此爲吏所役也者更在關西清白可述而牛馬下走不無遜數萬甲兵今若此毋乃以覆轍誤矣仁兒因謂一者三之一而三也三者一之三而一也若三才一人焉則吾豈敢若三不朽而居以一士焉則亦不敢第次三篇而名曰三子然則舉我者其唯斯子也乎皆

萬曆庚子嘉平月程叔子德良自序於不波館中

別爲夢程德良撰

應城王承禧祐卿甫



立德

英雄豪傑者其材甚踔其養甚藁材欲恢欲欲奇欲備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而微深精奧者適所爲恢欲奇備者也薛子謂涵養只在動靜語默之間而子與氏亦謂得養則長夫人之自爲養也將翫然若槁骸乎抑嗒然若吞炭乎將嘖然若創痛之在負乎抑銖銖稱而寸寸校乎子思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三子

德

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究則圓神爲著之德焉可上可下可與可藏蓋完養之極致也紀昌學射於飛衛初教以三年不瞬而未得也再教以視小如大視微如著以覺懸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觀餘物並即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蠡之心而懸不絕此所繇以進於養者也 天有五行地有五嶽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此猶著者乃若其精空同同覆爲太清渾渾淪淪莫爲太甯天地一而已矣乃易之乾以象天而配君

子以自強不息言精明也易之坤以象地而配君子以厚德載物言渾厚也天地合而成大造精明渾厚合而成完養民物應而知天地又何怪乎世之疑令人口感令人畏也 謂聖人有知乎則自名曰無知也謂無知乎則又自名曰竭兩

端也將若陽羨書生倏而盛區倏而口語倏而兀坐籠鵝中耶盆水在庭漣漣淵淵靜澄終日不見眉睫爲間而西子過之其中皎如宛有解語之花嫵母過之而哆嘴顰顰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也方其澄也是無知也此其照也是無知之知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

三子

德

七

遂通天下之故乃知聖人之知川易 色荒者視非禮之視而奢者不視聲癖者聽非禮之聽而聾者不聽欣歎者言非禮之言而瘖瘂者不言口佚有動非禮之動而彳亍者不動可與爲仁乎彼其有天損而無人益其形祿祿其念營營之四者非能勿也是不得不勿也然孰爲視孰爲聽之非禮也業福且聽矣孰爲言孰爲動之非禮乎業言且動矣安在其能勿也不作如是觀奚不曰一勿而乃四勿爲夫人心之機若有若無心之應感若醒若坊天機甫兆天則爲綱不爲物迎不爲事將存存靡閒厥念靡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四勿者不貳過也不貳以貳
四而一者也唯顏子主一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萬籟俱寂神返本含吾不求心而心不之放也晨
鐘初鳴羣動興門曠乎六合之外若乎千億之遠而野馬逐
逐然吾不求心而心如彼其放也孟子不云乎有放心而不
知求要在知耳一念清明綿綿若存是爲時習是爲審問匪
涉元同匪執見聞一息有主一息自定念茲安安可以妙應
能定能應常應常定是謂不放其心而爲學問之要道矣謂
求心卽是學問者非也謂以學問而求放心者亦非也靜上

三一丁

德

八

陸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紛之念
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是雖苾芻者流其於求心
一言甯若廷與楹耶 諸菩薩聚而譚不二法門淨名默然
而舍利不默然天女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語言文
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離語言文字而譚解脫終不
近也然則端木子之得聞性天與聞文章有二聞乎其得聞
也卽其不得聞者也無知智游萬花之谷而芬芳然撲其鼻
焉則有善言德行者從之游而聞有言語者從之游而聞有
文學者有政事者皆從之游而聞無知智曰可得聞乎果曰

得聞無知智曰是得聞夫子之性與天道矣此之謂全聞
王元美曰誦毋自欺章而不泐然顏赤者非人哉牛山之木
章而不悚然汗浹者非人哉故聖賢之醒人也甚於藥石
有畫而攫金於市者市人繫焉曰吾學管氏之子揮金非攫
也東家媽然之子惑陽城迷下蔡國人羣往訕之曰亦知不
足以蔽國人瞞也慾之炎也如火見可嗜不見可訕也有雙
狐裁餽饈於首者俄成二八之艷郵卒旁闕而訊其繇則曰
吾非直塗時之人耳且目也吾百歲爲神巫千歲爲淫婦更
數千歲爲元嫫吾將以塗後禪耳目焉不虞子之旁闕之也

三一子

德

九

有東陵風者始爲鸚鵡跳而有其囊爲竊再跳而夥其黨九千
人爲冠矯度異哉柳下之子盜也賊恚曰而知吾之起家乎
固聖人之和之弟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起
焉而何能冠盜我也三一子曰沒世不稱聖人疾之有赫其
名烈士殉之亡其實跡其似而托以遂慾藉以繫援則雙狐
之計左而從旁之指且視者衆也故君子貴實脩 隱弁之
邱有潤壤焉其中蟻蟬長不以寸而茹國如飽卽所潤而丸
之填于壤崙圓不能以加規也巧哉蟬乎第身處壤中而弗
知壤之外有八紘千世其沈寥可以游神也有并州殊庭其

清曠可以完真也有不波之水不籥之竹閒雲之阿來月之
谷可步而適也有磬玉可環香鳥可呼有椒蘭可薰若莽可
烹也奈何汨沒於牛溲馬溲而甘其穢盤桓於蛆日豕後而
屢其汚乃自多其巧謂方之與世熱戾而唯圓之足以自見
乎子口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是皆螭螭之類
也 闕黨童子與互鄉之童子將見夫子及門闕黨童子曰
余欲速成者也而互鄉童子曰余與其進也塞上有逸馬之
翁者鄰父往唁之翁曰余焉知其非福也月餘馬以馴來鄰
父往慶之翁曰余焉知其非福也翁之子與慶者羣而觴病

炎而盲其目鄰父再往唁之翁曰余又焉知其非福也無何
徵兵出塞而盲子得以病免塞外之兵覆而盲子得不及於
難三一子曰童子之見孰進孰退塞翁之馬是禍是福夫天
之道若張弓然高者下之抑者揚之豎亥所不能窮而隸首
所不及算也唯和衷以任外至而終不我禍此不出戶牖以
知天道童子何知而塞上之翁達者也 延陵季子之劍今
昔多其信人焉然使死者而有知也則可使死者而無知也
是以千金之鴻寶而縣之一坏土前過者俯而拾之且啖於
尾生梁下之行矣奚益哉毋乃好信不好學也水鏡生曰士

之自處與處人也竭其忠不計其利害全其盟不諄其死生
彼哉朝秦而暮燕面張而背陳皆或益或損之計件也延陵
季子甯直爲俠骨卽進諸久要不忘之誼可矣 編駒之厓
上有松苗自折而萌自萌而葉何以別於艸之生哉竟也亭
亭結柯于青霄做大冬適於棟梁之用不則亦引百尺之絲
伏千歲之苓爲世良餌抑有艸苗者自莖而芽自芽而葉猶
然松也天天萋萋長不及尋爾其豐茂收斂憐而芻焉歲月
小更萎就荒落形容枯槁莫肯俯拾問艾薤之僅供僮父之
一束爾矣管子有言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

深夫若是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今夫厓艸不參於天
物之分定故也奈何詭天家之譽則齋琵琶奏新曲矣結米
山之知則吹竹籬舞高會矣投社鼠之譴則美蓮即稱子姓
矣甚且甘心端士蓋臣以冀一時榮遇而國家之幾事千古
所軫皆若有弗恤意謂好官我自爲之而詎知夫腐艸之不
足摧而於柏則挺然獨秀也 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汚其
機露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其勢銳也牛蹄之涔無尺
鯉塊阜之山無丈材其度狹也善夫河上公曰知其白守其
黑和其光同其塵言有皦然白也必有守也有燿然光也必

有和也藉令偉麗頗類色如黑漆無爲事守矣譬屯憤悃本來應全無爲事同矣睽之象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奕秋蒞技也而上者張置疎遠以戰爲守是閔中而重外之陸沈者也君子有之 漢郭況家號金穴偷兒往竊穴隙者三獲之司警者以拳桎訊焉司警者曰國有四民民各有業不知務此而爲盜黠偷兒曰獸窮則擾鳥窮則啄與其窮死甯盜以活司警者曰禮義廉恥生人之紀藿食牛衣一時窘耳冠盜奸宄百世不殲偷兒曰謾藏誨盜人道惡盈况有麗譙垂珠若星自我致寇而胡尤人司警曰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

三十一

卷

七

吾有一毫莫取非有取之是爲禦人三尺有誅法在必行偷兒曰吾今而後知有法矣大盜橫行胡獨無法司警曰願聞偷兒曰堯趨禹步不皆聖詰朱輪丹轂不皆材僕華冠縱履不皆原憲辭封蹈海不皆魯連世盜其名而小人盜其利盜利者并其名而損之盜名者則并其利而府之皋陶爲士司寇爾詰將在所討抑在所赦司警者曝然曰而行靡賊而起亡羊王用三驅適失彼狂遂釋之 申無諱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然嬰姬以前其綢繆均也而臺隸以後貴賤判

然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今有遇諸塗者招而名之曰爾監奴爾廬兒強則樞之弱亦必墜之矣爾乃褻衣博帶游於校序日復蠅蠅然以武斷雄是士而笑者也懸組剖符列於鵷班日復蠅蠅然以宦橐厚是士而棘者也援鼓登壇守在邊塞日復蠅蠅然以箕歛策是士而所養者也周士也貴秦士也賤非周秦之世能貴賤人也夫人而自貴且賤也畏人之名而乃自爲名哀哉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貴而可求也第爲執鞭之士哉宜若鄙夫然無所不至矣而得之不得曰有命雖聖人不可求也求其所不可不求其所不可求如斯而已矣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三十一

卷

七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隱然格心定國何不可獻之於君歸頑底豫何不可進之於親蒸父固可告之兄弟而敬承固可與之子孫是神相入也精相通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將祀者不飲酒不茹葷是得爲齋乎未若顏氏之子心齋也郭波索迦受持五戒

道德清淨說三百戒是得爲戒乎未若君子有三戒也洗心
退藏於密其靜也清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動也適故曰聖
人以此爲戒神明其德夫大千之世善男子善女人浮慕
且戒而厲與西施食其名而不鑒其實者也 心爲火火之
炎也上而不下是故炎北者楊已秋後者尤人世業於已所
就孰多而率爲富貴容以恣凌轢蠱測管窺所見亡幾耳其
不癩而麟不涵而狂而類多禍乘之睥睨一世者則驕之爲
害滋甚儀章氏有憂焉畫以卑蘊高之象名卦爲謙周公曰
謙之六位君子之道也仲尼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德之柄也
謙何不利哉第象地則博厚以載而蘊山則正直不覲奈何
世習之趨也貌投色契耳後有火鼻端有泚偃僂如不勝衣
而四體如不骨立則勞謙鳴謙之貞者反爲過餘威施之通
數易道不如是矣今有臧獲於此將虛左以迎虎拜以視乎
臧獲亦必望望然去之遇乞人於五父之衢謂不敢以雁行
進也循牆而走東向讓三西向讓再乞人必曰何物叔孫通
之絲葛也野哉不自度其可施而施之則失已不度人之不
可施而施之則失人是故謙之大象謂君子以裒多益寡稱

物平施也君子有終吉 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
和伊尹聖之任孔子聖之時者也其詞若評品而其序則聖
境也五濁之生孰能不波唯內慾不障外緣不擾而瞭然得
其所爲清內念不門外相不迂而渾然得其所爲和清則嚴
不取不予之操和則引匹夫匹婦之責而毅然肩其所爲任
然後志氣如神化裁無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太和不和太
清不清太任不任聖功乃成斯可爲實修者道也 士人鼎
鼎之身窮達兩端而已適雲霄之路策鐘鼎之勳豈不謂達
然達所學之謂達况身服澹泊政持簡要則達何常不窮依

鶴鹿之柴伏衡泌之隅豈不謂窮然窮於道之謂窮况水月
爲侶撰述爲富則窮亦何常不達昔者孔子薄視不義若浮
雲然乃州則行而舍則藏故曰隱居以求其志非徑終南之
捷也行義以達其道道苟不達得毋幸生耶彼其不怨天者
天必不怨而不尤人者人固不可尤也朝菌語蜉蝣曰古有
齊旦暮者吾於世幾之將埋憂地下矣蜉蝣曰吾於世何養
哉而不能以再朝生其故何居蜉蝣曰若隨波而流者也吾
於世飲而不食生三十日耳安得如枯鞠者五月而化爲麋
乎大椿聞而笑曰吾以八千歲爲春秋亦旦暮遇之矣蠢然

者物大造何心若彭若殤修短隨化奚事擊之與相殺哉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 丹穴之鳥爲鳳蹈五常和九采拓垂天
之翼而西馬有隨吻者善毀者也語人曰黠哉鳳也翩翩
以文炫斯世而棲則以梧藉繫援耳食以竹實飢者易爲食
耳果有道見而無道隱則何剖胎斲脛之世鳴於岐山殆借
文王以自解矣言未已騶虞過馬吻毀騶虞曰女也人面而
獸心乎是以虎其章而羝其角其不食生物者乃襲仁之蹟
以自文者也蟬聞而鳴不平自朝至於夕陽吻曰啖此所謂
多言而躁者也吸露餐風殘喘幾何而乃惟日孜孜爲人耶

三十一

卷

六

千里馬忿而往踉馬吻大言曰語云骨勇者汝之謂矣食則
盡粟一石而力不加諸凡馬秣與支遁輩比周爲黨遂遺其
粗以相名高耳德不足稱也或以告節俠俠也噓氣成虹將
挾挾首甘心馬三一子沮之曰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此
理之常無足怪也誰毀誰譽孔子一直道焉泊乎孟氏則不
虞之譽求全之毀操心何如其危而元和以後非忌者則疑
者三黨分而舌戰五鬼夥而唇攻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獨
隨吻之子然矣況乎鳳皇靈於飛鳥騶虞仁於走獸神駿空
乎凡馬者柰之何免於今之世耶蟬無當於清評而爾節俠

者毋若孺子然虛博浪之一逞可矣

三十一

卷

七

明雲夢程德良撰

應城王承禧祐卿甫校刊

立功

直卿先生曰士之用世也譬與人爲事然方者中矩爲可載也圓者中規爲可通也藉其圓不備則跬步不可通其方不備雖之蠻貊而且黍粟之不可載矣君子觀於車而操必端方材必通方兩者任重而道遠易所稱壯於大輿之輓也

明君良弼以知人爲謨人也者樹業之本也然人可易知哉孔子猶失之言與貌矣其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

三十一

功

夫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蓋千古器使之要論與凡人之生稟有厚薄則性有明闇養有純駁則材有兼偏君子之視人也如小小人之視小也如大非人之知而受也彼其自爲知自爲受也亦寔經曰中原爲雄魁傑奇偉江南爲雌清楚嬌麗殆不其然夫人非地不生天非人不成人之自成其天地者殊方而地孰與斯之龍之蟄也或於腦或於指或舒卷如綸然一旦乘風雲薄日月擎九天之表而若爲隘作八埏之霖而不爲遠矣無小無大可小可大君子其猶龍也無不可知而受者莫能知則奈何 不夜之山藏疏虎焉其額的然

其韓然其踏錢然其咆號響山谷其嘯號搖草木猛哉虎

如導跳而負嶠如翼莫敢前也它日倏闕環堵之側攫園豕

焉舍人子婦出而三尺童子倚門望之不知其爲虎也咄咄

爲呵而虎舍所攫以奔豈龍虎之威猛於獵者而返遜三尺

之童子哉虎有童子之有其真誠也故曰棖也怒焉得剛

獵於申伯之國震雷之陽朝出而暮以虎歸曰虎易與耳他

日有以瓜坼地而遇者張羅待之輒毀前以羣戈一決蹠而

戈胥棖也而後知向所獵者虎之似也非真虎者也沒人獲

珠的然以示賈胡胡曰此驪龍之珠也笑獲之曰余沒而抵

龍之宮獲於領下胡曰嘻汝幸及龍之困耳脫龍少醒將甘

汝若燕膚不足供飢之餘矣今之鵬勦者何異哉偵其分部

而牧也其羣漸離其管漸逼其趨漸徑其夕率自縛以卧其

夜巡可襲而屠其馬之魁可駕仆其營蹂其變而因割其首

級以提聞是皆及虎之似而驪龍之未醒者也遼陽之役可

爲前鑒矣可遂禁乎曰唯唯否否宜視其悻悻不養食我而

人卽吾人也何爲與無名之師悻且養食我獺豕之牙實簡

有徒不然任若蕃滋而後圖制焉非計之得也 貞女先節

三十一

功

夫

而後貌良吏先操而後材節與貌合者百一操與材合者則
千一也然肩事而理其始事者雖如當機而斷其濡事者
忌名高而施遠未覩其面業蒞其心識明而管幽未解其
業疑其迹以是吠形者攻弋爵者慕良吏在邦不達豈其遇
之偶致耶毋亦自取之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
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三十一

功

子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口其殃吾服也恆服 劉寵自會稽太
守徵父老齋百錢贍之寵唯選受一大錢今之選大錢而受
者夥矣非漢吏之廉也東夷之女寡爲納私壻而慕詩人
嫁之節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非禮之
讓也唁友無子以己有子之婢假之而友亦有子非母子之
倫也名與實孰詩世有其名是而其實非者心與跡孰清世
有其跡否而其心得者思奸雄之輩竄入以自解焉是以君
子先遠嫌也 謂田可井乎是取口口而衣以逢掖之衣勢

必決裂以去何者近代延袤西被流沙東漸海索南極炎交
北極元漠高下不知幾千萬落奚從而溝渚之也謂田
可均乎將馴爰居於五柞之宮移北山以夸父之力勞而無
成何者千則役萬則仆宿春且不備選計苗畝販夫販婦固
未有能運千金者也謂田可方乎曰可井之不能均之不能
方田乎曰不可操不足以槁望則平康教坊而數人之無色
稅也智不足以馭下則雙奚操射主良御之而目周偏隅遂
若豁四虛之表也且握算貴詳擇役貴審成筭貴速防奸貴

三十一

功

子

嚴昔淮陰自謂將兵多多益善四封之內萬民之子破觚之
世杆網之風夫人而淮陰則可不有淮陰眾益譁弊益叢矣
故臨川在事新法尙行而不能行方田之議江陵在事方田
雖行而不能使海內之不有後言也 徙木而予以千金則
極衆殫其力信激之也駭骨而買以千金則駭輿載諸塗信
休之也有如朝徙而夕返不猶孺子之弄乎藉以黔驢殘骸
膚稱駭骨不爲狹者貨取乎此其小者居閭閻之遠易瀛海
之繁而紀千萬世之遠若陽詔之陰不其然晨詔之夕不其
然恐信如四時者給其不然矣武漸曰信益天下然後能約

天下奈何爲之辭以炫煩覩聽者哉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夫唯文德止於信而後天下可孚也 冶金之子習爲拘有欲禁者往守焉虎視耽耽不逃其矚且與之約曰若拘將斧若指冶金之子亦惴惴然思而伺之也無何不速之客來語未及半而冶金之子試以其銖嘗之守者弗之覺也明日以藥金至悉淘其兩而守者亦弗之覺也今天胥吏罔利何翅冶金之子公府應接何翅不速之客而鞭校所懲何翅斧鑽之威其蠅營狗苟象恭而懷奸者將衆銖而錢索錢而兩迄於倍徙而無算也曰是在主者以事鍊心而心神常清以心敬事而心機常密任其紛拏一一先覺之雖百狡兎窟無所用營矣故欲防人者先自防而善爲守者先守己今人禁罔利之習者是不能也非不爲也亦非不敢爲也 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旺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旺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旺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旺世二十數七百年此天地之常也自黃帝以來五運同也不有以仁厚開國教民農桑而卜過其歷者乎又不有以忠厚垂謨刑不上大夫而盡臣節士相望於窮海之濱者乎今也不然朝捷之又從而禁錮之廷尉鞠之又從而拘繫之籍沒之而羊舌氏

後不得食之恐爲善者懼矣或未以周與宋之所爲立國者告也 潘安貌美每行羣姬以果擲之常滿車張孟陽醜每行小兒以瓦礫擲之亦滿車長項烏喙無陋於大禹者而地平天成世頌爲神濟臺子羽猶得可畏乃行不趨徑見必自公言僂多其端品王衍風儀高澈比之瑤林瓊樹乃執麈尾爲談世且薄之九方歎之於馬也得精而遺麤謂人而可以皮相乎善夫孫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 太陽之章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僧閏而真黃精於不泉之井擠其人試之覆以石磨磨有孔其人處數仞之下仰視容光不啻丸然不可裂而出也夜半狐教之曰無馳汝神無搖汝精睨而視之漸廣如輪視之七七汝其飛身如教出諸井無他精而之極也越王欲復吳目卧則矜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懸膽於戶出入嘗之訓甲士五千而吳卒爲沼無他勤苦之極也舜創耨韶之樂作於兩階百獸拳躍而舞鳳皇離離若諧其聲無他和順之極也是故忠信篤敬雖行矣况諸夏之國乎中孚之貞及豚魚矣况斯人之徒乎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况共事之儕

曰至誠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世
有簿書期會之師有神化之師兀然皋比揖彼童冠程章句
之訓話而不必其心惟督朝夕之逸游而不營其樂學是何
異爲吏執簿書期會以修乃執事也彼神化之師不然相其
神識鼓而舞之達其天機默而成之上醫以意因病而藥之
雨露以時因材而篤之雖頑鄙如腹微如象而克諧之烝々
之卽粗豪如口口善忘如徙宅之魯人而亦有所妙解也耶
其神化乎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蓋以神化語諸東門坦者
將之野歷三家之市而無不粉無極於壁也若問之則曰野

三子

功

重

有虎將奔於市以是禁之東門坦者輟然曰曾參殺人惡母
之織自如也有告殺人者三而卒投慈母之杼則所得贖也
宋王欽若如鬼如蜮內移主志外奪相權亦足潸才流矣而
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祗修齋誦經爲是足以謂儒虜則何
異粉無極於壁爲禁虎哉和五侯之鯖者藉椒醢爲調然
而味非其類也染墨子之絲者本素純爲質然而色非其類
也結九千人之黨者舉鰲角爲號然而信非其類也易曰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若今之世豪傑之士能自躍於
鵲立之班巍然爲類也哉宋之廢人有反乎生子者舉火照

之謂貌之不類已也而殺之者殆亦衆矣故夫取南山之蘭
羅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味相似也牽牛蹊人之田而反
謂曰苦牛足者情相似也拔淮陰於宵奔之尉辨武穆於斧
鑕之囚豈盡無人而類者寡不類者衆焉則遇有所獨奇也
夫英雄豪傑欲爲天下任事也殆亦懸乎其遇矣侯子曰
大易有言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孫子非
爛於易者而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昔行三軍皆莫之
能遲焉武也其庶幾乎曩朝鮮之役倭入平壤而越大海藉
敵振其勢不能久也奪金山之寨則扼其喉矣播之役督貴

三子

功

重

魚然跳梁幾何離水西之黨則崩角矣旁午之使搜括人寰
上書雖勤如四聰之不達何必剪若入幕之賓簡若假威之
狐而荼毒可漸銷也無已盍有口而沒其橐中裝乎雖然君
子能知幾不能爲幾命也虎生三子其一必豹然虎之臥
其二子也其一未及澤霧而以餉山神鶴生三子其一必鶴
然鶴謂黔足者之非其類也未及頂宋而投之地下始也並
巢而生既也交翼而哺竟也異已者則投之而不異已者則
謹視之唯恐不長何物之情偏所好耶豈唯物情兄弟閱於
牆矣豈唯兄弟友好二其心矣中包胥伍員同調交也而卒

乃復楚興楚蘇秦張儀同師鬼谷子而卒乃衡秦相秦豈唯
兩人鄧侯一人耳始而薦韓終而屠韓何嚮者愛之欲其生
後則惡之欲其死也毋亦物之恆情哉 石羊生曰童習與
成人非異品也居鄉與立朝非異心也心術與事功非異致
也故夫生平之真履自難掩也易觀尼山童子乎以俎豆相
嬉戲而長斯定禮樂矣謂處女見金夫爲嬖不爲眉口耶是
故小學之廢人品之衰也阿衡勛業格於皇天當其秉耜莘
野而一介不少取予矣謂桑賁雄洛下者乃簡要足稱耶是
故鄉評之弛朝議之涸也人心如種而郁郁續續皆其荻蘆

三子

功 美

卽日有萬幾而一中足應之謂東憲計殺岳將軍又殺子若
婿者非忍人耶是故心術之巨事功之整也治世有三要端
小學重鄉評而數心跡之真可焉 孔子曰天下有道邱不
與易非不與之易也聖詰不可以有道見也春榮秋實松柏
杪然木耳大冬嚴霜而後可以見松柏震代之傑人類而天
者甯自別於平世哉戚姬以衽席溺乃致商山老人以張羽
翼卽老人未必戒途而黑爲之狀遂歌黃鵠此祕密之法門
也中山之裔尙無甲楯五千而艸應片語遂決三分有二之
業竟也不爽此神幾之碩畫也虞淵日墜且鉗網之屬密如

秋荼博譴於宵人嬖孽之間而卒以桃李捧日而出其襟度
何遠也猶疑內鍵貨財外轅夫孰與牖哉而能庸其身出將
又能庸其共事之將以奏勛於雪夜其堅忍何至也庶幾不
微處人母子骨肉之親單詞以誦頃刻易座雖違會亦爲賢
者而力固大過人矣乘高安小尉歸着柳離以自寫其雲舒
電燿之猷所居成聚所出輔世青田者豈杓之人耶乃君后
馳八駿於外檢壬統六師於旁計檢渠魁消磨羣孽其功業
高於岱華而其憂危甚於囚辟則餘姚之所筭爲難能也今
昔諸君子初則乾之潛龍究則二之見龍而進則三之惕龍

三子

功

美

唯其潛也所以能惕而能見也孔子之後數君子而已 服
牛者掩其鼻乘馬者鼻其類雖有犇畔踴齧之難馴吾見亦
罕矣何者庖丁奏刀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有餘地矣吾聞庖丁之言得御世焉昔
者廢府之宗羣桀洛下有司繩之以法而曰天演之派戴在
盟府夫孰敢誰何而攫金帛於市奪子女於肆者舉戚首相
告也不有若宗之母黨乎不有若宗之妻黨乎又不有若宗
之子壻屬乎其情則宗親也其分則部民也籍其名於官司
而又副其籍於司宗人者初犯之則論解再犯之則逮訊戚

黨入公家而威黨之屬皆聞然入羣室視輒置之戮殆有甚焉遂帖然就馴無復桀於洛下者大都庖丁之遺指也人可殺乎曰爲士師則可殺非士師之殺人也奉天休命也人可多殺乎曰肖翹之物類有血氣固且戒殺焉今犬豕相食且人惡之而况草菅同類之生乎漢有屠伯慮因甚酷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伯也弗免宋王顯帥定州道士來謁語一功冠一世則減算十年與貴二萬番魂孰得顯叱使去月餘契丹將數萬騎獵於境雨解其羊腸之弦顯敵二萬縷以聞召顯爲樞密使而顯卒諸塗祀之憂曰來因之說儒者所置弗道然爾無疾忿於頑則其書具在可佩而韋也蒲鞭雖迂得毋省刑罰乎刑措卽遠得毋嚴天威乎彼其之子以喜怒偏殺亦以厲禁滋殺無何胥及於難者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有樵豎者其山童斧斤無所施長日射如也且出遇虎而冠者謀更其策于公謂天地有六利水居其一歲漁之其利可萬公時方憂計之賈也亟然其策命藏奴借漁焉於是踰三江泛五湖歷九澤鴨綠之東昆陽之北濠鏡之隈彭蠡之次大極海若中竭河伯劍池冷池下逮涸轍無不數置以入者更有釣者梁者罾者

罾者火者鐸者沒者粉解而致者爲鬼而捕者爪而獲者穿餌者橫流而網者望脊而射者羣助爲漁私其什七公其君九歲報於公公大以爲得策而無藉之子影顧風呼無不以漁人之說進宋之鄰父祀之憂從下和後泣而血下者七日以告公曰生財有大道其不盡利以遺民者人以生之爲可繼也竭澤而漁民不堪命矣詩不云乎老馬反爲駒不願其後後之弗恤終來有他虞臣雖欲涕之無從也公不寤展禽爲士師度淪之陽與魯尹式燕於室曰丈夫事人必以直道余聞之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安能以吾之案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屬有經目而狼跋者其類三五搖尾以進上大夫命禽驅禽不得已投筴叱馬嗷嗷而出吠於冀之北楊之西凡爲若類者一吠衆和皆曰展禽忍人也烏鳶聞之亦眾噪於珍木之巔而禽也不免郁離子揖禽曰子憶內江先生只尺之書乎謂學不難於經世而難於用世苟欲經世則心思厯注可以自竭乃用世之學不然必我能用人而人肯我用始可有用於斯世斯其術難言之矣今夫吠人者以類相雄長而吠於人者不及於其身則必及於其類鄙諺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

聲子何不幸而以其身為表是欲惡吠而不自給其影也必無幾矣展禽曰段產有言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夫吠影吠聲者其類固然已彼為翔於木蠹亦唯是斗與箕之不相及也則奚以噪為郁離子不能答以問焉為焉為曰吾聽其聲之噪噪然哆也而隨聲聒之亦不知其然而然展禽拊膺嘆曰天乎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唐之德宗使使括諸路財權輸百楹它日往閱之必從焉德宗喜曰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於斯為盛矣必對曰臣昨未辨所藏請嘗試數之天矍然而重者金與銀乎是然而奪目者珠與

三子

功

手

玉乎霧縠而霜踈含晶而吐腴者幣帛與名馬龍涎貓睛中外珍奇之屬乎其下微几薰席賈肆之餘殆不勝數乎德宗曰然必曰金珠不翼而飛幣帛不脛而足貨貝不集而殖乎德宗曰不然寡人患貧嘗蒐之山澤而不足征之市廛而不足徠之貢獻而不足益之夷方而始稍足也必曰金石可泐玉帛可朽泉貨可流機孰可阻雖多亦奚以為德宗曰不然寡人患用不足藏之將以致用也會諸司交章疏吐蕃劫門淮西未平魏博盧龍劍南隴西浙東諸路旱乾水溢饑卒相屬盜賊蠡起所在戮辱而且太白晝經於天慧孛於垣天鼓

震地血湧泰山夷而為地地忽隆為山也德宗勃然變乎色必前曰臣今而後知向之所藏者是致用也口口揚塵饑食不食渴思飲血饑欲飽肉臣請以金與銀往其質重可用也蔡人為梗師老財賈險比節使陽噴帝維臣請以珠與玉往其光奪目可用也早應作黑河渠失防噉噉載途老羸皆臣請以幣帛往其表麗可用也綠林赭衣嘯聚山谷矯虔實茲道路以目臣請以名馬往其行無疆可用也乾象示變坤紀呈異流時失軌人心共悸臣請以龍涎貓睛中外珍奇之屬往其類希有可用也不則陳以微几張以薰席走諸賈豎

三子

功

手

前而致詞庶幾奠安山川假天神而妥地祇德宗曰不然寡人聞之貨則者物也物而不化人者物物者也物物故神際茲時艱吾不敢黷貨而唯亟於用人墩堡星列甲馬雲屯經靈戰守邊關救甯是必有將帥之臣審時施廉揆勢發廩先時而防後事而賑是必有致荒之臣潢池弄兵如解紉繩帶牛佩犢威與維新是必有弭盜之臣文武為憲幹旋璣衡不競不綽迪知惟忱是必有心膺之臣而又廣其耳目濯其精神百度惟貞胡貽是列令潤穢青史而與鉅橋鹿臺為倫必拜手稽首嚴言曰天王明聖知人安民不殖貨利不貴奇珍

曾參有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始小人大來是爲泰
亨念茲在茲萬國咸甯德宗曰俞帥曰下罪已之詔罷諸路
使者釋病忌心敬大臣體羣臣而淮西平 三子曰治世
者治其標不若治其本俾其畏不若俾其懷任其術不若任
其誠刑其重不若刑其輕人有病脾而疋者倉公胗之曰病
在元氣餌以枳朮諸七劑抑木耳必榮若糜杜若室靜若思
慮而營衛乃可以漸復不則百餌之無益也此治本之說也
秦皇欲出周鼎於泗使千人沒求之不出斷其足更以千人
沒求之三日不出則千人已潛而之他矣更爲制曰秦無人

三子

功

重

力固董董操折鈞之喙哉有能出鼎於泗者千金賞於是智
士奮而踪之武士扛之而周鼎出諸泗是斯足不如激恩也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怒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喜
居久老狙兩布芋於石數之其數皆七以告眾狙皆悲公之
愚已矣宵遁去則術有時而窮也梁王之獄帝不欲傷母后
心又不欲撓畔國法田叔往焉殲渠魁三三人而悉燬獄詞
唯令伏斧鑕待罪以曲處母子兄弟之間歐陽觀曰斷死刑
我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夫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非能偏有所尚也急則治標而亂則振威術

以濟變而刑以正法治天下者審所尙抑惟其時中耳矣君
子而時中時中然後見君子 三子曰五方異稟百里殊
風風習之漸也譬如江河之望尾閘不可坊而返也混沌以
降三皇漸而五帝次三王漸而七雄十二君矣漢漸而晉矣
五季漸而唐矣五代漸而宋矣又漸而元矣大明漸而幾
三百年矣詞章工而彌誕武備飭而彌弱議論煩而彌苛人
材急而彌匱財賦搜而彌竭文網密而彌闊欲總挈之見以
爲弄權欲潛導之見以爲伴食欲師心而用之則見以爲嘔
取陽施而陰喻其在材不材之間乎太史公曰上者因之次

三子

功

重

則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至於爭是謀人而從之井也必無
幸矣南海之島人以蛇爲腊甘若丙穴之魚度索之桃也諸
夏適焉且以文珠獻於庭其徑丈其圍尺諸夏吐舌而走島
人弗喻猶以爲非也更致王虺於庭其徑數丈其圍尋尺諸
夏悟而卽命爲人爲臘島人喜彼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宋
襄之仁齋銑之佞佛皆以蛇爲世腊者也 子健曰凡吏有
所之則傳諸郵曰某衙門爲某事今吏之官盡矢諸獨知曰
爲某事乎爲吾君則詔繳繩愆罔不殫獻爲吾民則生養教
導罔不竭智將爲名也而腐腐多激抑爲利也而卑卑鮮恥

殆布穀然日月少許而苗而秀而實雖欲不登何可得矣
羊生曰近世爲吏率名以知蓋孔子語子夏曰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府知其府州知其州縣知其縣
辨孰不辨孰良孰不良孰可親孰不可親陸敬輿有言近
以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病痛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雨
之於萬類其鑑照無不均也乃能修厥職哉夫道在邇而
求諸遠者習矣而不察也



三子

明雲夢程德良撰

應城王承禱祐卿甫校刊

立言

漢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雖以譚懸而上書借劍則其人品
表千古也董仲舒作清明竹林之書雖以異鳴而正誼明道
則其道術冠羣儒也苟其道舛駁即有五車祇說鈴耳抑其
人醒醒雖有殺青殆飾羽耳而況法盛稱厨中之編郭象襲
南華之注者奈之何不廢言也

支離益曰璿璣珠琅世所寶而玩也唯是七尺之軀不適於
用抑將奚所寶焉紺珠長不徑寸弄之則內無健忘可以博
物寶之一也常然之鼎以共品物則不殮煙火氣味寶之一
也溫涼玉玦佩諸左右而冬不爐夏不扇足以學易寶之一
也夜光之珠啓我眇眇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寶之一也條
支馬肝石以拭白髮可使千丈不悲鏡中寶之一也更熟鷄
鵝之羹以餉不吾知者而百爾姑心無吾以也寶之寶也然
臣有三寶奉而持之曰清曰慎曰勤身有三寶葆而存之曰
精曰氣曰神文有三寶什襲而珍之曰辭曰妙曰精神者粹
靈所稟成諸內修若水之氣寶藏之光可意會不可目遇也

情者解其光景扼其趣味隨境之所至而代爲語言可感泣亦可舞蹈而不自知也妙則具在神情之間若無若有不苦不甘有輪扁不能斲而梓慶難乎其爲削也斯文之大寶也然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而緘局愈固不恤周客盧胡殆亦自賣其寶矣 變憐蛇曰余以一足跚蹕而行余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則曰余以取足行而不及蛇之無足何也蛇謂風曰余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余解於神動於天孰知其然而然小之蜚野馬風輕黔而漸於流沙放之則昧六合橫萬木而調調而刀刀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笑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惟我能也劉勰曰思風言泉意者其有機微而不能自已耶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耶 劉勰云臨篇綴翰必有二患理鬱者殆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根貧一爲極亂之藥此溯源之幻眇也殷璠云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俗體必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此涉境之秘密也合而觀之可謂知言 接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慮闊也漆室女不憂其身之不偶而憂太子其識遠也蕭穎士奴不憚笞撻而愛主

之博與其起清也問耶遠耶清耶人人具焉遺會推之嗜慾門之風習鴻之歲月歲之而百作百不能成也張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三一子曰心之精神是謂文所謂神來氣來情來凡以精神合也然長安市上竟日茅柴而反以百篇雄少婦奮前目不易更而乃以書法著者是果其精神爾殊也抑輕艷之態若水之氣寶藏之光竟不可拊與故曰文可僞而神不可僞也 天子之居攝官也卽沿茅茨之舊必有禁扇馬天子之父至尊也卽操殺人之戈人將望而避焉皋陶身執法之官而罹辟者逸是將株而罪也帝舜荷神人之寄而竊負以逃是可踪而獲也寰海皆中國之地而潛處其濱是可檄而捕也桃應之問對果確論與淮南謂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理之常也聖如大舜踐天子位而家政弗齊焉無是事也脫有之將如之何曰皋陶如法聞其事於朝下司空議之曰議親且厚恤死者之家舜則號泣於昊天以諫而俞允若始視事夫處事者有天則焉不可過不可及也裁擇情理吾心安之人皆安之是允執厥中之旨也白虎通之論宏農守曰幸而守在河之南虎得渡其子以北幸而守一宏農郡虎得終於其所往藉令棄建武之政出入

金馬門環人海皆受成馬虎將之齊之楚之宋之燕之周之秦耶將並其子物於地中已耶且也大漢之世崑崙而東封禪爲嶽交輔爲鎮又其次者春笑夏滴秋糝冬睡恩恩魏魏凡可堅棲而潤飲者殆不能更僕數也將遂無虎嘯類耶守以偶然奉詔對誠哉長者之言云石羊生曰苛政猛於虎孔子有炯戒矣太守廉平不苛民安其生是宏農有刺史無虎嘯也倘偶直其事而人聞傳之以爲德徵焉耳書之血流漂杵皆若斯類矣於史漢奚疑 朱公之家有雙白璧其膚如也其式斌如也其四周端如也相若也而其一價以連城其一價不以百何不類耶其神澤不相若也唐肆之馬摩肩而喘分背而踉二者無瞠乎其後也九方歎過而軒輊之謂其一國馬其一天下馬何居曰試馳而驟之天下馬者絕座而奔國馬則塵勞起矣故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但舉心塵勞先起夫文機判若漠海然亦其材致不可概而壹也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氣象氛氲深於體勢意度磐礴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四深也雖欲技巧尙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尙意而典麗不得遺二廢也欲性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

離開遠俗飛動而離輕浮四離也旨哉不獨說詩可與論文已 許由汚堯之以天下讓也而洗耳於穎巢父謂且汚牛口乃飲牛上流載籍所傳史臣蓋亟稱焉然禪受重典也典謨唐書也神堯之世登庸百執事嘗時諮而慎簡之豈其欲舉重典而不謀於四岳不諮於九官十二牧不書於二典三謨耶且也由誠石隱不知而讓之是不智也知而姑讓之是不誠也出堯之口入由之耳如色香味之可留洗何益也如幻泡影之倏過洗何爲也豈其欲蹈高潔而翻爲癡者耶洗耳者洗其神汚不在水也飲牛者啜其流水不盡汚也由固未嘗先白之而巢父豈其神解之耶大抵天全之士有所托而逃焉之詞不必有是事也左逸曰進不能加於唐虞而退足增光於堯舜故其入箕山益深也殆意之也 子美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此老不獨癖耽佳句作驚人語蓋進之乎道矣又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讀萬卷書思其不破耳誠能破之文章洵有神哉嚴儀卿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子美出而百家裨官都作雅音馬浮牛溲咸成鬱致今欲令人毀靚離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第善讀書者勿爲書生習善窮理者勿爲

理路歧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耳是故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鏡中之象水中之月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登六經之堂者其旨要雖未快其藏而其趨向端也游諸子之林者其旨元雖未咀其實而其識度遠也涉羣史之塗者其旨核雖未關其戶而其綜孽該也舍是則醯鷄覓脰祇隨其曠觀牛鬼蛇神益趨於誕癖而庭花玉樹徒工乎粧奩是以君子慮爲心精之歧弗由也 晉王導避蘇峻之難峻乎如石頭城令取故節蘇武節似不如是魏王思有痴心惛魄集於筆端輒投筆地下班超投筆似不如是齊蕭子顯謬自簡倨見凡流賓客唯舉手一揮而略不與言莊周知者不言似不如是晚近詩家顧盼成聲邱陵生韻意象未合而鄙俗滋甚自以爲粗豪獨解可與於真詩矣杜陵詩似不如是 正楊者自名丹鉛之忠臣而正正楊者益簸其林矣非國語者自名東魯之益友而非非國語者益汰其莠矣漆園氏曰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蓋天散萬靈雖七竅之神無渙而人破萬卷則半生之知有涯當爲史之闕文而不爲師之成

心焉吾獨且奈何然若近之筆叢者又非非與正者所可概也 語曰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香與俱化也入蕭瑟之室久而不聞其臭臭與俱化也言慎所與也然左國右史孰非吾與而長歌隻詞則亦孰非吾所入也是故旨非六籍之經不釋懼以曲學入焉而化文非西京之上不諱懼以靡詞入焉而化詩非天寶以前不詠懼以詩魔入焉而化昔者朱子曰閱韓熟者意思語脈自與韓似閱柳熟者意思語脈自與柳似則它他可知已是以學士賦絕交於非聖之書而留心精於二三之籍非固執西江之水而謂海若森茫不可涉以大觀也毋乃入之要眇與 范德機曰輾弱易染鄙俗難譬曰輾弱曰鄙俗兩者詞家之常症也盧扁宜何藥之凡詞家之取材譬將壇之用士士有夙儲當機而自赴材有先入觸穎而自來居常嘿加校閱吾之材果精騎健兒乎必不輾弱果上客天下士乎必不鄙俗祇恐童習劣魔久入成性一朝臨境忽爾成行要必一舉一措界限了然措者投彼還裔不與同中國而舉者時加訓練常爲我宿衛可矣然濯心精以三斛之灰游神品於八極之表元元本本則有鐵艾所不能攻而刀圭所不可瘳也故曰言心之聲也文言之粹也

吾未見其人不俗而文猶爲鄙俗者 爲文如探機然于淵
 焉緒霧縠雲縠家攻而戶論之至不一也而析則一也試提
 而論則明理道諸世務以此兩者蓋斯文焉欲明理道不以
 知見知見則倏出倏入易諸其實際欲諸世務不以唇吻唇
 吻則孰始孰終局解其嘉猷增損君一孝廉士耳擢筆不爲
 時秋二十年矣而出就省試知者賞之其實際固迥乎有得
 也岳陽記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彼其以天
 下爲己任自倣秀才時而經綸固已豫矣今之大言小言危
 言重言不理道則世務耳然能不以別傳視聖賢而身視聖
 賢隨所具受皆吾有也不秦越斯世斯民而身視世理可以
 抒其爲翰亦可以謀其殿最矣於乎繫少游之精騎富長吉
 之錦囊殆醴雞未啓其覆哉



三子

無卷數 檢討
蕭芝家藏本

明程德良撰德良字凝之號雲連雲夢人萬曆癸
 未進士官崇信縣知縣雲夢縣志載所著有不波
 館正續集白蓮汴代豆日抄明文覽諸書今皆不
 傳傳者唯此書前有自序謂是書作於宰崇信時
 若三才一人焉則吾豈敢若三不朽而居一焉則
 亦不敢第次三篇而名曰三子三篇以立德立
 功立言爲序其大旨亦欲合儒釋而一之

宗一聖論二卷

〔明〕吳應賓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吳樹申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一聖論

二卷》提要

序

余自束髮授書稍有知識之後卽喜聞前人嘉言懿行先師族前輩翼泉夫子嘗言伯祖宮諭尙之先生品行醇粹學問淵深能繼王考德陞公志以孝世其家其所著作甚富而宗一聖論一書尤爲純正精邃心竊慕之及長至浮山金谷禪林爲先生晚年讀書養靜處拜謁其遺像瞻仰其儀容如光風霽月藹然可親其文章道德粹而益背可想見其生平心愈慕

序

之先生手成之書不下數千萬言年久殘失其所存詩古文辭博奧幽深余每得而誦之然猶以爲未足盡先生之義蘊壬申冬以修家乘至祠與族人相聚晤惕非樹申好學士也多藏書語余曰君嘗欲觀官諭先生宗一聖論不得予有先人手錄一冊藏之篋中久矣出以示余余資性鈍拙讀數過茫乎而未領其旨趣浩乎而莫測其津涯久之而始有所會悟乃知先生學問之淵深在是先生品行之醇粹在是先

生上承鄒魯之淵源下接伊洛之宗緒亦在是曩者
余心所向慕今幸得罄其義蘊也烏能不歎觀止歟
然而余已老矣桑榆景迫雖欲服膺勿失心體而力
行之得乎因謂惕非曰先生是書盡付之剞劂以公
諸同好俾有志聖賢之學者知所宗向而造就之則
是書之傳其裨益人心世道者不少也豈僅足爲吾
族後生小子之準繩也哉惕非曰然此余之素願也
爰謀於家乘告竣之日而授諸梓庶幾家學之不墜

序

云光緒四年戊寅夏日六世從孫承讓謹撰

序

先是菊農兄聚設之頃每謂我吳遷桐數百年科名
固不乏人而能於千百年以後追思千百年以前紹
洙泗之絕業垂道統於無窮以伊洛關閩諸賢之心
爲心者獨官諭觀我水部無齋兩公而已矣無齋之
書不經見而觀我所著散軼不存者甚夥宗一聖論
一書鄉先哲中丞方公大任疏薦於朝是書得列學
宮幸矣而後之見之者少爲可惜也壬申冬以譜牒
事集祠宇菊農及族惕非暢叙之餘言及先輩遺書
惕非首舉宗一聖論宜付剞劂以公同好菊農曰是
書也吾未獲一觀滋愧深焉惕非曰吾家弄之數世
先生未之見願其可償乎菊農卒讀之以梓人資謀
之弼爾時未克歲其事誠可憾歟今春幸得微貲而
以校讐之勞委之惕非而書以成於是菊農得稱初
心惕非亦得以善承先志是皆官諭之靈所默相也
者於是乎書戊寅夏日六世從孫康禰謹撰

序

原序

大學士何如寵撰

自孟子以孝弟語堯舜曾子以忠恕語仲尼而儒者尸祝其言爲千古道脉謂人而孝弟忠恕已耳死則無知君子存而不論夫聖至堯舜仲尼無以加矣孝弟忠恕兩賢之格言也吾何間然然而聖聖相傳之宗當尙有在與不然豈是四者而夫子未之前聞聞是者謂之聞道則胡不久生而行道之爲愈乃夕死可乎且死而無知聞道之死與不聞道之死何異夫

序

四

子奚貴乎朝聞耶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蓋原始要終以對有深意焉古今一大事因緣唯是四苦未了三教聖人觀根饒舌顯說密演不啻班班而胡世人之顛倒也圓智掩於迷情大用滯於邪執從貪著得分別從分別得遷謝從遷謝得流轉遞生遞死如環無端吾友客卿所爲宗一聖論決生死宜利刃也論之爲目者八反復數萬言雖淵淵灑灑瀟瀟無涯畔而始終不離乎宗一言以蔽之曰無我用

序

五

白著之詞闡秘密之藏單提互顯善巧方便直接無始之病根塞不了之疑竇如披雲睹天開掌見物蓋胸中爲百谷王何怪支流之貫串耶然是論也必有閱而非之者矣謂天地一體之爲我萬物皆備之爲我無我者墮空之病也噫客卿言之矣無我而不住於無我無與天地爲二之我而後有天地一體之我無與萬物相待之我而後有萬物皆備之我空之與不空寧有二乎人不能信自心誰信客卿之言卽有從客卿者謂其立言以垂不朽則又非深知客卿者也客卿且欲浮漚生死又何用塗藥醉墨托之著述爲聲譽惟是慧命自續悲願無窮演此妙音以布沙界儻客卿都而人俞則分證交參同熏智種卽客卿唱而人不和亦潛行密用自作導師彼將視三際去來無盡身爲夢中覺後之身而百千萬億無量世如今日明日之事立言云乎哉言之不朽云乎哉

疏

大中丞方大任撰

爲特舉所知隱德仰懇

聖明旌寵以闡幽光以

勸風化事臣聞人臣之於國家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服官供職宣力効勞於以匡時而致主此用之用也守□修娉樂道著書於以表世而範俗此不用之用也譬之人身五官四肢皆有用也鬚眉獨虛居於面頰曾不能司視聽持行之事而有之乃足以美丰儀譬之物類蛟龍牛馬皆有用也麟鳳獨空標其苞

疏

六

彩曾不能成霖雨耕稼之功而有之乃足以彰瑞應蓋有用之用顯而易見無用之用隱而難知傳之史冊不可勝紀故左邱明以盲史留芳習鑿齒以半士顯名皆未嘗收其匡時致主之實事而立言垂世良有功焉其在於今四海之大豈曰無人耳目未及不敢妄舉惟是臣同邑有原任翰林院編修吳應賓者妙年登第列名高魁選入庶常擢爲史官其初未嘗不欲効用

清朝也曾不幾年以目疾告歸竟成雙瞽久之遂甘

心隱淪絕意仕宦然其操履芳潔制行端嚴孝友篤於家庭信義孚於鄉黨且也學問淵深名理透徹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了於心而亦能了於手方其對客揮麈則語語盡挾風霜及其閉門載筆則字字堪懸日月如所著宗一聖論性善解諸書發明性善之旨闡繹無我之義最爲痛快尤足以正人心砥俗習非徒爲文儒之綺語也方今之患分門戶而重恩仇植

疏

七

朋黨而忘君國元黃交戰水火互爭其弊皆屬之有我而其根起於不識性儻使應賓在位決無此事儻使人能讀應賓之書破除我見會歸性宗又安得有此習然則應賓雖廢疾不堪用而立言垂世無用之用更甚於有用之用何可令其長沒沒也況今覃恩所徧浩蕩無涯凡疲癯殘憤之輩窮奇樸杌之流無不胥被榮光咸沾

湛澱應賓固

神祖遺臣四十年詞林而其賢又如是乃使之於滿堂歡笑之中獨抱向隅之泣忍乎伏祈

勅下閣臣覆議加以相應銜秩俾以新銜致仕煥殊寵於山林存厚道於耆舊且使凡百臣工皆知嚮慕皆有典刑而於風教所助亦非淺鮮矣應賓形槁心灰夢想曾不及此臣緇衣之好切切於衷故不避里閭之嫌冒昧瀆陳蓋竊附孔子舉爾所知之說追倣

疏

不附錄

先代選士於鄉之義或亦

皇上所不罪也總惟

裁擇施行臣曷勝皇悚待命之至

宗一聖論目錄

卷上

性善篇

致知上篇

致知下篇

養氣篇

孝慈篇

卷下

目錄

九

知人篇

樂壽篇

述志篇

宗一聖論卷上

桐城吳應賓客卿著

八世孫樹申較刊

性善篇

性之不明也其以有之爲有無之爲無乎有之爲有則偏而不全渙而難萃豈惟爲惡雖日孜孜焉以爲善而有之妙用未弘也無之爲無則虛而不徵億而多鑿豈惟去善雖日憂憂焉以去惡而無之真體未契也夫爲善而不足以弘性之用則其所養者亦未

卷上

矣去惡而不足以契性之體則其所守者亦膠矣惡足以知無性之性而止無善之善也哉故費而隱者卽有卽無非有之外獨立一無而敦有之化也微之顯者常無常有非無之外競起聚有而發無之藏也天地之大也民物之賾也以有詮之而不得也鬼神之幽也名言之假也以無詮之而不得也而況於性之善惡乎故性無善也而順性之善生焉性無惡也而拂性之惡基焉順性者善用其性之才者也拂性

卷上

者妄用其性之才者也其出於性均也而不可謂善惡之有於性也性之無善也猶鏡之無妍相乎使其無所以妍者存則不能以妍而報妍矣性之無惡也猶鏡之無媿相乎使其無所以媿者存則不能以媿而肖媿矣性之可以爲善也猶樹之可華實乎使華實之必有於樹則無假於雨露之潤矣性之可以爲惡也猶樹之可朽蠹乎使朽蠹之必有於樹則無資於濕化之感矣夫無也而致有之是龜可毛而兔可角也有也而致無之是木不燧而鑛不金也並執之曰亦有亦無是火可寒而水可熱也並遣之曰非有非無是鵠不白而烏不黑也夫有也無也亦有亦無也非有非無也言語之道盡之矣而皆不可以喻性則性其終不可喻乎聖人之言性也其將舍此四者而別置一喙乎則未通於藥病之說也庸醫之治病也涼之而水益深也溫之而火益熱也攻之而主益弱補之而賊益強也何則不知其病之所在而以計

功謀利之心揣摩於望聞問切之際姑嘗試而妄投之也善醫者不然脉不師心劑不執方知本知標能變能常故良藥與猛藥並宜而對治與從治雙美不離乎溫涼攻補之用而功相同矣情見者人性之通病也善言者治病之藥石也若之何言善言者之言而病通病者之病也情見者何物我是也夫以物爲物以我爲我則其以有爲有以無爲無也必矣孰知夫天地人物之皆備於吾性而吾性中無一法之可

卷上

三

得耶故見有爲有則物我之形如眾沙之不能和羹見無爲無則物我之情如羣影之不能應節無惑乎有強恕之難而無反身之樂踐內省之迹而墮外義之蹊也夫夫也善是務積而惡是務去者也其患已若是矣況迷惡以爲善乎况假善以濟惡乎况以無善惡之說而托其無忌憚之身乎故言有爲瞪目見華之病言無爲失志健忘之病言亦有亦無爲寒熱交攻之病言非有非無爲陰陽俱脫之病此四病者

方且據其膏肓淪其骨髓已乃扶杖呻吟而號於人曰吾能令死者生痼者愈而瘠者肥也豈不謬哉故有我者之言性言言病也若夫無我者之言性則言言藥也養性者養其惻隱羞惡之息於天也補治之藥也忍性者忍其聲色臭味之動於我也對治之藥也好樂則王好勇則王好貨則王好色則王者借其一己之私而誘之以天下之公也從治之藥也求而可得者明善未嘗無而不必有也借曰必有則不求

卷上

四

亦得矣未有家席素封而賴胼胝之作者也舍而後失者明惡未嘗有而不必無也借曰必無則舍亦不失矣未有民不爲盜而虞戶外之踈者也指南於可北之蹊而尚玄於可蒼之布止於將病以輔其不病是通治之藥也不著有善不著無善不著有惡不著無惡而伸此抑彼之權互交見一之旨往往使人深思而自得於言語之外此孟子之所以善言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死諸也程子曰生之謂性活諸也以

其識仁之同體而告子不識也荀子謂惡獨有於性而使人遷善拙工也程子謂惡兼有於性而使人擇善良工也以其知理之無對而荀子不知也所謂同體而無對者何也老子不云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一也者仁也仁也者性也無物無我無天無地而物物我我而天天地地者也陸子曰天地吾心也吾心天地也宇宙內物吾分內物也宇宙內事吾分內事也其

卷上

五

言性也幾乎善惡依於事事依於物物依於心心依於性性非有善惡也而心也物也事也且得有善惡乎哉性非無善惡也而心也物也事也且得無善惡乎哉耳目口鼻四肢之有欲也孟子以性收之而後儒以氣外之氣也者天地之所以化育人物之所以終始古今之所以禪代者也使氣而非吾性也則堪輿大而我小靈蠢眾而我獨元會久而我暫而欲以方寸之心七尺之軀百年之壽併包參兩而混無極

也浮漚之笑四海與蠻人之家六合與其不知量亦甚矣故曰形色天性也知形之爲天性而耳目口鼻非性外之郭也知色之爲天性而聲色臭味非性外之塵也夫天地人物之體備於性而性之用寄於形執我之形而天地人物之形痺矣忘我之形而天地人物之形歸矣此聖人之所以踐形盡性而繼天以立人極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以天命之性述之天曰道而人曰性也解在乎天地之察夫婦之

卷上

六

造端也其曰繼之者善也中庸以修道之敘述之人能弘道而道不能弘人也解在乎德性之尊忠恕之不遠也其曰成之者性也中庸以率性之道述之始於明誠而終於誠明也解在乎成功之一致曲之能化也道也者性也繼道者得性之一善者也得無所得一無所一無善而止於至善則成乎性矣所謂堯舜性之者也故性無善有害而善不可以不爲也以其繼道也雖然爲善而至於無我乃可以繼道否則

道之精神終不傳矣性無惡有惡而惡不可以不去也以其障道也雖然去惡而至於無我乃免於障道否則道之膏翳終不除矣故繼道之善成乎無我之性而後一陰一陽之道常明常行而不晦於天下萬世此性習之說也妙矣哉性之近習之遠上智下愚之不移乎習之所甚利者疑於有而性未嘗有也上智之於善而下愚之於惡也習之所甚不利者疑於無而性未嘗無也上智之於惡而下愚之於善也習

卷上

七

之不可移非性之不可移也非性之不可移則其可移者固在也可移之謂近非有近於性也不可移之謂遠非有遠於性也遠近且不可以言性而況善惡之有無乎聖罔念而狂也狂克念而聖也言可移也上智可移而終不爲惡以聖人有兢業之心也下愚可移而終獲爲善以聖人有悠久之化也夫兢業之心學慮之所不能知也悠久之化耳目之所不能知也難知故言者不知難言故知者不言且夫物我之

情不除而言有無是翳眼之辯蒼素也有無之見不謝而言善惡是識語之定吉凶也莊子之言正處也正味也正色也求之於人而不可知求之於物而不可知也以人物之自是而相非也至於善惡則六合之人各一其是非矣九州之人各一其是非矣一鄉一家之人又各一其是非矣乃至一人之身而今之與昔也後之與今也又將各一其是非矣天下孰有能知正善者哉故善惡之情橫目之所不能慮而善

卷上

八

惡之變方冊之所不能窮也惡乎正之正之以無我而已無我者無始之性至善之體相也赤子之心不與也有我者無始之習不善之依止也物交之引不與也觀其無我以去其有我者復性之習一善之拳拳也步趨之學不與也忘其有我併忘其無我者合性之習止善之安安也忠恕之道不與也堯舜之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無我而已矣其於性也爲順親爲顯親而大孝歸焉桀紂之惡用其性之才以致其

有我而已矣其於性也爲倍親爲忍親而大逆歸焉
孝之與逆非父之所與也而皆出於父也繼父者孝
子也非逆子也是說也可以窮善惡之根可以持有
無之衡可以辯爲去之途可以明性習之經故吾謂
生而善者性彼亦謂生而惡者性惟原其初之無我
然後知善之爲順性惡之爲拂性也而性善之說伸
矣吾謂習於惡者非性彼亦謂習於善者非性惟要
其歸於無我然後知至善之爲盡性窮惡之爲賊性

卷上

九

也而爲善之說伸矣何則天下之惡雖甚微細未有不
生於益我者也損其益我之我而惡之端絕矣天
下之善雖甚微細未有不生於損我者也兼損其損
我之我而善之體完矣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此之謂也故情欲之我至道之所不載也意見之我
至言之所不居也是以君子言有以破無而不着有
見言無以破有而不着無見言亦有亦無以相成而
不着成見言非有非無以相壞而不着壞見無小而

卷上

十

非大無偏而非全無異而非同無反而非正權實互
用而莫知其端上下隨機而咸獲其益故告子可使
補刻意之黥荀子可使壞稊山之臂而況於孟程者
也非天民之先覺孰能知之以無知得之以無得而
言之以無言也哉先覺之於後覺也後覺之於不覺
也性一而已然人不能皆覺而覺不能皆先者何也
習障之也習之障性者我也習依於性性無我而習
何以有我也則以性之無我而不住於無我也無我
而不住於無我者性之妙也不住於無我而因以有
我者習之流也性非先也習非後也卽性之妙成習
之流卽習之流障性之妙於是乎無始之性與無始
之習薰蒸變化摩盪推遷相導相承恆一恆二而性
之迷悟覺之先後係焉夫性萬變而不喪其知也猶
水萬變而不遷其濕也惡乎增也惡乎減也至於習
則濯足之水或澄而濯纓矣在淵之水或激而在山
矣有我無我無我有我如水勝火如夜代晝增減之

變萬之又萬而不可勝辯也其無我者增而有我者減乎則以習之清感氣之清而爲善之才勝其有我者增而無我者減乎則以習之濁感氣之濁而爲不善之才勝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夫心之陷溺微於凶歲之多暴而性之凶歲豈旱乾水溢之爲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先覺之功所以豐於富歲而後覺之習不可不深耕易耨於性覺之田也 者曰純乎善者義理之性也雜乎

卷上

十一

不善者氣質之性也皆性也此亦近矣然其歸降衷以公而憾降才以殊也則猶岐天人而二之矣孰知夫氣質之原於性而成於習本乎心而若出乎天耶知其原於性則知其可復於性矣知其成於習則知其可移於習矣以性成習者心也以習復性者亦心也心之習性於有涯者可知而習性於無涯者不可知性之從心於有初者可知而從心於無初者不可知可知之爲人也不可知之爲天矣且聖人之言天

也其以氣乎則氣無知也無知而昇民以有知昇水火土石皆可以操神德之符也其以理乎則理無爲也無爲而動民以有爲是耳韻空華皆可以司治平之契也其以神乎則神無私也無私而示民以有私是堯舜之生爲天之好奇而桀紂之生爲天之好暴也故生民之天非覆物之天而降衷之帝卽臨汝之帝也天視天聽之自民也出王游衍之及爾也果且有二乎哉果且無二乎哉善言天者心性而已矣性

卷上

十二

者天之體而心者天之用也本天者欲人之尊性而本心者欲人之識性也正習者所以回天而復性者所以合天也孔子之上達也自達而已矣天之知孔子也自知而已矣此以知生知者之未嘗無習而學知困知乃至下愚之自暴者未嘗不可習而爲生知也此以知安行者之未嘗無習而利行勉行乃至不肖之自棄者未嘗不可習而爲安行也故性也者天地之所不能範圍古今之所不能轉徙愚智之所不

能損益者也。心也者，能保合天地於一腔，能含吐古今於一息，能變化愚智於一念者也。前乎千百世而爲先覺者，吾性；吾心之覺發乎千百世之前者也。而覺未嘗遷也。典刑之昭也。若鏡像之肖面而面非鏡生也。謨範之垂也。若谷響之應聲而響非谷有也。一之曰無我之我，無心之心，無知之知，無性之性，無善之善，而已。雖然，一非定

卷上

十三

一也可以衆之一，成我之獨一，亦可以我之一隨衆之各一者也。衆燈之處一室也，其光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此聖哲之所不能辨也。傍立而睨其影，則一燈一影也。衆燈衆影也，然後知其光之不徧而無壞交徧而無雜也。故以我之一徧攝夫天地人物，先覺後覺之一而一，無合相也。以我之一徧入於天地人物，先覺後覺之一而一，無分相也。此性之所以爲大，而心之所以爲神也。大學之心，其孟子之所謂性乎？大

學之意，其孟子之所謂心乎？大學之知其孟子之所謂不慮而大學之物，其孟子之所謂皆備者乎？絜矩也，慎獨也，格物也，親民也，所謂擴而充之以保四海，盡其性之才，而知天事天以立命者也。一賢者贊此者也，復禮者復此者也，求心者求此者也。識仁之謂與明善之謂，與求放心，然後識得性善，有味乎紫陽之言之也。其在發憤刊落之際乎？新建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知

卷上

十四

之良也。爲善去惡者，物之格也。是說也以權而該實者也。何也？言心之無善惡而意之不有可知也。言意之有善惡而心之不無可知也。知有善無善以爲善而爲善之，我可驅也；知有惡無惡以去惡而去惡之，我可喪也。神而明之爲交參爲曲當而有無成壞之見病消矣。汝中曰：心無善惡也，意亦無善惡也，知亦無善惡也，物亦無善惡也。是說也，語上而遺下者也。何也？言心之無善惡而不言其爲善惡之因也。言意

之無善惡而不言其爲善惡之影也言知之無善惡而不言其爲善惡之鏡也言物之無善惡而不言其爲善惡之緣也膠而固之爲斷滅爲忒睢而溫涼攻補之藥病滋矣故言新建而三根無疾可飲食也言汝中則於上根爲醍醐於中下爲酖毒矣直指珠體以示人者醍醐也新建之忠臣也倒持太阿以授人者酖毒也將無爲新建之戎首乎哉夫心以知爲體以物爲相以意爲機以事爲用者也故知善知惡者

卷上

十五

意也意出於知而未可卽謂之知也爲善去惡者事也事依於物而未可卽謂之物也訓物也而謂之事則訓格物也不得不謂之正事矣夫以意爲知者不足以觀不慮之全知以事爲物者不足以體皆備之萬物以正爲格者不足以究慎獨之真修此三者新建之權之不可泥者也物也者大學以爲身民之總稱而中庸之天地人物鬼神後聖皆舉之矣執有我而外境於心故剖而爲二達無我而會物於性故格

而爲一格也者來也言其本出於我而復還於我也此克己者所以致天下之歸強恕者所以成反身之樂而曾子之唯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正事者一善之川流而來物者衆善之敦化也孰爲親言孰爲直指智者反而思之若觀火矣且所謂正事者正之以我乎正之以無我乎正之以我則所謂正者不正矣如必正之以無我也則來物之賢於正事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致良知者大學之髓而正事

卷上

十六

以致良知者非大學之髓也觀時應機引而不發以待後之君子新建得無意乎甚矣言性之難也君子務識性而已識性然後能忍性忍性然後能養性養性然後能知性知性然後能盡性至於盡性則鳶飛魚躍皆可發善言之機而時行物生皆可垂不言之教又何揀擇於善惡有無之間哉故孟子之言性也藥也有治而能善治者也孔子之言性也丹也無治而無不治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爲萬世醫王也今之

識性者不必能忍而忍性者不必能識不識則性不明而有認奴爲郎之誤不忍則習不正而有強臣弱主之憂兩者之於養性不啻遠矣况知性乎况盡性乎吾不知物我之情根何時而除有無之見刺何時而拔也然則有我之言我也無我之言亦我也言有我者病在不識而言無我者病在不忍吾豈敢以吾言之幾於性哉嘗試與有智者共識之而與有力者共忍之以一善起衆善以衆善歸無善以無善止至

卷上

十七

善無得之得是爲真得無言之言是爲大言此吾所堅誓於無盡之習而漸復乎無始之性者也善醫之門多病人請以是言爲求艾之贊

致知上篇

天下之言知也則慮而已矣夫慮可以觀知之發竅而未可以觀知之大全也知也而專於慮則慮之所及者爲有對而慮之所不及者爲有邊矣夫知之所以能轉物者以其無對也使其有對則聖人之知亦有所不能轉矣而投醪者水何以變渡河者水何以合耶知之所以能徧物者以其無邊也使其有邊則聖人之知亦有所不能徧矣而夢何以肖巖之說誰

卷上

十八

何以識江之萍耶轉物也徧物也聖人不以爲固然而天下或得之偶然夫得之偶然者天下之知所以混合於聖人而不以爲固然者聖人之知所以善誘乎天下也聖人不欲神我之知以駭愚者之不知而又欲顯民之知以啟智者之自知故轉物之知聖人不示也而示之乎天人之感應徧物之知聖人不示也而示之乎蒼龜之吉凶夫感應之所以符合者知之不二於天人也吉凶之所以響答者知之二於

著龜也夫此兩者皆處乎慮與不慮之間者也慮與不慮之間百姓之所日用而聖人之所先覺也慮而知者心知也不慮而知者性知也心知有在而有不合於性知則不神性知無在而無不在不寄於心知則不形察心知之所以神而性知之體可得而致其廣大矣覩性知之所以形而心知之用可得而致其妙明矣故善致知者以其所慮照其所不慮而不善致知者以其所慮遺其所不慮慮非獨立也依

卷上

十九

身以爲郭者也慮非自行也托物以爲境者也依於目以當衆色之感而青黃黼黻之知生依於耳以當衆聲之感而宮商清濁之知呈依於口以當衆味之感而鹽梅甘苦之知辨依於鼻以當衆臭之感而腥羶香腐之知萌依於身以當衆形之感而勞逸違順之知備故物我之交思慮之門也通物我之交以成有不慮而慮感而動者也心之顯諸仁也離物我之交以觀無慮而不慮生而靜者也性之藏諸用也性

不能離心以爲用而即用之體恆靜其喻也空中之火也心不能離性以爲體而體形之用時動其喻也激石之火也夫空中之火露於激石之火而激石之火惡足以盡空中之火哉故性無思而無不思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心有不思而無所不可思有不爲而無所不可爲者也譬心之於性也其猶波之於水乎不認波以爲水不棄波以求水而可以得水之全體也不執心以爲性不離心以求性而可以得性之全

卷上

二十

知也天下之故達於五官者豕宰知之而後王知之也然而非豕宰之有也以其作王之耳目也天下之故不達於五官者豕宰不能知而王亦不能知也然而未始非王之有也以其在王之邦域也性者王也天地人物者邦域也耳目口鼻身者五官也心者豕宰也眉睫不與目對而心不知其色也不可謂眉睫之不有於身也腑臟不與舌對而心不知其味也不可謂腑臟之不有於身也身之邦域有知有不知

而皆謂之身也性之邦域有知有不知而得不皆謂之性乎哉故心之所知者性知之顯設也心之所不知者性知之默操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由也其可以語上矣目者心之一隅也見者知之一隅也夫目之見有見也見無亦見也見明見也見暗亦見也見通見也見塞亦見也至於盲則當有若無及其當無也而又疑其有矣在明若暗及其在暗也而又疑其明矣處通若塞及其處塞也而

卷上

二十一

又疑其通矣故不見其所可見亦不見其所不可見者盲也能見其所可見亦能見其所不可見者明也今日見之爲見之不見爲不見是見也天下未有疑之者也而獨疑於知乎哉有無也明暗也通塞也六者之見起滅於吾目而見起見滅者無起滅也起滅者目之見無起滅者非目之見也性知之寄於目者也色也聲也臭也味也形也五者之知離合於吾心而知離知合者無離合也離合者心之知無離合者

非心之知也性知之寄於心者也夫寄於目者不可窮以目之所不見而寄於心者不可窮以心之所不知也譬之鏡焉清淨之體含裹十方圓融之光混同萬象照有以有照無以無照不以有無爲增減也照明以明照暗以暗照不以明暗爲去來也照通以通照塞以塞照不以通塞爲多寡也執心之所知以外心之所不知是指室中之鏡而謂其無照天燭地之能也月之行於空也有水斯有影而影之所不至非

卷上

二十二

月之所不至也以盆盥酌而影隨之也有隙斯有照而照之所不至非月之所不至也以竅穴通而照隨之也故性知之體秋毫之所不能破而天地之所不能載也瞬息之所不能促而元會之所不能延也虛空之所不能通而金石之所不能礙也思慮之所不能取而寂靜之所不能遺也雖然此可以明吾知之徧於一切而未明夫一切之皆吾知也夫天下之自爲相者謂之非吾之知也可然而未有能自爲相者

也天下之自爲用者謂之非吾之知也可然而未有能自爲用者也何也物我之相合形色臭味而有者也色也臭也味也依於形而恆有者也聲也者動於形而時有者也形之大者泰山也形之精者秋毫之末也析泰山而可以爲毫末則知聚毫末而亦可爲泰山矣故大塊者塵之聚也巨浸者濶之聚也猛燄者煖之聚也剛風者動之聚也堅冰者陰之聚也果日者陽之聚也軀殼者精之聚也聚眾以成一而似

卷上

二三

有其相而形色臭味之聚可知也析一以還眾而莫適爲相而形色臭味之析可知也故物我之相似有而不能自有者也不能自有其相而況能自有其用乎哉是故色不自色也交於吾之目而後有色之用聲不自聲也交於吾之耳而後有聲之用臭不自臭也交於吾之鼻而後有臭之用味不自味也交於吾之口而後有味之用形不自形也交於吾之身而後有形之用故物我之用待於交者也物我之交待於

相者也物我之相待於聚者也而物我之聚待於性者也物非性無以聚而成物之相我非性無以聚而成我之相物非性無以交於我而我爲我之所用我非性無以交於物而爲物之所以用性也者不自爲相而兼物我之相以爲相不自爲用而兼物我之用以爲用者也性也者命也命也者天也天也者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言夫卦爻之易而亦言夫心性之易也一物一我之相因也一

卷上

二四

動一靜之相乘也一往一來之相傾也一離一合之相發明也一衆一獨之相爲君臣也是吾性之陰陽推遷而不可窮倚伏而不可測而爲生生之易者也生生者形上之道也所生者形下之道而亦形上之道也上之與下非二之也下也者語其可見而能自生者也上也者語其不可見而能生生者也可見者不自生而體生生者以生生生生者不可見而因所生者以見是能生之外無別所生而所生之外無別能

生謂器非道可也謂器即道亦可也此一陰一陽之
所以爲道也夫道之生物也非若父之於子也生之
而與之同時者也無前後一也道之成物也非若工
之於器也成之而與之同體者也無能所一也道之
函物也非若筐之於實也函之而與之同處者也無
內外一也是故非有道以爲陰陽而陰陽即道非有
道以爲聲色而聲色即道非有道以爲臭味而臭味
即道非有道以爲形象而形象即道非有道以爲軀

卷上

二十五

殼而軀殼即道非有道以爲鳶魚而鳶魚即道非有
道以爲夫婦而夫婦即道非有道以爲天地而天地
即道非有道以爲鬼神而鬼神即道非有道以爲虛
空而虛空即道非有道以爲感應而感應即道非有
道以爲著龜而著龜即道非有道以爲動靜而動靜
即道非有道以爲是非而是非即道非有道以爲聖
凡而聖凡即道非有道以爲生死而生死即道非有
道以爲古今而古今即道非有道以爲臭腐而臭腐

即道非有道以爲神奇而神奇即道非有道以爲變
化而變化即道春之色香寄於萬卉而萬卉皆春也
木之方圓寄於萬器而萬器皆木也道之相用寄於
萬物而萬物皆道也皆道則皆我也皆我則皆知也
此萬物之所以皆備而形色之所以爲天性也天得
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我得
之爲我一也有性知之一有心知之一性知者天地
人物之所共以爲一而不必更一者也統體之太極

卷上

二十六

也心知者天地人物之所各以爲一而互成其一者
也各具之太極也天地之一人物也以氣而知一氣
也人物之一天地也以知而氣一知也是故窮六合
之內與六合之外而皆吾知之所照也皆吾知之所
照而方寸之虛靈有不足以備宇宙者哉窮有情之
物與無情之物而皆吾知之所變也皆吾知之所變
而匹夫之精誠有不足以動天地者哉故性知之於
物也無徧而無乎不徧無轉而無乎不轉者也其不

能徧物而轉物者何也孰能慮之我以外天下之物而不旋天下之物以返不慮之知所謂須臾離之而不能終身由之而不悟者也夫然故心爲物轉而迷心之一性爲心轉而迷性之一迷其可以會萬之一而逐其不能相一之萬勞神明於羣動之影設藩籬於九竅之門物與我相縻性與習相紐嗚呼此目之所以局於色而止於垣墻耳之所以束於聲而蔽於堅密也而徒抱六經之筌筌踐千聖之履跡昭昭乎

卷上

二十七

揭日月而行於世曰此孔子之所謂知而大學之所謂致也何異王者思四海之篋櫃而侔商賈於平準私朽蠹於大盈以爲不竭之府也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殊塗也百慮也物我對待心知之所以別也同歸也一致也物我混合性知之所以通也心知者慮而用於一官者也性知者不慮而體乎萬物者也學問思辯所以明性知於心而存養擴充所以達心知於性

也是之謂以不慮慮而慮其所不慮以不慮慮則不逐於物之萬慮其所不慮則漸返於性之一性之一得而心之一得矣心之一得而天地人物之一得矣得一然後能忘一忘一然後能用一至於用一則耳目口鼻皆可效性之全能而聲色臭味皆可成性之靈變其徧物也若身之痛癢而觸之卽通其轉物也若指之屈伸而施之卽喻此致知之極安而慮慮而得聖人所以盡人物而參天地者也何也聖人之心

卷上

二十八

吾心也聖人之性吾性也聖人之知吾知也習其慮於執我而知不聖人若也則習其慮於忘我而可以知聖人之知矣習其慮於逐物而知不聖人若也則習其慮於溥物而可以知聖人之所知矣觀其動主其靜所以忘我也博其愛平其施所以溥物也習之安也而入聖人之室焉習之利也而升聖人之堂焉習之定也而得聖人之門焉習之進也而遵聖人之途焉豫章之槎蘖不可謂其遜材於恆木也善培之

而已矣驕驕之駒齒不可謂其讓捷於凡馬也善飼之而已矣故習之所以遠於聖者爲其執有對有邊之知也而習之可以至於聖者爲其致無對無邊之知也夫知超能所之對亦超前後之對離有無之邊亦離古今之邊原物我之始曰知而知無始也知無始則習亦無始而惡乎知聖之不本於習要物我之終曰知而知無終也知無終則習亦無終而惡乎知作聖之不成乎習習之於性也器之於道也聖人不

卷上

二十九

敢以駭民而甚欲以覺民其不敢以駭民也故能之而有所不爲知之而有所不言也其甚欲以覺民也故可以語上者微示以性之體而未可以語上者姑與以習之方夫明乎性之體則心之妙明可以漸充而困知者將卒乎生知矣明乎習之方則性之廣大可以漸悟而與知者或終乎全知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夫知之者之非凡民而耻爲凡民者不可不求致其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此言夫知之真於好成於樂而未好未樂者不可不深致其知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愚聞之師曰操無存舍無亡出入惟時莫非其鄉惟性之謂與故明其性者乃可以存其心而存其心者乃所以養其性也心性互爲其因而明誠交相爲用不慮之慮歸於無慮無知之知發於靈知而天地人物之道一以貫之矣此新建之致良知所以有功於大學也與

卷上

三十

致知下篇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良也者不藉人益而不受人損之云也今日致良知是益之以學益之以慮也惡乎良應曰治眼者去翳而已非益明也以明之不可益而罷去翳之藥則明終不復矣種樹者培根而已非益生也以生之不可益而輟培根之功則生終不蕃矣明

卷上

三十一

德者格物而已非益知也以知之不可益而舍格物之學則知終不至矣故有念而知者妄知也忤物者也無念而知者良知也徧物者也以念化念而知於無知者致良知也格物者也致之於家以家人心爲心大於家矣致之於國以國人心爲心大於國矣致之於天下以天下人心爲心大於天下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不失者豈其韞火於不鑽之木而藏金於不銷之鑪也哉蓋曰達之天下

也云爾夫不鑽之木非無火也枵腹而待其烹飪之養則愚矣不銷之鑪非無金也束手而望其易粟之濟則悖矣今夫赤子之身浸假而爲丈夫之身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而乳之穀之襁之衣之提之携之作之息之涼之溫之雖聖人之養子不能廢也惡數者之爲人益而卻之以聽赤子之自壯則其不以赤子終者鮮矣故善養其委形以至於壽然後爲不失赤子之身善致其良知以至於大然後爲不失

卷上

三十二

赤子之心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性非始有於丈夫而不有於赤子也赤子之有是性也將以縱之爲人益而不受耶將以節之爲人益而不受耶以縱之爲人益而不受固將拂赤子之心矣以節之爲人益而不受又安能順大人之心哉何則數者之性其始未有不私於我而其流未有不成乎縱者也赤子不自知其私而未嘗不私可以公而不自知其公

者也及其長而聞道以己之私絜人之私而後公性昭焉以性之公節情之私而後同德譬焉私者病也公者藥也德普而化則病去而藥除矣故赤子未慮而知周乎一身之饑渴寒暑者赤子之良也忘學忘慮而知周乎天下之性情形體者大人之良也獨知之知可達而爲徧知之知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獨知之知必達而後爲徧知之知則欲無失其真心者豈可不致其良知哉拂赤子之妄知而後

卷上

三三

能順赤子之良知失赤子之私心而後能保赤子之真心當致者不致則其不當致者不致而自致矣當失者不失則其不當失者求不失而愈失矣且夫學也者學其所不學也慮也者慮其所不慮也其道曰庶幾無損也云爾豈受人益而求加於本心之上也哉受其益則益於今者必損於後是義外之謬也卻其益則損於昔者不復於今是從欲之危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所謂習蓋有出乎耳濡目染

之外者矣赤子之有欲也順之則善而拂之則怒也孩而後知愛親也長而後知敬兄也所謂性之善者豈其無損於昔而致然乎使其未嘗損也則赤子之心動於欲者疾而動於理者徐藉於不善者饒而藉於善者薄其亦不足以爲大人矣既已損矣而可以爲大人者何也則以其損之而有不可損者在也且夫損之極而無所損者恆性之大人也雖盜賊亦有之而況於赤子益之極而無所益者盡性之大人也

卷上

三四

雖豪傑猶難之而況於赤子室中之空俄而飽肆俄而香臺而空之性無損益也以空之無損益而安飽肆以爲香臺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知之不可損益也其猶水之潤乎其可得而損益者其水之有波流乎止則鑑流則眩波則滑而水之潤一也潤可以流可以波而其可以止者自在也大人之心止水也赤子之心流水也衆人之心波水也波之去止也遠而流之去止也近故方便引之使求諸赤子之心而漸

返其真耳。認流水以爲止，聽物之鼓盪而莫爲之禁，則流之爲波也將無時而□矣。老子曰：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是道也。豈易言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所謂欲不欲，學不學，殆非一朝一夕之力矣。故物不格，不能爲天下谿，善不止，不能復歸於嬰兒，甚矣老子之言似大學也。用以治身，雖至於千二百歲，而赤子之貌無遷也。和之至也，用以繕性，雖至於盡人物配天地

卷上

三五

而赤子之心無增也，止之至也，故不失者致之而不失也，不致而可以不失，則致之者將失之矣。不致而不失，是盡天下皆大人而大學之言，剩矣。致之而失，是學大人者，賊大人而大學之言，誣矣。摩尼之珠，能雨粟，帛能雨珍寶，徧周天下而無乏也，然使其盈而不滌，積而不試，則瓦礫而已矣。此致知之喻也。且人之始生而卽爲大人，是璞不攻而玉也，始乎大人而多卒乎小人，是玉化而爲石也。是之謂大，豈惟不必

學其亦不足學矣。深山之野人，不知學，不知慮，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如赤子之無機械者，蓋有之矣。臯比之導師，言不學，言不慮，拂人從己，廢理任情，如赤子之無覆藏者，亦有之矣。所謂大人者，將屬之彼耶？將屬之此耶？倡是說者，始激於妄學，妄慮之因，藥增病，而以過直之矯，爲廢食之懲，不自知其神爲博者所假，欲驅盜而反借之以刃也。使知不學之學，歸於無學，不慮之慮，歸於無慮，又何惡於學慮而欲逃之也。

卷上

三六

哉。故新建之致良知也，醍醐也，浸傳浸變而爲依良，知也，則醍醐之中有酖毒矣。依良知者，大人也，致良知者，學大人者也。取大人之事而驟加諸學人之身，何異委擔石於赤子而不顧其壓，且死耶？曾不若考亭之神情物雖不免，益之以學慮而猶不至益之以嗜慾矣。且夫學慮者，心之神也，所學所慮者，心之物也。迷心則剖我爲物，雖守靜致虛而尤爲益眼之翳，悟心則會物爲我，雖多識博愛而未嘗益樹之生，益

與不益蓋不在學慮而在所以學慮者矣善致良知者奈何思則得辯則明敬則聚靜則復操則存養則長虛則直集則充誠則動益則大化則神始於絜矩終於止善明明德於天下而無容心焉此爲大人而已矣

養氣篇

夫性之於氣也不可得一不可得而二者也奚以明其不一氣有方所而性無方所也氣有差別而性無差別也氣有往來而性無往來也譬月之照於庭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不可認照以爲月而謂月之有多體也奚以明其不二性無形色而氣爲之形色也性無作用而氣爲之作用也性無變易而氣爲之變易也譬空之用於器也在方而方在圓而圓不可離器以求空而謂空之有別體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從其不一於氣者言之也知其不二而不知其不一此告子之生之謂性所以屈於孟子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從其不二於氣者言之也知其不一而又知其不二此程子之生之謂性所以異於告子也夫一氣於性者不足以知性之真常而二氣於性者不足以知性之廣大性托於氣而還爲氣之所依氣出於性而還爲性之所寄性一而氣萬而萬者一之萬

也卽萬而可以見一者也性微而氣顯而顯者微之顯也卽顯而可以知微者也性也氣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御氣者不求於性是鏡無光而可以照也發性者不求於氣是鳥無翼而可以飛也性也者太極之謂也氣也者陰陽之謂也太極之動靜於志也而有寂照之名太極之動靜於氣也而有闔闢之用寂照者吾心之太極所以爲闔闢而闔闢者天地之太極所以爲寂照也太極者渾淪之陰陽而太極之外

卷上

三九

無陰陽陰陽者流行之太極而陰陽之外無太極也太極無始陰陽亦無始太極無終陰陽亦無終太極無外陰陽亦無外太極無內陰陽亦無內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無所不有也太虛之與水而俱寒與燄而俱熱也是太虛之有陰陽也因其所無而無之則無所不無也天地之因平以爲陂因往以爲復也是天地之無陰陽也因其所分而分之則無所不分也野馬之有明暗而身蟲之有作息也是陰陽之愈析

而愈全也因其所合而合之則無所不合也五官百骸之爲人而四時六氣之爲歲也是陰陽之愈會而愈獨也因其所靈而靈之則無所不靈也劍之爲虎而杖之爲龍也是陰陽之無知而有知也因其所蠢而蠢之則無所不蠢也身之有爪髮而夢之有水火也是陰陽之有知而無知也子思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之謂乎陰陽之謂也包乎六合而不爲大處於一身而不爲小散於萬形

卷上

四十一

而不爲衆統於徑寸而不爲獨智者觀乎吾身而天地之闔闢效矣觀乎吾性而天地之寂照呈矣天地之陰陽不出乎吾性而天地之太極不離乎吾身吾性之寂照可以轉天地之陰陽而吾身之闔闢可以運天地之太極此知性者所以不外其氣而持志者所以必養其氣也夫寂照對現而卽太極爲陰陽闔闢互因而卽陰陽爲太極是志氣之相紐也非寂照無以妙闔闢之權輿非闔闢無以成寂照之功用是

志氣之相須也以照爲寂而萬象歸身以寂爲照而宇宙在手是志帥氣而以氣爲符也以關爲闢而天光獨朗以闢爲關而泰宇常寧是氣輔志而以志爲機也譬之天下焉性者君也心者六官也氣者土地人民政事也使六官者棄其土地舍其人民廢其政事禹行而舜趨坐嘯而畫諾曰吾能修其職以事其君也是告子之不動心而已矣主之於宅也可以君亦可以徙然未有居其宅而不治其宅者也宅之不

卷上

四一

治主職嚶也主職嚶而庶事無所稟成矣棄而之他宅何益將之於士也可以用趙亦可以用楚然未有用其士而不撫其士者也士之不撫將畧踈也將畧踈而四境無所托命矣改而用他士何益夫君之命將固不問其所將之兵而史之策勲也獨歸於將兵之將然而問將之所以成功者必曰士之能用命也問士之所以用命者必曰將之能得士也故前聖之不言養氣者語將將也孟子之言養氣者語將兵也

謂養氣之旨始發於孟子可也謂前聖之道不必於養氣也奚可哉夫志之帥氣於動也所以法陽德之生也氣之輔志於靜也所以法陰德之成也陽德者正其心以統耳目之官猶御者之人馬相得而不失其馳驅也孟子之集義以生其浩然而配道義者乎陰德者虛其心以待氤氲之變猶牧者之人馬相守而不離其輜重也孟子之有事以長其浩然而塞天地者乎夫集義者外與襲皆譏而有事者忘與助俱遺外也忘也病在迷心而逐物襲也助也病在用智而自私四者之於害氣均也去其害氣者而直養之功可得而施矣養其無害者而剛大之象可得而觀矣閑邪存誠於喜怒哀樂之情而旋乾轉坤於清淨冥莫之府守一處和於消息盈虛之候而大公順應於物我施受之交是故不期其生也而生也忽焉不期其長也而長也勃焉其力可以扶堪輿而營魄有所不能繫也其照可以周萬象而塵芥有所不能投

卷上

四二

也其趣可以同鳶魚而雷霆有所不能震也其風可以起頑懦而名譽有所不能羶也其慮可以下匹夫而王公有所不能奪也其爲可以告上帝而鬼神有所不能知也其巧可以濟經綸而儻忽有所不能鑿也其變可以析毫末而是非有所不能照也其色可以忤姦邪而橫逆有所不能動也其哲可以鏡楊始而生死有所不能疑也吾不知持志之爲養氣乎養氣之爲持志乎集義之爲有事乎有事之爲集義乎

卷上

四

故志至而氣次也所以語尊卑非所以語緩急也緩急者兩事也持志之與養氣非兩事也豈惟持志雖不持其志者亦未嘗不資於氣也豈惟養氣雖不養其氣者亦未嘗不稟於志也此夫莫之爲而爲者也故告子之勿求於心者卽其求於心者也其勿求於氣者卽其求於氣者也其求之道非也而不可謂之非求也夫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若莊子之遽廬而告子之桎梏也非其求之心也

而何以知其不敢非其求之氣也而何以成其不敢也哉故以暴氣之道養氣者告子之不動心也以生氣之道養氣者孟子之不動心也妙矣哉其夜氣之息也夫放於旦者必昏於夜而伐於旦者何以能息於夜哉噫我知之矣仁義者生生之心也晝夜者生生之氣也皆所謂須臾之不可離者也心之於氣也其猶魚之於水平息之於靜也其猶火之於虛乎放逸者純動故以其伐之損而掩其息之益昏昧者似

卷上

四

靜故以其伐之薄而成其息之多此平旦之好惡所以不純於有我而與人相近者幾希也故夜之賢於旦也以似靜之賢於動也似靜猶足以爲爾而況其真靜者乎譬靜猶足以爲爾而況其常靜者乎是以聖人之養氣也以靜爲夜而致其清淨以握動而不動之樞以動爲旦而率其順動以保動而常靜之脉夫動而無動則昏與放俱消動而常靜則照與寂雙妙故聖人之心無夜非旦而非衆人之旦所謂其寢

不夢者也聖人之氣無旦非夜而非眾人之夜所謂其覺不覺者也夫魚依於水而水之不腐於器者魚蕩之也火明於虛而虛之不晦於夕者火燭之也故恆夜之氣與恆旦之心交相發也夜之養旦者仁義之通也旦之養夜者仁義之復也此聖人之由仁義行而主靜以立人極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夫好惡之近於人也而遠於禽獸矣好惡之遠於人也而近於禽獸矣故庶民所去之幾希即旦

卷上

四十五

晝所結之幾希也君子所存之幾希即夜氣所息之幾希也甚矣存心者之不可不養其夜氣也甚矣養氣者之不可不存其良心也存其良心者集義之說也四端之擴充孟子之所恆言也養其夜氣者有事之說也一陽之來復孟子之所難言也其所謂有事者何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道也聖人守之於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道也聖人運之於

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道也聖人構之於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道也聖人見之於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道也聖人會之於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道也聖人反之於身而有事於夜氣者也夫氣以志爲

卷上

四十六

王者也而氣之中亦自有主志以氣爲賓者也氣之主得而志復爲賓志之爲主也爲其明而照之也勿忘之謂也志之爲賓也爲其寂而待之也勿助之謂也數存乎不疾不徐之間而心藏乎無聲無臭之域精光於惟恍惟惚之象而機發於一闔一闢之間震也者鼓以雷霆天心之無改也巽也者潤以風雨品物之咸章也坎也者容民畜衆江漢之朝宗也離也者日月麗天光明之下濟也坤也者先迷後得黃裳

之元吉也乾也者羣龍无首夕惕之无咎也屯蒙迭
用而環之循也無端否泰相承而轍之運也無積放
之而不得其外卷之而不得其內也迎之而不得其
始隨之而不得其終也有者無無者有而不得其所
以有無也合者分分者合而不得其所以分合也靈
者蠢蠢者靈而不得其所以靈蠢也夫然故中和位
育之化摩盪於身心而仁義禮智之德發揮於事業
以性之陰陽取氣之陰陽而天地之陰陽惟吾之所

卷上

四七

轉旋矣以氣之太極歸性之太極而天地之太極惟
吾之所保合矣闔也闢也天地之至妙者與寂也照
也人心之至妙者與以寂照爲闔闢以闔闢爲寂照
也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夫氣生而不有而生生
者不與生而俱死也長而不宰而長長者不與長而
俱消也故夜氣之所塞者始乎吾身之天地而終乎
兩間之天地也夜氣之所配者始乎一時之道義而
卒乎萬世之道義也此剛大之體所以浩然獨存而

爲死而不亡之壽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其兼養氣而言之者乎故不可以久生
也而亦可以順變化之推遷可以超生也而亦可以
同吉凶之憂患病非孔子之所有也以天下之病爲
病而明夫病之有不病也壽非顏子之所無也以萬
古之壽爲壽而明夫非壽之卽壽也故彭殤之所能
者聖人能之而不爲也巫咸之所知者聖人知之而
不言也其能之知之也通乎方之外者也不爲不

卷上

四八

言也遊乎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夫不知天地之爲吾心者不可以聞
夫子之言性不知天地之爲吾身者不可以聞夫子
之言天道天道者易之所謂一陰一陽而孟子之所
謂有事也有事之養寓言於大易罕言於孔子而微
言於孟子者也至於集義之養而聖賢之言之也不
啻數數然矣集義者持志以養氣上達者之所可知
而下達者之所可由也有事者養氣以持志知之者

可使之由而不知者不可使之由也知而由者爲之而無以爲素位而行者也庸也不知而由者爲之而有以爲素隱而行者也惟也夫惟則私其身以述於後世而已矣豈君子之所以教哉故聖人之言之者待其知之之人也其不恆言之者難其知之之人也知言者知性者也養氣者知易者也此兩知者聖人之所以覺天下而不敢以強天下也譬之鐘焉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不反其叩之小而謂

卷上

四九

大鳴者妄也不亦過乎故可與言而言者智者之不失人也不可與言而不言者智者之不失言也此舍與人同者所以爲執中而不爲己甚者所以爲無我也夫中非無我者不能執而有我者之所執非中也持志者無我以執其中而品物流形於萬國養氣者無我以執其中而乾道變化於一腔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也

孝慈篇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所謂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者也夫情之所以屢遷者何也彼其慕親之心不主乎親而主乎我也我之形遷而物之感乎我者亦遷物之形遷而我之需於物者亦遷慕也者慕其所需者也所需者遷而欲慕之勿遷胡可得也夫常人之慕父母也非必其習之成乎性而與生俱

卷上

五十

生也子無所不需而需之也甚安親無所不應而應之也忘倦故父母之慕非慕其生我而慕其需我也如有能需我者則不必其生我而亦慕之矣譚子曰養子者母也而乳之者親此之謂也知好色而少艾爲之需矣有妻子而妻子爲之需矣事君而君之富貴爲之需矣前之需乎父母也所謂成功者去而後之需於少艾妻子富貴也所謂將來者進欲其以慕親終也得乎則未嘗以終之之道慕之而以遷之之

道慕之也當其慕也有遷之勢而人不知也及其遷也即慕之心而人不察也不反諸身不求諸心而妄以聖人之慕同類而自與也不亦過乎夫少艾之需我也暫而妻子之需我也恆身之需於富貴也寡而妻子之需於富貴也博故統言之曰孝衰於妻子而妻以人合者也子以天合者也以人合則人皆可妻而妻之慕有時而遷以天合則子必吾子而子之慕無時而遷此民之所以厚於慈而薄於孝也夫孝慈

卷上

五十一

之德其性民也均也而孝慈之教其習民也亦均也然孝之習不勝其慈之習而慈之性多掩其孝之性者何也則身之於孝卑而於慈尊也情之於孝公而於慈私也故上常旌民以孝而民之以孝稱者百不一也上未嘗旌民以慈而民之以不慈稱者百不一也此有身之患也君子之戒少在色而老在得得也者富貴之謂也富貴之逮其親也色歆然而心以爲有餘富貴之遺其子也色侈然而心以爲不足何則

富貴所以厚吾之身而子所以代吾之身者也身有涯而厚吾之身者無涯身有盡而代吾之身者無盡託其身之需於子孫而鍾其子孫之慕於富貴嗚呼此天下所以多患得之鄙夫而鮮移忠之孝子也故富貴者有身之大欲而子孫者有身之大惑也有身者之慕親也需於溫飽而已矣有身者之慕君也需於富貴而已矣夫以富貴慕君者人皆曰忠之蔽於私而以溫飽慕親者人皆曰孝之出乎性孰知其所

卷上

五十二

以慕君而熱者即其所以慕親而啼者哉罪其流之濁而忘其源之未清則不明乎善之過也聖人之需與衆人同而慕與衆人異者何也知身非我之身而親之身也身非獨親之身而天下之身也以身爲親之身故其慕親也不以溫飽而孝不衰於妻子以身爲天下之身故其慕君也不以富貴而慈必覆乎蒼生故舜之慕不爲天下之所遷而天下之平乃所以終舜之慕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堯舜之孝

弟豈有加於孩提之孝弟也哉有我與無我之間耳
執孩提之我而父母之慕所以屢遷去孩提之我而
愛敬之良所以四達故所謂堯舜性之者非性而性
者也習而性者也堯舜之習成乎性而無我之大孝
與生俱生吾之習成乎性而無我之大孝亦將與生
俱生豈思不至哉不至於舜猶可以參而參者舜之
徒也不至於參猶可以祥而祥者參之因也法堯舜
者亦在乎習之而已矣故灑掃應對徐行後長所以

卷上

五十三

習其性於卑我而絜矩慎獨舍己從人所以習其性
於無我也習其卑我者以至於熟而孝弟之樂手舞
足蹈而不知習其無我者以至於忘而孝弟之德配
天極地而無外富貴之根拔而終身之慕真赤子之
心純而大人之事備此大學之孝所以事君而慈所
以使衆者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
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夫慕父母者四端之始事而保四海者四端之終

事也知也者知其有於備物之我而非有於需物之
我也充者乾也知者復也無自知之復而欲有行健
之說惡可得哉夫執身之有我者日出於親而禪於
子也知身之無我者亦日出於親而禪於子也出於
親則我不得自有其身親爲根我爲枝未有枝而不
庇其根者也故孝不遷而充之可以事君禪於子則
我不得常有其身子爲主我爲客未有客而強愛其
主者也故慈不溺而充之可以使衆詩曰無有師保

卷上

五四

如臨父母其大孝之謂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大
慈之謂乎惟大孝之德足以運慈亦惟大慈之德足
以成孝慈與孝相資而性與習俱化此聖人之無我
所以親民止善而爲人倫之至也希聖者如之何曰
知慕之所以遷則知慕之所以終矣知其所以遷而
亟反之如去草者芟夷蘊崇而勿使植知其所以終
而亟充之如行水者疏鑿決排而勿使壅雖舜之大
孝何以加焉而刑于之化燕翼之謀不啻遠矣又何

熱中於無涯之富貴爲也譬富貴之在人也其猶解牛之刃乎庖丁用之則神族庖用之則折孺子用之則傷其手而已矣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故視得之也若草芥視棄之也若敝屣而視讓之也若釋重負此舜之富貴所以功至於四海而孝隆乎萬世也彼私其身而熱其中者惡乎其能富貴也哉其得之也爲塞翁之馬其求之也爲東野之御而其失之也

卷上

五

或爲郊廟之犧嗚呼是以害身之道養身而以禍妻子之道慕妻子也此傷手之說也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曰善鍵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智者合而觀之孝慈之道思過半矣

宗一聖論卷上終

宗一聖論卷下

桐城吳應賓客卿著

八世孫樹申較刊

知人篇

君子之患知人也非患其在人者也患其在我者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於非因則宗於非宗而大惑終身不解此學之不可以不知人也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與不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此友之不可以不知人也能知人然後能官人能官人然後能

卷下

一

安民此治之不可以不知人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此教之不可以不知人也此四者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而皆繫乎知人知人者是非之謂也君子之揚善也知其所以是而務揚之也不然惡乎知揚之之非私其好耶君子之隱惡也知其所以非而甯隱之也不然惡乎知隱之之非入其黨耶見之於賢不賢亦暫矣非其知之而思也育也何以法戒之無愆也行之於善不尊亦

微矣非其知之而從也改也何以纖毫之不謬也故
是非者君子之大權也非深於知者不能用非審於
患者不能知也夫方人者所以知人也子貢方人而
夫子以爲不暇者何也彼其所患者在所是所非之
人而不在能是能非之我也鏡之所以照者明也其
所以明者空也全鏡是明明非鏡上物全明是照照
非明中物全照是空空非照外物無妍也無媿也而
無不妍也而無不媿也曷嘗求諸妍媿之物以爲照

卷下

二

燭之神也哉故方人之患在外求照於物者也知人
之患在內求明於空者也此用患之辯也夫是非之
所以明者以其有能是能非之我也也是非之所以蔽
者亦以其有能是能非之我也借資以重我分財以
潤我延譽以顯我推誠以附我周容以適我此數者
我之所欲求其是而不欲求其非者也事緩於援我
輒後於推我需寡於應我施倦於酬我狹難於下我
此數者我之所欲求其非而不欲求其是者也人之

是非以我之是非爲衡而我之是非以我之愛憎爲
轂是故一人也而前之所夷或化爲後之所蹈一事
也而今之所譽或出於前之所攻是非之正能知之
者幾何人雖偶知之而能不昧之者又幾何人讐蜀
相者宗操黨文士者列珙易世之下猶爾而况嘖笑
之所及者乎孔子曰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嗚呼此古之君子所以爲品階之符契而
今之君子所以爲藻鑑之駢枝也有其人之我愛也

卷下

三

雖不愛其親而或謂之仁及其弛於我愛而後知其
仁之不足於愛親也苟其人之我敬也雖不敬其兄
而或謂之有禮及其衰於我敬而後知其禮之不足
於敬兄也是不知亦患知亦患何則以不愛其親者
爲仁而我之於仁可知也以不敬其兄者爲禮而我
之於禮可知也此不知之患也以我之不仁攻彼之
不仁而卒未嘗自反其仁也以我之無禮攻彼之無
禮而卒未嘗自反其禮也此知之之患也夫我有所

是非而我所是非者復有所是非以我之是成我所是者之是而拂我所非者之是故是愈變愈膠而不離乎我之所是也此真是之所以難知也以我之非拂我所非者之非而成我所是者之非故非愈傳愈執而不離乎我之所非也此真非之所以難知也且夫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豈其遁形也果如鬼物之不可得而其中人也果如膏肓之不可攻乎蔽於我而已矣謂我能見者愈見愈不見而借讒

卷下

四

以逋逃之數也故讒化爲直而更指直者以爲讒謂我能知者愈知愈不知而奉賊以城社之資也故賊化爲良而更詰良者以爲賊嗚呼此比干所以不如飛廉申生所以不如奚卓靈均所以不如上官以至於亡國亂家殺身而不悟者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孟子曰訥訥子既已知之矣訥訥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此自以爲

知之患也夫知人之患莫大乎自以爲知亦莫大乎患人之不己知何者其欲人之我是而不欲人之我非也欲人之我是者亦欲是我者之爲是而不能因是以是也不欲人之我非者亦不欲非我者之非非而不能因非以非也此用患之誤也先民有言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聞譽而喜者佞之媒也斯言也其克己之藥石而知人之規鑑也乎色之所以眩目者過不在色也而在五輪之翳欲辯色者去其翳而已

卷下

五

翳之所以蔽明者病不在翳也而在五內之邪欲去翳者拔其邪而已邪之損者翳之滅而明之增也故我之是非小去而人之是非小明也邪之盡者翳之消而明之復也故我之是非大去而人之是非大明也今夫風角之技小技也太乎故惑乎動應乎機因於自然而迫於若使之然雖童子爲之未必不奇發而巧中也使成乎心曰某善遇我以善識之某不善遇我以不善識之則專門之技亦有所沮於色

而貽於辭矣夫是非之折諸聖者故也是非之形於
事者動也是非之發乎本心者機也善知人者因之
而無以有我而已矣親疎貴賤德怨六者處乎是非
之中者也慈愛恭敬敦厚三者行乎是非之外者也
故子可以爲父隱而申生之不明驪姬君子弗避也
臣可以諱國惡而司敗之不譽昭公君子弗辯也士
可以分友謗而管仲之不相鮑叔君子弗譏也是故
曲意於是非之用者所以善養其知而亦所以發天

卷下

六

下虛己於是非之交者所以善成其知而亦所以成
天下兩者合用而互爲賓主分用而遞爲低昂皆無
之而能因之者也今夫忠信廉潔天下之所是也吾
因而是之而其所謂忠信廉潔者特未定也去我之
所欲是而忠信廉潔之貞可得而睹矣奸回昏亂天
下之所非也吾因而非之而其所謂奸回昏亂者特
未定也去我之所欲非而後奸回昏亂之實可得而
效矣墮肢體黜聰明齊物我忘毀譽同得喪一死生

卷下

七

其不爭也如水而天下之以貌感者莫不以影應其
致虛也如谷而天下之以聲感者莫不以響應其無
私也如日而天下之以形感者莫不以色應有大也
者有小也者有大而可以兼小小而可以成大也者
有賢也者有衆也者有賢而可以容衆衆而可以彌
賢也者有瑜也者有瑕也者有瑜而可以畧瑕瑕而
可以見瑜也者有直也者有枉也者有直而可以蒙
枉枉而可以肖直也者有真也者有似也者有真而
可以引似似而可以卽真也者有同也者有異也者
有同而可以辨異異而可以合同也者有上也者有
下也者有上而可以處下下而可以達上也者是彼
非此是此非彼是者不非非者不是是者有非非者
有是是者因非非者因是是者化非非者化是是非
之情萬之又萬而畢形於吾知之一是非之知一無
其一而不滑於天下之萬寄吾之知於天下之是非
而知之體不可得藏吾之知於天下之是非而知之

用不可窮故莊子之言無是非也以其無我也莊子之言因是非也亦以其無我也無我者不可駭以奇故鼓邪之辭有所不能耀也無我者不可嘗以怪故絕俗之行有所不能驚也無我者不可取以色故眸子之良有所不能掩也無我者不可溺以愛故同牀之動有所不能藏也無我者不可溺以愛故同牀之請有所不能得也無我者不可媚以順故在旁之姦有所不能脫也無我者不可惑以漸故浸潤之譖有

卷下

八

所不能入也無我者不可迫以驟故膚受之愬有所不能怒也無我者不可懷以惠故利交之朋有所不能合也無我者不可榮以勢故侯王之門有所不能羶也無我者不可眩以似故優孟之設有所不能亂也無我者不可脇以眾故譸張之幻有所不能疑也夫是非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生於人心而已其爲是非也不以我而以人不以少而以眾此亦近矣雖然有患夫一人有我衆人亦有我喜順而惡逆黨同

而伐異者一人之我也因唱而爲和接響而成聲者衆人之我也故國君之進賢退不肖而殺有罪也不以我之我不以左右之我不以諸大夫國人之我其間也所以去一人之我而患其蔽於衆人之我也其察也所以去衆人之我而又患其蔽於一人之我也有一人之我然後有衆人之我合衆人之有我不能惑一人之無我問察者不可以不知也問也者以人之是非去我之是非恆情之所難也察也者以我之

卷下

九

是非去我之是非明哲之所難也察事也欲實不實而殺人者可信爲曾參矣察理也欲虛不虛而怨慕者可目爲小人矣察才也欲大不大而受金者不足爲智臣矣察品也欲小不小而墮甕者不足爲名士矣察僞也欲嚴不嚴而媚世者駕狂狷之上矣察情也欲恕不恕而責善者同世俗之譏矣故察非克己者不能用非無我者不能神也克己者之於問察也以人而希天者也無我者之於問察也以天而同人

者也書曰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道也者其天下之公是公非而吾心之真是真非乎好民之好惡民之惡者是是非之公也求其公故不敢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一人之我去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者是是非之真也求其真故不敢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而衆人之我去君子曰妙矣哉其希於天而同於人也視其所以視以此也觀其所由觀以此也察其所安察以此也不逆不億而先覺覺

卷下

十

以此也無毀無譽而直道直以此也好知其惡而惡知其美知以此也上交不諂而下交不瀆交以此也內舉不避親而外舉不避讐舉以此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能以此也子貢之喻宮牆日月也曾子之稱江漢秋陽也孟子之論金聲玉振也是知之盛者也直諒多聞之三益也出處語默之同心也詩書頌讀之尚論也是知之盛者也用人聽言之各當也有技彥聖之能容也共工驩兜之無畏也是知之盛者

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知之盛者也夫天下之可知者莫聖人若也而夫子之聞政是已天下之不可知者莫聖人若也而夫子之上達是已同乎眾知而爲知之獨者莫聖人若也而堯之於舜是已同乎不知而爲知之神者莫聖人若也而堯之於鯀是已夫鯀之方命圯族也堯既已知之矣然而用之以治水者何也堯之時禹未可

卷下

十一

以興而盈廷之才皆不賢於鯀舍鯀他用猶之不治用鯀不治而禹之於水也亦熟聞而蚤計之矣故用鯀者所以深於用禹也因禹之薦試鯀之才待禹之年而甯自貶其知人之哲此如神之智所以不神而神也堯非不能舉十六相也十六相之美至舜而始著也堯非不能去四凶也四凶之罪至舜而始著也時未至而堯待之故堯無名時已至而舜成之故舜無爲皆無以有我者也由是觀之少正卯之刺不書

於春秋吾知孔子之不爲也其爲罪也門人疑之國
人未有信之者也而殺之以獨知之契是已甚也能
忍於敝俗相沿之獵輟而不能忍於罪狀未著之大
夫乎且彼而非桓子之聽愛也是不足殺也使彼而
爲桓子之聽愛也而虛己以從吾之所欲殺是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者莫桓子若也而何以竟爲女樂之
所聞耶故少正卯者桓子之所不欲誅也定公之所
不能誅也而謂孔子以司寇誅之則桓子之疑孔子

卷下

十三

且甚於孔子之罪正卯矣惡乎其能爲三月之治故
魯之有少正卯也猶漢之有子虛也爲是說者徒欲
神孔子之知人於常情之不可測而不知其誣聖人
以有我也有我者創之有我者述之有我者相與張
大而奇驚之萬世而下鮮有爲孔子白者皆以人之
是非爲聖人之是非而不以天之是非爲聖人之是
非也夫聖人之是非也一天而已矣天不自爲天而
因民之視聽以爲天民不自爲視聽而本心之天以

爲視聽故好惡之同乎民者民之所是卽天之所是
也雖其事之雜出於非而觀過者知仁則非之未嘗
不爲是也好惡之拂乎民者民之所非卽天之所非
也雖其事之雜出於是而賞功者疑心則是之未嘗
不爲非也此是非之經而可以權權而不離乎經者
也夫後其身於天下者以民爲不可擾後其名於天
下者以民爲不可罔吾不敢必其盡爲人之君子而
知其爲天之君子必也取天下之利而多自與者果

卷下

十三

於暴民取天下之名而多自與者巧於誣民吾不敢
必其盡爲人之小人而知其爲天之小人必也故嚮
嚮不掩者疑於僞蹢躅不屑者疑於孤而孔子之所
欲與者在也以其爲天之君子也無舉無刺者疑於
躬厚同流合污者疑於薄責而孔子之所深惡者在
也以其爲天之小人也夫子之與黜也豈與其以春
風沂水之樂而遺富強禮樂之事哉其道曰如有知
我者執此以往而已矣信斯言也是無我而能體物

以爲我無物而能因物以付物者也舉而措之老安少懷之事成中和位育之道備矣故人謂五臣之得四凶之去爲舜之所以治吾謂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乃舜之所以治點之有沂水也猶舜之有深山也智及之仁未能守之故曰不掩使其掩也則不謂之狂而謂之中行之至矣豈色取行違之爲不掩哉猿者之不屑也不屑其拂百姓以從己者也心有所不屑而貌與之然故寧蹢躅涼涼以冒世俗之疑

卷下

十四

忌而已矣此兩者其於百姓之譽未數數然也以是知其爲天之君子也鄉原者竊聖人之道誣流俗之民以奉名譽之我而居之不疑者也故曰天之小人雖然聞鄉之有原人不聞朝之有原人也媚世者不言是非而立朝者不得不言是非同乎流俗則人非其怯矣合乎污世則人刺其佞矣故原人能亂德於鄉而不能亂政於國得罪於堯舜之道而不得罪於堯舜之法者也得罪於法者鈇鉞之所誅也得罪於

道者名言之所誅也故使鄉原而得當孔子於司寇也必將器使其忠信廉潔之長而默窮其同流合污之短豈其舉於無舉刺於無刺而服以兩觀之刑哉砥礪之亂玉者人也砥礪之非玉者天也不亂砥礪於玉亦不廢砥礪於石者聖人之天也天也者無我之我而無知之知也體無我之我則靜與天俱達無知之知則動與天游動與天游故天下之當乎吾知者以吾心之知應之而知非有也若化工之寄於

卷下

十五

萬卉也靜與天俱故天下之不當乎吾知者以吾性之知函之而知非無也若元氣之徧於太虛也元氣無我故四時迭運而成亨毒之功化工無我故品物咸亨而效衆材之用然則聖人之無知也乃其所以無不知也聖人之知人也乃其所以無棄人也師蟻得水師馬得路命鷄司夜使狸執鼠蟲蛇之毒也可以已厲洩淳之賤也可以蕩瑕穢壤之穢也可以作甘金石之頑也可以養性故天下皆聖人之師也然

而非聖人不能得也天下皆聖人之友也然而非聖人不能取也天下皆聖人之官也然而非聖人不能用也天下皆聖人之徒也然而非聖人不能畜也何則知是非之形而不知是非之情者不可謂之知人知是非之經而不知是非之權者不可謂之知人知是非之用而不知是非之時者不可謂之知人觀其形執其經致其用者衆人之知有所依而知之者也察其情通其權因其時者聖人之知無所依而知之

卷下

十六

者也夫依於術而知人也者人將併其術而竊之依於法而知人也者人將併其法而竊之依於理而知人也者人將併其理而竊之其依也可以有制於天下其竊也不得不受制於天下依有工拙而其不能無依也均也竊有多寡而其不能無竊也均也夫術也者知之賊者也法也者知之蠹者也理也者知之固者也雖無有竊之者而君子弗貴也况依之途一而竊之途百乎依也者依之以我也無我則無能依

無能依則無所依無所依則我不示人以可竊而人亦無所容其竊故欲知聖人之知者其惟克己而已矣克其愛憎之己而公可以生明克其聰慧之己而謙可以受益克其名譽之己而□可以養知克其矜仍之己而重可以馭輕克其智術之己而拙可以藏巧克其理法之己而員可以通方克其情想之己而虛可以致實克其形骸之己而天可以同人此八者去患之道也患去而知人之哲我固有之矣能知人

卷下

十七

故能取人能取人故能與人能與人故能救人其於物我也若耳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而各正性命於一身也其於是非也若臟腑之生剋清濁之升降而保合太和於一體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是故愛四凶者莫舜若也愛鄉原者莫孔子若也何則陽用我之非以攻彼之非而陰觸彼之是以歸我之是也其攻也因於民之形視形聽天下之所共知也

其歸也轉於民之神視神聽聖人之所獨知也夫秋冬之殺物者所以生物也而生物之功秋冬不有也鑑鑄之壞物者所以成物也而成物之用鑑鑄不尸也聖人之於治教也亦若是而已矣其無是非而能因天下之是非也其因是非而能轉天下之是非也其轉是非而能藏天下之是非也故聖人之用莫大乎知人而聖人之知莫神乎無我無我者不以其是非待天下故無意也若鏡之無物而無照也無我者不

卷下

十八

以是非強天下故無必也若鏡之隨物而隨照也無我者不以其是非留天下故無固也若鏡之物亡而照亡也明鏡無我以照萬象之妍媸而所照者非照聖人無我以知萬心之是非而所知者即知所照者非照故照生於偶偶窮而照亦窮所知者即知故知會於獨獨徧而知亦徧可以知人亦可以知天可以知生亦可以知死可以知六合之內亦可以知六合之外可以知萬世之上亦可以知萬世之下易曰夫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旋天地人物之性以歸於吾知者也然則君子之所患者其不在知人而在知己矣己之不知而人之務知何異適越而北首也哉

卷下

十九

樂壽篇

天下有至樂而人不知也而皆以苦爲樂也天下有至壽而人不知也而皆以夭爲壽也此惑之甚者也何言乎以苦爲樂以夭爲壽也凡世之所謂樂者得而已矣其所謂壽者生而已矣有生乃有得而得所以養生也得失之故莫大乎生死而衆得次之人生也其得失之林乎得失之相循也其若環之無端乎方其求得之也少得而可以爲樂及其既已少得

卷下

二十一

而復求其多得也則樂化爲苦而惟恐其不暫矣方其患失之也少失而猶以爲苦及其既已少失而復患其多失也又樂其所苦而惟恐其不恆矣李斯之如市也其所甚以爲苦而恨其不早去者莫如相秦其所甚以爲樂而悲其不可得者莫如上蔡之犬比上蔡之犬於秦之相則有間矣然而所患在彼所慕在此者苦樂之至變也向使李斯得保首領以歿而以秦相之死視布衣之死其爲苦也亦萬倍矣甚愛

大費多藏厚亡其是之謂乎故樂生於苦而能生苦者也生於苦者其樂不真生苦者其樂不恆以是知其所謂樂者苦也非樂也壽夭者苦樂之大者也知得失相形而所謂樂者非樂則知修短相形而所謂壽者非壽矣螻蛄之不知春秋也而賢於朝菌是寸有所長也冥靈之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也而不如大椿是尺有所短也然則朝菌之壽其亦將有所賢而大椿之壽其亦將有所不若矣天地之於大

卷下

二十一

椿也無以異乎大椿之於朝菌也太虛之於天地也無以異乎天地之於大椿也太虛其壽之至耶又世俗之所謂同於死也壽也者生之謂也生也者形與知之謂也人皆謂知之處於形而不知形之處於知也知之處於形者以形之樂爲樂以形之壽爲壽而已矣形之爲樂也莫過於南面而其爲壽也莫過於久生漢武之求神仙也曰吾視棄妻子猶做蹠耳視久生之樂南面者不若也鬲馮見夢於莊周而曰死

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夫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久生非謂其不必壽耶死之樂可以當南面則不壽者賢於壽矣死者壽之終而眾樂之所去也而其樂反賢於壽以是知樂壽之至者果不可以形求而處形之知果不足以知樂壽也老聃者壽之宗也莊子稱其死於養生主之篇而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何以稱焉嗚呼彼其所養者非生之形而生之主也

卷下

二

主也者生生而不爲生之所生死死而不爲死之所死者也天其主之運乎而無有運此主者故曰無天於上地其主之處乎而無有處此主者故曰無地於下夫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者卽生而死而未嘗有死卽死而生而未嘗有生者也死者何也喪我之謂也旋色於目而色與目一也命之曰無色於前無色於前者目之死也死其目所以生其目之主也旋聲於耳而聲與耳一也命之曰無聲於前無聲於前者耳

之死也死其耳所以生其耳之主也故無天者天天者也無地者地地者也知其無天無地謂之死而死之壽賢於生養其天天地地謂之生而生之樂妙於死故南面之樂非樂也知死之樂於南面而其爲樂也至矣久生之壽非壽也知死之壽於久生而其爲壽也至矣關尹子曰十年而死者十年而得道是得道之早也百年而死者百年而得道是得道之晚也樂也壽也其孰加於得道而得道者之死其諸異乎

卷下

三

人之死也歟死之爲道其說有二一曰情盡性徧之死而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者是已一曰形蛻神妙之死而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是已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亡也者出亡之謂也死而亡者其游魂之變乎死而不亡者其變變而不變於變者乎譬月之經於天也酌之盃而影生焉覆之盃而影滅焉酌之一盃覆之一盃而一生一滅焉酌之眾盃覆之眾盃而衆生衆滅焉其生也不壞其可以滅其滅也不壞其可

以生而月不以生滅遷也其一也不礙其可以多其
多也不礙其可以一而月不以一多異也夫生而非
生滅而非滅一而非一多而非多者老子之所謂壽
也非生而生非滅而滅非一而非一多而多者莊子
之所謂樂也不知其壽者不可以樂其樂不得其樂
者不可以壽其壽也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衆得之謂樂而得期於父久生之謂壽而生期
於盡是年之小者也小智之所知也得無可得之謂

卷下

二四

樂無可得亦無可失生無以生之謂壽無以生亦無
以死是年之大者也大智之所知也故謂彭祖之壽
於殤子乎而彭祖之年小矣以其見多故見少也謂
殤子之壽於彭祖乎而殤子之年大矣以其無初故
無末也生之無初者非語其形也語其主也主無初
而可以有初形有初而莫適爲初人之生也其生於
游魂之變乎其生於男女之媾精乎其生於天地之
絪縕乎其生於耳目之視聽乎其生於臭味之長養

乎是數者皆生也而皆不可以爲生之主也吾求其
所以至是生者而不可得也求其主而不得則其初
也不可謂之初而其末也不可謂之末初不可謂之
初則無初矣末不可謂之末則無末矣夫無初無末
者太虛之所以壽也吾求之天地而猶之乎無初猶
之乎無末也吾求之瞬息而猶之乎無初猶之乎無
末也是瞬息之壽且與太虛等而況於殤子者乎然
而天下皆以形之初爲初而謂之生也以形之末爲

卷下

二五

末而謂之死也以殤子之形爲天而悲其不衆人若
也以彭祖之形爲壽而悲其不可以衆人匹也是智
之小者也夫智之大者年亦因之而大猶夢蝶之覺
而爲莊周也求蝶之相於周而不可得也智之小者
年亦因之而小猶周之夢而爲蝴蝶也求周之相於
蝶而不可得也嗚呼天下之夢而爲蝶者亦多矣而
不自知也使有覺而復爲人者呼羣蝶而人語語之
曰汝之爲蝶也夢也非真也汝有甚樂者存而蝶之

樂不足樂也汝有甚壽者存而蝶之壽不足壽也則彼羣蝶者必且謂是人之不利於己而去惟恐其不亟飛惟恐其不高矣使是人不遷其人之覺而復能爲蝶之夢就羣蝶而蝶語語之曰吾與爾皆人也而皆夢爲蝶也夫人之爲樂與壽也其賢於蝶也萬之又萬而不可以言語及也吾與爾盡舍夢之蝶而復爲覺之人乎則其以爲神奇而信之者十一其以爲荒唐而疑之者十三其以爲狂亂而駭之者十五

卷下

二六

六矣駭之者非也疑之者非也信之者亦非也三者之爲不覺也均也雖然信者必慕慕之久也化而爲覺矣疑者必求求之久也化而爲信矣駭者必怒怒之久也化而爲疑矣三者之爲可覺也均也及其果覺而復爲人也然後知向之樂果不如今之樂向之壽果不如今之壽而駭也怒也疑也求也信也慕也皆將一笑而釋之矣夢之覺者蝶之死而人之生也人生而蝶死之也爲不亡之壽矣吾於是而知聖人

卷下

二七

之巧於覺天下也其言樂也以憂言之而未嘗不可以明樂之至也故有終身之憂者無一朝之患其言壽也以死言之而未嘗不可以明壽之至也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也者偶於不可而知其可也聞道而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以死矣人莫不有死也莫不有不可可也其孰能信之而孰能求之也哉世之君子曰形骸知覺者氣之爲也仁義忠信者理之爲也窮達生死者命之爲也是三者皆天也人之生也本乎天其死也復歸於天而已矣夫人之本乎天而歸於天也無以異乎漚之生於水而還於水也有臨水而數其漚者曰某也可以還於水某也不可還於水某之還於水也可某之還於水也不可則三尺之童其有不笑我者乎是歸於天者之無不可可也亦明矣然而天下皆有所可也皆有所不可也貪得者以多爲賢於寡曰人之生也樂而可以死矣及其死也而多之賢於寡也有以辯乎無以辯乎馮

生者以久爲奇於暫曰人之生也壽而可以死矣及其死也而久之奇於暫也有以辨乎無以辨乎好修者以回爲樂於跖曰人之生也德而可以死矣及其死也而回之樂於跖也有以辨乎無以辨乎矜名者以夷爲壽於景曰人之生也榮而可以死矣及其死也而夷之壽於景也有以辨乎無以辨乎此皆以我之不可不可爲他人之不可不可以今之不可不可爲他日之不可不可者也他人之可誠無以異於不可也而代

卷下

二八

爲之可代爲之不可是憐龜之毛而憎兔之角也他日之可誠無以異於不可也而豫爲之可豫爲之不可是喜尻之將爲輪而惡臂之將爲鷄也故彼四可者非孔子之所謂可也孔子之所謂可者聞道而死者也聞道而死者得道而死者也鬻髀謂之無天無地逍遙謂之大知大年養生謂之適來適去道德謂之死而不亡者也衆人之亡也非淪於斷滅之謂也疲於轉徙之謂也轉徙者偶自以爲可而實未嘗有

所可聖人之不亡也非倚於方所之謂也妙於因應之謂也因應者衆或以爲不可而實未嘗有所不可故所貴乎久生之壽者謂其可至於死而不亡之壽也久於生而不能不亡則千歲不如殤子矣所貴乎久生之樂者謂其可至於死而不亡之樂也久於樂而不能不亡則萬乘不如嬖人矣何則殤子也嬖人也其受變於亡而爲不可也多昔人之讀易也喟然而嘆曰變於亡而爲不可也多昔人之讀易也喟然而嘆曰

卷下

二九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嗚呼非有悔其生之久也者而富之不如貧貴之不如賤也亦已過矣非有幸其死之速也者而貧之賢於富賤之賢於貴也抑又過矣而世之君子諱言之曰是西方之論緣業也而奚爲於孔氏之門夫緣業者不羣愚之所守也心性者衆聖之所宗也守緣業者不通乎心性而宗心性者不離乎緣業是上達下達之說也夫使心性之壽而果與形俱盡也則緣業之論

經矣使心性之壽而不與形俱盡也則豈可避羣愚
同性之迹而舍衆聖獨知之契也哉夫心性之不盡
於形也其見於六籍者不啻數數然矣奚獨於二氏
而疑之故聞道而可以死者可不盡於形者也不
聞道而不可以死者不可其不盡於形者也守綠業
者得之於事其於可也似也宗心性者得之於道其
於可也真也似而不已將至於真真而不喻必寄於
似真之舍一而似之途三似之途一而似中之途百

卷下

三十

故親民者東魯之似也而親民之矩不可勝絜也尊
生者猶龍之似也而尊生之轍不可勝視也綠業者
西竺之似也而綠業之門不可勝叩也一言以蔽之
其聞道而可死之謂乎聖人之聞道而死也猶夢蝶
之覺而復爲人也聖人之乘道而生也猶人之不遷
其覺而復夢爲蝶也聖人之巧於言樂壽也猶覺者
之示夢於蝶而以蝶語蝶也鄒魯之言微以婉故可
以語上者信之而未可以語上者忽之也老莊之言

精以肆故可以語上者求之而未可以語上者疑之
也竺乾之言深以廣故可以語上者慕之而未可以
語上者駭之也其以言覺天下者異乎異於不得不
異聖人之時也其以道覺天下者同乎同於不得不
同聖人之心也然則聖人之生爲天下而生也聖人
之死爲天下而死也皇帝之鼎湖也虞帝之陟方也
文王之與齡也孔子之夢奠也顏子之短命也萬世
而下孰有能軒輊其壽者哉而必標長生於苦縣鼓

卷下

三一

不滅於泥洹高之者以爲聖人之所不知卑之者以
爲聖人之所不屑聚千古之訟而不已也何異富家
之子自忘其府庫之籍而羨且嫉於他氏之珍寶耶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天地人物者陰陽之爲也而非陰
陽之爲也由陰有陽陽不能生由陽有陰陰不能成
非陰無陽孰爲變陰之陽非陽無陰孰爲變陽之陰

妙矣哉一陰一陽之爲言也其不測之神之謂乎神也者莫之爲而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也者道也道一而已有聞之而超於聞也者有聞之而束於聞也者有聞之而溺於聞也者莊子曰非聞之以耳也而聞之以心非聞之以心也而聞之以氣氣者陰陽也吾不知陰陽之爲我乎我之爲陰陽乎謂之一善得一善者謂之繼道繼忘乎繼則性之而已矣道非善不繼善非妙於性焉則不成繼道者之聞得之

卷下

三二

乎心而成性者之聞忘之乎氣故目可使聞也色亦可使聞也空亦可使聞也躍如也其耳順之云乎超於聞矣以心之聞習氣之聞習之將至也而爲聞之親焉習之未至也而爲聞之因焉其有當於繼而可

昧矣此夫求聞於心而成乎心得聞於聞而不離乎聞者也繼也可也其離合之間乎聲與聞皆道也而不知者以爲我之聞聲也有語之以事者語非事也語之者非事也而不知者以爲皆事也有語之以道者語亦道也語之者亦道也而不知者謂人之語我以道也語之爲道也現乎耳之前者也語之者之爲道也現乎目之前者也索之方冊之隱而不得失之耳目之前而不知是無火者之枵腹而對燈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非不知也知其所知故不知也惡乎繼也惡乎可也命之曰溺於聞故欲聞道者致其知而已矣欲致知者去其見而已矣欲去見者喪其我而已矣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之仁也之智也其亦見而謂之仁智者耶此未可以名言之我求也夫樂壽一也動靜一也山水亦一也見而謂之仁智則二之矣二之者有我者也有我之動非樂水之動也而惡乎樂有我之

卷下

三三

靜非樂山之靜也而惡乎壽哉奚以明樂壽之不二
依於壽者世之所謂樂也而智者之樂無所依也寄
於樂者世之所謂壽也而仁者之壽無所寄也無所
依者亦無可以爲壽之所寄無所寄者亦無可以爲
樂之所依故樂者壽之生機而壽者樂之生理也一
也奚以明動靜之不二轉於物者世之所謂動也而
智者之動無所轉也拘於方者世之所謂靜也而仁
者之靜無所拘也無所轉者亦無可以爲靜之所拘

卷下

三

無所拘者亦無可以爲動之所轉故動者靜之天倪
而靜者動之天府也一也奚以明山水之不二不住
者世之所謂水也而智者之所樂無住而無乎不住
不遷者世之所謂山也而仁者之所樂無遷而無乎
不遷尙無不住更以何者爲遷之所遷尙無不遷更
以何者爲住之所住故樂水者樂其卽山之水而樂
山者樂其卽水之山也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斯也者水也不舍晝夜者水之逝也如

之者其誰耶說者曰此言夫氣化之不息也氣化者
逝逝者也晝夜之謂也天地也人物也逝於逝者也
不舍晝夜之謂也晝夜之爲逝也一隅而已矣元會
者晝夜之大者也瞬息者晝夜之小者也窮六合之
內與六合之外而無一物之不逝也窮無始之始與
無終之終而無一息之不逝也川也者其逝之總相
乎波也者其逝之別相乎非前波不挽後波而後之
待挽於前者不可窮非後波不推前波而前之待推

卷下

三五

於後者不可窮前之中有前前之前亦有前以前觀
前而前後爲後則挽復爲推矣吾求其挽者於前而
不可得也後之中有後後之後亦有後以後觀後而
後復爲前則推復爲挽矣吾求其推者於後而不可
得也故喻天下之常逝者莫水若也以推挽之不可
窮也喻天下之無逝者莫水若也以推挽之不可得
也吾於是而知流水之爲止水也知流之有止而知
山之有不止矣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自以爲

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寐者不覺也趨也者逝也負之也者逝逝者也天下之有力者其惟逝逝而已乎是故以此山觀彼山其逝不可知也以今山觀昔山其逝乃可知也山之有今昔也其猶波之有推挽耶推挽於水者顯而有徵故覺推挽於山者密而無形故不覺不覺曰寐寐曰夜半天下有不處於夜半者無有哉其藏天下於天下而無所遁者也藏天下於天下者觀其常逝而知其無逝者也春夏秋冬

卷下

三六

者天之逝也以春夏秋冬藏天而可以無天於上矣生長收藏者地之逝也以生長收藏藏地而可以無地於下矣常逝者性之水也樂性水者盡天地人物古今之晝夜無所不爲水而水無流也無逝者性之山也樂性山者盡天地人物古今之晝夜無所不爲山而山無峙也無流者無水之我也無峙者無山之我也無山水之我者無動靜之我也無動靜之我者無仁智之我也無仁智之我者無知見之我也無知

見之我者無形骸之我也無我之動即靜而動而動所以爲靜知動之爲靜而可以知樂之爲壽矣無我之靜即動而靜而靜所以爲動知靜之爲動而可以知壽之爲樂矣故朝聞夕可智者之得壽於樂也知命不憂仁者之得樂於壽也得壽於樂者壽在我而不在乎陰陽之數故太虛亦壽天地亦壽彭祖亦壽殤子亦壽尊生亦壽致命亦壽常住亦壽變易亦壽是以無我之壽而成其真我之壽也謂之立命得樂

卷下

三七

於壽者樂在我而不在乎陰陽之奉故富貴亦樂貧賤亦樂夷狄亦樂患難亦樂好樂亦樂忿懣亦樂憂悲亦樂恐懼亦樂是以無我之樂而成其真我之樂也謂之自得夫自得而立其命者其於天下也惡乎其有所不可而又惡乎其有所定可也哉我無所不可而因天下之不可以爲不可故生有所不苟得難有所不苟免也而況衆得之依於生者乎我無所可而因天下之可以爲可故身可殺之以成仁生可舍

之以取義也而况衆失之無損於生者乎故衿衣鼓琴之樂無加於飯糗茹草而簞瓢疏食之樂無減於千駟萬鍾堯舜之揖讓也若簞豆之相遺而已矣比干剖心也若爪髮之偶斷而已矣孔顏之絕糧也若屬厭之既撤而已矣妙矣哉其孔顏之樂乎孔顏之所以樂者其孔顏之所以壽者乎尋孔顏之樂而不於其壽是欲溫而逃火也且夫孝弟者樂之寄於家者也而樂孝弟者未必其爲孔顏教育者樂之寄

卷下

三九

於朋者也而樂朋來者未必其爲孔顏大行者樂之寄於天下者也而樂以天下者未必其爲孔顏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儼然幾乎其所以不愧也其所以不忤也卽其所以壽而已矣壽也者主也主也者道也道也者知也處天地人物之形而處於天地人物之形者也處我同物處物同我處我攝物處物攝我處陽同陰處陰同陽處陽攝陰處陰攝陽處目同耳處耳同目處目攝耳處耳攝目處色同聲

處聲同色處色攝聲處聲攝色處大同小處小同大處大攝小處小攝大處妍同媸處媸同妍處妍攝媸處媸攝妍處一同萬處萬同一處一攝萬處萬攝一處前同後處後同前處前攝後處後攝前無山也無水也而無不山也而無不水也無動也而無靜也而無不智也而無不仁也而無不見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仁也而無不見也因其無而無之則樂與樂者雙消而壽與壽者俱泯

卷下

三九

因其有而有之則鸞飛魚躍皆可以爲我之樂亦皆可以爲我之壽天運地處皆可以爲我之壽亦皆可以爲我之樂而欲尋其樂之定處與其樂之何事也不亦因乎斯言也周子之所以憤悱天下後世而不憤不悱者卒未嘗聞之以心而聞之以耳也夫孔顏之樂不可以聞聞不可以言言者也聞之以聞者盲人之摸象也言之以言者饑人之說食也此吾所謂孔顏之樂也似也而非其真也求其真者譚何容易

夫有孔子之憤也而後有孔子之樂。孰孔子之樂者？請勿於其樂也於其憤而已矣。有顏子之苦也而後有顏子之卓。孰顏子之樂者？請勿於其卓也於其苦而已矣。其所謂憤者何也？以性觀山而無可以轉於物者，然而不能不爲物之所轉者，心之有我於動也。吾欲喪其動之我而不得也，而安得不憤？以性觀水而無可以拘於方者，然而不能不爲方之所拘者，心之有我於靜也。吾欲喪其靜之我而不得也，而安得

卷下

四十一

不憤？夫憤非喪我之道也，而我之所以喪者，必憤乎得也。譬夢蝶之聞人之樂，與壽乎駭而怒，怒而疑，疑而求，求而信，信而慕，數者之想，交戰於胸中，愈戰愈憤，愈憤愈苦，愈苦愈戰，而覺因之矣。夢覺則我喪我，喪則見消見消，則知至。夫知以壽爲體，以樂爲用者也。其於善也曰一，其於聞也曰超，其於山也曰趨，其於流也曰止，其於天下也曰藏，其於道也曰繼，曰得其於性也曰徧，曰成其於生也曰時，曰傳其於死也

曰順，曰可其於仁也曰壽，其於智也曰樂，其於壽也曰不亡，曰大年，曰養生，主其於樂也曰逍遙，遊曰南面，王樂無以過也。吾惡知孔顏之樂之非我之樂乎？吾惡知孔顏之壽之非我之壽乎？此樂壽之至，百姓之所日用而憤者之所獨知也。天下之所皆迷而苦者之所先覺也。視天下之爲樂者，羶蟻而已矣。視天下之爲壽者，螻蛄而已矣。然而天下之樂之壽之羨之嫉之者，猶熙熙攘攘而莫知其止也。是惑之甚者也。嗚呼！知也覺也，習至而性見，人之所不可爲也。憤也苦也，本性以時習，人之所可爲也。盡其可爲以俟，其不可爲於聖人覺後之心，亦庶乎其無負矣。欲其不可爲而置其可爲，吾未見慕之果有以賢於駭而信之果有以賢於疑也。此吾之所大恐也。嘗試識之以俟，夫先覺之覺我於夢者。

卷下

四十二

述志篇

自有生民以來一性而已矣自有恆性以來一聖而已矣自有聖學以來一宗而已矣自有大宗以來一志而已矣志也者志其所可宗也宗也者宗其所可聖也何謂聖曰盡性何謂性曰一何謂一曰無我無我則無物故不二於二無我則無非我故常二常一不二於二故發輝萬象而莫覲其形容常二常一故兼總萬端而不壞其名字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

卷下

四十二

可名非常名道之所以可道名之所以可名者以其無我也道之所以非常道名之所以非常名者亦以其無我也所宗乎聖者一而已矣穹隆得之謂之清博厚得之謂之寧二曜得之謂之明五氣得之謂之行黔首得之謂之靈真宰得之謂之神鳥獸草木得之謂之生百谷江海得之謂之盈含萬有也謂之性統萬氣也謂之命君萬形也謂之心應萬物之感也謂之情善萬事之動也謂之才通萬變之途也謂之

道總萬行之成也謂之得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謂

之天求其始之者而不得也謂之故求其代之者而不得也謂之庸求其居之者而不得也謂之易超有無之邊也曰中絕偏倚之方也曰正離增減之數也曰至握造化之樞也曰極包六合之外也曰大處無形之表也曰微旨乎其不厭也曰善惺乎其不昧也曰知郁乎其可觀也曰文井乎其有以辨也曰理腕乎其有以質也曰仁截乎其有以制也曰義翼乎其

卷下

四十三

有以白下也曰禮確乎其有以不拔也曰剛言乎其僞之無可參也曰誠言乎其物之無可撓也曰止言乎其變之無可窮也曰時吾將以一名名眾名以衆名名一名而名未嘗有所欠剩也以其無一多之我也吾將以此名名彼名以彼名名此名而名未嘗有所淆亂也以其無彼此之我也吾將以通名名局名以局名名通名而名未嘗有所卷舒也以其無通局之我也執名言之有我而一經多矛盾之辭達名言

之本虛而千聖若符節之契故聖人無身也而宇宙
內外之有情無情皆聖人之身也聖人無心也而宇
宙內外之靈知妄知皆聖人之心也聖人無言也而
宇宙內外之衆舌衆竅皆聖人之言也聖人無爲也
而宇宙內外之神用形用皆聖人之爲也聖人無德
也而宇宙內外之上達下達皆聖人之德也性無我
故一聖無我故得一而忘一聖聖無我故各一其一
而共一其一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書不云乎人

卷下

四四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一之
顯諸仁也故危而察上察下道心者一之藏諸用也
故微而不睹不聞此兩者不二於二而常二常一者
也執有我者以人心迷道心故雜之於一而將不勝
其二知無我者以道心收人心故精之於一而復不
住於一不執人心不離人心不執道心不離道心放
之而體用雙章卷之則寂照俱泯其放也卽其所以
卷也其卷也卽其所以放也強名曰執執無所執強

名曰中中無定中是故可以官天下也而亦可以家
天下可以受天下也而亦可以逃天下可以爲事殷
之西伯亦可以爲纘緒之曾孫可以爲首陽之餓夫
亦可以爲涓濱之尙父可以爲代言之良弼亦可以
爲放君之阿衡可以爲抱器之王寶亦可以爲攝位
之冢宰可以剖七竅之心可以演九疇之範可以陳
兩階之舞可以誓三田之歸可假一字而托南面之
權可監四代而布方冊之政可寓微言而明生死之

卷下

四五

肯可排衆說而倡性善之宗可閉戶於陋巷而不謂
之孤可俸食於諸侯而不謂之泰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一也者能貫之謂也之也者所貫之謂也不住於
一故能所歷然不垂於一故能所聞爾歷然者聞爾
故無能所之我聞爾者歷然故無無能所之我無能
所之我者江漢之濯以去闇也孔子之四毋也無無
能所之我者秋陽之暴以去濯也孔子之絕四毋也
是故非有我以祖堯舜也者而堯舜卽我非有我以

憲文武也者而文武卽我非有我以律天時也者而天時卽我非有我以襲水土也者而水土卽我非有我以陳四教也者而四教卽我非有我以述六經也者而六經卽我非有我以語一貫也者而一貫卽我非有我以垂萬世也者而萬世卽我先聖後聖總爲仲尼之一聖大宗小宗會於無我之一宗天下之可以宗一聖者以其性之無我也天下之不可以不宗一聖者以其習之有我也有我之習非無我之學不

卷下

四六

能破無我之學非無我之志不能好無我之志非無我之知不能發故忘其無我而爲從心者以學知成生知孔子之盡其性也知其無我而爲志學者以生知開學知孔子之縱於天也世之君子童而聞之詩書長而問之師友至老死而莫知其解者不啻衆也孰能當童蒙之始求無先覺之善誘而自我作祖以再闢萬古一聖之宗也哉夫志學者無我之真因也不惑者無我之參前也知命者無我之親證也耳順

者無我之圓通也從心者無我之神化也十五之志五十而始得五十之所得七十而始忘譚何容易哉非獨無我之不易也志無我亦不易矣其所謂三十而立者何也謂其無我之志卓乎有以自立而不自爲有我之習之所仆也立也而待於三十則其未三十也亦時有所仆矣生而有無我之知童而有無我之志壯而後能不仆於有我之習天縱且然況其下焉者乎故宗一聖者不可以不知其易也不知其易則勇不足以任重而志不奮不可以不知其難也不知其難則誠不足以閑邪而志不立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夫聞道而可以死也非無我之道而誰道乎衣食不耻而可與議道則幾乎立矣夫志之所以不立者其流不盡於衣食而衣食其最先者也其源不始於衣食而衣食其最親者也有軀殼之我而成其爲衣食之我有衣食之我而成其爲耻惡衣惡食之我有耻之

卷下

四七

我而成其爲患得患失之我有患之我而成其爲拂
入從欲之我有拂人從欲之我而成其爲不可以生
不可以死之我是故窮衣食之源而志之奪於有我
者甚深極衣食之流而害之成於有我者甚大夫衣
食者有我之一隅也有我者必願有宮室之美故登
數仞之堂而旋馬不足以爲安矣有我者必願有妻
妾之奉故觀列屋之侍而治容不足以爲御矣有我
者必願有便嬖之使故數後車之多而騶從不足以

卷下

四九

爲尊矣有我者必願有馳騁之樂故望遊觀之盛而
雅歌不足以爲適矣有我者必願有喧赫之譽故聞
功德之頌而素交不足以爲知矣有我者必願有威
福之重故探炎熱之柄而清暑不足以爲崇矣有我
者必願有珍異之玩故入五都之市而琴書不足以
爲娛矣有我者必願有箕裘之託故披簪纓之牒而
詩禮不足以爲繩矣夫無我之志一而有我之奪之
者遂不啻百也多寡之數不勝也無我之志淡而有

我之奪之者境不啻羶也強弱之數不勝也無我之
志孤而有我之奪之者黨不啻眾也車徒之數不勝
也無我之志新而有我之奪之者習不啻故也生熟
之數不勝也是以君子可終身不聽絲竹不可一日
而不聞師友之昌言可終身不覩綺麗不可一日而
不親方冊之元覽蓋所以養微陽於積陰之後迴狂
瀾於既倒之餘岌岌乎惟恐其志之不立而投閒抵
隙者之不吾縱也而敢有須臾之暇逸乎哉雖然此

卷下

四九

可以爲輔志之卒徒而未可以爲立志之將帥也進
而求之其孔子所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耶斯言也
因勇士之守官以推志士之殉道慝無我之心髓剖
一聖之元關以教天下萬世未有若是之深且痛也
人莫重於死莫悲且辱於溝壑之死而志士以之不
忘此其所志者蓋必在乎有無生死之一體而神奇
臭腐之同情矣意者知身之無身故知死之無死而
窒身之衆欲以全其所甚欲者莫死若平意者知死

之無死故知溝壑之無溝壑而忍身之衆耻以遠其所甚耻者莫溝壑之死若乎夫士也念茲在茲曰吾可以溝壑死釋茲在茲曰吾可以溝壑死明言茲在茲曰吾可以溝壑死允出茲在茲曰吾可以溝壑死之人也之志也其復有求通之我可以爲富貴之所淫其復有諱窮之我可以爲貧賤之所移其復有馮生之我可以爲威武之所屈也哉故所耻在惡衣也者而念及於溝壑之可死則緼袍有文繡之華矣所

卷下

五十一

耻在惡食也者而念及於溝壑之可死則藜藿有膏粱之味矣身以外其爲衣食之耻者何限而念及於溝壑之可死則大寵之驚不足以滑其利矣身以後其爲衣食之耻者何窮而念及於溝壑之可死則無疆之欲不足以柴其中矣故溝壑之死衆人之所謂悲而志士之所謂樂也樂其可以鞭有我之癖也衆人之所謂辱而志士之所謂榮也榮其可以礪無我之操也老子曰吾所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夫欲去有身之患者其莫疾於溝壑之不忘矣志之所不忘者心之所不疑也心之所不疑者神之所不驚也神之所不驚者身之所不逆也侯贏田光勇士之豪也一日之遇一言之間而視喪其元若遺土者豈其生死之際情與人殊也哉其所不忘者存焉耳彼不忘喪元之死而成其酬知好名任俠之我吾不忘溝壑之死而克其利衷毀譽生死之我能不忘死一也而成我之與克我則相萬矣此篤信之所

卷下

五十二

以貴於好學而守死之所以貴於善道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也者無我之謂也害仁之我克而無我之仁成無我之仁成而成仁之我亦克故殺身而未忘乎仁者利仁者也志士之死也殺身而兼忘乎仁者安仁者也仁人之死也爲志士者未必其安仁而爲仁人者必先於立志此克己之學不可以不亟講也孔門求仁莫親於顏子仲尼告之亦未嘗爲極深窮元之論而適出乎雅言

之上也不過曰克己復禮而已矣禮也者下人者也
出乎身者不敢以上人禮之枝也藏乎性者無可以
上人禮之根也賊禮之根伐禮之枝莫如己培禮之
根達禮之枝莫如克己克其敢於上人者復其不取
於上人者謂之忠恕克其有以上人者復其無可以
上人者謂之一貫夫忠恕者一之路而一貫者仁之
成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成也者歸之
而成也視不以己而以無我之禮則禮復於視而以

卷下

五二

視旋色兼視之所照與視之所不照者皆歸而成吾
之仁聽不以己而以無我之禮則禮復於聽而以聽
旋聲兼聽之所攝與聽之所不攝者皆歸而成吾之
仁言不以己而以無我之禮則禮復於言而以言旋
事兼言之所詮與言之所不詮者皆歸而成吾之仁
動不以己而以無我之禮則禮復於動而以動旋物
兼動之所會與動之所不會者皆歸而成吾之仁成
仁由於歸仁歸仁由於復禮復禮由於克己克己由

於己舍己而求諸人其爲仁也亦外矣舍克己而求
諸愛人其爲仁也亦勞矣墨子之摩頂放踵其仁未
可知也爲其有兼愛之我也顏子之心齋坐忘其仁
乃可知也爲其無善勞之我也克復也博約也一之
乎無我而已矣故視聽言動者顏子之所謂博我以
文非禮勿視聽言動者顏子之所謂約我以禮也子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

卷下

五三

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所謂請事斯語而既竭吾才
者也顏子其弗畔矣夫大學之標絜矩慎獨也中庸
之述擇善固執也孟子之言強恕反身也皆深於克
復矣然使其視死也有以異於生而視溝壑之死也
有以異於考終之死則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耳惡乎其能樂簞瓢抗晉楚卑千乘而藐大人也
哉故聞道於朝而可死於夕者無我之仁所以成也
學其夕之可死而不忘其溝壑之可死者無我之志

所以立也求志者求此而已矣尙志者尙此而已矣
得志而兼善不得志而獨善者善此而已矣至矣哉
一聖之秘藏而大宗之真樞也余也求諸方冊求諸
師友求諸日用求諸方之內求諸方之外而竊聞是
一聖之宗也亦有年矣然而無我之知不能不爲有
我之所昏無我之志不能不爲有我之所仆其於衣
食也不敢耻其惡亦不能安其惡也其於衣食之類
也不敢甚患其得亦不能不斯其得也馳其想於清

卷下

五十四

虛一大之鄉而摯其情於憎愛順違之境滌其覽於
陰陽變化之外而遷其德於人情世故之途以是知
余之聞道也似也而非其真也豈非有我之習與無
我之性俱來而無我之志不與有我之習俱銳乎道
之不聞志未立也志之不立習未強也以余之志強
余之習而衣食之不服以余之習立余之志而溝壑
之不忘儻所謂車之兩輪而鳥之二翼者乎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余懼其未聞於朝而死於夕也未聞而

死吾不敢自以爲可也守死而聞吾不敢自以爲能
也嗚呼道與我以性而不能復也且狃之天與我以
氣而不能養也且伐之親與我以形而不能踐也且
虧之君與我以官而不能稱也且辱之師與我以知
而不能守也且昧之余乎余乎其世之瞽而道之
枝指也乎由今之志無變今之習雖壽我以彭殤之
齡榮我以含賻之禮而襲我以雲初之慶吾未知其
果賢於溝壑否也無已則有一焉盲人之秉炬無以

卷下

五十五

與於闇也明者之夜行無以異於盲也以盲之炬濟
明之夜以明之目導盲之行其能至於其所欲至均
也且夫欲墜之葉無所假烈風而將悟之心不足煩
高論子靜之聞鼓聲也慈湖之剖扇訟也二子之聞
幾乎皆其盛者也嘗試以余所知而竊有志焉者筆
之於書命之曰宗一聖論世之君子其有克己之志
从熏有我之習垂破而姑假余言以爲鼓聲與扇訟
乎哉則夫秉炬之盲吾知其不終仆於道路矣曾子

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死而後已者言乎其可見者也不見是圖蓋有死而已者矣譬人之少壯老死也無以異於歲之春夏秋冬也今之春夏本乎昔之秋冬而今之秋冬將復爲後之春夏故農之勤耕耨者爲秋冬也農之慎蓋藏者爲春夏也余之於年也已在秋冬之際而其於道也僅若儉歲之餘然使其善積聚之而善播植之惡乎知今歲之儉不轉而爲來歲之豐也哉故余之爲是論也所以積聚其知

卷下

五十六

之種而播植於性之田也又所謂姑待明日者也勇於立志者不敢懷姑待之心而深於立志者不敢忘明日之計君子修此兩者故全也是則宗論之志而已矣本無我之謂一善知無我之謂明善達無我之謂繼善忘無我之謂止善出情離見超對絕邊以成眞實性善之義而定萬古一聖之宗故述性善第一善也一也無我也皆所以各性而性者與生俱生之名也所名者其誰耶水之德不可勝名而當水之名

者潤也性之德不可勝名而當性之名者知也慮而知者有我故有知有不知不慮而知者無我故無知無不知以有我之慮致有我之知而求盡其性無以異乎稟海而認淵也故次致知上第二火之藏於木也妄鑽不發不鑽亦不發執慮而致知者妄用其鑽者也舍慮而致知者不用其鑽者也慮以不慮歸於無慮而知至矣故次致知下第三性之體無我合於虛而無爲性之用無我託於氣而成事性能化氣而

卷下

五十七

不能不託於氣猶龍能致雲而不能不託於雲也性託於氣而暴氣者豈所以盡性哉集義也有事也動靜相資主賓相得皆所以善用其不慮之慮而致知也故次養氣第四性之所顯設氣之所作用莫大乎人倫達無我之孝以事君充無我之慈以使眾而人倫之始終備矣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故次孝慈第五夫人也者真我之所攝以爲身而靈知之所托以爲鑑者也不知人不可以親民不親民不可以

明倫不明倫不可以治教天下知人者無我之大權
盡性之大用也故次知人第六夫知無知之知而致
以不慮之慮養氣以成其能孝慈以溥其德知人以
妙其施而性之一善至善可得而止矣能止善則能
盡性能盡性則能樂於無樂壽於無壽壽無壽者遠
離於生死而樂無樂者因應於生死命之曰無我之
真我以盡人物以參天地而未始出吾宗一聖之能
事畢矣故次樂壽第七夫不知一聖之宗者不可以

卷下

五九

立無我之志不立無我之志者不可以契一聖之宗
人之欲立誰不如我情見乎辭以求友聲而共誓於
無盡之習者其惟溝壑之不忘衣食之不耻乎故次
述志第八夫余之知不足以盡道而余之言亦不足
以盡知執於此則彼膠舉其偏而全喪言至道者其
惟無言而已乎夫無言可以發有言之機則有言可
以成無言之會矣智者以非常之名從非常之道觀
桃萼之春於李而悟江影之月於河則篇之遞爲君

臣辭之互爲隱顯不啻若金石絲竹之相宣而耳目
手足之相用矣夫言不能盡其知之所知又惡能言
其知之所不知口厭糟糠而譚熊掌之味身無疾痛
而效越人之吟雖曰似之而其不能似者亦多矣彼
徒知言其所聞而不知所言之非所聞也言者不知
而聽者知之聽者知之而使言者知之吾知其將慚
而走也夫慚其不知者必憤而求其所以知慚其妄
言者必憤而求其所以言譬扶病而就醫君子以爲

卷下

五九

賢於諱疾而忌醫也余之病盲也久矣愛我者憂其
目盲而知我者憂其心盲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立
余之志於死生無變之途而成余之仁於聖凡不二
之域意者宗論之作亦庶乎聞道之蚤蚤距虛也夫
文道之興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余之少也固
不嫻於擲辭矧其目無流覽神疲坐馳善病早衰捧
心有慙而犯數窮之戒肆耳食之譚以見笑於大方
之家也蓋辭愈賒而志愈苦矣金非礪也或執之而

成礪礪非金也或執之而成金知之親疎言之工拙亦在乎鑪錘之間耳世之達者儻幸憐余之志而旋其鄙倍之辭以成妙明之解乎哉所謂鑿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譬如飲水冷暖自知矣其不然者如災於木增覆於隴余之罪且滋甚大宗云乎哉一聖云乎哉

宗一聖論卷下終

卷下

六十

宗一聖論者公之所以體道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著書以垂世而立教者也初公之生也先太夫人孫夢飛星入口抑亦奇矣及舉而岐嶷神慧能言即過目成誦八九歲徧讀五經通大義十歲治博士學屬文英妙絕倫十七補邑鄕子二十二魁南宮領史局閣試三皆第一相國王荆石宮贊顧學海兩先生推爲異才謂延陵季子再來也既以目疾臥山中益精思冥討徧參諸子百家之學謂千聖萬聖皆宗尼山一聖也嘗自署其讀書處曰三一齋著宗一聖論以暢其旨超悟深微復切實可行其書大旨台言之由性而習習所以全性也由內而外外所以反內也故首性善言其本也次致知而篇分上下言其功也次養氣言其體也次孝慈言其用也次知人言其用之精也次樂壽言其體之全也終述志言其學之如是而已矣分言之由習而性性者習之歸也由外而內內者外之主也故性善也致知上下也養氣也孝慈也

性不能離乎習內不能遺乎外也列於上者博我以
文之謂也知人也樂壽也述志也習所以全夫性外
所以返諸內也列於下者約我以禮之謂也其篇也
以八其卷也以上下洋洋數千萬言反覆推闡而歸
於一聖無我之宗其示人之心至深切矣嗚呼公之
所以爲是言者公之所以爲是行也因公之言見公
之行而公之德亦於是乎見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予小子申校讐而問之剗剔

跋

二

也敢有私於公耶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況爲
之子孫者惡能不祖述其祖憲章其祖乎哉光緒四
年戊寅夏日八世孫樹申謹跋

宗一聖論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吳應賓撰應賓字尚之桐城人萬厯丙戌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以目青告歸江南通志稱其著宗
一聖論十篇今考上卷爲性善篇致知上篇致知
下篇養氣篇孝慈篇下卷爲知人篇樂壽篇述志
篇凡八篇則通志之言誤也其書闡發性命多入
禪宗

祈嗣真詮一卷

〔明〕袁黃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祈嗣真詮

無卷數》提要

刻祈嗣真詮引

子嗣於生人係至重矣曷論王公韋布貧賤富貴之殊今嘉禾丁凡袁先生思廣其生物之心思天下之艱於嗣者或惑於數命而不知求即求而或憚於生之本也乃編十篇首改過終祈禱令得日用而信行焉名曰祈嗣真詮業付梓人矣然是編也本建康之異人而明其感應之說云爾先生登進士名重於天下天下士傳誦舉子業如心鵠備考疏意等書令都市締增價又作經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

次考堂 不祈嗣真詮引 一

粹世莫啗焉先主衍貫古今究極玄奧即諸家雜流靡不精詣然而愛物之心寔其天性故舉子業則心術陰陽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改過積善大旨可睹矣天地之大德曰生愛者生之本恣情長惡殘忍其心而刻薄其行則此身於天地生理虧滅殆盡安望其生育而繁昌其祈嗣者往往不少槩見矣故先生出其行之有驗者而發明之其於是編也頗信理而遺數命今世之有志者力行之不怠當知無嗣者可賴之以獲螽斯之慶有嗣者亦賴之以衍麟趾之祥

斯先生之願哉而生人之道畢矣

萬曆庚寅夏門人東萊韓初命謹撰

漱芳堂

六祈嗣真詮

陳眉公訂正祈嗣真詮

東吳袁黃坤儀甫編 屠中孚德胤甫校

予氣清而稟弱苦乏嗣夙講於星占術數之學知命艱于育且安之矣後遊建康之栖霞遇異人授以祈嗣之訣謂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囿信而行之果生子予慮天下之乏嗣者衆而不獲聞是訣也因衍爲十篇以風告之俾嗣續有賴生齒日繁而家家獲螽斯之慶吾願慰矣嗟嗟豈獨生子一節乎哉命可永也窮可達也

漱芳堂

六祈嗣真詮

一

功名可建也觸而通之是在智者

改過第一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憶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就生子一節言之忍者多不育好戕物命者多不育潔已而清甚者

多不肖舞機御物者育而不肖或遇禍機深者必絕
嗣多怒多慾者必難受姪或姪而半產或產而多哭
凡發願祈嗣宜深省已躬力改前轍愛者生之本忍
則自絕其本矣君子寧過于愛毋過于忍人物不同
其生一也多殺物命生理有虧祈嗣須戒殺生而功
不難同過爲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逸行
好潔已者常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佑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宜細思之機有
淺深亦有美惡借之以濟世則爲仁術因之以陷人
則爲惡機然而不可常用也媾精者以氣爲主怒多
則傷氣慾多則耗精皆當深戒此類更多不能殫述
宜據此推廣一一改之

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
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情塵私行
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
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
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
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

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
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閑居之地指示昭然
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彼
人覩破不直一文矣烏得不屢屢不惟是也一息而
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
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利足以滌百年
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熒則千年之暗俱除
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損
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
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沈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
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
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
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疑滯此風雷之所
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
不消乎

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
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
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

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
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
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
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蔬食菜羹儘可克腹何必戕
彼之生損已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
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
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懷我于無窮
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

漱室

不祈嗣真詮

四

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憐理相干於我何
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
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
自反則謫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
何怒之有又聞謫而不怒雖譴詆薰天如舉火焚空
終將自息聞謫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
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
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
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

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鑠而眼翳也然
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
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
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有失
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
勿自誤

積善第二

黃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
通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

積善堂

不祈嗣真詮

六

而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愚常謂善足以
彼乎百世則必有百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十世則
必有十世之子孫善足以被乎三世四世則必有三
世四世之子孫其身沒而斬焉無嗣者德薄而宗廟
不享子孫不保也試以近事徵之鎮江靳翁踰五十
無子訓蒙于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鄰女為侍妾翁
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
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斬門之嗣翁頗
赤俛首夫人謂已枉而翁赧也遂出而反倚其戶翁

繼起戶已閉遂踰窻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鄰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子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江右舒翁假館于湖廣二年偕諸鄉里同舟而歸途中泊舟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就問其故曰吾夫負官銀將鬻吾以償吾去則幼兒失哺必死是以不勝悲耳翁詢所負幾何曰十三兩有奇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則足完君之事矣返而告諸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復拉銀買米翁囊罄無所出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顧安所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車候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即吾有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就枕翁已寢婦展轉不能寐忽聞窻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歲產狀元遂促翁

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即同起披衣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狀元也吾鄉屠康僖公爲比部郎建恤刑之議命既下夢神告之云汝命無子恤刑之議陰德甚重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即懷妊生應墳次應坤三應垓皆通顯子孫科第至今未絕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換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一念之善遂成世家祈嗣者宜深省也

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真假貴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云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其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已之

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生謂嘗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生謂貪財長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不謂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于是善有益于是惡有益于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則禮人敬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龔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稱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習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世人之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

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審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不復贖人于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

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矣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民窮曰書撰祈嗣真詮

六齋真詮
十一

粟于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動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

入官富貴攜數千金復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從同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于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幾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德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爲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僅如箸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箸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第大

祈嗣真詮
十一

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
其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
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
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
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
夫子告樊遲遲爲仁亦曰先難如前所紀舒翁捨二年
之束修與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皆所謂難捨處能
捨也如靳翁不以鄰女爲妾此所謂難忍處能忍也
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

教芳堂

入新編真詮

十一

不爲是爲自恭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
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德
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
第四教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
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
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
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
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掄揚
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

皆然夫以舜之清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
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
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
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
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二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
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
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
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
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

聲堂

入新編真詮

十四

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
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
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
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疎有貴賤有智
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愛
當敬者蓋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猶物無違而能
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
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人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

是卽爲聖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云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備或爲之維持或爲之白其誣而分其謫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非其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

漱芳堂

八所編真詮

十五

而善人常得謫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拯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痼

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

漱芳堂

八所編真詮

十六

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民物何以脫塵解轉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

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開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厨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而殺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

漱芳堂

一祈嗣真金

七

不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毫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前輩有十大方便之說與此不同更宜參考而行之

聚精第三

經云腎爲藏精之府又云五臟各有藏精並無停泊于其所蓋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則復爲血矣左爲腎屬水右爲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牽帶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

漱芳堂

一祈嗣真金

七

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失無弗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畢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元精在體猶木之有脂神倚之如魚得水氣依之如霧覆淵方爲嬰孩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純純全全合于大方溟溟清清合于無倫十六而真精滿五藏充實始能生子然自此精既泄之後則

真體已虧元形已鑿惟藉飲食滋生精血不知持滿不能保養所生有限所耗無窮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百脉俱枯雖施泄而不能成胎雖結胎而不能壽考矣是以祈嗣者務實其精遠則經年獨宿近則數月一行廢幾乎其可也

聚精之道一曰寡慾二曰節勞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今之談養身者多言採陰補陽久戰不泄此爲大謬腎爲精之府凡男女交接必擾其腎腎動則精血隨之而流外雖不泄精已離官未能堅忍者

漱華堂

不祈嗣真詮

九

亦必有真精數點隨陽之痿而溢出此其驗也如火之有煙焰豈有復反于薪者哉是故貴寡慾精成于血不獨房室之交損吾之精凡日用損血之事皆當深戒如目勞于視則血以視耗耳勞于聽則血以聽耗心勞于思則血以思耗吾隨事而節之則血得其養而與日俱積矣是故貴節勞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疎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當息怒人

身之血各歸其舍則常凝酒能動血人飲酒則面赤手足俱紅是擾其血而奔馳之也血氣既衰之人數月無房事精始厚而可用然使一夜大醉精隨薄矣是故宜戒酒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然醴郁之味不能生精惟恬澹之味乃能補精耳蓋萬物皆有真味調和勝而真味衰矣不論腥素淡煮之得法自有一段沖和恬澹之氣益人腸胃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世間之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能養精又凡煮粥飯而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所聚也食之最能生精試之有效

漱華堂

不祈嗣真詮

十

鍊精有訣全在腎家下手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真精未洩乾體未破則外腎陽氣至于時而興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兩相聯合精洩體破而吾身陽生之候漸晚有丑而生者次則寅而生者又次則卯而生者有終不生者始與天地不相應矣鍊之之訣須半夜子時即披衣起坐兩手搓極熱以一手將外腎兜住以一手掩臍而凝神于內腎久久習之而精旺矣

養氣第四

徒精不能育也必有一段元氣亭毒于精物之先而後成胎人不得是氣不生物不得是氣不育道家所謂先天祖氣是也又有後天之氣乃呼吸往來運行充滿于身者此氣不厚則精不濃此氣不充則精不射此氣不聚則精不暖皆不能成胎後天之氣與先天之氣同出而異名先天網緼縕生于無形而後天則有形而可見先天恍恍惚惚藏于無象而後天則有象而可求其實一物而已故養氣之學不可不

敬堂

新編真詮

三一

講孟子蹶趨動心之說所宜細玩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閒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行之久久自有聖賢前輩氣象

舉扇便有風爲滿天地間皆是氣也孟子曰塞乎天地之間誠然誠然故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氣以養人之形而人不知水以養魚之形而魚不覺養氣者須從調息起手禪家謂息有四種凡鼻息往來有聲者此風也非息也守風則散雖無聲而鼻中滯滯此

喘也非息也守喘則結不聲不滯而往來有迹者此氣也非息也守氣則勞所謂息者乃不出不入之義朱子調息銘云靜極而喏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合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藥物之老嫩浮沈火候之文武進退皆於真氣中求之嗚呼盡矣

敬堂

新編真詮

三一

人身之氣各有部分身中有行氣橫起氣諸節氣百脉氣筋氣力氣骨間氣腰氣脊氣上氣下氣如此諸氣位各有定不可相亂亂則賊大則顛狂廢絕小則虛實相陵虛則痒實則痛疾病之生皆由於此昔韓飛霞遇異人於黃鶴樓授以一藥通治萬病授之立效以香附子爲君佐以黃連而已蓋人氣失其平則爲疾故用香附理氣其時火運故以黃連佐之此非深達造化者哉養身者毋令身中之氣有所違諍如行久欲坐此從動入止也將就坐時先徐行數步稍申其氣漸放身體止氣稍來動氣漸去從此而坐則

粗不忤細矣如坐久欲行此從止出動也必稍動其身或申手足如按摩狀然後徐行不然細氣在身與粗氣相忤矣其餘種種依此推之

習閉氣而吞之各曰胎息嗽舌下泉咽之各曰胎食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滄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流澀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勤而行之可以辟穀余試之良驗

人在胎中不以口鼻呼吸惟臍帶繫于母之任脉任脉通于肺肺通于鼻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其氣皆

楚芳堂

不神與益

三

于臍上往來天台謂識神托生之始與精血合根在于臍是以人生時惟臍相連初學調息須想其氣出從臍出入從臍減調得極細然後不用口鼻但以臍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初閉氣一口以臍呼吸數之至八十一或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當令極細以鴻毛著于口鼻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為度漸習漸增數之久可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白矣葛仙翁每盛暑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以其能閉氣胎息耳但知閉氣不知胎息無益也

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于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也冬可使熱也行氣者可以入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水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若生子之術特其細細者耳但愛嗇握固閉氣吞液令氣化為血血化為精足矣

氣欲柔不欲強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嘔噀心一發則氣強而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若強閉之則令人發咳故

楚芳堂

不神與益

三

道者須如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戾之氣而後可行功又食生菜肥鮮之物亦令人氣強難閉食非時動氣之物亦令人氣逆又多思氣亂多言氣散皆當深戒

存神第五

聚精在於養氣養氣在於存神神之於氣猶母之於子也故神凝則氣聚神散則氣消若寶惜精氣而不知存神是茹其華而忘其根矣然神豈有形象可求哉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乃不可致思無所言

說者也如作文不可廢思而文之奇妙者往往得于不思之境神所啓也符錄家每舉筆第一點要在念頭未起之先謂之混沌開基神所運也感人以有心者常淺而無心所感者常深神所中也是故老人之心不靈而赤子之心常靈惺時之謀不靈而寐時之夢常靈皆神所爲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神之真境也聖人不思不勉此神之實事也不到此際總不能移易天命識者慎之

道宗觀妙觀竅總是聚念之方非存神之道然攀緣

漱芳堂

六祈嗣真詮

三五

既熟念慮難忘只得從此用功漸入佳境有存泥丸一竅者謂神居最上頂貫百脉存之可以出有入無神遊八極而失則使人善眩暈有存眉間一竅者謂無位真人在面門出入存之可以收攝圓光失則使人火浮而面赤有存上脘者謂齒縫玄珠三關齊透存之可以通貫鵲橋任督飛渡而失則使人精不歸源有存心中正穴者謂百骸萬竅總通于心存之可以養神攝念鬚髮常玄而失則使人局而不暢有存心下寸許皮肉際者謂衛氣起于上焦行于脉外生

身所奉慕貴于此存之可以倏忽圓運祛痰去垢而失則使人衛勝榮弱或生瘡癰有存心下臍上者謂脾宮正位四象相從存之可以實中通理而失則使人善食而易饑有存臍內者謂命蒂所系呼吸所通存之可以養育元神厚腸開竅而失則使人氣沉滯有存下丹田者謂氣歸元海藥在坤鄉存之可以鼓動元陽回精入日而失則使人陽易興而妄洩有存外腎一竅以目觀陽事者謂心腎相交其機在目存之取坎填離而失則使人精液妄行大都隨守一竅

漱芳堂

六祈嗣真詮

三六

可收心苟失其宜必有禍患惟守而無守不取不離斯無弊耳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曰存則常在矣謂之曰若則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爲元竅以知而不守爲法則以一念不起爲功夫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
禪門止觀乃存神要訣一曰繫緣守境止如上繫心一處是也二曰制心止不復繫心一處但覺念動隨而止之所謂不怕念起惟怕覺遲者也三曰體真止俗緣萬殊真心不動一切順逆等境心不妄緣蓋體

真而住也觀法多門華嚴經事法界觀謂常觀一切染淨諸法皆如夢幻此能觀智亦如夢幻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執諸法爲實有致使起惑造業循環六道若常想一切名利怨親三界六道全體不實皆如夢幻則欲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亦名諸法如夢幻觀又理法界觀於中復有三門一者常觀徧法界惟是一味清淨真如本無差別事相此能觀智亦是一味清淨真如二者若念起時但起覺心即此覺心便名爲觀此雖覺心本無起覺之相三者擬心即差

澄臺 新編真詮 七

動念便乖但棲心無寄理自玄會亦名真如絕相觀又事理無礙觀謂常觀一切染淨事法緣生無性全是真理真理全是染淨事法如觀波全是濕濕全是波故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而即念性不可得天台有假空中三觀大率類此或單修一觀或漸次全修或一時齊修皆可入道交感之際有意種子兢兢業業必難結胎偶爾爲之不識不知則胎成矣此可想神交之義

和室第六

生子之基全在室人世之求嗣者但知廣室而不知和室也廣而不和則相妬相嫉育必艱矣古云婦人和樂而後有子又云天地和而後萬物育夫婦和而後子嗣昌世之求嗣者當使閨門之內藹如琴瑟而後可廣育也其道全在正己之躬日常行事毋論隱顯務使純出乎正以服彼之心然又不可嚴毅而使畏也有疑則相問有疾則相顧有未到則相體使情意聯屬而無間然又不可使恩勝而相褻也必以禮儀之昔匡衡說關雎之詩以爲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燕佚之私不形于動靜最可爲處閨闈之式然又不可自是而非彼也必寄以交友之義已有過使規之規而是也謝而改之規而非也亦謝其意而曉告之朋友屬土土無定位而寄王于四時朋友亦無定人而寄之四倫之內故父子而寄以朋友之義則父誨子諍懽然一心兄弟而寄以朋友之義則兄教弟規相成必遠夫婦而寄以朋友之義則稚席之間可以修省一唱一和其樂無涯豈獨可以生子哉終身

澄臺 新編真詮 八

之業萬化之源將基之矣

詩云窈窕淑女窈窕者幽閒貞靜之意詩序以懿斯麟趾爲關雎之應惟其不妬耳故擇婦者不必求美色但當求其有賢淑之性幽閒貞靜自是婦人之德有賢婦而和室易矣然入官而妬婦人之常爲夫者平時先宜曉諭以宗祀之大無後之罪倘有妾婢亦宜使之知尊卑之分上下之宜一家委順彼此相安而生子之道思過半矣

知時第七

藏室

六所嗣真詮

无

天地生物必有絪縕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時如猫犬至微將受妊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絪縕樂育之氣觸之而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世人種子有云三十時辰兩日半二十八九君須算此特言其大槩耳非的論也丹經云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有一時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絪縕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於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其曰三月月出庚又曰溫

溫鉛鼎光透廉幃皆言其景象也當其慾情濃動之時子宮內有如蓮華蕊者不拘經淨幾日自然挺出陰中如蓮蕊初開內人洗下體以手探之自知也但合羞不肯言耳男子預審告之令其自言一舉即中矣

成胎第八

藏室

六所嗣真詮

无

氏論婦人妊娠一月名胎胚足厥陰脉養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陽脉養之三月名始胎手心脉養之四月始受水精以行血脉手少陽脉養之五月始受火精以成其氣足太陰養之六月始受金精以成其節足陽明脉養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其骨手太陽脉養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膚革手陽明脉養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髮足少陰脉養之十月臟腑關節人神俱備此其大略也若求其細則受胎在腹七日一變展轉相成各有生相大集經備矣今婦人墮胎在三月五月七月者多在二四六月者少臟陰而肺陽三月屬心五月屬脾七月屬肺皆在五臟之脉陰常易虧故多墮耳如昔曾三月墮胎則心脉受傷須

先調心不然至三月復墮昔曾五月墮胎則脾脉受傷後至五月復墮宜先治脾惟有一月之內墮胎則人皆不知有胎但知不受妊不知其受而墮也二月屬肝怒則墮多洗下體則數開亦墮一次既墮則肝脉受傷他次亦墮今之無子者大半是一月墮胎非盡不受妊也故凡初交之後最宜將息勿復交接以擾其子宮勿令怒勿令勞勿令舉重勿令洗浴而又多服養肝平氣之藥胎可固矣

程鳴謙云褚澄氏言男女交合陰血先至陽精後衝

教養堂

八新編真詮

三

而男形成陽精先入陰血後參而女形成信斯言也人有精先洩而生男精後洩而生女者獨何歟東垣曰經水纔斷一二日血海始淨感者成男四五日血脉已生感者成女至于六七日後則雖交感亦不成胎信斯言也人有經始斷交合生女經久斷交合生男者亦有四五日以前交合無孕八九日以後交合有孕者獨何歟俞子水撰廣嗣要語著方立圖謂實陽能入虛陰實陰不能受陽即東垣之故見也又謂微陽不能射陰弱陰不能攝陽信斯言也世有疝氣

之夫怯弱之婦屢屢受胎雖欲止之而不能止者亦有血氣方剋精力過人顧乃艱于有嗣而莫之救者獨何歟朱丹溪論治專以婦人經水為主然富貴之家侍妾已多其中寧無月水當期者乎有已經前夫遺類生育而娶此以圖其易者顧亦不能得胎更遣與他人轉盼生男矣豈不能受孕於此而能受孕於彼乎愚以為父母之生子如天地之生物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夫知地之生物不過順承乎天則知母之生子亦不過順承乎父而已知母之順承

教養堂

八新編真詮

三

乎父則種子者果以婦人為主乎以男子為主乎然所謂主于男子者不拘老少不拘強弱不拘康寧病患不拘精易洩難洩只以交感之時百脉齊到為善耳交感而百脉齊到雖老雖弱雖病思雖易洩亦可成胎交感而百脉參差雖少雖強雖康寧雖難洩亦難以成胎矣婦人所構之血固由于百脉合聚較之男子之精不能無輕重之分也孔子贊乾元資始曰大贊坤元資生曰至得無意乎若男女之辨又不可以精血先後為拘不以經盡幾日為拘不以夜半前

後交感爲拘不以父強母弱母強父弱爲拘只以精血各出自脉之齊到者別勝負耳是故精之百脉齊到有以勝乎血則成男矣血之百脉齊到有以勝乎精則成女矣至有既孕而小產者有產而不育有育而不壽者有壽而黃耆無疆者則亦精血之堅脆分爲脩短耳世人不察其精血之堅脆已定于稟受之初乃以小產專責之母以不育專付之兒以壽夭專責之數不亦謬乎

治病第九

救苦堂

天祈嗣真記

三十一

世之艱嗣者專謂病在婦人是舍本而求末間有兼治男子者亦未得其肯綮也男子或年老陽衰或有疾或精不射或精少精寒精清皆不能成孕世多用溫熱燥烈之藥一時雖效真氣受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凡病此者皆不須服藥只照前聚精養氣存神之訣用功定有奇效如少年御女其未交也情濃意渴其交而洩也通身和暢所謂百脉齊到而成胎者也年老陽衰其始也勉強成懼其洩也漠然無味何以成胎此皆反身而可驗者惟寡慾久而涵養功

深然後元陽可回真氣可復耳縱欲服藥亦必擇其對症者宜溫宜涼通變用之若執一方而治萬病非予之所知也故不立方

婦人之病最多方亦難執今取經論格言具列之以俟次擇○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足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天謂天真之氣癸謂壬癸之水故云天癸也然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脉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常以三旬一見以像月盈則虧也若遇經行最宜謹慎否則與產後

救苦堂

天祈嗣真記

三十四

症相類若被驚怒勞役則血氣錯亂經脉不行多致勞瘵等疾若逆于頭而肢體之間則重痛不寧若怒氣傷肝則頭暈脇痛嘔血而瘰癧癰瘍若經血內滲則竅穴淋漓無已凡此六淫外侵而變症百出犯時微若秋毫成患重如山岳可不畏哉論月經○褚澄云飲食五味養骨髓肌肉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中之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中之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

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果筋弱者強暨其溢也流充
身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歷無有不下凡子形
肖父母者以其精血管行于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
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
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何也鳥
獸精血往來尾間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
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
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澀而為淋精已耗而
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女
漱芳堂 天齋調真錄 三五

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
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
入骨或變而為腫後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
產眾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論精○產寶
論云治病先論其所主男子調其氣女子調其血氣
血者人之神也然婦人以血為基本苟能謹于調護
則血氣先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胎若脾胃
虛弱不惟飲食無 不足月經不行肌膚黃燥面無
光澤寒熱腹痛難于子息或帶下崩漏血不流行則

成癥症

論調血

○王子亨論云經者常候也謂候其一
身之陰陽悉伏知其安危故每月一至太過不及皆
為不調陽太過則先期而至陰不及則後時而來其
有年多年少斷絕不行崩漏不止皆由陰陽衰盛所
致論陰陽○初虞世云女子十四天癸任脉通月事以
時下於是育子天癸者物之自然月者以月至經者
有常也其來過與不及皆謂之病若榮血虧損不能
滋養百骸則髮落面黃羸瘦燥熱燥氣盛則金受邪
金受邪則為咳為嗽為肺癰為肺痿矣但助胃壯氣
漱芳堂 天齋調真錄 三五

則榮血生而經自行須慎飲食調七情保神氣庶可

若暴怒氣逆經閉不行當用行氣破血之劑論榮

血○陳自明云婦人月水不調由風邪乘虛客于胞

中而傷衝任之脉損手太陽少陰之經蓋衝任之脉

皆 胞中為經絡之海與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

經為表裏上為乳汁下為月水乃經絡之餘苟能調

攝得宜則經應以時矣論月水不調○又云婦人論月水

不通或因醉飽入房或因勞役過度或因吐血失血

傷損肝脾但濕其化源其經自通若小便不利苦頭

眩痛腰背作痛足寒時痛久而血結於內變為癥瘕
若血水相併脾胃虛弱壅滯不通變為水腫若脾氣
衰弱不能制水水漬肌肉變為腫滿當益其津液大
補脾胃方可保生論月水不通 ○又云衝任之脉起于胞
內為經脉之海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二經為表裏
女子十四而天癸至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既行
應時而下否則不通也論室女月水不通 ○寇宗奭云人之
生以氣血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若室
女童男積想在心思慮過度多致勞損男子則神色

效芳堂

不新編真詮

三七

散女子則月水先閉蓋憂愁思慮則傷心而血逆
神已先散月水先閉且心病則不能養脾脾虛則金
虧故發嗽腎水絕則木氣不榮而四肢乾痿故多怒
髮髮焦筋骨痿若五臟傳偏則死自能改易心志用
藥扶持度可保生切不可用蒿蟲等涼血行血宜
用柏子仁丸澤蘭湯益陰血制虛火論室女經閉 ○腹中
論云有病胃腸支滿妨于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
清液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曰血枯此年少
時因大熱脫血或醉而入房虧損腎肝蓋肝臟血受

天一之氣以為滋榮其經上貫膈布脇肋若脫血失
精肝氣已傷肝血枯涸不榮而胃腸滿妨于食則肝
病傳脾而聞腥臊臭出清液若以肝病而肺乘之則
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出皆肝病血傷之症
也論血 ○良方云婦人月水不利者由勞傷氣血體
虛而風冷客于胞內傷于衝任之脉故也若寸脉弦
關脉沉是肝病也兼主腹痛孔竅生瘡尺脉滑血氣
實經絡不利或尺脉絕不至兼主小腹引腰痛氣攻
胃膈也論月水不利 ○又云婦人經水腹痛由風冷客于

效芳堂

不新編真詮

三八

胞絡衝任或傷手太陽少陰經用溫經湯桂枝桃仁
湯若憂思氣鬱而血滯用桂枝桃仁湯地黃通經丸
若血結而成塊用萬病丸論腹痛 ○又云月水不斷淋
瀝腹痛或因勞損氣血而傷衝任或因經行而合陰
陽以致外邪客于胞內滯于血海故也但調養元氣
而病邪自愈若攻其邪則元氣反傷矣論月水不斷 ○又
云婦人衝任二脉為經脉之海外循經絡內榮臟腑
若陰陽和平經下依時若勞傷不能約制則忽然暴
下甚則昏悶若寸脉微遲為寒在上焦則吐血衄血

尺脉微遲為寒在下焦則崩血便血大抵數小為順
洪大為逆大法當調脾胃為主論崩○又云婦人帶

下其名有五因經行產後風邪入胞門傳于臟腑而

致之若傷足厥陰肝經色如青泥傷手少陰心經色

如紅津傷手太陰肺經形如白綿傷足太陰脾經黃

如爛瓜傷足少陰腎經黑如衄血人有帶脉橫于腰

間如束帶之狀病生于此故名為帶論帶博濟方云

夫人將攝順理則氣血調和六淫不能為害若勞傷

血氣則風冷乘之脾胃一傷飲食漸少榮衛日衰肌

瘦

救苦堂

三九

膚黃燥而無光澤若入大腸則下利若入關元則絕

嗣故婦人病有三十六種皆由衝任勞損而至蓋衝

任之脉為十二經之會海其病皆見于少陰太陽之

經當於此候之論風冷○按婦人之病雖多然其無

子之症大略盡於是矣宜各按其症而治之倘有明

理善用功者亦當教之存神養氣為效更疾

祈禱第十

改過積善祈禱之本也既盡其本兼修其文無不應
矣古有禱尼丘山而生孔子近有禱泰山而生倪岳

者其事至悉班班可考若之何廢之江南多供張仙
而得子者非張仙之力也此心既誠則感無不應耳
山川之英鬼神之靈凡可祈求皆當致力姑以祈禱
之至靈與鄙人所奉事而有驗者列之于後

白衣觀音經呪

稽首大悲婆盧羯帝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振海潮

音應人間世隨有希求必獲如意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阿彌陀佛

救苦堂

八祈禱真詮

四十一

南無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白衣觀世音菩薩 前印後印降魔印心

印身印陀羅尼我今持誦神呪推願慈悲降臨護

念以上二誦即說真言曰

南無喝囉怛那二合哆囉二合夜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

帝鉢鉢二合囉耶菩提薩埵婆二合耶摩訶薩埵婆二合耶

摩訶迦嚩尼迦耶怛你也他二合唵多唎多唎咄唵唎

咄咄多唎咄咄娑婆二合訶

按此呪原出大藏各隨心陀羅尼受持者一切祈
悉令滿足今祖師提出專為人求男女亦方便
法門也自稽首大悲至即說真言曰一段皆後人
新增原本有像法壇法印法人皆不知謹述其略
以便祈求

像法

以白檀香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或二寸半亦得是
天女形面有三眼頭戴天冠身著色衣纓絡莊嚴以
兩手捧如意珠造此像已安木函內鋪囊盛繫于左

漱養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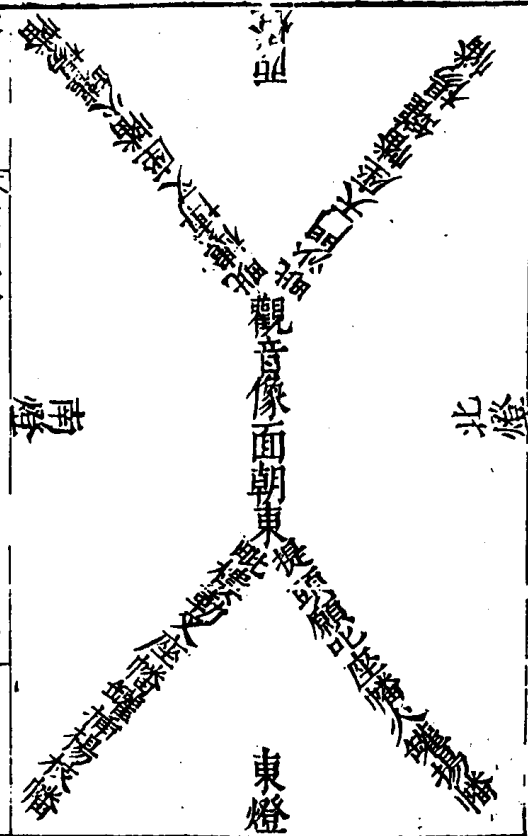
新編真詮

坐

臂設壇時即安壇內

壇法

壇方三尺中城方二尺內城方一尺皆須先掘去穢
土即以淨土作之香汁作泥令淨掃以粉米種種
彩色和以蓮華承觀音像上四角安四天
王座須方畫壇上



漱養堂

新編真詮

里

印法

凡四十八印各有所用今只錄其要者

總攝身印

以二手中指無名指小指各向外相入合掌右壓左
頭指搏著掌背二大指並豎面相著

此印能攝諸印故獨列之

受持法

凡欲受持此陀羅尼者應當洗浴清淨著新淨衣并
受律儀不能具受或隨意受三戒四戒除食各去噴

以右脚壓左脚脛
上或隨意坐亦得
手結

佛言此呪能滅十惡五逆一切罪障成就一切功德持此呪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不揀淨穢但至

心持誦求男女者便得男女若求智得大智慧能使短命衆一增壽無量所求官位無不稱遂

若干佛像前或塔前或清淨處以香水泥塗地而作方壇隨其大小復以華香幡蓋飲食燈明燭火隨力所辦而供養之復呪香水散于四方及上下以爲結界既結界已于壇四角及壇中央皆各置一香水之瓶于其壇中面向東方朝跪誦呪一千八十徧以一新鏡置壇中正觀鏡面誦呪一千八百徧即以囊盛此鏡佩帶于身每日清晨對鏡持誦不必復設壇矣

整堂

六祈嗣真詮

聖業一

若諸國土水旱不調疫毒流行應以酥和胡麻粳米用手三指取其一撮呪之一徧擲火中燒或經七日七夜六時如是相續不絕一切災疫無不消滅若在路行誦念此呪無有盜賊惡獸等怖

若被繫閉枷鎖禁固其身誦此呪者即得解脫

若以酥和穀稻呪一百八徧火中燒之隨心所願無不成就財寶增盈官祿進懋

若欲人敬念者稱彼人名字一呪一稱滿一百八徧即便敬念

祈嗣真詮

祈嗣真詮

無卷數 浙江
鮑士恭家藏本

明袁黃撰黃有皇都水利已著錄黃持功過格甚謹鄉里稱爲愿人是書分改過積善聚精養氣存神和室知時成胎治病祈禱十門雜引常言俚語及醫方果報之事頗爲蕪雜

支談三卷

〔明〕焦竑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支談三卷》

提要

支談上

孔子與老釋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支談

八

二

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銅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閤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扶盲眼之金鑑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

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羗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

支談

一

二

世寶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原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一嘆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

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

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

支談

一

三

乏妻子皆戲論也

昔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塞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子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其能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

支談

八

四

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唯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

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巖問爲山西來意爲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爲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眞受用何至

支談

八

五

甘心灰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支談

六

六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眞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眞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

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

支談

七

七

始以來羣重習氣頻然清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

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肯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適充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無妄若非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支談

難多聞摠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爲曰无始以來无修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无始以來无次第佛故云无門可入更入何門本无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无念者則爲向佛智故无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无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无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支談

念之智等虚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无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及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

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灰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因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

支談

一八

十一

卽是生灰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快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

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

支談

一八

十二

故妄想无自性圓覺亦无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决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習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經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

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辟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

支談

八

十二

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灭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

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一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眞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得無疑曰旣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

支談

六

十三

能决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汗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决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决中求决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决與不决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

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大
地曾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
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
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
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
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
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
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
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既

支談

六

西

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
相待无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
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灑
同時文始經曰知道无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
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无方者能以一里爲百
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
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
天依心而現念既无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

卽現三三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无
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
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
心想生一切利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
神處胎如是八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
入三世而无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
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摠无還同已前
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

支談

六

五

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无時故无
時節无去來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无二故無明不起卽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

支談

一六

十六

心性離見卽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眞識無有自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

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返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

支談

一六

十七

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歟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夾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慈女土偶兒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去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

人入一情善爲賢人入一情冥爲聖

人之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无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无知普天之下道无不在又曰或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礪砂之金破礪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无爲者爲无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无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

支談

八

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歟彼未嘗合未嘗散者无生无歟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无人无我無我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

空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識毀譬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釜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

支談

八

九

凡之一念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故无間業卽是菩提

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无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

惡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
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
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
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
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
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无究竟佛說持
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
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
支談 二八 三一

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
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
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眞
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
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可名菩提不可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
境寧一時我无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
笑曰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
恒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

軍王經云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
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
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
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
无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畫境是實是
以大覺垂愍設况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
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
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豈是
支談 二八 三一

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
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
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
門卽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
納讚毀之言安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
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
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眞同法性故若壞方
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
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

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
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无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眾生
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眾生又了念
卽空无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眾生不見
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
他人苟離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
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
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

支談

一八

三

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眾生爲若此文
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
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眾生說如斯法是卽眞
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
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
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
冥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眞
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求人中調御

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
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
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
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
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
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
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无異此正據
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
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无作處

支談

一八

三

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
者若作時無作若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
佛若迷无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
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歿而證涅槃
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革凡爲聖
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
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矣求隨他勝境不

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鬻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支談

支談

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褫魄我獨無處超然卽謂爲神變矣而不可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剔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

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此處有無我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支談

支談

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

識體本性全真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斷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質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綱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

支談

八

三

依他悟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滅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滅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滅

永明云昔有人歿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誦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傅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嬪入殷倩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倩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

支談

八

三

之唾曰是固宜歿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南嶽思大禪師旣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減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滯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游覽焚火
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頌法侶曰心外無火
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
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
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
欲靜轉動也善友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

支談

六

天

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
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
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
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
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

多重金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
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
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思未悟耳習氣
何患是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
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
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
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支談

六

天

捉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
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
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
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
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
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
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
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子及云孔子言爲已乃又言克已何耶蓋未

悟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濟其截候佛者又第啜其

支談

一

三

醜執着名相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皆有今无也若將心作无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

與安逢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无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无舟亦无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足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

支談

一

三

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无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

善不逢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
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嚴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
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祗席之上密涉畏
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
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
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
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
支談

八

三

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
乃學佛佛慧旣成卽知我本无死此生人之極
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
豈其絕无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湯言此
以相欺耶使果毫无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
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无生終不能不爲
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
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
人也

支談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主於三教歸一
而併欲陰駕佛老於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極
弊併其本旨失之者雖亦講學之言不復以儒家
論之亦不復以儒理責之矣

叢語十二卷

〔明〕吳炯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何汝學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叢語十二卷》提要

叢語

昔人嘗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後百年而孟氏又開開啓鑰拈出鷄鳴夜氣振鐸古今至於宋而象山先生獨得孟氏宗旨我陽明先生始昌大之而學者人人知心有仲尼矣先生歿以理學自命者浸浸流於高禪路徑持良知之說錯認真體工夫滲漏大都以議論氣魄意興攙和卒歸于自欺一生耳齊治均平竟爲長物千古學脉豈浮知僞解可

叢語序

一

得製哉今讀吳先生叢語直指源頭學問千溪萬壑罔不朝宗其間上下古今經濟蒼赤纒纒叶繁竅中機宜非迂曲可窺一班先生自有悟境在即不佞亦宮牆外望矣矧先生著述甚富此威鳳一毛虬龍片甲耳未足以盡先生又聞上篇成于清暑坐談下篇于山陰道中竟之先生所醞釀者素所挾持者大咳唾皆旃檀也自謙曰叢語洙泗血胤其在斯乎同志者手是編勇猛得悟即謂六經我

註脚何疑哉僕不揆禱昧敢僭爲之叙

萬曆甲午仲春之望武林李時英撰

懷野兄之於道其以天乎道無人而非天天
無人而非聖此我孔門中義諦不輕赤子不
惑大人不卑初學不峻聖域不落階級不遺
戕賊理固如是量亦如是理有所餘千聖別
無剩跡理有所畜凡夫不假知能如陶家輪
或缶或鍾或爲食醕或爲注其數有萬何之
非埏埴也余始與懷野聯轡臨安從公之閒

叢語序

二

輒以世茨相擘絜未啓齒學也比往還然耳
丰神大宅之際時有所審其剛而鮮嗜簡而
惠其人歟癸巳冬余入甬東相遇於娥江則
自信子壺子易日而示因徒而見濕灰茅靡
之未嘗而鄭咸者不可以色色不可以徵徵
如是反走數數耳次雷門艇中語孟氏知天
之學余壯其力而未敢信也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而懷野以學不輕死亦無死爲言當生
不知何生之有當死不知何死之有知之則

生死始不知則生死息懷野於余無遠也所
謂人也無非天也遂出其叢語數拾條多超
解語爲世所希發懷野在華亭息迹拾年於
世靡好而司法杭州篤學憤然若斯豈以喧
寂有所取捨耶余語李景頴懷野如龍象蹴
踏幾天與之也其惟陶者之所命景頴以爲
然未可量也夫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盖剛之
道鮮矣

萬曆甲午春正月盱江劉文卿撰

叢語序

三

余垂髫時讀伊洛諸書慨然嚮往焉暨後饑
寒汨其心奔走雜其慮而一點初志未嘗昧
也嘗竊嘆由求遇孔子而爲賢楊謝諸子遇
程夫子而爲儒余無楊謝之遇師友無所發
明操行無所砥礪遂碌碌爲庸人庚寅以後
浪游武林縉紳聚會議論稍廣漫相酬應輒
自錄其不佞之言言無倫次名曰叢語以就
正海內先生儻海內先生不鄙夷而渝板焉
得附於楊謝之徒乎固余志也非所敢望也

萬曆癸巳華亭吳炯書於武林執法署
 不肖學負笈先生凡有關於學問操行者纏
 纏乎言之不倦若叢語一書成於癸巳之歲
 聞發幽微剖析閭奧洙泗伊洛之旨昭如日
 星第先後不無參互學隨任金陵披覽誦讀
 爲之編其類而重付剞劂氏士君子讀是書
 則性命經綸非惟識先生於篇什而所裨於
 已豈淺淺哉

門生何汝學謹書

叢語序

四

叢語目錄

卷之一

理氣

性

卷之二

心

道

德

卷之三

仁

學

卷之四

叢語目錄

處世上

卷之五

處世下

卷之六

經世

文章

卷之七

讀經

卷之八

讀書上

卷之九

讀書下

卷之十

聖賢

卷之十一

歷代

卷之十二

子家

曆元甲子

陰陽家

叢語目錄

二

叢語一卷

華亭吳炯晉明甫

理氣

天爲積氣地爲積形何如吳生曰天亦積形也蒼然在上左旋繞地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若非有形之物何以左旋不爽至此也日月五星各自成形者也故隨天左旋而進退遲速不齊二十八宿衆星附天成形者也故隨天左旋歷萬古而若一天之體不可見以經星爲體天之度孰從而量之

叢語一卷

以日行之數合于星辰之象爲度以其遠不可即故曰在天成象若近而即之凡象皆形也雖然形氣不相離也有氣則有形氣散則形滅天以積氣成積形又以積氣成水火土石飛潛動植之形凡在天之中者皆氣亦皆形也無形則氣無以附無氣則形無以生一物且然况天地之大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果有外乎吾不得而知也果無外乎天包水水包地百

物草木麗於土日月星辰麗於天天何所附麗也吳生曰六合之內積氣以成山河大地之物六合之外積氣以成天之物天亦一物也所以物物者太極之實氣彌漫布濩無少滲漏孰主宰是太極之實理也所以爲理與氣者吾不得而名言也太極之實理氣凝而爲天天之實理氣凝而爲山河大地天地之實理氣凝而爲物而全昇於人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

叢語一卷

二

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人全得太極之理氣以成性與天地等盡性則渾然太極而天地自我範圍矣故曰性者生天生地非我生天地我之性即太極之理與氣太極之生性生之也知此者謂之知性太極有氣而無形天地萬物有形而有氣故曰至有生於至無

火日陽象也陽燧取火陽氣相通也金水月陰象也方諸取水陰氣相通也月臨卯酉

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月之所在水與俱焉氣之相爲感召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一念之善祥氣應之一念之惡災氣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毫不爽也誰謂天道遠人道邇哉

形爲氣穴氣爲理窟陰陽五行氣也陰陽五行之正氣即理也寒暑晝夜莫非正氣電噓薄蝕則爲戾氣矣戾氣其暫正氣其常也理與氣何嘗相離哉凡負六尺之軀者

叢語一卷

三

皆抱天地之完氣受天地之正理是故食色欲也而飲食男女之常即爲理富貴貧賤遇也而用舍行藏之常即爲理昏明強弱稟也而學問思辨所以開其昏勞來匡直所以鼓其弱及其成功則一天地之性即在形氣中也知氣而不知理則縱欲敗度昏夜乞求自暴自棄之人所由來矣然當自暴自棄之時天地之性其有不存乎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厭然厭然之

良心天地之性也特一覺悟間耳苟能覺悟則庸德庸言只是尋常參天兩地總歸日用大道何曾限人入也天地不與人殊而人自殊之氣不外理而人自二之可慨也夫

無形者生有形有形者歸無形無何以有理依乎氣氣附乎形不得不有也有何以無氣返于虛神藏于寂不得不無也不得不無則知有之未始有也不得不有則知無

叢語一卷

四

之未始無也通有無之故者可以知天命可以盡人道矣

日輪旦莫大而日中小何也人中天而立旦莫東西分視得其半焉半則去日近故輪大天包水水乘地處其下焉下之數少上之數多日中以下視上去日遠故輪小日南至晝短夜長北至晝長夜短何也天體斜倚四垂下而中高以地之方位測日之行南至出辰入申行天少故晝短北至出

寅入戌行天多故晝長或曰天上多而下少乃春秋之日晝夜停何也曰天體斜倚日倚天而行北至之日升沉偏北而晝中天故長春秋之日升沉中而行天偏南偏南則行天之數少而繞地之數多適處其中故長短停乃月行從日以日之長短爲長短陰陽之義也

登日觀峯者五更見日於穴中紅光閃爍久之復沒沒移時日出扶桑云涉海往琉球

叢語一卷

五

者亦五更見日於海中紅光閃爍久之復沒沒移時日出東方磨蕩出沒三四而後麗天夫五更見日者山之空海之深與天通也復沒移時者海島所隔也出沒三四而後麗天者水波上下日光磨蕩非真出沒也天包水水乘地而日循環其間可概見矣彼謂日月周行四天下者妄也

登高望遠目力所竭望數千里可也而所望不過數里何吳生曰天地之氣鬱而爲塵

網緼密布無少空隙日月之明大故能勝
氛氣照四海星之明微故照及一方清夜
仰看近處多星而遠處無星豈真無耶光
不及也目光又微故照及數里聞有登峨
眉者望見雪山雪山離峨眉數千里何也
秋氣肅故天高地迥西方氣肅故望見數
千里其道收斂空寂象天地之氣矣

或問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信乎吳生曰
天地奚嘗不滿見之者偏也天包水水乘

叢語一卷

六

地地中處焉西北陰也凝結而多土東南
陽也融液而多水然東南海中山峯絡繹
島國森羅莫非地也天地不可窮際余窺
之日南粵多熱北燕多寒而吳地寒熱居
中然則吳其南北之中乎日出向暑日沒
徂暑而中午日正當頭盛暑然則吳其東
西之中乎吳介南北之中是知南粵以南
海島之國猶北燕以北胡地幅幘也吳介
東西之中是知東至日本以至東海猶西

至西域以至西海也西北多土而拊天
南多水而拊地局於見者謂天地有不滿
豈其然乎是夏蟲之疑水也

虞夏冀州沃壤楊州厥土泥塗漢魏關洛之
饒甲於天下今國家財賦皆仰給於東南
豈人事不齊哉時氣使然也野馬網緼總
屬微塵微塵所積總屬大地虞夏西北沃
而東南下迄今數千年西北高壻而東南
膏腴滄海變桑田豈不信哉

叢語一卷

七

天有陰陽地有水火流行之爲木火金水而
皆附于土故曰五行地道也陽不離陰而
陽之氣居多春者陽之發生夏者陽之暢
茂秋者陽之成實冬則藏矣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而陽氣未嘗不在也涸陰沍寒而
萌芽已露江河凍冽而井水常溫可謂之
藏不可謂之無陽也凡物得陽氣則生陽
氣盡則死無陽則天地萬物或幾乎毀矣
故爲陽明世界陰以助陽陰不得與陽對

也

或問談造化者必稱五行其可憑乎吳生曰不然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水火運行於其中天地水火造化也金木地中之一物奚可並也水火條達於地而爲木醞釀於地而爲金金內陽而外陰木外陽而內陰謂木近火金近水可也比肩而立不可也然則化育流行何爲而有四時曰乾坤坎離盡六合之造化陰陽老少盡四序之流行

叢語一卷

八

羲皇作易洩其秘矣

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配八卦非也天地定位水火流行土石之剛也辰天之土也在地爲水降自天爲雨露霜雪在地爲火麗於天爲日地之發達爲木天之發達爲風火之屬也山澤之精陰凝受光爲金天之陰凝受光爲月爲星水之屬也山川出雲而布於天水之升也雷電震天而鼓於地火之降也雹霍水火之不得其正者

也天地奠上下之位水火列兩儀之中風本乎天者以陽用山澤本乎地者以陰用山從地風從天澤降於天雷起於天地之氣交通無間八卦立而造化之道盡矣

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余以世變推之竊謂不然洪荒之世未有書契不知其名強而名之曰盤古曰天地人皇有巢燧人非其君天下之號也書契以來君天下者自伏羲

叢語一卷

九

始羲黃之世渾渾噩噩商周之際質文迭用漢唐以降巧詐橫生羲黃以至唐虞天地平成虞夏以至商周禮樂明備成周以至今日靡麗日增由今日而遡羲黃數千年耳世運之升降民俗之醇漓制度之華實如隔天壤豈有羲黃以前六萬餘年而制度未興渾噩猶在乎犬生而能吠馬生而能蹄人生而能智智以勝百物保軀命巢居火食隨於此起大智者出制度漸興

然則有巢燧人其即洪荒時候義農也
接踵之間耳人生三歲能言不必四十而
強洪荒開而有書契不必六萬餘歲故元
會運世之說空言無實不若章莛紀元之
說躔度可考也

易始于宓義乎曰先天之畫歷萬古而不變
夫有所受之也甲子始于黃帝乎曰宓義
以前有闕逢因敦之名黃帝更其名不更
其義亦有所受之也黃帝八年爲下元甲

叢語一卷

十一

子遡流窮源不知幾萬世矣數渙于一肇
于三衍于六成于九故以六九爲數以六
九合爲節此三元甲子所由起也而三才
之義顯于此矣天以五運木火行于土之
上金水伏于土之下其實四氣也地以六
紀子午卯酉爲正氣餘爲始終之氣其實
亦四氣也而四象之義顯于此矣木火爲
一家金水爲一室而土調劑于其中其四
未嘗不三也四時行百物生而相生之道

出焉水滅火金剋木而相制之道出焉不
制不成其爲生此造化所以不窮也而
生相制之機孰包括是易備之矣陰符經
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机鬼
藏知此者可以窺太極兩儀之蘊可以挾
神聖不傳之秘矣

晝夜者天之呼吸也潮汐者地之呼吸也寒
暑者天地之晝夜也開闢混沌者天地之
寒暑也人受天地之氣得數之九三者數

叢語一卷

十一

之宗一者數之祖也以二百七十爲姤育
之日以二萬七千爲住世之日多則過少
則不及大率不越此也天地闔闢之機可
觀矣余作曆元甲子考衷于太陽躔度以
定其數畧與此合天地自然之運無俟安
排也

性

易之言性從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自源以之
委也孟子言性從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來

邇流而窮源也維皇降衷若有恒性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詩書所言合一轍矣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韓子三品之說沿流而忘其源也荀子談王道述禮樂而以性爲惡忿世嫉邪之言總之不知本原矣或曰論性不論氣不備然乎曰不然繼之者善先天之理也成之者性後天之氣附焉今天網緼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繽紛而下太空至清也其下也大而爲巨浸小而

叢語一卷

十二

爲溝洫與潔同處則清染之以穢則濁大小清濁惟其所受所謂後天之氣也後天之氣雖有不同而先天之理自在何必言氣而性始備孔子曰有教無類聖人之于民類也何有善惡之分其有類者後天之氣也聖人有教陶之以禮樂而人知習薰之以德行而人知變挾天人性命之秘而人知化相率爲仁人君子而罔敢底於非類者所以反其先天之性也湯武反之與

堯舜性之同功是故氣質之用小教化之功大

孔子論性之宗也曰相近曰不移無亦可善可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乎吳生曰夫子嘗有言矣生知學知困知不可以言同知之則一不可以言異非同非異故曰近困而不學斯爲不移之下愚夫困學有知知不因學困有知知不因困德性之良知人人自有本來具足如水之濁澄之則清

叢語一卷

十三

如鏡之昏刮之則明是清與明豈待澄刮而有哉去其蔽之者而已人性之清明亦猶是也故曰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喜怒哀樂謂性中物乎吾不得而知也一念未動澄然寂然求其朕兆而不可得也謂非性中物乎吾不得而知也感物而動突然沛然苟爲無本胡其感通之若斯也太虛無物而物以生人心無情而情以出心其神乎虛而不窒應而不竭故不言有無

而言發與未發妙于有無之間者也以有無言心失之矣

桂子不生荆棘樗實不生桐梓蓋有種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根者何性也性中有仁義禮智之根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枝葉無根而生在草木且不能而況人乎吾以是知性善之說不誣矣或曰有桂棘有桐樗得無有性善有性不善乎曰善惡以類分同類之中不異也同爲虎豹

叢語一卷

十四

則嚙噬之性同同爲麒麟騶虞則不踐生草不食生物之性同同爲人則仁義禮智之性同其有善惡之分者辟彼原泉出之山下則清流之行潦則濁及其淵停則又清其清性自在也人之可使爲不善亦猶行潦之水而已矣

人性虛明洞達即有私欲無從安放浩然與天地同遊自是高明廣大萬變交於前隨機應用莫非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

孟子道性善性不可說故說情說才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孰是吳生曰不容說者無善無惡也凡可以有無言者以形用者也不可以有無言者以神用者也使明鏡有物先據于中則物來不能照惟無物故能照物是鏡之至善人性光明清淨無善無惡故善惡不能溷是性之至善知善知惡謂之良知爲善去惡謂之良能當與太虛

叢語一卷

十五

同論不可以有無言也然則明鏡亦有知能乎曰有妍媸照入是爲良知隨物現形是爲良能世儒偏言知不得不以知行合一補之是未明性善之說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只是一段虛明中萬物皆備如明鏡無物物來能照順而行之坦然蕩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無所爲道強而名之曰道人若有意爲道則道爲我障是非得失紛然而起或有

似道而非道或有此是而彼非者何則不以性用而以跡用故也是故學者不貴多聞但須悟性識得本原澄澈無一毫聲色貨利榮辱死生芥蒂立身於高明廣大之域則耳目聰明心思知慮宛然具足知善必爲知惡必去勞不栖虎穴饑不食烏喙不京道而道在我矣

孩提之童不學不慮其真性也率性可以爲仁義仁義不可以盡性使舜欲爲孝子周

讀語一卷

十六

公欲爲弟第則必不能不告而娶必不能誅管叔尾生孝已之行皆殉仁義而失焉者也古之聖賢率性之真任天之理冒天下之不韙而不顧而天下之大仁大義出焉故曰有意爲道道爲我障

吳玄水執性善以闢無善無不善之說吳生曰無極而太極天道也無善而至善人性也孟子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以惻隱羞惡爲仁義之端皆就感物而動言非人生而

靜之本體也程伯子之言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深得論性之旨矣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亦是程子之意

問無善無不善是性善之說吳生曰赤子之心渾然純一遇親便知愛遇兄便知敬何有於善不善自智慮漸生情竇漸開有不孝不弟者出而後以孝弟爲善是故無善無不善者先天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後天之名也若但以性爲善便與不善對待

讀語一卷

十七

非渾然純一之性矣王龍溪謂從混沌中立根基可爲論性者之法

明鏡止水可以喻性無善無不善者鏡之明水之清性之至善也知善知不善者性之照也知善必爲知不善必去者性之真知作用也有善有不善者水有時而濁鏡有時而昏也澄汰括磨存乎其人彼下愚不移者不肯澄汰不肯括磨也澄之括之則清明之體豈不宛然在乎故曰氣質之用

小學問之功大

與衆人言曰性善與君子言曰性無善無不善衆人不知有善言善以啓發其善心君子知有善言無善無不善以裁抑其過當孟子以有事勿正勿忘勿助爲集義養氣之節度今人能爲善遂自負爲正人自負一念即爲客氣非正氣堯舜猶病顏子末由豈如是乎道義當前君子不讓若無事而強爲有事則助長矣心不可忘事不可

叢語一卷

一八

助也孟子此言深中君子好善之過

或曰形骸有死生真性無死生吳生曰不然真性附則形骸生形骸無生真性生之也真性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而碌碌營營以爲形骸役是役主人以奉僕從也可不哀哉是故主人有主則不縱僕從之欲心有主則不縱耳目口體之欲

叢語二卷

心

圖極中



唐虞授受允執厥中子思述聖爰作中庸余闡其說以開鴻濛曰何以謂之中也曰太極之道三才之理萬化所從出也天以一

叢語二卷

一一

中分造化動而之陽爲木爲火爲春爲夏百物以生以長焉靜而之陰爲金爲水爲秋爲冬百物以收以藏焉造化生生人物以陳靈蠢動植咸得此中以爲之心仰承太極橫列三才貌言祝聽喜怒哀樂仁義禮智皆從此出形局氣拘莫竟其施賢不肖分與造化殊厥有聖人代天理物亦有君子優入聖域心源淵湛幾動神迎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同其行宇宙在乎手萬

化生乎身三極大中自我立命矣大哉人也斯其至乎

維天之命渾渾淪淪而已喜怒哀樂未發何思何慮而已以其何思何慮廓然太公不可名狀強而名之曰中夫子之一貫心懸太虛妍媸畢照緣物賦形無所謂一強而名之曰一文王之純田之不遠仁其虛朗境界猶夫是也中和一貫之義惟忠恕可以當之中心爲忠何有一物如心爲恕何

叢語二卷

二

物不應此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或者以盡已推已釋之隘矣知下學而不知上達者也

天與人以心心之生生性也空谷無聲隨響而應谷之性也人心無物隨感而通人之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外無性性上不可添一物也人能淘洗淨盡完我心體惺惺不昧天理藹然何知而何不知優優自如與天同運何事而何

不事瞬息非暫萬古非遙於穆天命不在我而誰在哉此盡心也心盡而我之能事畢矣若有一點破碎一毫把持便非心矣人心至精思入玄微人心至神變化不測喪其心者衆人也存其心者君子也渾全此心極深研幾者聖人也夫子贊易曰至精至神論聖曰心之精神精神豈有加于心哉盡其心而已矣

寂寂惺惺其中有神至靜之極神返其室如

叢語二卷

三

行者之赴家見吾心之本色

夫心本虛而情擾之情本順而欲牽之惟其牽之是以不化曷其有欲總歸於我是故意必固我者衆人之迷也毋意必固我者君子之學也不戒而自無不禁而自絕者聖人之道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謂非賜所及他日告賜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之與無相去幾何安勉之分聖賢之界也是故無可無不可聖人

之能事欲寡過而未能賢人之雅志後之
君子可妄自菲薄而不思振拔也哉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濯以江漢皜皜不遠人人
心有仲尼顧自力何如耳衛武公老耄誦
抑戒以自儆余作四歲以庶幾有斐云其
一曰人心本虛如水之澄遇坎則止乘流
則行物至知知發而爲意憧憧往來實維
斯累君子研幾如芽斯萌殲之於微美厥
靈根聖有明德心同月皎雲消霧滅曷窺

叢語二卷

四

朕兆維予小子葆此純白事來無迎空空
是式其二曰心如流水左右流之事無常
形奚可定期自意橫生注而爲必豈顧物
情膠柱鼓瑟君子持衡不爲軒輊曷信曷
果義之與比聖心朗照旁行不泥靜中起
動動惟厥時維予小子隨事觀理順其見
在求不踰矩其三曰心以神用曷維其堅
以其不堅剛大獨存自意自縛結而爲固
劍去久矣戀戀返顧君子觀化與時消息

可張可弛曷云其極聖心昭曠奚有城府
鴈過長空遺影何所維予小子法彼川逝
過去無將豈爲匏繫其四曰茫茫大宇生
此人物本同一原誰爲分別小智自私妄
分爾我意必與固展轉韁鎖君子大觀欲
去情捐消彼畛域強恕爲先聖德好生天
地爲度一腔六合恩响孺慕維予小子繕
性忘形廓然大公返其天真

水惟不堅故能排山壓海風惟不堅故能拔

叢語二卷

五

木走石一卷石之堅無能爲矣剛大之氣
塞乎天地惟不爲小堅而能爲大堅
心靜如止水動如流水動而復靜如赴川之
水極其量納百川而歸大海
已所不欲意也彼以逆來我以逆往即非勿
施之義其爲必與固也多矣楊慈湖不起
意之說極佳

古先聖賢千言萬語只爲此心心亦難言矣
憧憧往來者紛馳之患寂寂內照者拘迫

之勞是故心不可縱不可制也人能以理義養其心識得天高地下何物何我往古來今孰存孰亡養得一腔高明曠達灑灑不入其慮纖欲不滑其中舉天下可憂可懼盡屬幻境可喜可樂皆是穢跡太虛湛然浮雲往來風雷震蕩何介吾意吾惡知其爲正惡知其爲不正

問求放心之法吳生曰心之神明圓融透徹着于欲者以欲障着于事者以事障着于

叢語二卷

六

理者以理障清淨淨復吾圓融之本體無存而無不存矣文王小心昭事上帝穆穆緝熙文之所以爲文也是故求放心之法當以緝熙爲主曰天理當然其何有障曰楊墨之仁義子莫之執中障也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誅管叔不爲障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若先有仁智于胸中則有仁智而過流而爲障者矣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心存則故物現前心

放則故物背棄非物棄我我自棄之也聖賢千言萬語只爲事心設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理義從內而出其悅心也無時不然芻豢從外而入其悅口也有時厭飫

學問之道不過事心事心之道在制耳目之欲而已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天生聖人不假安排者也孔子非禮勿視非

叢語二卷

七

禮勿聽制外養中其詞嚴老子五色令人目矇五音令人耳聾惕之以禍其詞危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則小不能奪揭起靈明之性不爲耳目所累其詞詳且盡矣或曰孔子四勿有言動而獨制耳目何耶吳生曰言動從內出者主張在我防之稍緩視聽從外入者主張不在我此心少弛則姦賊其中矣防之當嚴然伯夷不與惡人言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老子五味令人口爽戒在口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戒在身孟子戒易其言賤飲食之人弗爲般樂怠敖言動何嘗不慎哉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言立萬世之防爲事心之關鍵也

我有身身有心心之分量徹天徹地亘古亘今甚大也身以外皆非我也求其非我者棄其在我者游子乞食於道路而亡其家之富有此之謂大惑

叢語二卷

八

人心至虛何真何假有心求真假者乘之矣惟無心也而後能全其真心無心之中萬理咸備觸機而發順理而應五常百善皆由此出是故太上忘道其次守道守道之跡而或流於非道舉世之通患也

或問心境何如吳生曰萬里無雲千頃無波或曰還須有日吳生曰不患無日患有雲雲能掩日無雲則日光照耀宇內清澈晦日之夜日光隱映星辰朗朗人心無欲則

無動無靜無時不光明動則日出之光靜則夜半之光若必借日爲光則三十日子時謂之無天地可乎

唐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語極有意味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發皆中節端倪皆可想見真有平旦之氣一毫意見不容留者良心來復之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談及夢中事頗有驗者其義何在吳生曰人具此靈光晝之所爲客塵分擾靈光掩

叢語二卷

九

夜之所夢客塵退息靈光露人心與天地通諒哉勉而造焉大而化化不可知而神庶不虛負此生矣

穆穆之中一物不容緝熙之內萬物皆備見品物之向榮其樂融融見風雨之慘悽其思戚戚見爲善則鮮願見不善則髮指如白之受采是心之本色

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

鬼神將通之箕子得統於神禹孔子理學之宗師管子天下才也思與不思之間將安適從乎吳生曰天下有不可不思者性命之理有不必思者功利之事也孔子春秋之時天下習於功利故曰何思何慮此有爲而言也然則管子之言是乎曰孔子戒學而不思以不達之因爲非助先儒云大疑則大悟疑則思思則悟鬼神通之之說不可誣也

叢語二卷

十

道

道有本乎曰有吾不得而有也無本乎曰無吾不得而無也何謂有本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惟水有原放乎四海草木有根枝葉暢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有本之說也何謂無本曰殷峻雷天收其聲炎炎其火地藏其熱方一貫不種而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無本之說也然則何謂立大本曰有本者屬後大近小之本也無

本者屬先天遠大之本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有本也執仁而仁執義而義執禮智而禮智則楊墨尾生鮮有不差者有之爲害也喜怒哀樂人情必有也有所忿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之爲害也是故觀中於未發之先一念未動鬼神莫知空空洞洞孰爲端倪求其中而不可得也觀中於已發之後感物而動各有其節過之則太張不及則大弛求其中而可見矣中節之

叢語二卷

十一

中即未發之中無之以爲本有之以爲用橫四海窮三際塞乎天地之間此之謂天下之大本聖王御世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是故慶賞有禮喜中節也燕會有禮樂中節也喪弔有禮哀中節也五刑五罰四征不庭怒中節也四海九州秩然於禮樂刑政之中而無敢逾越朱題墨齒重譯致貢草木鳥獸各得其所王衡正而泰階平天無烈風猛雨海不揚波功效如此其大

而浮雲過太虛有天下而不與聖王付之以無心而已矣故曰無之以爲本有之以爲用經綸天下之大經者立天下之大本者也天地亦然天不私陰陽故四時行地不私剛柔故百物生知天地之化育知此耳然則君子之學柰何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有天下若固有之曾點浴沂風雩有堯舜氣象故曰無欲故靜天下之事功惟無意於事功者能爲之此君子立

叢語二卷

十二

本之學也

或曰顏子喟然在悟道之後欲從末由是忘道之言吳生曰未也道無高卑無堅脆無前後此正苦難光景如立卓爾欲從末由蓋曰道在眼前捉摸不住此謂見道非真悟也真悟則道與心一奚在眼前心與道忘奚事捉摸以此爲悟天下之悟道者鮮矣然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與曰鳶魚即道我即鳶魚如立欲從猶見鳶魚之非

我也見山不有山見水不有水有心不見心有眼不見眼此謂真悟眼在我而見於鏡是見影不見眼欲於鏡中捉眼可得乎其如立欲從之謂乎

道不可見見之者跡道不可名名之者假古先聖賢千言萬語粗則涉名相精則入玄微不過假托名言誘人入道而道卒不可言故曰循循然善誘人

耳目聰明德性所有見知聞知德性之用見

叢語二卷

十三

以形聞以聲形可執而聲不可執聲猶近于神理也至于聞道則聞于無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

德

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元者善之長善即生物之心長其始也亨以通之利以成之貞以收歛堅固之不收歛則不能發生貞下起元天道也人有四德曰仁義禮智仁即天地生物之心禮者仁之著義者仁之裁

智者仁之通明徧照不通明則不能運用
猶天之有貞元也孔門專言仁一元生生
之意兼言仁智貞元會合之理孟子謂不
仁不智無禮無義亦以仁智統禮義也知
乎此則天之道人之性可得而言矣
孔子論仁如太和元氣無所不備孟子論四
端如四時之氣各行其令而秋高嚴肅之
氣居多其泰山巖巖之象乎孔子作用亦
義處較勝

叢語二卷

十四

孔子只言仁孟子兼言義何居吳生曰仁者
天地萬物之生理人得之爲生生不息之
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仁者
性道之謂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夫
子無言而吾道一貫千變萬化孰非仁之
流布乎雖然時行物生而生不廢殺一貫
之中千變萬化而變化之宜然者皆謂之
義義者仁之作用也孟子言義只完全得
夫子之仁故曰夫道一而已矣

聖賢心法必有所宗孔子宗仁而遊於智孟
子宗義而根於仁仁者生天生地之原智
者通天徹地之原義者充天塞地之原聖
得之而爲聖賢得之而爲賢天地得之而
爲天地古聖賢心法不外此吾將安宗原
吾所自始一點靈明與天地通一箇生意
與天地通完吾靈明生意豈不塞乎天地
之問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集義養氣之說最難言矣夫義觸之而後應

叢語二卷

十五

不得已而後動見事風生者君子以爲躁
無事而爲有事者君子以爲擾有事之說
何爲乎程子以爲勿正心朱子以爲預期
其效勿正之說何居乎心勿忘而在有事
之後未有事之先心可忘乎以事而助長
者謂之生事以心而助長者謂之虛僞助
長之說何居乎或者以有事勿忘皆屬之
心以附焉飛魚躍活潑潑地之義則行有
不憚於心屬之行乎屬之心乎吳主曰夫

叢語二卷

十六

子常有言矣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義不在激昂奮迅而在日用常行敏事慎言有事也事欲其實心欲其虛若遂自以爲正氣則正於已而不正於人矣君子心不在安飽而在敏慎勿忘也若強爲立義激昂奮迅則助長矣是故有事勿忘集義也合內外之道也正而助長義襲也相因之弊也夫日用常行莫非集義豈不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乎故曰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索隱行怪夫子弗爲之

矣

孟子願學孔子只在自反而縮處得此爲直養反此則爲害孟子得統於曾子曾子得統于孔子者也

有談客氣正氣者吳生曰正氣尚矣客氣賢智之過君子路上人也紛紛世情忿耳何足言氣曰忿與氣異乎曰氣塞乎天地之間忿不足以賊人徒自賊耳是故大易懲

忿孟子養氣

善惡不介乎胃中空空洞洞一片光明世界遇善則爲自無過當亦無退歉若先有善于胃中則有爲善而過者矣或曰此客氣正氣之辨乎曰非也近之矣

夫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何謂也吳生曰忠信者學之基本學者作聖之階梯未有不學而可以爲聖未有不忠信而可以爲學者也曾子以忠信傳習

叢語二卷

十七

繼聖人之統夫子之言蓋於是而始驗云夫子雅言忠信又曰忠恕同異何如吳生曰實心之謂忠以是心而出言之謂信以是心而施諸人之謂恕人無二心心無二道夫子千言萬語爲萬世開群蒙其心一也一者何也曰誠也

夫子之道一貫而曾子以忠恕代之豈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學有淺深而教有高下歟吳生曰不然也中心爲忠天命之性如心

爲恕率性之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
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地之道一言
可盡盡於忠恕矣天地之爲物不貳忠恕
之心不貳不貳之心一貫也豈有間哉然
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何謂也曰此強恕
也夫子謂無加諸人非賜所及故揭恕一
言而加勿施二語蓋曰強之云耳忠恕違
道不遠亦以勉強勿施故云不遠也不然
即道矣是故忠恕一也強之則近道之事

叢語二卷

十八

求仁之方不強則藏身之恕堯舜帥天下
以仁而民從之也堯舜之心至今在豈直
終身可行已哉一言而行之終身非一貫
而何哉

道以德齊以禮廢政刑乎吳生曰胡可廢也
以德爲政則政事和以禮爲刑則刑罰中
所謂藏身之恕也堯舜在上皐陶明刑明
之蓋有本矣五典五禮五刑五罰交相爲
用也

曾子三省以忠信爲先及其發明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惟素可以爲絢忠信其素地
耶恕之爲用可以被四表格上下堯舜之
道盡於孝弟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使天下
盡如吾之孝弟而已

天下人有不可不如我者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是也有不可必如我者以聖賢責其身
以衆人望於是也乃若清者責人以過
廉勤者責人以過敏以褊心不能容天下

叢語二卷

十九

人賢不肖之相去幾何矣然則恕有時而
窮乎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此人所望於
我亦我所望於人者也世俗之所謂恕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忠恕真心也真心所出莫切于親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者堯舜親九
族和萬邦克諧以孝四方風動不過蒲此
孝弟之真心而已

弟子入孝出弟其根本也謹信以踐之泛愛

以施之親仁以宜之學文以廣之何嘗離此孝弟孝弟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施之有宜也韓子以博愛爲仁行而宜之爲義深得一貫之旨

任道莫如勇當仁不讓勇也發憤忘食亦勇也知耻近勇爲衆人發也由耻以至於憤由憤以至於能當顏子請事竭才此之謂當仁之大勇不憤不耻則自暴自棄而已矣

叢語二卷

二十

伊尹耻不爲堯舜孔子發憤祖述堯舜顏子有爲若舜孟子憂之如舜嗚呼不耻不憤不憂則不能有爲其作聖之鍵鑰乎

顏氏之子其大勇乎竭請事之才勇于任道拳拳服膺勇于守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勇于改過子在田何敢死易于剛常之重舜何人予何人必欲爲舜而後已仁者必有勇其信然哉任重道遠如曾子顏子之亞也顏子忘其重曾子肩其

重曾子而後任重莫如子思經以大學歸以中庸大學如匡郭中庸如索齋戒懼慎獨正心誠意之事也位育參贊修齊治平之事也舜文武周之仁孝禮樂九經三重之治法淺則飛躍之鳶魚深則鬼神之盛德郊社禘嘗之義格物致知之事也孟氏受業子思性善堯舜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剛大之氣配乎弘毅直接曾子之重任矣故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君子生先聖之後不擔當斯道之重惡乎士哉問剛勇之辨吳生曰見義必爲聞過必改勇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剛也譬之兵家其戰守乎守如處子戰如脫兔至剛至勇者乎

叢語二卷

二十

叢語三卷

仁

夫仁者天地萬物之生理已與物同生天地間欲惡相同舒慘相通本來原是一體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生生之謂仁已之本來如是也自耳目之官日交于物外境之非禮沓來內境之私欲橫生于是有厭膏粱而不念人之無食身厭純綺而不念人之無衣者已與天下

叢語三卷

一

分而爲二矣聖人本乎人情而制爲禮節以範吾身而養吾心之天理使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宛然如故合天下以成其已也此爲仁直捷功夫孔門論仁親切之旨莫過于此但諸子之分量不同夫子隨材造就未有以全體語之者顏子深潛純粹仁體已具夫子直捷以克已復禮爲仁語之克能也謂能用力治已去非禮以復乎禮養得一腔慈祥豈弟此爲仁之方法也凡

人放逸於禮之外者營營汨汨置天下于

度外檢束於禮之中者心體藹然收天下

于度內如巽風陵雨天地昏暗一朝開霽

六合同春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焉此言爲仁之機甚速所謂我欲仁斯仁

至也一日克復一日爲仁日日克復日日

爲仁仁者已之心爲仁已之力無待人助

人亦不能助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

有能用其力于仁未見力不足也曰復禮

叢語三卷

二

禮者已之本然若乍失而即復也曰天下

歸仁天下已之一家若乍離而即歸也曰

爲仁由已勉之自用其力不可因人成事

所謂克已是也奮一日之機竭由已之力

以至心體淨盡純亦不已克已復禮爲仁

之義如此與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同意孔

門之言已者多矣曰已立立人已達達人

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曰人一己百人十

已千未有以已爲私欲者已之分量包

天下陋視乎已則爲私欲此與性惡何異
非孔子克己意也下文爲仁之目直捷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語之視聽言動已也勿
非禮去其非已之本然也若以非禮爲已
庸人得藉口爲已之本然可任之而勿禁
矣非孔子意也竊取湯盤之義以喻人身
本自粹白本自潔淨自外垢汚之而潔白
者失矣用力洗濯其身去外來之垢還本
然之潔而粹白之體如故是垢非已也潔

叢語三卷

三

與白非借助于外也其力在己其機在一
日之間耳此克己復禮爲仁之說也顏子
請事斯語真能仁以爲己任矣己外無仁
仁外無禮不遷怒不貳過旋復于禮顏子
實用力處也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一事有過知之即改何待別
事一時有怒知之即消何待別時一念有
過與怒知之即不發于聲徵于色不遷不
貳在未嘗不知之頃未嘗不知之良人心

所同有唯顏子能不遷不貳所以爲好學
所以爲真復禮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過與怒未淨盡其不能無一息之停
乎不遷不貳則不遠而復矣張子曰仁體
事而不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
非仁甚得夫子之意他日顏子曰約我以
禮約我者克己之謂也禮觀會通隨時異
用如湯襲而弔襲襲而弔莫可捉摸瞻前
忽後之謂不可攀見其高不可入見其堅

叢語三卷

四

摠之復禮之難也禮散于四四散爲三千
三百禮載于文甚博而非約博考禮文而
謹守之約束吾身于禮之中此顏子復禮
事也卓爾之見亦曰隨處見禮云耳顏子
仰鑽瞻忽求道于夫子而不得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既竭吾才求道于己而見之欲
從末由見道于道未能得道于己也楊子
曰顏苦孔之卓夫不苦高堅前後而苦卓
何謂也高堅前後之時有文之可博有禮

之可約雖難而若見其易卓爾之後善誘不能施吾才不能竭雖近而愈見其遠如鏡裏看花宛然在眼手中拏捉不着喟然之嘆其嘆從之末由乎從此之後顏子頌息矣忘禮樂忘仁義坐忘心齋矣至於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顏子其大而將化乎不有卓爾之苦何有不改之樂樂則天天則久久則純亦不已之境惜乎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叢語三卷

五一

或問克己復禮指禮爲仁可乎吳生曰非也辟之三軍百萬人爲一心始可以言戰不有號令以約束之欲其齊心并力不可得也仁者百萬人爲一心也禮者號令約束也禮存則心不放心不放則萬物一體之念藹然矣或曰人心苦拘迫奈何吳生曰禮本人心人自背之始於矜持終於渾化夫子不曰守禮而曰復禮復之者游於禮中而忘其爲禮還我本然之謂也還我本

然則仁矣顏子曰約禮下學事也至於卓爾之後不改其樂豈苦拘迫哉故約禮者必至於樂而後爲復

問克己復禮之義吳生曰萬物皆備於己己之本來渾是天理衆欲日攻天理日微於是聖人有禮以治之禮非強世本乎己心著爲程範而還天理者也能自復禮則天理藹然便是仁體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包天下以成其己也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以

叢語三卷

六一

已包天下不取必人也視聽言動皆已之用勿其非禮而天理自完聖人事業已性上不添一物去其害已者而已到此地位禮猶粗迹與之俱化不可得而有矣顏子由請事以至忘禮樂忘仁義坐忘是真能仁以爲己任也彼不仁之人人已異視於是有所求有怨欲忮生怨欲生求二者人情之大端也憲能伐去怨欲不行與勿非禮埒夫子不與其仁何也曰人心有主則

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邪得以入之邪
禮是以禮爲主也天理勝而人心消禮尚
不可得有況怨欲乎怨欲不行是無主也
潛伏未化投間抵隙故不知其仁曰不知
化之則仁矣仁道甚大而甚微此危微之
論堯舜以來心法也

子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安百姓何謂也
吳生曰天下同一己也已立立人已達達
人其心一也不仁之人人已異視一膜之

叢語三卷

七一

外便爲胡越其舉錯悉乖謬矣然人已同
生大造何嘗間隔日縱逸則日汨於人欲
而人與己異旋收歛則旋還於天理而人
與己同平坦之氣好惡相近此心惺惺終
日平坦顏子復禮仲弓主敬皆是物也仁
道也如是則心源瑩徹打開人已障蔽已
在天地間公共觀看以其處己者處人而
人安以其處己者處百姓而百姓安舉而
措之不勞餘力矣此即天下歸仁家邦無

怨之意堯舜猶病心不自滿也惟有不自
滿之心而後爲堯舜之仁

或問敬何以爲仁吳生曰仁人心也天地萬
物吾一體也辟之終日家居則家人父子
相親一朝流蕩爲淫聲美色所牽引視其
家人父子反爲不愜已而讐之矣敬者家
居之人也求放心收拾蕩子也蕩子歸家
十日則家人父子宛然矣放心復還則一
體之念藹然矣孔子只言一箇仁仁者必

叢語三卷

八一

有勇殺身以成仁義勇仁之作用也孟子
添一義字便增許多激烈氣緊義勇出於
仁無有不正義勇出於氣便有不正後世
仗義好勇而不規於正者其流之弊矣
顏子深潛純粹於仁最速夫子以克復教截
然打破理欲關頭而極於天下歸仁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仁人冒次無不茹納也仲
弓厚重簡默於仁稍遲夫子以敬恕教敬
則不敢違禮恕則不容私已有涵養擴充

功夫而至於家邦無怨家邦有順我者拂我者而我以太公之心看待奚見可怨顏子功夫直截而收天下於度內仲弓功夫積累而收家邦於度內先儒軌道坤道之說蓋如此

同志聚會重理克己之說謂克去有己以還無己是不易之定論吳生曰復禮以己爲仁以己天下歸仁以己去之禮誰與復仁誰與爲天下誰與歸兩敵相對克彼以存

叢語三卷

九

己人有一己何可克去也曰子絕四曰毋我何謂也曰物自外來去其有我理從內出求其在我內與外之分也如貨惡棄于地不必爲己有與民同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者天下之矩何可去也曰克去己私非去己也有私欲之己有天理之己欲不去則理不純何可不克也曰己在己欲外來如聰明知覺己固有之聲色貨利物交則引此謂之物不謂之己若謂之己本

來無物如赤子之心何曾有聲色貨利先擾于中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子欲以物爲己乎何其視己之污也曰何爲有人心道心之分曰何謂人心曰物欲之心何爲道心曰義理之心曰何不謂之物心而謂之人心謂之人心則屬乎人矣使人心而盡爲物欲則道心何所附麗也且謂心有一乎有二乎曰心一而已岐之則二曰人止一心誰爲分別分別非聖人意也

叢語三卷

十

後世之誤也夫人心者人之心也危之爲言高也險也人心靈明與天地參何其高一念之差墜于盜賊淪于禽獸何其險道心者人心中正之理在幾希之間何其微惟精以擇幾希之心惟一以守中正之心喜怒哀樂未發心之中也發皆中節心之作用中也精一允執盡人道以立人極而已人有一心出乎道入乎非道不可謂有二心人有一己走乎南或走乎北不可謂

叢語三卷

十一

有二已出入南北在轉圜之閒耳心不可
二豈已有二乎已不可二豈可克而去之
乎然則何謂克已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此克已之義也仁者天理之公仁不可
見而節文之以禮好仁者無以尚吾復禮
之心惡不仁者不使視聽言動之非禮加
乎其身一日用力一日克已聖人之言原
無二也今之學者謂孟子性善堯舜之說
燦然如日中天而荀子性惡之說同聲而
響毀之乃曰已曰人心指爲私欲而克去
之是舉世以性爲惡而不知故曰後世之
誤也

孔門之論仁者多矣立人達人仁者之欲主
敬行恕爲仁之方克已復禮爲仁直捷功
夫其餘皆因材造就而仁之本體卒不可
見也孟子以仁爲人心直指仁體而心不
易盡又不易存仁之難言也久矣三月不
違回也其庶乎從心所欲帝王以後一人

而已矣

顏淵仲弓請事斯語有事也天下歸仁家邦
無怨宜涇濡以俟之正已而不求人則可
自以爲正則不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此
心何可一日忘若博施濟衆則助長矣此
爲仁之節度也

叢語三卷

十二

子貢博施濟衆之言未爲不是但舍其田而
耘人之田所謂他人食飽我獨餒也然則
已之立達當先人之立達當後乎曰成已
非先成物非後論仁以心盡其在我論仁
以事隨其時又隨其力顏子天下歸仁包
天下于度內不期滿天下之分量也簞瓢
陋巷而與禹稷同賢豈在事功哉

庚戌三月會於陽羨明道書院潘文學問夫
子論仁告子貢曰事賢友仁曰立人達人
何其言之多岐也吳生曰事賢友仁收拾
歸來立人達人推廣出去又問事賢友仁
則彼不事不友者俱立達之念何在曰夫

子有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事不友者因而感發各事賢友仁豈非立人達人之意又問告樊遲曰愛人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何謂也曰天地之仁不翁聚則不能發散君子之仁不忠敬則不能推愛他日告仲弓主敬行恕其意亦如此夫子于子路冉求公西赤曰不知其仁令尹子文陳文子曰未知焉得仁同異何如吳生曰不同由求赤遊仁之門牆而未入者

叢語三卷

十三

也日月至焉至與不至吾不得而知也子文子遠仁之門牆者也彼胷中一腔世情而未知仁爲何物也仁遠乎哉學與不學之間耳孔門之問仁者多而三子無與焉彼其心亦日用不知者也請事如回與雍其庶幾乎子貢不能移方人之心以事賢友仁司馬牛不能詡言樊遲問仁者三得一善足以服膺何待三皆知有仁而力不副者也嗚乎仁之難成也久矣

問忠與清之外別有仁乎吳生曰仁者必忠忠者不必皆仁人仁者必清清者不必皆志士桀犬吠堯不知堯之不可吠延陵讓國不知子光之不可事是故子文之忠忠乎楚也而功不及一匡文子之清清之暫也不如太伯之長往仁不仁之分量當必有辨矣

夫子于師冕無相之責有相之道一團慈祥惻怛之意無處不用仁人視萬物爲一體

叢語三卷

十四

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不獨吾老吾幼也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聖君賢佐輔相天地以左右民其道固如此矣雖然豈必求之遠哉及階即席已與人同脩已以安百姓使天下皆如已也階席至近莫非天則脩已以敬爲其眼前所當爲者而已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問師冕見之義吳生曰聖賢時人之耳目也
升階即席師冕所能聖人引其所本能耳
豈有加哉

至誠感人化強暴爲柔順者上也犯而不校
次也展轉報復斯爲下矣孟氏反身之學
至於天下歸之盛德之至也仁者愛人有
待我以橫逆哀其愚不能化也豈遂視之
爲禽獸哉然則湯武之事非與曰天道不
廢雷霆除暴救民仁人之事也是故爲天

叢語三卷

十一

下殺則爲湯武爲已殺則爲桀紂

韓子博愛之仁與博施濟衆同乎吳生曰不
同博施言其用也用有時而窮博愛言其
體也體無限量孔子答樊遲之仁曰愛人
子夏曰富哉言愛未嘗不博也然則韓子
優于子貢乎曰不然從後立言易創始立
言難其所憑藉者然也若好異其說以求
勝則愈難矣

九族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則一體而分也萬

物有貴賤自天地視之則一氣而分也知
此者之爲仁道

問仁者萬物一體卒遇猛虎一體之義若何
吳生曰履虎尾愬愬終吉慎而避之兩俱
無害是謂一體之義料虎鬚不免虎口行
險僥倖之事君子不爲也

學

問學而時習所習何事吳生曰知無行不與
所與何事則知無時不習所習何事矣顏

叢語三卷

十六

子復禮在視聽言動間夫視聽言動何可
頃刻無則時習功夫何可頃刻廢即日用
常行隨處體認隨處是道得意忘言之趣
真有活潑潑地者孟子勿忘勿助亦在于
此口之于味耳之于聲目之于色鼻之于
臭四肢之于安佚何處非性君臣父子賓
主賢者何處非天道何處非命四時行百
物生天命不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大道
只在眼前學者會得眼前意始可與入道

夫學者示之以難強有力者退縮焉示之以易懦夫爭趨焉是故以悟性爲宗以無欲爲主以高明廣大爲實地以自然爲應跡要約易循舍是則苦心勞形人將憚之矣是故軋坤之道曰易曰簡君子之學道亦曰易簡

學者以無欲爲主信乎吳生曰堯舜無欲故如浮雲過太虛孔顏無欲故簞瓢疏水而樂定靜安慮無欲之境界中和位育無欲

叢語三卷

十二

之事業也孟子浩然之氣亦只以無欲直養之耳豈惟嗜欲爲欲欲善之心亦欲也子路結纓冉有請粟原思辭祿皆欲善而過者也顏子忘禮樂忘仁義豈有此過哉然則以悟性爲宗若何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中渾然天理不可添一物有生之後而欲生焉不與生俱來不與生俱去乃性外物也識得此性天理既勝人欲自消矣無欲則此中空空洞洞無一物障礙

與天地同體與萬物同游何等高明何等廣大此無欲之內境也明鏡高懸物來能照知善必爲知不善必去順其自然而我無容心此無欲之外境也久之大而化化而不可知賢希聖聖希天皆從此出矣學道者尚復有餘事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有良知也禮樂名物良知之作用虛朗洞達良知之本體先聖以本體爲作用後學以作用窺本體辟之

叢語三卷

十八

童蒙句讀以講習之課藝以體認之而後文理可明不先句讀默坐一室而欲其長於文理不可得也夫子循循善誘曰博文約禮博文以開此知之蒙昧約禮以徹此知之靈瑩互相發明一旦豁然朗鑒高懸萬物畢照夫子之一貫正如此此致良知之說也非事內而遺外也然句讀之功少而體認之功多學問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此又內外本末之辨顏子見道卓爾見

而不有卓而不在我猶未到一貫地

五

於心齋坐忘不改其樂則貫矣

朱子曰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良知之說也孩提之知愛知敬達之天下大人之治國平天下必先格致一點良知其生身立命之本乎美玉在璞不琢則不顯精金在鑛不鎔則不成生知曠世一遇學而知困而學剖琢鎔鑄此良知以完吾性命之本然也如彼良馬能

叢語三卷

一九

行驚馬亦能行良知也不範以馳驅則無論凡馬即騏驎亦放逸於草莽而不循軌道矣飾以和轡羈以御轡則千里百里所至不同而必由軌道者學知之事也學豈有加於知哉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自世人汨沒於學問而不探本原也於是有良知之說挾天命之秘發人性之精如撥雲見日大明中天其流之弊有自信自任行其冒臆者於是有知止之說歸根於一

寧極於宗良知之作用始不謬其流之弊有自足自滿不窺大通者二者之弊則均焉豈知之誤人哉無學以正其知故也夫子之一貫始于敏求不敏求而驟語一在夫子且不能況他人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合其無負此良知矣

叢語三卷

二十

先儒謂天下無現成良知何如吳生曰水性之清謂其現成乎則河海之濁流何爲也謂其非現成乎則淵泉之清何爲也人性本善猶原泉之本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猶塵土之汨沒也澄濁求清學問涵養之功耳謂良知無現成不其然乎蒲街都是聖人何如吳生曰人人具聖人之形色而不同聖人之天性聖人以天性踐形色衆人以形色汨天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人皆可爲堯舜可也謂人人是堯舜不可若是其幾也

孔子謙生知居敏求而以生知學知困知刻爲三等言知不言行行者知所貫也夫人知食則食知路則趨彼不知而妄行者所知者繆非真無知也知先於行理固然矣然醇厚之人智慧少通敏之人行誼爭何也清濁厚薄賦性不能兼美也清者近於薄厚者近於濁若非間氣所鍾鮮有聰明純粹者矣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返異以歸同作聖之能事也

叢語三卷

二十一

居敬窮理學者不可缺一居敬非默坐澄心之謂靜時檢攝動時茫亂溺其守矣窮理非考古証今之謂閒時探討茫時糾紛膠其柱矣學者須於平日涵養窮究得心性中義利源頭及臨事時便一心於事理上以縈縈淨淨冒襟隨時制宜何憂背道哉此居敬窮理之大端也

先儒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夫以敬入明自誠而明之說也以致知入門自明而

誠之說也然敬有矜持之勞致知有名相之煩煩勞在心何由解脫若能薰陶名理獨探本原一朝解悟徹上徹下盡在眼前孰爲誠而孰爲明耶故曰悟後六經皆剝語靜餘三極見真吾善哉言矣

知及而仁不守還是知之不真知之真則心性明澈渾然天理時時涵養守之易耳蒞蒞動禮特其緒餘矣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故君子能以信後立功業不能以

叢語三卷

二十二

未信樹勲猷

大道一而已矣孟子之一在性善孔子之一在仁爲仁之方在忠恕堯舜之一在孝弟其緒餘在協和風動人能識得性真涵養擴充隨處體認自心思念慮之微日用居室之常以及經世宰物之務真有左右逢源者如執規以爲圓執矩以爲方方圓之用無窮而規矩之執有定堯舜孔孟之一在我矣尼父孳孳惟畏天命文王小心昭

事上帝古先聖人法門若合一軌無乃已
勞乎勞則厭厭則敦孔子曰丘之禱久樂
在其中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伐密伐
崇順帝之則一切以天理爲主心廣體胖
奚病其勞哉今之學道者以致知爲入門
以主敬爲功夫夫致知苦無歸宿主敬苦
於矜持坐觀了了臨事不免茫亂善乎程
子之言曰靜亦定動亦定又曰有主則虛
虛則物不能入夫有主而定者何也曰性

叢語三卷

二十三

善之理也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
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之謂也

舜聖人也曰好問好察孔子聖人也曰好古
敏求然則何以謂之生知或曰孔子謙已
誨人則常編三絕問禮太廟又何爲哉吳
生曰聖人生知本然之明覺也聖人有不
知事物之粗迹也一問一察遂執兩端而
用中常編絕而十翼成問學少而作述多
非其生知何能徹悟一至於此太虛無物

而能物物聖心無知而能知知其知天下
之知此生知也問察敏求之謂也

夫子與回言終日而與賜欲無言無言者天
則有言者人天者真則人者妄矣夫子何
厚賜而薄回也吳生曰夫子與回言終日
不過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勿其非禮而已不能於非禮之外
加一物也回也亦足以發不過曰請事斯
語勿其非禮而已不能於非禮之外加一

叢語三卷

二十四

物也若是夫子於回也有言故不違不違
故不愚相與以人也究夫子於回也言者
不言不愚者愚相與以天也孰謂夫子厚
賜而薄回哉曰勿非禮則約禮約禮豈得
謂之無言乎曰禮非天降非地出因人情
而爲之聖人因情以起禮後人因禮以約
情是故君令臣共之謂禮而其所以令所
以共者人情之所必到也父慈子孝之謂
禮而其所以慈所以孝者人情之所必到

也情之所到即爲禮不能於情之外加一
禮也是故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而成
其爲天聖何言哉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
止於孝而成其爲聖惟聖無言惟無言之
謂大道

子張書紳可謂善學乎吳生曰學矣而未善
也參於前倚於衡無見之見也書諸紳有
見之見也見於有不若見於無見於無不
若并其見而無之顏子如立卓爾其參前

叢語三卷

二十五

之見乎從之則道在我不在見矣

陽明格竹之理何如吳生曰可以喻學夫竹
心空幹實枝葉扶疏節節歸根根本盛茂
貫四時而不凋君子之學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枝葉也學問思辨者何事篤行
者何事體驗于心性之間根本也虛其心
實其力節節歸根則灑掃應對可以達天
德禮樂名物可以通性命資深逢源歷夷
險而不變不然而徒爲口耳之學聞見愈

多障蔽愈甚撥其本未有能生者也是可
以喻學矣

掘井期於及泉學期於聞道士人終日談性
命謹操持而不聞大道猶爲棄井也大道
云何一旦豁然性與天通不知其然而然
也

返聽收視士人第一工夫何則視于無形聽
于無聲事親之道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脩道之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中無主

叢語三卷

二十六

誰爲檢制中有主則非禮交于前不禁而
自無矣至于言動之發亦以內照爲主此
學問之要務不可不知也

弛弛者善隔千里悠悠者力懈終朝雖爲山
其九仞仍恃掘井之徒勞

士君子讀書學問須有天地襟懷乃可以入
道守一隅者不覩大宇之寥廓窺一隙者
不見日月之光華陸子靜曰宇宙內事皆
我分內事真能先立乎其大矣

好問而好察適言適言之中豈有秘密
知之理乎自禪教行而爭語慧覺良知之
教行而高談證悟適又顯排其說陰用其
言道甚庸而索諸奇而下學上達之義遂
爲杳然故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
春秋散余恐天下之爲道術病者不止三
傳九師已也堯舜孔孟之心傳將愈講而
愈晦矣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今天下不知道

叢語三卷

二十七

者淺則爲章句之學深則爲空寂之談而
知道者紛紛各立門戶使人茫然不知所
歸向嗚呼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下帶而
道存吾安得知庸者而與之語大道哉

叢語四卷

華亭吳炯晉明甫

處世上

宇宙宇之大者也屋宇宇之小者也心爲泰
宇極於至大之倪藏於至小之域不出戶
庭而志包六合凝神几席而度恢九有夫
是之謂大人若區區爲宇下人者小矣
有一物之物有兆物之物遞相雄也有一人
之人有兆人之人遞相長也宇宙之大吾
得尺土而托足焉人官之能吾得一技而
資身焉少有得而侈然欲上人者妄也是
故君子之視已常不足視人常有餘
黜浮薄而存長厚去卑鄙而游高明紛華靡
麗餘食贅行功名富貴過眼浮雲常存一
點天理以無愧先師無愧天下後世之人
人心本天地超然靈萬物驅逐紛囁清光
被汨沒程朱教靜坐孔曾道惟一收拾歸
來玄竅開風吹雲散皎日月

鳳凰翔於千仞必不爲燕雀之啄麒麟騰于

九原必不爲驚蹇之步士君子神游六合
明矚九霄必不填谿壑之欲是故高明廣
大德性無餘事矣先立其大則小不能奪
豈虛言哉

古之人真善則爲真君子惡則爲真小人無
論臯夔伊傅即鬻權史魚之流煥煥宇內
人豪也今之人僞侈口而談堯舜行不免
于盜跖回互隱伏腴面厚顏徒博衆庶之
游談難逃有識之一盼

叢語四卷

二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以德爲功者
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以功爲功者秦
皇漢武掀天揭地而不足以爲後世法以
德爲言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以言爲言
者談天雕龍錦心繡口而終不可以入道
是故君子立德之爲貴

志於道德者功業不足以二其心志於功業
者文章不足以二其心志於文章者居食
不足以二其心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豈惟孔門好學者爲然即文章功業之士
亦所不屑矣今士大夫之病此者多矣當
思大易觀我朵頤孟氏養小失大之戒
人不可有嗜好有嗜好則心源不純舉動皆
謬聲色貨利奇巧古玩下科無論好事功
則爲事功所牽好文章則爲文章所障皆
累也古之聖賢獨守靈瑩淡然無物包括
宇宙得時則爲禹稷不得時則爲顏子六
經無文而後世能文之士無以加嗚呼聖

叢語四卷

三

賢尚矣高山景行竊所嚮往

曾點浴沂風雩夫子何取點也吳生曰無欲
也人之才知不甚相遠惟欲障之則事皆
悖戾欲爲小人者無論矣即欲爲君子者
牽前掣後不得自由卒自蹈於小人之歸
點之冒襟隨時自適本分以外無一可欲
克斯志也陋巷可居飯糗茹草可樂卻卿
相之位不爲尊八年於外不爲勞死生不
以滑其中聲名不以艷其後舉天下好事

何不可爲顏子不改其樂夫子告以四代禮樂點無慕於外而夫子與之亦此意也人生有三障曰欲障也事障也理障也富貴福澤以厚其生聲色貨利以恣其情好大喜功以張其志是謂欲障然其淡薄之味者覺醉飽之厭飫得山林之趣者憎勢利之糾紛以理制欲是故欲障易破也交際往來以勞其形世故紛紜以瘁其神是非毀譽以牾其心是謂事障然天君泰然則

叢語四卷

四

百體從令大將握符則師徒用命以靜制動是故事障易破也事勢無定形義理無定在使舜執必告父母之禮則不得爲大孝周公執友於兄弟之義則不得爲大忠是謂理障堯舜之精一孔孟之權皆斟酌於可否之間以觀其會通而即乎天理人心之安所以破此理障也是故惡不可有善亦不可執以光明正大胸襟公此身於天地間無羨慕於前無顧忌於後求其是

而已無善無惡謂之性善豈不信然難者曰事無定衡衡諸理以理爲障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曰孔子不曰六言六蔽乎蔽之爲言障也好學以通其障吾有法於孔子矣

域中有四關曰得失也利害也死生也是非也士君子平居議論綽然有餘一臨事變鮮不失措凡以四關之未破也破之奈何曰富貴所欲而不處非道貧賤所惡而不

叢語四卷

五

去非道以道義養其心奚慕奚營哉是故得失關易破也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奚趨奚避哉是故利害關易破也享耄耄者與草木同朽腐不幸短命者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朝聞道夕死奚憾是故死生關易破也夫皦皦者易污峽峽者易缺好修之士惟是非關難破嗚呼心苟無瑕何惜乎其他不見是而無悶吾取于潛龍之

君子矣

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或者以爲遇君子則正直不阿遇小人則謙卑遜順吳生曰君子何容心哉直其道也謙卑遜順其禮也君子持身以道與人以禮君子見不病其爲諂小人見不病其爲驕吾無心爾矣若一心以待君子一心以待小人則已甚勞而人且窺我之淺深矣危行言遜以規賢人之過耳乃溫良恭儉讓豈擇人而施

叢語四卷

六

哉

子敖以爲簡孟子以爲禮意者以禮禦人乎吳生曰君子不論人之可簡而論己之不可簡簡與禮相悖守禮孔孟之家法也君子素位而行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或曰聖人無死地其然乎吳生曰不然君子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蘇子卿之牧羝文天祥之死節箕子之佯狂比干之剖心皆素位也苟余心之不迷何計乎死生所謂舍

笑入地者是已若曰聖人無死地就有避之心焉能素位焉能自得然則死生孰爲當吳生曰君子不必死生必於道道苟不肯死生皆可彼必死以成名者未聞道也

語云齊紫敗素而價十倍君子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嗚呼世態之多故人事之不齊禍福無常惟人自召成敗無形自作自取順理則裕用智則危非素位之君子何足以

叢語四卷

七

語此

語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吳生曰寂者感之基靜者動之君君子以居安爲學以資深逢原爲用止者其立本不得止而行其應跡也時寂時感時靜時動賓主則有辨矣辟如主人居家以有事而出外若日逐奔走於外以不得不止而後歸則爲宕子矣莊子曰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深得知止之義

景風扇物十日不歇則爲淒風時雨灑潤十日不停則爲苦雨風行水上自然之文狂風巨浪舟楫不濟風恬浪靜豈非光明世界乎是故藥石弭病而不可以養生兵革止亂而不可以治世以兵革治世亡國之道也以藥石養生喪身之術也士君子處世相安于無事爲上策解闢者不控拳止沸者不揚湯爲天下息事而已有事君子之不得已也事來則任事去則止見事風

護語四卷

八

生士人之大忌喜于有爲者吾卜其無能爲矣

河圖順而相生其數全洛書逆而相克其數奇是故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福之全也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孔門之夫婦數之奇也嗚呼天下惟順爲可幸不幸遭其變雖善處如聖人亦不全矣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

風自搖天地間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物理人事亦然太伯之逃荆蠻章子之出妻逆子豈得已哉計無所之也君子不能必人事之齊而求此心之無愧夷齊之遜國周公之東征伯奇之死舜之不告而娶其心一也世人泥其常而不通其變平日囂囂議論雖孔孟無以加及事至罔措怨天尤人其亦弗思之甚矣

石投水則容石投石則擊君子而容小人石

叢語四卷

九

投水也君子而與小人較石投石也容之者非隱忍之謂也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吾身無皆是之理橫逆之來反其仁禮期成就吾之是而已人以非加我必我亦有不是處是在我而哓哓與人辯黑白則吾亦非矣

庚戌七月別松蘿八月入帝鄉塵事茫茫無復故我九月十九夜夢讀陶靖節集有一二醒心語覺而記之云有德拊知有知拊

言見德不見知巧者不聞其捷見知不見
言佞者不禦以口故曰大知無知至言無
言嗚呼世之以言智先人者多矣揜知揜
言非甚盛德曷以及此靖節先生其誨我
乎

夫子以不伎不求爲臧矣又曰何足以臧何
也吳生曰體用不同而分量攸異也君子
之道以治身而其緒餘以用世我無伎人
人亦無伎於我我無求人亦無求於我

叢語四卷

十一

語其用則善矣若歸之於道則盡性至命
有化境在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夫子之疏
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陶陶然渾忘而
無跡奚伎求之足云若守不伎不求之訓
則猶知有緼袍猶知有狐貉也人已未忘
形迹未化大道渾成豈如是乎是故無諂
無驕不伎不求賢人之守也樂與好禮何
足以臧聖人之道也夫子之不怨不尤必
至下學上達性與天通而後爲極致士人

以希聖希天爲務豈拘拘用世之學而已
乎

稱人之善過其實之謂譽當其少之謂揚稱
人不善過其實之謂毀當其實之謂訐聞
人揚已常若不及聞人訐已反躬自悼聞
人之毀無則加勉聞人之譽祈副前途君
子反求諸已何容喜怒於其間哉隱惡揚
善舜之厚德發人之隱世之大忌而啓口
便揚人者恐世未必皆純德也是謂長諛

叢語四卷

十一

之道豈君子所宜有哉
過當之謂過思慮所不及之謂失有心爲不
善之謂惡聖人大中至正無過而事勢出
於意料之外有失賢人志意高遠有過而
絕跡不善之事無惡小人不肯爲善無過
而肯爲不善有惡周公之使管蔡失也屈
原過於忠孝已過於孝於陵仲子過於廉
延陵子臧過於節伯夷叔齊過於尊父命
重兄倫也若小人則不善之甚有之豈得

冒過之名哉故曰觀過知仁非曰知不仁也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過何以知仁也道惟其中何可過何可不及過於彼即不及於此過與不及常相成也周公使管叔監殷過于愛兄不及于防奸鄭莊公厚叔段之不義而崩之過于除奸不及于愛弟其黨分矣

叢語四卷

十二

仁不仁見矣是故三仕三已喜怒不形與仁同其忠而不知其仁有馬十乘兩之他邦與仁同其清而不知其仁微子一去不復返不爲忘君箕子其心于奴戮不爲貪戀而與比干同其仁古之君子皆有一腔惻怛不容已之至情冒天下之不韙而不顧過者君子所不辭惟過乃見真心故曰心跡之判久矣觀人于其過而心跡不能逃矣

道無二致事有两難君子處常則經如告而娶是也處變則權如告娶爲孝無後爲之不孝權其重者從之輕者置之是也衡著輕重權以稱之言權而衡在其中或者以衡爲經失之矣乃漢儒反經合道之說此不經之論也

或曰以德報德則樹私恩死私黨者非與吳生曰私恩非德也私黨非報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如蔡中郎垂涕於

叢語四卷

十三

擅權之董卓非貞臣也或曰以直報怨忘其怨而平其施吳生曰忘之非報也曰報則有心焉怨有曲直直在我而曲在人則當報曲在我而直在人則不當報如殛鯀而興禹舜用之不疑禹事之不讐豈曰父之讐不共戴天也後世此義不明有不問曲直展轉報復如楚白公輩者悖矣春秋大復讐又曰解紛息爭君子所貴二者將安歸乎吳生曰父之讐不戴天兄弟之

讐不同中國此言父兄被禍義在必報然亦有不當報者禹不讐舜子胥鞭平王尸君子謂之不義是也諸葛孔明不忘伐魏胡安國傳春秋慙慙復讐蓋君父之厄杜稷之讐讐莫重焉臣子大義所當枕戈雪耻無忘朝夕者也若夫爭地爭城爭勢爭利爭名爭言陽挫陰抑此則紛爭小故如疾風暴雨倏忽眼前何足芥蒂於胸中君子所當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待之以妄

叢語四卷

十四

人付之以不校解而息之是也後世此義不明展轉報復無有已時是之謂忿爭而藉口復讐者過矣然則忿不可爭乎曰善戰者不搏鬪善鬪者不控拳君子之道在自強於爲善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昆夷駸矣維其喙矣此自強之效也不勝一朝之忿而攘臂以求逞亡國之兵君子不貴也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當如救焚

拯溺以制之然制而不發又如包火隱息少懈遂至燎原須以理義養其心此以水滅火之說也

今之人凡事必求快心快心必貽後悔人能于臨事時饒過一着則思過半矣諺曰事過心清涼真格言也

惡不可爲爲善亦須顧慮使已爲君子而人爲小人豈但非長厚之道亦處世之大忌也審其始當慮其終爲已地又爲人地斯

叢語四卷

十五

可矣

智可以飾一時而不可以飾久遠術可以掩已見而不可以掩衆見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至誠可以感人可以格鬼神雖無近功終有遠效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吳生曰善言文繡也過者膏肓之疾也文繡不加吾身無損膏肓之疾不去則身亡矣况授人文繡易攻人膏肓難是故

告之以過可拜而聞善可喜也

樂志論曰釣游鯉弋高鴻逸士以爲美談吳生曰人心慘樂與萬物通以釣弋之慘憺吾心之樂仁者不爲也何如驚飛戾天魚躍於淵

嘗與諸僚友伺候公門佇立罷倦索得板凳列坐其次粗陋歎狹晏如也吳生曰若求此凳焉往而不得哉諸僚友嘖嘖久之吾性甚躁識甚遲以遲識馭躁性鮮不敗矣

叢語四卷

十六

心之官則思思則躁可使緩遲可使敏其省身克己之要訣乎欲濬其思須先定性冬日畏寒夏日畏暑饑則思食倦則思睡過此以往莫能知矣

其心厚者其福厚其量弘者其福弘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不居功故無怨不輕許故無負人不輕信故無負我

輕施者必好奪善諂者必善驕施令人喜不

若無奪以叢怨諂令人悅不若無驕以招尤交際以禮取與以義禮義不愆何計乎人喜人悅哉

榮不惟通顯惟其道辱不惟困窮惟其非道困窮以爲辱衣褐懷玉也通顯以爲榮沐猴而冠也榮乎辱乎必有能辯之者

君子樂道善人安命小人違道以僥倖而常怨天命

謙者非爲致恭讓者非爲美事也君子之心叢語四卷

十七

常見己之不足小人之心常見己之有餘見有餘者常欲先人見不足者常欲下人德言盛而禮言恭聖賢之處心有道矣

日月有虧昃造化無全功快意當前識者畏之故君子處貧賤而不憂當貴盛而不驕能自挹損以保令終福之全也

寬懷者天下皆可與之人褊心者天下皆不可與之人天下皆不可與則我甚苦矣天下皆可與則我亦快矣

孟子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夫有道無道異時也大事
小小事大異形也而皆謂之天何也理與
勢不相離也知理而不知勢者謂之不知
天象山之學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深達天人之旨

孔子曰畏天命文王小心昭事上帝古之聖
人兢兢奉天而無一毫覬覦之心後世用
智用術以人奪天倖而得之則曰智術之

叢語四卷

十八

功其不得也則曰天之厄我嗚呼天下事
不可以智術覬其不得天理之當然也其
得天之未定也天定者勝人鮮不及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
無處不在也一呼一吸氣與天通日照月
臨天與我通是故一念之善和氣應之一
念之不善乖氣應之豈徒托之空言乃事
理之必然者也古之聖賢動必畏天今之
人以天爲茫茫其不逮古人職此之由矣

君子畏天命大人聖人之言令是無足畏乎
吳生曰畏衆人之言衆人之言公論也天
理人情之所在也王荊公謂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惜遂貽禍于有宋可不畏哉
人受天命以生終身所奉持者惟天也是故
顯然爲不善者謂之逆天陽爲善而陰以
濟其私者謂之欺天爲不善而禱祀齊戒
以求福者謂之誣天惟君子能不愧天始
於畏天終於樂天

叢語四卷

十九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人在絪縕之中瞬息與
天同遊無曰高高在上日鑒在茲
常畏人則無畏人之時矣常不畏人則可畏
者至矣書曰匹夫匹婦或能勝予故惟畏
人之君能爲天下王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嗔人者
人恒嗔之傲人者人恒傲之苛求人者人
恒苛求之我之嗔傲苛求人於人未必損
人之嗔傲苛求我我實受其禍矣是故終

身可行曰恕九世同居曰忍常存愛人敦
人之心雖蠻貊之邦行矣哉

施石渠談及處世之道吳生曰有世外之心
者方可以處世荆棘坦途矣

志不可滿凡受用事業皆不可滿常不足則
常有餘一朝滿盈則不足者至矣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子以止為主以行為
客當行之時而中不亂良背行庭而不相
妨也

叢語四卷

二十

成敗禍福繫乎天是非毀譽繫乎人信理則
裕逐物則撓是故君子處大事而不驚臨
大難而不懼其所自信者定也易曰震驚
百里不喪匕鬯

虛舟觸物而褊心不驚飄瓦傷人而戾夫不
忤爲而不宰有事而不營蠻貊之邦行矣
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夫趨吉避凶非君子之事然居易不行險以
自處於无咎豈特寡過之道亦吉凶之所

由來也

終日讓路不失百步馳騁爭先一蹶且顛是
故君子寧緩步以安行不爲捷徑以奔逐
得意者驕逸之階梯拂意者修省之藥石故
君子無往而非福小人無往而非禍

唐詩云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
玉采他明月珠夫三日之席尚生塵垢歷
年之交能無猜疑伍員鴟夷范蠡五湖識
見相越豈不遠哉

叢語四卷

二十一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作善而降殃毋作不
善而倖福

宇宙內事士君子做不盡者甚多何見可驕
我不能做惟願與天下人共做何見可吝
周公遜碩膚而下白屋以此後人之驕且
吝祇爲其識之隘也

拂意而愠者伐性之斧斤適意而喜者縱欲
之鴆毒適順當前喜怒不形非識之高養
之定易以與此

損者益之基益者損之基故君子順理以俟
命不以遭逢而動心

舍己從人者昌拂人從欲者亡適可而止者
安事求快心者危

同流合污君子不爲然君子處世豚魚可孚
有苗可格何至取憎於小人是遵何道哉
我有三寶曰恕曰謙曰誠易道也孔子子
思之心法也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曰去其楚而可矣

叢語四卷

二十三

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吳生曰去其遺與
得而可矣

人情孰不喜安而惡危喜順而惡逆安不忘
危則常安矣順不忘逆則常順矣在識微
知著者蚤見而預待焉

天時有利鈍人情有順逆天下不如意事一
常八九堅忍以持之詳慎以處之逆順利
鈍有時去來相機而發發無不中欲速日
小鹵莽其作爲鮮不敗矣

詩云善戲謔今不爲虐今夫戲之不虐難也
此淇澳所以爲美不然則衛武公不得專
美於前矣以吾之不戲學武公之善戲不
亦善學矣乎

君子難親小人易合是故虛已下士則賢詰
俯從養尊自高則藤蘿攀附

君子自重小人傲物自重者中實謙恭傲物
者陰爲攀附攀附之極負勢陵人無所不
至矣

叢語四卷

二十三

君子之待小人其有道乎吳生曰夫子嘗言
之矣不惡而嚴待時而動動而不括其處
之有定畫也豈嘗試而漫爲哉

夫暴悍之人白刃在前猶挺劍而不顧而獨
輸情歛鍔於忠信之人是莫邪爲鈍忠信
爲利也吾持其利以待天下何強不折何
狡不屈孔子謂忠信行於蠻貊其旨微哉
庖丁解牛游刃于虛導其窾會豁然以解而
已不勞處天下事亦猶是矣迫之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應舒徐以俟其機會而
蒂是故建絕俗之事而人不疑成蓋世之
功而衆不忌

周公赤舄居東三年流言不可不避也或曰
止謗無辨可乎曰無謗之實則可有謗之
實則居也止謗自修可乎曰修在謗之前
止在修之後殺人而撫摩之晚矣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子與小人處退
讓以避其鋒深思以防其難可以養德性

叢語四卷

二十四

長才識

孩童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辯故父母無憎
心家人無疑忌大孝終身慕父母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嗚呼人能常存此心以事親
可謂孝子矣常存此心以事君可謂忠臣
矣

赤子命之東則東命之西則西故父母不改
其慈長而機心漸生忤親之命則父子爲
讐者有矣天地大父母也今人僥福避禍

不順其命天地其不讐我乎此之謂大逆
謀事欲豫責成欲緩慢於前而急於後則勞
而罔功暴而叢怨

居內視外則明居外視內則闇是故寂寂返
照者物至知知憧憧往來者物交則引居
虛向明明燭鬚眉居實向闇不見太山是
故空空無知者好問則裕弛弛已知者自
用則小

貧後富賤後貴隨處皆順境貴後賤富後貧
叢語四卷

二十五

隨處皆逆境豈曰天命亦由人事諳練久
則事情熟堅忍深則嗜欲淺彼以養養之
夫而涉世故舉動乖張無惑也人世有幸
不幸智者識之愚者懵焉

順風乘流瞬息千里至則止矣逆風逆流多
其力寬其時同其至矣是故君子不以違
順而易心不以遲速而改節

利鈍得失各有天命順其在天者逸而常裕
羨其在人者勞而常戚歆羨不足而畔援

生畔援不足而行險僥倖之機生終身
小人可哀之甚矣

惟勤有功惰則罔濟士君子居家則勤干治
躬如齋者清淨專一無一息懈怠居官則
勤于治職如大將整飭部伍無頃刻懈弛
如是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仕與學皆能
底績不然悠悠度日者徒負虛名而無實
用

凡生於天地間者皆用也君子用心小人用
叢語四卷 二六

力禽獸用其血肉之軀人而不勞心不勞
力則無用矣曾禽獸之不若矣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今之
處家類以姑息之私成驕恣之習倣倣成
風不可救止欲表正家門當以嗃嗃爲主
夫嚴似乎寡恩然禮法之中恩義攸生寬似
乎近情然縱恣之極子不知敬其父第不
知敬其兄婦不知敬其夫恩義從茲大壞
矣若相反而相成與其寬寧嚴也

閨門之內人所難處也溺衽席之愛者傷夫
婦之倫偏比昵之私者乖嫡妾之分故曰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正其身於家庭
何有哉乃若嫡庶之間亦當有別支子不
祭當承桃之重者不可與庶子等也宗子
之法明而後鄉黨有善俗國家有善治
夫家惟女爲難正溺衽席之愛則驕恣之患
生偏比昵之私則睽乖之患起故堯之試
舜刑於二女文王之化始於關雎女正則

叢語四卷

二七

父子兄弟夫婦皆正而家道治矣

夫婦和而家道成各持勝心誰能久和內爲
婦道不恒取羞外爲夫道振恒取凶恒之
難也家其替乎黽勉同心可也

厚嫁非禮也損貲則置于力論財則夷虜之
道而爲舅若姑者或以嫁資之厚薄而軒
輊其婦甚有以貧窶之故而昏配失時者
一舉而三失焉其弊皆起於厚嫁爲風俗
計者導之以薄嫁可也

晉人相女以配夫不蚤約以貽後悔如阮家以醜女與許士宗以賢配賢孫興公以頑女與阿智以劣配劣門戶相當才性相等賢則雙美劣不至於偏累今人方在樞樞蚤諧媒妁計冰泮之期少不下十餘年或以家業廢興而改配者敗倫傷化不可言也或以才性不等而受累者男劣則女失終身之仰望甚至慘毒以天天年女劣則男受終身之垂張甚至絕後以斬宗祀其

叢語四卷

三二

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皆起於蚤約之誤也爲今之計須仿晉人擇配之法男及冠女及笄方相才德以爲配晉之擇配其權在女之父母今之擇配其權在男之父母何則壻才易見婦德難知必不貪財以慕勢不因親故以逐便廣詢博訪詳擇而審配之家門宗祀所係可不慎哉雖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慎擇矣而後日有不如所擇者孔孟出妻之道不可不講也今人

修邊幅重出妻豈以孔孟之不恥者爲恥哉亦恥非其所當恥矣

問君子尚占乎吳生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揆之人事得之偶然失之偶然聽之天命烏乎占占者躁心也惟行止之間吉凶攸伏君子尚占

一呼一吸真氣運焉一寤一寐真性存焉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晝夜何曾離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死生何曾離也昔人云

叢語四卷

三九

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爲吳生曰其死也有所歸

死生亦大矣朝聞夕死何爲其可也吳生曰生者自生而其所以生者不死死者自死而其所以不死者不死何爲其不可也

吳生柔懦讓人人亦不侮偶鄉里有恃勢作虐萬人啣冤者聞之扼腕以世人忌生事姑隱忍忽一日侵及門庭甚微眇奮然而起寫示通衢揭告郡伯誓與民除害不顧

身家或有進隱惡揚善之說者吳生曰聖人格言爲人錯解誤天下後世人多矣舜誅四凶孔誅正郊曰有官守也楊城之壞白麻曰有言責也如近世無言責之人伸眉張膽論列朝貴賢否甚有遭刑戮而不辭受箠楚而不顧者豈不知隱惡之義耶既損德又殞身吾不知所處矣士君子立身宇宙間負聰明正直之氣不以一身爲利害不以一身爲榮辱而以天下爲休戚

叢語四卷

三十一

揚善所以來天下之休鋤惡所以去天下之戚也若苟圖自便謂暴無傷坐視百姓之倒縣而不救則無貴士君子爲矣然則舜非歟曰不然也好問好察議論多矣其間意見不同有是非無邪惡此爲議論之當否而發非所論於恃勢作虐萬人啣冤者也今人以揚善爲細事不受囑則不揚以隱惡爲長策互相容隱以釀成大害失聖人之義矣或曰仲尼不爲已甚今日之

事得無已甚乎吳生曰仁人君子惻隱乃身百姓倒縣苦楚萬狀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吾何忍使至此極也作惡者萬般凌虐不爲已甚而鋤惡者惟力是視猶恐不能解其萬一乃爲已甚乎又失聖人之義矣然則何如而可曰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化之人馮婦搏虎卒爲善士周處三害爲晉名臣使斯人能爲馮婦周處也是則吾之大願也

叢語四卷

三十一

語

叢語五卷

處世下

子貢問士夫子以行已有耻爲先而孝弟信果次之其義何居夫耻者激發人之大機括孝弟信果皆從耻得人而無耻則不孝不弟不信不果流而爲斗筭之人可耻孰甚焉是故知耻近勇收好學力行之功耻其君不爲堯舜成一德格天之事業自聖賢以至士庶無不重耻耻之於人大矣然

叢語五卷

一

耻何從生起於良心今夫世之爲不善者謂人莫已知有一人發其隱則汗出沾背矣耻從良心而發雖下愚所必有也是故巧言令色足恭之耻匿怨友人之耻皆自心術隱微人所旁觀內哂而不顯言者以此爲耻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耻不待人發其隱而反觀內照汗出沾背矣此慎獨工夫孔門第一義也惜乎世人不用之于身心而用之于惡衣惡食衣敝

叢語五卷

二

緼袍之耻舍內而耻外舍大而耻小哀哉夫行已之耻爲已之耻也惡衣惡食之耻爲人之耻也充爲已之耻則學問不如人事功不如人無不用耻士希賢賢希聖從此起矣充爲人之耻則富貴不如人權勢不如人昏夜乞哀之態無所不至終身爲下愚矣孟子曰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余亦曰聖與愚之分有耻與無耻之間夫三尺童子呼之爲盜則拂然怒赧然耻而

讀孔孟之書廁衣冠之列孳孳爲利甘心爲蹠之徒豈不大可耻哉豈不大可痛哉試于夜氣清明之時思舜蹠之分則心術隱微當有翻然悔悟左丘明孔子耻之吾亦耻之惡衣惡食之耻無暇及矣嗚呼人同此心心同此耻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耻者亦若是

夫人受天地之中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莫不有真心一點真心聖賢不爲加狂夫

不爲損今天下之殘忍貪頑者莫如盜賊然見童子入井必號呼而援手聞強暴侵陵必赫怒而衝冠鄉人飲酒必先人而後已議論人短長辨別黑白不爽見君子而厭然與君子何以異及其爲不善則殘忍貪頑無所不至此利欲錮蔽其天君非真心也是故牧馬之道去其害馬者而已欲爲君子去其害心者而已

人孰無知用之於計巧則爲譎詭用之於理

護語五卷

三

義則爲辱哲孰無仁以愛子女王帛則爲營私以愛天下國家則爲大公孰無勇發之於忿戾盜賊則爲克惡發之於義氣激烈則爲節槩天地未嘗限人人用之有善不善耳善不善之相去何啻天淵而其幾分於一念楊子泣岐墨子悲絲不我欺也靜言思之惕焉心悸

今之用知術者涉要津都顯赫極矣然其所得小也不若桓文之伯功桓文仗義執言

不若湯武之王業湯武征誅而有天下不若堯舜之帝道堯舜事功在當時不若孔顏爲萬世帝王師孔子賢於堯舜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大知大術亘古今莫及也是故欲爲知術者當反而歸之於大道

世之爲奸雄小人者皆智足以先人才足以籠絡人者也衡量輕重少不如則受制於人矣世之爲正人君子者不必有先人之

護語五卷

四

智籠絡人之才也惟不欺則人咸信從矣是故爲善人極易爲不善人極難爲善曰吉人極安且樂爲不善曰凶人極危且苦夫人不舍難而就易舍苦而就樂抑何弗思之甚哉

心不爲形骸用而形骸累心過爲形骸用而形骸亦累何則怠惰者貧賤之招馳忘者誤事之因饑寒罪戾迫其身此以不用心而累形骸者也華衣美食以厚其奉貪權

慕勢以享其尊而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災及其躬此以過用心而累形骸者也嗚呼先立乎其大用心於其出乎身者不用心於其奉乎身者心之官得而身之受用無窮矣

今之論道者賤言術夫術烏可少也有君子之術有小人術小人之術權謀譎詐不可有也君子之術以濟仁義禮智之作用不可無也君子之術二曰經曰權堯之欽

叢語五卷

五

若昊天禹之隨山刊木周公之制禮作樂經而術者也舜之不告而娶舞干羽于兩階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居東三年而後返孔子接淅于齊微服于宋權而術者也善用術者莫如孟氏爲卿於齊仕不受祿出弔於滕不與王驩言慎到之徒談兵孟氏亦談兵制擬以撻秦楚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宋牼之徒善說孟氏亦善說堂下之恩可及百姓貨色之好鴻鴈麋鹿之樂可

以行王道故曰是乃仁術也術而仁庸何傷後世子房孔明亦術之善者是故惇浪之鋌不擊則報韓之義不申矣三顧之恩不酬則扶漢之義不白矣設以仁義之術與狙詐之術同類而並棄之何以定大謀成大業哉是故委婉之士多成筭慙直之夫多敗謀觀人者觀其心術而已心有邪正術有能拙而人品以定矣

孟子曰術不可不慎嗚呼豈獨矢函巫匠爲

叢語五卷

六

然哉民業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士之岐有二曰史胥曰武將此六者民生之常業而仁不仁判焉夫士學道以淑其身而行道以淑天下尚矣農耕東臯之田輸黍稷之稅工日出而作日中爲市以自食其力皆機智不生淳龐之道也若夫作淫巧之工壅斷之商舞文之史胥嗜殺之將上壞天璽下壞心術術之不仁何如哉擇術者將安居曰爲士爲農爲食力之工慎無爲不

仁之術以禍其身以禍及子孫也乃若蕭
曹清靜曹彬不殺則史胥武將之善矣
夫人血肉之軀與禽獸無異靈明之性與天
地同游今人飲食以養其口服飾以華其
躬滯聲美色以娛耳目宮室車馬僕從便
辟諂譖面諛威福自恣以明得意而營營
汨汨醉生夢死舍其同天地者而奉其同
禽獸者終身為下愚哀哉

人情誰不欲好身心欲好為聖為賢無不至
叢語五卷

七

矣服食器用聲色欲好覆敗死亡無不至
矣無他理與欲之分也民之嗤嗤可為猛
省

羿之射王良之御王逸少之書趙孟頫之畫
古今絕技也以彼其才而志於道為賢為
聖何所不至矣惜也不為堯舜文孔之道
德禹稷伊周之事業而徒執技巧以成名
淺之乎其為筭矣

夫人生斯世徼天之靈以有智慧徼親之餘

以有身體徼君之寵以有功名是故聰明
才幹非我能富貴福澤非我有久之當還
造物或者挾之以虐使群動持之以築固
町畦豈惟造物笑人顧影亦當自笑也趙
清獻公致政還鄉曰依舊南村趙四郎真
達人之高致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富有四海伊尹一
介不取與而爵列阿衡是故君子以其不
貪而成其大貪若彼見利則趨者行不信

叢語五卷

八

於人未有能利益者也惡乎貪

子罕言利利不可訓也知命不言利仁人不
言利與命與仁則不與利矣如富不可求
從吾所好富貴可欲非道不處何暇言及
利哉賜之貨殖以為不受命田之簞瓢陋
巷以為賢其防嚴也乃若小人喻利放利
多怨其言罕哉

孔子曰欲而不貪貪者有欲之名豈獨以利
哉庶人貪利士大夫貪官清介之士貪名

修真之人貪壽其途不同其貪一也今有列于士大夫之林而殖貨營私沽名攬勢富厚其家尊崇其官爵者侈然自以爲得意而胸次污穢心事隱伏反出庶人之下而爲盜跖之徒矣清夜以思能不芒刺也哉然則天下無不貪者乎曰不然有身負綱常之重冒天下之不韙而不顧者有立身清白之地不見是而無悶者此之謂無所爲而爲其不貪之君子乎是故心苟無

叢語五卷

九

欲周公之富不爲貪心苟有欲終南之隱不爲蕪

貧而樂富而好禮禮樂之謂也有陰陽之義焉貧不欲抑故樂以舒之富不欲縱故禮以節之禮樂之真意也得其真意則不鐘鼓而和不僅筐而敬矣

古之禮樂以養人今之禮樂以驕人禮樂本于人情口厭滋味故爲三鼎五鼎以限之目厭華采故爲六侑八侑以節之耳厭聲

音故爲六律六呂以調之是禮樂人情之防也今之禮樂則非以防之適以縱之非以養之適以害之矣是故玄黃稠疊食前方丈非禮也梨園歌舞箏簫迭奏非樂也貧者不厭糟糠富者極口腹之奉貧者不厭縷結富者窮耳目之欲物極必反富室貧人者有之祖父窮奢極欲而子孫乞丐者有之其爲世害豈渺小哉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孟子曰恭敬

叢語五卷

十

不可虛拘而卻之爲不恭今之人盛陳筐篚以徇世情而惟恐其不卻不卻則咨嗟悔恨何苦爲無實之恭敬亦何苦而受人虛拘若此哉是故薄交際省宴會司世教者之第一務也

高堂廣廈不過容膝珍羞方丈不過蒲腹華衣美飾不過蔽體爲之甚難受用甚少嗚呼何苦役吾心以徇人之耳目

體厭絢綺何不念人之無衣者口厭膏粱何

不念人之無令者暴殄天物恣已自便而一膜之外若不相聞其亦不仁之甚矣農夫終歲耕而不得食終歲織而不得衣紳裾之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苟無濟人利物以蒼造化豈不上愧天下愧吾心哉奢華靡麗我爲政剛介者植砥柱于中流交際燕會人爲政樹欲靜而風不止貪憚詐僞由此起敗名喪檢由此出其關係世道非眇少矣噫安得無懷葛天之世而與之

叢語五卷

十二

相忘於無事也

酒席繁文賓主不相見命之徹晃然疏朗吳生曰繁文障目多聞障道清心靜慮於道幾矣

古之設酒也以合歡今之縱飲也以致亂古之體薦也以成禮今之重席也以召侈吳徵百牢左氏譏之今以三鼎之家而十倍其數其與百牢也幾何世風日下勞心苦形費財敗俗可慨也夫

觀面叙寒溫兒女子態君子不爲也苞苴入門君子耻之今世以饋遺爲恭敬甚非愛人以德之義乃若燕會之豐腴相見之繁數豈盡出于實意適以爲僞而已矣縱奢長僞處已處人何當焉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居今之世所以正俗維風者寧儉而已矣

叢語五卷

十二

請擇於斯三者

世俗以飲食爲養口腹非也疏食水飲可以神適可而止可以節性厭飫於膏粱沉湎於麴蘖并於口而病於腹養生家之大忌也使飲食而養腹也豈爲尺寸之膚哉若止養口則亦膚寸而已矣帛性柔膩布性爽直公孫弘布被夫有所取也豈飾詐以要名富貴必錦繡世俗之淺見葆真養素者奚取焉

叢語六卷

經世

君心清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猶形影也執兩端而用中何畏乎盈庭之言

譚治道者曰遵古制又曰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其義何若吳生曰開創之君制度未嘗不善廢墜者失之也脩廢舉墜去其不如古者以復其如古者耳解而更張以調絃非改絃也王荊公紛紛制

叢語六卷

作不幾於改絃乎

以天下治天下者順而有成以已治天下者逆而罔功因民之俗從民之便與民劑量而已不與焉則條教號令不爲強世興工勦衆不爲擾民誅暴戡亂不爲啓疆舜之無爲仲弓之簡皆是物也不然舜巡狩而塋於蒼梧之野其有爲也多矣

或問舜無爲而治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真無爲耶何以能治且平耶吳生曰恭已之人

叢語六卷

二

精神常運運用所到莫非至澤紛紛爲天下增色澤者虛也後有作者舜弗可及已舜之無爲行所無事也天下事各有所當爲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如舜齊七政命九官巡四岳征有苗皆南面之事正南面者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是之謂正恭已而正居敬行簡之謂也不然豈獨有事以擾天下即無事以弛天下而天下事滋多爲不正矣不能無爲矣是故欲識

舜之無爲者當自舜之恭已始自恭已之

說不明而以因循玩愒亡天下者多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以天下治天下不以我治天下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因民之宜而不與焉如齊七政治九州誅四凶皆因之道勝也其斯爲舜禹而已矣

或曰相任事則爲植權避事則爲委靡何若而可吳生曰植權非因任事作威福也避事非爲無權保名位也陰與其權而陽避

其事有甚於植權者矣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以公心處天下事而已無私焉門可張羅矣其誰得而訾之

格心上矣調羹次焉成天下事難養和平之福可也

淳于髡謂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吳生曰名實先後惡可遽定衡哉有先名後實者如謝安石養望東山收功社稷是也有先實後名者如王掾不癡爲晉名臣是

叢語六卷

三

也有名而不實者如王夷甫少負時名誤天下蒼生是也有實而不名者如元德秀聯袂歌于薦功名不顯於天下是也乃今之名實則大異於是填谿壑之欲者躡顯赫之譽是名實兩附非古之所謂名實也以實心行實事者泯泯無聞以至於淪沒其名實兩失也嗚呼尹不遇湯有莘之耕夫耳望不遇文渭濱之釣叟耳士君子托跡宇內歸繫其身而已遇則垂功名於青

史不遇則抱璞於林泉名實之顯晦時也孰先孰後吾惡乎知之

舜耕歷山四岳薦之尹耕有莘湯聘之聲名先播矣說築傳巖望釣渭濱閭然無名也而天人相與之機不容遏故顯之夢卜天意微哉士君子出處行藏有邂逅遭際者有歷聘不遇者莫不有天存焉若孜孜汲汲以求知於人其如天之不可覲何哉

禹設鍾磬鐸以受善言周公吐哺握髮以

叢語六卷

四

勤天下士曲學如公孫子猶開東閣以招賢人陽貨小人猶歸豚以見孔子歸豚之意假而欲見之心真後之秉釣當軸者居尊養高而天下賢士君子罕得見其面其薄陽貨而不爲乎弗若之矣

古之人才德合爲一今之人才德分爲二古者世風淳龐人心不貳無德者不以錄慮無才耳故八元八愷名之曰才子武之十亂稱之曰才難言才不言德是才德一也

今也世風澆漓人心不古才愈大而心愈
狡行愈污故士人重守然兢兢自守者跼
蹐不能有爲而矯矯自好者又以褊心憤
事欲以托重天下難矣嗚呼宇宙之大時
勢之劇豈兢兢矯矯者能勝任哉是故才
德兼全之士得一人焉吾願爲之執鞭

君子不無註誤小人僅有才華觀人者先定
其品格而後稽其行事其人果君子也冷
落簡素不爲慢小德出入不爲私其人抑

叢語六卷

五

小人也摘藻春華不必羨綜理臚密不必
喜要其實有補於世道而已若順已而悅
之拂已而憎之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君
子養恬樂道不爲屈而小人得售其私貽
害不可勝言也可不慎哉

鵲令人喜鴉令人怒日撻鴉而求其爲鵲不
可得也楚人深於怨屈原之賢不免介推
之死忿猶不平而不害其爲忠是故聖人
之治人情論大節不摘其小瑕

疾風之勁草此風力也搏擊爲威批鱗爲名
非風力也人趨而趨謂之隨風而靡然則
搏擊批鱗不可爲乎吳生曰君子何容心
哉比干剖心張綱埋輪皆聖賢事也以無
心應之已矣

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非有道之言也濁
水自清弗加于涇已清而矯人濁禍之招
也是故君子求諸已不求諸人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
叢語六卷

六

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鳥飛翔于太虛一網而張數翼羈之樊籠飼
之嘉穀同福乎同禍乎獸棲息于山林一
網而舉數蹄欄之苑囿飼之芻粒同福乎
同禍乎優游自適之士以爵祿爲羅以官
守爲囹圄煩以機務心思手足日夜不得寧
息尊撫無幾黜逐隨之榮耀艷其前褫辱
伺其後其爲禍福何如而嗷嗷焉黨同而
伐異吾不知其解也

有談及黨之說者吳生曰黨之名何所昉昉于漢也正人君子互相標榜而爲黨唐之世維州之議互相犄角而爲黨宋之世洛蜀朔亦皆正人自分門戶而爲黨是黨之起非盡出於邪人而邪人借黨之名以陷君子一有舉動輒名爲黨以箝君子之口吻黨之爲君子禍久矣稽古舜之相堯誅四凶舉十六相其誅也奚以憎其舉也奚以愛愛憎攸分舜亦可謂黨乎孔子曰唯

叢語六卷

七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然則併愛憎舉錯將盡棄不用渾渾然薰櫬同器而後謂之無黨乎歐陽永叔謂君子爲朋小人爲黨析義甚精而黨之名猶在君子之禍未已也余謂君子與君子交窮則爲輔仁之友達則爲同寅之臣設至患難顛沛亦必倡大義以相扶甚有以身殉之而不悔是之謂同道相與而不可爲黨小人與小人交始則攀援而進

繼則比周爲奸設有患難隨即反面下石而不顧是之謂逐臭附勢之徒借人以成其私而亦不可爲黨君子之攻小人秉正嫉邪之道當然小人之攻君子排擠人以自利非真有親姬小人之意也是故舉世無黨若有黨則舜之十六相東漢之三十二賢適爲君子之羞名矣彼小人自私自利貌相親而情相疏豈可冒君子之羞名哉昔人謂君子之黨常負小人之黨常勝

叢語六卷

八

余謂君子斷金于二人神交于千里常相聯而不相携小人利盡則疏勢窮則散暫相合而終相離謂之無黨可也黨之名滅而君子之禍庶其可已矣舉世皆是爲名堯舜之事業孔顏之道德稱之萬世而不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非以其名耶巢父許由之徒逃名而名隨吾又惡夫名之隨也上古之世有身隱而名滅德晦而神全者其無

懷葛天之民耶

今之仕者優游歲月居尊養高而以宦途爲傳舍利弊爲秦越嗚呼受若直怠若事吾有感于柳子之言

懷奇抱璞之士勿借用于小人蔡中郎之遇黃卓吳聘君之遇石亨遇也不幸也膏火自煎之嘆古今爲龔生恨處溷濁之世弗以才露其庶幾矣

三代之世質文迭用非聖王意也勢也周制

叢語六卷

九

尚文而周公繫易曰二簋可用享曰樽酒簋貳用缶曰孚乃利用禴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其意未常不欲用質也自黃帝堯舜以至于周制度日興人文日盛若非周公爲之限制則文勝之弊不待周末而後見矣迨七國爭雄楚漢交戰百姓瘡痍無樂生之心漢治已定厭亂已極乃復與民休息返清靜之政非漢之君臣賢于文武周公也人情逸則樂樂則驕心生

貧則憂憂則善心生故曰沃土之民不才墾土之民好義時勢使然也民俗趨文以周公之聖而不能返朴民心思質以漢之君臣而能還醇是故一治一亂天運循環一質一文民風互換爲士君子者尚思挽回世道毋徒狃于近習而爲隨波逐流之民哉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子論之詳矣井田亦非聖人意也時也西北地曠而人稀上

叢語六卷

十一

古民醇而俗不爭井田可爲也東南多山多水地形畝斜三代以降爭競並出生生繁衍裒益爲難井田其可爲乎公劉遷邠古公遷岐太伯竄荊蠻而君數百歲曠古無主也滕偃齊楚其誰遷乎效死勿去計窮智極曷足貴乎故論事者量其理又當度其勢

古先聖王以封建公天下而各君其國各專生殺之權于戈相尋篡弑四起天子不能

討方伯連帥不能制陵夷致有春秋戰國之禍漢唐以來設立郡縣生殺之權出于
一即有不軌之臣朝發而夕擒苟非大無道之世皆得以法制維持之而海內宴然是故封建以衆人治天下而亂日常多郡縣以一人治天下而亂日常少君子計安天下而已雖以天下奉一人何傷哉莊子曰取已陳之芻狗而寢寐其上不憂則迷焉此井田封建之說也

叢語六卷

十二

德禮以化君子政刑以督小人治道之大端也有耻無耻存乎其人其上覲德者忘禮循禮者忘法守法者忘刑其次由畏而免由免而耻由耻而格天下之人品不齊聖王因勢而利導奚優劣之足云是故恭己之君不弛投竄泣罪之主不廢四征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今之爲政者豈惟巨室較量勢力以上下其手不失尺寸矣其惟仁人乎無虐罔獨而畏高明

非仁人孰能當此乎

天地好生國君含垢虎豹在山蛇蝎在藪制不爲害豈不并容故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夏禹下車而泣罪人曾子得情哀矜勿喜天道神明人不可殺也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不亦識乎今之司憲者以撻剔爲精神以搏擊爲風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寧爲鸞鳳毋爲鷹鷂

叢語六卷

十二

今之譚紀綱者曰少事長賤事貴及此者爲不正吳生曰是求其紀而不求其綱者也綱不張則提其綱紀不理則振其紀綱廢而紀不紊未之有也爲人上者正身率物不以一毫自私自利不以一毫作好作惡夫如是而有頑不率則仗大義以振刷之不畏懦以避豪強不貪昧以保名位出其身當大難而不顧凡以成就我之是而已此之謂綱紀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身不

正而徒責人之不服何以爲網人不服而置不治何以爲紀

今天下之風俗敝於靡敝於薄敝於諛靡則耗財而逸志薄則長惡而敗倫諛則不相規以善三者皆陋俗也倡於上爲風從於下爲俗上不倡而欲下從無由矣倡之道身範以先之旌善以勸之罰不率以懲之不可缺一也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悖以實行者以實應以文行者以文應風行

叢語六卷

十三

草偃捷於影響身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留意也

周公吐哺握髮非徒片長小技無不收錄有得士之用也非徒情味微暖無不甄別有知人之明也天下大矣聽其自理則不治欲以一人之知識理天下則不宜乎土俗亦不治吾時時延接天下士覲面而談之和顏色而受之掌記者隨而書之凡四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歲功之豐凶政治之

得失風俗之淳漓君子小人之情狀九夷八蠻之叛服誰敢不披忠赤輸情慄而吾悉知四海九州之故不下堂序而視已明不出庭闈而聽已聰徐而行之條分而縷舉之四海九州次第各得其理矣舜之明目達聰武侯集思廣益皆用此道也今也則不然居高養尊不延接天下士海內有報災傷者報者不以實聽者不分別輕重或槩拒不納或槩行而不得其當海內有

叢語六卷

十四

報盜賊者或小而張皇或大而隱匿聽其自便而不爲之計畫至於士風民俗一切以爲緩圖邇情緩急僥倖目前苟安而不爲先事之備其實因循玩愒藉口於安靜無爲以養成天下之厲階詩之所謂泄泄孟氏所謂沓沓視周公之吐哺握髮大可愧矣欲天下長治而無亂何可得也世不能常治而無亂靖亂之道當相情形而爲斟酌大亂非民本心安居樂業百姓之

欲父子夫婦相保百姓之願豈有無故而思亂者上失其道民散已久迫於不得已耳靖大亂者拊之以還其分願而已不務拊戢而欲以兵革勝之則亂愈大矣小亂非不得已不軌之民聖世常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當急翦除毋使滋蔓蔓則良民化爲盜矣亂在下而匿不以聞日浸月長以成燎原之勢古今之通患也

士君子處世得權則行其道不得權則行其

叢語六卷

十五

言德必有隣豈有言之當而寡和者乎不行于此必行于彼不行于今必行于後揔歸于成天下事而已若我知之不以告人或巽懦而不能言或逆計其不行而不肯言使天下因循于舊習弊日以深害日以長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治病必治其本革弊必清其源不清其源而塞其流非治世之大法也不惟無益于國家而反有害于生民何用革弊爲哉

或問安邊足國之道吳生曰以邊安邊則邊安矣以國足國則國足矣古者列國而治燕人安燕趙人安趙秦人安秦皆能控制匈奴未嘗借糧於隣國也今之燕趙秦猶古也竭東南財力以奉之而常患其不足何也古者地無遺利民無遺力今者地歸蕪井之家兵爲坐食之衆嗷嗷待哺於東南日不暇給東南日困西北亦疲欲其國足邊安不可得也 國初有屯田有中鹽

叢語六卷

十六

西北粟多而兵強自屯政廢而兵不知田矣中鹽易銀而米珠薪桂之謠興矣兼并之家坐收贏利而邊兵之餉日益不足足則搜括乎東南而東南不能應今日東南會計比成弘之間幾至於倍是顯無加賦之名而隱有加賦之實東南逋負日甚一日是百姓不足而國孰與足權商稅開事例 國家興利無餘策矣而不足愈甚東那西掩是不終日之計也往者興事之

臣常開西北水田矣而事竟中輟何也不
便於兼井之家築舍道傍發言盈庭又不
便於土宜流沙漂沒功成易廢也后稷教
民稼穡相土宜度地勢藝黍稷貽來牟奚
獨稻也必盡西北而水田之不亦拂土宜
強民情哉兼井之家非大威靈不能清查
然亦不必盡清也君子導利於民民之利
即國之利豈與民爭尺寸之地哉民不知
耕者教之能耕者稅之不能耕者兵屯之

叢語六卷

十七

大豪巨猾爲百姓害者沒入官相其流泉
度其隰原可稻則稻之不可稻則黍稷麥
之中鹽漸復納米之舊減其數聽其自便
悉意與民興利從民之欲不數年而西北
可爲膏腴矣以西北之粟養西北之兵粟
多則兵強兵強則士勇邊境其有不安枕
者哉古者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者不務穀
而務銀夫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國家
折銀以給邊軍邊軍得一月之銀而易粟

不及幾斗欲其竭腹以戰難矣故謂西北
之地可耕而銀之欲多無益也

或曰西北地瘠而不可耕耕之所得不償所
費吳生曰地之肥瘠隨乎水水血脉也地
皮膚也壯者血盛而皮膚潤老者血衰而
皮膚枯西北下濕亦潤東南高阜亦枯可
槩見也往者禹治水稷教稼孔子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治水亦以爲稼也鄭渠成
而秦享數世之利迄今猶被其澤豈無徵

叢語六卷

十八

哉天地雨露惟均雨露所漬積而爲溪無
溪以蓄之則溢於河海今之河常溢而土
常枯治水之道未盡也隨山濬川相土播
種豈惟地有膏腴之利而水有蓄洩亦可
無泛溢之虞禹稷之功再見矣

或問行師用兵之道吳生曰知信仁勇嚴廢
一不可而仁爲本三軍俛首聽命冒死而
不敢辭而我無仁以聯屬之其誰與我
故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同甘苦者非

煦煦拊循之謂也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軍
并未達將不言渴真若家人父子相與而
不以一毫自利彼三軍見我不以一毫自
利則信賞而不以爲私喜嚴罰而不以爲
私怒知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可以赴湯
蹈火及真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
父兄矣今之爲將者先顧其私曰我爲將
而受用與軍士異三軍見我自私自利外
以體貌相尊內以私情誹議一朝遇敵各

叢語六卷

十九

顧其私奚肯齊心并力而共患難也此吳
起所以名於魏而趙括所以死於秦也然
任將者又當假之事權令其展布若事事
而誅求之是絆騏驥之足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已李牧爲北邊將市租盡犒軍士而
不戰設在今時不爲靡兵餉而逗軍機哉
彈章旦暮上而鴈門且易守矣

鞭笞不可弛於家征伐不可弛於國趙宋聲
容盛而武備弛以有遼金之禍惜乎蘇長

公之言好戰必亡獨不曰忘戰必危乎

漢二千石威權重而治效著唐有藩鎮之禍
亦收藩鎮之功郭子儀李光弼不有專鎮
之權何能安國家莫杜稷趙宋以後法罔
太密上以文法繩下以憲文應其有實心
任事者浮言至而職褫矣故下無威福之
吏亦無倚重之臣趙宋之終於弱有以也
然則奈何曰慎擇人而重任之錄其大節
不摘其小疵寬文法之誅焉可矣

叢語六卷

二十一

劉晏造船寬與之直使私用無窘則官物堅
完劉晏興利之臣也豈不知計錙銖而縱
奸貪哉官家作事與民家不同公署費用
繁多作事之人不顧其私奚肯盡力於官
是明知之而不能禁者也豈惟興作凡事
皆然 國初計直各有贏餘故軍民皆安
後世所入務多所出務少日事裁減民困
而軍疲矣論大計者不恤小費不計其大
而計其小非成功之人也及事有掣肘則

權宜爲一切之計所費浮於所省故裁減之說不可行

洛陽名園記後曰百廢具舉客有誇談其事者吳生曰神運鬼輸猶或告匱况人乎吾恐百怨與之俱叢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其仁人之言哉

世有爲惡之人漏網于當年而追斃于晚歲或者謂之天道然乎吳生曰不然漏網過也追斃亦過也天道遠人道邇人道治見

叢語六卷

二十一

在不追其已往不逆其將來然則惡人幸乎曰刑亂國用重典有罪不敢赦可矣聖王之世量才而授官度能而任職尊無倖位卑無覬心一歲九遷而不爲驟居官者長子孫而不爲淹吏稱民安海內殷富邇來圓融者致通顯介特者每淪落接驥明於堂下升百里于牛口蓋寥寥矣士處斯世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以葆吾真奚世途之欣戚云

仲弓之簡帝王臨民之道也子桑伯子之簡

山林隱逸之士也舉世趨繁縟而此獨崇簡素不可以矯世勵俗乎故夫子猶有取焉然則山林朝市有以異乎曰就山林之中亦自不同有道隱者尺步繩趨居仁由義處則師世範俗出則輔世長民其于立朝若鹽梅之未調也有性隱者任真自便遨遊物外談泉石則解頤語軒冕則蹙額其于立朝若氷炭之不相合也鳶飛魚躍

叢語六卷

二十二

摠屬大造臯夔巢許各率性真雖不同奚嫌哉乃若播弄機關貪權戀勢華衣美食走馬紅塵鄉黨之罪人朝廷之大蠹斯爲下矣夫子大林放之問可伯子之簡叙逸民之行微生丈人沮溺擊磬之徒無貶詞何嘗拒避世之士哉責桑扈以臨民是資章甫於裸壤奏韶武于龔俗也豈大通之論與

聖世重隱逸非以隱爲高也謂其介然之操

可以廉頑立懦而無欲之衷可以臨大事而不動也若區區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則何補於世道而世主奚重焉彼簞食豆羹見於色又隱逸之罪人也

國家用人或役之於力役或役之於仕宦其途不同其役一也百姓役於有司者不役則喜役之則舉家憂惶費其力耳士君子之役于仕宦者去鄉離井碌碌營營甚有舍其父母別其妻子未明而出戴星而入

叢語六卷

二十三

壯年而仕皓首不得休息勞亦甚矣比於百姓之力役幾百倍矣乃得之則喜不得則熱中其故何與無乃以權勢眩其神財利啗其心乎夫勢利身外之物於吾身之受用毫無與也以身外之物而役吾身之精神奔走勞其形思慮煩其心患得患失瘁其神是亦不可以已乎一簞之食足以滿腹布帛之衣足以蔽體環堵之室足以栖身士君子豈少此哉何苦役吾身以供

吾之耳目不亦惑之甚乎是故畎畝可以怡神而朝市不足樂也窮居可以適志而富貴不足榮也然古聖賢胼手胝足栖栖皇皇豈慮不及此哉役吾身之精神使天下咸遂其畎畝窮居之樂此聖賢之大欲也是故仕宦之勞爲天下則有餘爲吾身則不足故曰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知此者可以出可以處而長嘯天地間無入不自得矣

叢語六卷

二十四

巽風陵雨星辰不移日月薄蝕乾坤如故山中之父老醞酒相招糕勝相遺有自然之禮節鼓腹而遊擊壤而歌有自然之音聲花開葉落見品物之榮枯烈日淒風感氣候之代謝山中無曆日四時自成歲無懷葛天之風奚常不在叔季之世耶

文章

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山川卉木爲文人以刻鏤錦繡爲文天不爲人之好異而移

星易宿地不爲人之好異而陵遷谷變男子不作奇邪女子不變機杼豈非自然之文萬世無弊者哉是故日月薄蝕謂之天災草木爲妖謂之物禍作淫巧者有誅今之爲文章者類此

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子夏篤信謹守以灑掃應對爲教子游禮樂化人所取者行不由徑之滅明豈若後之錦心繡口繪文墨以腴人之耳目者哉是故文愈高而心愈

叢語六卷

二十五

下學愈富而行愈恭以周公之才美而不驕是所貴於文學云

文運關乎世運義農黃唐之世無文虞夏殷周其文樸周秦西漢其文醇漢魏六朝其文漓唐宋之文復返於醇宋明諸儒語錄復依於樸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嘗喻之草木核而華華而實文運亦然謂之關乎世運可想哉

文章關乎人品關乎國運是故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馬遷實錄漢室以昌江左浮華梁陳短祚唐以詩名開元以前正始之音元和以後則披靡矣今之文刻深險幻不可方物其爲心術氣運何如無怪乎士風囂然吾恐爲元和以後之世界也

言爲心聲而文者言之成章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蔽陷離窮而詖淫邪遁因之生於其心發於其言欲二之而不可得也是故盛世之人醇其

叢語六卷

二十六

文渾厚其雅衰世之人澆其文支離險僻今之世者渾厚乎支離乎文運關乎世運可慨哉

太上有作其次有述其下流而爲擬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洪纖蠕動莫非造物五穀萬稗莫非化二六經孔孟稗官小說莫非文章擬斯下矣今之作

者述乎擬乎吾不知其所歸也古之取人者以咨詢以夢卜以薦舉以徵聘

辟召最後以文章漢之賢良勝於唐之詩賦宋之經義勝於漢之賢良何則經義以明理對策以論事皆有用之文章也我朝兼之稱極盛矣然文運與氣運上下始於朴古一變而渾厚再變而富麗三變而謹嚴又變而詭僻不知何所稅駕也司世道之責者端有賴焉

閱諸志銘詩冊嘆曰伊尹一介不取與仲尼無毀譽夫一介之與一字之褒何傷於厚

叢語六卷

三七

道而伊孔靳不爲者不欲以大道之公私於一介一字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今之達人君子於非目擊之人輒爲譽辭以簣鼓耳目其徇人乎其他有爲乎其於伊孔之道何如吾不得而知矣又曰韓柳文章有關世道如梓人捕蛇等篇皆言近而指遠意懇而辭惻讀之令人惕然神竦故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今之爲文章者上乃徇請托以飾美譽作者輕

而覩者褻世道可知已嗚乎達人君子何不謝詩文以扶正直之氣以培醇龐之俗耶

叢語六卷

三八

叢語七卷

華亭吳炯晉明甫

讀經

夏正建寅故連山起艮人道也商正建丑故歸藏起坤地道也周正建子故易起乾天道也時以人用占以天用行夏時而用周易其集大成之聖人乎

後天八卦非文王始也河圖之位已然矣河圖水火木金屬南北東西之位而坎離震兌居之巽爲風木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

叢語七卷

一

風互用以成木令軋爲剛金兌爲萬寶告成之金艮坤土也艮山下出泉坤土潤溽暑土者水火之所附麗也衍家生隨水而旺隨火其用此道乎軋西北而巽東南何也金天高邈而鼓以雷風風天之用也坤西南而艮東北何也艮陽剛之土終收成之令坤陰柔之土處生王之鄉地陰道也夫易者象也物理之寄寓人事之樞紐不知象者不可以言理不知理者不可以處事

易爲人事作也往來相感屈信倚伏造化之自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庸人之懵識轉危爲安易亂爲治聖人之作用伏羲一畫之初意文王衍易之心法端不外此

易者時也凡宇宙內事皆時也時之未至賢聖不能招而來時之既至豪智不能麾而去拂羽扇於炎蒸薰洪爐於栗冽區區小補之道豈能逆大運之數哉是故世事紛

叢語七卷

二

糾而時勢物理莫不有愜當可爲者君子隨其時爲其事以不失其理則易在是矣孔子周流轍環猶欲以人事挽天運及耄編三絕之後述六經以垂萬世孔子聖之時深於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理不離氣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形色之中天性具焉人人天性用事而不免着於形色得氣清者觸目是道得氣雜者日用不知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一覺則知矣伊尹曰覺後知覺後覺知覺人所自有提醒其本來耳聖人於民何加焉

大道渾成何仁何智仁智之名惟人所見孔子與人言仁又與人言智豈孔子之見亦有偏耶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曰見則知道矣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曰君子蓋指仁智之人言也

叢語七卷

三

乾健也天道也君道也初九潛龍毓德俟時九二見龍長子主器九三厲龍將危將懼九四躍龍鱗甲漸舒九五飛龍垂衣而治上九亢龍倦勤退處用九群龍後起者勝坤順也地道也臣道也初六履霜白屋下士六二直方居仁由義六三含章藏器待時六四括囊慎密在位六五黃裳功蓋不居上六陰亢乃與陽爭龍陽也與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俱傷也用六永貞其貞臣之

完節乎

易曰利者義之和義利不相離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兼利萬物仁人之心也是故能與之謂仁不妄取之謂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舍利則仁義何附是故合仁與義而言利者聖人之道也去仁與義而言利者小人之事也子張學干祿夫子曰祿在其中學者自然之利也干之則純乎利矣易曰同人於野亨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誰爲

叢語七卷

四

爾我誰爲界限也降是則同於門矣可出可入猶可無咎也降是則同於宗矣各私其親各道也今之爲理學者立門戶分宗黨豈大道之公哉舜之大善與人同如一卷之石投之泰山無不容如一勺之水投之大海無不入小善者大善之分大善者小善之合也我不私其宗天下孰非吾親我不私其門天下孰不可行公吾心公吾道與天下共由之苟爲善皆是我一門骨

肉大舜之心法或者其是在是乎

易曰地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夫山本高而下於地地本卑而上於山裒之多益山之寡卑高以陳各得其平故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若夫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則以卑處卑非以高居卑者矣小人下達是以君子惡之

咸艮君子之心學也宜虛不宜實宜靜不宜躁

叢語七卷

五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蓋不能涵養則其中昏昧淺狹雖物交未感而擾擾不得自寧是以君子貴有養也

背可艮乎吾不得而知也背不可艮乎吾不得而知也神明之舍常有常无六合不運乾坤毀矣无事處事天君泰然人我兩忘動靜俱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君子无心之學也

易曰含爾靈龜觀我朵頤神遊千古而役役於目前之務知包六合而營營於宮室之羹飲食服飾之華氣塞天地爲風雲而折節於富貴權豪爲昏夜乞哀之態其亦弗思之甚矣君子樂天達人知命死生旦暮利鈍浮雲適往適來何與我事而一點靈臺超然遠覽此之謂丈夫

雷風震蕩立不易方盛德之事烈風雷雨不迷舜其不可及矣

叢語七卷

六

履宜下而不宜上所履漸高漸爲危地需六爻皆吉致寇曰敬慎不敗處天下事以和緩爲主謙六爻皆吉處世之常法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无力勞謙君子有終子曰厚之至也

夫文生於實文者實之質也文勝之士率意遠圖而實之不副躋於末路

夫地天交爲泰大壯過中之時也過而不戢則陽極陰抗君子觀於大壯之義而知處

盛之道矣

小人道長爲否不敢明爲小人內包險惡外附君子惡積而不可掩則取羞矣故小人之道常隱伏君子之道常光明

君子見幾以避小人道不屈則爲亨然潛消默奪爲福激忿賈怨爲禍不得已而退藏小利於貞固天下事當善處不可過於激也

夫小人方長之時正賴君子以維持之而相

叢語七卷

七

率以遠去國家何賴焉象之不惡而嚴亦未嘗峻絕小人若以決遯爲言則非易道變通之義矣

遯尾晨門抱關之類一涉世事便有危難如侯生自刎豈真以死送信陵哉業已與謀不能去不死矣

睽乖之人執拘自任亦可以成小事不可以濟大事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此之謂也

賢人君子當睽離之時安守義分非道無營或有憂卜之求後車之載不然如賈太傅痛哭流涕以求合也而賈志長沙不知睽之義矣

夫終身可行曰恕九世同居曰忍不忍且忍骨肉爲仇讐也作易者其有悲乎其當周公管蔡之時乎及觀蔡仲之命惓惓於蓋前愆可憫已物極必反故睽之六爻皆以吉終聖人勸人處睽之道見乎詞矣

叢語七卷

八

夫旅以柔順爲福故柔多吉剛多凶冥升不息盛德事也宦成而不怠致身之正道不然阿衡歸政周公明農當知止足之義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非正也蹇以西南之平易處東北之險阻此濟蹇之道也以難處難則難愈多以无事處難則難自消

貧賤困也困於石困於株木天困之也富貴困也鐘鳴鼎食以厭飫而困其身結駟連

騎以轂擊而困其行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以高危之憂而困其心易曰困於酒食困於金車困於葛藟其遇不同其困等耳天乎人也何尤

位高而澤不流擁虛位也澤流而及小人樹私黨也賢人君子抱膝長吟蒼生命窮國家无賴矣易曰井泥不食井谷射鮒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豎刁易牙與管仲並立於齊而不能沮桓公

叢語七卷

九

之霸德彛萬紀與魏徵並處於唐而不能沮文皇之仁義夫極治之世豈无小人但使小人信服君子歛其惡而不肆則亂世之姦雄即治世之能臣矣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聖王御世賢哲景從或以武功定禍亂或以文德佐太平下至片長小技合供其職而天下翬然順治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利見之實也

夫與物爲群孰不以隨哉君臣朋友夫婦皆是也孚以道則有功係以情則有咎君子慎其所以隨之者

秋風時至草木零落樹杪碩果人愛惜之飄風震蕩大木斯拔矣國家傾覆之時有君子以維持之衆心愛戴咸欲扶植而安全若小人以搖蕩之則大厦斯顛豈可復振哉袁紹朱溫之禍是已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叢語七卷

十

屯之利建侯何謂也乾坤再造混沌始開立之君以宰天下之民物誰挈而授天與人歸以其在下故言侯實一世之盟主也蒙何謂也乾坤再造鴻濛初判立之師以覺天下之聾瞶故繼屯之後有蒙也屯主初蒙主二觀屯蒙之起于下則知洪荒以前人物不盡君長如綫特其昏瞶濁亂而神聖崛起焉故曰混沌者天地之一大寐也戊申正月晦前一日會于姜之北園姜神超

叢語七卷

十一

問允執厥中之義周野人以爲時中錢漸菴云允執之謂時中不時則非真能執矣吳生以爲然因問執之爲言得無執着乎書曰惟明克允允之爲言當也象以典刑若執不輕不重之間爲中則不允可輕則輕可重則重各當其情則爲允一日二日萬幾莫不有中中與不中皆人心爲之也其能中者道心也人心惟危可聖可狂之間道心惟微若絕若續之際精則去欲而

叢語七卷

十二

之大設施大更張莫不允當莫非此中之流貫也故嘗爲之說曰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允執無執無執斯允不允則爲子莫之執矣

舜受終於文祖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禹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舜五十載陟方乃死死者庶人之辭百姓無如喪考妣禹無格廟之

文舜受終之後命九官巡四岳堯無與焉禹受命之後徂征有苗而舜倦勤十七年矣胡然猶陟方也禹葬於會稽至今人探禹穴舜葬於九疑二妃無從望焉堯之子不肖有舜以受其終舜之子不肖喪禮不成山陵不起淚痕在竹遺千古之長恨可慨也夫書稱先王無逸享國多年後王耽逸罔或克壽何則憂深慮遠者勞而不傷縱欲馳情

者樂而有損

又王小心昭事上帝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善事天者莫如文王知天人相與之幾者莫如詩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生知之聖人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學知之聖人也天維顯思陟降厥士周家相傳心法惟此而已

涇陽先生問春王正月之義吳生曰建寅之月百物蠢動時之正令之善故爲正月惟

叢語七卷

十三

元祀十有二月不以丑月爲正秦元年冬十月不以亥月爲正則春正月之不易可知已自黃帝迎日推策以迄于今四時之大順夫有所受之也惡可易也諸文學有以一月壬辰旁死魄謂稱一不稱正春秋二月無冰謂建丑之月者曰不然天子頒正朔于諸侯商周之際商正已絕周正未布故稱一月非讓正于丑也詩稱二之日饘冰三之日藏冰四之日啓冰二月者四

之日也無冰可啓譏陵陰之失職耳史傳改正朔之說治曆明時王朝重事堯命羲和舜在璿璣漢爲大初曆以至明爲大統曆較節候之蚤晚以正時日而頒之諸侯言正朔以冠十二月也後儒天正地正人正之說附會不經君子不道也

春秋春王正月春者何四時之首也王者何正朔頒自天子也正月者何建寅之月也周正建子而以寅爲正月者何三正迭建

叢語七卷

十四

乃班朝蒞官之所尚而時之春月之寅四時之大順不可逆也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穀梁此說必有所受矣春之爲言蠢也建寅之月百物蠢動敬授民時以此爲正建子非春明矣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聖人不若是之舛也

三月庚寅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建辰之月也建辰之月陽氣未盛而大雨震電

書暴也震電之後陰氣已散而大雨雪書縱也陽暴而陰縱能無禍乎春秋謹其日而書之垂戒深矣胡氏謂周三月夏之正月余不敢信也

孔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竊比老彭之意老彭之爲商大夫也丘明爲傳春秋之左氏也余不敢知然皆孔子以前之聞人所謂先進是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左氏獲麟之後續十餘年謂其

叢語七卷

十五

爲先進可乎左氏以趙盾爲不討賊以許世子爲不嘗藥以尹氏爲君氏之類皆與經文牴牾謂其爲孔子時人可乎觀其文章在檀弓之後短長說之前意者戰國初人采拾國語等書以爲麟經之實錄後之讀其書者不知其人附會以爲左丘明耳漢興表章六經公羊穀梁最先出其淵源皆有所自左氏出於成哀之間儒者多不信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以爲過而棄

之寧過而存之蓋疑信兼傳之義乃若孔子素王丘明素臣附會不經之談君子不道也左氏魯僖公五年春王正月朔日南至夫建子之月非春建寅之月無日南至此何以說也周政日衰正朔不頒朝聘不行列國各自爲正左氏見日南至於建子之月遂誤以爲周正而紀其事然非孔子之經文也孔子不書而左氏書之謂其爲不刊之典可乎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秦

叢語七卷

十六

閏在十月之後正朔之不明也久矣奚惑乎左氏之誤也詩之有魯頌禮之有明堂位非禮也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後人因而濫用之僭踰甚矣乃作頌以詠其事述明堂以侈其盛其得謂之禮乎詩有變風變雅孔子不刪魯頌志變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而述明堂以爲僭踰者立赤幟可乎孔子嘆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而春秋載初獻六羽以

見向用八佾之非高堂記孔門議禮之言而存明堂位豈孔子意乎是故明堂之篇可刪也月令作于呂不常不常陽翟大猶不容於聖人之世而以溷孔門議禮之言薰蕕其可同器而藏乎若以爲其言近理係古先聖王遺典不可盡廢則存呂覽以備子家足矣今之三墳汲塚諸書不以入經而獨存不常之言可乎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而不羞與狙詐小人比非

叢語七卷

十七

孔門諸子意也是故月令之篇可刪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所定者三千三百載在儀禮五音六律領之樂官不載經傳孔子沒後高堂二戴雜記孔門議禮之言非孔子刪定者也投壺其細已甚曾子問雜記檀弓喪禮諸篇繁文曲節使人壯而讀之皓首不知其所守郊祭六義皆明其義不詳其儀節而喪禮繁文獨不可刪乎刪明堂月令以正禮之大綱刪喪禮投壺以簡

禮之節目家語不領于論語儀禮不領于學宮喪禮投壺別成一帙與儀禮家語並行于世孝經忠孝大節增入禮經使學者知所宗向庶乎其可矣

禮不下庶人何謂也曰用士禮也刑不上大夫何謂也曰有賜死而無戮辱用重典也記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終身行夫婦之禮不衰吳生曰子生膝下呼吸相通父母悅子宜

叢語七卷

十八

之矣父母不悅子不宜之矣若曰宜而出不宜而行夫婦之禮是父子異心悖逆之道也

昏禮奠鴈象其不貳偶也而網羅所得非其偶是教之貳也欲全夫婦之倫而先傷禽鳥之倫奚用此禮爲哉刻木爲之象其義焉可矣

周禮聖人經世之書國語羽翼周禮者也左氏史而巧矣

周禮缺冬官非缺也冬官隨時興作非若五官可著爲令也禹作司空莫大於治水土流無常豈畫一法能治乎考工記車甲工矢一工人辦之耳聖人不能悉亦不必聖人悉也聖人無常法有所著以爲不刊之典有所不著以乘時之便若必補冬官則鑿矣

戴記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三代以後會

叢語七卷

十九

計出入掌之司徒辨論官材掌之冢宰何也事權以時重輕職掌以時軒輊也周禮冬官無定員工作無定法周公一代之書本如是奚必附會其說耶

古有三墳五典孔子刪之存二典而堯典列于虞書戴記稱虞夏殷周四代禮樂而不及唐則知唐以前文物未盛典籍無取也太史公作史記黃帝以後繫譜集世意者去古未遠記籍猶存其稱青陽氏不在位

庶爲傳信第三皇五帝無從考證秦博士有天皇地皇泰皇世俗附會其說以合邵氏經世書誣謬不足信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是矣而闕青陽則五帝未備胡五峯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是矣而三皇無考况伏羲不繫皇帝前古亦無稱皇者神農稱炎帝軒轅稱黃帝則知三五之號後人追稱之耳世傳三墳有天皇人皇地皇繫之伏羲神農黃帝意者

叢語七卷

二十

以三墳加皇非主天下者之號也書以舜爲皇帝詩以武爲皇考其間稱皇者不一則爲加稱之辭可知已五帝五典即伏羲神農黃帝策辭政典非五帝之外別有所謂三皇也蓋三墳之道甚大稱皇五帝創制立法甚多以有五典故稱五帝顓頊帝嚳制作甚少與章無傳奚以稱焉乃若八索則在古稱墳在周更定考寃稱索亦未可知九丘九州之志山川形勢道里險夷

如禹貢之類耳孔子贊易以去墳索叙禹貢以去九丘刪其重複豈盡廢而不存哉周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孔子不能贊一辭儀禮士大夫之禮儀威儀孔子所定而戴記孔門之微言以闡儀禮之義以補儀禮之未備者也詩有被之管絃有登歌清廟明堂者皆樂章也樂記以明其義而孔子定樂其在刪詩之內乎韓子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春秋之作以似續周禮

鉅矣

亦憲章之意也孔子欲行周公之道不得見之行事而托之空言其爲萬世法程甚鉅矣問六經之名何所昉吳生曰不知也伏羲畫八卦傳伊耆有熊氏口三墳堯舜爲黃帝之後無更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未名經也孔子曰書云孝乎誦詩三百春秋爲魯史之文禮爲戴氏所記無有以經名者迄今曰周易曰春秋曰禮記皆不名

經而詩書名經意者以子所雅言爲經常之道而儀禮士君子所執今不列於學宮戴氏之記猶不敢附經六經之名不知所昉也然則何以謂之六經傳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古以六藝爲文六藝以禮樂爲首意者古之六經乎此余之臆說未敢以爲必然也

肯堂難肯構易作者難述者易秦火之後六經散佚表章於漢註疏於唐闡明於有宋儒哲亦甚難矣今之學者藉先儒議論而發揮新見謂之溫故知新輒欲駕馭前人不已過乎爲子若孫者藉祖父之成業而稍有擴充曰我勝於祖父而蔑視之吾不知其可也

或曰五經孔孟聖賢傳心之要法子名爲讀書何不竟其功而畢其用吳生曰君子處世不得已而有爲不得已而有言凡以補其缺略而已易晦於義疏詩失于考證禮

遺乎孝經春秋時有晦蝕大學顛倒古本
是以有繹旨之述質疑之解中庸語孟大
明中天間有未及時發管窺之見書者帝
王之大經大法義本直截戴記日用常行
理亦明顯余日孜孜以求古人之蘊之不
暇奚暇措一辭

叢語七卷

二十一

叢語八卷

讀書上

學者學爲君子而已時習而說觸發吾本然
之性朋來而樂公共吾同然之性不知而
不愾無增損吾素定之性此君子盡性之
學也

學以道爲的道以命爲宗立者守道之標不
惑知道之蘊知命窮神知化達天德矣耳
順從外入者與命融從心從內出者與命

卷一

一此君子至命之學也

夫人受天命以生命有二曰理曰氣命以理
者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者知賢愚不肖
窮通禍福修短之數是也理則同氣則異
君子矯異以歸同曰盡性以至命困知勉
行成功則一變氣質之命復義理之命所
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曰行法以
俟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彭子之壽而不爲忻顏子之短命而不

爲戚循義理之命安氣數之命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反是則小人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禮而立威儀以定命也知言而知人言詞以宣命也孟子知言養氣之學本諸此

夫子嘗言性乎曰上知下愚清濁之分途相近相遠理欲之岐徑非言性也嘗言命乎曰知命爲君子守分之大節畏天命者昭事之小心非言命也惟大易一陰一陽之

卷二

道繼善成性初發其端而顯仁藏用富有日新微露其旨其性命之精蘊乎生物之大原成性之根機只在仁與善而已孔子言仁孟子性善豈無以哉乃夫子與子貢言者其在時行物生乎就此功用軌道變化各正性命也邇此真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此何等言而可以易聞哉子貢以爲不可得聞蓋已悟無言之旨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有言則有聞何其不可

得聞也吳生曰子不見夫水乎山下出泉流而爲川瀦而爲淵放乎四海滔天而無涯愚夫愚婦游而泳之而問其原泉未出之先生于天一者賢智不得而知也故曰觀水有術觀其瀾而水在是矣性與天道不可言言文章而性道在是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不過曰博以文約以禮禮與文文章之謂也夫子以博文約禮發性道之端倪顏子以如愚卓爾見性道之精微因

卷三

其言悟其所不言故曰大道只在目前顧學者不識耳曾子一貫之唯聞言即悟子貢之不唯慙然自失徐而悟言性道即在文章又徐而悟嚮之不可得聞人曰子貢不聞道吾不信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好生爲德鳶飛魚躍草木喬童冠詠歸老安少懷孔門論仁心法良可槩見性與天道盡在此矣裁此之謂義節此之謂禮通此之謂智實此

之謂信至于美大聖神功化之極只是充拓此而已孔子川上之嘆逝者如斯造化不已至誠之運亦不已維天於穆文王不顯皆是物也孟子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活潑潑地真有觸目而道存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所以行其德也孔子轍環列國孟子歷聘諸侯亦只以天地之心爲心鳳鳥不至天未欲平治天下不得已而托空言以垂萬世其心

八卷

四

至今在

夫子不居聖與仁而居學不厭誨不倦他日又以默識不厭不倦爲何有於我何謂也吳生曰此夫子欲無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謂也大道玄微通徹天人在天爲道在人爲性神而明之謂之聖默而成之謂之仁天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皆以此也此何等道理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在人心領神會耳心領神會識以默不識以

語言文字也一點靈臺與於穆同運優而游焉使自趨焉終日學未嘗學終日言未嘗言若四時行百物生元氣之自爲卷舒而莫知紀極矣仁乎聖乎其窮神知化之境乎此等地位何容易有于我哉是故可謂云爾者望仁聖以爲標二之也何有于我者渾仁聖而兩忘一之也一與二之間其有分乎蓋至于一以貫之而仁聖默識不言而喻矣

卷

五

張孝廉問默而識之吳生曰孔子曰予欲無言其平日之有言多矣曰默而識之示弟子以無言之教也又問孔子曰何有於我又曰可謂云爾何也曰以言語文章爲學爲誨孔子所謙處也若默識而學而誨相忘於言語文章之外孔子所自歎也孔子豈有歎焉群弟子以言語求聖人聖人有深慨矣

夫子曰若聖與仁似仁聖一也曰何事于仁

似仁聖二也孟子以仁且智爲既聖則仁聖又若不相遠者仁聖之辨若何吳生曰一勺流于江河而不能比江河之潤一椽共成大厦而不能充棟梁之用是故一念之善志仁無惡仁也而設施宏鉅使仁覆天下非天聰明之盡有存神過化之功者不能也九官十二牧共贊堯舜之治而望夔龍伯益以舜禹之業則謙讓未遑矣錢肇陽講食無求飽章吳生曰學何爲者也

叢語八卷

六

以學道也道之用實其體虛無論世情足以雜吾心而道念自滿者亦足以障吾心心之不虛非學也君子不求安飽敏事慎言而猶必就正有道虛其心實其功孜孜學問與浮慕虛名者不同故謂之好學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至於無知虛之極也

周野人問博文約禮弗畔之義吳生曰文以載禮三千三百皆文也三千三百之外有

人情物理變化不一者皆可以義起之禮禮外無文也道不可見而規之以禮禮者道之跡也博考禮文而謹守之以約束吾身弗畔於禮即弗畔於道涇陽先生問顏子博約即有卓爾之見此何止於弗畔曰顏子博我約我皆體認於心性之間見性即見道故有卓爾之見博學於文學在文而不在我約之以禮約吾外而不歸我內故僅可以弗畔用功有內外而所得有深

叢語八卷

七

淺是以異也今之學者讀書談道鉤深剔隱而放蕩於禮法之外難乎其弗畔矣道原于太極分爲陰陽隨處流通不落象數道之敝也有知者敝之也支離汨其體詭異亂其真道斯窒矣吾無知鄙夫空空同一渾然寂然而已洪鍾有擊即鳴道機有觸即發一問之中兩端已具散爲千變萬化竭盡道中之情狀而一毫意見無與也有言似有知而不涉私智言盡知亦盡而

終歸靜虛吾實無知矣故曰事神事天莫如嗇夫談道德論性命莫如鄙夫

孔子曰空空如聖人不諱空也天地不空無以容萬物人心不空無以容萬理有吾儒之空有吾儒心空之作用

醇樸不散可與入德之謂有恒德勝其才之謂善人才德出衆之謂君子大而能化之謂聖人篤恭不顯始于爲己希賢希聖始于有恒無者可以至有虛者可以至盈約

叢語八卷

八

者可以至泰此有恒之人我所願見也其如不得見焉何哉夫子思狂狷之心抑又其次矣

士君子誰不好善好善而無學問以通之則溺溺則蔽生焉善之總括爲言者有六而蔽亦有六仁流姑息蔽爲愚智鶩高遠蔽爲蕩執小信而妨大計蔽爲賊攻人過而不體人情蔽爲絞以血氣之勇擾天下蔽爲亂以血氣之剛擾吾身蔽爲狂夫道在

大通之境何有障礙無師友爲引導無學問爲指南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奚啻六蔽六者散爲億萬觸處皆荆棘矣楊子泣岐有以也然則事事而學之乎曰非然也夫率性爲道千變萬化總在一心理義以養其心打通性命源頭隨處皆坦途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是故未嘗學問者一蔽則皆蔽學問有得者一徹則皆徹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叢語八卷

九

何如吳生曰道無精粗無明暗時行物生莫非天德無行不與揔屬性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大道只在眼前夫人自不識耳忽然遇者不隔絲毫如或沉吟咫尺千里子貢曾子同受一貫爭遜一唯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以文章窺聖人宜其不聞性與天道也然則性道何在曰文章又何在曰食色

天有五行統於一元聖有五德統於一心一

者何也曰仁也仁之和煦曰溫仁之慈祥
曰良仁之整齊曰恭仁之歛飭曰儉仁人
無我讓者後已先人仁之實地也夫子一
心渾然太公不知有一何知有五哉文章
性道本屬一貫外觀夫子之五夫子之文
章也內觀夫子之一夫子之性道也此豈
可以言傳可以耳聞耶

天聰明之知上也多聞見之知次也作聰明
之知斯爲下矣讀不知而作章

叢語八卷

十

孔子曰仁子思曰誠仁者天地萬物一體誠
者天地萬物一理體一則理一是吾性中
物也孟子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形骸不爲間隔義理
自然流通秉彜之物復還於我矣人能識
得天地萬物與我一體而分一理而貫則
浩然宇宙間無入不自得真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

虞山書院文學徵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

知之義吳生曰事理有知有不知心體
知無不知惟不昧其心體乃爲真知凡真
知無有不良若有一毫攙入便屬不良是
故致知之道無他去其害知者而已又問
不知爲不知即爲真知吾斯之未能信亦
爲真信乎曰如初生孩子子人體已具必待
長大成立始成其爲人不知爲真知初生
孩子之說吾斯未信志在成人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其以問爲禮乎吳生曰不

叢語八卷

十一

然不問則失禮問則禮在是矣聖人之心
如明鏡止水不問無知問則有知其待人
也亦然鄙夫未問則無知有問則竭兩端
之知此可以觀聖人之知矣趙簡子問揖
讓周旋之禮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
禮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晉侯以魯昭公
爲善于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夫禮之
本原于天經地義禮之用在于守國保民

豈儀文度數之謂哉此可以觀聖人之知禮矣

孔子述而不作謙乎吳生曰此統一聖真之言非謙也布帛菽粟萬古不變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後世支離之學欲以其說軼古人而竟外於大道此孔子所爲述古昔稱先王也董子謂不在六藝之科者不列於大學亦竊比老彭之意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叢語八卷

十二

此夏商之世忠質勝者也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此周監二代而濟之以文者也周末文勝利而巧矣孔子可無鑒周乎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思損周之文以返夏商之忠質也曰吾從周從文武成康之舊也曰從先進鑒周末之弊也顏淵問爲邦告以四代禮樂意蓋如此然孔子不能行於春秋而簫曹清靜乃能行於漢故曰聖人不能爲時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何以說也禹之克

前愆豈曰無改啓之敬承繼禹成之繼緒不忘豈曰三年趙宋紹述之徒紛紛藉以爲口實此何以說也吳生曰此夫子有爲而言也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則當時之改者多矣父無遠道爲子者豈可各行其志哉述事可以觀繼志三年可以卜終身守國承家之大孝也無改於父之道豈曰無改於父之惡乎然

叢語八卷

十三

則三年之後何如曰人有存亡登老成而用之時異勢殊因舊政而損益之雖改猶不改也自古守成之主以法祖爲孝蓋本諸道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天下之真色也勝於鉛華多矣故曰素以爲絢蓋不假絢而絢自在也夫樸茂勝於藻績寡訥勝於捷給清靜無爲勝於粉飾太平甘而受和不若淡而有味白而受采不若太素無文忠信

之人履蹈是禮孝弟不好犯上豈有忠信而疾行先長者乎禮與其奢寧儉喪與其易寧戚魯昭公之知禮難免陳司敗之姍請也禮絕末世豈所以語太上之事哉子不語神罕言命不欲以鬼神生死之說馳驚天下之耳目也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蘋蘩沼沚以昭明信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矣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天命率性

叢語八卷

十四

而生性反天命而死知死之道即在知生之中矣可一言以蔽之曰人之生也直聞一知十猶是聞見之知耳順之知乃爲德性用事夫天命之性渾然無物萬物皆備知命之後一腔中隨取隨足矣外之所聞即內之所有舜決江河沛然就能禦之問仁而請事博約而卓爾因聞見道未爲我有也欲從從心內外賓主之分如此會于梁溪書院涇陽顧先生問孔子何爲有

莫知之嘆吳生曰邈世無悶孔子所自信此嘆非爲上不推下不援舉世無知也蓋二三子以子爲隱子貢以不言何述又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知夫子者甚寡而夫子開悟子貢之意尤諄切天之命人之性即在日用常行之間下學而上達惟天可知亦惟盡人以達天者能知夫子之嘆蓋嘆子貢也惜乎子貢之終不悟而一貫之傳遜一唯也

叢語八卷

十五

孔門諸子顏之卓魯之唯知夫子者寡傳其次游夏以文學自負不求知子貢以不言何述不能知所以有莫知之嘆也夫道昭若日星天何嘗限人知坦若大路人何嘗不欲知惟下學上達直契乎天雖欲與人知不可得也蓋信乎傳道之難其人矣涇陽先生云夫子在陳顏閔諸人已爲中行之選何復思魯之狂士吳生曰夫子造就人材之心無窮狂士可裁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畢竟冉牛閔子具體而微曾哲輩不可裁裁成得一曾子遂接斯文之統曾子以魯得之猶之屬也夫子負千聖相傳之重任不得中行而思及狂狂者又不可裁而思及狷其與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同一遐思乎究也曾之唯思之誠孟氏性善堯舜之說此道大明如日中天而夫子之心始慰孟氏然而無有則亦無有斯文之統不絕如綫越千

叢語八卷

十六

餘年而濂洛關閩神交異代若絕若續之幾其以天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可慨也夫

夫子喟然之嘆其與點乎曰四海無邦世莫宗予章甫空懸財賦暗投聞點之言其在陳之思躍然起乎

曾點浴沂風雩只是眼前現成事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掀天揭地誰非現成任其本色不施藻績故曰素其位而行

文學執經問難及三省之說司理公曰曾子自省何不在孝弟而在忠信吳生曰孔門之教曰主忠信文行忠信皆以忠信爲本忠信者真心也真心所發莫先孝弟而普及於人打開人我關頭乃可以學道孔子以忠信好學得統於堯舜曾子以忠信傳習接一貫之傳聖賢之道若合一轍可以十室必有而不自振拔也哉

叢語八卷

十七

也夫士君子學道以安貧爲基址不澹泊則不能明志一心以爲道又一心以爲利未有能近道者也子貢貨殖得于屢中終非順命之義於道遠矣原憲鶉結而夫子不與其仁何也顏子安貧樂乎道也憲之安貧本于性也夫子止其辭祿而耻其

有道穀猶介之士云耳
子路問成人夫子兩以其次語之何如而爲成人之至吳生曰人受天命之中以生耳

目聰明心思智慧本來具足是故盡性至命與天地合德者大成之人也能渾全乎聰明智慧以盡人道者其次也能不壞乎耳目心思無忝所生者又其次也斗筭之人本質已虧如彼聾瞽爲不成人矣何謂文之以禮樂曰肢體具而文之以衣冠成其爲人之形德性具而文之以禮樂成其爲人之道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忘機之鷗鳥也子路共

叢語八卷

十八

之三嗅而作機心動則海鷗有不下之色矣螳螂捕蟬而殺機見乎琴聲子路行行而殺機見乎山梁細若聲微若色如影附形故機不可不慎也

貧富之交人所難處也無諂無驕可語守矣樂而好禮可語化耶吳生曰此就子貢之階級而進之非化境也顏子不改其樂非樂簞瓢夫子樂在其中非樂蘧水君子坦蕩對彼戚戚太虛之中景星慶雲可以時

見而不常有憂樂兩忘何知貧富哉好禮以對結駟聯騎尤粗迹也

子夏論交主於拒子張論交主於無拒二者孰是吳生曰君子善與人同智愚賢不肖咸入甄陶之內若我拒人人亦拒我師友之資何賴焉顧不可者有二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所當切磋究之不可拒也淫朋匪人能壞人操行邪說誣民能壞人學術假聖學以濟其私者能壞人心術所當薰蕕

叢語八卷

十九

別之不可不拒也夫子曰毋友不如己以便辟善柔便佞爲損友蓋其嚴哉子夏篤信聖人夫有所受之也是故與人爲善見聖人之大不屑之教誨見聖人之嚴

樊遲學稼學圃見魯國削弱地析民離賢人不足恃有歸田意也孔子襁負其子有挽回造化之思小樊遲者果哉荷蕢意也樊遲賢人也孔子與論仁智矣豈小人哉嗟嗟結纓於衛聚斂於魯輕肥使齊結駟連

騎以從鶉結求小人如遲難遇也當在汶上之次矣

古者天子諸侯將出征必宜乎社不用命戮于社使民戰慄宜社時事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公曰告夫三子則失刑矣宰我戰慄之言諷公不能討齊也孔子以爲成事遂事既往謂公不必追諷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鵲紛兄之臂而奪之食豈可姑徐徐云乎哉

叢語八卷

二十一

言笑取與人之大端也有時中之道焉賢人持其標聖人游其矩公叔文子賢大夫也時言樂笑義取豈不能之夫子然其守不然其化若從容中道則聖人矣他日夫子曰可以爲文何嘗不相知相信哉蘧伯玉寡過未能夫子深嘆美之公明賈之知文子不若伯玉之使矣

達巷黨人深知聖人以無成名爲大大而化之聖不可知之境孔子之大只在無執道

不可執下執射御無執故無知無言結惠以至無適莫無意必固我無可不可斯爲孔子之大聖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夫子焉不學至於無執無成名則化而聖矣孟子性善仁義之說有功於世道望孔子之無執猶在卓爾欲從之介也

季氏之伐顓臾只爲有欲有欲則有寡貧之患有患則有蕭牆之憂無欲則近悅遠來各循其故何憂何患哉由求從其欲而不

叢語八卷

二十一

匡以道可謂具臣已矣

或曰聖人無欲吳生曰聖人不能無欲第其欲不同耳欲仁而得仁欲也欲明明德於天下欲也欲爲堯舜則堯舜矣欲爲孔孟則孔孟矣是故下愚不移不欲移耳謂之不能移誰欺欺天乎

姜神超談格物之義吳生曰因物有知無物則知寂因知有物無知則物泯物與知構而物體本空知與物交而真知常湛無知

則物來知現有知則知礙物情無物則光照影圓有物則塵遮光隱尼父無知故無隱無隱故無言以知求道道之蔽也久矣故曰格物則無物致知則無知無知之知乃爲真知無物之物乃爲真物明鏡空懸物來能照未來不爲無既來不爲有是故本體湛然一了百當者聖人之道也昭昭暫翳一撥斯在者賢人之學也從入之途不同而成功則一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

叢語八卷

二十二

格物之義也

緝熙敬止原無兩事光明之德性常在即敬即止不假安排仁敬孝慈信左右逢原各安所止譬之大明中天東西南北任意所之若使冥行摘塗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欲其到家難矣是故學者患不緝熙不患不敬止

錢肇陽論緝熙敬止使天下之人無所不光明無所不納於至善與其門人釋舟朱商

均之辨吳生曰有聖人之光明有賢人之光明有天下之光明堯以天下授之舜舜授之禹不使不肖之朱均濁亂天下是天

下之光明也巽風凌雨不損日月之光春生秋殺不虧天地之仁即舟朱商均亦咸若光天之下故曰天下之光明非可以一人例也

問平天下之義吳生曰平天下者明明德于天下也生養遂而民知孝弟惟賢人而後

叢語八卷

二十三

能導利于民惟大臣休休而後能用賢人惟君心清而後能任大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休養生息之民即親親尊尊之民得衆得國得天命皆由于此是故君之道曰仁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國之利曰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義之私以孝弟恤孤義之公以忠君愛國絜矩之大道仁而已矣所謂有財有用國恒足者以祛人主好利之私心非真爲理財計也止

叢語九卷

讀書下

問中庸之理先儒以西銘當之其義可摠括之乎吳生曰生蠢愚何足以知之雖然切而學長而願就正焉有天地則有人物天地人物總屬乎道道命于天率于性脩于教性命不可須臾離則道不可須臾離戒懼以存天命之本然慎獨以完率性之自然而道在我矣道何在人情而已喜怒哀樂叢語九卷

樂情也未發之中以立其本中節之和以達其用推致之禮樂刑政以位天地育萬物而脩道之教行矣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喜怒哀樂陰陽之分性之率也率之便爲人道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脩道所以治人情也天下惟中爲平常亦惟中爲常久斯道也中庸之道也屬于君子統于聖人肇于堯舜文武周公集大成于孔子而

叢語九卷

二

附會于小人君子中庸小人附中庸而反中庸君子而時中虛心合道小人而無忌憚任一己之見而實與中庸反鄉原楊墨之類也豈惟小人反之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百姓日用而不知鮮能久矣古不明故不行必舜之智而道可明或能擇不能守必顏子之仁而道可守擇守之間非勇不勝任其夫子告子路之強乎能擇能守則不爲隱怪之過不若遵道之不及依中庸而不悔于遯世君子之道聖人之能事也不先分別小人不可與入君子之道賢智之過總爲民之鮮能與愚不肖等耳遵道勉強故有廢依者自然故無悔智仁勇三者脩德凝道之要缺一不可也是君子之道不遺于夫婦不盡于聖人天地察上察下其至貴而隱者乎隱不離費離費則素隱矣故君子于費處觀道治人者不遠乎人愛人者不遠乎已庸德庸言不遠

乎子臣弟友至近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
在上在下至素也素就實地做功夫所謂
居易也妻子兄弟父母至邇且卑也鬼神
體物不遺至微而顯也從顯處觀鬼神不
專以隱言舜之孝文之不有天下武之績
緒周公之制作夫子告哀公之達德達道
九經至廣也君子之道甚大總之一誠而
已矣武周制禮以事祖考又推祖考之心
以事上帝太王王季文王同一敬天勤民

叢語九卷

三

之心也孝之至未爲達治國如示諸掌則
達孝矣脩身之道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即
九經之目而知人知天性命之學也凡欲
行君子之道必先誠身而欲誠身必先知
善明善誠身之功夫學問思辨由淺入深
行之唯篤而已故曰知先乎行不擇而能
明者未之有也自誠自明有性教之分及
其成功則一也至誠贊化育參天地而致
曲亦能化至誠前知而君子誠之爲貴亦

能成已成物仁智皆宜故至誠無息之功
用配天地之不貳生物不測唯文王足以
當之是聖人之道也其大矣哉發育峻極
只在禮儀威儀之間由問學以尊德性而
上下治亂皆宜矣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
總歸于崇禮三重者治天下之大法而愚
者賤者生今之世者所當不倍而寡過者
也致曲隱微宥密之處大學所謂自慊孟
子所謂擴克是也至誠前知豈有幻術哉

叢語九卷

四

虛心以觀善不善善不善在人禍福在天
天人一也誠爲自成君子誠之爲貴道爲
自道仁智合內外之道也德性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德性中之故物何
其廣大高明敦厚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愛
親敬長皆厚道也虛擁君位之謂驕言足
興者贊成禮樂默足容者遵守而已記曰
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議禮制度考文一事
也聖人之道原於天地始於堯舜成於文

武而集於仲尼仲尼同天地之大聰明
知容執敬別有小德以川流而大經大本
化育有大德以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
唯仲尼則之也大經五達道之謂大本三
達德之謂知化育則天命之性矣孟子曰
盡心知性知天此之謂也至誠之功用極
其盛而學道者立心之始只在務實務實
則能知幾而近裏着功夫不疲於潛伏不
愧於屋漏不賞罰而民勸懲不顯而刑百

叢語九卷

五

辟比德于天載之無聲臭道之極也中和
位育之事也原其始尚絅之心而已孔子
以忠信敏求而集大成曾子以忠信傳習
而唯一貫蓋以此也故務實則希賢希聖
希天下學而上達不務實則聲名滿天下
於君子之道遠矣故曰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由尚絅之心而位育參贊軋父坤
母之道在是故曰中庸之理也

道屬於人人稟於天故天命謂性率性謂道

此道之大原也人性本同氣稟有異知愚
賢不肖各以其見出入於道之中於是聖
人修道以教之修之云者削其繁雜而一
規於正禮樂刑政是也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一念未動善惡未分戒慎恐懼常惺惺
法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念初動善
惡判焉故慎獨慎之云者惕然警省以去
惡而爲善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廓然渾
然無可名狀發皆中節之和乃謂之道致

叢語九卷

六

中以立本未有作爲致和以達用乃修道
之教聖人在上而九經三重截然齊一此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也天地之
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君子之道不戒懼則不能慎獨不致中
則不能致和體用兼該功效咸備而修道
之能事畢矣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不覩不聞誠之無爲
也隱微慎獨善惡之幾也易曰幾者動之

微其斯之謂與

戒懼慎獨由教入道之事然與曰非也惟上
聖爲能敬天其次勉而畏天不知天命而
不畏者小人也三達德五達道以至位育
參贊皆脩道之教事業

陽明先生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
功夫此何以說也曰常惺惺者心之體也
湏澄然湛然無一物芥蒂而後能全其惺
惺之體不然耳目之官一馳於物則有所

叢語九卷

七

恐懼不得其正矣故謂之功夫

問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何如曰萬里無雲
千頃無波自是一種景色然則歌南風詠
舞雩樂乎曰樂而不繫度幾未發之旨

道統於中和極於位育而不離乎庸不庸則
不和不和則失其所爲中中能中庸常
之道也庸常之道時也惟時爲庸亦最易
似君子而隨時以爲中小人而趨時以竊
君子之中此中庸之所以相反也

叢語九卷

八

問中和位育之說先儒釋以吾之心正天
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是
也然論其事則未必響應論其理則托之
空言其義何居吳生曰此未明乎致之說
也至靜之中無偏倚應物之處無差謬可
言中和不可言致也有中和之性情則有
中和之事業有中和之事業則有位育之
功效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致聖人在上曆
象授時敷土奠川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此

中和之實事業地平天成海不揚波民安
物阜鳳凰來儀此位育之實功效中和致
脩道之教行豈徒托之空言或曰仲尼不
得位而春秋大亂何也吳生曰堯舜事業
在當時仲尼事業在萬世轍環天下不得
見之行事退而與諸子刪詩書定禮樂爲
萬世帝王師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吳嘗不
致中和奚嘗不成位育之化

顏子拳拳服膺其善守乎吳生曰守則滯滯

則非中顏子之擇中其得意忘言之境乎
有血氣之強有德性之強南方不能剛克北
方不能柔克血氣之強也抑其血氣而歸
正直者德性之強也矢矯而後立夫人亦
然強哉真能矯枉而歸正矣書云高明剛
克沉潛柔克剛柔不同同歸正直德惟一
豈有三哉

遯世非難不見知而不悔爲難所謂天下非
之而不顧者非認得性命源頭易以語此

叢語九卷

九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貴然可見者也隱淵然
不可見者也夫婦可以與知與能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庸德庸言素位而行宜兄弟
和妻子好問好察邇言觸目是道可見者
也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發育萬物峻極
於天鬼神至德至誠如神至誠之業配天
地舜之大德受命武周之知社稷管仲尼
之持載履端其義深遠不可見者也格天
事業總屬庸行飲食居室無非大道由小

而大由近而遠由易而難由費而隱由位
情而位育由爲已而天下平此中庸之義
也君子將安寘力乎盡其小者近者易者
費者而道存焉遇則舜文武周與天地參
不遇則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仲尼不得
位棲棲惶惶而上律下襲包括宇宙索隱
行怪君子不道也

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是故觀伐柯而

治人者不遠於人也觀忠恕而施人者不

叢語九卷

十

遠於已也况君子之道乎道在當人之身
人人能知之平日議論人曰爲子當何如
爲臣當何如爲弟當何如交友當何如不
過平常之德平常之言而已非甚高難行
也以此人道待其身所行如其所言從實
以身體驗之而道豈遠乎哉

虞山會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
何道以致之或曰理義吳生曰執理義以
禦外境如借客兵以禦寇若貴育在家則

冠過門不敢入矣是故君子深造自得而後無入不自得

文王之於姜里蒙大難而不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臨大事而不驚夫子僅以無憂與之若無所事事然者嗚呼有事而實無事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乎

武周達孝之旨何如曰太上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節小孝用力中孝用勞達孝變通合義以事先王春秋祭祀禮也辨昭穆

叢語九卷

十一

序爵序事旅酬燕毛先王未之有今以義起也仁人爲能享帝可以擴軋父坤母之量民胞物與之懷孝子爲能享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曰治國如視諸掌達於孝者達於治其理一也

夫子告哀公以政疊疊幾及千言可以一言摠括之乎吳生曰人存政舉一篇之綱領君身立政之本尤其大綱也是故九經政也道德以修身明善以誠身先政本也天

下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上有主治之人則下有輔治之人而庶政畢舉矣故爲政之務人道急焉而知天所以盡人也夫子爲哀公勗成其爲明者強者之人而已

人知父母爲父母而不知天地爲大父母知天地爲天地而不知父母爲小天地自私自利一膜之外視爲胡越皆由此起郊社以事上帝禘嘗以事先仁人孝子合爲一人天地父母通爲一體有不能盡人性盡

叢語九卷

十二

物性而成參贊之功哉故曰治國如視諸掌

君道本諸身精神命脉原于親舜之受命武王之續緒皆由於孝謂脩身事親爲立政之本非與然其理皆率性之自然天命之本然故以知人知天爲急誠爲天道誠之爲人道而質鬼神俟後聖皆以此知天人之旨者可與語道矣

君身爲立政之本道者身之主宰而仁之於

親親義之於尊賢禮之於等殺智之於知
天知人而一誠以爲之樞紐仁義禮智信
皆脩道之事也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

親親爲大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也脩身事親
求言孝思孝思維則也故君德莫大于孝
而其次及於親親

至誠盡人物之性如何吳生曰盡人性者盡
其德盡物性者盡其材教以人倫人人親

叢語九卷

十三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明明德於天下也
服牛乘馬木可爲舟爲車金可爲鍛石可
爲礪火可爲陶爲爨水可挹灌土可稼穡
羽毛齒革各致其用不傷天喬不殘刳胎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於觀草木之華以
爲文章調絲竹之音以協律呂薦其馨香
嘗其滋味駕片帆以行千里乘時雨以播
百種鑿溝渠築堤防以爲蓄洩使天不能
災地不能害故曰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微聖人則天地人物莽然
擾不知紀極矣嗚呼人以有用爲用我以
無用爲用用其不可已者省其可已者與
物熙熙以還天地好生之德

人心至靈亦至神一則虛虛則靈與神者出
焉二則雜雜則靈與神者沒焉是故君子
守一

天之於穆文王之不顯一也顯則暴露而難
久矣

叢語九卷

十四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尊德性所以凝至道而
道問學所以尊德性也不學問之人私欲
卑隘其胷次邪見蔽塞其聰明澆漓斲削
其醇樸學問以明理明理以養心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以學問涵育平性靈
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又以學問開
豁乎性靈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悟後六
經皆剝語到此地位豈學問云乎哉總歸
德性而已矣

耳之聰目之明心之知聖人與人同也其以
睿乎思曰睿睿作聖人皆可以爲聖人也
舉世好腴我獨澹舉世好繁我獨簡舉世好
勝我獨溫闇然之君子不顯之聖德也無
聲無臭之天道也夫子思有恒者以此
孟子以王道告齊宣愛牛之恩可及百姓緣
木求魚必有後災大旨何在吳生曰保民
而王一言盡之矣不忍牛之觫觫以發其
保民之良心興兵構怨以挾其不能保民

叢語九卷

十五

之隱情夫蒞中國而撫四夷王者之欲也
欲以王而志以伯失其本矣制民恒產以
行王道則桓文不足法矣故曰王道本于
仁心
孟子之不動心其有宗乎吳生曰孟子得統
于曾子曾子得統于孔子自反而縮統緒
之源流集義養氣宗孔子之義而巳有天
地則有聖賢下及諸子百家各持一說當
時以道術鳴者有告子之學詖淫邪遁言

足惑人灼知明辨以別其客氣獨宗孔子
以養其正氣知言者養氣之助智以成夫
義也比告子于北宮黝孟施舍尊孔子于
伯夷伊尹隱然尊曾子于子夏子游子張
冉牛閔子顏淵發明其師學淵源以立吾
道之正宗而已同時有楊墨之說淳于髡
之辨慎到之兵法宋牼之游說皆不同道
隨事規正吾道已明告子言性言不動心
角立于吾道之中不可不深辨也迄今二

叢語九卷

十六

千餘年泰山巖巖宇宙間義氣在
北宮黝之勝人孟施舍之無懼告子之勿求
客氣也曾子之自反孟子之集義正氣也
正氣可有而不可挾集義可以隨事而不
可以生事今夫好義之士本出良心乃遂
自認爲正氣矯世絕俗見事風生卒冒天
下後世之不韙此客氣助長之爲害也故
養氣者必有事乎義鉅細循理而勿認爲
正氣虛憍自高但心勿忘乎義涵養舒徐

而勿喜事妄爲助之使長如是謂之直養
久而化焉正氣自生此養氣之節候而揭
出以開萬古之蒙者也氣機甚微養氣之
功甚精妙誠濫邪遁之辭不明鮮有不以
客氣爲正氣者矣故欲養氣必先知言孟
子願學孔子而直接曾子之統有以夫
天生人完畀以耳目口鼻身心五官各司其
事聲色臭味安佚屬焉有是形即有是欲
性也心司理仁義禮智聖屬焉天以所有

叢語九卷

十七

授于人命也欲不可縱管于天理故曰有
命理非外鑠具于人心故曰有性心者性
命之府耳目口鼻四肢之君君子以心盡
性上不負吾天以心踐形下不負吾身故
曰萬物皆備于我我心盡而形性于此會
合天人于此統宗此爲大人而已矣
問性命一也何以有四同乎異乎曰前性命
是假後性命是真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有
者欲也以其心知之所貫徹亦謂之性而

管於命非真性命也心之所有者理也賦
之爲命受之爲性其實一理而耳目口鼻
四肢之欲其所役使者也天下之惡皆從
欲生天下之善皆從理出耳目口鼻四肢
僕從也心者主人也以主使僕則爲善人
爲大人以僕役主則爲惡人爲小人

問天命之謂性命以何物曰命以仁義禮智
聖而已矣率是仁義禮智聖見諸行事而
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正所謂道也致中

叢語九卷

十八

和成位育皆脩道之事故曰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旨哉言也

問聖智何所分別曰智以知人事聖以知天
道性所有也舜之濬哲聖智之謂智者衆
人所同有而難乎其聖思曰睿睿作聖作
聖之道無他思而已矣

耳善萬物之聲目善萬物之色心善萬物之
理何物不備于我有不備者我負物也物
不離我我間物也反身而誠視明聽聰以

實理御物而物不虛故可樂強恕三行公
聽並觀以大心溥物而物不間故近仁以
恕合仁以仁合誠此盡性踐形之學也天

全而生之我全而歸之庶不負此人矣

強恕子思所謂致曲孟子所謂良知也因其
所明通其所蔽打開物我理欲關頭還我
廓然大公之理徹彼徹我徹內徹外是故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恕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所

叢語九卷

十九

求乎臣以事君恕也有諸已而求諸人無
諸已而非諸人恕也下學上達盡在乎此
一言可行終身忠恕可明一貫豈徒學者
之事乎哉

盡心知性知天非獨學問事也體驗之功居
多體驗日久神明自來不知孰爲天孰爲
性也存心養性以事天熟之而已矣歿壽
不貳以立命久之而已矣久則天天則神
造化之理自我植立之矣心體本自廣大

本自光明圓融透徹包括性命一言以蔽
之曰盡心是也心盡而萬事畢矣

孟子道性善性貫古今溥四海只有此善而
已故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隨其分量以
善友善又尚友古人若非性善之同何友
道之無間如此陸子靜曰東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
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深得性善之旨善

叢語九卷

二十

發孟子之蘊矣萬章歷問舜禹伊尹孔子
以及百里奚有尚論之志故孟子以此勗
之

王天下之樂朋來之樂簞瓢蔬水之樂一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有是根則有
粹盎四體之生色此性分中自有雖大行
何以加雖窮居何以損簞瓢蔬水吾德性
之蘊籍自在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吾
德性之事業親見之當時得英才而教育

之吾德性之淵源傳之後世而不絕故皆爲君子之樂其無加損者如故也顏子爲邦之問孔子思狂狷之心惻屬性分中事何曾有一毫欣羨于外哉

人之異於禽獸舜之異於深山之野人幾希之辨同異何如吳生曰人與禽獸好生同知覺運動同奚啻禽獸草木有心葵傾日竹南枝亦各有好人與禽獸草木同受天地之氣所以異者理耳是故人當保任此

叢語九卷

二十一

幾希之理不則流爲禽獸與草木同朽腐矣舜與深山之野人其類同其形色同所以異者舜能決江河於聞見之善而野人不能一點靈明之天性也是故人當爲舜之徒保任此幾希之天性不則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孟子屢言幾希幾希之心惟微之道心也完此幾希則爲由仁義行若決江河之舜喪此幾希則爲旦晝惛亡之禽獸舜明物察

倫之時此中渾然一團仁義矣率而行之物物各當其則人人各協其倫所謂率性之道也若遇人接物而後求仁義道不由中未有能行者矣故曰惟一本於惟精能學舜者莫如顏子舜聞一善見一善顏子得一善惟一之謂擇乎中庸惟精之心法也精且一道豈多乎哉幾希而已矣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亦聖脉相傳之意告子義外之說孟子非之乃曰義人路也路

叢語九卷

二十二

何在乎謂在心內何爲收長途於一腔謂在心外何爲拋一腔於長途吳生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心不在焉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莫之避也故曰義者仁之作用也伯夷柳下惠孟子皆謂之聖而不願學何也吳生曰大道圓融何可執着孔子之時中矣焉有所倚夷之清惠之和幾于執矣有執則有弊君子不由也是故君子無執太甲居桐三年古諒陰之禮也伊尹藉禮以

迪其君有權存焉使非僻之物不接於耳目處仁遷義終爲令主此求放心而致良知之效也伊尹父師之任重故其道尊而其教立周公撻伯禽以訓成王與伊尹同道殷人能信伊尹管蔡不信周公世道升降之機也況後此者乎陶唐虞夏忽焉逝兮採薇悲矣生不遭堯與舜禪戚其慨矣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吳生曰此古道也今

叢語九卷

二三

之美宮室奉妻妾者皆是窮乏得我希望矣

鄒文學問一治一亂聖賢轉亂爲治之功若何吳生曰唐虞之世治亂在天時地利殷周之間治亂在國家春秋之時治亂在臣子下至戰國治亂在處士橫議禹抑洪水周公懲夷狄驅猛獸相道也孔孟誅亂賊距楊墨儒道也儒者不得位以空言繼禹周之業有相之道涇陽先生問春秋何爲

天子之事曰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周公負宸以攝天子之事孔子筆削以明天子之事周公作周禮孔子作春秋其事一也

夢寐周公之意於此可見

逸而出於道之外者真小人也竄而入於道之中者僞君子也小人之中庸其鄉原乎無忌憚者謂其似忠信似廉絜敢於竊君子之似而實相反也然則湯武反之與小人之反何以異曰是不同在外還家曰反

叢語九卷

三四

湯武是也在家叛逆曰反小人是也鄉原居之不疑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中國而夷狄者乎洙泗以後道學之正脉幾熄而以胡廣爲中庸世道人心良可慨已今之談世道者以鄉原爲大戒何以爲鄉原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掩飾乎似忠信似廉絜其假借乎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何以能不敗露也吳生曰鄉原不爲不善但不肯爲善耳爲善者天下非之而不

顧一國非之而不顧鄉原其能之乎見危授命見利思義風世範俗鄉原其有是乎其志只在悅衆不悅堯舜之道所以不可入也今有小廉曲謹無補于世而世稱爲善人者不可以不識

叢語九卷

二十五

叢語十卷

華亭吳炯晉明甫

聖賢

堯舜性之先天弗違湯武反之後天奉時堯舜性之理從內出湯武身之從外脩爲內外先後之間聖之所以分也堯舜無跡湯武微有跡

堯舜執精一之中故則天而協帝子莫執楊墨之中故舉一而廢百內精一而外執兩端有本之學也楊墨之間求中無本之學

叢語十卷

一一

也仲尼不爲己甚其執兩端而用之者乎吾道一貫其精一之心法乎無可無不可則并其一而忘之矣惟無故一惟一故不爲己甚仲尼祖述堯舜其在斯乎

執己見以拒人見者謂之自私耻人之長形己之短者謂之自蔽強不知以爲知者謂之自欺皆人已之藩籬障之也舜惟舍己故能從人打開藩籬而天下之善爲天下公之先儒云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公共觀

看善哉言也非舜之大智何以語此

舜之濬哲文王之不顯顏子之如愚其心一也顏子用心于內故聞一知十其究有卓爾之見子貢用心于外故聞一知二其流爲方人之學大道無形不可以形器求大道無名不可以名相測古今之得道者必深潛之士浮華淺露未有能庶幾者也學顏子之學者學顏子之愚始

顏樂簞瓢陋巷舜樂飯糗茹草其心一也仲叢語十卷 二

尼浮雲富貴堯舜浮雲事業其道同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袵衣鼓瑟若固有之未嘗不有也有之者何居其位行其事舜在璿璣禹敷九州仲尼兵夷隳都若浮雲自卷自舒太虛無礙也士君子處宇宙間着不得一毫情識一毫意氣虛其心隨其遇遊天下而不與堯舜孔顏之道也是故聖人無意

契敷五教作法于唐虞孔子述六經垂法于

萬世或曰孔子殷人也續契之緒豈人事耶抑天道也

無可無不可其用神也毋意必固我其中虛也虛而能神聖矣哉曰絕曰無其勉而之安乎曰好古敏求忘食忘憂夫聖孔子不居其以此夫

孔子從心所欲顏子欲從末由內外賓主之間其聖賢之辨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皆生而能者也道從我非我從道也故皆

叢語十卷 三一 謂之聖

孔子樂在其中樂與遇一化之也顏子不改其樂樂與遇二其在欲從末由之境乎

孔子脫驂于舊館人而不舍車于顏子何也吳生曰遇舊館人通之以情待群弟子裁之以義貧而厚塋非禮也不裁以義則倣效成風其流之弊有破家以葬者矣

或問程先生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吳生曰無事也心同太虛何有不樂惟

有事以障礙之則瞻前顧後患得患失舉目皆非可樂聖賢之心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無一事芥蒂於胸中故無樂亦無不樂

顏之愚魯之魯任道之器也仲尼大聖其自處也曰忠信如丘其論崇德曰主忠信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知言哉

顏子不遷不貳只在自知知怒則能消矣知過則能改矣以知改過如以水滅火以知

叢語十卷

四

消怒如太陽之沃白雪也雖然知怒與過智也不遷不貳仁也即不遷不貳者勇也是故智仁勇爲三達德而智爲第一義

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大而化之則具天地之體而微神而明之則天矣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伊尹太公之儔孔門諸賢惟顏子足以當之爲邦之告居然相天下之事業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與天地合德曰仁何

以體仁曰恕孔門心法盡在於此繼夫子

而天下歸仁者惟顏子一人爲邦之問仁

天下之規模可槩見矣其後以一貫語曾

子而忠恕之理顯然呈露以一貫語子貢

而終身可行之恕重複申明顏子而下夫

子所加意者無如曾子子貢子貢恃其聰

明才辨遜曾子之一唯而曾子之道獨尊

一傳之子思挾性命之秘再傳之孟子倡

性善堯舜之說子思孟子闡揚之功甚鉅

叢語十卷

五

而曾子之道益尊乃夫子屬意顏子者至

老不置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曰今也則

亡使顏子而在則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

者又不知何如矣不幸短命而厚葬之門

人知小仁而不知大道而顏子之仁遂泯

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天喪予之言於茲驗

矣天地不變此人此心不變學顏子者當

何如曰無欲而靜易簡而民自正

張子曰仁體事而不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事而非仁仁者心之體禮者心之著
為成法也奉此成法則心完而德全愛曰
仁宜曰義知曰智皆從此出是故顏子為
仁曰約我以禮堯舜之治天下教以人倫
恃有五典五禮之用成周之世禮樂刑政
四達不悖而太和元氣在宇宙間脩己以
安人安百姓誰能外禮哉故曰上下一於
恭敬以此事天享帝

叢語十卷

六

制外養中為仁之藉也一日復禮蒲腔子
渾是天理禮復還於心矣天下歸仁心之
分量本如是若必天下盡仁而後為仁則
子貢博施濟衆子路安人安百姓馳騫廣
遠而心體失矣故曰為仁由已而不由人
蓋曰完我心而不取必於天下堯舜猶病
之意也
復禮以為仁集義以養氣顏孟之學微有不
同乃仁者必有勇其理未嘗不相通也

伊川紫陽得曾子之派明道象山得顏子之
派顏子約禮以澄心非束縛其心也不離
日用而不染日用形色中天理明淨觸處
有自然之則而不假人為者其卓爾之見
乎陽明之學見其大得顏子之心法其說
不免於假托太虛中不可着一物

熊孺夫訪道海內遇長者云昔見曾子傳夫
子與及門論忠恕曾子沉思夫子即呼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叢語十卷

七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即適所論
忠恕而已矣此言似有源委顯明因記之
以俟知者孺夫名儼南康人羅近溪先生
門人也

由之果求之藝政事之才也而為季氏臣謀
聚斂謀伐顓臾喪其所守多矣夫子名之
曰具臣曰弑父與君不從則自弑逆大惡
之外凡可助季氏之虐者鮮不從矣噫識
不精守不固隨世以就功名顏閔之外可

多責哉

舜不信於其父周公不信於其兄天倫之不幸也孔子不信於叔孫孟子不信於臧倉淳于髡人品之不同也子路公孫丑充虞萬章之徒所謂同心之契同道之交也孔子不悅於子路者三何咎乎叔孫孟子致疑於充虞者再何咎乎淳于與臧倉至於傳食諸侯之泰禦人國門之喻孟子幾無以自解矣然則孔孟非與曰心跡之判也

叢語十卷

八

久矣君子唯其心而已奚其跡心苟無瑕不信于當時而信于天下萬世此之謂大聖大賢不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豈賢于孔孟哉吾弗知之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徒餽啜也何謂善何謂信吳生曰有諸已之謂信有矣而未可幾於化也磨不磷涅不緇堅白至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食焉不避其難可不謂賢乎未聞道也是故聖達節賢守節

程先生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其令人喜乎吳生曰不然君子立心以誠待物以恕見人之可喜不見人之可嗔脩德學道盡其在我自視歆然不見我之可以加人也雖欲不和氣其可得哉

朱子見人道前輩之短者曰汝且學其長處噫此用心內外之分而仁不仁之介也夫用心于外者視已常高而視人常不足用心于內者視已愈下而視人愈有餘子貢

叢語十卷

九

方人則傲賢士大夫之心多仁何由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則一意琢磨心不外馳而仁自熟矣豈徒以友輔仁云乎哉他日夫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悅與勝已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已者處夫方人則見已勝人而人不若已其日損也滋甚此博施濟衆不欲無加皆自視過高之病也至于得聞一貫之後始悟性與天道之難聞賜也其庶幾矣

國初諸儒學問純正校讐典籍開先文治自
經傳外諸子則有生理之書諸史則有通
鑑綱目皆純然正六無有駁雜者也邇來
儒家聰明過而學不純記問多而取裁少
高談性命者涉于玄虛旁搜博覽者流于
頗僻輒欲駕軼前人而不逮前人遠矣吾
願世之學者爲醇儒毋爲聰明才辯之儒
胡安國謂五伯假之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
有惜乎其假之不久而遽歸也嗚呼今之

叢語十卷

十

爲道學者無咎假矣自偽學之名起而後
世以學爲諱是見噎而廢食也道學而真
則希賢希聖處則爲顏閔之醇儒出則爲
伊傅之碩輔不直猶可以延不絕之綫使
學者興起冀十一於千百不猶愈於口不
則德義之言猖狂自恣而無忌憚者乎或
者曰所惡於偽學者謂其猖狂自恣也曰
不然其言則是吾取其言其行則非吾黜
其行孔子愛禮存羊意也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若夫以二氏之言溷孔孟之教浮
誕不經壞人心行者所當拒之千里之外
者也

道原於天地播於四時韞於山川而常洩於
人心伏羲畫八卦堯舜授一中禹湯文武
周公大其業孔子弘其教子思孟子暢其
傳周程諸子接墜緒于千百年之後發主
靜之教而開悟道之幾者周程諸子之功
也孔子曰性相近天地之精洩於人心豈

叢語十卷

十一

偶然哉

叢語十一卷

歷代

民之初生與草木禽獸爲伍自伏羲氏出而民知鮮食神農氏出而民知粒食黃帝堯舜禹出而始興利除害以若民性湯武出而始除殘去暴以衛民生周孔氏出而始立法垂教以開萬世太平之業乃若秦皇漢祖混一區宇以免分爭殺戮之禍亦世道升降之一機也故曰天生物而厚於人

叢語十一卷

一

天生人而厚於聖人爲生民立命以自別于草木禽獸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上天篤生之意乎

羲黃虞夏如春商周漢唐如夏趙宋以降法網之密約束之嚴如秋

中原制度出自聖人然與吳生曰此天下人之聰明聖人因而裁之非一人之聰明也商周制度增於虞夏漢唐制度增於商周豈盡由聖人哉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虞夏非能尚質時之質也商周非能尚文時之文也風會之流日趨於靡時運使然雖善反者其如之何然一代之興淳風復還猶晝夜也此貞觀收仁義之效也

孔子尚論帝王曰大哉堯君哉舜禹無間然而湯武無一言之褒何哉征誅之事仁者不道也孔子廢人也絕口不言湯而于武未盡善微見之曰太伯文王可謂至德則

叢語十一卷

二

武王有慚德矣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則武王非仁矣孔子樂商周之功而不與湯武之征討處君親之間有難于顯言者故委曲其辭以見意焉思深哉其有陶唐虞夏之遐想乎

堯舜不得已而有爲無利天下之心孔孟不得已而有言無利後世之心湯放桀于南巢不除逼以防患尚有慚德禹如鯀以配天神鬼安乎武懸太白之旗亦已甚矣

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今人視去祿位若斷脛截足而不能舍則天下事何可爲有視斷脛截足若去祿位而能舍則天下事何不可爲建大功立大節存乎其人耳

或問堯舜湯武易地則何如吳生曰禹稷顏回同道堯舜湯武分量不同亦同道湯武非樂征誅遇也湯武生堯舜之世當與皋夔稷契比肩而立堯舜之揖遜亦遇也堯舜生湯武之世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叢語十一卷

三

朝諸侯有天下則爲湯武儻處窮約則爲顏子帝摯微而陶唐代湯武之功業也耕歷山而陶河濱顏子之陋巷也伊尹鬻然湯聘而樂堯舜之道何嘗有心於天下翻然三聘而親見堯舜之盛何嘗無心於天下即樂堯舜者之佐湯則堯舜之爲湯武奚其疑

舜誅四凶惟三苗爲負固之戎而驩兜共工比周於朝鯀方任事於外皆國之大臣聲

勢相倚舜以公明仁武蒞之而天下咸服曰咸服蓋難乎其服也誅四凶而不爲作威朝羣后而不爲作福於此見舜之相道焉

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禹曰帝祗載見瞽瞍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夫以家庭之親而難格於有苗以感神之誠而僅孚於瞽瞍故古今頌大孝者莫如舜而知舜之苦心者莫如益云

叢語十一卷

四

禹致孝鬼神致美黻冕崇孝思也盡力溝洫盖前愆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有蓼莪之悲乎此禹之苦心孔子所爲引而不發者也盖至於以鯀配郊而禹之心事見矣

禹稷有功於民生契有功於民性故相繼有天下益焚山澤臯陶明刑其道主殺故不有天下天地好生酷吏無後可不念哉唐堯之臣惟見四岳舜有臣二十二人而吏

兵無專官何也唐虞官百知人則哲能官人而四岳師錫九官相讓野無遺賢玉帛萬國舞干羽而格有苗有不率者士官之任耳吏兵之有官古道之衰也更不足而資格而資緣兵不足而召募而蹶扈衰之衰矣甯戚之擊牛角伯夷之採薇皆有唐虞之思豈無謂哉

繼不自禹始義農之後皆繼矣征伐不自湯始黃帝常戰涿鹿矣鯀而禹興舜用之

叢語十一卷

五

不疑禹事之不讐伊尹放太甲於桐放之而人無間言復之而尹無德色古聖賢以公心爲天下而不置一毫形迹於胷中惟其道而已後世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者猶庶幾古人之風今亡矣夫

湯武逆取而順守之信乎吳生曰非然也湯武之仁義順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權也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亦仁義就言謙恭下士之徒耳何以爲湯武何以能取天

下後世此義不明而曹馬輩相率而爲大逆也斯言之流禍遠哉

問湯放桀武王代紂擇立殷周之後而退處侯服豈不光明正大爲純德之主吳生曰不然小人有爾我中人存爾我大聖忘爾我有爾我者私已也損人利己庸衆之事也存爾我者避嫌也貨必不爲己有刀必不爲己小廉曲謹聖賢不爲也惟大聖能忘爾我以身受天下之奉而不爲貪以身

叢語十一卷

六

任天下之事而不爲擅知有定四海利萬世而已矣豈暇爲匹夫匹婦之諒哉武庚挾管叔以畔其暴戾恣睢猶紂也設立之以禍天下我受其名而天下受其禍武王豈爲之哉故曰湯武之立爲天子知有天下不知有我當與黃帝戰涿鹿堯代帝摯司論不可責以小廉曲謹之事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爲天下除殘也翦夏商而有天下列辟推戴也既放且伐而列辟不

戴欲就臣位其可得乎武王觀兵於孟津
曰天命未可謂無利天下之心可乎洛邑
之頑民商家之忠臣也三紀風移猶云保
釐民心如此天意可知謂天命一日已絕
則爲獨夫其信然乎譜西伯者崇侯虎也
代密代崇而遷都焉其有憚紂之心乎紂
此時而召文王其敢再赴商都乎祖伊以
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亦無可柰之
詞耳以服事殷者其如是乎文王不有天

叢語十一卷

七

下勢未可也武王觀兵於孟津曰天命未
可白旄黃鉞之後而洛邑頑民三紀不改
文王勢不能有天下也詩頌太王王季文
王皆頌其開國之功曷其諱諱之者非也
季札之不有吳知也王僚弑而延陵存非
大知不能也觀其來聘之言進退存亡之
故灼然於中矣陳仲子不食兄祿兄祿非
義也咎田陳之篡齊而不諒仲子之苦心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故論人於三代之上

不可曲庇論人於三代之下不可過求
伊尹割烹百里食牛皆實事也說築傅巖望
釣渭濱古聖賢出處類如此時龍時蛇時
屈時伸何害其爲聖賢之事所可辨者不
枉道以要君耳牛角一擊齊桓下車要君
之迹顯然第與昏夜乞哀之態不同無害
其爲賢也或者以不諫爲百里奚咎奚無
位號於虞無言責於虞觀虞虜之歌貧賤
之極可槩見矣豈可責以出位之言不用

叢語十一卷

八

於虞而用於秦奚害其爲出處之正
二老歸周事同而心不同伯夷思就養也太
公思見用也太公負經世之畧老於海濱
豈不欲應五百年名世之運熊羆之卜天
意人情兩相符合矣文王曰太公望子父
是必有先兆於百年之前而垂記於百年
之後者一代之興明良之會豈偶然哉西
方美人繫千百載之思豈生當其時而不
思遇合也哉

叢語十一卷

九

孤竹君欲傳位叔齊古公欲傳位季歷人情也若謂古公有翦商之志是以事後臆度非當時之初心也古公跋涉山谿遷國岐山四境稍安幸免狄難殷當全盛之時紂未在位君無失德而遽欲翦商其不謂之妄人乎季歷之子生有聖瑞命之曰昌欲傳位以興國此人情之常不可遂謂有非望之念也大伯三以天下讓亦以事後論事當時未必有是心紂惡未稔文王可以服事殷商罪貫盈武王不可無牧野聖人無成心處其時行其事自信此天理而已詩稱文王之伐密伐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善言聖人之心哉若古公有翦商之志畔援歆羨甚矣何以爲賢君想孤竹之授受在季歷文王之時殷道愈衰矣其亦有翦商之志伯夷其亦以天下讓乎惜乎孤竹君之中子不

能爲文王也

叢語十一卷

十

閔天求美女以獻紂逢君之惡矣文王有是心乎文王衍易於姜里吉凶悔吝籌之已熟豈不知有天命而以惡濟惡乎閔天知有君不知有紂閔天不爲過舉然非文王之心也史稱文王獻洛西之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當時文王未專征伐三分天下未有二洛西地非周家有也獻地可信而方千里不可信太伯虞仲逃之荊蠻伯夷叔齊不受孤竹其

心一也匡章出妻進子陳仲子避兄離母其道同也太伯逃在父未命之先夷齊逃在父命之後章子棉心以蹈賊恩之罪苦節不可貞仲子之謂也

伯夷叩馬太公歸周使孔子處武王之時何如吳生曰論其時又當度其地使孔子而商臣必爲微子比干使爲周臣必爲太公閔天孔子曰吾其東周豈不佐西周之業周公思兼三王而有不合何居吳生曰文王

視民如傷周公誅管流蔡其心一也禹惡
旨酒周公鄉飲之禮終日百拜而不得醉
其道同也仰而思思而得得其理耳能必
其跡之合哉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其周公之罪
人與吳生曰此文武之罪人也公秉王法
以誅之是之謂能權不然以弟殺兄何以
爲周公周公之使管叔比莊公之封叔段
何如曰周道尚親公之使叔親之也信之

叢語十一卷

十一

也叔實不信何損於公段自請制之日生
疑忌矣厚其不義而崩之是之謂以惡養
天倫段之不信在先管之不信在後二公
同行而異情當以異日譚也

說者以管叔爲殷之忠臣吳生曰不然武王
代紂立武庚于殷墟而以三叔監之三叔
周之親臣亦重臣以防殷也豈料管叔之
逆哉管叔而欲興殷何不爲叩馬之諫諫
不聽何不爲荊蠻之逃使管叔而諫武王

必不使之監殷若曰陽順之而陰圖之是
大奸極惡不可施于隣里鄉黨而可行于
骨肉至親乎大奸極惡而能爲忠臣義士
是盜跖而伯夷也豈人情哉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相管叔包藏禍心視武庚几上肉
耳挾武庚以圖周公而徐圖武庚可以南
面而王天下此管叔之處心也管叔不忠
于君不孝于親而加以興殷之美名汲塚
諸書皆出好事者之手簧鼓後世之耳目

叢語十一卷

十二

不足信也

西伯伯也齊桓晉文行方伯連帥之事伯也
西伯何以爲王桓文何以爲伯豈武王有
天下而桓文之子若孫不能改物乎周公
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豈文王考終
之日而周公作謚法已爲王乎吳生曰王
不爲文武重文武重王也伯不爲桓文貶
桓文貶伯也皇帝王伯應時稱號何有隆
其行事若宮商通降然不可並也故

後世議者有王伯之辨云爾使桓文而行
帝道則伯隆於王矣秦皇漢祖唐宗豈不
燁然隆稱哉而當時號爲暴秦後世議爲
雜伯雜夷矣是故隆殺在道不在名顧自
處何如耳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是故孫吳無策周
孔有功桓公伐楚屈完來盟未嘗交鋒接
刃也晉文公城濮之戰肝腦塗地矣故曰
齊桓優于晉文使桓公不執陳濤塗不內

叢語十一卷

十三

嬖六人管子不三歸反玷不庶幾于王道
乎君心不清相術不端惜矣或者以不責
楚人僭王之罪而責昭王之不返爲仲之
失辭夫楚地僻遠盟會不通徒雉長于南
服而王號不行于中國終春秋傳以楚子
稱齊何以責焉管子天下才也豈慮不及
此哉

五伯之業桓文爲盛然亡齊者陳氏桓公之
世臣也分晉者六卿文公之世臣也極盛

之時而亡孽已兆故聖人爲戒必于方盛
之時

孔子作春秋嚴一字於褒貶其評子產子西
管仲嚴一字於品隲之間子產惠而不知
爲政也子西彼功何功而足錄之彼罪何
罪而足誅之外夷狄之大義也管仲攘奪
之人也黜陟幽明國有常典何以爲奪祿
以馭富國有常制何事于奪管仲奪駢邑
三百蓋於常祿之外而奪之也管氏奪邑

叢語十一卷

十四

而無顧忌伯氏被奪而無怨言桓公聽管
氏之奪而無誅黜其功足述其人不足稱
也惟有駢邑之奪故有三歸反玷之奢僭
人品可槩見矣

孔子與二三子論仁而不輕與人以仁楚令
尹之忠陳文子之清曰焉得仁由之治賦
求之爲宰赤之與賓客言曰不知其仁雍
之德行可使南面亦曰不知其仁三月不
違顏子一人而已乃論管仲再言如其仁

而不然由賜之間豈重與德行之賢而輕與器小之仲也噫余知之矣九合諸侯管仲之力一匡天下管仲之賜豈若匹夫匹婦莫之知仲成名於天下後世也仲其功名之士乎如其仁之有余愧焉何哉記曰仁之難成久矣君子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隱惡揚善而不責備人也如是夫

管仲治齊飭四民之令而業不侵脩文告之

叢語十一卷

十五

詞而兵不殺優禮高國而世家不疑馴伏豎刁易牙開方而小人不肆威不爲苟試政不爲漫施鑿鑿見諸行事而收其成功與夫泥古法而違時宜輕舉動而無實效者蓋天壤矣後之與此者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張子房言不輕發發則必中機宜皆處世之善道也孔明六出祁山而功不成則亦嘗試漫爲者等耳況其他乎

器小則易盈君子不器大受之謂也有大者忘其大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其器小也禹稷已溺已饑伊尹一介耕夫自任以天下之重心同天地量包太虛何物可以擬之是故謂之不器

問管仲器小何器可比吳生曰未易言也江河納百川灌四海浸潤漸涵生萬物而莫紀其數奔騰澎湃驚鬼神而莫當其威然九年之水泛濫於中國七年之旱伊洛竭

叢語十一卷

十六

而夏亡其器小也天地載華嶽振河海洪水泛濫而不盈山焦水涸而涓涓之流不息其器大也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一怒而楚人懼九合而諸侯懷然不免縷管朱紘三歸反坫之奢僭豎刁易牙開方用而澤斬於當年其江河之器乎湯武征誅放伐救斯民於水火功垂後世而制事制心敬勝勝兢兢無一息之懈其天地之器乎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而欽明允塞之心法

如浮雲過太虛身在六合之中心包六合之外天地不足以形容其大夫是之謂不器噫風會日流真才難得斗筭之器宇宙間比比然矣

或曰管仲識得桓公可成伯業故不死吳生曰管仲不識子糾之不可輔豈識桓公之必可成功其成功者倖也管仲行險以僥倖不若召忽居易以俟命

管仲以其君霸子路不免孔惺之難使子路

叢語十一卷

十七

得君專行政久未必能成管仲之功魯西羞比管仲而不敢比子路者何居吳生曰寧爲王而未至不欲以霸而自小子路處文武之世亦禦侮之臣也君子直躬行道隨其才之大小以自豎立詭遇獲禽君子不爲也

子產養民惠使民義豈不知爲政哉溱洧洪流徒枉輿梁勢未能就也仁人拯溺之心惟恐不及豈忍坐視而不爲之所哉是故

孟子之惠民也夫子產之惠民也急

晏平仲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儉乎曰父之族乘車毋之族食肉宴之族待以舉火惟儉者能之儉與吝當有分矣華衣美食窮奢極欲而族黨姻里掣衿露肘罕有投其一毛視平仲亦可愧哉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臧文仲智矣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民惡其上古今之通患也

叢語十一卷

十八

冀缺耕野甯戚飯牛自有一種不可埋沒氣象士君子處闕闔中塵埋而光不掩若遂同流合污不可以爲士矣

衛多君子若史魚若伯玉若甯武皆賢人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其比干之死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其微子之去乎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箕子之明夷乎夫子曰殷有三仁焉吳生曰衛亦有三仁焉然微子以去存宗祀伯玉以不去

維社稷時不同也直者難於節愚者難於才皆人所不可及夫子以中道望人不強人以所不能故曰君子哉蘧伯玉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札賢人也來聘中國北方之賢者未能或之先夫子無與詞何也吳爲兄弟相傳以致位季子季子誠讓國當夷昧之亡以叔父懿親主持國是上告天子命公子光而立之用夏變夷豈不深有望焉乃守硜硜之節王

叢語十一卷

十九

僚立而不非子光弑而不討僭號稱王而不之正季子獨善其身簞食豆羹之讓也夫子奚取焉夫子賢夷齊謂其首陽之餓商之遺老也賢大伯謂其以天下讓全君臣之義也若季子歷聘諸侯而不及周天子守夷俗而不變公子光曰季子來不我廢也則其無所短長窺之素矣夫子奚取焉此之子臧何如曰子臧幸生中國而不爲夷也季子不幸生夷而不聞中國之大

道也視攘奪之夫則有餘進于聖賢則不足可與立未可與權均爾堯舜在上巢由可以養其高篡弑在傍延陵子臧豈可遂其逸不採商山之薇奚爲秦越之視子臧致邑與卿庶幾焉季子學問聖人視之一映耳

程嬰公孫杼曰皆趙宣門下客也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士林以爲美談然君子不爲苟死死或重於泰山或

叢語十一卷

二十

輕於鴻毛杼曰之死以存孤不爲泰山之重乎程嬰已立孤可以無死無乃鴻毛之輕乎二人之死同而其所以死或異也吳生曰古之君子與人交義重九鼎情堅金石誓生死不相背負嬰與杼曰同宣子之富貴豈不欲同宣子之患難所以徘徊顧望者徒以立孤之事未畢耳吾事已畢吾責已塞可以含笑入地無負九泉矣彼已就死我何獨生此情此義真有十五年如

一日者豈比夫世俗之交當其合也膠漆不足喻其意一朝有事掉臂而不顧泛泛然若萍水之逢倏倏散爲翻雲覆雨之態哉程嬰杼曰二人可爲萬世定交者之法矣

樂毅燕之賢臣也雖然未聞廢興存亡之道也戰國時諸侯互爭兵連禍結世亂已極天命必有所歸毅知燕運未絕而不知燕非庸天命統九州之主也夫自子噲不道

叢語十一卷

三二

國祚中絕昭王用樂毅以反燕地譬如病疴之人遇良醫以延旦夕之命豈復能掉臂長驅乎毅戀戀于莒即墨之未下窮兵以逞終取禍敗有以也然則奈何曰復燕置齊各守土宇內修政治外連諸侯以拒秦則亦庶乎其可矣

評史者曰荆軻欲生劫秦皇侯生恨不從信陵其枉一死乎吳生曰不然齊桓公以信義服天下曹沫劫之壇位之上而反侵地

秦自孝公以來以變詐反覆籠絡諸侯秦皇之不可生劫途人知之也荆軻之刺不成劍術疎也侯生老矣獻竊符之策舉晉鄙以自代足報公子之恩矣伏劍非從于地下以避魏王之誅戮也公子勝秦而留趙猶慮歸之不免侯生其能免乎事久必露蓋蚤見之矣

豫讓非純臣也當智伯剛愎自用之時不聞一言以諫而及其既敗以漆身吞炭爲忠

叢語十一卷

三二

國士果如是乎以是爲國士此智氏所以亡也讓其好勝陵人不諳事機而助智伯之惡者乎

或曰漢祖少恩韓彭祖醢吳生曰此漢祖之大畧非少恩也信布彭越三人非能爲人下者也授以南面之位假以大將之權藉三人力以滅項氏項氏滅而三人擒當其用之時已有殺之之心矣不殺三人則去一項而來三項矣產祿專權之日有不

並起而危漢者乎漢先慮之也不然豈有漢室未帝而比肩爲王者哉

漢高祖縞素出師而摧項氏之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負奸雄之名是故逆順之形智者識之巧者昧焉荀文若智矣而不知曹操其可爲輔漢之良臣乎

漢高祖疑忌功臣子房以沙中之語勸封雍齒而功臣安欲易太子子房招四皓以成羽翼而太子安昭烈治蜀酒禁甚嚴有訐

叢語十一卷

三三

犯禁者而無其實以有酒具罪之他日孔明與帝見有男婦行于途者曰兩人之淫可罪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有淫具帝笑而酒禁寬夫子房言聽計從而孔明魚水之投也何不抗顏以顯諫而姑委曲以徐圖噫此所以爲相愛而相成也緩言易入顛言難授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爲謗可爲大臣事君者之法矣

或問漢武當宋南渡之日爲能克復中原乎

吳生曰中國運有盛衰外夷亦有盛衰以中國之盛當外夷之衰則有秦皇漢武之功以中國之衰當外夷之盛則有五胡金元之禍以中國之盛當外夷之盛則爲漢祖之平城唐皇之突厥以中國之衰當外夷之衰則爲哀平之世匈奴款關朝貢不絕漢武值胡運之將衰也設當金元方張之虜但可閉關固守而未必能拓土開疆若夷狄之運非方張如金元則鞭雖長不

叢語十一卷

三四

及馬腹可弗慮之矣

唐玄宗有舞象不拜祿山唐昭宗有弄猴不拜朱溫說者咸爲禽獸異吳生曰此乘軒之鶴也玩物喪志未有不害國家者使二宗移此心於政事何至有朱溫祿山之禍子房納屨於圯上也老人曰孺子可教與之期三至而後授以一編老人之秘訣余不能知即納屨授編之事則其心法可槩見矣舒徐隱忍以待天下之機會其古豪傑

之所以成大功者乎

淮陰用兵如神漢得天下淮陰之力居多留侯神謀秘計相機而發發無不濟留侯善藏其用淮陰善用其藏然信不免赤族之禍而子房爲赤松之游是故善用不若善藏

淮陰侯之背水陣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乎是負一險也無伏兵之發無夾擊之虞矣叔孫通制禮雜采秦儀尊君抑臣議者非之

叢語十一卷

二十五

吳生曰叔孫通深達時務不可輕議也都俞吁咈尚矣不可復追矣師師濟濟亦難望于叔季之世春秋時大臣之體貌尊而跋扈多陵夷至於戰國君日驕臣日譎矯枉過正勢使之然也漢祖以馬上得天下群臣拔劍擊柱自叔孫通之儀出使人知天澤之分凜不可逾而後世遂鮮驚駭之臣王莽不遇哀平之短祚謙恭下士之相也曹操不遇漢室之播遷治世之能臣也

晉室督軍之權重遂有王敦桓玄之逆謀唐室方鎮之權重遂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皆由君臣不嚴所致宋氏兵權釋而紀綱振終其世臣無逆節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法以嚴爲主况朝廷之上其可不肅哉魯兩生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則百年之內可坐視其焚然而莫之整乎可謂不識時務者矣若叔孫通者真識時務之俊傑也

叢語十一卷

二十六

田叔燒梁獄辭非權也貫高謀逆趙王不坐漢家故事也詭勝罪減貫高之等則梁王可無趙王之降一削地足矣何紛紛焉叔也廢法焉得權

鼂錯之策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七國之反形已見當國者實任其責削與不削孰便吳生曰吾聞成人之美未聞成人之惡者也鄭莊公縱叔段貪求無厭而不爲之限制卒有于鄆之克春秋謂之以惡養天倫

七國雖有難制之勢而未嘗稱兵犯順也
削之以速其反不謂之成人之惡乎養虎
者制以圈檻呵以畜夫不敢以生物與之
懼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堅物與之懼其
噬之之怒也虎在陷穽推尾乞憐而不敢
動夫猛獸猶可馴伏而況於人乎況於秦
養之諸侯乎馬窮則逸非馬之罪也獸窮
則攫非獸之罪也七國受茅土之封享四
境之奉華衣美食無欲而不遂豈不願安

叢語十一卷

二七

享富貴而身犯鋒刃僥倖於不可必之事
乎漢高祖問黥布何爲反曰欲爲帝耳假
使彼有南面稱制之心而發大難之端事
成則一國爲帝而六國不益爲王不成駢
首就戮而捐千百世子孫相傳之業或一
國之蹶張者爲之而六國者豈群然蜂起
而爲之助逆耶是故七國之反激成之也
非七國本心也當文帝之時吳王不朝賜
之几杖養成其鴛鴦之氣景帝時誠爲難

處豈無善處之道乎夫自古亂臣賊子皆
有所窺伺而後發未有國家無釁而敢于
叛逆者也錯誠深思遠慮欲爲久安長治
之策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明政刑張紀綱
羅賢才於朝野以修文德精甲兵時狩閱
樹將帥於邊疆以振武備內順治外威嚴
諸侯將帖然而臣服誰敢有越厥志朝會
以時燕賚以節雖親如梁王者不得假以
乘輿服御法制已定諸侯恪共厥職如是

叢語十一卷

二八

而有不朝者則削其地俟改過而後復如
是而有怙終不悛稱兵啓疆者則脩文告
之辭令六國各守疆宇毋爲暴逆所漁獵
天子推轂遣將率六師以伐之如摧枯拉
朽耳豈能爲國家患哉不此之務而削之
以速其反搖動國家肝腦塗地而七國之
宗社爲墟錯其極惡大罪死於東市幸矣
楊國忠激祿山之反唐祚幾移而楊氏爲
戮自古小人禍國未有不禍其家可爲萬

世之未鑒也或曰賈誼主分封之策武帝之朝行之而諸侯以弱可謂良策乎曰不然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畏乎諸侯諸侯以藩屏天子非敵國外患也假使武帝不分封諸侯不削弱豈其有新室之禍拱手而移漢祚哉是故治天下以大法不以私計小智

發揚蹈厲可以集事而或輕發以喪功舒徐容與可以萬全而或重發以失機會若夫

叢語十一卷

二十九

不急不緩相時而動當機而斷非有深識遠見者能之乎孔明高卧南陽抱膝長吟何其暇也及入益州亟圖中原初出祁山而糧不繼繼屯五丈原而食少事煩爲敵人所窺是傷於太急而不能從容以待時也將星之墜雖曰天命而疲形竭神亦由人事所致假使孔明少需歲月足食休民以觀曹馬之變則一舉而定大業未可知也故論才德仲達不及孔明論沉幾孔明

不及仲達

或問安石淝水之戰江南張矣乃不乘慕容之亂而遂定中原何也吳生曰勢不可也晉室不綱太阿倒持王敦逆謀於前桓溫倔彊於後安石以拔起而爲相舉玄以破秦兵可謂能矣辟如病疳之人僅能少延歲月而何能掉臂長驅若強起而跳躍焉不幾於顛仆不支乎江左偏安大運不再安石智士知人事又知天命者也豈肯快

叢語十一卷

三十

心一擊以興無功之師

王介甫口談堯舜而其志雅慕管子其才出管子下遠甚

或曰有豪傑而不聖賢未有聖賢而不豪傑真德秀魏了翁談經講道以聖賢自任及其秉鈞當軸鮮所豎立是故儒者純盜虛名毫無實用吳生曰不然人性皆善而才不同孔門之賢七十二人由治賦求足民亦小相雍南面顏子爲邦未嘗槩以君相

之任付之也後世學術不明雄才大畧之人率以智術用事而談經講道者未必豪傑之才以中材而當變故以文學議論者而折衝禦侮使之不稱其才也非聖賢之學誤人也乃若樂堯舜之道者或格天之業學古有獲者成菹梅之功近世王文成公亦以學術建勲績孰謂聖賢之學誤人哉是故善用用人者如大匠之用木曲者爲輶直者爲楠各適其用而無棄材不善用

叢語十一卷

三十二

人者置合抱于廣莫之野而責拱把以棟梁之任一橈且顛遂謂士無實用使狙獮之夫得以橫行而無忌果士之咎耶抑用人者之咎耶然則人皆可爲堯舜虛語乎曰雖未必爲堯舜亦聖人之徒也心苟純白隨其才之大小皆足以自建立欺天罔人之事吾知其免矣

嘗讀嘉靖間張寅事嘆曰馬錄憲章郭勛權奸此張寅僞福達非福達僞張寅也實以

縣中鼎族譜牒甚真身爲納級指擲子爲輸粟國學信矣乃其挾持左道爲王法所不容恐貽家門之禍萍轉他鄉詭名惑衆得逞則爲福達不得逞則逃歸故鄉猶然張寅也此奸人之故態惜乎馬直指諸公未有以此情成案者林檟譜牒指爲福達川父母之鄉生長之處豈可塗衆人之耳目哉適以茲事而已當時鄉紳言之法司知之舉朝信之矣徒以郭勛勢重浸潤情

叢語十一卷

三十三

深張末嘉諸公承望風旨何暇計其是與非哉張寅釋矣福達安在福達一日未獲張寅一日不可釋也反賊倖免諸臣受禍惜哉後龐直指鞫四川妖賊云李午之子大仁大禮世傳妖術誠爲確論惜乎未有窮究其事蓋世諸臣之究者天網恢恢誰謂疎而不漏哉

叢語十二卷

子家

人性本有仁義爲之則是杞柳本有栝櫨爲之則成今夫采石於山摘土於塗而曰以爲栝櫨吾不信也生之謂性故天地好生犬牛羊亦自愛其生生之謂仁義禮智之所從出也食色性也愛曰仁愛而有制曰義性之德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湍水之性試觀之東西

叢語十二卷

一

未決前性自見矣告子之於道也所謂對面千里也有能解其紛而合其離則道不遠千里近在目前矣

無善無不善者動靜未分時性也有善有不善者陰陽已立後性也本善非不善者春生秋殺而一元生意常流行於四時也天地無此生意則天地息矣人物無此生意則人物泯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果能此道矣堅持之久寂然

不動靈光一發萬境皆融見解客氣無所用之矣彼告子者聞無懷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惜乎未聞道也

告子不動心是把持之力非真能不動也孟子集義不動心便養得浩然之氣若顏子爲仁不動心便養得粹然之氣顏子從匡之時未嘗無勇

告子之不動心庶幾不憂不懼之君子乎吳生曰君子不憂不懼從內省不疚來是以

叢語十二卷

二

爲主有本之學也告子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則不能無疚矣何可以勿求是以氣爲主無本之學也夫主理者理無時而不伸主氣者理屈則氣餒悻悻自好之夫未有能常勝者也君子順理而動吉凶禍福聽之天命若彼多憂多懼者則又告子之罪人矣

楊子爲我非能爲我也功名富貴我以外也天地萬物我以內也若能爲我不以外物

累其心此心靈瑩透徹天地萬物爲一體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以天下利天下
獨不可爲乎是謂能爲我能爲我而後全
真我全真我而後能無我是謂大道楊子
不以身利天下猶賢於以天下利其身者
人惟不能爲我能爲我則布衣蔬食陋巷之
外悉爲長物漠然不動淡然無營舉天下
好事何不可爲惜楊子當春秋之世設當
禹稷之時則胼手胝足亦能爲之矣

叢語一二卷

三

老氏尚清淨而知雄守雌爲權謀押闔之祖
漆園曠達睥睨人世無纖毫利天下心故
曰老子有術莊子無術

太上無爲其次有爲其次多爲亂天下而思
反於無爲貞元相禪天道則然莊子寢寐
蕩狗之語亦此意也孔子曰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丘未之逮漢儒亦思損周之文以
返夏商之忠質蕭曹萬石親見之行事矣
何獨咎莊生哉乃若盜跖等篇極力詆毀

而魯國之儒一人謂之不知孔子可乎若
莊周者忿時悼世而過焉者也

莊周天下篇歷叙古今之道術且自附爲謬
悠之談而不及孔子顯以堯舜禹湯之正
傳與孔子而邈焉不敢攀附矣夫隱居放
言得附於逸民琴張魯皙牧皮得列於狂
者巢父許由讓天下于堯舜之世洪荒以
後有此方術從來久矣盜憎主人主人非
不良也跖詬孔子孔子非不聖也若莊周

叢語十二卷

四

者實尊孔子而浮恣其猖狂之談者也
聖人言禮義不言禍福聖人之道衰而佛老
言禍福所以濟聖人之窮也聖人之道居
其實佛老之道居其虛聖人之道衰而世
人以富厚權勢爲實紛紛競逐之佛老之
虛亦以濟聖人之窮也是故富厚權勢凡
涉世情者皆虛而理義本乎天道者皆實
虛其虛實其實能盡聖人之道則二氏可
以無事矣

儒家不言禍福何也吳生曰禮樂刑政昭如
日星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人間禍福孰大
于是若二氏無刑賞之權不言禍福人誰
信之此流通意也

玄氏學長生禪氏學無生吾儒之道不必有
生無生而生理常在

玄家通氣關禪家通理關禪家志一則動氣
玄家氣一則動志

問消息之義吳生曰消者消也息者長也息
叢語十二卷

五

非長因息而長也靜極而動天地之大義
生人之真宰是故君子貴靜然則何如而
後能息曰息在我心我心息則紛然杳然
而天君自恭我心不息則憧憧往來夢寐
亦不得寧焉乎息

天左旋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氣之自爲轉環
天無心也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而不及天
有差氣之自爲盈縮日月五星無心也四
時行百物生氣之自爲屈信天地無心也

天地之氣吾其體隨時升降有小周天焉
六氣傷之則病七情傷之則逆專則滯攝
生者能弗傷之而已其氣之流行自然而
然不假脩爲也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呼象之天
氣下降地氣上齊訢合而成夏吸象之人
傾陰而抱陽呼以傾吸以抱不可逆也

少壯而天癸者非正命也衰羸而延齡者正
命也藥石却病之功多而滋補之功少養

叢語十二卷

六

生家不損其本有不能增益其本無也人
生傾陰而抱陽得于先天者如器之受各
有分量君子脩身以俟之盡其分量而已
謂以人事奪天功欺世誑俗君子不道也

陰陽家

伏羲畫八卦大桡作甲子義和治曆陰陽家言其來尚矣術家者流日用不知訛傳臆說大失作者之意余述一二以俟識者夫渾天起子七政以日屬虛冬至日與天會於玄枵虛宿此古曆也降是漸差於女於牛於斗而今在箕矣曆家謂之歲差何爲其然哉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晝夜不及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

叢語十二卷

七

陸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約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分至啓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抄歲縮七十五抄每歲差一分五十抄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此歲差所由起也曆法十九年爲章至朔會於一時四章爲節至朔會於子時二十節爲紀至朔會於甲子日子時三紀爲元至朔

會於甲子歲甲子日子時凡一元四千五百六十年黃帝八年作甲子迄嘉靖四十三年爲第七十二甲子凡四千三百餘年苟求其故曆元可攷而知也邵子元會運世之說虛而無據余謂堯時冬至日在玄枵爲子會漢元和冬至日在星紀爲丑會唐開元冬至日在析木元授時曆在箕九度爲寅會 國朝元統造大統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迄今萬曆壬寅凡二百一十九年冬至日在箕四度

叢語十二卷

八

今之術家言星度者類稱開禧授時夫宋寧宗開禧曆以開禧丁卯爲曆元乃第六十六甲子元郭守敬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乃第六十七甲子授時迄今壬寅越三百一十二年而術者猶踵其說是無知之談也義和月令皆有中星蓋二十八宿有定而太陽躔度變遷故中星亦以時易堯時冬至日在虛故云日短星昴秦時冬至日在斗故云昏壁中旦軫中今之冬至日在箕則昏室中旦

翼中矣餘以類推詩有月離於畢書傳有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之說夫箕畢經星也太陰
之躔天度有常期如二月朔在娵訾則以八
日躔畢二十二日躔箕八月朔在鶉尾則以
八日躔箕二十二日躔畢箕畢之躔有定而
風雨之期無定所謂離于畢者逼近畢星非
躔度之謂也曆家九星奇門法也一白屬乙
休門六白屬壬開門八白屬丁生門九紫屬
丙景門壬爲六白天乙生水也亥爲天門故
叢語一二卷

九

上元甲居乾而戊從之己庚辛壬癸丁丙乙
以次推布中元甲居震下元甲居離周而復
始甲六三九則乙白五二八矣經曰太乙在
前天乙在後此中有妙訣非世俗奇門之謂
也九宮八卦上界玄宰甲居而戊從己庚辛
癸爲伍乙丙丁壬拱列三奇由是八門由是
三白九紫由是天機玄秘不敢盡洩年月日
時悉准乎此道順行而不相悖豈有逆轉之
理年月時三元易曉日三元難尋邈以曆度

歲差庶乎其可矣年白嘉靖甲子爲中元以
後順推月白以甲巳子午卯酉爲上元而中
元下元順推以年前建子月爲首日白當邇
曆元而捷法以萬曆丙午年冬至前甲子爲
中元後癸丑年冬至日甲子爲下元乙丑年
冬至前甲子爲上元此邇曆元而得者也時
白以甲巳子午卯酉爲上元與月同今之爲
奇門者主時不主歲月日回互參錯無當自
然之理數余不敢用三白九紫昔人隱語主
叢語十二卷

十

看方位若得歲月日時一色者爲大吉必有
尅應每歲不過二三日不可多得但係吉星
即爲可用世俗逆順加盤之說皆不必用此
三白法也世之術者曰太乙知天時奇門知
地利六壬知人事夫太乙本於曆數以歲月
日時入紀入元以定主客不若觀象爲真奇
門本於洛書以八節七十二候逐時加臨以
辨吉凶不若孫子九地爲實六壬本於天度
以太陽加時推干支上下以立課傳不若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爲當夫古今用兵者輒稱此三術然有道則興無道則廢而宋時大將握兵專用六甲六丁以取禍敗其可盡信哉史傳載陽九百六先儒秘其說後人率多附會二者同耶異耶將安所準耶曰夫道一而已矣此亦奇門法也夫洛書以九而甲子六十必甲子三轉共一百八十而始一周二十九一百八十陽之極也三六一百八十陰之極也六不遇九不厄九不遇六不厄二六而厄

叢語十二卷

十一

數近三六二九而厄數周經曰二六相近二十九相比者此也爲三六二九者九凡爲甲子二十七爲歲一千六百二十而大時不齊常盈縮其數凡爲歲或多或少約以一千六百有奇而厄數大周經曰七八并氣者此也或者其以通計乎通計則亦一千六百二十矣窮則變變則通終則有始經曰二六復次者此也粵稽黃帝爲下元甲子遯前十七甲子爲曆元又計庖羲氏之世迄宋靖康建炎甲

子凡爲七八并氣者三數往知來如燭照矣余往覽史傳而不暢其旨繼觀太乙書而不暢尤甚反而求之奇門及曆法歲差而始豁然夫歲差約二千余年一官總計之常有二萬六千餘年陽九之數約一千六百餘年一大周七八之當有二萬四千餘年混沌之世其在戊亥之會乎太極二五不能逃數冥相符會豈偶然哉年穀一熟也歲歲星也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每十二年而小周

叢語十二卷

十二

故以紀年傳曰歲星所在不可伐利以伐人歲爲吉星故犯之者凶今之忌動太歲者爲散土氣且歲君尊不可犯也術家忌都天太歲者名戊巳殺本年月建屬戊巳者是如甲子年戊辰巳巳則辰巳方忌動土此亦小說不足信也月建斗柄所指也以昏爲候斗柄屬辰而魁屬戌正月日在娵訾昏時天度之辰在寅故爲建而魁在申爲破皆不可犯以斗至尊不能當也二十四氣易知而小滿難

知蓋穀雨播穀至此乎甲始滿而漸可種及
芒種則皆種矣此農時月令也天干有合合
有化甲巳化土以遁甲戊辰龍能變化也餘
倣此納音五行本於干支之數人皆知之而
以數配五行人不識也牽合附會前後矛盾
其可以爲準要乎五行之數若何曰此三界
五行也火在上故居一土在中故居二木金
附土而列左右故居三四水在下故居五豎
窮三際橫亘兩儀五行之道盡矣甲子乙丑

叢語十二卷

十三

積三十四除五餘四爲金丙寅丁卯積二十
六除五餘一爲火自始至終無牽合無矛盾
甲乙兄弟爲一家子丑妯娌爲一室兄兄弟
弟夫婦婦家道成矣此天地自然之五行
也自古及今民咸用之輒有應驗豈偶然哉
星家郊爲命宮何也天度以此時出世人也
以此時出世一氣相通懸以立命而星辰互
應其七政之屬爐鼎之義也以土爲基木火
煇煇金水煎熬而煮日月賦云天地爲爐萬

物爲銅此之謂也天月二德本於三合天德
生在旺前旺在墓前墓在旺後蓋生旺進數
第十位墓退數第十位屬于天也天道行同
月德旺後天干合曰月合衝曰月空月厭太
陽前二位是也四大吉時用天干術家有竅
馬者竅以通天馬以行地作者之意顯然世
人不察也軋巽屬戊坤艮屬巳可以互推五
行家祿馬爲吉祿正氣也馬旺前二位有餘
進氣也進極則退故馬前爲灸退爲馬倒墓

叢語十二卷

十四

前三殺休氣也五行之說多端大都旺相休
囚而已乃旺爲大殺以極盛不可當也晝夜
貴人人皆妄傳惟六壬家爲正而亦未盡精
當以辰戌爲界限丑未分南北而別左右甲
居丑未而戊附之乙居子申而已附之丙丁
亥酉庚居未丑辛居午寅癸巳卯蓋甲乙
丙丁列右晝北而夜南庚辛壬癸列左晝南
而夜北今人混云甲戌庚而不知南北之反
對傳之者訛也三刑之說亦本三合而有君

子小人之分東北陽爲君子刑人故東刑北
北刑東西南陰爲小人自刑故各刑其家術
家伏斷起於七元甲子甲子六十而七政以
二十八必甲子七轉而始一周先尋斷日而
後尋暗金所伏曰伏曰暗此重數之義也重
數而伏則一年之內祇有十日十一日彼術
家漫言伏斷而歲以數日是妄傳也演禽之
說亦主星宿四方之禽千計而約以三十一
又去其八而存二十八夫南方羽重之屬朱

叢語十二卷

十五

雀爲長不與北方介虫之屬玄武爲長不與
西方毛虫之屬白虎爲長乃居東北彼此矛
盾而以禽之強弱定勝負吾不知其說已紅
嘴朱雀術家所忌訣云但從震宮起甲子巽
宮甲戌順行裝行到中宮莫歸火蓋甲子起
震則乙丑在巽丙寅在中此丙火也故曰紅
嘴曰火焰光凡甲子旬重數乙亥日復到中
宮火逢木焰爲災故曰等閑無事曰千里飛
來若甲戌在巽則所忌乙酉矣此以春初甲

子起例三元三九六宮循環原非死法故曰
尺二長曰但從震起語言次序顯然易知而
人自不察耳今之尅擇家有以三十六星分
作四局以辨吉凶者年時三局月用六局日
用八局逆順之序皆無取義此術之不近理
者也余攷正即二十八宿以三十六星均分
于二十八日而吉凶顯然矣堪輿始於遷幽
遷岐再見於楚丘而盛於郭景淳諸公大景
淳乘生氣之說以勢爲上形次之方又次之

叢語十二卷

十六

此嚮頭理氣之原也夫形勢易識而理氣難
知今之治斯術者專主盤針而盤針大有差
訛書云先識穿山虎看七十二以尋來龍方
行透地龍看六十以定坐穴所謂兆一氣於
黃泉未發之初六十龍也變五性於八方可
見之後七十二龍也故曰本山來龍作本向
百子千孫若龍穴一家則本山來龍作本向
氣冲腦散矣或者以六十尋龍縫針定穴又
有混淆三盤而漫爲適從者誤矣書云虛危

之間針路明而解者以女二度過癸果爾則
虛危之間乃在壬子何在其爲正子也不曰
更加三七與二八乎虛危之間乃三七子針
虛七八度則二八針矣此以子之左右分三
七二八非兼癸言也俗說七分子三分癸大
謬不然收四吉之山發三奇之水起祿馬貴
人子父財官之峰皆以透地卦爲主書云金
水月相逢何不并日而爲四吉夫相逢者會
在一處若日之逢在二十八之外故不及百

叢語十二卷

十七

二十分金清六十龍之氣也縫針分金其理
甚明而作者秘其說舉世無知者何不以上
下盤縱觀之乃清七十二龍之氣耳今人類
不知用或用以定穴豈不大謬也哉星度十
二宮有多至三十三少至二十七者今平分
三十度盤局有限則亦無可奈何矣今之術
家徧用八宅夫八宅本於先天試以乾兌離
震坤艮坎巽排成一局而伏生絕五延年六
禍挨圖順推則一定不易矣此死法也恐造

化玄微或有未必盡然者理氣雖吉要之以
形勢爲本巒頭本於五行金圓木直土方水
曲火尖此五星正形也太陽圓而高如滿月
名左輔太陰圓而低如偃月名右弼金水圓
而曲名武曲木星直名貪狼又有倒地木天
財方名巨門又有平腦凹腦若三腦則金水
矣燥火尖名廉貞掃蕩曲名文曲孤曜頭圓
脚直名祿存天罡頭圓脚尖名破軍此九星
正形也星有傳變相生則吉相克則凶大勢

叢語十二卷

十八

大形皆以廉貞作祖宗雖然古今同一冀州
同一豐鎬而不長爲帝都者何哉氣有去來
也所謂氣者豈理氣之謂哉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方向不殊基趾如故何
爲王謝堂番作百姓家也余嘗爲之說曰山
川可見之形也天星可見之氣也乃真氣之
至與不至潛行於水土之中不可得而見已
上焉者以望氣次焉者察土植辨井泉庶得
氣之萬一云耳乃若金銀底太極暈之說亦

尋氣之一端也軒岐之術主運氣毋伐天和
運氣之謂也局方謬矣亢則害承乃制瀉南
方補北方皆以水制火之義天明則日月不
明火勝之說也夫人傾陰而抱陽南方陽常
有餘陰常不足故南人之疾利用補用溫北
方陰常有餘陽常不足故北人之疾利用削
用燥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醫蓋言南
北之常也不通天時地氣而漫言國手吾不
知之矣日月爲易剛柔相當此玄家言也玄

叢書十二卷

十九

家以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爲宗而規中
之說或以爲黃中或以爲丹田皆未明乎規
之義也夫規者中立而旁運爲圓知規則知
規中矣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未當慮
其先胞胎之中何以立命抱一如嬰兒者可
旁求乎谷神不死是爲玄牝規中也玄牝之
門呼吸之謂也呼則徹天根吸則挹地紀滌
除玄覽專氣致柔規中之義洩盡無餘矣凡
術皆祖易易之文詞周公永備焦延壽易自

成一家時與文王牴牾今之占法未得其當
然則將安歸乎余反覆經傳得周公之易六爻
各義不離本卦是以動占而不取變者也若
是則當遇動即占不問多寡事變百出豈以
五六動而謂無適從乎左氏之易隨其變卦
取象立義是以變占而不拘爻者也若是則
四千九十六卦各有所歸而無容牽合矣夫
易廣矣備矣河圖無文終日言之不盡連山
歸藏隨時立用術家引用萬端各有應驗何

叢書十二卷

二十一

必拘一途哉爲周公爲左氏顧善用何如耳
昔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而陰陽爲首曰陰陽
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今之
陰陽家言變化無窮難以枚舉姑陳其概如
此云乃若方外邪說詭異不經君子不道也

曆元甲子

緯書曰太乙在前天乙在後此中有妙訣非世俗奇門之謂也九宮八卦上界玄宰甲居而戊從己庚辛癸爲伍乙丙丁壬拱列三奇由是八門由是三白九紫由是天機玄秘不敢盡洩年月日時悉准乎此道順行而不相悖江河順流而不復返造化主順豈有逆轉之理年月時三元易曉日三元難尋邇以曆度歲差庶乎其可矣畧述一二於左以備省

叢語十二卷

二十一

覽云

萬曆丙午長至日華亭吳炯識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健一晝一夜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晝一夜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及天一度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及天一度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與天會謂之歲月行又遲一晝一夜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二十

九日半有奇而與日會謂之月歲十有二月三百六十日而朔虛六日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而置閏三年一閏八年三閏十九年七閏氣朔分齊謂之章四章爲節二十節爲紀三紀爲元此其大畧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猶有些微有餘之處天餘六十四度爲百分一分爲秒萬秒爲一度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猶有些微不足之處歲縮七十五秒凡一歲爲一日而歲差焉歲有差月有閏天行之

叢語十二卷

三二

數殆難得而定矣推步之法以冬至爲始

歲運凡甲子六十年零日時積三百十五日內縮四十五刻以歲算四百甲子縮一萬八千刻日甲三回計二萬四千年冬至與甲子年

日時會謂之會

第一會第一上元甲子歷四百以上元終第二會第一中元甲子歷四百以中元終第三會第一下元甲子歷四百以下元終凡三會三元一轉爲之紀

天度凡七十二年差一度零四十四秒太歲

縮天餘以堯時冬至在虛七八度今在箕

三四度可考已堯甲辰至萬曆甲辰三千九百六十年虛八度至箕

四度五積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二年少差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百甲子差

周天不及三十度四千三百七十五秒歲

四紀十二會度十一轉甲子年日時冬至

與天運俱周謂之周

第一會上元甲子年冬至以前起亥八度左

叢語十二卷

旋終戌

第二會中元甲子年冬至起戌終酉

第三會上元甲子年冬至起酉終申

第十會上元甲子年冬至起寅終丑

第十一會中元甲子年冬至起丑終子

第十二會下元甲子年冬至起子終亥八度

為一周然亥又終戌戌又終酉天運循環

無窮極已約以歲差周天而一息故謂之

戊至亥而漸開亥為天門也世俗謂之渾

沌渾沌者天地之一大窠也世運一百八

十年為陽九凡九陽九而一大厄十五

厄而一渾沌息二千餘年而復開此其大

較已

子三十度

女一入十度止
虛初度十度止
危初度十度止

亥三十三度半

危十一入十五度止
室初度十七度半止
壁初度八度止
奎初度八度止

戌三十二度半

奎一入十七度止
婁初度十一度半止

叢語十二卷

胃初度二度

酉三十度

胃三入十五度止
昂初度十度止
畢初度五度止

申二十七度

畢六入十五度止
觜半度

未二十九度

參初度九度二分半
井初度六度
井七入三十度止
鬼初度一度止
柳初度二度

午三十度

柳三入十二度止
星初度五度止
張初度十三度

巳三十三度二分

張十四入十七度止
翼初度八度止
軫初度八度止

辰三十二度半

軫九入十八度止
角初度十二度止
亢初度八度半

卯三十度

辰初度八度半
心初度五度止
尾初度一度

寅二十八度半

尾二入十七度止
箕初度八度半
斗初度二度

丑二十八度二分

斗三入廿二度半
牛初度五度七分半

叢語十二卷

女初度

二二五

閏法章節紀元之說謂四千五百六十年爲

一元至朔會於甲子年甲子日子時以今

歲差考之殆不其然一元之內歲縮三千

四百二十刻至甲何以能會四百甲子至

甲會矣而朔未會十九會至朔會矣而三

元未轉天度未周必十九周二百二十八

會九萬一千二百甲子五百四十七萬二

千年爲閏法一千二百元甲子年日時冬

至與朔會而三元天度截然如一之元

大約閏十月之年至朔同日以次逆閏互

有參差必四千五百六十年而至朔同十

九周而至朔甲子同逆推而上前此一周

爲曆元今第二周十一會十六甲子內丁

未年閏六月爲閏法一百十六元內之第

一千六百七十四閏可燭照而數計也

前古一元上元甲子年月朔子正初刻之一

一一刻爲冬至起亥八度歷四百甲子二萬

叢語十二卷

二六

四千年終成爲一會三會爲一紀十二會

終亥爲一周

今第二周第一會上元甲子年月日子正初

刻之一冬至起亥八度歷四百甲子終戌

爲一會

第十會上元甲子年月日子正初刻之一冬

至起寅之初至三百四十五下元甲子爲

黃帝第一甲子至五十六上元隋開皇甲

子滿四百終丑爲第四紀之首黃帝甲子以前十七

甲子在亥八度
為開闢之初

第十一會第一甲子為黃帝五十七中元唐

麟德甲子年月日子正初刻之一冬至起

丑之初以年
冬至前

六十一下元唐天祐甲子年壬戌日寅正三

刻之三冬至距五十七甲子年
五十八日二十刻

六十五上元宋建炎甲子年庚申日巳初二

刻之四冬至

六十九中元明洪武甲子年戊午日未正一

叢語一二卷

二十七

刻之五冬至

七十下元正統甲子年癸酉日寅初二刻之

四冬至距六十九甲子年
十四日五十五刻

七十一上元弘治甲子年丁亥日申正三刻

之三冬至以年
前

七十二中元嘉靖甲子年壬寅日卯正初刻

之一冬至

萬曆丁未年壬辰日亥正初刻之三冬至

作戊申年距甲子四十
四年該五十七日六十七刻

夫曆元子正初刻冬至四百甲子而一會

至甲分齊此曆家正法也天運自然不假

安排莫能違矣然古之造曆者以鍾律以

審策以測影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但知逐年推步而不明

曆數終始之運以至逐會有差二十二會

以後差四十四刻傳訛之遠日用而不知

可惜也夫姑為校定如右以俟再攷

據今丁未年癸巳日辰正二刻冬至遷

叢語十二卷

二十八

就其說歲縮七十五秒少四百甲子冬

至與甲子年日時轉而少二刻以次遞

差必三千二百五十周甲子年日時

與冬至齊謂之積十九齊四千七百五

十周五萬七千會二千二百八十萬甲

子一十三萬六千八百萬年為閏法三

十萬元而至朔會於甲子年甲子日子

時謂之歲天地人

前古一元上元甲子年月朔子正初刻

之一冬至起亥八度歷四百甲子終戌

為一會十二會終亥為一周

今第二周第一會上元甲子年月日卯

初三刻之二冬至距一元甲子
差二十四刻

第十會上元甲子年月日巳正初刻之

三冬至距一元甲子
差四十二刻至黃帝五十六甲

子滿四百為第四紀之首

第十一會第一甲子為黃帝五十七中

元甲子年月日巳正二刻之三冬至距一元甲子
差四十四刻

叢語一二卷

元甲子差

六十一下元甲子年壬戌日申初一刻

之四冬至

六十五上元甲子年庚申日戌正初刻

之五冬至

六十九中元明洪武甲子年巳未日子

正四刻冬至

七十下元正統甲子年癸酉日未正初

刻之五冬至

七十一上元弘治甲子年戊子日寅初

一刻之四冬至以前年
前算

七十二中元嘉靖甲子年壬寅日申正

二刻之三冬至

萬曆丁未年癸巳日辰正二刻之五

冬至作戊申
年算

右銖稱寸度之誤然今用之不可廢

姑存以俟再攷

凡四百甲子除正日不筭外零日時積四千

叢語十二卷

九十七甲子三元截齊無奇

五十七甲子至七十一甲子零日時積四千

七百十八日三時七十二甲子至丙午年

冬至零日時積二百二十五日五時共四

千九百四十三日八時該八十二甲子零

二十三日八時

丙午年冬至前甲子為第八十三中元甲子

日癸丑年冬至日甲子為下元甲子日乙

丑年冬至前甲子為上元甲子日

今之談天者類言元會運世矣夫元會運世之說不合曆法况洪荒開闢以來未必六萬餘年史外紀盤古三皇駕空鑒虛其不可爲據明甚術數家以太乙求上古大齊甲子與曆法近而遼廓難尋且不明曆數終始之運余近測遠稽一準曆法以冬至日躔求周天之轉圜以冬至晷刻求日朔之齊會若歲差若閏法一一指掌無少滲漏間有校定本之天運考之先賢罔敢臆說不越一歲之曆而

叢語十二卷

卷一

宇宙一元之運了然目中矣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至此之謂也歲月日時三元甲子三奇八門三白九紫玄機秘訣皆由此出今之爲奇門者回互參錯無當自然之理數慎毋以之誤天下後世云丁未夏五朔吳炯跋

跋

四庫

叢語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吳炯撰炯字晉明華亭人萬厯己丑進士官杭州府推官是書成於萬厯癸巳初無門目故李時英序但稱上編下編此本乃其門人孫汝學重爲排次刻於南京始分爲十七類其學亦出於姚江而不甚取其末流之狂肆至於論處世之道謂相安於無事爲上又云爲善亦須顧慮雖激於時事而言然已參入黃老矣

祝子小言一卷

〔明〕祝世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環碧齋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環碧齋小

言一卷》提要

祝子小言序

記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道可以大小言哉禘子之言以載道也而自命曰小言示不敢爲大也以道觀言則無小以言觀道則不敢爲大祝子之小言也亦夫子下學意歟人之情莫不好自上也好自大也好自上則不上而下矣好自大則不大而小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可以勵志可以輕物可以見道可以窮經可以通婦孺可以察天地是六籍之羽翼也子集之翹楚也嗟夫

熙朝以大明建國號而東越一揭

環碧齋小言序

知之旨豫章朋與祝子生於其地
安得無祝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
斯子嶺南人也學於羅先生先生
亦豫章產然祝子未見吾羅先生
也穀則相聞故其言多合微有未
合者予尚願與祝子商之雖然已
不害其為同矣予之知祝子也久

寧侯此言哉而聊為序其言如此
萬曆丙申夏五歸善楊起元拜手
書



祝子小言

人亦何常唯志所造識高志高識下志下一人
對奕左右持之等是勝心有持和著為勝著也
者有持敗著為勝著也者識不足也故無志辨
志有志辨志何以辨之曰識

天地如許大萬物如許夥人身不過七尺元會
運世十二萬年如許長人世不滿百年以百年
光景介十二萬年間不啻電光石火以七尺形
骸寓天地萬物中不啻九牛一毛萬馬一鬣能

孫君肅小言

於此勘取生身世之極悲開乾坤之隻眼孰得
孰失何去何從定不取憐市兒自失大丈夫無
上勝事

學者未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皇翔於千仞
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累
曰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于人曰學何
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
有是處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積

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疑以凶謹
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

夫世海也身舟也志舵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
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
舵不使去手故士要於持志

人須張坐十年眼方不誤百年身

人之精神貫金石動天地何所不至哉患在
有以分之而不聚二歸一路又患不知訣竅而用
之往二苦難不入因而墮落必如痾屨丈人之

緣君書小言

承調也用志不分至不以天地萬物易而後為
聚必如庖丁之解牛也用刀善刃甚不少挫而
後為知訣竅

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
中目終日視萬色焉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聲
焉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焉而言不匱身終
日動萬應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求必獲玄
驚奇即此玄之又玄奇之又奇所患者豎志不
遠觀體不親卑者瑣二日夜持籌量較以媚

予不知有人高者斤二飾名矯行以媚世俗不
知有我不將以無窮者為礫委之與故曰宇宙
未嘗限隔人二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
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歎墮之崖此時此
心惺二翌二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
則逐名義而捉意念為力彌勞去道彌遠

凡人見以為善有從名義起者有從意念起者
名義非真意念非常真常之善無始無名不可

緣君書小言

以耳聞二不可以目見二不可以口說二不可
以心思二儻然得之得無所得二且無得更復
何失契之乎無情游之乎無窮寐者以醒悶者
以通局者以宏岐者以同而長為天下雄
出迷入悟關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
不徹惟孔子而後憤二而後為孔子今人飭一
行作一解便耿二在胃中謬以為如是其
何能憤

千生萬劫只在此生一生百年只在此日此且

一信歷萬劫而不磨此日一疑度百年而如夢
人身難得自性難明珍重當下機緣莫教當面
錯過

人游于道鳥游于空魚游于水上下四方呼吸
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為是子淵得之而
曰不能嚴非故不嚴直是無可嚴處子思得之
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是無可離時或者未
窺此體以我合彼終未有之何論其輟即當其
作下度安排去道千里而欲歸是淺至人之津

張碧齋小言

涯此与種石而望其勾萌何異

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為中以意執之長作胃
中一緣影大有不灑二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
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
之執中者如人以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二不
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為失之即執之吾猶以為
失之

聖人空二鄙夫亦空二故虛而能受叩而能應
上之不至于聖人下之不至于鄙夫未免有知

見在知見主于內而羅織舊聞復從而妄證之
難与傾倒先民謂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躋神
妙設果識一字也一字便著胃中作梗槩使立
躋神妙能哉

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寔難祇用耳目爾日自曰
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与耳目之
用似之

有聖者之學有賢者之學賢者之學從意立根
聖者之學從無意立根聖其根而滌除不盡聖

張碧齋小言

果不圓成者有之未有賢其根而聖其果者然
則賢希聖非與曰心不能離意而修意者迷心
賢而希聖須是踏翻窠臼別辨根荄

銷鑠人無如忽与愆者愆動水滲怒盛火炎懲
之室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
媾功法何必儒家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
有身故家彌大而經營亦大位彌高而願望亦
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常多翻不如

家村裏省事漢撒脫

饒君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之所有即蠅營狗苟亦必不能益吾命之所無益人不能与造化爭衡久矣若之何不自安命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刻若根闢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冤憎可以存身可以娛親可以庇子孫

儒者之談曰論是非不論利害夫使弱植之夫不能自持也必斯言矣是非利害自有真二是

張碧齋小言

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人能當下擘斷并精神歸一路何堅不破何遠不到弗然者終日騎牆將从俗且畏名義將從

理復牽情緣自相攪攘何以令此中灑灑造古人佳處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

容髮是故衛身莫善於禮

人有為麟為鳳者有為虎為狼為蛇為蝎者有為燕為雀為蟻為蠅者天下不可無此人則為麟為鳳天下不可有此人則為虎為狼為蛇為蝎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則為燕為雀為蟻為蠅至靈者人卒与燕雀蟻蠅比類命之曰枉生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處者才能自適者辯

張碧齋小言

每檢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多少不愜心處遂然自失不容不致二汲二求畢其分願不知痛而摩不知癢而搔欲不歇手不得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二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二乎穀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人官各自為品官品二之一朝定命自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士君子窺天先之天閱人中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何短何長何

在何止定不以彼博此

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二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二乎虛已以游世二孰能戕之

人與人同善也易人與人同過也難名心抹殺不盡必不能與人同過彼可二然善則居之己過則以推之人未可与濟太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舜之所以異於

環碧齋小言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幾希不離倫物執倫物又不可為幾希明察者舜之悟機也悟幾希於倫物是為由仁義行故存之不悟幾希于倫物是為行仁義故去之由仁義行与行仁義安勉不足言直是誠偽是非之判

當孟子時如許行如白圭如陳仲子如楊朱墨翟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而不悟幾希從多

理上著脚故孟子夷許行之道貉白圭之法矧陳仲子之廉禽獸楊朱墨翟之仁義故曰入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

善信美大聖神有階級無階級人信聖而不可知之二神不信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神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夫善一神也誰則信之能信善之為神而後為有諸己而後為信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肉團心耳元來身在心中天起地外身地心天海起浮漚身漚心

環碧齋小言

海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與以雪興有時而盡氣以鼓作有時而衰待於外者乃爾吾志吾道惡乎待哉天之運川之流水之華鳥之韻目之眇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為名義為之自有不能已二世有號為學人遇人拈之勃然不則萎然起滅二起機不由已止名意况不名為志

身其金乎世其治乎或得或畧或順或逆或稱

或譏或憾或憐無非煅煉我者能受煅煉身與世交益不能受煅煉身與世交損

兩玉相礪其光不發一玉一石厝理瑩然舜德光天固其性生然哉而得於人助亦不少父以頑礪之母以豎礪之弟以傲礪之王不厭石亦為王轉殺為生化家為國若舜者斯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

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善之善與惡對無善之善不足以名之何況於惡如慧字妖氛善

張碧齋小言

如景星慶雲無善之善如太虛空太虛空無一物無二一物有無一物留無一物去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通至乎前誰能違之有物焉生而不生老而不老病而不病死而不死千萬人無一人信得及竟逐二馬與化俱徂悲

經學支離起於以傳解經不以經解經蓋有經之經有經之傳有傳之傳有傳之經夫子言性不言所以為性子思傳之曰天命之謂性子思

言天命不言所以為天命孟子傳之曰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質以陰陽五行之說更覺直截簡明若以我博經二亦我傳經之傳傳之傳又不足言已

或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為學乎曰唯二否二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莊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飭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為偽而已矣世路崎嶇行之在人執意展轉成迷恣意狂馳

張碧齋小言

多蹶行得去處勿忘三讓之心行不去處須加三反之力

道有樞仁有術義有方教有權豪傑之士依憑才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其心安心之法至易至難噫祗緣不信至易所以至難

聖人直為人耳取足人之本色而止不加毫末而人號之曰聖人後之人因聖起名因名起念因念起功規二焉欲為聖人而於人之本色有

加焉故不為聖人也者然後可以為聖人為聖人也者不可以為聖人

火性自焚水性自溺石性自堅雲性自逸空性自空妙應無窮

有友人自許仁以為己任吾望其氣殆以仁為己任非仁以為己任夫以仁為己任與仁以為己任二者必有分矣

德輶如毛非詩人果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舉之能勝須是悟到無般

無臭處

環碧齋小言

三

世味醞釀至味無味二無味者能淡一切味淡足養德淡足養身淡足養交淡足養民

白日易下黃金難成琉璃可玩而不可擊如意珠可想而不可得吾且自足以當富不役二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儼只如此已自過分要如何方是稱心

祈年莫若愛日尺璧千金未足為喻能愛日可使一日為兩日百年為千載

孔顏樂處如何樂至平淡才不平淡便屬意興去孔顏樂體一塵千里啞子夢中飲水覺而向人道不出尋得樂處當自知之

道固有至學期致乎其至而已中庸益屢言之道曰至道德曰至德誠曰至誠聖曰至聖而以無般無臭至矣結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聖人有所不能焉非真有所不知不能也到至處即聖人亦著不得一毫見解逞不得一毫伎倆

環碧齋小言

三

如何又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曰無般無臭不知不能是秘密藏察乎天地是大光明藏此即放之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之義益秘密藏即大光明藏

一念激烈跬步萬里一念沈冥瞬息萬年

孰為意孰為心孰為性非一非三意不了盡者未可与見心二不了盡者未可与見性

禪那才下一語便恐一語為塵連忙下一語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為塵連忙又下一語掃

塵語至於宗門尤為陡絕弩之機劍之鋒無容擬議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為掃塵語亦不少既已曰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既已曰再思曰九思曰百慮曰千慮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應口即掃何其迅捷粵自訓詁之學興豈獨不能作掃塵語而塵之上復加塵焉引葫蘆之纏鑿混沌之竅名為報德實為悖德起人種二見解而聖人當下拍趣翻為晦蝕快句以鈍空句以填於是高明者為之攢眉扼腕不

一乘碧齋小言

古

難叛孔氏而皈依佛氏矣非佛氏之教果有加於孔氏則孔氏之徒之說不厭其心陰為驅之地耳

學者湯自隨人言句轉且直道本體是甚麼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己不容己即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也二之則不是大學曰明二曰止二中庸曰誠自成道道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以直養合而況之足證本體不離工夫工夫合著本體二語

是儒者鑿空益遺經中已自道之
凡技藝至妙處入乎法又出乎法師其成心不入乎法者鑿拘二焉入乎法不出乎法者跡而不神

凡技藝無雅無俗無不益無不損得之者鈞令入靜射令入正奕令人專球令人動而已病失之者琴心且以挑淫詩書之道且以文奸言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為讐將舉身與世亦為讐得則俱得讐則

一乘碧齋小言

主

俱讐二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

形不礙神雅不離俗金從鑛出聖以凡修覆甕生白於靈九蓮華托根於汙泥求真二亦為幻真不可求去幻無以見真幻不可去

世知鉢二兩二身為撲滿入而不出以為遺之子孫不知以天地為家常廉取仁施二於不報乃所以遺吾子孫也以前之所遺二之鬼神焉發其藏而去也若流以後之所遺二之鬼神焉司其契而取之若寄

鼠齧枯藤命根牢不牢蠅觸曉窓見地徹不徹
虛擲半生於逝波起坐中夜之明月

古之真人為海馬石燕不為參蓂自處在材不
材之間而處天下人在知不知之間

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會忽之乎
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
吾甚恥之

卉木無情禽魚有情無識人有情有識故証道
以人不若以物證道以有情物不若以無情物

環碧齋小言

三

所以子思咏中庸於空鳥淵魚茂對見太極於
盆蓮窗草

今有麗媛於此耽色之徒見以為世上琛球養
生之家見以為人中虺虎二見大不平等若以
平等眼觀元來只是一箇人固道之所不載亦
道之所不棄說好不得說不好不得

因病投藥因藥發病病二易治藥病難平藥病
雙拋誰受病者

瘡者眉睫能言旨者通身是眼其神之所為乎

身處事外無言不可安在無言不酬孟子曰人
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責在躬談何容易

大舜如草終身是在世了法尼父朝聞夕可是
出世了法

出世了二道也了道所以了心在世了二事也
了事亦所以了心世人托大而取盈往二妄意
將來不可必得者張大目前去寒酸之風肆廣
侈之欲不肯如此便罷何論異日酬不酬只當
日里心政且不少矣

環碧齋小言

三

宋惠照處不周偏惠本來不明耳張燈在室二
光滿非縮之也移燈在堂二光滿非拓之也明
德在躬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亦
復如是

太上御天其次不違天最下与天爭衡爭之不
勝以至於怨

或舉學不厭教不倦是夫子一生活計是學夫
子者萬世法程曰是固然二亦打他格式教不
得有頭腦在先湏然而識之不默識而

意氣意氣有時而衰不容不默不默識而教振弄口耳目耳有時而窮不容不倦問如何是默識曰不識欲識默識還問默識者又問曰既已謂之默識矣且得向人牙後慧討乎

有戒慎恐懼之中庸有無忌憚之中庸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斯為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則無忌憚之中庸而已矣吾誰與為尊二生吾誰與為親二仁賢吾誰與為樂三山水之間吾誰與游戲游戲翰墨吾誰

環碧齋小言

與為笑拉相與於無相與者相視而笑

流行為水流注為沫二非異物所成亦水之為耳故克己由己揔是一己以人治人更無二人達此者一之其為功簡以直不達此者二之其為功煩以勞

夫學也有益之益有損之益有進之進有退之進有學之學有不學之學知不學之為學者可與學矣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二不容偽所謂誠者天

之道也不思不勉之謂誠才著思勉便犯人力今人於聖人則難之於常人則易之不知不思而得即赤子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勉而中即赤子不學而能之良能豈有異焉擇善者擇此不思不勉者而已矣固執者不失此不思不勉者而已矣故思以思吾所不思非始乎思漸習之以至於不思之謂也勉以勉吾所不勉非始乎勉漸習之以至於不勉之謂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正中庸之本指若以不思不勉推為聖人

環碧齋小言

分上事而不復思其所不思勉其所不勉犯人力不少矣犯人力不可以為誠不可以為天

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安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工夫

哀莫哀兮失路哀莫哀兮無家哀莫哀兮卷心孟氏一則曰哀哉二則曰哀哉吊之也環觀宇內不受孟氏之吊者幾何人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

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夫子以仁為的羣弟子射之如射覆夫子更不道破第以行持之法授之行持不來彼當自究至其自註仁者人也一語渾淪不鑿函蓋無盡幾欲更詮一語如蚊子咬鐵牛直是無容口處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又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其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力必不能為吾道轉此法

環碧齋小言

輪

士大夫欲為天地萬物惜生命為百姓惜財惜力為自己惜心神為子孫惜福無如情從怨事從簡用從儉

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于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

見火之性

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巡書而枕書時出山硯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益於寤之中得幾分寐之中得幾分書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得幾分又曰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吾歸語吾兒抱一得一存之以為讀書法百年交游半為黃壤青草三界游戲忽成萬古千秋如何不悲如何不樂

環碧齋小言

寡學不如多學多學不如絕學多學者益以為損如仰天池一瀉可盡絕學者損以為益如出山泉涓涓不絕為江為河不為海不止

日無晝夜曰晝夜自人之所見分之若入海而觀日地以上為夜地以下為晝何暗何明月無晦朔曰晦朔亦自人之所見分之若騎日而觀月天以下為弦天以上為望何缺何圓人心亦然其曰通塞亦自人之所見分之而人心實無通塞日通乎晝夜而明月通乎晦朔而圓人心

何塞不通二亦通塞亦通三月不違為仁月至
為仁日至亦為仁人于仁有至有不至有違有
不違仁于人何至何不至何違何不違

余令海陽四年黃煉之寓書于余皮內無得語
又不欲為皮外語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日父母
之子民也亦愛日余惕然有感于其言初志難
酬末路易蹶寧獨官理捻來人間世光景無多
才過一日生期便減一日死期便迫一日轉眼
臘月三十日到來貴者不能饒富者不能贖文

環碧齋小言

者不能辯巧者不能避即急二忙二以日為歲
理身分上事且恐湓先朝露抱千古不了之憾
更有何工夫說閑話管閑事爭閑氣作閑應酬
文字

千古作聖不成只疑畏二字而畏又生于疑然
必能疑而後能無疑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
得及者心眼平等即堯舜當前亦只這些子了
無恐怖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之說之也以此
四大是我四大非我是非二是請以夢徵寐者

形具而不用而見之夢境亦視亦聽亦言亦動
於此體取始信人之為神始信身外身二後身
之非誕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
自閑人心自閑

恒言學問學問蓋有學必有問二由學生也每
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法做
不去屢討求而低眉緘口丫手齊足壇場冷落
于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為問日其問也不

環碧齋小言

必關於學其答也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
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幹在
決

能言能不言之謂默二有餘辯能進能不進之
謂止二有餘榮能勝能不勝之謂讓二有餘勇
學以自然為宗自然之體聖神不能加二則為
贅為疣庸愚不能損二則為崩為蹶第自然之
體無乎然無乎不然真志不豎性習交馳日染

耳濡肌髓亦貫坐結於想動應于行以徵於夢
竊吾自然者以為作用天機一自然嗜慾一自
然為權為中一自然為權為詐一自然故不悟
不足以窺自然而徒悟不足以完自然

學欲混萬物學欲超萬物超萬物不混萬物其
流也為奇僻混萬物不超萬物其流也為鄙瑣
超萬物者已立混萬物者已達

或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
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跡水無留

環碧齋小言

影

太素者人之本來入利津焉而染入名場焉而
染入藝苑焉而染失其質矣絲五入而五化墨
子悲之無入而不自得古之素心人也夫

衆人以氣習見人不以性見人橫生種二分別
惟聖人以性見人以性見人故不矜聖智不貌
顓蒙不跂古昔不薄今時以平等心行平等事
隨機設法惟人所取卒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
蓋聖人之神用如此

意與方新誰肯以身為溝壑時移物換展轉化
流往有自卻其初心者記云不返孟云不回西
竺氏亦云脩不退轉行此惟真有志士能之

凡骨肉交惡起于見相相觸舜見父而不見父
之頑是故有罪可負有惡可引終日變二求其
不我愛之故而卒全其為父子舜見弟而不見
弟之傲是故無怒可藏無怨可宿喜鬱陶之思
而不逆其偽而卒全其為兄弟

毀人於我不美誑人於我不信慢人於我不尊

環碧齋小言

戕人於我不益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
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樞衣之士不能定而
百世之下定之

人須自辯根荄雨露有時不得橫生圖度一雨
露也芝蘭得之以發其馨香荆棘得之以長其
芒刺

聖學有神有骨鄉愿得其皮耳衆人以皮相故
愿之聖人以神骨相故賊之又曰狂狷有瑕

玉鄉愿無瑕之石

人世萬患起於是非是非起於人我莊生齊物論齊是非也外喪其耦內卷其我我耦俱卷是非安從生

古之君子出則為天下澤入則為天下風風之被人也微而遠夫卷其道足以為風何必榮通何必醜窮

易以象教詩以彀教易詩與書道一而教殊以象教者玩而得之者也而不可徒誦以彀教者

環碧齋小言

五

誦而得之者也而不可徒讀今人於書讀於易於詩亦讀故彀象之道缺而易詩之教亡

人之才力至不可強如金分兩百鎰必不能引而為千千鎰必不能引而為萬萬所可能者隨其分兩去雜還精求至乎足色而止

勿以元氣佐客氣勿以人言移本心勿以迎合為精神勿以距鉤為風力勿取庸衆人悅博士君子之笑勿以一時之利貽千百世無窮之害

無心而心安外身而身存游乎物初而物轉不

有其官者能其官有天下而不與而天下治作用人異會須觀其所主所主主於道義即蹈迹策士之機權亦為妙用所主主於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為借資

天下之不平也起於人心人心不平之極上之人不能持天下之平平之故激而為亂君子平其政以平人不平之心所以遏亂萌也

文章不在字句爭奇要之成章朴者如匹練華者如匹錦後世文心不具博覽精擷奇字雋句

環碧齋小言

五

無不有之餽飮成文爛然炫人了無自家一段炯二不可磨滅之見如百衲錦襪披之小兒迴環自喜而以為大人服且醜而褻之

文生乎情情至而文亦至焉情盡而文亦盡焉詩以咏情也而束於律其情常不調適書以達情也而束於四六其情常不流洽故詩以律工亦以律衰書以四六工亦以四六衰工不如拙整不如散情見乎詞可使千載之下讀之悲酸如見其人如見其心何必藻績以為事

薛河東胡餘干考亭之孝子陳新會考亭之賓客王新建考亭之忠臣

孟氏之後儒者守其糟粕而學之脈反寄于二氏至周程而始復故二氏之教盛於漢大盛於唐而少衰於宋

古之立言者理不必宇宙有語不必聖哲道要以據其所自見文不飾質瑜不掩瑕申韓不諱刑名荀子不道性善太史公是非不必準於聖人代而下言者不自是非隨聖人之所是是之

環碧齋小言

隨聖人之所非非之無敢謬焉故秦漢以前之書多示人以駁二為真駁秦漢以後之書多示人以醇二為偽醇

無忿不談學人謗學談學人輒自謗之行不信於鄉里道不行於妻子日向人呶呶祇益堅人不信之意其為謗莫大焉

興有起有滅志則無是識有及有不及智則無是世固有冒興為志冒識為智者

與我俱來者我鳥乎外之不與我俱來者我鳥

學內之能辨內外之分而後可与言學

先天之學調元氣治未病治未病力簡効神治已病力効獲拙

聖哲授受播揚宗風開口克已當自有說必不如今所訓詁蓋子淵一問分明堯舜氣象夫子不應便令動湯武干戈

意見橫生神理難悟神理忽悟結習難忘吾故惡夫以才氣駕學問自以為得者

因地一轂貴富賤貧壽夭之分定雖神聖無所

環碧齋小言

容其推移乃賢不肖造化不得而拘之唯人所造

大道等虛空虛空不可以手搏不可以器量定

命如山岳山岳不可以氣撼不可以力移而世人謂二然爭以手搏之器量之氣撼之力移之也命之曰愚

母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訓母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今世士相見揖如搗躬如揖坐如犄語如密可

以為下人乎子曰慮以下人又曰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彼以穀音笑貌下人者麗矣
朋黨黨錮三季一轍故名不可多噉也噉名吐
實且以禍國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龍螫於淵士埋於
民聖夷於愚彼挾有片長翹然於天下人之知
之神之所不載也
貞女許身於夫蓋臣許身於君太人許身於天
地

環碧齋小言

三

生人通憲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
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与造化爭權造化
權還之造化即与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
抽討物外之間身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
兩三三淪茗焚香魚二雅二會不必約禮不必
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
与天游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
旦淨土顧乃不病自灸未老先衰何為者哉
韓魏公平生不輕以膽許人學亦有膽彼丈夫

我丈夫蓋無畏者哉不明目不能張膽不小心
不能大膽故膽在所養而識先焉

養德如養丹先辨丹頭徐酌火候夫子曰溫孟
子曰勿忘勿助火燥則助火冷則忘不燥不冷
則溫此非可以意調停之也能辨丹頭者當自
得之

人知夫子身為大冶博鑄三千精鑄七十不知
夫子蓋合三千七十為大冶以自鑄

孫克成曰夫子一生學古其博文約禮直得之

環碧齋小言

三

伏羲氏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
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造萬民不如造一吏夫士也一行為吏立萬民
之上意滿氣高誰復受造造士乃所以造吏也
造吏以造民其功著而難造士以造吏其功微
而易

古者造士之官列之六卿今世則卑散之廣文
耳道希權輕曾不得与邑長吏並士風不復

習難變職此也夫

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三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乎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萌學欲尋向上去全在頓力勝頓力學之根也

出利入名出名入理出理還常二者常也日用而飲食也事不可去去心心不可去去知知不

可去去識

學莫病于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甚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誰則去識其嬰兒乎嬰兒色視而不辨為何色聲聞而不辨為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即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是故書契未與人聖人神降本流末胸羅古今而或以愚終身學者何可以識自多

一貫之言于夫子非數非畫非心非理皆地

起了。然能緣曾子直下應之曰唯門人相顧錯愕深知所云自後儒鑿破混沌耳學者下之存畫數見上之存心理見既不能唯曾子之唯又不能疑門人之疑不唯不疑症在不治翻不如外教家陡絕宗門為機為鋒不容擬議能起死而回之生也蓋一貫真夫子宗下語教不足言而竟衍之為教令人口耳承接莫發千古之疑端惜夫

中庸之功戒為第一義戒有自性戒孔四母顏

四勿子三勿自性戒也自性戒非見性不能其

消息有作而致其戒者霄壤懸絕

或問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呼吸之息何如曰此

息非呼吸之息也而亦未嘗非呼吸之息也生

息曰息滅息曰息羣動于夜焉歇一元于夜焉

復生滅二義兼而有之嬰兒未離母腹官神俱

附一氣綿綿三不鼻而臍隨母呼吸是為胎息雲

時墮地如夢忽醒目開而現矣耳開而聽矣口

開而歸矣息不于臍而于鼻鼻開而息矣及

習與長心為形役獨賴嚮晦入宴息不視不聽不言不動一呼一吸依稀乎如在母腹中名為夜氣有氣無心無心心存滅息息已生息息生騷曰一氣孔神号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号無為之先蓋息之時義大矣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聖人立法準於中人綽有餘地後人變法準於

高士顧安得盡高士与之守法不渝哉

太潔之行可以治身不可以治民可以治民不可以治軍

人之冠而戴鬚眉者類稱丈夫乃孟子品題有四曰大丈夫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不丈夫太

丈夫尚矣小丈夫能諫能去爵祿不以入其心第涵養功少不能平悻悻之氣着脚名節律

以大人之學而小之然不失為丈夫也乃以朝為市罔彼富貴不知止足以公卿窮賈之行

則丈夫而賤之矣負昂藏軀不自樹立族排擯勢之門陰取富貴烜赫鄉人以鬚眉甘妾婦之行不恥則丈夫而不丈夫之矣夫小丈夫學可大也賤丈夫即貴不足貴也至冠而妾婦何以施鬚眉于人世貞士羞与為友異代子孫羞以為祖人國豈有賴焉而世之蹈其轍者不少嗟嗟百年不又之身欲贖無從百世不能改之志欲掩無計士大夫何可不蚤自決擇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為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為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一不露寒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實

處老有道乎曰有天者天之人者人之子孫者子孫之耳目肺腸卷為我有我復無有對境空空忘年二化難老之錫何必在天

特見學人終日安爐立竈不有輟之何所事作

夢學一如閒忙一如強俗一如易養乎神聖
大乎爲魚不如是者不名通德



環碧齋小言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祝世祿撰世祿字無功江西德興人萬厯己丑
進士官至尚寶司卿是書純以禪門之說附合儒
理如云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又云聖人空空鄙夫
亦空空故虛而能受又云賢者之學從意立根聖
人之學從無意立根又云許行白圭陳仲子楊朱
墨翟皆有意於聖人之學而不悟幾希又云有善
之善與惡對無善之善善不足以名之又云或問
所存者神曰神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
雁過長空影落寒水又云禪那纔下一語便恐下
語爲塵連忙下一語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爲塵
連忙又下一語掃掃塵語宗門尤爲陡絕弩之機
劍之鋒無容擬議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爲掃塵語
亦不少旣已曰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旣已曰再
思曰九思曰千慮曰百憂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應口卽掃何其迅速自訓詁之學
興引葫蘆之纏鑿混沌之竅起人種種見解而聖
人當下指趣反爲晦蝕快句以鈍空句以填於是
高明者爲之攢眉扼腕不難叛孔氏而皈依佛氏

矣云云觀其所言蓋姚江龍溪之末派也

時習新知六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崇禎間郝洪
範刻山草堂集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時習新知

六卷》提要

時習新知題辭

內編

聖教惟言行孝弟。詩書執禮。使人
學而時習。別無隱怪虛渺之談。故
曰。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道有上
下。無彼此。離日用常行。別無妙道。
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百姓日用而不知。用且不
知。况不用而知者。天下鮮矣。故曰。
下學而上達。上與下非二也。自其
可語者觀之。下皆上也。自其不可
語者觀之。上皆下也。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行

之而不著。則終身由之而不知。聖人所謂知。皆由之而知也。下學而上達也。世儒先知後行。知之而後由也。離下而語上也。離下而語上。非聖人之知。是二氏之所謂知也。萬曆己未歲八月望日郝敬題



知言舊序

內編

不佞食粟三十。吾斯猶夢寐也。萬曆庚寅。捧檄縉雲。百里之內。寔多賢士。願不佞身類刻木。噬肯適我矣。明年調永嘉。吳興鮑士龍氏。領郡博士。三年索居。猶不佞之在縉也。兩人傾蓋片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成忘年之好。簿書暇日。相與謫求性命宗旨。言必稱宋朱陸。近代王陳語錄。和以柱下西竺之義。捉耳而示余。余空空鄙夫。如力士暴虎。不齋寸鐵。袒裼而膺之。是

多憶中語。語必竟日。或風雨夜。盆
僕吏屬耳垣外。謂令與博士言。何
悽悽也。不佞解之曰。不可與衆言
者。不可與衆知者也。仲尼辯窮六
籍。不言性與天道。子路名賢知德
者鮮。然則知之難。而言之何容易。

畢集

不時習新序

四

也。雖然。莊生有云。大知閑閑。大言
炎炎。禪子說法。頑石亦解。天生蒸
民。遽不若一拳石靈。知及之。仁不
能守。言之不能行。終日呶呶。謂之
噫氣。以息相吹。不敵老衲一按指
宜矣。因出所言以示都人士。題曰

重題時習新知

內編

余三十無聞。邂逅知己。始投一言
之契。風塵荏苒。逝者如斯。子期死。
伯牙絕絃。寥寥空谷。不聞足音。今
又三十年矣。斯文日邈。阿蒙猶昔。
年在桑榆。死尚未可。追念同學。豈
甚慚憤。每有省發。輒援筆書記。叅
伍舊聞。命曰時習新知。將自為弦
韋。匪敢誨人。苟有同志。可與共學。
亦所不私也。

萬曆己未十月朔日郝敬識



山草堂集第八

內編

時習新知卷目

卷之一

初篇

卷之二

初篇

卷之三

初篇

卷之四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目

一

中篇

卷之五

中篇

卷之六

後篇

山草堂集第八

內編

時習新知卷之一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田必成 男郝洪範校

初篇

學以性善為宗以養氣為入門以不動心為實地以時中為妙用以性善為宗則仁無不顯以養氣為入門則用無不藏以不動心為實地則感無不寂以時中為妙用則應無不神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一

一

初篇

性本至善不待養而定其不定者氣也氣得養則日用酬酢自中規矩大學止至善定靜安慮無非養氣

教人存心養性茫無栖泊教人養氣一瞬息而性存

大虛中渾是氣而理無形人身中渾是氣而性無形但從容和順氣即性也飛揚躁擾性即氣也

志為氣帥此天機妙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有

事勿正。勿忘。勿助。千古性命真宗。

氣動則浮。靜則實。靜而實。然後可大可久。道家養氣。專爲長生聖賢養氣。爲當大任。

一點靈知。時時普照。便是有事。

主忠信。勿自欺。與養氣三者一路工夫。氣質用事。只爲自欺。勿自欺。則氣退聽。而德性用事。便是主忠信。

靈知蒙蔽。如醉人騎馬。昏不知所往。一真屯聚百竇皆封。天光煥發。主勢精強。五官奉令。不戒。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一

二

初篇

欺而自不能欺矣。

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可見人性本善。性現。卽衆欲冰消。

寧靜則性見。閑攘則氣昏。閑攘中自有寧靜。

木懃人。念力執滯。自謂不動心。此告子行徑。放。

教和平。則滿腔春意。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

自定。

順意則喜。拂意則怒。聖賢不免。惟聖賢爲能不。過其則。若云絕無喜怒。則性死。情灰。無此理。但。

能一覺便消。卽與聖賢同歸。

凡夫心不在爲病。賢人心在爲病。

人心若別有未發之中。在已發前作主。天地須停息一擲。乃復運行。無是理也。時行物生。卽於穆不已。於穆不已。卽時行物生。

日用情境千變。有之以觀其竅。無之以觀其妙。是謂習坎。大禹治水。行所無事。聖人治心。亦復如是。

施無次第。發不調停。此氣質之病。學問須向此。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一

三

初篇

中較勘。

恒情所以多憂鬱。不得洒然者。爲利害心多。利害心多。以其不知命。知命則素位而行。無入不。

自得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知命。故。

坦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

最忌厭動求靜。性體本無動靜。方寸常如大虛。

寂感皆同一體。

妄念多。但理會勿自欺。則知止。知不止。卽是自欺。纔知便止。卽是勿自欺。時時體驗。則時時心。

存

人有心。卽有念。浮屠教人不起念。何爲其然也。思者心之官。念念在義理。心之官當然。所止者邪思而已。

無事。虛豁豁。事至順應。當商量處。儘商量。當營辦時。儘營辦。但靈知不昧。隨處爲飛魚躍。學始於慎獨。今人且休言慎。但覓得獨著。卽慎在其中矣。

靜坐觀心。閑中一樂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二

四

七

今人動說學道。畢竟道是何物。平地上起堆頭。上安頭。無處卽是有。損處卽是益。不須更減。不須更添。當機而應。適可而止。

自家氣質變化不得。學道何用。氣質纔變得少許。早是學道人。

養氣卽是養心。心無可養也。氣定卽心定。心和則氣和。大學知止而后有定。知者心也。止而定者氣也。氣止而定。則心靜而安矣。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樂

天知命。安土敦仁。其要只在養氣。氣不得養。欲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何可得。氣用事。心不得爲主。欲不憂能愛。何可得。

君子坦蕩。只是養氣。小人長戚。只是氣失養。氣用事。則多憂懼。

天地間都是渣滓。離却渣滓。更無處覓清虛。離却形氣。別無玄妙。血肉銷。則虛靈散。油乾燈熄。薪盡火滅。故曰。仁也者。人也。理氣無先後。形性無彼此。不可一向落空。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二

五

初

人身積塊耳。契緊得一個虛竅。子玲瓏。更加閉塞了。便同土木。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工夫性命同宗。但勿須更離。便是聖賢所患在離。離不離。其間煞有機軸。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人性之中。不覩不聞。至矣。子思一聲喚醒。千古夢中人。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個個本有。

靜時靜。非真靜。動時靜。靜始真。合眼定。未成定。

開眼定。定始成。

緊觀著。日間偏慣的。偏會的。纔覺便斬斷。千將利而倡優拙。方是學道人。

爽利漢。生死臨頭。一似等閒。蠢笨漢。閒坐一似負鹽車上太行底老獃。

但放下。生死都休。放不下一絲也礙。正火烈時。亟須放下。

消殺得此心。便是烈丈夫。

心氣和平。自覺萬物與我相親。

筆案

本時新集

本

初編

日用近切處。多少虧欠。如僮僕小過。動輒叱呵。妻子承奉失意。動生嗔恚。却妄言萬物一體。如矮人思上天。

肌體皮骨。有礙之物。終歸於盡。一點靈明。流傳在宇宙間。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以不朽。三者俱無。與草木同腐。哀哉。

氣聚則神凝。神凝則氣住。神氣凝住。則形骸堅固。攝生至理。不過如是。

老子云。當其無。以為用。車牖之類皆然。況于人。

乎。人身塊然血肉耳。當其無何在。識其所在。溫養調護。是謂守中。

方寸心。不能盛合。而能包羅天地古今萬事。萬物強記五車十乘。都藏在何處。恰似有一無底之竅。卽此是微妙玄洞。與造化相通。學者二六時中。常關此竅。則性命歸宗。

塵勞煎熬。烈于風火。大冶炎爐中。自取清涼。

一點元神。千聖種子。天地之根。萬物之命。為血氣所使。狼戾暴殄。得罪于天神地祇。可不懼哉。

車案

本時新集

本

初編

昔賢戰戰兢兢。專為此事。

眼前色色現成。但心氣和平。無入不自得。

晝夜陰晴有明晦。大虛洞朗無明無晦。人身耳目有通塞。性體寂照無通無塞。

知覺是情。虛靈是性。虛靈生知覺。知覺蔽虛靈。

若虛靈透露。知覺無礙。與大虛同神。

大虛清通無翳。性命之本體。道之真源也。故大學之道。首明明德。列聖羣賢。只料理一明字。

初學莫如主靜。靜則羣妄自消。身心安穩。覺感。

遇聚散皆大虛中塵影與性體無干

作止語嘿常存未發之中便自有從容和順氣象縱遇天翻地覆躁急濟得甚事

眼前羣動凌厲全藉靜裡銷鎔到得靜時不見可喜不見可憂

靜虛中看萬物都自有快樂意思心平氣和養身養德總在裡許

道家以目攝心佛家以鼻攝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

山軍堂集

時習新卷一

人

初

道體萬變自然無爲處即是隱微子思以夫婦天地明費隱真切至教

天成一條平路但不拗枉步步相應

心收在腔子內尋常行處覺我在萬物頭上住是謂先立乎其大者

靜觀自性活躍躍底

正念不迷雖雷霆鬼神撓之不驚說甚聲色貨利

張敬夫云只是工夫不斷難此古今學人通患

天行不已所以爲乾聖人不息所以爲誠顏子一間未達祇因三月不違

路徑生疎執此忘彼事理融通不執不忘能者從之

心息相依入道之基心平氣和違道幾何從容詳審自然心存理得微加躁急即神爲氣掩

問初學養氣如何曰求放心爲主宰懲窒忿慾爲關鍵觀出入息爲輔佐

心在即是敬意思甚活潑先儒謂敬者生一無適太著意而難持久所謂操則存也

氣機不寧貼欲見性何可得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氣前輩見人靜坐稱其善學以此

無累即是世出世法惟聖人無累恒人累重須養氣求放心內重則外自輕

一點虛靈至尊至貴爲三才之樞凝聚在人身是爲靈寶能恭敬奉持則天地佑神鬼依恒人

不知檢省聞說天爵良貴茫然罔覺哀哉

張之則太拘弛之則太放能從容中道所以爲

難。故孟聖教人養氣。氣得養。自然一張一弛。適得吾常。

血氣有強弱。心志常精明。莊敬則日強。安肆則日媮。居處恭。執事敬。顏四勿。曾三斯。大學恂慄。威儀。須臾不可離也。

志氣昏惰。學人通病。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禪子攝心。譬於牧牛。一迴入草去。摸鼻拽將回。儒者反不如。

昏散兩者。日用常病。恒人所以流為禽獸。以此。

山草集

太時習新集

十

初篇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立人之道。當然耳。

問悟曰。虛則悟。大虛生人。人與大虛同體。聖人體無。如魚在水。鰓頰腸胃。莫非水也。纖毫無礙。此謂之悟。凡夫形氣重濁。貪執有我。根深愛染。膠固不化。大虛無礙。而凡夫自作窠臼。是謂之迷。

自家的心。不安頓在自家軀殼裡。却放在天涯海角。可怪。

這裡洞洞朗朗。任萬感紛紜。八面交應。這裡只是洞洞朗朗。如一面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有何防礙。今人鏡子昏。照不見。又一等。失却鏡子。又一等。反鏡向裡。都錯。

心地空明。是常住真宰。客感紛紜。如過影。飄風何勞真宰追陪。

盡大虛空。無一處不與我通。我身無一息不與大虛空通。但神明常覺。自然廣大舒泰。

人身萬感萬應。全仗一竅虛靈。老氏謂之谷神。

山草集

太時習新集

十一

初篇

不死谷神。死是為行尸走肉。故存神為要。凡實理有得于心。則是非取舍。如飢食渴飲。不可聲音笑貌為也。此之謂誠明。先儒云。嗜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大學無自欺。中庸擇善固執。不可須臾離也。

明鏡在旁。顰笑舉止。應現。虛空照人。如鏡隨影。恒人心靈。未之能信耳。

習氣之染。深于膏肓。嗜慾之障。錮于鐵城。始信從心為聖。竭才為賢。畏難苟安。民斯下矣。

知覺運動由我主。神明非由我主。神與虛合。太虛屈伸往來。皆由自然。惟聖人爲能無我。

人。有志學道。須向性情氣質上磨礱。不然。都是假喜怒。由性情動作。由氣質。

日間煩惱少。客氣少。始信工夫入細。

不室慾。乃近禽獸。不懲忿。比禽獸更甚。不室慾。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不懲忿。無惻隱之心。尤非人也。暴戾者。伐性之斧。慳于嗜慾。

神明不壞。壞者形耳。形固則神住。存神自不得。

山童集

主

勞形

恒人死後還虛。聖人生與虛合。

心清。卽一息與千歲無別。百年住世。醉生夢死。

真是可惜。

心清氣和。則動靜語默閒暢。自覺此身與宇宙間元氣流通。不知身之爲宇宙。宇宙之爲身。卽此是仁。

真能不被外物羈絆。方是閒人。試觀世間何物。可羈畱得我住。我可以羈畱得世間何物住。逝。

者如斯。貪便是癡。

著天理。便日增長。著人慾。便日消殺。人慾消時。卽是天理長時。夜氣所息。卽是萌芽所生。養心莫善于寡慾。慾寡。心自虛。虛極。自通神。

懲忿室慾。入聖捷路。幾在我而非難。人患無志耳。遷延苟安。老死不聞道。祇爲忿慾。

慾令人鄙。忿令人羸。人到羸鄙。與禽獸不遠。慾寡。則心自清。忿銷。則氣自和。人到清和。方是君子。

山童集

太時習新卷一

主

初篇

忿慾兩病。每日漸輕減。得些子。方信學力。若是

大力人。彈指間。霍然冰消。

慾惟食色兩種難忍。忿惟對妻子奴僕易縱。

言多喪志。又損氣。非禮勿言。當言亦須含蓄。次第。一往直發。意思索然。古者言之不出。引而不發。此有真趣。非徒斬之也。

熱鬧場中。到酒闌人散。倍覺淒楚。浮屠所以常樂我淨也。不貪喧鬧。自不孤寂。聖人主靜。故安土樂天。

乾坤不毀。惟其循環往來。盈虛消息。所以無窮。萬事萬物。無大無小。不離此機軸。

道家玄牝。向一念靜中見。一念清淨。卽是衆妙之門。精神氣會聚於此。非有異術也。

天地間惟一氣。理從氣上看出。所以中庸諄諄顯微之義。

人心自大虛來。聖人欲人復其心體之初而已。戒愼恐懼謹獨。明明德止至善。但心同大虛。一切了當。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一

十四

初篇

明不從靜中生者。皆是情識。大學明德。先知止定靜。

天地之間惟氣。人身亦惟氣。人與天地相通。亦惟氣。無氣則兩間爲頑虛。孟子言性善。以養氣爲實地。曰情曰才。曰寡慾。曰兼所養。語上不離下。孔門正宗也。世儒離氣言理。空談性命。與孔孟之旨矣。

仁統萬善。溫柔者。仁之器。易道變化成于兩。兩者柔也。無兩則一不化。故易戒過剛。

養生養德一也。聖人不貪生。何嘗不慎疾。寢必有衣。夜則獨處也。食不厭精細。晝不過飽也。讀鄉黨一篇。遠色慾。薄滋味。聖人必從事于斯。養生而不足。以養德。非能養生者也。養德而不足以養生。非能養德者也。天地之德曰生。聖人之德好生。君子惡虛生。非輕生也。惡偷生。非不愛生也。

清明自混沌中分。動在靜中藏。魄載魂。形畱神也。混沌散則神魂飛。嘿嘿穆穆。抱神以靜。孟子所謂夜氣也。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一

十五

初篇

纔知卽止。日用心境最親切工夫。先儒作窮理致知解。謂凡物皆知所當止之處。甚覺支離。宇宙間清濁淨垢之途。千變萬化。是以道惡果而窒。神妙變通。生于恒久。是以學惡欲速。形骸如浮漚。大是危險之物。一日之間。昏迷馳騁。死道百端。所以擇善固執。朝乾夕惕也。百骸頑聚。耳目爲神明戶牖。旣是聲色之媒。卽是見聞之府。善言善行。由此入。九思首聰明四。

勿先視聽不可不謹也

人在大虛中乘虛以泳一竅實則病九竅秘結則死神以虛爲宅心虛則道集

日用檢點身心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除却自家身心更有何事相關

人心方寸許五官四肢八萬四千毛竅無不靈通是謂不測之神百骸皆含靈故曰人也者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神之靈也

日間掉舉不寧皆爲氣使心常存終日可端坐

崑山集

二時習新知卷二

十六

初篇

心忘氣便長非另外助之長也

人身中變態皆自家精神顯化精神不收攝外邪因緣而入不善招殃卽是此理神氣清明外邪不敢干

煩惱只爲不知止知止隨處安穩妄想拔援終無寧日

元炁自然欣暢一切懊惱皆血氣邊事心上不著一物流行坎止自如聖人樂天安土惟此中消息相應別無奇特

一息不來便分今古死亦大矣然而萬物晉同不足介意惟此事喫緊君子不可苟惟此事尋常庸夫不必驚

了得生死齊卽知人與造物同其無窮萬物與我一體有何彼此大小脩短之隔

心與氣非一非二害心莫如氣故養心先養氣帥氣莫如心故養氣在存心心存氣自和順從容心忘便鹵莽滅裂所以君子之容舒遲玉藻九容顏四曾三皆養氣之目而心爲主

崑山集

二時習新知卷二

十七

初篇

天道貞觀日月貞明聖人貞一與天地日月同也畢竟一是何等人生出于一死入于一羣動生于一起靜反于一萬殊本于一萬慮歸于一一者神也神不可知在人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一爲元氣純一爲乾元氣周流純一不已焉得不元亨利貞

神閒則氣調神凝則氣住神返則氣回神昏則氣亂神勞則氣乏神死則氣散故道家以神爲

金丹以氣爲本命神氣相依綿綿不息養生至理不過如是

天道統仁人道制義仁無不統義有常制任情不檢一切認爲本來託大含藏終無清寧之期是告子外義之學也

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耳目聰明思慮通達生人之至樂也更希分外是謂不知止是謂放而不知求

心安氣和卽是至樂此外求多惟有聲色貨利

出聲集

二八時習新集

十六

初編

是謂鴆毒斧斤樂其所以亡者

天運未嘗一息停祇是自然人心嬰孩至老亦未嘗一息停祇是撈攘

霎時間清明在躬便是聖賢霎時間昏迷放佚便是禽獸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夜氣不足以存則違禽獸不遠矣至哉聖訓士生天地間縱不能爲聖賢何至甘爲禽獸試向日用反觀我與禽獸不同幾何又外觀禽獸與我同者幾

何如自當惕然悟憤然恥矣

閒中隨處體認天理自覺參前倚衡得一善須拳拳服膺

飽煖遊閒不務身心荒耽酒色亡身殞命真與禽獸同癡與糞草同臭

時時體認安土敦仁能愛意思忿懣自少常見得人皆可愛便是體仁常受得人虧損方是養德

士使人畏不如使人愛阻染則人畏之溫恭則

出聲集

二八時習新集

十九

二編

人愛之士生鄉國使人畏是大不祥

衰年一切緣染但可漸除切勿分外加增此守死之最要者

年來每遇排遣過一事堅忍過一念一慾覺意思舒暢作德日休民之秉彝也所以學貴時習而悅

詩曰敬之敬之子云君子脩己以敬先君以此

命子頑冥不幸實泰所生哀哉
自欺境界甚危險勿自欺工夫甚真切

君子不求身安而求心安。箕倨偃仰身所安也。心未必安。是以居處恭。執事敬。終日乾乾。居無求安也。懷居不足以爲士。宰予晝寢。比諸朽木糞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如是夫。

兩間日月往來無一息不動。天命穆穆。無聲無臭而已。人生日用酬酢無一息不動。性體穆穆。不覩不聞而已。純此則聖。存此則賢。去此則庶民滅。此則禽獸。

知而無知。無知而知之。謂神。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神也。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者。亦神也。

日用昏沈障起。惟莊敬足以銷之。倦劇不妨假寐混沌片時。清明頓復。夜氣所以開。平旦也。

言者心之幟。人不見吾心。惟聽吾言。不可不慎也。

欲速見小。總是一病。急躁人自然褊狹。從容自然寬舒。

真性常現。亦常迷。故有恒最難。然常迷者亦常

現。故恒性皆有。恒而不息。便是聖人。

天地聖人所以盛德。惟其日新。自有天地來。億萬載時行物生。常如一日。聖人十五志學。七十從心。亦如一日。人皆與天地同。祇因累重。振刷不開。故聖人教人日新。

時習。自覺日月長久。無所用心。雖百年住世。忽然一夢。此彭殤所以分也。

君子終日乾乾。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三畏盡天下之道矣。畏斯三者。則無所不畏。戰戰兢兢。

死而後已。小人不畏三者。則無一足畏。所以無忌憚而流爲禽獸也。

聖人以悅樂爲天真。中和爲性地。怨尤忿戾障道之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仁。故能愛。不憂能愛。便是致中和。養氣是中和引子。

人一身除却血氣。無復有我。那更有心性。離氣無理。離形無神。離身無心意。知故大學以脩身爲本。身脩則道器一貫。空譚心性。二氏所以不可用也。

世上道理說得行不得。總屬虛妄。道只在尋常日用間。所以誠之爲貴。二氏亦要人爲善。而言語浮誕。可知不可行。聖教以行爲知。不行都不算知。

養心不離靜。經世不離動。然而天下之善。常生于靜。天下之惡。常生于動。故聖人主靜。

日用細微處。時時覺自己過差。卽是心存不覺。卽是心放。知過卽是長進。改過卽是脩身。主宰精明。則微暖難欺。

山堂集

太時習新卷一

王

初

閒忙憂樂四者。日用心境上工夫。幾微之辨而已。上智德性用事。閒裏忙。忙裏閒。憂常樂。樂常憂。衆人氣質用事。閒則昏散。忙則躁擾。樂則放浪。憂則煩惱。

欲寡則心自虛。心虛言動自有節。德性見習氣自銷磨。端本澄源之功也。孟子謂君子引而不發。躍如。穀律在此。繩墨在此。

萬事終歸于盡。以盡觀無盡。物與我皆無盡。况天地乎。如以無盡思盡。天地亦歸于盡。况人乎。

作如是觀。世味自輕。覬覦之念自少。君子求諸己。學問之道。一言蔽之矣。脩己以敬。是注脚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疏義。

天地之觀。與人目見之觀。其神同也。但天地貞觀。而人以妄見損觀。日月之明。與人知覺之明。其精同也。但日月貞明。而人以多知損明。人能貞觀貞明。卽與天地日月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

養心正在動時。如操舟正在險時。顏子四勿正。

山堂集

太時習新卷一

王

初

在視聽言動時。

好學兩字。是聖賢命脉。顏淵不貳不遷。非禮勿視。聽言動。至于三月不違。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乃稱曰好學。及顏子死。夫子謂未見好學者。直以之自任耳。後世所謂學。非孔顏之學。好與不好。焉能爲有亡。

道之不明。有無離也。教者離有言。無學者離無執有。但能於有處見無。何往非道。故道不可須臾離。中庸諄諄于微顯也。

日用千弊百漏。祇緣氣質用事。但德性用事。則一切平滿。故孟聖教學者。養吾浩然之氣。氣養到浩然處。卽純是德性矣。

人所以配三才者。惟身。身者己之宅也。爲己築基也。求諸己。肯構也。克己掃除也。脩己陳設也。學不可須臾忘己。忘己是謂忘身。忘身者喪家。是謂亡子。

人性惟一點明明滅。卽死。千古聖賢。只講一明字。天地常明。故四時往來不忒。萬物性命各正。

山堂集 天時新集

人心常明。故視聽言動以禮。三綱五常攸敘。天地貞觀不息。人心操舍無常。是以達道遠也。惟聖人貞一。故與天地相似。

萬事萬物各有自然脉絡。由乎理之謂道。順乎道之謂理。草木根節盤錯。文理各各清疏。所以枝葉條暢。生惡可已。人事酬酢千變。所由惟一理。處事從道。如析木順理。故易知易從。可久可大。

張子厚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今人祇信聚是

吾體不信散。是吾體。故中庸惓惓顯微之義。或問曰。心勿忘甚難。答曰。錯會勿忘爲操心。故難。原思克伐不行。夫子亦以爲難。人各有心。在各人腔子裡。但氣不用事。尋常隨處妙用顯行。夫子謂無行不與。不揀何時何地。與人忠。執事敬。居處恭。雖之夷狄。焉往而非心。通晝夜齊生。死。不過熟之耳。豈必面壁靜坐。枯槁寂寞。斷緣絕物。然後爲勿忘耶。二氏艱難苦行。非時中易簡之道。

山堂集 天時新集

佛只是天理法身。只是大虛。許多神奇鬼怪。是大虛中微顯變化。愚夫愚婦。如聖人雅言不信。如浮屠妄說喜談。中庸可能。民鮮久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只是消殺法。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切切偲偲。怡怡如。此士人規矩。自夫子思狂。後學遂好狂。狂非佳名也。病人狂。醉人狂。好剛不學。其蔽乃狂。狂與亂賊齊名。可以謂美乎。氣在天地間。常自奮發。人物含氣以生。雖肖翹。

之屬莫不奮然。聖人教人學詩以平其氣。學禮以持其志。至于樂然後成樂者。和順從容之謂也。堯舜溫恭。孔子溫良。成于樂也。孟子養氣禮樂之實也。

務內者守心性。務外者窒事物。古今學問出入不越此兩途。所以中庸諄諄顯微之義。大學言誠意致知在格物。中庸言篤恭不顯。至於天下平一貫之道也。

人皆愛血肉之身。不知愛真身。血肉身有盡時。

中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

卷一

初篇

真身與天地同長久。天地毀。真身不毀。血肉非真身。不生。真身非血肉。不顯。生死之說。顯微之故。惟達人能通之。

人寐則氣下沉于腎。於卦爲坎。寤則氣上浮於心。于卦爲離。三才真炁。莫妙于水火。坎離常交。則地天通泰。性命凝固。

尋常爽快時。莫遂放縱。淒寂時。莫生懊惱。爽快時。有殺機。淒寂時。有生機。調變在人。

昏沈時。將息假寐。以養其形。散亂時。收攝靜坐。

以安其心。

寂然不動者。非無念之謂也。天道於穆無一息不時行。物生。聖人何思何慮。無一息不與天地萬物流通。但無朋從往來。便是寂然不動。

人倫庶物。循規蹈矩。隨時隨處。皆未發之中。皆不覩不聞。戒懼之地。必覓取不思善不思惡時。境以求本來面目。無此理也。且如思善思惡。何嘗不是本來面目。時行物生。何嘗不是天命於穆。已發之和。卽是未發之中。更無兩途。所以六

中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

卷一

初篇

經之教。不越日用人倫。虛處皆實。無處皆有。世道所以平滿。人物所以亨通。

嬰兒初生。罔然一氣。自幼至壯。窠臼久貫。習成有我。生所由來也。學問功深。溫養變化。自壯至老。習成無我。死所由歸也。自無變有。自有化無。皆由于習。故曰性相近。習相遠。學惟時習。

既死則萬事休。未死以前。事不可已者。勿謂暫存而苟安。其可爲者。勿謂勞生而無益。如此則

生死齊矣。

易曰。生生之謂易。老子云。谷神不死。不死與生較異。寂然不動。與未發之中較異。浮屠不思善。不思惡。識取本來面目。本來面目。與不思善。不思惡較異。今人謂靜是不動。夫不動與靜較異。孟子不言操心。但言心無忘。浮屠不言靜。但言不動。不動者。動而未嘗動也。不死者。未嘗死而死也。勿忘者。未嘗忘而忘也。先儒云。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浮屠但言無生。不言死。亦此意。

山軍堂集

△時習新知卷一

五八

初篇

或問天地之外有窮乎。曰。無窮。無窮之外有窮乎。曰。無窮。浮屠氏謂之不思議。不思議者。在人。心。卽是前念不續。後念不起之間。老聃氏所謂玄之又玄者也。知人心無念之體。卽知天地無窮之原。故道莫大于虛。德莫大于無。量莫大于心。知人心。卽知天地矣。

人情喜順而惡逆。能往而不能來。知伸而不知屈。聖人作易。所以彰往察來。爲逆數者也。學者氣質勿用事。靈知自主。懲其忿。窒其慾。伸能使

詘。往能使來。則通變無窮。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矣。故人心之害。莫甚于喜順。

生不休。死以休之。死無還。生以還之。天地所以不窮。化機所以不息也。人能順軌。時行時止。是謂道樞。浮屠之言輪迴。似是而非也。

但誠則自妙合。人我同其自然。一有私心。推行便礙。誠則無心。亦非無心。無心者。無機心耳。無爲者。無作爲耳。無事者。不多事耳。勿忘勿助。是真有事。

山軍堂集

△時習新知卷二

五九

初篇

形骸死。卽情識滅。如燈盡無光。其明者。天地之貞觀耳。如鏡去無影。其見者。萬象之眞形耳。至如強死。冤魂爲祟。爲厲。狂飈餘氣。雨後殘雲。不久盡消。豈能長在。

天地聖人。不能離氣。浮屠消滅世界。以求法身。亦不能離氣。無氣卽無大虛。焉得有法身。大虛含萬有。生天生人。生物惟氣耳。二氏言無。以空諸有。聖人言誠。以實諸無。畢竟聖人言可據。性本順利。而易爲逆數。道本自然。而聖人貴乾。

惕善。善本人性。而天下善人少。理本易簡。而易簡流爲無忌憚。天地之間。陰陽變化。兩在不測。紛拏萬端。聖人所以允執其中。君子所以擇善而固執也。

或疑勿自欺甚難。難則煩煩則多欺。易則簡簡則勿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人心多一毫計較。卽多一層障蔽。放其心而不知求。自欺也。心上更添心。猶自欺也。但大公順應。何自欺之有。聖人寂然不動。惟心常在也。學者學聖人。惟求其放心。如必厭事求靜。是告子之不動心也。日用常行。但從天理人情當然處行。莫作道理解。自然妙合。卽此是中行。但作道理解。加一分意見。便墮狂狷蹊徑。

心爲靈宰。焉能禁之使不放。但隨時隨事。心在卽是求。不知求者。悠悠蕩蕩。如無舵之舟。昏迷馳騁。往而不反。則近於禽獸。視聽以禮。言動以禮。卽無處不知求。非必操其心爲不放也。尋常日用。時時學溫柔。則氣自平。時時學簡損。

則心自清

平常安樂。只見人世好。偏覺難捨。所以多憂。須見得幾分不好。係累自輕。二氏說生爲大患。浮生苦海。諸行無常。正是安心法。聖人說仁智又說勇。此中庸至德樂天知命。故不憂。

喜事是病。厭事亦是病。喜事喜樂事。樂愈淫。厭事厭憂事。憂愈深。不得已以喜心處憂。憂或可解。以厭心妨樂。樂不至蕩。

時習新知卷之一終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一

手一

初稿

時習新知卷之二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彭大翮 男郝洪範校

初篇

日用心境恬愉。物我偕適。此氣機偶定。性體呈現。非可強致也。平日見定累輕。天真時露。所謂知止而后能有定也。呈現之時。覺神氣舒暢。萬物一體。豁然忘我。卽是聖賢氣象。呈現時多。便是長進。呈現時少。更須培養。一向遮塞。則去道遠矣。惟聖人何思何慮。從容中道。無入而不自得。孔顏樂在其中。呈現不足言矣。君子坦蕩。小人長戚。於此分。

大虛生人。如水生蟲魚。人在大虛。如魚在水中。形骸質也。知覺運動虛也。虛者神也。形離神。則頑聚而成朽腐。日用以其身如魚在水。乘虛泳游。思無思。爲無爲。顏子屢空。所以庶幾聖人。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百物自生。天地非有心生之。四時自行。天地非

有心行之。人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莫不本乎自然。中心無爲。百體自運。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易簡之能事。中庸之至德。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五官以形爲心役。心以神爲情識役。神安則無。軀軀紛擾之病。日用雜念沸起。七情交扇。神何由得安神者。自然無爲者也。清靜則神來集。

凡家常事。父母對妻子。御僮僕。飲食衣服。出入起居。莫非養心養德。學道之實地。世儒專認口

習堂集

時習新知卷二

二

初篇

耳記誦以爲學。高談闊論以爲道。清虛寂滅以爲心。離世絕俗以爲德。嗚呼。中庸其至矣。民鮮久矣。

佛氏六觀。火宅急救之方。學人喜其捷近。併世上倫物。都拋作寒灰死火。流害何可言。

理欲夾雜。如清泉濁以泥沙。非急遽可澄清。從容觀照。使是非之心了然。則羣邪漸銷。故曰。明則誠矣。倉卒把持。欲速襲取。厭然而終無益。休遂認我爲我。大虛一點明。偶然凝住。一擢便

散都非自由。何得執爲我。大虛將人作傀儡提戲。人豈得直認是我。

昔人謂省事不如清心。然不先省事。欲心清何可得。省事則心自清。到心清時。始信擾擾無益。損之又損。自然神閒氣爽。所以易道益不如損也。

語云。巧者不過服習者之門。故學貴時習。時習莫如養氣。懲忿窒慾。其大者。

閒中心上義理如泉湧。無可與語。不書記。將恐

山草堂集

不時習新如養主

三

初編

迷忘。日用感遇。偶然契悟。如沙中金屑。狼籍可惜。然亦糟粕耳。不得於心。不踐諸行。雖六經亦糟粕也。

終日言。實未嘗有所得。比及得時。與言處都無涉。始信可言非道。道本無言。如畫餅不可啖。武庫千兵。傷人只寸鐵。萬里奔波。駐足惟尺地。時習。則自然知新。行自著。習自察。不由。則終身不知。如聞人說長安。身未到長安。只似說夢。道理從心上流到事物上去。便易簡。從事物牽

挽到心上來。便煩難。易簡卽是聖學。煩難卽是二氏。

常時目內觀心。如日午中天。照臨下土。耳還聽。腎如龍潛海底。潮通天漢。鼻常循息。如天周地外。晝夜往來。

但心常存。不須更言操。操心也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荳。又從而招之。宋人之握苗也。

心常存。是非好醜。自分明。欲不期寡而自寡。忿不期懲而自懲。心放。隨物流轉。則昏迷不覺。

山草堂集

不時習新如養主

四

初編

雜念多。祇爲不安土。煩惱多。祇爲不知命。每學養氣。而躁急如故。養氣所以難也。方持其志。而忽焉失之。有事勿忘。所以難也。

不動。則形自靜。不言。則氣自調。反視。則魂魄相守。內聽。則水火自交。如是。則妄念少。天君自泰。二氏之秘。不過如此。

心在。到處從容和平。心忘。則習氣用事。鹵莽滅裂。行止無度。語言無序。是謂僇父。

理所不可違者。數也。理所不當然而或然者。亦

數也。曆數有正有閏。無閏併正亦差。故支干必交。八卦必錯。損益乘除。雖存乎人。而人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但循理守正以迎數。勿委諸數以冥行。消息盈虛。曉然在人心目間。惟冥行者不覺耳。

靜觀食息運動。見聞思憶。智巧靈通。都從何處得來。皆天命之自然也。知此便樂。天知命。飲食知味。出戶由道。時習而悅矣。

近世儒者。講致良知。謂爲不起念工夫。則是禪

山齋集

時習新集

五

初

寂而已。夫人既有此心。焉得無念。念者意也。聖人無意。而不廢誠意。意誠卽是無意。念公卽是無念。如不爲不欲。本良心也。第二念起。爲之欲之。是不良也。若更轉念。不爲不欲。仍是良心。何嫌有意。禪家不問善惡。但念起卽稱無明。念息便是真如。夫善旣以有意稱惡。則惡亦以無意稱善。所以卒無所忌憚。爲世教之大蠹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寒暑晝夜。人物生死呼吸。最爲顯然。寤寐者。人之小生死。生死者。人之

大寤寐。惟達者能通爲一。

我與物。都如大海中水。大倉中粟。大樹上葉。豈得謂非一體。洪纖高下。浮沈聚散。哀多益寡。共成一大虛。彼我何分。而崖異町畦。焉能爲有。須識生死去來。人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神妙用在此。若但生而不死。造物與誰同往。若但死而不生。造物與誰同來。所以達人觀化。乘運自然而已。

開眼見明。合眼見暗。此常人之見也。初學養性

山齋集

五

須開眼見暗。合眼見明。始得。但令色來入耳。來入耳。未許耳目往就聲色。如鏡在臺。靜以照之。如谷受響。虛以答之。如此然後可以克己。聲色未來。用耳目尋討。及將來。用耳目往迎。神勞矣。但耳目在此爲主。任聲色在彼爲客。不得已而後應。則其來不迎。其去亦不送。若送往迎來。中間必更畱住。所以終無了日。

性地不寬弘。容貌不溫恭。舉動不周密。辭氣不安詳。謂之僞父。誰曰不宜。

坦散人儻者少。急躁人儻者多。坦散人儻。未甚害事。人亦原之。急躁人儻。害事。人厭之。恨之一日用間。眼前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此浮屠爲愚人排遣法耳。然鹵莽滅裂。實自此始。聖教不越人倫庶物。縱使世界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苦定要小他。畢竟何曾小得。

世間道理。任高深。一言半句可了。故言非難。

山草堂集

未時傳新知卷三

七

四

解非難。儘言都非。儘解都非。顧力行何如耳。

一息尚存以前。猶是丈夫生平。豈敢蹉跎。一息不來以後。便是千古。飄風過影。何處容心。所以聖人貴知生。

一日長進一日。方是成人。一日苟延一日。便是禽獸。一日墮落一日。是世間糞草妖孽。

浮世風波擾攘。暇日良少。纔有暇日。卽是天假。若更空過。上負皇天。下負此生。

誦詩讀書。須用言語。存心養性。不須言語。古今

浮沈浪跡。言語說得。心性上事。言語說不得。正忿怒時。頓然銷煞得。是大勇人。疾顏倨色。不可以待儕輩。况可見君子乎。禮尊者之前不叱。狗况叱人乎。朱子謂怒于甲者。不怒于乙。解不遷怒未盡。然於恒人分上。切中膏肓。堯舜孔子。溫恭而已。趙武靈王謂堯舜誅而不怒。嗚呼。誅而不怒。難矣哉。

天命率性。絲絲現成。人不肯安分循理。自生撈攘。聖人從容中道。一片易簡田地。人安分循理。與聖同歸。

山草堂集

未時傳新知卷三

八

四

人有好名之心。必多矯激之行。但爲所當爲。不求人知。自然中庸易簡。惟聖賢能由此道。

爲學本自悅樂。一有近名之心。便增懊惱。好學不求人知。與孔顏樂處。千古神交。

聖人與衆人大同。所爭者。聖人清明。衆人昏迷。聖人易簡。衆人煩難。便隔天壤。

物無巨細。一點氣聚。卽含一點靈光。離氣言性。無有是處。

躁急人無緼籍。旋得旋失。溫存含養。使躁心盡釋。方是進處。若任情不遷。雖博聞強記。稱仁說義。如水浸石而已。

形骸館舍也。知氣旅客也。客至則館舍脩葺。客去則空虛頽廢。今人所患者。非館舍不脩。患客戀館舍。認旅爲家。勞費無益。館舍停客。需索無厭。求多反損。

寬綽則自精詳。捷給常多疎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者。惟其從容。所以明遠也。

山草堂集

不讀書新卷三

九

初篇

人精神全倚無事時存養。神常存則靜而安。精常養則果而實。不能存養于平昔。耗費于積累。比及精竭神散。雖有喬松之方。岐黃之藥。欲責效于俄頃。圖存于垂亡。難矣。

各自料理自家。休管他人閒事。子云。攻其惡。勿攻人之惡。顏子陋巷。不問水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造化之妙。惟是游移無住。人心之累。惟是膠固不解。所以不相似。大道易簡。人自煩難。

問仁與義孰急。曰。義急。問禮與智孰急。曰。禮急。人誰無惻隱。誰無知覺。但無禮義。便同禽獸。

大道天然易簡。都被人添得煩難。聖人教人。惟脩之而已。脩者。削治也。可損不可增。可損者。人也不可增者。天也。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解其桎梏而已。

飲食難節。甚于色慾。管子云。食莫妙于勿飽。適言至教。

清虛恬淡。生之徒也。紛紜撓擾。死之徒也。檢點

山草堂集

不讀書新卷三

十

初篇

日用。勿勿攘攘。不知爲著何事。

寡欲清心。則血氣自調。血氣調。自然無病。無病自然長生。此易簡良方。少有用者。求師問道。舍易圖難。

浮屠言苦惱。明違聖人悅樂之訓。誅誘世人。脫空忘世。聖賢經世。以悅樂爲精神。夫子一生勤苦。而樂在其中。孟子一生勤苦。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人世煩惱。祇爲氣使。胸中無閒氣。樂亦在其中。

讀書爲寄耳目資義理陶淑心性養德養身之助若欲速勉強疲神鬱氣反爲桎梏有事勿正好就此體究

論學道不得無言言通理則心花開花開不實則氣洩越而枝幹枯槁必結果成實乃不孤負花落無實口耳之學德之棄也

聖學以行爲真知行下學知上達行卑法地知崇效天

但心無忘欲仁便有仁欲義便有義氣用事一

切都亡

心在則氣定氣定則神不驚神不驚則量大而識廣從容和平自然簡重淹雅晉人談名理尚風流矯情鎮俗有志而未逮也

日用身心安靜卽一切了當身心不安靜由不知止知止自然安靜今人汨沒久並不安靜亦不自知自知不安靜卽求安靜矣知求安靜便是學問中人

一身之內耳目手足一家之內妻妾兒女亦是

偶然湊合況功名富貴利害毀譽於我何有死者羣生之妙生者虛無之微妙從有中無微向無中有有入于無而見妙無出于有而見微執有則頑聚不妙墮無則空曠無微在尋常日用只是已發未發

聖學至處惟不愠不悶不怨不尤人心不悅樂則百病千瘡自此起賢人君子須自求洒落終日戚戚如在桎梏有時奮發如火牛燧象胡爲乎爾

虛卽明非二體也離虛無明離明無虛不虛則不明不明由不虛是以聖人言明卽不言虛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言虛亦卽是明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虛上更加不得明明上更著不得虛但有明在卽非真虛猶有虛在亦非真明離明言虛虛卽禪寂離虛言明明卽見解今人以見解爲明心境未虛焉能達天知命以禪寂爲虛事理未實焉能經世宰物

內境清空自然洒落詩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誕先登于岸文王亦從事于此常人心地不虛
祇爲兩者牽掣一生斷此兩者文王我師

聖賢千言萬語人不肯加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穆是何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密是何
所君子必慎其獨獨是何物喜怒哀樂未發之
謂中中是何地口角念過都成虛度

身似空潭水心似水中月晶光落潭底塵沙清
皎潔身似籠餬紙心如籠裏燈不放光明出昏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三

圭

衡朗照行

以識爲知空費口耳須自家靈知實證尋行數
墨微以爲知顧謂先知後行竟賺却一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機括須時時體驗且先
看有寂然不動氣象無有

念頭盡處卽是宇宙盡處天地之道可以一言
盡其爲物不二此理甚簡明

惟天下至剛之人爲能忍辱惟天下至強之人
爲能下人

言語貴從容和平聖人謂學詩可專對以詩言
溫柔也夫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樂
意朱子訓爲剛直言語剛直殊不宜一部論語
聖人之言都是太和元氣

神氣相依天機妙運莫知其所自然而然氣爲
陽神爲陽之靈禮云知氣在上知卽氣也神無
象造于有無之間者惟氣合漠通神樞紐性命
惟養氣爲要

心常在心忘亦是勿忘無事如事間亦是有事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三

十四

習

○上智好學無暇中人待暇乃學有須暇而不
得者有得暇而不久者旣暇且久不學可惜
盈虛消息數也天地不能違而況人乎喜怒哀
懼情也天地無之而人獨有焉所以與天地不
相似人能以晝夜寒暑之數齊天下之遇以風
雨露雷之應待天下之感則生死一萬化齊
人身本無疾縱慾以致疾旋求醫藥以療疾家
本無禍妄作以招禍旋圖僥倖以免禍恒情顛
倒如此

理與數非二。理者數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數者理之自然而不容已也。能順理即是知數。

忿怒之發先傷己。然後及人。其及人者。怒之餘耳。比及傷人。自傷已多。欲無自傷。又不傷人。莫如無怒。無怒幾乎聖矣。

學道有內關。有外關。喜怒哀樂未發。不觀不聞。致虛守靜。是謂內關。唯聖者居之。官不失職。卒不離伍。視不離目。聽不離耳。手持足行。各止其所。是謂外關。唯賢者守之。安乎內。自裕乎外。內居重。則外自輕。苟失其內。必防其外。外不得逸。必返乎內。若堂與既撤。垣墻又毀。斧斤時入。牛羊從而牧之矣。

夫子言上達不離下學。孟子言性不離故。能下學。即是上達。能順故。即是盡性。更無兩途。

先儒教人靜坐。觀未發時氣象。其實未發時氣象。何容觀得。人生有識後。都是已發。但問和與不和。和便是中。即是未發。故之利。便是性。不觀不聞。便是微戒。慎恐懼。便是微之顯。或疑不觀

不聞裏。更著不得戒懼。此浮屠寂滅之說。

一開。則萬象齊顯。一闔。則諸有冥空。小而一念起。滅大。而形神生死。近而晝夜往來。遠而天地終始。皆不離此。

道惟近則實。遠則荒。神惟靜則存。馳則亡。木肺在地。狂飈不能起。合抱之材。跖根山嶠。微風撼之。而仆。故神不可集于高。道惡其蕩于遠。神常守形。則無強死之患。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常奉此行。可以養氣。可以齊物。可以遠患。

我生倏然耳。氣散形壞。我安在哉。執我則百偽千邪。由此而生。無我則一切泰然。天地設位。萬物得所。無我也。惟聖人無我。聖人無私我。而有公我。無假我。而有真我。知我之無我者。可與齊生死。知我之非真我者。可與言無我。

人情惟橫逆難堪。堪得方見德。惟食色難忍。忍得方見德。惟寂寞難甘。甘得方見德。惟持志難久。久得方見德。

動靜猶生死也。能以生死視動靜。則動不亂。生死猶晝夜也。人能以晝夜視生死。則生不勞。慈祥者常從容。狠愎者常躁急。故聖人教學者。求仁。朱元晦云。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和順便從容。和順從容。是儒者本色。

受人疑謗。急求自白。甚害事。周公遭流言不辯。但棄官遠引。高山景行。千古師模。

人物有窮盡。惟性命無窮盡。枯之反覆。夜氣還生。性命若有窮盡。人物消天地毀也久矣。故性

山車堂集

本時習新集

七

初編

命爲靈寶

鹵莽囊倉。世謂儉父。學問不精。涵養不醇。氣習浮淺。義理生疎。無睥然盎然之度。茫茫宇宙。能得幾人。不是儉父。

能容人者。常受人欺。能受人欺者。常能容人。惟仁者可欺。惟仁者能容。好察者。不能容人。言語最是與人辯論時難。其人未解。我且暫息。其人不然。我且三思。其人力爭。我更從容。如此庶幾寡尤。觀論語。惟聖人爲能訥言。

明心見性。說非不精也。長生久視。事非不要也。而目前疎漏處轉多。聖教惟謹。言慎行。入孝出弟。步步實地。

天地鬼神。人情好惡。只在常人本心。人卽天地。心卽鬼神。我卽人。自己心安理順。卽天地助鬼。神依。人情服。不可強求也。

器宇須寬。性急。則氣擾而躁。思慮須減。想多。則神亂而昏。日用常課。不可須臾離也。常遭虧損。甚好。凡事取盈。必有天槩。

山車堂集

本時習新集

八

初編

老氏柔弱。佛氏慈忍。聖人溫良。寬裕溫柔。五德之首也。容貌暴慢。辭氣鄙倍。皆是剛鹵之習。參也魯。故三斯以習溫。溫之一字。詩書屢言。興詩立禮成樂。無非思溫而已。

道家烹鍊。祇爲愛護精神。佛家空寂。祇爲斷除妄想。惟寡慾養心。則一切都了。

寂寞。則神明清竦。熱鬧。則情思昏頹。寂寞能長進人。熱鬧能銷殺人。

日用無在。非心不須更著理。天理無處不現。不

須苦厭事。行乎所當行。安乎所見在。則道充然矣。是謂下學而上達。是謂勿忘勿正助。

心與境理與事。無際可分。談玄說妙。終無實際。但就平實處。一步一趨。自然鳶飛魚躍。禪語無一法可得。是謂得法。與中庸旨同。顏子雖從末由。正是能者從之。纔揀選遷就。便爾爲爾。我爲我矣。

學戒于太猛。猛便是正助。故曰德輶如毛。顏淵當初太猛。故仰鑽瞻忽。後來循循末由。方能有得。

山草堂集

入時習新知卷三

九

寂然不動者。天下之至神也。學到不動心田地。甚難。然亦甚易。孟子不動心處。與孟賁不動心。天地懸隔。孟賁用盡拔山之力。不敵孟子一彈指。蓋心量與乾坤。脗合無罅。與萬物渾淪無間。與萬事周匝無遺。藏天下於天下。從何處得有參差。何處得生捏。杞二氏向一腔子裏摸心。俗儒又從一事一物。一出一入操心。如船裏覓針。無處撈摸。風裏張燈。轉無把捉。是以難也。

有事而心勿忘。易無事而心勿忘。難。當執事時。心以有用而存。無事則昏昧無記。散亂妄想。禪子學牧牛。問主翁。向無事處。關鎖轉見迫窄。聖學終日乾乾。敏事慎行。隨時隨處境界豁達。工夫平滿。天地何嘗一刻停。而其心可見。

聖賢所謂求放心者。卽事是心。卽心是事。浮屠所謂明心者。屏除一切事。以習心。習成空心。以待事。或面壁養出一個空虛影子。或舌鋒逼拶出一句無味話頭。認作悟門。其實畫餅將去了。

山草堂集

入時習新知卷三

十

初

世間事終無此理。先輩教人向靜中養出端倪來。分明是浮屠學道初無隱秘。如有隱秘。卽是欺人自欺。但坦直行去。處處康衢。人皆可知可能。如有不可知不可能。卽是不必知不必能者也。面壁靜坐得來光景。向動裏一忽便散。所謂不覩不聞。卽在觀聞中。無聲無臭。卽在聲臭中。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若論語教人顯微。亦不須道。天地間三才實理。惟有顯見而隱微。卽在其中。子云吾

無隱乎爾言微顯是不得已畢竟隔靴搔痒頭上安頭

學惟論語爲正宗蕩蕩平平所謂若大路然也孟子七篇較精深大學又深于孟子中庸又深于大學始終本末微顯高卑下學而上達底蘊盡矣宋人理學又高于中庸近代諸儒講良知又高于宋人太都被浮屠空寂之說汨沒以明心見性爲斷然不易將天命人性在日用尋常者搬弄成鬼道使人不可知不可能以爲秘聖

山堂集

太時新集

卷

七

學荒蕪久矣不可不亟反也

理學諸儒專向不覩聞無聲臭未發前探討近代講良知專向念頭不起處捕風捉影如何歸寂照應如何保聚收攝如何爲主宰如何爲流行如何爲現成如何爲開造如何是本體如何是工夫如何是兩項如何是歸一終日揣摩虛空將世上人倫庶物規矩程法一切斥爲格套以此學道何濟世用豈如言忠信行篤敬入則孝出則弟脚根著地不枉費歲月耽誤一生

孟子良知兩字本爲明性善之同而發非廢學問專主不學不慮爲良也儒者借孟子名目發揮浮屠意思使人悍然不顧是爲浮屠樹赤幟也有志學道但就人倫庶物容貌辭氣居處執事上躬行體驗多少切實

離却人倫庶物講學隔幾重牆壁縱講得天花落提起便有放下都沒與世教終無干涉但念頭上揣摩口舌裏商量不向明白實落處踐跡都成畫餅堯舜孔子之道孝弟忠恕而已矣

山堂集

太時新集

卷

七

直諒多聞之友是吾父兄師保不可但以爲友而輕之便辟柔佞之友其實奸宄盜賊不可旣以爲友而不遠之德業成敗人品高下漸染于斯不可不審

私欲之來也甘而易悅忍而不舍雖性命可判及至形神困悴行品卑薄人賤之天殃之思反一日清明強固不可得已於時雖昏愚之至者皆知欲之可惡悔向日之誤無及矣最甚莫如男女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君子以永終知敝

方其悅以動也。不顧其終。遑恤其敝。苟能以震之兢兢。謹其動。以兌之毀拆。防其悅。自可免于終敝矣。

千丈天理難消。一寸人欲。千日道心。壞從頃刻私意。古人謂人心惟危。戰戰兢兢。死而後已。不其然乎。

言語躁急。舉動麤率。容貌暴厲。莫非氣也。氣和則自睥然。盎然。人生含氣。常自勃勃。草木不怒則不生。艮所以發洩于震也。人異于物者。唯其

山堂集

不勝新集卷二

二十二

論

善養耳。孟子云。持其志。勿暴其氣。此非孟子之言。夫子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持志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養氣也。

心存義理。目視墳典。口談仁義。則邪念自少。人品自高。日新又新。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近代講學。不患不主靜。患主靜而入於虛。貴無而賤有。不患不求定。患貪定而入于寂。逃實而歸空。先聖慮人忽于近。故語以下學。人又蔽近而遺遠。後賢慮人馳于外。故語以立本。人又執

上而忘下。此中行所以難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其不由而知。不如不知而由。學荒道弊。祇爲徒知不由。墮二氏之空寂也。儒者空談心性。先知後行。如以酒解醒也。

論孟言仁義。下學上達。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後儒加中正於仁義之上。又加主靜。又加定之。去下學漸遠矣。其究使學者拋却世務。一味瞑坐觀心。以求定靜中正。則二氏之教。不由而知者也。

山堂集

不勝新集卷二

二十四

論

凡言我者。由形骸得名。神明未嘗有我。神明有我者。意識也。意識者。神明之緣影。遇利害則生。我神明空洞。普照無心。何人何我。如鏡照影。來則不能不現。及形骸破。神明還虛。復誰知我。使神明生來有我。則死後亦當知我。

尋常飢食渴飲。早起夜眠。忽忽終日矣。明日依然。又明日依然。忽忽歲終矣。明歲依然。又明歲依然。忽忽終一世矣。天地亦復如是。晝復夜。夜復晝。寒復暑。暑復寒。忽忽成古今矣。故曰。逝者

如斯造化自然實理。百姓日用不知。學道人不知此中問消息。於何處安身立命。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訓明切如此。人竟莫之省。悲夫。

生死入道之大事。人倫之大常也。清談輩欲以無情遣之。所以立論貴無。而世教淪替矣。聖人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紀卷二

二十五

初篇

于送死。至爲詳密。因人情哀痛。緣飾立極。非責人使哀。而人輸心各盡其哀。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類是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惟君子知之。爲能允執其中。百姓知之。必有過不及之弊。故聖人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教本當然。道亦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卽是民咸用之之謂神。

心無視聽。目引之視。耳引之聽。則亂于聲色矣。

心無行持。足引之行。手引之持。則亂于動作矣。然無耳目手足。其可乎。曰。耳目手足受命于心。可視則視。非禮勿視。可聽則聽。非禮勿聽。如是則視聽由心。耳目聰明矣。可行則行。非禮弗動。可持則持。非禮弗舉。如是則舉動由心。手足安詳矣。今人反以耳目命心。強心從耳目。焉得不亂。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

日用雜念多。惟趨舍兩途。厭此則舍。愛彼則趨。憧憧不定。所以漫無寧息。詩云。無然畔援。無然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紀卷二

二十六

初篇

歆羨。誕先登于岸。文王猶從事於斯。

生爲暫。死爲久。天地所以長久者。生生相代也。人與人相續而成古今。天地以人爲過影。人一生。天地一息耳。烏可以生爲久。以有爲恒乎。以生爲久。則貪生而不知止。以有爲恒。則執有而不知足。

任天下之事者。氣也。害天下之事者。亦氣也。能養則浩然。不能養。則忿然。養則德性用事。不養則血肉用事。德性用事。事無不臧。血肉用事。事

罔不敗。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係乎此。

陰邪自內生者。惟剛能銷殺之。以柔順柔。則履霜堅冰。陽邪自外來者。惟柔能漸摩之。以剛逆剛。則兩敗並傷。故剛可以治已。不可以治人。柔可以從人。不可以從己。

易簡兩字。日用最宜體貼。簡則事省心清。天地設位。而萬物得所。易則長途信步。蕩蕩平平。而無反無側。恒情舍簡取煩。舍易取難。千古通病。惟天地聖人。為能易簡。

山堂集

太時習知卷三

二十七

易簡

問何如。則德性用事。何如。則氣質用事。曰。心存。即德性用事。心不在。即氣質用事。問何如。則心不在。何如。則心在。曰。視聽言動。以禮。即心在。非禮。即心不在。問何如。則能視聽言動。以禮。曰。但勿非禮。自然以禮。問何如。則勿非禮。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背矣。正顏色。斯近信矣。曾子三斯。即是顏子四勿。

形神非二。勞形。即損神。傷神。即毀形。今人勞形。而求養于神。或養形。而不存神。偏枯則兩傷。交

脩則並美。理與氣無二。養氣。則形神兼脩。

易卦象。乾為首。首者。人身元氣之所拱會也。人心如君。元首如天君之所尊惟天。故七政麗于天。人之聰明發竅于面。五臟六腑之氣。朝會于頂。如山川草木百物之精。上聚而為列星。所以地天交而成泰也。人身元氣一息不升降。則否隔生疾。道書云。子欲不死。脩崑崙。崑崙首頂也。督脉周流。呼吸升降。提攜于頂。而管鑰于鼻。易艮為山。為鼻。像術家以鼻為山根。澤之通氣于山。坎之出氣于震。皆由于艮。呼吸往來。皆由于鼻。禮云。頭容直。氣容肅。書云。元首明。股肱良。詩云。顙顙昂昂。易曰。有孚顙若。養身養德。皆在其

中矣。

亡神莫如酒。毀形莫如色。二者賢智不免焉。世俗謂飲酒可以養和。沈湎不已。則濕熱盛而腸胃腐。謂鼎器可以補元。房勞不已。則邪火熾而精血枯。古人以酒為鴆。以色為蠱。大上絕之。其次節之。壯則節。老則絕。天之道也。

山堂集

太時習知卷三

二十八

易簡

往而不返者。禪門也。斷緣息想。以求無生。執而不化者。玄門也。烹煉採補。以求不死。君子素位而行。心非不惕也。乾乾以自強。行非不謹也。勉以從道。故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張子厚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生暫而死久。生寄而死歸。此庸人之見。夫形骸有久暫。神理無久暫。須臾卽千載。泰山卽秋毫。生前一念。卽是死後萬年。死後千秋。卽是生前一念。一念不滅者耳。神理在宇宙間。原無生死。章臺集 時習新集卷二 无

何天壽久暫之有。天包地。陽包陰。易乾用九。而位乘六。六陰也。陽乘陰位。故天體高而下濟。周旋於地底。四時百物。孕育於其中。人神包形。不散越而潛藏於腔廓之內。故神凝形固。所以龍貴潛而無首也。人身惟氣與神。息爲氣。念爲神。息不可一刻不調。念不可一刻不正。心息相守。神氣凝合。則精蓄形固。久視之道如此。無事不靜。所謂放而不求。舍則亡也。有事貪靜。

所謂不得勿求。操則存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靜而靜。動亦靜者。仁也。動而動。靜亦動者。智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仁智合一。聖之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惟聖人與道爲一。

養生先養德。則養德卽養生。世俗燒鍊採補爲養生。天天人豚。自作孽。不可活。

日用身心寧靜。物我交泰。一刻卽千年。何必計久暫於駒隙。較長短於來今。問生死於旦暮。設

使昏昏擾擾。住世百年。亦是一彈指間。大虛中變化不測。人耳目見聞有限。不見不聞。無窮。虛中之實。可見聞也。實中之虛。不可見聞也。實中之虛。不可見聞者。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虛中之實。尤有不可見聞者。幽怪神奇。人倫

日用之外者也。虛孕實。實包虛。無藏有。有含無。一陰一陽之道也。貴無而賤有。執實而遺虛。皆一隅之見也。

道理講便覺玄虛。又不得不講。當其用。全在著

以下原缺

時習新知卷之三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田必成 男郝洪範校

初篇

世儒講學動稱傳授心法論孟二十七篇所言入孝出弟居仁由義謹言慎行人所共知共能若大路然隱怪險僻秘語真詮傳燈授衣皆二氏陋習非天下古今共由之路但熟論孟別無心法

山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一

初篇

亦知萬事無常浮生爲夢然知生之爲夢者亦惟生也不能以知而遂使之無夢亦不可以既知而遂諉之爲夢知夢爲夢夢即是知夢裡自知知亦是夢既不以知爲知亦不以夢爲夢以夢爲夢則枉過一生以知爲知則分外求多夢裡自知謂之大夢知裡善夢謂之真知按伏得自己彊陽住卽到處輕安清靜恬淡者德之至也於養身養心無所不妙人但爲彼我形骸拘隔不勝褊窄爲聲色貨利

熒惑不勝卑暗朱子解中庸云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極高明不以一毫私意自累則致廣大二語較他註親切

或問養氣工夫易忘奈何曰勿忘者非操其心之謂也性命之理幾微易簡但不妄動卽是靜非不動外別求靜也勿暴氣卽養非勿暴外別求養也心知放卽求非知外別有求也無敢慢卽恭非不慢外別有恭也心無逸卽敬非無逸外別主敬也不昏卽覺非不昏外別生覺也會

山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二

初篇

子三貴遠之而已遠暴慢所以近于恭遠鄙背所以近于和正顏色所以近于信能遠卽近能近卽遠出此入彼幾希之間故曰易簡之謂至德道不遠人能者從之脩己以敬敬卽是中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戒慎恐懼敬也不覩不聞中也故老氏以抱一爲守中儒者以主一爲居敬

正煩擾時頓然收斂則宛在中央道家玄牝在此谷神在此衆妙之門在此神向此中凝氣向

此中存命向此中立是謂主敬是謂所其無逸
逸者放也放而知求欲之斯至故主敬者拯焚
救溺之要無須災離可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臨事主一也
允若是動而能靜安安而能遷脩己以安百姓
用其中于民矣

易也者一也一出而萬象開一入而萬有寂一
以寂爲體體立而後用行天地聖人得一而神
學者主一而敬聖人所以齋戒神明其德者主
敬貞一也是以至動而不可亂至嘖而不可惡
也是謂居敬而行簡

口之於味也和淡可以養衷目之於色也韜晦
可以養明鼻之於臭也微細可以養息耳之於
聲也聞寂可以養神血脉之於榮衛也調和可
以養形言語之於酬對也訥默可以養氣思慮
之於操存也知放可以養心性情之於忿慾也
懲窒可以養德十者兼養則性命交脩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小人所以長戚也與

造物爭衡心勞而日拙成毀有命行所無事慎
勿擾之雖智籠天地一息不來萬事皆空如此
提撕計較心自少

衰年枯朽調變性地以爲疑命之本慈和多則
生意多頃惠少則殺氣少此夫所以貴于悅也
○萬有終盡不待參禪始空至誠無息不待脩
仙可久人死歸空非佛法所能滅也谷神不死
非僊方所能畱也二氏之學原屬枝指無所用
之

理氣分疏

與白馬非白何異

不如直道

個白馬

多少親切世上渾是氣氣與理強生分別

人死如落花若有輪迴花落宜上樹轉生明年
再開前花非是後花何謂輪迴

人生實有死則歸虛死者空虛之府空虛者佛
老之宗世界若果空虛如佛老言可也顧世事
可盡談之空乎民物可盡教之死乎聖學所以
貴經世也

誠可以蔽空空不能蔽誠言空則空者固空有

者終不可爲空言誠則有者誠有空者亦誠空故聖人言誠不言空

動者陽之靈機夫道陽而已陰者陽之靜機非與動爲兩體也人心明卽是動虛卽是靜虛明非二體也不明而虛虛爲頑寂明則靈靈則萬象睽燦不停逝者如斯故曰著則明明則動二氏主靜空諸有必併明滅之乃可明不滅諸有終不可空空中常明未有明而不動者故曰智者動動則不空

宣室集

二時習新知卷三

五

七

人物生死皆動機也不生則不死方死卽方生草木歸藏所以爲發生也二氏言空欲死而不欲生是天地有秋冬無春夏也大虛內陽動生天地天地內陽動生人物人物有消歇天地無消歇縱使天地有消歇大虛元氣終無消歇故道陽而已空虛寂滅不可以爲道

論孟二書不提陰陽兩字況其他悠謬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聖人脩道治人仁義而已

或問日用功課曰曾三省顏四勿舉之而莫能勝也行之而莫能至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問何爲其然曰苦于忘助

待靜時畢竟無靜時隨時主靜則動處皆靜擇止處畢竟無止處隨地知止則行處皆止

躁急甚害心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多因躁急從容和順自然日用而知聖人無欲速所以從容中道

問何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但仁義則

宣室集

二時習新知卷三

六

初篇

定矣定則靜靜則無時不中正

常將我身拋向天地萬物叢裡一體差排日用感遇聚散拋向古今萬事叢裡一例應付如此有何煩惱得挂心頭聖人安行只是無我無我則太公順應

人莫不惡死死不可免但圖不朽人莫不願長生長生不可致但惜分陰

二氏之學全用殺機所以清虛殺機天地聖人不能廢也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貞以啟元聖

人義以行仁。已必克而後禮復。欲必寡而後心存。未有恣情任欲能成德者。故君子貴于自克也。悠悠蕩蕩。託大寬假。豈惟無成。災害立至。太上有事如無事。無事如有事。有事如無事者。禹之行水。水之道也。無事如有事者。無不敬儼若思也。恒人無事而昏迷。不若有事而常惺讀。書游執會友以文。精神有寄託。猶賢乎荒淫酒色者。

皇堂集

時習新集卷三

七

初篇

耳目者神明之戶牖。目動而耳靜也。目所見者。

耳聞之。目所不見者。耳亦能聞之。耳目所不見聞者。心皆能知之。故視不如聽之妙。聽不如知之徹。愈靜愈明也。故目有開合。耳無通塞。目與形接。耳與神通。聖人耳順則從心。耳目猶日月也。日往月來。而造化行視聽聰明。而萬事理此。人身一陰一陽之道也。

日間念少。卽是清靜。念多。卽是苦惱。正念。卽是坦途。邪念。卽是坑坎。止念。卽是克己。任念。卽是暴棄。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事理精思而後審。故豫則立。不豫則廢。先儒謂物來順應。此禪機。未可嘗試也。聖人亦曰。三思曰九思。曰慎思。理不可不思。思不可不慎。急則亂。苦則昏。二病生于躁率。躁率則氣動神掩。思而不精。從容安詳。可否自見。再三籌度。不中不遠。在從容而已。耐煩兩字。當服膺。

天地古今。只是昨日。今日。人生百歲。亦只是昨日。今日。所以聖人無意必。固我素位而行。佛氏說空。畫蛇添足。

皇堂集

時習新集卷五

八

初篇

道者。日用尋常而已。人在道中。如魚在水中。魚自忘水。水何曾離魚。人自忘道。道何曾離人。但心在。卽道與人爲一。用心隨事。卽心無事。存心卽事。固不離事。以操心亦不無事。以放心如是。事理圓通矣。

生死尋常事。無奈情有哀樂。慣向此中粘帶。浮屠直欲超出。悠謬之見也。聖人教人。知生守死而已。

生死非由人算。亦何能無算。但素位而行。自然。

各得其所若欲脫離反增纏縛畢竟何曾脫得
連環不可解以不解解之

浮屠以死爲樂愚俗以死爲憂達人素位生死
安常楊朱云理無不死理無久生又生奚爲古
猶今也陶潛云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可慮曾子
易簣子路結纓由平日見定故臨時坦然所以
君子不可不知命

靜須向動中靜靜始得力正亢暘時方顯時雨
之功面壁死灰終無發生之益造化孤陰不生

山草堂集

二時新知卷三

九

初篇

養生者所以動不離靜靜不離動也

日用切要工夫難在知止止則節節則中執中
而天下無遺理學問無餘術矣養生養德總在
此養生急于止口養德急于止心

早晚歸根復命工夫安心第一心所以不安祇
爲不知止知止則素位而行無所不安欲安心
須深思心所以不安之故皆因患得患失不知
命故憧憧戚戚知命者其心常安

情識昏蔽知止是藥舉動倉皇養氣是藥氣動

須知止以持志觀心息念則奔喘自定神亂須
求氣以安心調息守中則放逸自收二者兼資
性命交養

高明者多發揚孟子知言養氣所以晦其明也
屢空者多頽廢顏子知十如愚所以守其氣也
夫子天縱溫良生知安行是爲上聖學者內志
清寧外境眷容能事畢矣孔顏何遠之有

常人日徵逐匆忙勞神役氣所以人品近千禽
獸浮生忽如醉夢但能知止以凝神養氣以攝

山草堂集

二時新知卷三

十

初篇

性盡性至命不越此

看得形骸破則世味淡世味淡則物累輕日用
行處清通易簡便是聖賢一輩人

日用小不如意是往順來逆之數無往不來無
順不逆默照自遣則逆化爲順煩惱生嗔則順
皆成逆

人心各函大虛一念動參天兩地千變萬化由
此出所謂有之以觀其竅也一念靜風恬浪息
千奇萬怪向此消所謂無之以觀其妙也有無

之中一動一靜之間在天地卽是一陽初動之時在人心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在事物卽是無可無不可之權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唯權不可執無物無權唯中不可泥無時無中唯一動一靜之間不可住日用無處無一動一靜之間蓋應感之交前後之際捷如轉圜忽如風影叩則鳴遇則合此虛靈之竅神明之樞人由此出鬼由此入先儒所謂幾善惡君子所謂獨也知幾謹獨則時中能權一動一靜無可

山草堂集

二八時習新知卷三

十一

初篇

無不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須臾之離也精神者人身中之二曜說者謂無日則月無光不知無月則日亦無光人身無冕那能斂魂如無夜那得有晝無寒那得有暑無吸那得有呼靜爲動根陰爲陽宅蓄其精以養其神也神不可繫唯氣乃能畱之氣者有象而無質合于形而通于神形借氣以凝神神資氣以附形神戀氣如火麗膏存神馭氣調氣安神神氣合而形始固形毀則氣散而神還虛矣天下有延

壽之術而無不死之僊聖賢養氣存神守形所以善生也非貪生也所以守死也非畏死也道同而趣異

諸動皆在靜中動宇宙靜虛故飛潛動植不礙天地只在大虛中輪轉非有地鎮壓其中天亦虛浮轉亦易息焉能終古常安人若無四體血肉凝固神亦飛揚無所附麗故虛爲實體靜爲動根

子云心之精神謂之聖精者神氣之合而凝也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三

十二

初篇

神不可思無思故神精不可見神氣凝故精氣不可聚精神合故聚道家謂之三寶三寶合而成丹丹成謂之長生釋門詆爲業果一切掃除謂之無生然長生者未嘗不死無生者未嘗不生各爲偏見惟聖道中庸天壽不二脩身以俟之是以子路問死夫子告以知生生本有焉可不知死本無焉得知故六經之教知生而已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玄門貪生佛門樂死皆謂弔詭

五方以中氣爲尊。星家謂人稟氣中者貴而壽。偏者賤。而天凡人暴厲急疾者。偏之徵也。從容和平者。中之符也。善變存乎人。

人身惟血肉與氣賴飲食以養。血肉易腐。氣易散。飲食易敗。其生活皆神爲主也。飲食所以傳送。血肉所以滋潤。氣所以凝聚。皆神爲之也。神者生炁之元。故曰神常守形。形乃長生。

人昏睡卽不知有身。何況於死後。睡中有夢。是識神生想也。死則識神散。身世好醜都忘。并夢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三

十三

初篇

亦無矣。故浮屠謂死爲淨樂。蓋死則復還其初。佛法惟有死。學死便是學佛。

日月有往來。人生有呼吸。浮屠語輪迴。似是而非也。唯知通乎晝夜者。與死俱往。但有粘帶。卽是形骸未破。生可以自遣。而不早遣。死不能畱。而妄欲畱。愚氓之不達如此。

抱樸子云。人皆知己之有魂。鬼而莫或自聞見也。夫莫或聞見者。非魂鬼難見。聞人自不肯見。聞耳如欲見。內照卽是欲聞。反聽卽是而人不

肯收視。反聽。放而不求。故失其魂。鬼者死得其魂。鬼者生。聖賢所以戒慎于不覩。恐懼于不聞也。

惟朝菌不知冬夏。惟蟪蛄不知春秋。若人生百年。少亦數十年。塵世情境。備知之矣。上古如此。千年後亦如此。有何希貴。而營營不捨。惟其校勘不破。所以貪生怖死。無所不至。

人有血肉。如月之有魄。古文肉從月。月魄常在。而光有去來。惟日光長滿。故道家以神爲金丹。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三

十四

初篇

日之象也。故神全者。謂之純陽。

血肉所以生。卽所以死。飲食所以養。卽所以害。才所以爲善。卽所以爲不善。氣所以適于正。卽所以適于邪。性所以動于理。卽所以動于欲。凡一卽兩。道所以殊。而萬也。無兩不一。聖人所以一而貫也。故天理人欲。同出異用。君子小人。同行異道。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聖人言仁必言義。不言無欲。而言寡欲。先儒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幾矣。

或問死後有知否。曰。生從虛來。死還虛去。未生之初。原未有知。死還其初焉。得如今日記得昨日事。是血肉上伎倆。若虛靈本體。知無所知。天地要記得這一莖草。原是那莖草的後身。豈勝煩難。雖天地亦不能矣。

譬天地于人身。四時百物。猶五藏六府也。天包地外。水包天外。猶皮膚筋絡也。其充實滋潤。皆氣之周流也。其知巧運用。皆神爲之主也。神清氣定。則血脉調。膚革堅。藏府和。疾病不作。亦如

山草堂集

時新卷三

七

初篇

天地形氣保合。時行物生。而終古不朽也。

天地綜理萬物。如人櫛髮。每日如此。欲其一般。綢直升長。然而根不固者。自脫。結不解者。自斷。人生死夭壽。亦猶是也。天地無私。人自栽培耳。有如自脫。自斷者。欲不刷去。何可得。

不知生之無常者。不足以斷無厭之求。然執無常者。必至于廢常。人當無厭時。不可不念無常。當見在時。不可不自守常。既不以無常而廢常。亦不以有生而貪生。霽則行。雨則止。君子所以

時中也。

人身乾首坤足。戴圓履方。惟心居中央。如人主宅中。戴天履地。故曰高下在心。心以上。魂所出入。耳目口鼻。神明戶牖。皆居上。亦猶天之有七政也。

或問人昏睡是神疲。或是形疲。如神疲不宜睡。中不疲而復善夢。是神本不疲也。如形疲。形依神者也。神不疲。形亦宜不疲。答曰。形神一也。生人形神合。死人形神離。故生形有知。死形無知。

山草堂集

時新卷三

七

初篇

神旦晝清明者。形外接而境實也。昏夜恍惚者。五官閉塞。神掩于內而影虛也。形有開合。則神有明暗。非神王于晝而疲于夜也。故形含神曰知氣。孩提至老。常明常覺。死而後已。夢者神之所以知來藏往者也。寐則形同土木。神潛伏于內。往日之緣想。與來朝之經營。見兆于恍惚。皆神爲之也。觀于夢寐。可以知神之爲神矣。息。生氣也。道家以爲命帶。佛家以爲圓通。惟息不已。惟息長生。惟息無思。惟息無爲。孟子云其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息止也。生也止而生。生而止。循環無端。莫知終始。至虛至神。天地之根。萬物之命。浮屠以不生不滅爲法。忍儒者以一呼一吸中間爲天根。人身最玄妙。而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者。惟此。

人一吸元氣自踵升頂。一呼元氣自頂降臍。象一日一周天。人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升降內周于頂踵。吐納外通于天地。呼則天氣降。吸則地氣升。不吸則外不入。降者不升。不呼則內不出。升者不降。於卦爲否。吸則天地之氣與吾身之氣齊會于頂。呼則吾身之氣與天地之氣同歸于臍。於卦爲泰。故息爲命帶也。

人一呼降自頂。以心爲宅。而施于四肢。一吸升自踵。以腎爲宅。而通於天門。心腎之間。天地接也。陰根于地。上交于天。當水土泉壤之際。故夜半一陽爲子。地正中也。陽施自天。天下交于地。正山頂。半空之間。故日中一陰爲午。天正中也。心腎交與天地相似。心腎不交。則元氣不固。安能

山草堂集

太極新知卷三

七

初編

長有其身。欲與天地相似。惟清惟靜而已。天地長久。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人能常穆穆。則心腎自交。元氣保合。仁者靜故壽。其道如此。

吸非自外入也。身中真陰。起于湧泉之底。由尾闾上脊背。達于崑崙之巔。呼非內出也。身中真陽。降自頂門。落咽喉。歸氣海。滲于湧泉之底。吸自下升。火即降而從水。呼自上降。水即升而從火。蓋地氣上。則天氣爲陰。所按而下轉。天氣下。則地氣爲陽。所填而上溢。陰陽相乘。一前一後。

山草堂集

太極新知卷三

太

初編

一俛一仰。如織布之有綜。如紡車之有輪。謂之周天。

運氣之術。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吸便咽。水火相見。此心腎交搆之法。亦榮衛循環自然之理。吸起于踵。尾闾上提。則火上升。不待呼而水自注于丹田。呼出于頂。喉官下咽。則水下降。不待吸而火自炎于崑崙。一起一伏。如桔槔低昂。車輪旋轉。謂之周天。提宜在吸後。助吸使升也。咽宜在呼前。導呼使降也。呼吸者。先天之炁。提咽

者後天之用呼吸調則不須提咽而水火自交矣或曰此是正助之術答曰以無正助行之亦卽是有事學以心爲主則事皆心也以道爲主則術皆道也

天地只是一氣搏聚周旋不舍氣中包孕一片光明發生出許多道理凝合在人心上此理易簡明白却被諸家說得千奇萬怪

天地之間往來而已人身之中升降而已息起于踵升于頂降于鼻注于三焦散于百體毛髮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九

初篇

肌膚待以潤澤如天一晝一夜旋轉地底一周汲引太陰之氣上升穹霄之頂往來不息所以長久不毀也草木亦然根荦著土吸取水土之潤上升于巔所以旋生旋萎者惟其有升無還

有根萎而無府藏能吸而不能受也人同天地爲萬物之靈不其然乎

天地長久惟是一氣周流不息人身呼吸自生至死亦一氣周流不息神有出入形有寤寐而呼吸無停卽是通乎晝夜之道但恒人神離宅

日用而不知聖人神存通乎晝夜而知聖人明則誠衆人昏迷故不誠無物

鼻者人身之天關地竅一陰自地起由此竅上通于天一陽自天降從此關下入于地周流無住所謂周天也道家以人身爲爐冶鼻息爲橐籥是謂命蒂

道書云神常守形形乃長生果若此則神但守形耳成何用神旣無用形雖存與死同耳所貴神者爲能變化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二

初篇

故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大業故聖人終不言守汝形但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有所不覩不聞而未嘗不覩聞故未發之中卽是已和發之和

不測之謂神不二之謂精精無內也神無外也中庸語大莫載神也語小莫破精也精不出故言神神不住故言精二而一也

神者形之生氣生氣之始爲臆藏神而未光其光大者神也神之至也後于形其散也常先形

自胚胎初生。混蒙漸開。及壯而神始徹。及衰而神昏矣。形乃化。形百歲住世。神周旋不舍。皆鬼爲媒也。將死綿綴。若知若無。知者鬼也。鬼者迫也。迫近于形。爲形生之初。烝發越而生明。神之母也。形不能留神。其初烝爲神所依。神能舍形。不能舍鬼。故營營然去而復返。死而后已。以鬼爲宅也。如火在灰中。神來則燎亮。而生焰。焰雖息。灰尚燄。俟灰寒而後火不復燃。鬼死而生氣。乃盡。神不復來。形斯毀矣。形固則鬼安。鬼安則神朗。故保形以安鬼。則神雖勞而鬼壯。神不得不爲之用。此恒人形生之要也。

山草堂集

時習新集卷五

主

初篇

衰年向學。止有性命一路。何敢顛越。自速死亡。然形骸筋骨。可見者也。其消長榮枯。不可見者也。咳吐呼吸。可聞者也。精神鬼鬼。不可聞者也。可見聞者。吾之形色。容可致吾力。不可見聞者。吾之性命。吾何容力乎。行法以俟之而已。雖聖賢亦惟戒慎恐懼。豈人爲能使之長存乎。調息之法。尋常日用。神氣相依。最爲直捷。而聖

賢不貴者。調息卽是有事而正。無忘而助長也。大道無思。無爲。但德性常主。無所往而不爲義。宇宙上下。皆分內。尋常行處。卽心田發揮。旁通莫非氣也。配道而行。莫非義也。謂之時中。中無定體。道無常主。調息運氣。技方一隅之學。道者正大而天地之情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大可兼小。小不可補大。分量終不可同日語也。

精舍神神藏精。一陰一陽之道也。精爲水。水質清者精也。水光內映。神也。神爲火。火質燃者精也。火光外照。神也。

山草堂集

時習新集卷五

主

初篇

暗室張燈。燈來卽一奇生。明來暗破。卽分兩。明暗中。人我相見。什物器具。次第分明。卽成參伍。皆自然之象也。人心一念萌動。耳目交加。亦復如是。

千門萬戶。正路惟一條。但趨向不差。就中曲逕旁岐。疑似彷彿。大同小異。自信諸心而已。無事紛紛爲也。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絲毫皆天成。非強作也。雖

有智巧不能違天順受其正不失乎性命之自然可矣

莊生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地之間惟是野馬塵埃之氣人生息與野馬塵埃之氣相吹不吹則閉塞而死故息者二氣之摩盪人物與天地相通在此易謂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近取諸身咸恒配乾坤損益配泰否既未濟配水火三才之理具矣

聖人言靜不言坐言靜坐便是無事浮屠無事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三

初篇

故終日跏趺君子敏于事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法天行也先儒教學者靜坐觀未發氣象夫善靜者不必坐有事無忘行坐一也老子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未發氣象無時不可觀也初學無事不靜坐則精神散越有事但靜坐則枯槁不仁終日昏昏默默何以參三才而為人佛屠之教罔民誣世皆由靜坐也

好上陵人此最惡習顏子所以大過人者若無若虛耳易貴謙而利用柔先儒學易用剛為強

梁樹赤幟也違聖人作易本義

待行後言其言自詘不言思行其行必專言與行如響與桴相待而成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非但為言難行耳亦思為行而立言言行非二道也此古今學術所以分

道不可以言傳不言而傳傳始信德不可以言行不言而行行始篤待講而後學學所以荒也○貧賤者貪勢利已為可鄙富貴者貪勢利無厭之極矣不飢不寒苟完苟美為公子荆殊非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三四

初篇

難事

萬事歸虛萬有歸無天地聖人不能違也人知事物有盡不知天地亦有盡天地且有盡而人欲不死不亦愚乎夫死者司無之官歸虛之府也佛以死為淨樂老以生為大患生本非患而貪以為有則患矣死本非樂而安以為無亦樂也二家之旨亦不可不嘗一嚮也

余亦敬鬼神但不禱祀以求福亦重祭祀但不脩齋以佞佛亦攝生但不拜方士以學僊亦談

道但不聚徒衆以開講。亦言性但不離尋常以
逃空亦養氣但不採藥物以煉鼎亦習靜但不
學枯槁以坐禪。安常履素爲所當爲如此而已
矣

生我所欲也。一日住世。須一日長進。聞所未聞。
知所未知。則生爲有益。若日用飲食。禽視鳥息。
久在人世。莊生所謂贅疣者也。

浮屠以世界爲苦。并樂亦謂之苦。時俗以在世
爲樂。并苦亦謂之樂。惟聖賢樂其所當樂。憂其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三

初篇

所當憂

以嗔恚心懟人。不若以慈忍心容人。惟禮讓可
以化強暴。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佛氏專用
此道。故稱無畏。

四肢運動。不痿不痺。生人之慶也。焉可辭勞。况
有僮僕代勞。是分外也。更加叱訶驅使。無異牛
馬。既叢人怨。必有天殃。受病之根。皆由任氣。有
事集義自然痊可。

百年之後。同歸於盡。此排遣法耳。胸中尚有客

氣。但謂之以死驕人。人皆有死。焉可以驕人。死
且不可驕人。世間更有何事。可以驕人者。

問亥子中間曰。昏明之界也。道書云。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又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所謂天地
之根也。在人心。是有意無意之間。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剝復之際。見天地之心。隨時隨處。有亥
子中間。大本立達。道行致中。和之謂也。

神氣合而成息。神不在。即吸不知其所來。呼不
知其所往。神不守舍。則氣妄行。故息者止也。生

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三

三

初篇

也。止而生。生而止。天地所以長久也。道家存神
馭氣。聖賢存心養氣。自強不息。法天行也。

聖道以生死爲晝夜。適來適去。二氏謂生死事
大。轉增撈攘。玄門著意愛護。釋門著意掃除。皆
非所謂晝夜之道者也。

神氣相依。道家謂之雙脩。形壞則神理無託。故
養氣以凝神。資形以繕性。慾根不淨。空談神理。
郭郭不完。則精爽煙飛。妄希明性。何異炊沙。

眼前道理。日用尋常。處處覺察。則知無盡。行無

盡若強探力索。則知之艱。行之艱。唯易唯簡。通變無窮。

孤陰不成。自無向有。必資形氣。鬼不附人不靈。祖考如在。卽子孫之精神也。魍魎爲祟。卽病人之厲氣也。非離明有幽。離人有鬼也。

人。世生老病死。聽命于大虛。非人之所能爲。呼吸動靜。自有常數。萬事皆如此。聖人作易。惟貫串此理。百姓日用。不占而已。占則消息乘除。一冥合。始信吉凶禍福。非由我。未嘗不因我是。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三

主七

四篇

謂順受其正

二氏之教。欲人捐六親。棄室家。枯形面壁。草衣木食。何爲其然。祇因厭惡世情。遷怒自己形骸。苦欲磨滅。渾是一片憤嫉心腸。善哉聖人。素其位而行。

以人事觀。有苦樂悲懼。以天命觀。苦樂同出。造化悲懼。總成過影。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夫何心哉。人適逢其會耳。但向靜中藏身。萬感皆是應迹。

六畜之情。猶急莫如狗。縱淫莫如雞。人所以異於雞犬者。幾希。故孟聖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心放莫如忿慾。君子所以貴自懲窒也。余年來。頗窒慾。而但苦猶急。所謂犬之性。猶人之性者。歟。深用自恥。

老年受家人尊奉。一切有爲。俱已消歇。惟性命一路。爲日孳孳耳。一以完本來。一以消奉養。徒然飽食煖衣。仰愧于天。俯慚于家人妻子。

終日勞攘。自謂不閒。有誰迫之。及閒。又心如奔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三

主

四篇

馬。皆習氣使然耳。降伏得定。調和得住。便是學力。不然。聞見儘多。只養成浮華氣習。

學須斬五關。一忿慾關。於貪愛嗔恚。勇猛割斷。懲忿如虎。防慾如河。入道初機也。二人我關。大地含生。本吾同體。以行恕法。推己及人。大小隨意。廣作方便。三勢利關。富貴功名。總屬身外。縱千駟萬鍾。飽煖之外。皆長物。勿生貪求。四生死關。釋氏謂四大假合。我身何在。百年住世。終歸消滅。有生有死。如晝之必夜。時至斯行。勿以櫻。

寧五迷覺開向念頭打點纖塵無染卽是覺路
纔掛一私便是迷途迷覺之間聖凡攸分勘破
到此則萬累冰消一真純常舜禹有天下而不
與孔子富貴如浮雲斯爲庶幾

學無多術但言乎其所當言行乎其所當行便
是聖賢實地誠意正心都在裡許

聖學只就用上顯體凡用皆體所以著實浮屠
偏就體上藏用滅用執體所以落空故聖人下
學而上達浮屠上達而下學宋諸儒理學亦是

山堂集

八時習新知卷三

三九

先上達而後下學也

三才之理惟有往來聖人作易唯彰往察來來
而往往而來造化之自然數往知來因來彰往
易所以爲逆數也幾莫神于逆害每生于順故
泰否天也損益人也天運泰極必否否極還泰
人事損以求益益以招損故逆也者天人之介
也

父母頑罵生子聖哲可知形氣雖受于所生而
神明出自天授非形氣所能固也故神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者也

達德雖有三勇卽知仁之才人生涉世智仁足
矣至于守死不可無勇不勇則來去不脩然知
不惑仁不憂乃其所以無懼而爲大勇也

唯善學者能善教人路有險夷行過方知味有
甘苦嘗過方知

大道雖無榮辱然守身必以不辱爲榮聖賢雖
不言禍福然涉世必以無禍爲福必曰齊榮辱
等禍福以爲高明吾弗爲之矣此狂狷中行所

山堂集

本時習新知卷三

三

以異也

人世莫大于天莫貴于聖人莫尊于君故謂之
三畏三者感格則德成名立富貴福澤永保無
疆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賢于
小人遠矣

鄉人血氣恭厲動與世忤士君子仁禮存心恒
愛恒敬三犯而不校所以爲君子也士欲免爲
鄉人必自懲忿始養氣之功不可須臾離也

附訟言八條

懲忿

天啓癸亥仲冬之夜。偶以僮僕不戒。嗔恚過當。終夜愧悔。申旦捫管自訟。蓋聞克己莫難于懲忿。大學正心。忿懣爲首。孟子願學養氣爲先。易道以損益爲三才之要。風雷薄則益招損。山澤通則損受益。卦由損趨益也。遷善改過不外懲忿窒慾。損而益。益而損。惟怒爲然。怒者氣一動志也。相薄爲風。雷相通爲山澤。皆氣也。雷自地出。藏于澤爲隨。隨者無事也。風自谷出。藏于山。山重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養之以恕。既發守之以介。既過銷之以悔。平居審己量人。勿責備已甚。則怒之根不生。怒發外觀內省。審之於介。則雖怒亦可以自克。既過詳思其理。懲創怨艾。則暴厲之疾可以痊愈。心平氣和。從容樂易。然後爲君子。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養生養德。受福凝命之本。端在於此。故學莫先于養氣也。是以君子穆穆。皇皇。不大聲色。威而不猛。嚴而不惡。未有暴戾震撼。如飄風迅霆。而不傷生伐性者也。昔晉衛叔寶。少年貴介子也。亦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況年老望道之士。卽不敢比顏氏之子。何至不如衛家之兒。勉自書紳。勿忘佩韋。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六十耳順。七十從心。聖人亦人耳。

知生

神在則形存。形存則宇宙皆分內。神散則形腐。萬事銷歇。故神爲靈寶也。神非形不畱。形非神

不生道家借形以鍊神存神以養形。要之血氣有盡形不長在神無常主終非形所能留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一人之形如微塵腐芥神豈爲私惠我形與萬形同生同歿我豈超然獨存故聖人視歿猶生不必形在爲生視萬物皆我不必長生爲我是以湯文未期頤孔年未耄顏淵短命來去如尋常彭祖八百老聃四百鍊神養形之尤者終歸于盡故聖人以妙萬物爲神以備萬物爲我以同宇宙爲身盛德大業

山軍堂集

不覺新知卷三

三

三

富有日新生生之謂易易無體而神無方變通鼓舞成天下之臺臺往來不窮利用出入之謂神功德文章不朽之謂壽存神馭氣靜坐默照之謂鬼生無益于世歿無聞于後之謂行尸然則人之所貴于神者可知也豈虛無恍惚之謂乎哉

寡欲

人不能無欲欲者三才之動機人物之生氣也動而能化則生氣不傷飲食之欲動而能化則

土穀運而無口腹之災男女之欲動而能化則坎水運而無枯槁之患理欲同出或順之而反害或逆之而反利或刑之而全或愛之而虧存乎其人耳故曰可欲之謂善寡欲之謂養不貪之謂仁人苟無欲亦復無生如木無滋則槁火無焰則灰病者不思食老者不思淫生氣熄也老子曰常有欲以觀其微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常無說以行險中正以通則安節之亨矣

用心

山軍堂集

不覺新知卷三

三

三

心不可以暫操而存可以常用而在常用其心卽是求放心學問之道也子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如博奕猶賢乎已言心不可無所用也無所用則放而不知求二氏以無念爲明心既爲偏枯儒者以靜坐爲觀心亦是告子之學學莫要于存心論語開卷言學而時習之不言心而時操之豈學重于心邪學卽以用心也告子勿求於心是廢學也廢學則無所用心無所用心卽是禪定禪定非達學也不學而但操心歿

而後可者也

戒戲

好戲謔學者之通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戲謔不善反成虐虐害也與其善也不如勿害君子敬而勿失與人恭而有禮出門使人在家

在邦雖至夷狄不可棄也言必忠信行必篤敬

戲言戲動君子戒之凡言語暴慢氣習粗厲皆

三五

初編

隨時

聖人言遠慮又言近思慮遠以防患也思近以隨時也身在几席思及千里事在今日妄想明朝朋從往來日亦不足但素位而行不虛此日而日更求苟出位拔援現在空過而日反促易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意大矣哉人有七情雜而生心人有五倫遇而生境焉能常順而無逆兼全而無害哉拂逆人時有也憂患聖人不能無也惟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上

敦乎仁故能愛不憂能愛順逆好醜自無入而不得佛氏以生為煩惱以世為苦海以七情為幻以人倫為魔專務解脫逃空虛譬則逃雨耳情終不可滅世終無所逃聖人惟脩道使人共由曰達道明德使人同得曰達德所以至煩而不可惡至蹟而不可亂也

無惡

天下常有不善之人君子不以不善之心惡天下以不善之心待人非行恕之道以不恕之道存心多已甚之行是以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也或曰好善惡惡人之恆心且得已乎曰善者好之欲已有是善非徒好人也惡者惡之恐已有此惡非徒惡人也故曰攻其惡勿攻人之惡若徒好人之善雖如好好色何裨於我苟惡人之惡如惡惡臭則其患大矣故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以明惡不仁者欲已為仁而去不仁非舍己之仁專惡他人之不仁也聖人雖惡小人終不以小人棄天下

山堂集

卷之三

三五

初編

故否有包承。所以亨。睽見惡人。所以无咎。君子亦有惡。非專為他人設此惡也。故曰惡稱人之惡者。隱惡而揚善。嘉善而矜不能。家邦勿怨。終身可行矣。

戒剛

謙讓忍柔。保身立行之要也。謙。兼也。三才并益之道也。惟知易者能謙。不能則學禮。禮者讓也。君子無爭。退讓以明禮。惟知禮者能讓。不能則思忍。必有忍。事乃濟。小不忍。則亂。大謀生。存

山草堂集

時習新卷三

三七

初篇

亡係乎忍與不忍。三者同歸于柔。老子云。專氣致柔。養氣以致柔也。柔弱者。生之徒。強梁者。死之徒。非老子之言也。易道也。儒者謂易用剛。誣易也。乾見羣龍无首。則吉。坤牝馬後順。有慶。屯以下諸卦。皆以剛用柔。屯之震。盤桓利也。蒙之艮。包養吉也。需之乾。待而進也。訟之乾。健而險。則凶矣。師行險以順。則吉。比以一陽撫眾陰。則順。小畜一陰束眾陽。則止。履健而能下。所以天交于地而成泰。皆用柔之效也。陽亢而不下。則

否同人大有一陰得位而亨。謙豫隨三者皆柔道也。此十六卦。易道全體大用備矣。安見柔不可用。而世儒斥為黃老也。子路剛強。夫子憂之。曰切切悁悁。怡怡。可以為士。其教羣弟子為仁。執禮興詩成樂。皆欲其中正和平。為君子儒。儒者濡也。無強梁躁厲之習。有和順從容之度。乃可謂儒。

時習新知卷之三終

山草堂集

時習新卷三

三八

時習新知卷之四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彭大翮 男郝洪範校

中篇

或謂宋有天下。與晉同。理學之盛於宋。與清談之盛於晉亦同。此妬忌之言也。清談之士。祖玄虛而薄禮法。理學之士。崇道德而重名誼。晉之亡也。由清談。而宋之亡也。非由理學。理學雖無能興宋。而未嘗無補于宋。視清談魚爛而亡者。

山章集

未時新集卷四

一

中篇

未可同日語也。雖然學不可以平治天下。非聖人所謂大學也。學止于理。與清談玄虛亦畧相似。聖人所謂大學之道者。治國平天下者也。學道而必曰治國平天下何也。道之言路也。行乃爲路。學之言習也。習乃爲學。所行何事。天下國家皆事也。所習何物。天下國家皆物也。是以致知必在格物。明德必明明德于天下。一是皆以脩身爲本。人與天下相涉惟身。身與天下相通惟物。舍物求知。舍親民求明德。舍天下國家求

心意知。與大學之道戾矣。心存而事亡。理親而世疎。學成而德孤。行立而功不顯。言出則齟齬。行發則顛踣。合我則同。離我則異。嚶嚶然自以爲狂。踴躍然自以爲狷。及乎舉世非之。則曰吾不爲鄉原也。然則又何樂而爲狂狷乎。鄉原狗俗。狂狷狗理。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以是自命曰理學。要之天下豈有事外之理。聖人惟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允執其中。下學而上達。此大學之道也。舍下學而上達。舍格物而言誠正。此宋儒所謂理學也。理形而上。浮屠與聖人不殊。但浮屠竊其上以爲禪寂。而儒者偏於上以爲理學。浮屠以出世爲明心見性。而理學外事物以爲正心誠意。其敝亦畧同也。卒之浮屠自覺其不通。小變其說。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而理學究竟執理。終于不變。所以與世日相牴牾。而自成其爲理學也。是以浮屠似狂。理學似狷。其不得爲中行均也。中行卽大學之道也。明德與親民

山章集

未時新集卷四

二

中篇

心意知與天下國家渾合者也。世間無一事一物。遺吾此道。此學。吾此道。此學。無一不關通世上事物。是以過化存神。與百姓日用不知。無二精義入神。與洒掃應對無二。聖人聰明聖智。與愚不肖之夫婦無二。中行合道處。與鄉原合俗處。所爭只毫末耳。彼其忠信廉潔。與堯舜同。但除却一似字。便是堯舜之道矣。豈離世絕俗。別求所謂理也哉。此義不明。故理與事不通。儒業不效。六經之用。與世扞格。佛老之徒。借爲口實。

謂儒者不可與治天下國家。是誰之過歟。嘗觀孔子居春秋。與孟子居戰國。世道洶涌。士習詭譎。所遭讒夫。檢人十倍于宋。然孔子行藏優游。孟子進退緼綽。孔子拜陽貨之賜。往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南子互鄉之見。委吏亦可。乘田亦可。獵較亦可。微服亦可。孟子稱其不爲已甚。而願學焉。故宋薛之餽不辭。李任之交必報。梁惠王亦見。襄王亦見。齊宣王好士。亦久于齊。稷下先生不同道。亦與之偕。王驪淳于髡。亦與之接談。

不言功利。而功利之士不見妒。日與楊墨辯。而楊墨之徒不能與之爭。是以孔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當世人愛人敬。身沒而名顯。使理學諸儒。生當春秋戰國。語以孔孟之行事。其必以爲鄉原矣。所以諸儒當其時。進則是非齟齬。退則離羣索居。是世外有學。而道外有理。雖曰希聖。其實背之。予嘗謂道無可學。事即是道。學無可講。行即是學。離天下國家。別求正心誠意。佛老而已矣。

或謂佛書多了義之談。佛書通。則孔子之言愈明。豈佛言真切。反過于聖人耶。學忌太捷。言忌太盡。學太捷。則迫而不入。言太盡。則約而不該。故聖人教人。惟下學。不欲人徑上達。偏上則懸空遺事。是以言文章。不言天道。使民由。不使民知。維持世教。曲成人物。止合如此。浮屠不主維世。而主出世。以直捷頓入。明心見性爲宗。本來無物。一切惟心。此非佛之言也。佛語侏儻。文字不與中國通。中國人學佛者。竊聖人義理綠飾。

背聖人下學之教偏主上達直指人心反覺聖人不言之意爲未了所以讀佛書孔子之言易通者此也淺學之士因詆六經爲支蔓陽尊孔孟而私便於捷徑之一路故其說經半語涉佛輒避嫌疑其講學意思全是禪寂單提心性而畧事物至與世違反詆同道以爲異端其於浮屠空寂之說不聞一語辨別信以爲精微不可議但迫于聖人之名迹而不敢顯揚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自孟子沒心服孔氏

山堂集

時習新卷四

五

中

之教真知浮屠之爲邪說者幾人哉

下者自上下也無下不成上易言形而上者下所形也形而下者上所形也形者見也偏則不相形如外形內內不能形外內則隱矣用形體體不能形用體則藏矣惟上下爲相形也上者下形人事是也下者上形天道是也自上形而下者共見共聞者也自下形而上者無聲無臭者也雖無聲臭而懸象著明時行物生卒未嘗不見不聞也在人心性不見不聞者上也在事

物共見共聞者下也不見不聞者不越乎可見可聞之外可見可聞者不離乎不見不聞之中舍可見可聞則不見不聞者爲無用靜存乎不見不聞正以動顯其共見共聞也心非不當存也而耳目不可遺耳目所以繼心也性非不當養也而事物不可遺事物所以盡性也意非不當誠也而知不可不致物不可不格格致所以誠意也德非不當明也而民不可不親親民所以明明德也已非不當誠也而物不可遺成物

山堂集

時習新卷四

六

中

所以成已也故論語二十篇學不越言行孝弟道不越脩己治人而于心性則罕言之故曰莫我知也下學而上達惟子貢知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乃所以爲下學而上達也至于戰國道術日漓孟子始言存心養性以上達提醒下學也大學中庸言明誠自下學發揮上達也要皆不離下學也及佛老興專主清虛專主明心

見性世儒喜其簡捷相與遵崇浸淫流濫舉天
常人紀範圍曲成之法一切破滅則偏上之流
害也据其說於一毛端上現寶王塔更不肯向
寶王塔上現一毛於芥子裏納須彌山更不肯
將須彌山納芥子盡十方世界以爲法身不肯
將法身安排在十方世界將衆生打滅作真空
不肯將真空填滿作衆生所以寂寞無爲世緣
消歇自謂空門至于老氏鍊氣凝神專求養生
自謂玄門使脩道皆如二氏世教生民將何所
置

特新集

七

倚賴乎聖人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民物立命
也論語之義大無不包孟子七篇提撥甚明世
儒陽尊經而信道不篤本原未徹趣向茫昧專
輒教人主靜觀未發氣象體認天理言雖稱孔
孟而執理遺事全用浮屠之意所以或終身不
仕屏居山林或默坐澄心養出端倪然後施爲
往往偏固與世不涉學聖人之道無濟于天下
國家豈天生君子之意哉朱元晦識此故以陸
子靜比告子以楊龜山太簡爲禪學是也及其

自爲以讀書窮理爲入門則又過支離矣已乃
自謂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則又何以異
于諸儒之禪寂也哉

宋儒性理一書與論語二十篇皮膚同而旨趣
異與大學中庸隔一層與孟子隔兩層與論語
隔三四層論語下學而上達當體卽是孟子加
存心養性大學中庸加致知誠意立本知化暨
宋人理學直說到無極而太極主靜主一初學
便尋仲尼顏子樂處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

置

特新集

八

七

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分明是清淨不二法
門先聖論語二十篇中何曾有此
學問不向日用尋常視聽言動人情事理上體
貼用功偏向隱微恍惚中懸空存想縱好只養
成一個佛老不然便是鬼詐的鄉原聖人教人
從日用尋常人倫庶物著實力行一毫躲閃不
得所以謂至誠之道

宋儒一代學術源本于周茂叔太極圖按太極
者元始之別名也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太

極卽乾也。乾象爲天，非乾卽天，故曰乃統天。元
無混沌，無大無小，無首無尾，無古無今，是名太
極。太極至矣，其上又焉得有所謂無極？無極則
空矣。聖人言誠不言空，言有不言無，中庸言隱
微，不言有無者，道體本實而非空，本有而非無。
天地之間，常動而非靜也，純陽而非陰也，陰只
在陽中，斂靜只在動中，藏所以易統于乾。道原
于天，富有日新，所以爲大也。世外無道，天外無
世，三才立極，三極盡道，包羅兩儀四象八卦，函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卷中 九

畫而萬象已具，所以神妙變化爲一貫之道。茂
叔此圖，甚費謫量，豈自然之法象耶？
太極卽中庸所謂大德敦化，邵堯夫所云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在人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中不離和，未發不離
已發，思慮未起，不離思慮，不思而得，不慮而知，
便是乾知，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自不離乎動
靜，故曰至妙。
子貢云：夫子焉不學？何嘗師之有？夫子所不師，
是下學所不必學也。夫子嘗問禮於老聃，而道
不師老聃，老聃道德以虛無爲上達，論語二十
篇以實有爲下學，上達卽在其中，宋儒理學宗
太極圖，傳自陳搏，種放是老聃之流也。其學主
靜虛而偏于上達，故其爲通書曰：聖可學乎？曰
可有要乎？曰有一爲要，夫一者太易之始，法象
之祖也。孔門七十子，唯曾子深造可與言一，初
學言一，所以教人靜坐，觀未發時氣象，尋仲尼
顏子樂處，此非下學之先務也。夫聖人人之至

也。論語未嘗卒然教學者。學聖人。子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何事于仁。必也聖乎。仁且罕言。何遽言聖。雖言仁。亦自下學始。教顏子曰。視聽言動克己復禮。教仲弓曰。出門見賓。使民承祭。不欲勿施。教子貢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教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行于天下。教樊遲曰。愛人。先難後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此類皆所謂下學也。至孟子言存心養性。大學言明德止至善。中庸言中和誠明。論語皆未之及者。由此而下學。上達在其中矣。行之而後至。由之而後知。天下無世外之人。無人事外之事。無事外之道。故但言學習。不言學習何事。凡事皆學也。但言敏于事。不言敏于學。學卽是事也。孟子言必有事。但能勿忘勿助。事便是心。言學問求放心。但能有事勿忘。心便是學問。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有曾子之三省三斯。然後可與言一貫。所以謂之下學而上達也。如先一貫而後三省三斯。則惟有靜坐。觀未發氣象。求

孔顏樂處。于日用事物。必且荒閑。專求所謂心齋坐忘者。以此學聖人。是浮屠之聖人而已。或問曰。下學而上達。何以辨之。曰。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卑法地。崇效天。天無形。地有質。行爲地而知爲天。行實踐而知玄虛。下學踐履而上達。空洞也。地在天下。天氣直貫徹于地底。學在達下。上達不離乎學內。二而一也。但先後次第不同。由下而上。先學後達者。聖人至誠之道也。自上而下。先達後學者。二氏空寂之教也。故下學不分知愚。而達不達存乎人。如曾點言志。莫春童子。偕樂尋常人事。莫非下學也。惟點能脫然于功名之外。則卽此是上達。他人未能脫然。便只是百姓日用尋常事耳。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知則所由皆道。非離百姓日用。別有知也。不由求知。必且厭尋常以爲卑近。而馳心于空虛之域。如默坐澄心。主靜守中者。與事物不相涉。安用學爲乎。

取禮記大學中庸二篇為理學精蘊。合論語孟子謂之四書。然則論孟猶未精。直待二篇幫補。然後足乎。論語二十篇道德之統會也。下學而上達五字。聖教之宗領也。孟子七篇。加疏濬剖抉。混沌鑿矣。更贅以大學中庸。在論孟得此。未必增重。在禮記失此。則四十二篇都無根帶。離禮單提此二篇。教學者徑趨上達。轉覺下學無基。然後乃別作小學之書。隱然謂論語未可為下學。又未可為上達。則將何所置論語乎。吁。可

章堂集

不勝習新知卷四

十一

論

大道無隱秘。不外人倫日用。心境不隔。泛應曲當。便是中行。堯舜孔子執中。不過此。若使有秘義。出於論語二十篇外。謂之道學者。則是夫子全未嘗有功於後人。直待後世理學出。乃發明不傳之秘。其賢於夫子遠矣。夫子又何以賢於堯舜乎。

道器本一。故聖學言心不離境。言理不離事。言古復即在視聽言動。言敬即在出門使民執事。

與人言脩己。即兼安人安百姓。言恭寬信敏惠。即能行天下。皆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中庸直說到隱微不覩不聞。未發之中。不得已也。夫子告子張問行。參前倚衡。便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慎獨之功。聖言却說得渾成。內外心境事理一貫。乃所以為下學而上達也。

孟子言必稱堯舜。何其容易。蓋道體平常。不離日用。神聖功德。格天事業。不過素位而行。下學而上達也。二氏與後儒。事務上達。舍事求理。離

章堂集

不勝習新知卷四

十四

論

境操心。見道為高遠。視聖人為不可及。識趣不明。學術便差。契緊在此。

浮屠之言。蹈襲莊周之意。讀莊子書。便知虛無荒蕩。為浮屠作祖。然莊周未嘗教人髡首捨身。棄父母妻子。廢人道。作諸種種斷滅事。行其言。流弊自至於此。不如此。不足以成其空虛。行其本來無物之說。莊子濫觴。浮屠滔天。其源流一也。

漢以前道家惟老氏。所謂儒者。不過章句文藝。

而已。至理學興。乃稱真儒。然其立教主靜。浸淫禪旨。與大學之道。夫子所謂君子儒。尚隔韓愈。謂聖學自孟子沒。不得其傳。甚確論也。今欲接孔氏之傳。惟以論語二十篇為宗。以孝弟忠信好學時習為入門。二十篇之外。不得旁走孟子七篇。為輔翼可耳。大學中庸亦是約禮之言。併可從緩。至於後儒太極圖等書。且宜停閣。庶幾入道有坦途。行道有實地。學非空言。人無疑心。百家之議。不得搖惑。世教有賴矣。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和卷四

十五

中篇

宋儒謂性有理義之性。孟子言性善是也。有氣質之性。夫子言性相近是也。夫理氣本無二。性善又豈有二。黃勉齋云。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此言近之。蓋性合理氣。但人有用與不用耳。氣不用。則純乎理。非謂有理義者。遂無氣質也。無氣焉得有性。無氣何處覓理。豈可分而為二者耶。

宋儒又言性有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善。氣質之性。或有不善。夫天地亦非離氣質也。人從天地

生。安得人性有氣質。天地之性。獨無氣質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人相與之際。為繼。氣疑而理即具焉。其善同也。

從來不分理氣。自先儒分理與氣。欲使下學易曉耳。然有二名。無兩體。易有太極。合理與氣。渾淪而為言者也。周茂叔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靜。乃生陰陽五行。果爾。則是理與氣。先後判然。為二物矣。太極若但是理。則生動靜。亦只是理。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和卷四

十六

中篇

焉能生得氣。無氣則理焉能自生。太極者。二氣全體。即未分之陰陽。陰陽即已分之太極。一也。宇宙間。渾是氣。而理就氣上會出。謂氣生形。則可謂理生氣。必不可。形氣有先後。理氣無先後也。氣有形。理無形。氣通于有無之間。氣之可見者。即理之可見也。氣通有無。即理之一貫也。邵堯夫云。人畏鬼。鬼尤畏人。人積善。則陽多而鬼尤畏之。善為陽。惡為陰。兩儀之大。分然耳。要之陰陽互有善惡。所以參天兩地而倚數。一陰

一陽之謂道也

性善原無理氣之分。性之初理固善也。氣亦無不善。凡不善者。由善而變也。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乃不善。非別有理義之性善。而又有氣質之性不善也。人生之初。理氣皆具。如太極在人。卽是性。在天地。卽是乾。太極生兩儀。乾始資萬物。乾若無氣。何以生物。元氣若有不善。何以資始。元氣資始本善。而但作成之後。未必皆如始。此則氣之雜者耳。氣雜則理亦雜矣。豈有氣不善。而理又能善者乎。故養氣卽養心。集義卽養氣。氣與理無二。性合理與氣者也。天地之性。與人物之性不同。而理氣不離。則一也。非必善者皆屬理。不善者皆屬氣也。人物初生理氣皆善。成性之後。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性善不易之定論也。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性有善有不善之定論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凡性初皆

聖賢集

時習新集

十七

中庸

可欲不失其可欲。則信矣。不善者。人自失信。非性初不善也。安得罪氣質。所以謂之習相遠也。不罪習而罪氣。爲不善者。固氣爲善者。獨非氣乎。爲不善者。有氣質。爲善者。獨無氣質乎。其說難通矣。

宋儒論誠。欠親切。學術玄虛。所以將誠看作太虛。下學茫昧。皆由此也。論語教人。不言誠。而所言莫非誠。孟子以萬物皆備爲誠。此言最親切。惟佛氏出世而貴無。將道理看作虛。故言空。聖學經世而貴有。將道理看作實。故言誠。儒者學聖人。將誠作虛。踐矣矣。卽事物而理具。卽形色而天性存。合上下內外。體用形氣。精粗一貫。充周無欠。是名曰誠。誠者。實也。中庸言誠。以實明之。虛故曰誠者。非自成。所以成物也。大學言誠。以實心。意知之。虛故曰物格知至。而后意誠。孟子言誠。以實仁之。虛故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求仁莫近。凡誠體萬物而爲言者也。理附氣立。氣依形存。理本玄虛。得形氣而附著。形氣本郭

聖賢集

時習新集

太

中庸

郭得理而貫徹。宇宙內莫非形氣之凝聚。莫非實理之貫徹也。故誠者。微之顯。隱之見。至著而不可掩。非玄虛之謂也。凡聖人言誠。卽用以明體。卽物以見道。卽和以達中。卽觀聞以証不觀聞。而理學言誠。反是以事物形色爲糟粕。以性命隱微。不見不聞爲精實。如浮屠以天地萬物爲幻相。以清淨寂滅爲真。如其偏蔽正同。故周茂叔通書。以乾元資始爲誠。元亨誠之通也。利貞誠之復也。又云。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

無而動有也。又云。誠則無事。又云。誠無爲。專就體上言用。中裏包和。不覩不聞。藏觀聞。以爲立本之學。不如是。學無根柢。說雖精。非人倫日用。實際實地也。聖教唯曰。下學而上達。謹言慎行。入孝出弟。不越尋常人倫庶物。一以貫之。所以爲誠。宋儒言誠。有內而無外。有上達而無下學。是老之玄牝。浮屠之真空。非聖人所謂誠也。中庸言誠明。卽大學言格致。知不格物。則明爲虛照。意所以誠全在物。物不格。則知爲虛明。而

事理不實。知以物爲實地。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宋儒設許多教門。主靜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窮理。大端專于內。而疎于外。舉其體而遺其用。自謂理學。到至處。只完得自己。於世道無濟。如孟子以當大任爲用。以養氣爲本。養氣則內外體用無所不該。天下事莫非氣之所爲。而理學以氣爲駁雜。以理不雜氣爲純粹。執理遺氣。但持敬主靜。其究虛極靜篤。爲浮屠而已。安能任得

天下事。及學養氣。又用剛。所以誤而又誤也。理學既空虛。又煩難。聖教篤實。又易簡。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謂至德。故義聖畫一而萬畢。所以易簡也。天地時行物生。百姓耳聽目視。莫非自然。各得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謂天地王侯得一。以清以寧。以貞。推之萬事萬物。各守所得之一。蕩蕩平平。洪纖高下。性命各正。豈有煩紊淆亂。不得其所者乎。故不易簡。不謂聖學尋常日用。不一而一。所以易簡也。主敬窮理。執

一而一所以煩難也

孔子不與學者言易其贊易就人道至近且明者開示使學者求端于人倫庶物間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二十篇之言詳矣故聖教莫切於論語宋儒謂大極圖直接孔子易道之傳孔子教七十子不在易而在論語今不教人學論語專教人學易看大極圖竊恐未然

真西山謂舜十六字為萬世心學之要余嘗疑

山草堂集

未時習新集

卷二

中篇

允執其中以上三句殆後人偽增吳幼清引周茂叔無欲故靜程伯淳有主則虛兩語為萬世心學之要此與微危精一語意正同呂與叔患思慮多不能驅除許魯齋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入自然無事此等教門是浮屠止念看話頭觀想脩西方之法舍下學求上達棄實地而躡虛空者也

聖人所謂敬只就尋常臨事成謹故曰執事敬行篤敬事上敬出門使民脩己以敬而安人安

百姓都在其中非靜坐主一之謂也靜坐主一是禪定與執事安人安百姓無關操心勿求此告子之學也聖敬在臨事接物處喫緊宋儒將敬作息心止念之法致虛守靜之要在居處時用聖人于居處言恭恭比敬寬綽矣大凡刻苦偏側皆非聖學

程子教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者不可廢也但論語敬事非如主一無適之操切大學致知非如卽物窮理之瑣碎不然內外不通達事理不圓融不可以為學

山草堂集

未時習新集

卷二

中篇

道不使舉世人我相安非中道學不使舉世人我共由非達學其間同異不無少參差變而通之總不失大順並行不悖並育無害乃為中行後世儒學皆狂狷之硜硜不可與權於世道何賴焉

檢點論語聖人設教惟謹言慎行入孝出弟忠信篤敬博文約禮改過遷善如是而已則身心交養誠明兼進德業充實未嘗專事窮理致知

主一無適澄心默坐體認天理然後爲學也其論爲政惟曰道德齊禮正己先勞敬信節愛公寬敏惠富之教之而已未嘗責人專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講學窮理然後爲政也凡進德脩業以當務爲急以致用爲實空談無實迂闊無用非至誠之道也

程正叔謂張子厚西銘是能養浩然之氣者愚謂西銘所言力行得盡自是浩然之氣但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非徒有志於父天母

山堂集

太時新集四

壬子

卷

地遂浩然也須集義有事勿忘勿助乃能生浩然之氣徒有此一篇意見文字未嘗有事亦只是正助較集義善養尚遠且浩然之氣亦不是父天母地之謂觀正叔此論于養氣之旨亦似茫然

張子厚教人學禮正容謹節變化氣質此庶幾下學而上達之意程伊川譏子厚門人溺于形名度數如喫木札沒滋味是伐異之談要人都從已門出所謂滋味者不過主敬窮理主敬空

虛窮理瑣碎其實不如學禮切實夫子教顏子亦只是復禮多少滋味

程伯淳答張子厚定性書意思渾融朱元晦謂無下手處予謂不自私自用卽是下手處元晦所謂下手主敬窮理而已嘗問學者云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此便是不曾做工夫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無所用心閒坐而已愚謂閒坐卽是主靜不靜不能閒坐不必更問主靜但隨處知止卽無處不靜不必更求窮理但心在義理無處不是窮理

山堂集

太時新集四

壬子

卷

邵堯夫皇極經世窮高極遠張子厚正蒙隱奧深刻都未甚切下學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形氣變化所謂及其至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天地原不以此令人知宋儒以格物致知爲窮理故一一揣摩朱元晦謂天只是一個氣道家謂之剛風又謂天有九重只是旋有九耳又曰天地未分只是水火此等議論都爲窮理致知之說逼出畢竟何曾窮

得且如律呂歷象算法自是嚆人之業小道可觀非民義之急務聖人於此曰不知爲不知而已矣

邵堯夫經世書欲以觀物明道其實荒誕窮奇無所棲泊舍日用現在許多明白易簡不觀直窮天地之大算萬物之遠耳目見聞所不及將焉用之試取論語孟子較勘緩急自見人情厭常喜新後學將論孟都看作陳言世教大壞實由於此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四

二十五

中庸

論語道理平實尋常布帛菽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先儒謂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是也百姓日用處卽易簡至德何事之有又云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此却不似論語初學便手舞足蹈底未必中庸顏子初聞聖訓亦未便手舞足蹈

中庸一篇以天始以天終道至於天大矣學至於知天至矣人至於合天盡矣更求諸天外浮屠所以出世荒唐無用也故夫中也者庸也庸

也者用也無用非中堯舜以中相授受正以其常用也非秘傳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宇宙人物事變皆是生生之易天地之德也道德由生有功業由生立無生則世界都無浮屠以生爲苦海以死爲圓寂以無生爲法忍故凡浮屠之法歿法也浮屠之道歿道也與聖人異也

先正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秦漢以前多楊墨魏晉以後多佛老然爲我兼愛之說膚淺易攻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集卷四

二十六

中庸

惟佛老依託性命洗滌極難故楊墨秦漢以後浸微而佛老自六朝迄今牢不可破大道本來清虛彼竊其具以飾其妄非盡心窮理之士不能根究其萌本甄別其疑似窮詰其流弊也聖教從明白著實處語人故可信可從二氏擇人所不知不聞者傲世誣民欲與聖人爭衡不知世間道理六經總攬已盡縱使世外有大千懸想空談將以何用天堂地獄因果輪迴惟世上愚民謂莫須有耳豈忠信篤敬之君子而勦

此無根之謊乎

禪宗之說先空虛而後證果以無為有也玄門之說先修煉而後脫化以有為無也聖道微而顯下學而上達大本達道一以貫之有無不足言也

學為聖賢即不敢妄為學愈具而行愈謹學為佛老即任放無檢學愈深而膽愈大北齊高洋兇暴淫虐無異豺虎而崇信佛法放生戒殺至使宗廟不血食如蕭衍故事而惡十倍於衍後

山堂集

太時新集

二十七

中篇

世學佛者往往以無相濟惡以懺悔求解脫屠兒淫女積垢如山自謂佞佛脩齋則大罪消滅小人無忌憚皆依佛為逋逃主此世教之大害也

也詭其說為世出世法夫世法聖人言之盡矣出世法則聖人所未言也浮屠設此立異不知人在世內何需於世外六合內既有聖人為主一毫不仰給浮屠六合外聽浮屠自主學聖人之道者可不必論也亦可不必存也

歷觀史冊怪異之人與怪異之事大氏皆生于昏亂之世世道清平化行俗美必無怪異之事聖人所以貴常道而立人極也

天下事但以為空虛則無復忌憚但以為實有則自然防檢聖人言誠所以範圍名義浮屠言空所以敗常亂俗不可用也

佛教空曠無實散慢無檢押本西域方外之習與諸夏禮樂名物相反諸夏所以異於四夷者正以禮樂文物而佛教所以宜於夷狄者正以空曠散慢也故佛教興于夷而四夷宗之惟其習尚便耳今居中國好佞佛所謂變于夷者也

中國可以為夷乎而人不悟也

道無窮盡百家之術紛綸不可殫詰也聖人教

山堂集

太時新集

二十八

中篇

人惟知所當知能所可能順乎立人之道而嘖者自不可惡動者自不可亂也浮屠教人無論知與不知能與不能一切掃除以爲空然嘖者終不勝其惡而動者終不勝其亂是以聖學易簡而浮屠苦難反自以爲清靜茫茫宇宙擾擾人世何清靜之有強自差排而已

聖道爲民爲物言誠故平實易簡浮屠爲歟爲鬼言空故杳冥荒宕要之有無虛實皆是天人性命所本有但世人誤以虛無爲本始以實有

聖堂集

未嘗不覺

子九

中

爲末終不知大學所謂本末始終卽事物而言也卽事物皆實有也世儒所謂本始離事物而言也離事物則虛無而已故聖人不言本末終始但曰下學而上達萬世由之無弊也世儒言本末終始先上達而後下學所謂先知而後行也

三代之季文獻無稽人不知道吾夫子取二帝三王列聖開物成務之蹟神明會通著爲五經千萬世大路開人心惺卽欲舍此路而卒不能

舍卽欲迷此心而終不能迷遭楊墨戕賊佛老營惑而終無玷缺蓋此道命於天率於性聖人惟繼天因性以脩之若夫佛老楊墨諸子百家無端造作其近者襲聖人一支以成其偏陽與聖人背而實不能違之夫五經猶天地而楊墨佛老諸子百家一物耳何所逃于天地之間蓋聖道明白易簡二氏險阻艱難明白易簡則大通勿礙險阻艱難則自私自用惡能無弊故道以中庸爲至以下學爲本今之愚民香火浮屠

聖堂集

未嘗不覺

子九

中

倒戈仲尼仰天而唾何傷日月如魚失水則立枯雖欲自異焉得而異之易備陰陽五行天地鬼神之奧夫子十翼所言惟立人之道耳故六經之教人道爲本孟子七篇仁義而已人道立陰陽剛柔勿問之矣後儒講學專務窮理學術所以日離人道所以日荒非聖人不知爲不知之本教也然則何爲致知格物曰是非之心知也知是非致知也是是非非格物也是非明而善惡不欺人道立矣非

窮理之謂

近代儒者又矯致知窮理之偏爲致良知。馴至師心自用無復繩尺。其去浮屠愈近矣。蓋知體空虛。心之神明不可爲象。大學惟就日用事物格致以求自慊。切要實地也。物格知至。則意自誠。心自正。何必捕風捉影。開荒宕之端乎。教學者力行。則充實無空。教學者致良知。則恍惚無据矣。

大學中庸首言格致誠正。戒慎謹獨。後儒因教

量囊集

木時習新集四

王士

清

人靜坐操心。執理遺事。借孔孟題目。發揮浮屠主意。所爭毫毛。其趨天壤矣。學庸兩篇。禮教之精。三千三百之根。離三千三百。單言謹獨誠正。便墮玄虛聖學。無離體之用。人心無離用之體。故曰。一以貫之。論語二十篇。只一心字不輕言。焉有玄虛之談。尋常行處。卽是中庸。舍三千三百。言天命率性。戒慎謹獨。非君子之中庸也。凡民聖賢。一樣穿衣喫飯。但爲所當爲。則人皆聖賢。不易簡。非至德。此理惟孟子見得親切。故

曰。勿爲其所不爲。勿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知崇效天。然高亦有卑。高則荒宕卑則風影也。行卑法地。然卑亦有高。卑則下學。高卽上達也。故曰。登高必自卑。天無爲而知始。地作成而有終。道未有不學而能達。學未有不下而能上者。知而不行。所知雖上。而下無其實。不知先行。所行雖下。而上已有其基。故聖教萬世無敝也。

知慧生於疾疾。喻作由于困衡。人未有閱歷。不精能通天下之理者。夫子天縱十五志學五十

量囊集

木時習新集四

王士

清

然後知天。蓋知若此其難也。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余衰年多艱。祇覺知命爲難。而空諸所有。爲便。然使諸有可空。世界可出。何憚而不爲。畢竟無是理也。益信聖道爲平實。樂天知命爲易簡。人安其所以爲人。天行其所以爲天。天於人一視耳。何容心哉。士必力行。然後知之。

人之生歟。在大虛中。如一遊塵往來。以我視我。則爲我。以大虛視我。通爲大虛。我視我則私。大虛視我則公。渾萬物共成一大虛。合萬物生歟。

往來共成一大造。莊子謂之炊累。安得由我主。生與萬俱來。必與萬同往。天地雖大。亦大虛中。一物會有盡時。人不及見耳。天地且盡。人欲無盡。人人有盡。我獨欲無盡。如二氏之說。與愚人貪癡無厭者等耳。故道莫妙於素位。學莫要於知天。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實見得天下人無一可慢。方是恭實處。得天下事無一不恕。方是溫。此堯舜周孔盛德氣象。學道者必由養氣入所。以恒愛人。恒敬人也。

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人在地上。由此較之。與天近者。莫如人。詩云。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天不日監下民。則天無事。

思知也。學行也。學之爲言效也。效人行曰學。不慮而知。不學而行。不涉人爲者也。學思知行存乎人者也。在天者。知卽是行。在人者。行然後知。弟子孝弟謹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行也。知莫如夫子。自言十五志學。學卽行也。三十而立。

行尚疑也。四十不惑。始稱知。五十知命。知始徹。六十耳順。知斯融。七十從心。知行渾化。故行者。坤道也。知者。乾道也。知高行卑。故曰。下學而上達。登高必自卑也。其教人學而時習之者。學行也。至於恍然後知。不行而知。信耳目聞見。縱文成五彩。只是影子。

惟聖人生知安行。大舜由仁義行。行卽知也。夫子一貫。知卽行也。衆人未有不行能知者。故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耳聞目見。皆可與知。未可爲真知。真知卽行矣。百姓日用。皆可語行。未可爲德行。德行卽知矣。在聖人行易而知難。故三子不如孔子。在衆人知易而行難。故宰我不及曾參。下學先難。故力行爲本。

承天長人生身立命之本。莫大乎仁。利用出入藏身制行之要。莫急於禮。禮者履也。履者行也。舉動不忒之謂禮。平恕體物之謂仁。能執禮方能體仁。故聖人教人復禮爲仁。仁不但慈和。而慈和爲本。禮不但名分。而名分爲大。今人知正。

名分爲禮。而不知視聽言動。爲禮之至精也。知無私欲爲仁。而不知濟人利物。爲仁之至神也。禮極精。可以養性。仁通神。可以造命。

浮屠之說。彼非不自知其誕也。直欲人空滅此心。心滅。則一切滅。念起。則一切現。前故曰。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天堂地獄輪迴因果。浮生執有一切皆有。此其根本也。儒者亦謂心外無道。然而有者。實有。無者。實無。故曰。誠也。浮屠惟空爲真。有皆爲妄。意主空。而無奈真有於

山堂集

不勝新集

卷五

中

是轉換其辭。謂真空實有。浮生如幻。又謂歿有地獄。意以浮生世界有。則歿後地獄亦有。欲歿後地獄滅。須並生前世界亦滅。不知生前世界實有難滅。歿後地獄不待滅。實無也。歿卽皆空。是固然矣。生卽皆有何獨不然。爲他日歿空。而並廢今日生有偏見也。談空說歿。而遂賤有輕生。偏辭也。如謂生斃而歿久。生寄而歿歸。一人一物生歿。可謂斃寄。天地生生不息。可謂斃寄乎。無常而大常。此雷行風動。天地所

以爲恒也。生歿有無。惟生始見。惟生能發揮。惟生能惺悟。若無生焉。得有世界。佛旣說法。無生何所建立。旣借衆生建立。又云無生。輾轉滑稽。二五卽十。燈卽火。總歸于誕。惟以歿脅智者。以鬼欺愚民。括六經而按佛法。正所謂夢幻泡影也。而反謂天地萬物爲夢幻泡影。不亦異乎。

佛本胡神。言語文字。與中國不相通。今所傳之書。皆中國人取經傳語意。緣飾之。如妙明清靜。智慧真妄迷悟等語。皆迫近名理。卽不宜復有

山堂集

不勝新集

卷五

中

天堂地獄。無稽之鄙說。跡其鄙俚。又不宜復有直指人心。見性明心之雅言。故凡佛書。真屬半也。其可信者。吾聖人所本有。其不可信者。人被其因果恐嚇。茫昧而不察耳。

洪濛以來。列聖開物成務。費許多經綸。方得地平天成。自浮屠出。頓欲一切打滅。非狂則愚耳。世上一日無聖人。天崩地折。萬年無佛法。如馬角蛇足而已。

天下道理。惟日用事物。可徵可信。所以聖人言

中。必言庸。言知。必言行。言隱。不離費。言微。不離顯。言明。不離誠。言心意。知。不離家國天下。慮人驚于玄虛之爲害也。佛言一切惟心。而論語二十篇併心不數言。眼前行底卽是道。故曰。無行不與萬世民義倚賴。共由之而無敝也。

世儒學道能自立而未能權以狂狷自任。而不得與於中行。終不可與圖天下之業。成天下之事。天下事非迂闊偏固者可辨也。豈惟不辨害且隨之。權始於學道立。到得權時。學道立。總在中。草堂集

不時習新和卷四

三七

中篇

權裏中行。包孕狂狷。到得中行處。狂狷總在中行裏。非離道立外有權。離志操外。有中行也。

浮屠主空。故誇誕以空。天下之有。聖教主誠。故存誠以實。天下之無言空。惟無者可空。有者終不可空。空卽是誕。言誠有者誠有。無者亦誠無。誠皆是眞。故誠能包天下之萬理。而空不能銷天下之一物。

恒情最是生歿難破言歿則心悸佛氏所以扼人要害而人不得不信聖教知生現在本有而

人反視爲尋常。譬之魚生於水。如何可離。佛說無生。便是離水。立枯之道也。

省事不如清心。然事有不可省者。無事心清。易有事清。心難。有事如無事。惟聖賢能之。恒人必先省事。事省則心易清。事煩則心亂矣。故告子勿求於氣。專務省事。此浮屠之宗旨也。

世上無天外之人。又豈有人外之天。天所命者。卽人所自盡。人所由者。卽天所命也。人無天不宰。天無人不因。所以福善禍淫。如影隨形。未可

山草堂集

家庭順父母。和妻子。宜兄弟。平心易氣。此等功
行。勝觀想調息。持偈念佛。千倍

奇怪。非道也。隱僻。非道也。日用尋常體貼不合。非道也。我行人不能行。人知我不能知。非道也。道者。明白易簡。天下古今共由之路。浮屠門前生青草。半足不踏。何歎于我。

二陰一陽之謂道。聖人雖愛陽。不能使天地純陽。雖抑陰。不能使天地無陰。故用中之謂權。行

權之謂異。必欲絕陰存陽。後世所以用剛而害事。已甚而致亂。執一而無權也。

五常之性。運爲五氣。仁爲春木。禮爲夏火。義爲秋金。智爲冬水。信爲中土。無信不成五德。無土不成五行。智所以屬冬水者。爲善藏其用也。用明莫如晦。含藏莫如冬。上善莫若水。故周官以司空考百工。君子順四時之氣。以養四德也。

佛以空虛爲教。寂滅爲樂。世人恣情縱慾。形神勞憊。故逃而之禪。在賢智十常八九。愚夫迷惑。

山童集

未時習新集卷四

子九

中篇

因果十人而十矣。夫空虛寂滅之教。因緣于聖人定靜安慮之旨。賢智者棄其本有。專攻異端。愚不肖者。焉得不風靡。今但開賢智之所蔽。則愚不肖之所惑。不攻自破矣。

天地覆載生成聖人開物成務。看來只合成一個聖人之於天地。渾然只是一人。天地之於聖人。渾然只是一天地。

天無聲臭。而裁成輔相由人。故曰天卽人也。人身血氣情識出于天。故曰人卽天也。以爲一。則

形氣實兩以爲兩。則凝成本一。一神兩化者。天人之際也。中庸所以原性道于天。謂道不可須臾離者此也。大學明德天也。明明德。人也在天者。本明而人必自明者。人不離天也。得之天者。人誰不明。人不自明。是自欺也。勿自欺。所以致知也。知者。人心之明明者。天心之知。故人爲天心。知爲人心。天下之道會于知。天下之德會于明明。明德卽知。明明德卽致知。明明德于天下。卽致知格物。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山童集

未時習新集卷四

子九

中篇

一身之內。營衛週流。生意活潑。隨感順應。不識不知。皆天性自然。非人力也。由此推之。細微流注。莫不各有天然現成之則。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而已。大學知止定靜。所以存心養性也。告子不得勿求。所以操其心也。孟子勿忘勿助。放其心而知求之也。操則勿求。不求。惟其不放。知求何妨于放。求而能放。所以勿正勿助。而養其性也。放而知求。所以有事勿忘。而存其心也。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也。

天地之間屈伸往來而已。今日方往明日方來。未有往而不來。詘而不伸者。消息盈虛所以相爲循環也。莊周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若欲不來。暫且勿往。若畏將屈。暫且勿伸。盈則必虛。天之道也。虛以持盈。人之道也。

黃老之學。世儒譏其貴無而太簡。黃老亦譏儒者煩瑣而多枝葉。夫儒者之枝葉。禮之節文。以防俗也。縱不必多。可太簡乎。然黃老尚自然。而聖人亦鄙多能。黃老尚柔弱。而聖人亦惡剛強。

山簞室集

太時習新集

四十一

中篇

二氏之學。老簡而實。佛侈而空也。

士人處世。但行己恭。則人愛人敬。怨尤自少。遷就逢世。巧言令色。心勞而日拙矣。

天有形質。非純氣耳。若但是氣。倏聚倏散。日月星辰。躔度次舍。萬古一定。豈純氣而然乎。可知氣數一定。天且不違。而況人生其間。理數不移。又復何疑。

聖人言道。不得不實。與學者言。不得不虛。聖人體道人。倫庶物。無之非是。欲離之使虛。不可得。

也。學者心粗識莽。不清虛無。以鎮其浮而汰其滓。故思孟之言。與夫子小異也。

道家先天氣。是生人之氣也。陰符謂之殺機。三反晝夜用師十倍。蓋水火相薄。精氣憤騰。于此際採精吸氣。納之臍腹。晝夜觀想。以爲烹煉。脫胎飛昇。此甚不經。夫生機動也。死機靜也。生氣陽也。死氣陰也。造物一動一靜。二氣分陰分陽也。人生日用。一陰一陽之道。一動一靜之間也。必求所謂靜而無動者。爲先天。以求再造長生。無是理也。聖人所謂靜。生歟。晝夜適得吾常。莫之爲而爲。不可強造也。

山簞室集

太時習新集

四十二

中篇

量不勝酒者。可習而善飲。量不能容人者。不可習而能容乎。但能容人。卽是加人一等。容則是非曲直。都可無論矣。惟我直。故貴容人。我直不直。人將容我。焉能容人。養氣者。當如是觀。

問時習新知。皆本行以爲知也。然則所云云者。皆已行乎。曰。非行。何由得知。但行未純。則有之耳。純則仁矣。仁熟。則知光大矣。故夫子言知及。

之仁不能守之。不曰行不能守之者。行不在知後也。知所及者。仁不能及。是以知妙于仁也。故顏子擇善服膺爲仁。大舜允執其中爲智。有顏子之仁。然後可企大舜之智。

行之言往也。往彼而後知也。如人說長安。須身到長安。若祇記路程。看圖形。如格物窮理之說。路程圖形而已。

觀奕棋可以知命。枰子有定局。命也。著數有工拙。人也。與棋無干。觀燈燭可以知命。薪蠟有多寡。命也。其狼藉潑撒。人也。與燈燭無干。又譬五

山堂集

太時新知集

四三

味天生而烹飪由人。五色天生而彩繪由人。豈可全委之天。而不責成於已。惟聖人進禮退義。得之不得。乃曰有命。儒者謂聖人不屑言命。不知正惟聖人。然後可言命耳。

命在事前。則事難展。及乎事盡。亦可造命。天在人前。人不能違。及乎人盡。亦可回天。

居家營一畝之宅。課功計程。惟恐不速。因念文王經始靈臺。令民勿亟。與凡情迥異。若非臨事

體勘。都作言語抹過。凡事悠遠。自然博厚。聖人所以惡欲速也。

明白易簡者。人道也。杳冥昏昧者。鬼道也。西域之俗。多幻術。大秦軒黎之人。善眩。吞刀吐火。自縛自解。胡僧善詛咒。鳩摩羅釋。吞針。佛圖澄。浣腸。陸法和。鬼兵。無畏。呪蛇。皆夷方妖術。佛書多類此。彼習俗固然。真屬有無可置勿論。

大道莫妙于因。六經之道。與天壤俱者。因人心之自然。不容已也。故千萬世由之。子張問十世

山堂集

太時新知集

四四

夫子語以三代相因。天地帝王之道。因故能久。二氏強世。拂人之性。所以成畫餅也。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此語深識利害止足之分。聖人教人。內自訟。不遠復。惟一之爲甚也。顏子不二。正是得力處。今人有過。頗自悔。然悔已再犯。犯後又悔。輾轉迷謬。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知幾貴於早也。

赤子無知。所以能爲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則近於禽

獸故禽獸亦有忠信。人未可徒恃忠信耳。惟學爲要。

聖人舉一知字。範圍三才。曾子傳一明字。子思傳一中字。極盡精微已。佛氏更爲異說。取聖人所謂知。詆以爲無明。層層剝削。最後無一物。乃以爲本來。及到本來。依然平等。竊取中庸道不遠人。大學致知在格物之義。但中間攙入無明一轉。緣飾因果輪迴。天堂地獄。以誑愚俗。自謂不用階級。明心見性。一超直入。六道衆生。普同

山堂集

不勝新集四

四十五

中篇

頓覺。任誕甚矣。聖人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子路名賢。知德尚難。況凡民乎。卒之明心見性。了無證驗。惟有天堂地獄。惑世罔民。此外別無一言半句。可以維持世道者。昔人欲毀佛像。焚佛骨。火佛書。非過也。惟其浪蕩無憑。自謂出世頓悟。使人惶惑。聖教下學而上達。深造之以道行。遂自邇登高自卑。焉可誣也。

不見可樂而常樂。是爲真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人生之真樂也。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

治世之真樂也。真樂隨時無往不得。

衰年讀書繙閱。日無暇晷。繼之以夜。精力反多於四十以前。蓋神明用事。五官自清。人心不用。則四體昏惰。慾累易入。讀書則神氣清明。耳目不越几案。往來方寸間。未爲大勞也。與他放縱馳騁者殊科。所以精神愈覺清竦。

生之日短。歿之日長。謀生而不謀歿。是謀其短而舍其長也。所以衆人沒世無聞。志士圖三不朽。

山堂集

不勝新集四

四十六

中篇

讀天官象緯之書。天無日不以人物爲事。天地忘却人物。則天地空閒。故君子不可不知天。三畏首天命。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故道莫大於天學。莫切於事天。

脩煉可以養生。聖人不言養生。脩身卽所以養生也。調息可以止念。聖人不言止念。慎思卽所以止念也。

年老受人尊奉。偏長驕惰。一遭蹉跌。則生平盡喪。所以旣衰戒之在得。自謂有得。則驕惰日長。

曾子所以歿而後已也

人老歲之冬也。卦之否也不宜躁宜靜不宜散。宜斂一切在外者止而不使亂入一切在內者藏而不可使輕出保合貞固庶幾不速朽。

問陰性躁何也。曰陰柔暗不能自遂故躁。陽剛明決何躁之有。陰陽剛柔互藏其宅陽含陰陰包陽也。

至陽者至柔者也。至陰者至剛者也。人性急者多慈緩者多很。一陰一陽之道通善惡而為言。

山道堂集

時習新知卷四

中篇

非偏勝者也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溫之一字經傳屢言。堯舜溫恭。夫子溫良。君子九思色思溫。正顏色以溫為本。夫子闇闇侃侃皆是溫良氣象。朱元晦以侃侃為剛直言貌剛直尤悔之嫌。

時習新知卷之四終

時習新知卷之五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田必成 男郝洪範校

中篇

天地於人猶父母也。父母不能使子皆賢。天不能使人皆為善。然而子賢父母必喜之。不肖父母必惡之。人為善天必福之。為不善天必禍之。此自然之理也。

宇宙大矣。人分內事多矣。都在一息尚存以前。

山道堂集

時習新知卷五

十

中篇

由此觀之。人生何其重邪。浮屠之說。生如泡影。世為苦海。將宇宙拋向空滅處。有是理乎。自死後看世界是輕。自生前看世界極重。人在生須完在生事。在世內須完世內事。硬撇下生專辦死。現在世內遠索世外豈非虛誕。

或問萬物一體何謂也。曰其知一也。人有知物亦有知。視息運動物與人不殊也。一人之知即千萬人之知。東西南北往古來今無弗同也。是故身者天下國家之身也。天下國家者吾身之

天下國家也。國治天下平。謂之自明明德。盡人盡物。謂之盡己性。一夫不獲。謂之瘝病。乃身世間人爲不善。卽我爲不善。世間一物不得所。卽我不得所。天地者。人物之總持也。士君子者。庶民之總持也。兩間人物。疵癘草木夭折。不可謂與天地不相關。一物不得所。一人不蒙教化。不可謂與士君子不相關。孔子栖栖春秋。孟子諄諄齊梁。其心蓋如此。

人我若非一體。他人疾痛。我何緣惻隱。我與孺子成兩體。我不入井。緣何代他怵惕。一草一木之折傷。無不惋惜。莫非同體也。

天生衆人。猶父母生衆子。子與子相愛。則父母安。人與人相愛。則天心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有無欲害人之心。是卽天生人之心也。苟利己而害人。愛己而妒人。是逆天也。今縱不能利。慎勿害之。縱不能愛。慎勿妒之。幾乎順天矣。萬物一體。而兄弟爲同體之初。萬物同生。而父母爲生身之本。故百行首孝弟也。

孝弟之知。卽是生而知之。孝弟之行。卽是安而行之。行孝行弟。卽是由仁義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脩身如治國。血氣榮衛如財用。耳目口鼻四肢。如百官。人民學問道德如政事。財用足。然後可以養百官。聚人民。立國基。然後可以脩政事。苟財用先匱。物力虛耗。則魚爛而亡矣。雖有政事。將安所施。故欲立國者。先力本聚人。立德者。先保身凝命。立國者。圖於未亡。保身者。養於未衰。

調於未病。病而養生。晚矣。衰而學問。無資矣。天下唯賢君能全臣之忠。唯慈父能成子之孝。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人樂有賢父兄也。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之言平。而怨禮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雖父子亦然。況其餘乎。

士生衰世惡俗。心胸不廣大。識見不高明。處風波中。如寢關曝曬。何時得寧。先儒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雖斯人之徒與。而尚友古人。脚跟不

踐世上蹊徑。向泰山頂上行。風波何由得及。佛髡剃出家。祇爲擔負不下。聖人蕩蕩巍巍。有天下而不與焉。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惟聖人能之。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唯聖人能之。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唯天地能之。中人以上。論行而後結交。不可不審也。聖人雖無類。亦曰。勿友不如己。

不當行而行。是不義。不當行不行。而非其時。亦

是不義。當行不行。是不義。當行卽行。非其時。亦是不義。義者宜也。時者權也。義于日用最切。須臾離。則蹊徑茅塞。行止無据。惟聖人精義異。以行權。無往不比義。告子執一。故以義爲外。要之告子已加凡民一等矣。爲其猶知有義也。

人生惟有己。故爲仁由己。君子求諸己。大人正己。故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下學爲己也。爲己。故無怨尤。無怨尤。故時習悅樂。不知而不愠。孔顏自得正在此。故學莫切于

爲己。道莫大于素位。不素位。則求于己之外。無適而非怨尤矣。老以生爲大患。佛以身爲業報。皆怨尤之爲累也。所以與聖人異。

君子義以方外。義本至方。而無適莫。乃能比義。圓以成其方也。君子非禮弗履。禮本至嚴。而恭慎勇直。無禮則蔽。和所以調其嚴也。故禮義由賢者出。大過則爲狂狷。禮義人皆有。不及則近千禽獸。惟君子時中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人有耳目。則有見聞。有心知。則有思慮。耳目心知。見聞思慮之所不及者。甚多也。統論六合內外。人耳目思慮所及。不過九牛之一毛。何足以盡道。但人盡其所以爲人。物盡其所以爲物。鬼神盡其所以爲鬼神。天地盡其所以爲天地者而已矣。嗟乎。天地且未能兼盡。而況人乎。

聖人脩道立教。如良醫因病製藥耳。六淫爲疹。無病之人。少人苟無病。朝饔夕飧。夏葛冬裘。適得吾常。何藥之有。故曰。夫道若大路然。人病弗求耳。

敬業樂羣以文會友古之人皆然後世聚徒結社假公營私訕謗時政雌黃人品招嫌誨妒秦之焚坑漢唐宋之朋黨所由來也率天下而禍仁義是誰之咎與故損友不如獨學多言不如默識尚口不如躬行友鄉國不如尚論古人道德文章以明白易簡爲至不明白不可以爲文章不易簡不可以爲道德論孟之文章明白而已孔孟之道德易簡而已

舉世共由之謂道學道而使人惡其迂闊是學者之過也道者適時用諧人情惟中行近道思

聖書集

本時習新學卷五

本

七

狂狷非得已也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與五霸假之相似中行不狂不狷與鄉原相似心苟自信豈必違衆絕俗今人欲辭爲鄉原則矯情爲狂狷爲世道害反甚于鄉原矣

有志學道合下便要中行狂狷是不得已學道豈不得已正爲要做中行不中行不是道狂狷總非

三才各以道立聖人所脩者人道也天地間弘

道惟人人弘道惟心天下無心外之道人心與大虛通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皆人心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皆心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非人知力所能盡也聖人神明盡其所爲人耳

古今億兆本同一氣承前啟後共爲一體生寄死歸通爲一事小知之人形骸間隔好生惡死是謂不達

謙高於忍謙者兼也有功德又能讓所以謙也

聖書集

本時習新學卷五

七

七

若本無功德人慢人輕不敢與之校但可謂忍耳今人忍且未能焉能謙

浮屠以死爲淨樂顧生亦何嘗不淨樂也死不可以惡而遂免生不可以好而苟得不如相忘而化於道

人心卽是天道人愛人惡卽是天意聖王匹夫勝予畏天也孟子勸齊勿取燕祗爲民心不悅齊王不聽嗣君敗死此不畏民之效也夫子教子張問達慮以下人教仲弓爲仁家邦無怨此

類不一而足。士君子處家邦。焉可矜已傲物。漫云不畏人耶。

隋李士謙云。人行陰德。如耳鳴。自己獨知。人無知者。此語精切。未可與噉名客道也。世上好名之人。常損陰德。君子所以觀過知仁也。

妒者。心之蠹也。由形骸生。他人功名道德。非取諸我。我無功名道德。非見奪於人。得之不得。有命。能與不能。在我。人不因我。妒而少損我。以妒人而愈卑。亦何益矣。不可不猛省也。

出聲集

太極新集卷五

人

中編

浮屠謂一念相應。即超凡入聖。何容易也。小人無忌憚。作諸不善。謂一空便解脫。終無此理。生平爲桀紂。最後一念空。便做堯舜。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大道平實易簡。不離民生日用。被二氏捏作方術。悠謬奇巧。好事者喜之。究竟不過解煩惱。圖清靜。却疾病。學長生而已。濟得世間何等事。故曰。致遠恐泥。君子不爲。

人以無心付之天。天以無心付之道。道莫大于

自然。德真妙乎無心。無心者。無意也。心不能無。亦不可有。心有其心。即心是意。意無其意。即意是心。心無其心。即心是道。道無其道。即道是天。恒人處窮困。動輒怨天。要之天何心。自然而已。自然而然者。道所當然也。人求諸道耳。天乎。人手無問之矣。

萬物自生自殺。非天地故生殺之也。生而不殺。雖天地不能生也。殺而不生。雖天地不能殺也。故必與生。刑與德相成。浮屠專一慈悲。所以空闊無用。

太極新集卷五

九

中編

五臟。膽爲肝之府。肝膽相連。皆木氣也。肝主發。生。膽主決斷。木氣不忍。而能奮發。故其卦爲震。爲木爲雷。春和則草木怒生。故仁者必有勇。肝膽同氣。愛與怒。同不忍也。

寫大字如小字。是善書者。處大事如小事。是善制事者。理無大小。泰山即是秋毫。

武經之書。可以不讀。讀亦不可輕試。馳馬試劍。非文人之業。敦詩書。悅禮樂。儒者之本行也。雖

遇世亂循理樂善到處元吉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樂天知命故不憂古人謂仁義為干櫓忠信為甲冑以攻城畧地未必立效以利用安身保族宜家綽綽有餘矣

為將殺人非士君子致用之正途世道清平生人至慶也干戈擾攘天地之否運也雖帝王革命亦以凶事行之未可安忍而伏習也大抵士脩文美懿德為本為將之家多無後陸機兄弟才名冠世而三族夷滅說者謂祖父三世為將之報不其然與

子生三月父咳而命之名終身不敢改易父命也君令臣共命為士命為卿大夫終身不敢僭越君命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終身不敢放失歿而後已天命也人皆知君命父命不知天命唯君子能知天命聖人五十而後知天命未容易也

人家父母如屋有棟柱兒孫如棟柱之有盤礎棟柱憂盤礎不穩盤礎更不管棟柱欹傾匪但

其質低頑由其所處然耳

大道一神兩化故常參差不齊贏于此必縮于彼造化人事之自然也譬如一端帛裁剪為衣必長短大小湊合始稱人身方幅齊整反不中用萬事皆然

世俗謂卜相預知前程正使預知亦造物所忌古人秘書尚不敢發戶外不聞人聲不敢入況人神道隔何當干預脩之自吉不宜窮搜以撓鬼神之權故智者敬而遠之也或曰卜筮謂何

山堂集

時習新記卷五

中

曰卜筮聖人所以寫易明人事示趨避耳非專

為預禍福也

卦之六爻有靜有動然爻因動始有靜亦因動始見非離動有靜也離動則亦無靜故三極之道動而已者也

卦以奇偶象乾坤諸卦爻之變皆自乾坤來故宇宙千變萬化皆天地也天地盡道矣聖人法天地道無餘矣二氏欲小天地希出世非狂則愚耳

縉紳懸車告老則談養生。縉紳所患不在養生而在傷生。生非養可留。時盡雖養亦死。死因傷所致。時未盡勿傷猶生。今世士大夫傷生死者數等有以思慮操心傷神死者十之一。奔競勞碌傷形死者十之五。失意嗔恚傷氣死者十之八。淫昏冒色傷慾死者十之九。滋味口腹傷食死者十之十矣。飲食男女於生死為要。而飲食尤急。人知飲食養生。不悟飲食害生也。管子云。食莫妙于弗飽。故聖人不多食。不以精細求厭足。易卦大過繼頤。頤養也。大過者。送死之卦。養大過則死。故道家辟穀禪家以飢為瘡。以食為藥。亦此意也。

黃老家譏儒者多枝葉。論語二十篇聖人言行道德具在。何枝葉之有。枝葉之儒。自是一家。聖人所謂小人儒者也。魯哀公以儒服朝夫子。夫子不受。其意可知。晏嬰謂當年不能殫其禮。卽枝葉之謂。三禮諸儀文。多後儒補綴。非聖人之舊。聖人惟曰。約之以禮而已。若枝葉。不謂之約。

矣

頑童貪看戲文棋譜。不供使令。取而焚之。其羣自散。因思秦政一火。戰國鄒衍。公孫龍輩。詭誕淫僻之書。一掃都盡。慰人一小快。未為非也。若六經自在。孔孟無恙。諺云。真金不怕火。數千年來。百家之書。蛙鳴蟬噪。充棟汗牛。亟須祖龍一炬。而護短者。以秦為口實。使鼠朴十襲。莫之敢指。狼莠不除。佳穀不茂。其若之何。

張子厚云。存吾順事。殁吾寧也。寧與不寧。據一

念現在云爾。死卽不知矣。文王聿求厥寧。聿觀厥成。無媿于生前。卽是求寧于死後。故學貴知生。道在朝聞。君子疾歿世不稱。惟生前一念不泯。小人無忌憚。正為死後都休。其實小人生前亦未嘗不芒刺也。

六律五音。隔八相生。以爲度量衡之始。小道可觀。亦足以見天地之間。至嘖而不可惡。至煩而不可亂。如此。若能先立乎其大。則易簡而理得天。自覆地。自載時。自行。物自生。耳聽目視。無心

自得。非必一一熟知其數。而自然默成。故五經論孟未嘗屑屑及此也。

天道遠。人道邇。聖人脩道。務其邇者。故律曆天官之說。不詳著於經。寒暑晝夜。在天者。自不可易。中正和平。在人心者。自不容泯。苟能立人之道。先務之急。因時損益。邊豆之事。自有司存。兼之可以利用。不兼勿害於可大。

二氏脫空。所以言成畫餅。其徒解之曰。大乘普度。真空不空。誠如是也。則入當偕父母妻子。何山畫集
太時習新經卷五
古
中篇
以捐棄六親。出當憂天下國家。何以入山面壁。本意務獨了。然終不能獨了也。惟聖人盡已以盡物。成物以成己。

古今興廢成敗。忽如泡影。佛氏所以憂世無常。而謬思出世。每生不得。而強言無生也。聖人惟素位而行。樂天安土。如晝夜往來。生盡其所以爲生。而不貪不著。死安其所以爲死。而不距不沮。何煩惱諸苦之有。而欲解脫之。

以天地視人。則人爲藐小。以人自視。則心量之

大等於天地。以宇宙視人生。則人生爲俄頃。以人自視。則不朽之事。同于宇宙。

名利熏心。賢者不免。易曰。位者。聖人之大寶。无位。雖聖人不能獨運。故富貴者。蛟龍之雲雨也。若夫時違而道不行。家溫而養不缺。則富貴爲長物。冠冕爲纏索矣。猶徘徊於旣破之甑。嘆恨于屬厭之餘。所謂鄙夫而已也。故士有高世之識。乃能遊于方之外。支道林視朱門猶蓬戶。佛圖澄以石虎爲鷗鳥。與孟子藐大人意。未嘗不同。但聖賢守仁義。公平正大方士挾術數。隱怪險僻。士君子蕩蕩平平。不忤不求。不諂不瀆。自浩然於天地之間矣。

東晉士習曠蕩。士大夫崇尚舒緩。如王衍樂廣王導。謝安輩。弘遠之度。亦自過人。雖以王述之褊急。至于張雞子。及遭謝奕詆罵。獨能面壁忍愛。亦人所難。今人小拂意。輒怒。小快意。輒喜。正少晉人風度。未可輕訾也。

楚風剽悍。而吾邑萬山中。麤獷暴厲尤甚。必溫

文循雅。乃稱儒者。子路行行。夫子謂曰。文之以禮樂。禮樂者。中和之謂也。不中和。則不溫文。不溫文。則氣血用事。違禽獸不遠矣。

事必稽古。以古人賢也。器必貴古。以古器攻也。古器不攻于今。今人必不貴矣。古人不賢于今。今世必不稱矣。今日之器攻。亦他日之古器也。今日之人賢。亦他日之古人也。

佛既出世。何以諸佛盡在衆生國土。佛教衆生離生。何以三世諸佛。又降生不絕。欲盡度衆。

皇靈集

卷五

夫

生離生。灰海。何以自有佛法到今。生灰如故。必欲離生。灰將世界安置何處。比及詞窮。又云。不生不滅。卽色卽空。如此。則是世界終未能滅。生灰終未能離也。從前誕罔。又何爲乎。

人身血脉周流。自踵升頂。散于肌表。達于四支。榮衛通理。則神知清徹。天地亦然。天包地外。水週天外。天水輪轉。抱合而成。乎殼中。含日月星辰。人生其中。爲天地心。故聖人範圍之。而不過天地之外。不可見。但經理其人。倫庶物。如人身。

血脉榮衛。不可見。但調理其食息起居。爲其所得爲。知其所可知。是故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浮屠侈談天地之外。有無量世界。以此天地爲芥子。夫既小天地矣。凡天地之內。君臣父子。民彝物則。一切皆爲馬肝蟲臂。糜滅塵粉。而以其所不知。荒其所知。以其所不見。滅其所見。雖曰非誕罔。吾豈信之。

皇靈集

卷五

夫

禪門話頭機鋒。頗似晉人清談。一言半句。評定一生。畢竟何用。王夷甫殺身。樂彥甫憂灰。是一代清言之偶也。清言猶著理。禪鋒全不著理。著理卽謂合頭語。灰生之根。借無情之辭。逗無緣之智。謂之參證。能不著者。謂之了悟。就使了悟。亦如石火。推之應酬。依舊粘帶。難仗一語機鋒。便能消萬緣之枝撐也。在儒者分上。卽是窮理致知。影攝片言。虛解當作實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長安非絕域。家家有路通。但取到長安。不必定由我門出。是以孔孟因材施教。善誘範圍。不過曲成。

無遺俗儒各立門戶黨同伐異舉長安人都教
從我門出難殺難殺

樂彥甫與衛叔寶論夢云生于想與因也然夢
亦有無想無因而吉凶先見者俗謂鬼神告人
中庸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神妙萬物
而爲言者也妙于人曰魂魄之言營也營營然
往來不定也附于身曰魂魄之言迫也迫于人
而人自不知知也者生人之靈宰寂發于心心
也者知之宅舍魂魄之機關鬼神往來之門戶
也心外與神交結想于知神內與心交因緣于
魂魄晝則魂外向而萬象開知外通于神也故
曰知以藏往夜則魄內斂而萬象含神內通于
知也故曰神以知來往則成覺來則成夢覺如
火光外揚夢如水光內映外揚則彰往內映則
知來

孟子云知命者不立于岩牆之下今之立岩牆
下者皆自謂知命者也謂命一定立不立皆不
可逃如郭璞自知所受有限貪榮寵好酒色王

敦將殺之自言命盡今日中歟南岡樹下樹上
鳥巢皆先知獨不知幾早去此非知命立岩牆
者與窮通雖有數而縱欲傷生寡欲全生此理
無疑陽雖剝而碩果不食乾雖亢而知悔无咎
亢而不悔信乎哲人之愚矣

今人嗔爾汝爲賤稱古人稱君父神明皆然詩
曰天保定爾書曰小人怨汝詈汝稱君也書曰
歸侯爾命爾不許我稱神也老子云呼牛者牛
應之呼馬者馬應之人實有姓馬姓牛者顧自

處何如苟自賤而欲人勿賤難乎免矣

學者多不受教然受教亦殊不易人能受教則
聖賢可立致也釋復支與余有生平信來作浮
屠語娓娓千言謂人生是夢年老當皈依三寶
展誦甚不喜之旋思朋友相望好心以其所貴
貽我顧不善與道雖不同明心見性上一截與
聖人不殊年老萬緣還空亦是應病之藥粘之
坐隅以當韋弦然亦不敢不以忠告報於是乎
有駁佛書

佛說西方世界去此十萬億國土。彼所謂世外也。設此教人攝心歸虛。心虛卽是世外。外世卽是極樂。夫世焉有外。浮屠所以爲誕也。西方之說緣佛生於西域天竺國。按西域志。天竺在月氏東南。月氏在大秦國東。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大秦國在西海外。近日入處地多金銀珍怪珠玉。故彌陀經觀想日落如懸鼓。海水成冰。十重珠網。十重寶樹。其說皆緣飾于此。今人以爲實有。荒其心於渺茫。愚夫無責耳矣。縉紳先生效之可笑哉。

聖學集

太時習新集卷五

子

中篇

余杜門息交久。山僧鄰叟時有延接者。或以誚余。余惟夫子之在春秋。於沮溺丈人輩。雖不同道。未始不相信。惟夫三家陳桓輩。雖覲面終於不相知。人之聯合。豈在迹之異同。堅白不磨涅。所以不爲匏瓜也。涉世之道。夫豈一端。問玄白。曰非玄無以存神。非白無以應務。夫子謂知我其天。玄也。無行不與。白也。慎獨。玄也。民勸民威。天下平。白也。老子知白守黑。黑卽玄也。

在造化。夜爲玄。晝爲白。在人物。死爲玄。生爲白。在萬事。靜爲玄。動爲白。可見可聞者。白也不見不聞者。玄也。釋慧琳著均善論。以儒爲白學。釋爲黑學。亦此意。

二氏以生爲幻。夫生且爲幻矣。死又何言。如是則死更無復措意。父死無孝子。君死無忠臣。夫死無義婦。三綱從此絕矣。聖人於送死之禮。爲兢兢。苟知生而不知死。非聖人之徒也。知死而不知生。亦非聖人之徒也。故曰原始反終。知生

聖學集

太時習新集卷五

子

中篇

親莫如父母。於子。痛莫如父母。於子之死。以爲空。則生我與所生。真情懇惻。焉得空。生相知。死不相識。又焉得不空。要之生盡其所以爲生。生固實也。死順其所以爲死。死亦實也。此人道之中庸也。浮屠謂死爲空。似也。謂生爲空。則入倫滅。天理亡矣。烏乎可。世亂文勝。自古爲然。六經孔孟之文章。皆衰世憂道而作也。後世之文。莫靡于江左。世教衰亂。

亦莫甚于此時。文章精蘊。世亂始洩。情窮而反本也。靡麗紛華。衰世愈盛。本撥而華勝也。

近世學浮屠者。常六七。學詞翰者。常八九。學浮屠者。尚怪誕。學詞翰者。尚浮靡。怪誕害道。浮靡害德。

道家談天神地祇。糾察世間善惡。法令如牛毛。皆為生人設也。惟佛陀誓願救護衆生。視為己子。果若此。則是三界十地諸神。不料理鬼事。專越俎管人世功罪。而人世已有官府。又加以陰

山堂集

時習新卷五

三

中

司羅織。何異十羊九牧。佛陀一身奔走周旋。人為屬託。何異權豪納賄。請求窮年終歲。迄無了日。嘻。有是乎哉。

太虛渾是生炁。天地人物。向此化生。而浮屠詆為無始無明。欲盡掃除。化育流形。分明是有。定說是無。人倫庶物。分明是實。定說是空。上下宇宙。包羅萬象。分明在世內。定說在世外。何為其然。拂人性。違天理。每讀其書。輒為投筆。

近時士大夫效沙門。閉目趺坐。名為習靜。一念

不動。自謂超出三界。遠離生歿。此不求知生而不知歿。不能事人而事鬼者也。平日恣情縱慾。無所不為。徒以一念空寂。妄希超脫。吾誰欺。欺天乎。道者共由之路。不行便到。焉有此理。世教所以破壞。士習所以鹵莽。皆由此。慎不可信也。

二氏到處說虛。聖人到處說實。二氏為銷殺不下。勉強差排。聖人從容素履。無咎。畢竟聖人力量大。識見高。包羅無盡。

天無象。依星辰為象。言天則不得。不言星辰。星

山堂集

時習新卷五

三

中

辰卽天也。道無體。依事物為體。言道則不得不言事物。道不離事物也。故聖人不言虛無。而莫非虛無。虛無不離實有也。不言上達。而自然上達。上達不離下學也。不言性命。而莫非性命。性命不離日用也。離日用言性命。浮屠也。浮屠亦云。空不異色。畢竟貪空。以無相為大乘。無生為法忍。無人道為出世。其言不二實二也。惟聖人言一。始是真一。聖人亦言空。而人倫日用到處著實。浮屠亦言實。而遺世滅倫。畢竟落空。此邪

正之大較也

聖賢以天地萬物任之已。以已身同天地萬物。故素位而行。生歿無礙。二氏以天地所付畀之。身爲己私。盜竊天地之精氣自養。反以天地人物爲惡業。其欺天罔人。可勝言乎。

天下如有不歿之人。秦皇漢武先得矣。苟無不歿之人。則僊方佛法。欲以何爲。金丹雖貴。鬼神雖靈。六合外。雖有難見之隱。人世上。雖有不傳之秘。無切于民生日用。可悉置勿問。惟行所當

山堂集

太時習新記卷五

二十四

中編

行。知所當知。生隨化來。歿隨化往。血脉榮衛。非由我造。聰明神識。非由我主。生老病歿。非由我擇。來不可圉。去不可畱。聽造物之自然耳。素隱行怪。欺世誣民。吾弗爲之矣。

人體左遲右疾。陽緩陰急也。人世生短歿長。陽寄陰歸也。萬事成難而敗易。浮生愁苦多而歡娛少。宇宙清平日少。而昏亂日多。陽常不勝陰。造化定數。可若何。

禮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人情莫如子

於父母。奴僕於家長。伏從之至矣。然父母慈。家長寬。乃可長相保。若督責太過。無不離矣。人愛人敬。而誅求無已。家人父子。不保其終。而況凡焉者乎。

千古默默相傳。惟此無形之心耳。其旦夕改易。不可爲典要者。皆是有形之節目也。然必以節目教天下學習。然後能默契其無形之心。苟廢節目。則無憑可傳。併無形者。亦荒蕩而無檢矣。所以必下學而上達也。

山堂集

太時習新記卷五

二十五

中編

或云。人生百歲。住世長遠。或云。人生倏忽。如駒過隙。或云。逸樂則覺日短。窮愁則覺時長。三者孰爲定見。答曰。長短之見。起于揀擇。素位而行。卽脩短如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文王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孔子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自無遲速之見。晝夜通知。彭殤平等矣。

天廢之人。欲全之。無如何。人苟栽培。天豈吝雨露而不養。栽培而歿者有之。未有不栽培而望生者也。不栽培而生者有之。未有戕賊斷喪而

不死者也

世界人物歷歷現前顯諸仁藏諸用費而隱微而顯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二氏欲空諸所有出世界超生死然諸有終不可空生死終不可超世界終不可出為誕而已惟聖人與陰陽同舒卷與萬物同盈虛不厭不倦用行舍藏允執其中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

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理了然何疑今人為善去惡之念不堅徘徊觀望自生疑阻第為善耳勿問吉凶雖不降祥可以不善手雖不降殃可以為惡乎

物相雜而後文生焉氣相雜而後形成焉吉凶禍福生死窮通亦復如是所以謂之一陰一陽之道也星命家推五行有病有藥藥因病靈病得藥起有病有藥為奇造無病無藥為常格亦此理也從古無不困窮之聖賢無富且貴之神僊知命者可以自譬而豁然矣

浮屠欲離生死造化除却生死更有何事生為

山堂文集

未時習新知卷五

三

中篇

珠存神也孟子謂君子所存者神易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即神也養生家謂神一去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聖學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見神也小入于鄰虛大通于無垠暫則一瞬久則萬年索之不見不聞用之常明常在遠之彌漫宇宙近之不越方寸所以為神為妙為不可知也

聖道不離下學者立人道也人道不離仁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以為下學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何為貴陽而獨賤陰乎曰貴以其生也賤以其滅也萬有之動莫非陽也陰靜則陽伏而萬有藏化機息矣陽生陰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好生所以貴陽也人情未有不好生惡殺者萬物未有不喜陽惡陰者萬事未有不貴實賤虛者浮屠氏反之所以與聖人異也

聖賢開口道實浮屠開口道空聖賢道君臣父

山堂文集

未時習新知卷五

三

中篇

子。人倫日用。浮屠道因果輪迴。妖魔鬼怪。聖賢教人中夏禮義。浮屠教人夷狄幻化。聖賢忠信。有曰有。無曰無。浮屠譸張。無謂有。有謂無。大抵聖道尚人。浮屠尚鬼。聖教好生。浮屠好死。聖道主誠。浮屠主虛。是非邪正。不待辨而明矣。

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不獲身。不見人。幾于浮屠之空寂矣。故其占不言亨利貞吉。而有補過之辭。夫子彖傳發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時。其道光明。所以補彖辭之不足也。可知大道不主空。聖學不貴止。背者。止之象也。故傳以止釋背。人體唯背不動。故以象止。近世術家引爲存想。反照之法。經術之訛。大率由此。

浮屠說理。非不精微。愈精微。愈恍惚。使人眩惑。無所棲泊。聖人教人。惟易簡。愈易簡。愈親切。使人合下便領受。聖言平實。無一字虛。佛言誇誕。無一字實。

浮屠偏僻可怪。惟其好死也。佛臨死。語其徒迦

葉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其傳授宗旨也。天生君子。經綸斯世。全仗此生。胡爲乎爾。

天地之氣。陽而已。陽不動。卽是陰。生人之氣。剛而已。剛不用。卽是柔。非別有柔可用也。儒者學易。貴陽賤陰。貴剛惡柔。是二之也。柔不能自用。惟剛能用之。如用兵。是剛好謀。卽柔。刑法是剛。推情卽柔。士君子守正不阿。是剛。物我偕適。卽柔。克己勝私。是剛。勿正勿助。卽柔。如此便是中行。偏柔便是鄉原。偏剛便是狂狷。

問事有一定之數。何也。數者。素也。素定曰數。天有寒暑晝夜。人有少壯老死。小而瞬息。有開有合。有吸有呼。萬事有成有毀。消息盈虛。皆自然。不容已。一定不可移。人事所必至。卽天命所素定。故謂之數。或曰。作善未必吉。作不善未必凶。數未可据也。夫作善不吉者。偶遇不吉之數也。作不善不凶者。偶遇不凶之數也。善則吉。不善則凶者。常然之大數也。善而不必吉。不善而不

必凶者。大數中之閏數也。君子居易俟命。守其
人常者耳。夫苗鹵莽而耕之。亦鹵莽而報之。天
時地利人事。曉然焉。得不脩諸已。而但諉諸天
耶。

天下事。惟時而已。時有變易。常也。人死。變也。時
當死而死。亦常也。國家敗亡。變也。時當敗亡而
敗亡。亦常也。世無不死之人。古無不亡之國。非
其時。則皆可保也。古今時亡而亡者。有幾哉。
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昏。人自始生至老。百年

望堂集

時習新編卷五

五十五

中篇

之間。精神無日不用。所賴以頤養者。飲食寢興
之有常度耳。易歸妹。君子以向晦宴息。孟子云。
日夜之所息。與旦晝之所為。相待而久。聖人所
以敬授民時也。今時沙門邪師。教人苦行。以不
食為清齋。以不寢為煉魔。往往饑困而死。愚可
哀已。邪說誣民。多此之類。

為聖賢。有言可法。有行可則。子必孝。臣必忠。實
跡可表。不可欺也。若為佛。託空無影。說因果。則
渺茫。談心性。則虛無。表功德。則誕罔。準諸人倫。

日用。毫無所用。雖曰不欺。吾豈信之。

日用邪思妄想。不可起。而正念惺惺。不可滅也。
分外營求。不可加。而遠憂長慮。不可少也。職分
恒業。不可舍。而萬事無常。終於盡。不可執也。由
此以推。道無常主。理無定在。用中能權。存乎其
人。

大而天壽窮通。小而呼吸靜躁。日用感遇聚散。
利害好醜。不齊。莫非天也。而心為甚。惟心不齊。
惟心不可以不齊。任物之不齊。而心自齊焉。莊

望堂集

時習新編卷五

三十四

中篇

生所以齊物也。

臧文仲云。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學者
氣質用事。則以人從欲。順意則喜。拂意則怒。能
養氣。方能以欲從人。施無不恕。而怨無不平。於
何不濟。強人從欲。如鄙夫患失。小人長戚。豈惟
不濟。禍行及之矣。

為君父易。為人師難。何事非君也。生我即父也。
若師。非聖賢不能。天地古今。唯一夫子。若夷惠
有高世之行。其次也。執經受業。又其次也。如論

文識字而已百工之事皆可爲師下也今之論文識字者倚借聖賢生今反古是已非人禍及身家毒流士類此好爲人師之害也或曰若是則師可廢與曰師教人爲善耳弟子從師學爲善耳但學古人勿薄今人但攻己惡勿攻人惡曾子云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思云君子不願乎其外如二子爲人師亦可矣

人世未嘗不苦萬事未嘗不空一切以爲苦空則世道何賴惟素位而行則到處平滿晝有夜暑有寒天道之常生有歿成有壞人事之常安常履素盡其在己順其在天如此而已矣

狂狷不得爲中行祇爲負氣中行所以盡道惟勿正助也氣不用事卽無入而不得鄉原自以爲是告子之不動心也養氣工夫干涉甚大

室人禱祠田甥以謂不可余曰子疾病子自禱則不可子路爲夫子禱尙傷禮有所禱禳禮古人皆用之後世作無鬼論亦是偏見天下何處無鬼神聖人但言非其鬼而祭未嘗言無鬼不

祭也古人於祭祀何其鄭重耶醯醢禳禱家人爲之何必禁之鄉人儺夫子朝服而待家人所禳主人整衣冠往拜禮亦當然何爲不可

聖人惡諂鬼神未嘗謂天下無鬼神諂鬼神則人道廢鬼神受人諂則天理滅所以惡之苟人知鬼神所以爲鬼神盈虛消息屈伸往來無之非是則知人生日用作止語默起心動念無處不與鬼神通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此之謂也常知鬼神如在便是誠意之學故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學至知天是至處惟大人與鬼神合德

山園有佛菴是先慈所建人謂余駁佛法不毀佛祠何也余曰佛圖澄以石虎爲海鷗鳥支遁視朱門無異蓬戶我以是爲海鷗蓬戶何傷先慈沒而柩在吾弗忍焉耳

山僧有可與言者余進而與之言此輩離俗如陳仲許行告子沮溺聖人未嘗絕之但範世軌物惟中庸之道然後無弊不得中行思狂狷亦

此意也

謂天無心。未始無心。謂天有心。未嘗有心。人心有事。勿忘勿助。亦復如是。知人卽知天。能事心卽能事天。造化不齊而齊。聖人無事而順事。所以爲自然。自然者不可必。不可違也。人以有心期天。則不合。又以無心合天。愈反繆矣。

天之於人厚矣。爲之五穀桑麻以養之。爲之五材以用之。爲之六畜以饗之。且如一絲之供。每歲殺蠶以億萬計。一食之供。每歲殺雞豚以千

山軍堂集

時習新知卷五

五

中篇

鳴呼。不災于而躬。凶于而家者。未之有矣。人平居無事。俯仰無累。外患不至。內變不作。疾病不生。則受賜於造物良多。人生至樂。君子所以素位不願外也。而妄希非分。算計將來。焦心曲慮。小人所以長戚也。但爲善去惡。卽是自求多福。死生窮通。非人力所能爲也。

余索居親友有排闥入坐無可語爲之講四書或朝余曰既云不講學所講莫非學余曰學是何物講是何事在諸公謂之講學在區區祗是一片勸人爲善之心衰世薄俗得一二向善之人似寒灰一星火有心向善無處不是學無心向善聞吾言便謂講學予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聖人于學何必待講憂非自憂爲人心世道憂也若世儒講學其心或不必然矣

凡人生稟有清濁則分量有智愚血氣有盛衰

山軍堂集

時習新知卷五

五

中篇

則壽命有脩短此數之在天者也若夫學習勤則愚皆可化而爲智調養善則殀可延而爲壽此數之在人者也人但諉其數于天而不稽其數于己豈知數者歟

易頻言利夫子罕言利孟子絕不言利易言利者天道之公也夫子罕言者人情之私也孟子絕不言者爭奪之害也以公言之義之和也以私言之人之性情不學而皆好者也以害言之不奪不讓交征而國危者也民生不能一日無

利但公則無往不利。私則利卽是害。旣足則當知足。有餘則當知止。孟子不受齊祿。然而陳仲子之廉。不以爲可。故曰非其道。一介不取。如其道。天下不辭。今之君子。以盜跖自處。以夷齊聖人。善乎夫子之言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余於好利兩字。未敢輕以毀人。不好利兩字。未敢輕以自許。

古人謂僮僕爲客。以寄生於主人得名也。史記田橫之客。卽從行僕輩。晉元帝詔。免良人遭難。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五

三九

中篇

爲僮客者。以編征役。官品以貴賤。陰人爲衣食佃客。古人以客稱奴僕。示不欲輕賤之意。書云。臣哉鄰哉。亦此意也。陶元亮教兒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聖人所以丁寧養女子小人者。爾雅。趾。足也。釋名。趾。止也。行則一進一止。脚。却也。坐則却在後。足以不止爲行。行以不却爲進。能止能却。所以爲足。故曰知足不憂。知止不辱。讀書貴識字。此類是也。

人身自踵至脊。肩背以上。象東北。其氣瘠薄。

自面以下至胸腹。象西南。其氣豐厚。陽氣起于東北。物方生未盛。而盛于南。殺氣起于西南。物方成未歿。而歿于北。是以冬至陽生始寒。夏至陰生始暑。一陰一陽之道也。吸起于踵。達于腦。陽氣升長于東北也。呼降自泥丸。注于臍。府散于四肢。陰氣致養于西南也。坤爲腹。位西南。道家黃庭臆中丹田氣海。爐鼎烹煉。皆歸于腹。所謂致役乎坤也。元氣周流六虛。循環于天地之間。不可以方所求。近取諸身。見其微矣。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五

四

中篇

息者。生人之命。經傳不言。何也。面壁靜坐。以觀息。烹煉火候。以調息。二氏所以局於形骸。而遺世忘物。學爲長生出世者也。故曰。小道可觀。致遠。忘。道經世。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形骸各具。可無事於聖人之諄諄也。浮屠之書。皆中國學者。篡取中國聖人文字義理。附會之。其罪大矣。又其徒。男子稱比丘。女子稱比丘尼。明取先聖名字。名其弟子。漫無忌諱。爲聖人之徒者。豈可無同仇之誼。

佛不畜妻子。棄家脩行。儻人皆不畜妻子。則人類消滅矣。佛不治生業。募化自養。儻人皆不治生業。佛又向何處募化。皆不通之說也。若云佛但如此。衆人不必如此。則何以云普度衆生。若云但不貪戀。不防混俗。則何以佛必離家絕俗。可知所謂真空不空。住世出世。皆理屈辭窮。轉換枝吾之辭。竊取聖人素位之義。自文中庸之篡賊也。

逸民有可不可。只爲見道高遠。聖人無可無不。山草堂集
△時習新知卷五
四十一
中篇
可惟其至德易簡。愈易簡。則愈變通。大凡隱怪之學。祇見得上一節。聖人下學而上達。卽事皆道。離事求道。學者通病。道者路也。天下古今同此路行。豈是希罕。孟子言必稱堯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哉言矣。

世儒謂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既有志聖學。不可作此見解。惟佛法以天地爲幻。四大爲假。人物爲泡。六親爲冤。乃作是觀。故立教主。空將世界掃滅。聖賢經世宰物。立教主誠堯

舜事業。參天兩地。正是實地。聖人所謂浮雲。乃不義之富貴。堯舜事業。豈是不義。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位者聖人之大寶也。富貴如堯舜。焉可忽諸。理學偏上。所以流爲空虛無用也。

田甥云。不聞子言。非陷于禽獸。則流爲佛老。余曰。微獨子。今古同病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皆禽獸也。操其心而不放者。皆佛老也。禽獸不足論矣。佛老何有於道。佛老以見性爲密義。聖學以民物爲盡性。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道不在未發。而在已發。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行處卽道。用處見中。故曰中庸。浮屠以中爲秘。以達道爲識界。塵相。儒者觀未發。主誠意正心。與浮屠明心見性何別。先上達而後下學。所以先知而後行也。聖教以德行道。達諸天下古今。民生日用。不可須臾離。故曰若大路然。所以謂天下之達道也。和卽中。中卽庸。堯舜以中授受。正是尋常日用。儒者以爲傳授心法。傳授心法。是二氏之欺罔。聖教無

是也

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中庸二字。發自仲尼。千古斯文之樞紐。往聖來學之管鑰也。宰我謂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者。此之謂也。堯之授舜。祇傳一中。洪濛之始。人禽未分。稍稍指點幾希。所謂道心惟微。即乾之大始。喜怒哀樂之未發。佛氏謂本來面目。此也。自是以降。世風漸漓。人情浸淫。煩擾而中未嘗不傳。仲尼脩道立教。系中以庸。庸者用也。常也。言中不離尋常日用。

山堂文集

時習新知卷五

四三

中篇

尋常日用。即允執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六經之教。所由設也。中國禮樂名物。從用處顯。中聖教也。夷狄和光同塵。守中無用。佛教也。聖教下學而上達。佛教上達而下學。所以謂小人反中庸也。故君子之道。費而隱。即用見體。佛道素隱不費。存體滅用。即用見體者。道不離世。而利賴無窮。存體滅用者。教主出世。而人類消亡。堯舜允執其中。夫子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也。佛氏清淨寂滅。孟子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中而不庸。則執一無權。權者兩也。不參兩變化。不行何以用其中於民。豈天生聖人。與聖人承天輔世之意哉。士君子學爲聖人之徒。崇尚清虛。爲理學偏主。未發爲中。有中無庸。執中未允。執一無權。流爲浮屠。而不自覺。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可不審乎。

拋却人事。單講心性。便是空門佛法。聖人六經之教。立人之道而已。易詩書禮春秋。皆是實在田地。

山堂文集

時習新知卷五

四四

中篇

顧學孔子。即脩齊治平是學。即家國天下是道。心意知都著在物上。正誠致都用在格上。離家國天下言學。是禪定之學也。離脩齊治平言道。是空寂之道也。世謂理學便是禪。禪學亦是理。但本來無一物。所以偏枯不可用也。

時習新知卷之五終

時習新知卷之六

京山郝敬著 新安章文煒編

門人彭大翮 男郝洪範校

後篇

先儒以五經配天時人事可也。附以皇帝王霸道德事功。則雜越矣。霸功烏可與帝王道德比也。運有必至。而聖人垂訓。必尊王而賤霸。貴德而賤力。如天道喜陽而惡陰。四時貴生而賤殺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春秋獎五霸。尊桓文。

出書堂集

《時習新知卷六》

一

後篇

豈立經垂訓之意。天有五氣。人有五常。造化人事之成數也。易元始象天地。詩溫厚象春。書政事象夏。禮制度象秋。春秋包含象冬。易天道也。詩仁也。書義也。禮禮也。春秋智也。春秋何以爲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帝王不作。善惡不明。其不昧者。千萬世人心之是非也。故孟子曰。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故其事紀亂不紀治。論罪不論功。無毀無譽。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所以爲天之冬。元之貞。聖之時。

也。故春秋有過無功。有非無是。何者。天下之事。惟其是而已。是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惟是變而非。故懲非以紂霸。正是以尊王也。如齊人救邢。救衛。楚子伐陸渾。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彼善於此。惡鄉原思狂狷之意。非全然是之也。

春秋獎五霸。周易主卜筮。大學傳格致。千古學問中大紕繆。窮經者。焉可皮面相借。隱而不直。周公殺兄弟。孔子竊素王千古名教。中大冤枉。尚論者。焉可視爲越人肥瘠。過而不問。予說經。

出書堂集

《時習新知卷六》

二

後篇

以此得罪千萬世學人。所不辭也。文王赫怒。振兵伐密。伐崇。可謂武矣。而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故謂之文。武王訪洪範於箕子。受丹書於太公。可謂文矣。而誅暴除殘。殺伐用張。故謂之武。達學兼通文而不武。是謂腐儒。武而不文。是謂僖父。

書傳稱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謬也。聖人作事。不遠人情。遠人情不可以爲道。大夫貴矣。司寇亦大夫也。古之賢君。刑不

上大夫況以大夫而殺大夫乎。凡春秋於殺大夫必書。魯定公之年。未嘗書殺大夫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子云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如此宅心行事。方是聖人。若執政七日。遽殺一大夫。申商不爲也。教他人爲政。則欲善已爲政。則用殺。張大聖人而適以毀之。世儒好剛無識類此。

或問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當世若大用。果能爲東周。以齊王否。曰。聖賢明以自許矣。又何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六

三

後篇

疑。但生於春秋。世爲孔子。生於戰國。世爲孟子。數窮理極。更欲何求。人卽天也。理卽數也。人之所脩者。卽天之所命。數之不可移者。卽理之不可易。聖人亦人耳。其能爲者。亦人力之所得爲。人力之所不得爲者。聖人亦無能爲也。三桓不可去。雖女樂不受。孔子必不久容於魯。強戰不可止。卽反手可王。孟子必不大用於齊。又何疑乎。

余嘗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不似舜

語與虞書首六句。皆出尚書古文。後人爲增也。讀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云云。豈道經卽尚書耶。如別是一書。非舜言。足證矣。

蓋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已然矣。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傳。止二十九篇。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比伏生多十六篇。通爲四十五篇。詳班固藝文志。未嘗言孔安國作傳。范曄後漢儒林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由是古

山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六

四

後篇

文尚書遂顯然。則古文尚書之行。自東漢始。亦未嘗言有孔安國傳也。當時若有孔傳。賈馬鄭三子。必不匆匆作訓註。且二史安得遺之。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孔傳獻上。來歷未分明。較伏生書。多二十五篇。并古序。安國自序。共五十八篇。今之博士所傳。習是也。余於是作辨解。○三禮多後人補苴。聖人傳禮。唯曰義以爲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人議禮。質諸義而已。故曰所損益可知。可知云者。通乎儀節。

之外者也。假若禮皆有一定節目不可損益者。聖人不詳言。使後世紛紛聚訟。則聖人爲有隱矣。今議禮之家。苦執章句文字。較異同。豈聖人之意。

古禮鶻突無分曉。莫如諡法。如文王之文武王之武。與後世諡文武者。其間相去不知幾千里。而同稱文武。正謂牛驥一皁。薰蕕同器。秦人廢諡。未爲全非。近代之諡益僭濫不可言。志士羞之。

聖賢集

本時習新和卷六

五

後篇

古人葬不封樹。不墓祭。是視形骸爲土蕘也。漢世諸陵起園廟。四時拜謁。皆云始于秦。然孟子云。東廊墻間之祭。是墓祭也。古已有之。苟舉親骸委諸野。而但招魂於廟。則亦二氏之意矣。周禮仲春會男女。詩詠桃夭。卽仲春也。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仲春則冰泮矣。故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然則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嫁娶之期。而禮記月令雷發聲。振鐸

以令於兆民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雷發聲。卽仲春也。荀言仲春宜殺內。不宜近女事。正以此。蓋男女之會。雖有時。而淫慾之戒。無時不然。云殺內者。節慾之謂也。

近世人家族譜。動援古世同姓名人爲祖。司馬遷本紀世家。唐太宗作氏族志。歐陽脩作唐宰相譜。因之。世代綿藐。風影附會。如唐史所云。李悉稱隴西。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而鄭玄解祭法。謂配用有德。後世緣此。無端扳

聖賢集

本時習新和卷六

六

後篇

援如獺。不祭獺。而祭龍。豺不祭豺。而祭麟。鷹不祭鷹。而祭鳳。皆可笑也。

江左宋齊梁之季。以門第用人。王謝家子弟。驕蹇浮躁。曾不知有天子。况閭閻士庶乎。蓋其習尚佛老。疏誕成風。紀法廢弛。是時天子如寄生。朝爲僚友。暮爲君臣。否塞之極。運也是以王僧達失意。怒目視宋。孝武陵辱外戚。路太后不平。而孝武謂貴公子不可加罪。梁武帝欲買王騫寺側田。騫直言不賣。不以時見詔使。宋文帝愛

弘興宗使詣王球。球不肯與坐。而文帝謂我無如何。此類若遇漢唐諸帝。立齋粉矣。世族驕橫。門蔭自恃。孔子所以不如三桓。春秋所以惡世卿也。世反以此爲佳談。膏粱之子。不蛇冠而虎翼乎。

或問星相之說有諸。答曰。三才惟二氣。二氣惟五行。五行在天成氣。在地成形。人性情五行之氣也。相貌五行之形也。据生尅變化推測。理或有之。但天行有參差。節候有遲速。曆象且未必。

宣室集

《時習新編卷六

七

後篇

盡合。欲執括帖。一一求中。難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如容成作支干。後世尚未洞曉其名。况精微者乎。君子務民義。知其可知者耳。

堪輿謂崑崙山踞地中央最高。四週下垂。水注爲四海。道家以人首頂爲崑崙。呼吸之氣上聚于頂。下注于五臟。四支灌于百竅。易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道家脩崑崙。竊此義也。

山海經之書怪誕。與佛書言大千相似。欲破拘

士目前一隅之見。逐恣爲無稽之談。無論事之有無。但立人之道。知其可知者而已。語人以非人。教世以出世。將安用之。聖學忠信爲本。必信必果。不失爲士耳。目所不見。聞心思所不通。斷然以爲必無。亦人道當然耳。

凡史傳言語多不實。唯一心字。一理字。千古證盟。兩字非載籍可傳。而載籍所傳。不盡是此兩字。所以真贋是非難憑。讀書須靈鏡自照。不可但尋行數墨耳。

宣室集

《時習新編卷六

八

後篇

讀經便知義理。讀史便解世故。讀老莊佛書。亦廣聞識。惟讀荀楊。不經不史。不老不佛。言義理不徹身心。論古今不切世務。但識幾奇字隱語耳。若讀論孟。入口便充腸滿腹。所以爲聖人之教。

論孟言語明白簡當。人易理會。日用親切易行。浮屠言語從翻譯出。人難理會。縱理會出。亦崎嶇難行。

莊周侮聖人。楊雄諛聖人。其蔽同也。雄謂六經

之言使人不可解不可多讀阻學者上達之路
違聖人善誘之心經籍具在有何不可知本可
知而不知不必知而求知自是俗儒之罪與聖
人何預

列子之書殆是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列禦
寇與鄭穆公同時春秋之季安得西方有聖人
如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全襲
其意其任誕處亦酷似

老子莊周告子瞿曇太抵同宗老子首唱清虛

山堂文集

時習新記卷六

九

後篇

莊周師老而任放告子貴無生而固執瞿曇空
寂而荒唐並人倫掃除世界蕩滅此大亂之道
所以爲罪之魁也

荀卿千古孟浪人非十二子之作拔援仲尼此
達巷黨人之知夫子者耳莊周敘道術徧舉諸
子獨不敢齒夫子其識過荀卿遠甚子弓何人
突舉以配仲尼豈千古有兩仲尼而人不識之
子思孟子聖之亞也妄肆譏訕言人性則以爲
惡言政事則法後王啓焚書坑儒不師古之端

李斯從之學以其術亡秦韓愈謂荀卿小疵嗟
乎是尚爲小疵也乎

韓非子曰齊宣王問匡倩儒者博乎曰否博貴
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故不博又問儒者弋
乎曰否弋者從下害上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
乎曰否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大小
易序故不鼓此好事者爲諧語以譏儒者之迂
闊後世理學實多此等輩

淮南子云同不可以相成必待異而後成卽是

山堂文集

時習新記卷六

十

後篇

參天兩地一陰一陽之道又云始吾未生不知
生之樂今吾未死安知死之不爲樂卽原始反
終之理此等語楊雄道不出

司馬相如大人賦云列僊之儒居山谷間秦漢
以來凡有藝術者稱儒故司馬遷序儒與陰陽
名法墨黃老爲伍其道通故其名雜是以聖人
不遵儒行而不居儒名也

漢東平王求諸子及太史公之書元帝以諸子
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

書有戰國權譎之謀小辯破義小道恐泥不許
今世士不但子史至奉梵貝爲內典師左衽爲
宗盟世教頽蕩豈但破義恐泥耳上以經術程
士士以經術市利不旋踵而背之視先聖爲路
人廢詩書爲敝帚嗟乎心術如此尚可爲聖人
之徒乎

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則是父親於師也周公
謂文王我師則是師親於父也人世師弟恩誼
同於父子顧其成就不可一律齊故師喪與父
同而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架六

士

後篇

而不定其服者人各信諸心而已

漢儒劉昆弟子五百餘人蔡玄多至萬六千人
謝該數百千人李育數百人張興萬人楊倫千
餘人魏應數千人程曾數百人樓望九千人然
其中卒不聞有一人名世何也孔門三千知名
者七十人七十人中應四科之選者十數人則
是三百人中一人耳有聖人爲師得弟子若此
其難也况弟子求得師愈難矣劉蔡諸人實蕃
有徒其爲師弟子可知矣

楊雄作玄擬易費盡心力何曾窺易藩籬方州
邵家首測衝攤瑩稅種種名色杜撰艱深做易
脩辭半似梵呪不可解易辭艱深做爻象不得
不爾玄理淺而辭深以擬易不類後學不能作
亦可勿作用看玄問奇之功學易其益無方劉
歆謂空自苦心後人以覆醬瓿不可謂不知言
○太玄數云昆侖天地而產著參珍粹精三以
捺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此等語皆摸倣易易
傳云參天兩地而倚數者其理易簡精微不知

山草堂集

太時習新架六

士

後篇

玄以何生三三何以立家也卦畫奇偶之外別
造玄以生三必天下有兩易二道然後可論者
徒謂一象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
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然
則太玄徒取材于周官而作乎尤淺陋矣
太玄養首有云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獨此二語
可玩然亦是乾卦初九爻辭之義

讀法言終篇無一二語賞心讀呂氏春秋往往
切事理入人意中雄自言恨不與不韋同時於

咸陽門取千金。細載而歸。按雄所言者典故文字之間耳。不韋謂千金不可易者。正不在此。楊雄法言擬論語論語二十篇。未嘗稱三家與陽虎也。而法言以周公阿衡諛王莽。斯言之玷。其可磨乎。猶冀壤之擬珠玉耳。

楊雄謂人性善惡混。此告子之說也。又謂氣者所適于善惡之馬。此意與孟子不遠。

子雲辭賦之學。其為辭賦也。刻苦而乏天真。險仄而不正大。法言自謂近道。然胸臆淺。語多造

崔堂集

不特習新製矣

七

後篇

作。不離故習。晚年謂辭賦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此。屬厭而棄其餘耳。非情語也。楊脩信以為老不曉事。可謂不悉子雲。

漢儒謂尚書取象二十八宿。故楊雄法言云。易損其一。雖悉知闕。書不備過半矣。而習不知。余以為書二十八篇。已備四代典要。古文尚書。非古也。易卦六十四。皆本義聖舊章。雄謂文王益之。則是於易亦未了然也。

法言艱澀味淺。擬論語如矮人思上天。太玄歟。

板無活法。而擬易如優孟學孫叔敖。世人不知易。謂玄似。不知論語謂法言似。如真知易。論語者。登岱觀海。自難為言。

法言云。心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又謂道非天然。應時而造。又謂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此等語。大謬。又謂人有齊生。同貧富。等貴賤者。為有懼而然。此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聖賢隨寓安命。自然齊同。中人有懼而然。猶賢乎已。然則雄之矣。新諛莽。何怪其然。

崔堂集

不特習新製矣

十四

後篇

浮屠之教。自漢明帝始。當時光武之子十人。惟楚王英好佛。以謀逆歿。此古今首佞佛。而先為惡者。自茲以還。更僕難數。大抵事佛最謹。其膽最大。學佛法愈精。其行事愈詭。空虛滅世。無相。數奸。任誕欺天。鬼道罔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雖有聰明才辯。被其誘惑。遂莫能自裁。入人之深。牢不可破。如此。

范曄西域傳云。佛道興于天竺。二漢方志無稱。張騫甘英班勇。皆親歷國土。未有實錄。然則世

俗言西方世界虛誕無稽愚夫不求淨心專求淨土生中國聞禮義不能爲善而墮刑罔乃墮於後佛引生西方愚亦甚矣嘗有學士談西方者余爲之述范語其人曰范曄後來如何余曰不得其死其人曰正爲不信西方余不覺拊掌絕倒雖有利錐無如頑槌所以聖人曰吾莫如之何也已

漢有七緯其書不傳而其名甚險僻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者易緯

山堂集

太時新集卷六

一五

後漢

也曰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者書緯也曰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者詩緯也曰含文嘉稽命徵十威儀者禮緯也曰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者樂緯也曰援神契鉤命決者孝經緯也曰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者春秋緯也漢鄭玄樊英之徒皆以善緯書稱辨博而張平子獨斥其爲漢光武以緯書決大事而隋煬帝始滅其傳儒者

罪呂政焚經不知楊廣滅緯所謂惡而不知其美也秦焚經而經亡恙隋滅緯而緯遂亡道原於天者不磨術造自人者易敗誠僞邪正之分也或曰有經焉可無緯夫經立而諸子百家莫非緯也豈必附會穿鑿爲隱怪之說然後謂之緯乎若使緯書在家傳戶誦世教成勸懲矣煬帝之功大哉

山堂集

太時新集卷六

十六

後漢

管輅郭璞占測雖有異術然人之精神凝聚皆疑于神審測而論中者常多世俗巫祝降神信口漫說亦有驗者大抵人卽鬼神實叩虛應有感必通所謂不測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魏扶風人馬鈞巧思絕世屈于裴秀之辨傳玄謂妙理不可言盡是也大凡論理之言須有實蹟可据從來談士析理以微辭飾僞情言浮而華聽者常覺辭妙于理未厭其心但屈于其口耳如王何清談管輅論數徒有悠渺影響無的然要領可据王弼說易顧謂得意忘象儻象可忘世事皆荒落矣不事事而但得意復何所憑

藉乎道所以惡于空德所以貴于誠也

王弼論聖人之情應物而不累于物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無喜怒哀樂之情非也此論甚正然竟執名理清談不事事與不應物等後世理學專講誠意正心不達致知格物其弊同總歸于空寂爲浮屠耳

杜元凱嘗言立德不可企惟立功立言庶幾此論非也脩德人皆可能立功有命立言須有材學識元凱好名謂立功立言最捷立德者無近

山堂集

太時新集卷六

七

後篇

名夫謂有功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可若謂立德難是誤後學也

晉王何諸人談名理謂天地萬物以無爲本士大夫習尚虛浮其敝也禮法弛廉恥喪中國淪爲夷狄六朝覆轍相循皆是佛教誤天下事後世好佛迷而不悟使後人哀後人也

晉劉敏元不好讀史潛心易與太玄云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于浮鄙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也夫不喜讀史是或一道好易又好

玄未爲知易也知易者不好玄

宋武帝誠子江夏王義真云汝性褊急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從任物回改此最弊事按此少年通病膏粱子尤甚宋武訓兒及此世上信無箇莽英雄

南宋隱士顧歡好道尚玄脩著夷夏論欲同二氏之法而意在崇老袁粲駁之竟陵王子良好佛吳興孟景翼好道造正一法引佛法合之張融作門律意在尊佛而引道法合之周顒好佛

山堂集

太時新集卷六

八

後篇

又說二以難之大氏皆捕風捉影歸于空虛士君子立論不從尋常人倫事物校勘有何憑準佛老所以悠謬滑稽不可究詰正爲玄虛也聖人按之以誠如開拳見掌一二了然

南齊陸澄謂孝經爲小學之類此意平實又謂易以象爲宗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此殆知易者知易象難解可與謫易若輔嗣平叔諸家象數失口不談適足以顯其不知耳

自古尊信浮屠莫如六朝五胡而世亂相尋朝

不及夕。當世國史曾無一言矯其非。更津津喜談之。求如班范二史。闕疑遠嫌。不可得已。余讀蕭子顯顧歡傳。魏收釋老傳。欲焚其書。唐與梁六朝之習。學士大夫。至以僧爲名。如王僧虔。僧達。僧綽。僧虔。唐牛僧孺之類。皆寄籍釋門。以僧尼爲父母。長貌其名。及今之縉紳。猶然甚可醜也。

陶弘景夢齊宣都王鏐訪以幽冥事。多說秘異。遂著夢記。勿論事有無。卽有何預人事。世人好

崔寔集

卷六

九

後篇

知幽冥事。於日用許多當知。反不求知。甚矣愚人之好異也。

梁武帝爲天子好佛。陶弘景爲隱士好道。梁武壽八十六崩。弘景八十五享年同。但死臺城。不如死茅山。其辟穀不能長生。與佞佛不能救苦。虛妄同也。死者萬物之大同。不得而逃之。容得而異之。

梁武帝造阿育王寺塔于長干里。出舊塔下舍利佛髮佛爪。云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

八萬四千塔。此其一耳。吳孫綝時毀滅。至晉僧劉薩何知之。簡文帝改造。其始末怪誕。大氏皆奸宄造作。以黃緣其上。卽使有之。亦是妖怪。如鳩摩羅什佛圖澄於石姚。陸法和於元魏。踪跡詭異。卒之社稷丘墟。君从國滅。六朝五胡。所以禍亂相尋。無寧日也。武帝餓死。骨肉散亡。豈偶然哉。六經之教。可以致治。可以已亂。而昏主不用。晉之於老。梁陳之於佛。毒害若此。來者相尋。可怪也。

崔寔集

卷六

十

後篇

梁武戒殺放生。祭祀不用牲牢。以希福果。末年遭侯景圍困。饑餓殺人而食。羅雀掘鼠。都盡。人事錯誤。難憑。大率類此。不獨因果。惟求因果者。尤可笑耳。

六朝姚察。自謂受菩薩戒。悟苦空。始知回向。吾儕誦法孔子。而不知回向。豈聖人之道不如菩薩乎。蓋聖人論學。言樂。不言苦。論道。言誠。不言空。人不好學。覺苦爲實。而樂爲欺。人不行道。覺空爲逸。而誠爲勞。總之天下無好學信道之人。

聖道所以日孤耳

五胡時多絕戶爲沙門。元魏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莫過于絕祀。一身親老，棄家絕養，墮滅大倫。且闕王貫，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者乎？此論甚確。邪世何嘗無正人。

崔浩詆佛法，其妻郭氏誦佛典，浩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後浩以罪幽之檻內，衛士洩其上，辱之。

山堂彙編

時習新編卷六

主

後漢

世以此爲果報。夫佛書襲中國聖人義理，用中國聖人文字，焚灰投廁，亦是侮聖人。士君子閑邪有中道，而反爲邪說，作口實，是故君子反經而已矣。

元魏劉景先作五經疑問，魏收所錄僅十餘條。大抵據傳記疑周易著革命，無揖讓之象，不知卦象繫自周公，故多商周間事，所以爲中古之書。憂患而作也。又疑書胤征，朔辰弗合，未爲巨戾。王赫斯怒，將有異說，不知胤征非伏生原本。

古文多後人竄補，不足據也。若夫毛詩十月刺幽王，因日食起興，紀月朔而已。詩言志，不可以義例推求。如曆法也。論語河不出圖，卽吾衰之意。泣麟自傷，亦傳記附會之談。凡三傳與象緯家言，踳駁不醇。惟周易與伏生書、毛詩、春秋經，可無疑耳。禮記亦諸儒纂譌，疑信相半。其餘諸子百家，疑不可勝問也。當時有王神貴者，爲作辯疑，惜史不載其詳。

隋王劭自志學暨暮齒，篤好經史，對食閉目，疑

山堂彙編

時習新編卷六

主

後漢

思盤中之肉，至爲僕從所欺，弗覺其專固如此。而崇信讖緯佛書，緣飾爲符命因果，以媚煬帝。怪誕不軌，大爲識者所嗤。以此名博雅，是莊生所謂以詩書發冢者也。今之儒林，倍多此輩。文中子云：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棄經而任傳，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此等識趣，荀楊不逮。唐裴光庭欲撰續春秋，自戰國訖于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而罷。朱元晦作綱

目因緣于此。然光庭請天子脩經。感於罪我之義。知南面之權不可假。而元晦直舉天子聖人之權兼任。夫經豈可續。春秋豈可再作。楊雄一誤。王通再誤。元晦三誤矣。

孟子謂楊墨之害。率獸食人。甚言之耳。唐宗室李嵩爲太原節度使。其俗信浮屠。人死不葬。棄尸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人肉。嵩至申禁。捕羣狗殺之。佛教之流毒如此。乃真率獸食人。名爲浮屠。豈不誠然。

皇朝書

太時新集

卷

後

唐太宗以佛問傅奕。對曰。西域賄人耳。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纖兒幻夫。摸索莊老文飾之。有害國家。無益百姓。因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談篇。年八十五卒。遺戒諸子。六經名教可習。妖胡之法。慎勿爲之。此亦一代豪杰韓退之之先覺也。

唐武宗可謂英斷之主已。按舊唐書。會昌五年。詔曰。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衆教寢興。因緣染俗。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而漸不覺。

惑惑人意。而衆益迷。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奪人財于布施。遺君親于徒黨。違配偶于戒律。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雲構藻飾。僭擬官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皆由于此。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經邦。豈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千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

皇朝書

太時新集

卷

後

驅游惰不業之徒。廢丹墀無用之室。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武宗此詔。漢魏以來。可謂朝陽之鳴鳳。空谷之足音者矣。當時毀寺宇四萬四千六百餘所。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五千人。收膏腴田數千萬頃。婢奴爲兩稅戶十五萬人。毀佛像鐘鐺。銅爲錢。鐵爲農器。此一舉也。數千百年聖教優鬱之氣。一吐晦盲之運。一開。惜武宗身教不端。紕浮屠而好僊術。師事方士趙歸真。劉玄靜。煉藥長生。李德裕爲相。怙寵招權。不厭衆。

心武宗崩宣宗立德裕見告趙歸真劉玄靜誅
灰復廢寺還革僧由君相源本不正未講於經
正民興之道而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是已後
借爲口實末流斯濫不復可圖故史臣論曰身
毒之教向欲千禩蚩蚩之衆習以成俗武宗一
朝隳殘金狄播棄胡書結怨于膜拜之徒犯怒
于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存而勿論實
爲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嗚呼史臣此言亦
痛心疾首無聊之至矣千萬年後孰是河清之

書

不特新和集

二五

卷

期再傳懿宗好佛尤甚史臣又論曰削軍實而
飾伽藍困民財而脩淨業佛骨纔入于應門龍
輦已泣于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愚讀舊唐
書至此拊卷三歎歐陽永叔捫舌不談曷以稱
良史哉

韓退之以楊雄比孟子非其倫無論道德人
品不敢望卽其文辭之艱險較七篇尤天化日
不勝慚沮猶羌蝦丸之比於蘇合也送孟東野
文謂臧孫辰孟軻荀卿皆以道鳴臧孫辰何有

於道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韓退之於聖學粗見梗槩未識源本讀其文知
其人慷慨磊落而未免于羸浮文人之豪爽者
耳原道一篇頗見大意故佛老不得而惑之原
人一篇卽萬物皆備於我之義原鬼未確天地
間無往非鬼神何必鬼定是鬼人物定是人物
但人物有形聲可見聞鬼神無形聲不見不聞
要之人物亦自有不見聞者在故曰微之願善
言鬼神莫如中庸

書

不特新和集

二五

卷

退之與崔羣書云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時
息之道當先理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
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當自不至此攝生近
道之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云楊子雲何止過老子此
大不然道德五千足苞乎諸子論語二十篇孟
子七篇未嘗排老子也退之自任排佛老而佛
老言精處與聖人不遠粗處惟是無人道無人
道惟佛而老未嘗然也晉人以崇老亡國是學

人諂佞。介甫以爲通變卒之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害天下益深。若使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爲害不至如此之甚。又嘗言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塗炭天下。須兩分其罪。此等識量。學者不可無。偏固害事。狂狷所以終無濟也。范醇夫云。顏子不遷怒。不二過。伯淳有之。

王介甫亦是理學經術輩。究竟以偏固誤天下事。反力詆當時理學經術士不可用。五十步笑

輩堂集

太時新智卷六

三

後篇

百步耳。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程正叔平生剛毅。弱冠上書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元祐初。除秘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召對。以有故事。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學可立。未可權。邵堯夫謂前面路徑太窄。是也。一日經筵講罷。上起凭檻。戲折柳枝。頃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經筵承受張茂則招諸講官啜茶觀畫。正叔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伯淳嘗言正叔一

生不曾看莊列。伯淳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卑。正叔作伯淳行狀。竟不載。在漢州宿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叔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正叔自謂此是。不及家兄處。赴清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正叔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不若無心。此老父禪學也。倉卒欲無心。焉得誠敬良是。

朱元晦言程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中

輩堂集

太時新智卷六

三

後篇

人皆可及。學者當以伊川爲法。此朱子同己之言。其實伊川偏固。畢竟明道有中行意思。

張子厚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范勸讀中庸。嘉祐初。講易京師。坐臯比。聽者衆。二程至。與論易。子厚語弟子曰。吾所不及也。汝輩可師之。遂撤坐輟講。著正蒙。程正叔謂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哲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多窒。若明睿所照。如目所觀。考索至者。約見彷彿耳。完養涵泳。他日自當條暢。正

叔所言。是生知光景。恐正叔亦自未能到。教人依倣。是寂照意思。非下學所急。子厚教人學禮。正是下學本領。徹坐輟講。爽快過正叔。

中行莫異於禮。禮之用。和爲貴。中和卽禮樂致中和。卽文之以禮樂。禮以和行。卽中行也。禮者履也。行曰履。中行卽禮也。孔顏傳受。不過約禮克己復禮。卽大學脩身爲本。君子脩己以敬。卽是以禮脩身。君子求諸己。卽是反約入孝出弟。謹言慎行。惟禮足以約之。中庸禮書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尋常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勿非禮。立躋聖地。舍禮外求之事物。泛而不要。內索之心性空而無實。故大學夫子至庶人。壹是以脩身爲本。復禮也。理學自周茂叔教人主靜。二程從之。學洛下士大夫宗之。張子厚設教關中。教人學禮。獨得聖門雅言之意。及入洛見二程。改換頭面。作西銘正蒙。於學者日用。殊無緊要。大抵理學諸儒。品格清高。自是名賢。然其學術。多禪寂之意。非孔孟正路。學者有志正學。

但從人道切實處求中行。莫如禮。子厚撓却禮。別作正蒙西銘。學者讀千百部正蒙。不如讀一句論語曰。克己復禮。

張子厚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程正叔見之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正叔此意甚善。然卒自命爲道學。是又開僞學之端也。爭孰甚焉。凡害生於尚同。亦起於好異。孤睽之禍。不減朋比。故易睽之占。不如同人也。小人之害國家以同。而君子之誤國家以異。至於誤國家。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故鄉原不可爲。狂狷亦未盡善。必也中行乎。鄉原爲惡。釀禍狂狷疾惡。招禍然舉世皆鄉原。寧爲狂狷。聖人思狂狷以世無中行。非得已也。要之爲狂狷。則自不能不啓爭端。旣立道學之名。則自不能不開僞學之岐。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如正叔者。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一部性理所載諸儒理學。談天論地。出鬼入神。鉤深索隱。與夫子所以教回賜諸賢者。霄壤相懸。莊周謂倏然如揭日。

月而行。奈何不使人駭而異之。學道者。但如論語二十篇。無行不與。無好異之僻。亦無道學之名。何爭端之有。斯謂之中行。

謝顯道初見程伯淳。自負該博。言稱史書。伯淳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面發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伯淳嘗謂弟子曰。爾輩在此。只學某言語。蓋行之。弟子請問。伯淳曰。且靜坐。按靜坐是禪學。稱史未為喪志。顯道亦何須面赤。只此是惻隱之心。卽見性明心公。

山堂集

本朝新集

卷六

後篇

案

謝顯道見程正叔。正叔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對曰。只去得一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處。余謂一年工夫。只檢點一個矜字。撇下他事都不幹。迂闊之言也。既是自家病痛。一生檢點。何但一年。朱元晦嘗云上蔡之說。一轉爲張子韶。再轉爲陸子靜。見得此消息。不必下工夫。分明是禪。元晦此論是也。故其解格物致知爲讀書窮理。

矯偏上之非。然自謂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則格物致知。又落空矣。去禪學又豈遠。

謝顯道聞二程論克己。平生所愛一硯。遂去之。余謂如此克己。直須舍身出家。樹下一宿。如桑門乃可。舍一硯。何濟於事。其迂闊類此。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之立誠。自不妄語。始嘗云。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一個誠。縱橫妙用。

山堂集

時習新集卷六

三十五

後篇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按此論。全是禪學。只借一誠字作題面耳。

劉安世紹聖初。謫嶺表。念先人遺體。遠移炎荒。不復生還。因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煙瘴地。惟絕慾可以不死。趙清獻絕慾不得。掛父母像於卧側。可知先輩於絕慾一事。甚是苦心。

羅仲素初從楊龜山學。曰。不如是。幾虛過一生。乃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余謂如是。亦復虛過一生。李愿中從羅仲素學。結茅山水間。

謝絕世故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驗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以求所謂天下之大本。教人
反身自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又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所以子貢謂夫
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余謂二子之學皆所
謂先上達而後下學者也。與浮屠不異。

楊中立與游定夫見程正叔于洛。正叔瞑坐。二
子侍立不去。正叔既覺。門外雪深尺許。世以此

山莊集

太時新知卷六

辛六

為佳談。余謂瞑坐不覺。正是禪定。使弟子雪中
久立。非人情。何必爾。

朱元晦謂楊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
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据見定。終日坐門限。
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率如此。按此等處。執定
為是。亦不得指定。謂不是。亦不得只看實用處
如何。

陸子靜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深思至
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曰。上下四方

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
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宇宙內事。乃分內事。已
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按此是虛想。思而不學。禪
門風影裏事。朱元晦謂陸子靜教人太簡。陸子
靜謂朱元晦支離。交中其病。

或勸陸子靜著書。答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
脚。與朱元晦所見不合。云此道與溺于利欲之
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譏元晦也。
子靜卒。元晦云可惜。歿了告子。其相左如此。

山莊集

太時新知卷六

辛七

朱元晦教人以訓詁文義。蔡季通教人以性與
天道。二者皆偏見。非下學而上達之旨。聖門四
教合一。謂之博約。故顏子服其循循善誘。元晦
譏陸子靜為禪學。不知理學一派。大抵皆禪學
也。與聖道虛實相違甚遠。

朱元晦十八中進士第。嘗自言早從延平李先生
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
後。提點江西刑獄。入奏。或謂之曰。正心誠意。上
所厭聞。答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除崇

政殿說書。孝宗眷之厚。而元晦痛詆大臣近習。嫉之者多。光宗卽位。遂外遷。歷事四朝。仕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

朱元晦謂剛毅底人。方立得定。曾子自是剛毅。子思標使者不受。對繆公事之云乎。是甚樣剛毅。余謂此等。非先賢至處。以此爲法。所以元晦一生與世齟齬。錯會易用剛。易原不用剛。剛未可輕用也。

宋儒理學。大抵黨同。自相標榜。所以終不得聞忠告之益。當世許多儒者。朝廷不得絲毫之用。畫地爲餅。不可啖也。動稱孔孟道不行爲口實。夫春秋七國。非可有爲之日。宋朝一統。諸儒儘得君。其偏固迂闊。空談無實。非不遇也。王安石謂諸儒之學。如上壁。不爲全誣。

理學諸儒。專講誠意正心四字。此四字發自大學。大學言誠意正心。非以誠意正心爲本也。惟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脩身者。合外內之道。身脩。則誠意正心兼舉矣。單言

誠意正心。懸空無實。所以大學言明德至善。知

止定靜安慮。卽承之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終始。卽事物上尋討。道不離事物。離事物無道。離事物無本末終始。而身者。事物之統紀也。思脩身。則自然用心著意。閑邪存誠。論語謂君子脩己以敬。中庸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易謂不遠復。以脩身。蓋能敬。能齊明。不遠復。卽意誠心正。皆在其中矣。故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安百姓。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孟子曰。天下

國家之本在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身脩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在其中矣。此大學之道。本在脩身。所以異於二氏也。蓋能脩身。則不必存神。馭氣。而凝命永壽在其中。不必習靜觀空。而明心見性在其中。內不遺心意。外不遺家國天下。事物本末始終兼舉。大道全體矣。若彼二氏。有本者無末。有始者無終。求道於道。而遺事物。專索之心意。而遺家國天下。且自視其身爲大患。爲惡業。墮肢體。滅根塵。何暇計及家國天下乎。

所以爲邪說也。若夫儒者師孔孟誦大學不知脩身爲本而專主誠意正心以爲理學夫理學之名前此未聞也謂之大學者兼統萬事萬物爲一身而謂之大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盡人盡物乃爲盡性如以理而已理無形迹事物皆精魄老氏之玄牝佛氏之真空正以此也若夫聖學言道必言事物不專言理蓋道者共由之路路可見理不可見故論語二十篇心亦罕言況於理乎孟子

山簞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六

聖

後篇

其失均也

道止於中。學妙於權。道至中而神。學至權而化。無權不能用中。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堯舜允執厥中。權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權之謂也。理學之家。於無過不及之

間覓中。猶執一也。自孟子沒而學術不明。大抵中說三變矣。一變爲鄉原之似中。彼其高曠不如狂。謹守不如狷。以爲中行。其實害中行也。再變爲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如楊。其兼愛不如墨。据二家之中以爲執中。其實非執中也。三變爲理學不偏之中。既不如老之徇生而偏於有。亦不如佛之無生而偏於空。据無過不及之間爲中庸。其實非中庸也。皆孟子所執中無權。舉一而廢百者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可

山簞堂集

太時習新知卷六

聖

後篇

學到中行。無不成就之德業。無成終不得爲中行。所謂成者。大小隨分。利用安身崇德。上自帝王聖賢。下至小道百家。疇人生計。各得其所。各有中道。不在中道上行。善則爲狂狷。不善則爲鄉原。鄉原不容於君子。狂狷不容於世人。無成一也。

天蒼蒼耳。其神爲命。命無聲臭曰玄。玄黑也。其
光明爲日月。神疑爲日月。卽天之耳目也。日月
無時不明。晝則明在地上。夜則明入地下。要之
明未嘗息也。日月之明息。則天地毀矣。人身塊
然耳。其神爲性。性無觀聞曰獨。獨隱也。其知覺
爲耳目。神發爲耳目。卽人之日月也。耳目無時
不知。寤則知發於外。寐則知藏於內。要之知未
嘗滅也。耳目之知滅。則人灰矣。故天終古無一
刻不時行物生。人終身無一刻無聞見思慮。聖
人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無思慮也。思無邪。雖思
亦無思也。慮能得。雖慮亦無慮也。猶用心而曰
無心。有爲而曰無爲也。釋氏教人息念歸空。一
念不生。以爲不二法門。世儒喜其徑約。因教學
者體認天理。觀未發時氣象。其究貪靜厭動。偏
固守中。命爲理學。於民生世道何賴焉。或曰。聖
人寂然不動。不然。何以未發之謂中也。曰。動靜
非兩時。中和非二道。卽已發處見未發。卽和處
見中。人心無寂非動。卽通天下處見不動。卽感

山堂集

未時齋新集

聖主

後篇

處見寂。必離已發。覓未發。離感通。覓寂。惟有灰
而已。人參三才。成天下之亹亹。效天下之動。唯
其生生之謂易也。必欲灰其心。以爲寂滅。其動
以求靜。不惟無是理。就使有之。槁木灰欲。以
何用。釋氏曰。非此無以出世。超生灰。離煩惱。免
輪迴。其說本悠謬。而儒者襲用之。欲以此範圍
天地。曲成萬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謂之理
學。聖人之徒然乎哉。

山堂集

未時齋新集

聖主

後篇

子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須知何謂學。學之言
效也。傳業之名。古先有成法。後人效之曰學。踐
跡允蹈之謂也。如行路曰學步。行道曰學道。未
聞道學者也。道者自然。所謂生而知之也。人行
道。所謂學而知之也。凡學未有無所依倣憑藉。
而耽空守寂。澄心默坐。謂之學者也。故曰博學。
曰多學。曰學文。曰學古。夫子自謂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敏以求之。故曰不如丘之好學。凡學。學
道也。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道不越世。

故人情。事變物理。學不越尋常人倫。日用當行。如九衢四達。由此而往。如規矩準繩。守此而製。如百工技藝。依此而習。道本當然。學當然之道。理本自然。學自然之理。故曰學。今反而曰道學。曰理學。既謂之道。無待於學。既謂之理。何事於學。此浮屠氏所謂無學也。爲儒者而澄心默坐。觀未發時氣象。以學正心誠意。其實清虛寂滅。浮屠之旨。與聖人下學而上達之意背。以此結社聚徒。名爲講學。閉戶靜坐。與世故人情相遠。山草堂集 卷六 時習新集六 四十四

養成拘腐傲僻之習。天下國家。焉用此爲。益重聖人之憂。而學之不得不講。正惟此也。論語首言學。不聞言道學。夫子自謂好學。不聞言好道。憂學之不講。不聞憂道學之不講也。蓋言學。則日用無往非學。亦無往非道。凡有志於道。爲善人君子者。皆學道者也。何必自名道學。與世學異。以啓爭端也。或曰。顏子好學。不遷怒。不二過。何嘗有所效法依倣。曰。不遷不二者。好學之效。未盡爲學之目。子云。博學於文。顏子自謂夫子

博我以文。四科曰文學。弟子餘力。則學文。凡學依于文。文不足以盡學。而道載於文。未有離文爲學者也。故博文約禮皆學也。學不離下。下學所以上達。未有無所效法依倣而憑虛直上者也。惟浮屠爲然。

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槩使知之。則必有荒唐之病。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所以聖教下學而上達。登高自卑。中庸之道。萬世由之。無弊也。浮屠以知爲覺悟。以由爲癡迷。舍下學徑趣上達。所以空曠無用。爲世道之害也。理學主靜。先知後行。其弊亦同。

儒者之病在偏固。其爲學先立門戶。天下事皆欲從己。同己則是。異己則非。畢竟無成。夫天下事。非一人能獨任也。但期有成。何必盡從我。秦誓用一個臣。休休有容。大學引爲平天下之道。堯舜治天下。皆是物也。夫子疾固。學則不固。學者效也。效法爲之。自無偏固之失。因天下之人。效天下之學。用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大舜好

問好察。顏子若無若虛。聖賢道德帝王事業。與不越此。故學者不偏固。然後可與言學。

問時習新知。何也。曰。所謂溫故而知新也。問何謂溫故而知新。曰。道在天地間。無斬然更新者。皆是自然現成。謂之故。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聖人教學者。溫故。溫故。卽時習也。論語二十篇。以時習爲開卷第一義。譬鳥能飛。習則熟。不習則生。譬飲食。溫則熱。不溫則寒。知者。人心之精神也。心之精神。謂之聖。知爲聖之始。

聖堂集

本義新集卷六

四六

聖爲知之終。知不與行對。而管乎行。始不與終對。而貫乎終。易曰。乾知大始。乾知爲主。而坤作爲行。行皆知也。世儒先知後行。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求至以格物爲窮理。以聞見爲致知。以故爲舊所聞。以新爲今所得。皆非也。此道若非本有。如馬角魚毛。欲知焉得。如飲食舍五穀。蒸沙煮石。欲新焉得。舍故外。別無有新。舍溫故外。別無有知新。道理只在尋常日用間。時時習。時時知。卽時時新。所以謂之時習新知也。或

曰。致良知之說。與此將無同。曰。否。致良知。則流爲空虛。而溫習之功廢。窮理。則局爲聞見。而本原之地荒。出此入彼。其蔽正同。聖教但言學習。言溫故。不言良知。言博約。言文行。不言先知後行也。無已。則先行而後知乎。余所謂時習新知者。此也。子云。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卽溫故也。時習也。力行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不以先行。聞見不以滑精神。聞見多而精神敝。俗儒也。專精神而遺聞見。佛老也。行之而著。習之而察。由之而知。下學而上達也。時習新知之謂也。

聖堂集

本義新集卷六

四六

時習新知卷之六終

時習新知六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舊名知言
敬於萬厯壬辰官永嘉時自爲之序後改今名復
於萬厯己未及崇禎戊辰爲自序二首凡初篇三
卷中篇二卷後篇一卷閱三十年而成自序謂早
歲出入佛老中年依傍理學垂老途窮乃輸心大
道書中於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正蒙邵子皇極經
世及二程子朱子無不肆言詆斥謂宋儒設許多
教門主靜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窮理專內疎外舉
體遺用爲浮屠之學又謂世儒先知後行以格物
爲窮理以聞見爲致知皆非是卽王守仁知行合
一致知格物之說然旣借姚江之學以攻宋儒而
又斥良知爲空虛以攻姚江亦可謂工於變幻者
矣



21181888442262